讀書筆記
中華書局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四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官制

吏部條法 殘 二卷……宋　不著撰人　昭代　二四三
周官集傳十六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元　毛應龍撰　魏元曠　胡思敬　校　昭代　二七七
周官辨非一卷……民　胡翔青　昭代　二九五
周禮古義一卷……清　萬斯大著　積學齋　三〇七
侯國職官表一卷……清　惠棟著　聚學軒　三二七
周官禮經注正誤一卷……清　胡匡衷著　振綺堂　四七七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一卷……清　張宗泰撰　魯嚴園　三一五
周禮補注六卷……清　汪中撰　香豔　五一三
漢官答問五卷……清　呂飛鵬撰　昭代　五一七
明制女官考一卷……清　陳樹鏞撰　湖州　五二七
客牕偶談一卷……清　黃百家撰　房山山房　五八三
周官故事考四卷……清　陳僖著　小石山房　五八九
康熙朝品級考一卷……清　徐養原撰　吉石盦　一

官箴

承華事略一卷……元　王惲撰　胡氏豫章　三三

己畦瑣語一卷……清　葉　燮著　昭代　六〇一
仕的一卷……清　吳儀一著　檀几　六〇九
公門懲勸錄二卷……清　周炳麟輯　有福讀書　六一五

詔　令

育德堂外制五卷……宋　蔡幼學撰　敬鄉樓　六六三

ED32/06

吏部條法

部　吏部十五

吏部條法關陞門。一文武臣通用。　通入。　承務郎以上。武臣、資序服色俱關陞攷要。文武臣通用。　應文臣換授使臣陳乞關陞。若選人上考第許將叁考比折查考。京官考第。許將兩考作壹考通理。使臣之後通及陸考及格。許到部關陞。　應奏補出身敘仕恩澤。并吏職軍班諸色出身。陳乞關陞者。在法合要兩任實及叁年。（各註件年分者。算上法。年外拾月以上。到部內。須歷肆考。若在川廣差遣。并蠻夷官。共及陸考。許關陞親民。若投射上所歷考第。與使臣考第一同。副尉非。　應奏補出身。敘仕恩澤。并吏職軍班諸色出身。陳乞關陞。若兩任伍年。及肆年。各再入蠻官。候及貳年就移親民。　應曾任川廣差遣人。如考任名色及格。候赴本路運司參司乾。許經本司保明申說。參司年月日分明。亦許關陞。

應稱經歷任滿貳年成資以上。　承務郎以上。　應監當人。合要兩任陸考。舉主肆人關陞知縣資序。　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出換授文資人。依

監當人合要兩任陸考。舉主肆人。內監司壹員關陞知縣資序。　應改官知縣人合要兩任伍考。舉主貳人。關陞通判資序。　應宗子應舉得出身。改官後實歷知縣壹任叁考合關陞通判資序。　應通判入。兩任肆考有遺合自改官後肆年關陞通判資序。捌考關陞知州軍資序。如係職事官曾任常調差遣。合自改官後肆年關陞通判資序。捌考關陞知州資序。若是外官。須自改官後實歷知縣壹任後。再要貳考共成伍考。關陞通判。再歷兩任肆考。通前共理玖考。關陞知州。　應監司州郡在任不得陳乞遷理。若不因罪犯罷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應侍從舉陞。許當監司員數。　應郎官任內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聽理合入資序。　應關陞通判資序者。不歷知縣差遣。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　應已曾關陞知州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知州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提刑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初任提刑。　應已曾關陞諸路轉運副使人。貳考陞第叁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副使。陸考陞第叁任轉運使。理入發運副使。

應已曾關陞諸路轉運副使人。貳考陞第叁任轉運使。理入發運使。

使叁路轉運使

人　應趙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與關陞縣

已任考有監司或知通奏舉陞陟者有參員年參拾以上許到部關陞親民如侍從所舉者謂當監司員數。應文武臣合該關陞除前項參說外。除依本法。 文武臣通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六月七日。

尚書考功勘。 諸州軍申發官員關陞文字未依條保明者對讀官吏杖一百。分首從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勘斷。

尚書考功令。 諸承受關陞文書合參問者並限參日。 諸關陞人文書即以上法。 諸監當人考任舉主雖應格內損監司堂員聽關陞。即犯罪該以下加舉主堂員私罪或公罪徒若虧課利堂分損利虽通比若災傷年分依放租分數給除。展堂任再犯武舉主未及者更展堂任次任亦如之。累展通及拾貳年有舉主堂員聽入親民其自使臣及承直郎以下改授者。許以未改授年月舉主通計關陞。 諸知縣考任舉主雖應格。滿堂任實歷知縣差遣。職事官非舉主滿監司堂員。在京內堂員本部侍郎。左右曹侍郎。左右司郎中。左右正言。左右司諫。左右史。起居郎。起居舍人。權尚書侍郎。權給事中。權中書舍人。權侍御史。權殿中侍御史。權監察御史。權吏部尚書。權吏部侍郎。權吏部郎中。權吏部員外郎。權吏部侍郎左選郎中。權吏部侍郎右選郎中。權吏部侍郎考功郎中。權吏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吏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吏部侍郎考功員外郎。權吏部侍郎左選郎官。權吏部侍郎右選郎官。權吏部侍郎考功郎官。權兵部尚書。權兵部侍郎。權兵部郎中。權兵部員外郎。權兵部侍郎左選郎中。權兵部侍郎右選郎中。權兵部侍郎職方郎中。權兵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兵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兵部侍郎職方員外郎。權兵部侍郎左選郎官。權兵部侍郎右選郎官。權兵部侍郎職方郎官。權戶部尚書。權戶部侍郎。權戶部郎中。權戶部員外郎。權戶部侍郎左選郎中。權戶部侍郎右選郎中。權戶部侍郎度支郎中。權戶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戶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戶部侍郎度支員外郎。權戶部侍郎左選郎官。權戶部侍郎右選郎官。權戶部侍郎度支郎官。權禮部尚書。權禮部侍郎。權禮部郎中。權禮部員外郎。權禮部侍郎左選郎中。權禮部侍郎右選郎中。權禮部侍郎祠部郎中。權禮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禮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禮部侍郎祠部員外郎。權禮部侍郎左選郎官。權禮部侍郎右選郎官。權禮部侍郎祠部郎官。權兵部尚書。權兵部侍郎。權兵部郎中。權兵部員外郎。權兵部侍郎左選郎中。權兵部侍郎右選郎中。權兵部侍郎職方郎中。權兵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兵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兵部侍郎職方員外郎。權兵部侍郎左選郎官。權兵部侍郎右選郎官。權兵部侍郎職方郎官。權刑部尚書。權刑部侍郎。權刑部郎中。權刑部員外郎。權刑部侍郎左選郎中。權刑部侍郎右選郎中。權刑部侍郎比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刑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刑部侍郎比部員外郎。權刑部侍郎左選郎官。權刑部侍郎右選郎官。權刑部侍郎比部郎官。權工部尚書。權工部侍郎。權工部郎中。權工部員外郎。權工部侍郎左選郎中。權工部侍郎右選郎中。權工部侍郎屯田郎中。權工部侍郎左選員外郎。權工部侍郎右選員外郎。權工部侍郎屯田員外郎。權工部侍郎左選郎官。權工部侍郎右選郎官。權工部侍郎屯田郎官。權太常卿。權太常少卿。權太常丞。權太常博士。權太常寺簿。權太常寺主簿。權太常寺主簿。權太常寺主

落罪名依上項八州同。亦許通計犯時任數。滿須本任合滿年月。龍任者方許通理。諸雖除名。公罪非戒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臟罪者永不得入親民。諸犯入己贓罪狀考任舉主雖應格。不入知州。諸部官任內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聽理合入資序。諸考滿入資序。諸應關陞資序人如歷任兼主管任州縣後除即官卻監後為監司人準此。諸關陞通判資序人若不歷知縣差遣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諸祕書省官已成任者。聽別理為任就任關陞資序者準此。諸入路應關陞知州資序者並赴部關陞。

尚書左選令。諸奉直大夫以上充關陞注知州

尚書考功格。關陞。監當人。右滿陸年有舉主肆人入知縣。知縣人。右兩任有舉主貳人入通判。通判人。右兩任有舉主叁人入知州。

尚書考功申明。政和二年六月一日。勑吏部狀勘會自來使臣關陞親民或已歷數任親及第并因試換文資雖通理任使臣資考若已關陞親民差遣仍須換官後再依承務郎以上法要滿陸年舉官肆人內壹員監司方許關陞親民如資考舉官等不應條法並合理作監當資序縁使臣所歷差遣與文資考任經重不同令有宗室任使臣與監當壹任滿有舉官保明陞親民後理通壹兩任親民試充文資從來尚書左選擬使臣日已經關陞換官後便隨歷過任數理為知縣資序更不經由考功依條改官請重別關陞考功依尚書左選擬使臣任內歷過親民差遣理當知縣資序關陞通判。緣照寧元豐武臣試換關陞條內並不分別宗室免再勘會關陞之文況止因本部相承體例行遣終是有礙實制今相度除已前用過使臣歷任理當親民關陞之人乞追改外今後並遵依照寧條法施行更合取自朝庭指揮伏候指揮五月二十九日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三日。勑吏部狀照對郎官依條銃理關陞合入貢序多是先曾於知縣或通判資序上用考任舉主關陞於常格合用任數外有餘剩月日今若止自曾經關陞後剔理前任不與扶使剛即官就理朝陞孝除並為虛設乞今後郎官許通理關陞以前年月銃理關陞合入資序奉　聖旨令吏部依郎官見行條法施行

進入

尚書考功令。諸迪功郎有出身叅考無出身非考有縣令舉主叅員與縣令有職官舉主叅員非令任傳替者候叅選與大林郎。諸丁憂服闋并歷任曾經省併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事降入令壹任回。內係考入令錄入。候及肆考。拾考人。通理考第及自辟舉者非。與理為任數入令錄。諸知令錄有職官舉主叅員非令任傳替者候叅選與大林郎。諸丁憂服闋并歷任曾經省併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事降入令壹任回。內係考入令錄入。候及肆考。拾考人。通理考第及自辟舉者非。與理為任數入令錄。諸知令錄有出身肆考無出身陸考若前任令縣令有職官舉主叅員與職官知縣有出身肆考無出身陸考若前任令縣令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勅吏部措置欲將四川選人闕改如會問得所用舉主若有事故遷轉等因依敕數計程在程限之內即與理作舉主收使如在程限之外即不許作舉主收使照會行在至四川剗置使司會到通奏院備常程合破參拾日半到今來合破行遣日限壹日并承受舉主事故處關牒參日共參拾伍日如在參拾伍日之內聽收使如在參拾伍日之外不許收使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勅吏部狀照對選人知令錄非因事降人壹任回無過犯與令錄又條通功郎有出身參考有職官舉主參員與職官舉主參員與文林郎又令選人並以參年為任其間有選人在任成資考之後不因罪犯罷任之人到部陳乞闕闕緣有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成資不因罪犯替移聽理為任係為注授條法本部檢引上條作壹任回便許闕闕今聚議自今日改正外欲將似此已闕闕人候將來改官日於常格滿闕考之外更展循壹考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　勅良條奏欲將選人初官所得闕闕職令狀許為牘子吏部狀照得選人迎功郎及職令狀及格考與闕闕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照得選人迎功郎歷任及壹考聽舉闕闕縣令或充從事郎後來緣該　慶典　恩循入從事郎以上之人所得職令舉主狀到部遂行申請與作舉主收使注闕從條免試有其餘別用恩例循從事郎以上者吏部徇以非因　慶典　恩循入不與理作收使免試令乞將元條從事郎出官并其他酬賞循入從事郎以上之人所得舉職令狀到部止許作免試注闕等用即不許繳告闕闕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勅良條奏請欲下吏部將選人在法該考舉闕闕之人令後任滿所得酬賞並依格法指揮收行推賞循轉不許引用乾道七年指揮作占射收使其選人該遇實賞循資之人如在壹年限內考舉及格合該闕闕許召本等係官兩員仍批書印紙於闕闕官上循轉本部證得選人奏舉闕闕考第舉主及格并常調闕闕考第應格該闕闕之人所得任滿酬賞依令來奏請並與收行推賞循轉十二月一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三年九月十八日　尚書省劄子　良條奏應元係從事郎今所得職令狀差與依格作奏舉闕闕收使吏部待闕五選具到係

使舉狀於係有破缺舉主知州資序照見到奏狀內職銜捷行奉聖旨並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四年正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淳祐三年九月空日都省劄修纂條例所看詳侍左具到壹項窩詳選人初任壹考以上聽舉闕闕通次任及叅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叅之月日令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委是違戾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滿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前壹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今乃妄以次年舉員撓先陽歲發奏委是違戾下吏部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引用幹例本部契勘得六曹長貳每歲舉本曹架閣可舉換舉所辟官屬往往不候歲終損先後奏若不與收使則有許換舉之文若與狀伏則破歲終舉官先後若不立為定制竊慮深壞成規如有仍前不候歲終先發換舉狀到部併不許收使劄付吏部照會施行　淳祐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尚書劄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贛州鄭逢辰申　淳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同農少卿兼及司趙崇憲狀照對委崇憲提首修纂條例掾吏部待闕五選具到係

例內逢項拾生嘉定十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送下本部照得在法通判
即以上實歷查考總理關陞已滿參考第貳任方許薦舉改官今諸路州
軍不照見行條法選人未及壹考乃係職令狀初任止及壹考於次任參
貳考又初任及貳考至次任未及壹年歲裏發參有礙條法指不該收使即
上半年發上半年舉狀即於先壹年歲裏發參有礙條法指不該收使即
諸發參日雖未及合舉條限到部日已及條限如此係乞四川先甚非惟
破壞舉條法指揮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者皆與
旨依又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措密院奏節文吏兵部
狀行狀附編許選人初任壹考以上聽舉
親民此謂發參之月今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監司州軍歲有
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在前壹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今
乃妄以次年舉員後先隔歲發參委是違戾欽申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容
令引用幹辦仍仰先次行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雖該關陞親民若係差替回者更
候壹任回與關陞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兩任監當實及陸年滿替年叁格以上者與關陞
親民若兩任伍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再入監當候及貳年許就移
親民　諸使臣因奏補及諸色出身考任應關陞親民者內須兩任肆考
立定名色差遣　宗室止用壹任注擬
班武藝出身人準此　見役軍人武舉人
仰九个　諸武舉出身人特奏名同
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自給到理任差帖印紙日實及陸年無朝廷行
下兵戚日當壹日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如因陞差改差或改移軍
分並聽通理月日許具歸家狀印紙召本色保官貳員委保無過犯經所
在州軍陳乞差官點對無差漏保明申尚書吏部聽與執任關陞親民依
舊從軍使喚　諸使臣曾除名公罪非及犯狂法監主自盜贓永不入親
民即因勞積應實者具元犯取裁
主武功大夫法　諸進納人監當滿參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
叁員同罪奏舉陞沙者與親民　諸任人不得陞入親民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指揮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雖該關陞親民若係差替回者更
候壹任回與關陞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兩任監當實及陸年滿替年叁格以上者與關陞
親民若兩任伍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再入監當候及貳年許就移
親民　諸使臣因奏補及諸色出身考任應關陞親民者內須兩任肆考
立定名色差遣　宗室止用壹任注擬
班武藝出身人準此　見役軍人武舉人
仰九个　諸武舉出身人特奏名同
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自給到理任差帖印紙日實及陸年無朝廷行
下兵戚日當壹日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如因陞差改差或改移軍
分並聽通理月日許具歸家狀印紙召本色保官貳員委保無過犯經所
在州軍陳乞差官點對無差漏保明申尚書吏部聽與執任關陞親民依
舊從軍使喚　諸使臣曾除名公罪非及犯狂法監主自盜贓永不入親
民即因勞積應實者具元犯取裁
主武功大夫法　諸進納人監當滿參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
叁員同罪奏舉陞沙者與親民　諸任人不得陞入親民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指揮

下泰節文吏部申勘會諸軍冒名承代官資並已改正所有曾經關陞及
給差帖印紙未敢便行通理接續批書照得元降指揮內即不該載今指
置欲乞就已給留紙批書改正姓名通理接續考第其已關
陞理親民資序奉聖旨依又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措密院奏節文吏兵部
申并狀到狀勘會冒名承代付身已錯減補正官資未經關陞已給吏部
理任差帖印紙投繳減付身日起理關陞奉聖旨依吏部勘會并供到狀
內事理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勅吏部狀據從義郎應材
乞將選人上歷過考第接理於武臣上收使關陞竊詳在法武臣試換文
資承務郎以上關陞親民者聽以武臣考第兩考當壹考衆考不使本部
聚議欽將本人昨任選人日所歷考第比附上條叁考作壹考衆考不使
於使臣上作考第接理關陞親民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雖止
為應材所降竊恐日後有似此之人今編即存留申明照用　淳熙六年
二月十三日　勅吏部狀臣像奏武臣考任關陞緣不曾立定名色有司
無以遵執乞令吏部措置令指定到合該關陞名色下項
在內九項　監左藏東西南庫封椿庫　監行在建康鎮江府權貨
務都茶場　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　監行在豐儲倉　監行在糴
軍激賞諸酒庫　監都錢庫　監行在草料場　監雜買務　監雜
賣場
在外五十二項
制置司　沿海統制
安撫司　水軍統轄　水軍統領
轉運司　監酒庫
鑄錢司　措置銅場　措置銀銅場　檢踏官
總領所　監酒庫　監倉庫　監戶部大軍倉　措置糴買官
諸路州軍　知縣　縣令　縣尉　正將　副將
備將領　都巡檢使　都巡檢　巡檢　水陸巡檢　會界巡檢
同巡檢　巡捉私茶　巡捉私鹽　兵馬都監　駐泊兵馬都
監　兵馬監押　駐泊兵馬監押　文州岩昌寨駐
左右江鎮寨兵馬賊盜公事　知城　知堡　知城堡　寨官
知關堡　同知關堡　軍使　監倉場庫務抗監院鎮　監鹽井
排岸　支監官　主管榷場官　文州南路鎮　主管岩昌寨

買馬 禁主 張珂場監轄使臣 主管堡 主管關堡 同主管堡

本部今指定伏臣歷任實及陸年內須歷前項名色緣考方許關決超武奉 聖旨依史部措置措定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左藏南庫請降指揮改作左藏封椿下庫今參詳照用 淳熙六年七月六日勅令左藏南庫封椿下庫今參詳照用

勅路分都監副都監職任在州都監之上合教行關堡其諸路總管鈐轄州總管路鈐轄提刑知州軍準此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勅紹興府

提舉內外地分係地分係呼與教行關堡 淳熙十年七月十九日

勅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依在內差遣關堡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勅主管永康軍鹽廳關職任與知關堡事體一同理當名色教行

關堡 淳熙十二年六月一日 勅知關門事理當名色關堡 淳熙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勅軍器所提轄監造受給官與入關堡名色 淳熙十四年八月四日 勅監兩浙西路安撫司同幹辦公事與入關堡名色 淳熙十六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勅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等狀關門宣贊舍人入額隆興二年九月一日 勅關門舍人係是召試與依武舉出身教行關堡 慶元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勅祝摩興州仙人原一帶關隘比之知興州管路鈐轄提刑知州軍準此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勅紹興府

關堡事體元稟理為名色關隘 慶元三年十月十七日 勅帶御器械

理作關堡名色 慶元五年正月十七日 勅關門宣贊舍人日在殿陛應奉事體繁重可將見供職人入額實及陸考依內外場務官例與理關堡 慶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勅江南西路安撫司親兵統領理作名色關隘 淳熙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勅史部狀勘會武臣關堡親民曾立戰功人依舊法即是不拘正將以上差遣肆考但隨軍中差遣陸考便許關堡緣倍增內不曾該說離軍後理在軍考任從軍後通理外任月日令指定從軍人曾歷正將以上差遣及曾立戰功未經關堡離軍後歷外任未差不得換及陸考方許關堡不曾歷正將以上差遣又不曾立戰功離軍後須歷立定名色差遣肆考方許通理在軍考任歲考換成陸考關堡止歷過正將以上差遣歲考雖軍後再歷正將以上差遣歲考換成陸考方許通理在軍考任換成陸考關堡已歷立定名色差遣歲考換成陸考依史部指定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左藏南庫封椿下庫今參詳照用 淳熙六年七月六日 勅自今右選

轉運副使差合入 貳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提舉茶鹽公事欽差年未滿人 諸路提舉常平公事欽差年未滿人 諸路轉運判官 諸路轉運副使 諸路轉運使 三路轉運使資序人 三路轉運使資序人 諸路轉運副使 諸路轉運判官 諸路提舉茶鹽公事 諸路提舉常平公事 諸州通判 諸州軍監通判 諸州軍監通判資序人 諸州軍監通判資序人 諸州軍監通判

紫奉赫官陸品以上服緋玖品以上服綠、應醫愈轉醫痊醫効服緋紫者並賜魚袋　應職事官堂除知縣許借服色、應關陞資色服已降前項降訖外餘依本法
資序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入路闕而因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關考功
諸統注入路闕而應陞改資序者差訖闕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一任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一任監當、諸奉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關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注授親民差遣、其資序未正、見帶擢若關陞應落擢者、擬到外闕、諸親民關赴檢閱回本經比較贓濫而直注及監當人關陞已應格而就注並預擬親民資序、如合降等及未應關陞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州學教授應陞改資序者聽就任改正。
尚書左選令　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關到應改落擢及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州學教授應陞改資序者聽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注授親民差遣、其資序未正、見帶擢若關陞應落擢者、擬到外闕、諸親民關赴檢閱回本經比較贓濫而直注及監當人關陞已應格而就注並預擬親民資序、如合降等及未應關陞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一任監當、諸奉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關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一任監當、諸奉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關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諸統注入路闕而應陞改資序者差訖闕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一任監當、諸奉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關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入路闕而因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關考功

日非即係直接上司者轉以使臣
月理以上者親下照者各注銷官
差遣內有任滿已改官人令赴部注授近接下重降知縣仍
理作堂除人指揮添差任滿初改官人吏於部關通注仍理作堂除本部
近擬前項官已依指揮理作堂除所有已借服色除曾差職事官依指揮理作
堂除所有已借服色未曾敘行兼有昨來除授行在主簿六部架閣例衆
添差任滿改官到部注授知縣已理作堂除借服色本部令相度欲將前
項官並與理作堂除并依自來堂除知縣體例許借服色施行奉　聖旨
依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尚書劄子令後應差部闕知縣除極遠
次遠外餘並不許擬申借緋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勅吏部申勅當
劄白劄子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已下吏部遵守條法數內一項應被旨
奉使屬官理為資任並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理合差遣後來銓中却
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薦格考察或換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妄是冒濫
本部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奉　聖旨依
淳祐八年七月空月尚書省劄子勅會自來知縣借緋止是兩赤縣仁
和錢塘及紹興府會稽照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指揮今後堂除部闕知縣
除極遠次遠外餘並不許擬申借緋七月七日奉　聖旨令吏部照應遵守

任宗學論依國子正錄格法在職滿一年以上通歷任滿任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太社齋田令不以有無出身到任及滿一年通歷任滿任考改合
入官　應選人任大理司直照太社齋田令格法不以有無出身到任及
滿一年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大理評事在任及滿一年通歷
任滿任考有改官舉主參員改合入官　應選士及第第貳第參人並仕
回與磨勘改次等合入官　應選人進納出身歷任恰考有改官舉主參員與
磨勘改合入官　應選人係參舉職官知縣令人得替任內有改官舉
主兩員與宿衛資次任知前任有改官舉主兩員與磨勘改合入官　應
舉職官知縣縣令得替任內有改官舉主兩員與指大縣丞次任如前任
有改官舉主兩員與磨勘改官依減舉主壹員年限不應次任如前任改官之法其前任改官舉
不應次任如前任改官之法其前任改官舉主壹員年限不應次任如前任改官之法其前任改官舉
令到所改官舉主任員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已敘仕如曾經關陞通
滿陞考舉主勞績事狀並同歷任無贓罪者與改轉通直郎　應修職佐
政從事郎指揮同恩實係轉者已敘仕並照已應考第依格改合入官進納
流外出身止與循資　應迪功郎已敘仕照已應考第與依格改合入官

進納陸考流外銓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與循資除守本官致仕　應考
舉及格合該改官歷任內有過犯瘝曠敘改方許班次　應選人次官除
前項釋說外除依本法
考第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磨勘人承直郎資序及儒林郎係進士明經出身
改陞朝官餘改合入官　諸建功修職郎因恩實循從事郎該改官者如
考任合入從政郎並依從政郎法　注官　諸文供績及和市有剩利
計贓各不滿四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仍不越宣教郎　諸合磨勘人丁
憂服闋者與陞半年名次若已判成丁憂者限叁日關會所屬先次入甲
引見已膀甲而投狀者入次甲　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職以肆人為
壹甲伍日以次引見未及肆人即展至拾日雖不及亦聽引見祠奠人附
甲並前壹日引驗取不得磨突狀引見日事應奏清及功過別該陞黜者
並奏禀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至修職郎陸考迪功郎叁考有
改官舉主伍員歷俗威考以上無贓私罪人內職司壹員與磨
勘公罪兩犯杖笞犯徒以上加壹考私罪笞仍加舉
主壹員狀以上加貳考仍添舉壹貳員或職司壹員如超折及獲官者依
本資已上若曾經改正與免加叁其所犯雖非前項公私本經改正者亦
不許磨勘改官注授　注官　諸合磨勘人任滿或成資罷任須非因
為犯者下憂服闋并本任已滿朝官抽赴關者到部投狀與執任磨勘者
依本法內曾因公事致私罪杖情理輕狀及犯私罪杖以下情重者錄
歷任及過犯奏裁若私罪杖以下情理稍重或公罪杖以上若犯公罪徒
會恩自首去官降從笞并雪停替者錄歷任及過犯申都省餘依例磨勘
引見其犯私罪徒或曾犯贓雖非前項公私本經改正者亦
欽　諸壹除選人任大理評事須非曾試中刑法第貳下以上人入者
到部供職滿貳年通歷任及伍考有改官舉主叁員與改合入官若定重
者　諸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
舉主柒員與磨勘　諸選人任太社措田令在職壹年以上者不以有無
出身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
滿赴部投狀
尚書考功令　諸選人不許將歷過迪功郎壹已陸考理作應關陞循資
考功磨勘及不得用贓罪作實歷　諸選人應改官者不得陳乞就任磨

勘本條指定者非　諸改官考第舉主已是兩國隨府罷任者與磨勘
諸不因體量虧犯罪任人考第舉主及應磨勘者依得替法計資成資
考課任在外指射入　諸歷任曾交供績并和市有剩利合入官非軍功循資及和市
者如合磨勘更候兩任無私罪舉主通及伍員與磨勘　諸歷任曾犯入
死罪情狀重私罪未決者兩該磨勘已決者叁該磨勘其舉主通次別理入
狀申都省即以酬賞應改官者取裁　諸合磨勘人若已侍次而丁憂者
到部限叁日關會所屬　諸舉主應使者與見任官資資降事故過犯武
體量陳首並會所屬舉主應使者與見任官資資降事故過犯武
尚書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任京局差遣就任改官者聽罷職及有
事法別理資任者非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州教授該磨勘而別除授差遣者許磨勘訖
赴新任
酬賞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酬賞應改官而歷任有過犯者具所犯申都省取旨改
官即特旨與改本等或次等官者依特旨　諸水土惡弱酬獎該改官者
本路人即於引見劄子內貼出本貫州縣臨時取旨廣南東西路人至江
依者亦同本路　諸以捕盜酬賞應改承務郎無等可降而合換降等使
臣者止降壹等　諸選人初官獲盜應改官者先次注籍候任滿無過犯
依條施行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令　諸選人獲盜合改轉次等官而無等可降
者指改承務郎餘依格改轉　諸獲賊改官者隨奏舉改官人班次引見
訖方許依格改轉　諸贛州龍南安遠縣令叁年替無公私過犯任內舉
主未及貳員許通用前任舉主改官仍免職司或止有
本路提點刑獄同守臣照改官狀式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連衛係奏赤
與改官
淳祐令　諸賞應轉壹官者承直郎以下因軍功改合入官非軍功循壹及和
合入官　諸建功修職郎不滿肆考文林
郎從政郎不滿叁考並循兩資　諸賞應減磨勘叁年者因軍功改次等
合入官
淳祐格　斬官　親獲強盜一人　減磨勘叁年
親獲元惡強盜　伍人　減磨勘叁年　柒人　轉一官
轉壹官　壹拾人　轉壹官
改注改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奏到乞致仕人在部者聽理非役滿。若歷任半年以上（謂外選納入不以資未滿任）會問磨勘奏聞者（通比部於任下略注事由。如與致仕即關戶部。諸乞致仕。諸以本官致仕者更不給告。即見折資者。擬本官。

侍郎左選令　諸罷職停選滿陸考人。事狀重者。與改轉通直郎。

尚書考功令　諸奏到承直郎以下乞致仕人會問磨勘關本選（有過化即於任下略注事由。如生前曾陳乞致仕雖身亡者準此。即蓄失入死罪者。自依本法。

侍郎左選格　致仕擬官。從事郎以上。右改合入官。選納循資。從政郎。修職郎。右改合入官。進納循資。迪功郎。右改合入官。進納陸考。流外非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循資。餘守本官致仕。

改官通用　侍郎左選令　諸歷任雖未及三考。而見任與所理資序不同者。依所理資序改官。諸得循資奏狀。使而應改官者。以所循資序改官。已改仕人準此。諸改官人應出諸處。改官等合入官。仍於引見劄子內貼出其因酬賞該改官者取裁。諸應

文臣奏舉改官　諸歷任曾犯入徒罪已決或入流外官。及雖未滿三考。而實歷兩任。或一任及二年。或一任及一年半。或一任及一年。或一任及半年。或一任及三百日。或一任及二百日。或一任及一百日。或一任及五十日。或一任及三十日。或一任及二十日。或一任及十日。或一任及五日。或一任及三日。或一任及一日。或一任及半日。或一任及一時。或一任及半時。或一任及一刻。或一任及半刻。或一任及一點。或一任及半點。或一任及一籌。或一任及半籌。或一任及一分。或一任及半分。或一任及一厘。或一任及半厘。或一任及一毫。或一任及半毫。或一任及一絲。或一任及半絲。或一任及一忽。或一任及半忽。或一任及一微。或一任及半微。或一任及一纖。或一任及半纖。或一任及一沙。或一任及半沙。或一任及一塵。或一任及半塵。或一任及一埃。或一任及半埃。或一任及一渺。或一任及半渺。或一任及一漠。或一任及半漠。或一任及一模糊。或一任及半模糊。或一任及一不可說。或一任及半不可說。或一任及一不可說不可說。或一任及半不可說不可說。或一任及一不可思議。或一任及半不可思議。或一任及一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或一任及半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或一任及一無量數。或一任及半無量數。或一任及一無量無邊。或一任及半無量無邊。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稱不可稱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量不可量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不可數不可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一無數無邊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數。或一任及半無數無邊數

班引之外溢額數員若堅守　孝宗皇帝立定例給員之額斷不許額外
　　旨欽定歲額雖有特教指揮許吏部執奏不行如侍班之人妄有陳乞
　　准給參領幼歲缺應可扯地俸未不敢冒濫其應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離選赴部即不許妄引親嫌陳乞離任如有徇
　　妄保明官司及保官並令吏部具申朝廷取　旨責罰及曾歷俗戚考無
過犯依舊法止減常貢舉員廷介初任已成參考
赴第貳任方許文薦並依見行條法指揮外所有曾歷從
官縣令監當餘官換俗戚考改官及狗以考數交薦指揮更不施行一遵
　孝宗皇帝淳熙七年二月集議指揮今來既無額外放班等事則委合
且依建請改革之意每年所請可行即乙下吏部自今降指揮日並依此
施行奉　聖旨依某議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內一項考舉及
俗人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離選合遵照嘉定八年淳祐三年分別改
官離任考第指揮今聲說照用
　　令吏部具名其間　聖意或有所疑之人即已指名
停即在選申明　乾道二年三月空日　勅吏部指置通選人引　見日
　　令吏部停即同到都堂審驗如不中選取　旨別作施行奉　聖旨

修　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承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勅歲引改官限以奏給員額內引見改官并職
不係今來奏給員額之數奉　聖旨通以捌拾員為額內引見改官并職
事官共陸拾伍員四川換給改官壹拾伍員　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捌盞改官歲以捌員為額即不曾聲說補還改官人數之內奉
通以捌拾員為額如捕盜員數不足即以奏舉改官人補填
　　聖旨每歲捕盜改官捌員離任條法施行不許奏舉改官人補填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勅令後職事官改官許在捌拾員歲額之外
叁人與磨勘係不用舉主改官即不在每歲改官捌員之數止隨班引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勅吏部狀住法進士及第壹任回第貳第
任考舉及格許令就任改官仍壹差知縣壹次
都省劄子大理卿李玨奏照對司直與大社稷田令均係朝廷擢用之人
況司直班序在太社稷田令之上而改官格法如此異同欲望侍降指揮
令後大理司直照二令改官格法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　勅吏部狀申明令申取朝廷指揮奉
劄任內曾獲完惡強盜未入口上許其陳乞本部具已斷徵業仍述在任
勞幼申聞神宗皇帝實係奏取旨注籍此附劄貫班引見緣本部日前失
通不過兩員或係奏未到許令次年補足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十二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選人摘差實令後如遇司勳關到改官依式供狀隨班引　見畢謹元復當日貢考依格循改不許用良益後別賣俸轉資序主陳乞改秩有壞成法外有勳除叛逆狀摘姻寇及諸州隨軍立到大功榮績顯著特與改官之人如與常格摘差人不同即合從本部具申朝廷斟酌施行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白劄子竊照改官人赴班引見詮曹不易之法近年任于外者營求外改海澤在部趁班人乞自今後除四川及沿邊不可闕官處許具申外餘郡不許妄有陳乞如或侍戾舉者受者並生以違制之罪又有宣明舉員已足考額尚欠先圖辟以選人為縣主考第已及申乞外改理為通籍之類入百里民命為重併合約束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吏部遍牒諸路監司州軍常切遵守施行右劄付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傳奏申請改官人數內陸考舉及格人並須趁班改員數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自實佑六年為始應四川制司申到撰給赴部注籍班改大要是川貢士實令住四川差遣考舉及格方許理為川班撰給右次雖係川貢曾授四川舉員令依實東南仕內地差處舉員只令就東南班次不許搶占川班員數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令吏部自實佑六年為始應四川制司申到撰給赴部注籍班改大要是川貢士實令住四川差遣考舉及格方許理為川班撰給右次雖係川貢曾授四川制具下項一大良除劃當及摘差令甲所載合減劃外其餘非次推實只令循轉官資不許減員一摘差實戍實緣程合換足人數戍為首人承摸憲司並當契勘的實方與保明申主推賞一選人伍劃方可改秩不許虛指和糴妄稱版築希覬溫實減免舉員　正月七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仰兩省諸處及臺院部曹等處自實佑六年正月為始各守成法不許違戾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尚書省一併行下都門曉諭仍下六曹并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格守成法毋得徇私捨法用例常切遵守一體施行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元年五月七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準批下廣東經略安撫司申從事郎鄭永已用常員兩紙理作職司照得磨勘改官以職司為重若以常員兩紙比折職司不特壞法自此有妨援之人多取常員以為比折之地直不重為孤寒者之困艱有已改行次不可行承襲批送吏部符下廣東經略司照得磨勘改官如無詐冒通融本部即自申限壹月申尚書省具奏取　旨如有違誤及不遵備事件即開款回依申

陞改。

尚書考功令。諸合磨勘改官陞資。有公案在刑部大理寺。不該取旨。候
勾到刑名。若全入徒流已決已配者。檢法書斷官難該赦降去官原免。並
候斷訖施行。 申明 指揮。更不具申。右劄付吏部依劄子內事理施行。
乾道八年正月十四日。 勅 緣邊州軍選人陞改。自身及舉主有通
犯案狀未到者。下大理寺約束。 諸

任滿叅考儻實資滿肆考改合入官宗學辦以選人除到依國子正録體例揔法在職宣年通歷任滿叅考儻實資滿伍考改合入官奏　聖旨依

部　大都十六

吏部條法磨勘門　大武臣通用　大使臣　武臣　大使臣　小使臣

磨勘總要

大武臣通用　應命官陳乞磨勘年限內曾經編竄除名勒停責授散官追官或居住後雖改正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犯罪年月並不許收使若依赦除落過名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應大臣換授使臣許將大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應磨勘者與磨勘未經磨勘轉武翼郎武翼大夫　應宗室換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武翼郎武翼大夫　應宗室換授外官許將在官理過年月十日比折作四日磨勘　應因請假出落班年許收使　應將父祖親喪應減年之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大夫及兩次及病假滿百日落籍未朝足而就差專年月並不理磨勘　應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未朝足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勘　應起復月日並理磨勘　應文武官陳乞磨勘該合理四年者與磨勘　應仲綱得減年資不許換理磨勘轉官雖得轉官實未候轉過日收使　應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通及七十者許磨勘　京官　應奏薦補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合理四年內要舉主二員方許磨勘無舉主農二年共理六年許對用減年　應再該磨勘並理四年不用舉主許對用減年

今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除本任合得酬賞許對用外不許陷用非泛賞換理磨勘　應朝請大夫以上磨勘並理奉年內除中奉轉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外餘許貼用減年換理　應從官自侍制推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明歸附人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合理四年內要舉主一員方許磨勘無舉主農二年八年除十年並許貼用減年　應有出身人承務郎超轉承事郎超轉宣教郎宣教郎超轉奉議郎奉議郎超轉朝請大夫　應武翼郎上該磨勘任賞功賞特官轉官合以兩官作壹官超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上該磨勘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散大夫許用不理格任任滿亦磨勘　應武德郎上該磨勘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壹官轉訓武郎　應訓武郎如該磨勘任賞功賞特官轉官並轉武翼郎　應武德武功郎不許收使回授父祖恩例轉大夫

應武翼郎上該磨勘任賞功賞特官轉官合以兩官作壹官超轉武德郎　應武德郎上該磨勘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轉武功郎不得超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轉武功郎之人該磨勘止轉武翼大夫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官並以兩官作壹官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官並不收使雖壹等轉行止用武功大夫上所得戰功參官轉橫行遙郎壹官　應已轉橫行遙郎用橫行遙郎上所得戰功兩官轉橫行壹官轉行如落階官除正使並係特官　小使臣　應無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明歸附人該磨勘止轉武翼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外餘許貼用減年換理　應從官自侍制推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出身人承務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初該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候七年內任任二年候察官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候七年內任任二年與磨勘若再該磨勘磨勘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五年不用任任亦許磨勘　應南班宗室磨勘除本模換之前實歷依申明指揮不與收使合自南班供職之後及十年方許磨勘　應修武郎以下舉閣門舍人閤門祇候再該磨勘合理四年仍依大使臣條法關尚書右選做官具鈔　應從義郎帶閤門祇候閤門舍人磨勘轉至修武郎以上共合理五年磨勘　應從軍修武郎以上丁憂者給式候經尚右陳乞起復依條與理磨勘　應使臣陳乞磨勘如有應舉武宗室猥應人所用任任合與任任就試月日磨勘如不出州界人不在除豁之限　應使臣舉官舉辟侍養人滿官年聽朝參赴選與丁憂人除豁再自放見或參部及就差日起理磨勘　應使臣係宰執重凍子孫女夫內恩數得　旨差撥廟者始係呈試中人即合與收使任任磨勘若未經試中止照已得恩數將該盡到子就差理年施行其任任却合將試中後考來理作任任施行　應奏薦效使軍功武舉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明歸附人該磨勘止轉武翼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外餘許貼用減年換理　應從官自侍制推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出身人該磨勘止轉武翼大夫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官並以兩官作壹官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官並不收使雖壹等轉行止用武功大夫上所得戰功參官轉橫行遙郎壹官　應已轉橫行遙郎用橫行遙郎上所得戰功兩官轉橫行壹官轉行如落階官除正使並係特官　小使臣　應無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明歸附人該磨勘止轉武翼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外餘許貼用減年換理　應從官自侍制推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出身人承務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初該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候七年內任任二年候察官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候七年內任任二年與磨勘若再該磨勘磨勘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五年不用任任亦許磨勘　應南班宗室磨勘除本模換之前實歷依申明指揮不與收使合自南班供職之後及十年方許磨勘　應修武郎以下舉閣門舍人閤門祇候再該磨勘合理四年仍依大使臣條法關尚書右選做官具鈔　應從義郎帶閤門祇候閤門舍人磨勘轉至修武郎以上共合理五年磨勘　應從軍修武郎以上丁憂者給式候經尚右陳乞起復依條與理磨勘　應使臣陳乞磨勘如有應舉武宗室猥應人所用任任合與任任就試月日磨勘如不出州界人不在除豁之限　應使臣舉官舉辟侍養人滿官年聽朝參赴選與丁憂人除豁再自放見或參部及就差日起理磨勘　應使臣係宰執重凍子孫女夫內恩數得　旨差撥廟者始係呈試中人即合與收使任任磨勘若未經試中止照已得恩數將該盡到子就差理年施行其任任却合將試中後考來理作任任施行　應奏薦效使軍功武舉

理年月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特奏名遺表恩澤親屬宗子取應宗室宗女夫補官陣歿恩澤補獲偽會史職出身內侍官罷省恩澤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雜軍到部人已上並自參部日起理敘內未省參部有朝廷差付身之人合作初參已上並自參部日起理敘內未省參部有朝廷差付身之人合作初參日起理軍功補盜歸正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如係不從軍人到部合自參部日起理如係從軍人自給史部理任差帖明紙或給到朝廷付身理物就差日起理　軍功補盜出身曾任副尉及下班祇應曾經參部注授沿邊聽候使喚或見從軍人任職備行以上差遣在任因恩賞改轉校尉者合自綾紙下日理作改轉日起理本部隨正條係此附使臣承信郎改轉條法　應進義校尉初該磨勘人合理年限住程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特奏名推恩人親屬宗女夫補官陣歿恩澤補獲偽會史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雜軍到部人及雜色補官人合理年限住程到任滿年　軍功補盜歸正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五年住程到任滿年　軍功補盜歸正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五年住程到任滿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陸年住程到任滿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應進武校尉初該磨勘依條合理陸年住程如有減年許對用收使之時同　應承信郎合理年限住程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遺表恩澤親屬內侍官罷省恩澤并維色補官人已上出身初該磨勘合理

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雜軍到部人已上出身初該磨勘合理叁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叁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應千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進納出身人係承信郎元因進武校尉上磨勘改轉承信郎合理年限住程　應承信郎合理年限住程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遺表恩澤親屬內侍官罷省恩澤并維色補官人已上出身初該磨勘合理陸年住程如有減年許對用收使之官之後並未敘復元官之前作罪責年月不與磨勘若已改正理還月日並不許收使以前被罪該遇月日　小使臣當降官敘復元官日起理磨勘施行外仍候住程到任壹年若經改正理還元斷月日並不許收使以前被罪該遇月日　小使臣進武校尉因該磨勘轉進義校尉初該磨勘依條合理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進義校尉初該磨勘依條合理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應進義副尉初該磨勘依條合理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進勇副尉初該磨勘依條合理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應守闕進義副尉上所得減年不該此折收使外止用進義副尉上兵部磨勘理伍年轉下班祇應若特進義副尉於使臣校尉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施行　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進義副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進武副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進武校尉上轉進義副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磨勘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應守闕進勇副尉上所得減年不該此折收使外止用進勇副尉上兵部磨勘理伍年轉下班祇應若特進勇副尉於使臣校尉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施行　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進勇副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進武副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磨勘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應守闕進武副尉上所得減年不該此折收使外止用進武副尉上兵部磨勘理伍年轉下班祇應若特進武副尉於使臣校尉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施行　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進武副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進武校尉都官大職兵部庫士恩澤補充磨勘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應守闕進武校尉上所得減年不該此折收使外止用進武校尉上兵部磨勘理伍年轉下班祇應若特進武校尉於使臣校尉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施行　兵部及都官並理伍年　

尚書考功勘。諸磨勘於令有違者，杖壹伯。承奏者減叁等，其較考不當者，杖捌拾。不以失減。諸州軍中於官員磨勘文字不依條保明者，對讀官吏杖壹伯，分書便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勘斷。尚書考功令。諸磨勘人文書雖未盡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勘。

諸應磨勘有所犯罪名，無情理輕重者，關刑部定奪。諸命官久不磨勘，永直即以下，應磨勘次官，而不下大字同，有臣僚奏舉者，具事因取裁。

諸命官陳乞磨勘，服色年限內，曾因罪編羈管，勒停，責授散官，遠官者，或居住，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永直即以下，勘停非遠官者，自依本法。諸依敕除落過犯，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諸四川申轉官，磨勘大字入遞計程外，在路有留滯月日者，給還。諸應磨勘而付身大字，內雖有去失，以前磨勘，若有初摘及見任官，實付身可照驗無偽冒者，並收行。諸曾去失付身而乞磨勘，有未去失以前磨勘，千照者，以千照內月日起理，無即以陳乞去失日起理。收收月日不明者，即以給去失千照日。諸永受磨勘文書，合會問者，限叁日。諸校定資任磨勘考課，並於吏部取家狀及公案，應合該陞改者，會問撿定限次日關吏部。諸文臣換授使臣者，許特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諸文臣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如文臣不得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換理磨勘，不得換理轉武翼郎，武翼大夫。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特在官理過年月，拾日，與比折作肆日磨勘。諸磨勘在京者，具家狀，仍特未理磨勘所，應檢舉磨勘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舉。諸磨勘年限，並理授告日為始，因入遞留滯者，計程到日為始，若不供實日者，理當月盡日，閏月授告非此。諸承務郎以上，若使臣在京監當，雖不滿武年，應理為壹任者，其磨勘許依到任武年法。諸應得父祖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換理，轉武翼郎，武翼大夫。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特在官理過年月，拾日，與比折作肆日磨勘。諸磨勘在京者，具家狀，仍特未理磨勘，所授告勘，宜到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諸頒應者，隨侍侍養等，持服，自持服日至服闋朝見日。因事未得與差遣者，若理斷不係過犯者，非此，若有見定情弊過犯者，仍依結斷。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諸在京職任，并管押綱運官，有本轄發遣公據或印紙聽照用差注磨勘，事節不圓方許會問。管不用發遣者准此。

尚書左右選司勳考功通用令。諸押綱得減年實者，不許換理磨勘，轉應陞補官，雖得轉官實，未候轉過日收使。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諸宗室祖免以上親，磨勘轉官者，並報大宗正司。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諸任品以上應磨勘轉官者，其狀擬奏。

淳祐令。諸以恩實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勘。文臣因恩實轉者，至中奉大夫止。若年未拾以上，或因老疾陳乞宮觀，或願留壹，並不在磨勘之限。

諸假出落班簿年月，並不理磨勘。諸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不申取指揮者，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勘。諸丁憂服闋在外

即太中大夫以上。不用此令。蹟減一年磨勘。與文臣通用者。蹟減年磨勘與文臣通用者。蹟如有犯頒降職官。及權攝之類。準此。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壹年之類。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吏員。伍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減年磨勘轉官者。須特實歷過年數。對用。謂如壹年磨勘與文臣通用者。蹟如有犯頒降職官。及權攝之類。準此。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條。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蹟如是武官。年陞一階。磨勘者。減貳年之類。其內持官給牙磨勘。即減陸年之類。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亦不在準折之例。

減年磨勘轉官者。須特實歷過年數。對用。謂如壹年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換授施行。奉　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欽小使臣校尉。收使舉主事。並選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今釐說照用　嘉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勅考功郎官主閏禮劄子。竊見文武兩選。以年勞磨勘。武舉年。或伍年。其法不一。且以陸年者論之。謂如慶元六年正月一日。文吉合至嘉泰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考已足。從條磨勘。今則不然。必欲至四年後正月一日。放行。蓋日固所不較。其間有年至十二月三十日。萬陸拾伍歲。明日則年。徐歲矣。文臣有合轉朝奉郎。武臣有合轉武翼郎。以壹日之隔。遂不獲與。致仕恩澤。利害非細。欽乞凡理磨勘者。以正月一日至歲終為。全年。依日準此。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勅吏部。

侍郎左右選申明。嘉定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御史臺院劄子。吏部措置小使臣校尉有室除辭差元係初官。未曾經任諸州軍。不得放令交割。輒敢實。

尚書黃由等集議。應文武官除磨勘轉官外。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轉兩官。謂如今年八月二日已轉過兩官。者須是來年八月一日以後。別。

通恩賞方許轉官。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作磨勘收使。即不合更轉。却乃通。延日子。於次年除已。亦作磨勘收使。凡三省六部等。

處。通有恩賞。止許正名係籍者推賞。其不係本職。兩處互差。承推之人。並。

不在推賞之數。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嘉定六年八月三日。勅吏部。

劄子。檢準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集議指揮。應文武官除磨勘轉官外。許轉兩官。委是順便。勅令所照得嘉泰四年指揮。

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轉兩官。注文委有未便之。自正月一日至十二月終。除磨勘轉官外。許轉兩官。委是順便。勅令所照得嘉泰四年指揮。

係武職抑恩實委合人情但當來不曾明言自第壹官武第貳官理為貳年之限獨以八月二日為始至來年八月一日終方許施行即是凡遇轉官必須經年比算終無一定之論今來自劄子所陳委是事體歸一庶不失當來裁損之意所有元降指揮內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合作應勘收使之文并注文謂如今年已轉兩官不合更轉却乃遷延日子於次年陳乞亦作磨勘收使一節合依舊遵守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于吏部申明到堂吏部繳連具本在部已審驗之人不問已未有新任差遣並與放行磨勘即無再令行下寄居侍闕州軍重別保明乞劄下部照應右劄付吏部從中事理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陳銓曹打併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通守脩法不得脩習再用前例數內重項應被旨差奉使屬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麤務考第或換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部指定只合待銓中已注差遣之後彼差月日照用通理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依　紹定二年七月七日　勅臣僚上言自今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帥守申辟起復之人服制結斷未了其磨勘從條合候結斷的定刑名方許施行所是未結斷以前

內應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應收使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枝散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儉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應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承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敘復并所約刑名合候住程到任及展李展年并合要住程到任及應用奉主之令人有恰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并有按劄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人及此之類令檢具看詳下項一嘉定十六年十月九日都省劄于吏部尚左措置令後應四川承議郎轉朝奉郎并朝請郎轉朝奉大夫給告付運司契勘本州結罪保明委是正身無事故方與給付或已亡沒繳申毀抹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都省劄于成都運司申蜀中命官身死訛作存在多是先亡歡顧邊廷月日暗行磨勘直至首郎副使告命已到該身後奏薦方申致仕亡今後四路大武官陳乞撤銷奉議并

則所申擬吏部申本部照得官員十年不許轉過兩官其間有因任和雇押解等官已轉兩官又有特旨與轉官或以上及因邊頭調遣守城管戰之類得旨轉叅官以上之人本部例與申審合措置欲自今後官員如委因守城管戰備禦抗虜有實跡邊功承指揮特轉叅官以上者係是勳官以上者不必申審許從本部裡與申奏若止係泛言邊功及經理錢糧如軍餉此等類所得叅官以上並從本部照指揮兩官轉行除官比折減年磨勘出給公據更不申審其他和雇押解搏捉浮費應干非泛特旨酬賞已轉兩官之人除官並照指揮一體出給公據者詳特轉叅官則不當以十年不得過兩官為限官以上皆是優異推賞明言特轉叅官者不得過一官若是磨勘及和雇押解搏捉浮費元非立項特旨轉叅官者仍令依舊磨勘年內如已轉及兩官除官並照指揮一體比折磨勘收使更不須申奏聖旨依 淳祐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在法押解得賊斗賞不許換理磨勘轉應降補官雖得轉官實候轉過日收使其勳論釋褐提督脈濟興修水利趁辦捕獲盜賊等皆是近來新創申取指揮右劄付吏部考功郎應係近來新創酬賞並照押解法所不該載職州知通從實與勳在任不固規避果是轉應落補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勳令所申吏部看詳本官所請分別叅拾以上不在磨勳之限古者叅拾致仕恩謝事之年難以久令磨勳年及叅拾者仍與收使考之叅拾而致仕恩謝事之年難以久令磨勳年及叅拾者許其磨勳本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叅本官所請分別叅拾以上不許磨勳不許用當任獄廟當塵務年月指見任掌用執政官屋課子孫並差官觀獄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經試中年及人皆先仍與為考任 諸蔭補

尚書考功令 諸前執政官該磨勳者依侍劄以上法磨勳 諸應磨勳轉官者侍劄權六曹侍郎以上自通至郎至太中大夫叅至太中大夫叅年 諸應磨勳轉官者承務郎以上進士捌科餘拾年 諸應磨勳轉官者承務郎以上非進士捌科餘拾年 諸應磨勳轉官者承務郎以上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諸朝議大夫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諸朝議叅直大夫為額內撥任員專充堂後官依次序撥轉及留任員以侍未報州軍 諸御史臺牒到奉直大夫朝議大夫關以見任朝請大夫授告先後 侍劄權六曹侍郎以上非先取年勞該滿應磨勳選補人無即以已用減年貼理年勞該滿人皆係用減年人亦以年勞深者為上次無出身人理為資次仍以名次合轉人取索磨勳 諸應該磨勳者監司知州侍郎史或侍劄出身日注備人皆應格者許通理年數有安撫監司知州侍郎史或侍劄降及成年未改換前曾經任通理年數有安撫監司知州侍郎史或侍劄以上舉充堂人方得磨勳無舉主者展成年 諸曾降官候復舊官許通理磨勳其追官告勅停進納回錄試并賜出身者並同有出身理為磨勳日降指揮已曾給付吏部照見行條法施行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勳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叅本官所請分別叅拾以上不許磨勳不許用當任獄廟當塵務年月指見任掌用執政官屋課子孫並差使臣換授京朝官應磨勳者如有過犯并衝替之類於改授日展年未及叅拾致仕恩謝事之年難以久令磨勳年及叅拾者許其磨勳本

頒行。並依京朝官條施行。諸太史局直長以上。合該磨勘者。酌尚書左選共缺。第貳第叁人。與磨勘。第肆第伍人。與升轉一都者。諸選士及第。壹任四考。第貳第叁人。與磨勘。第肆第伍人。與升轉一都者。諸選士及第。壹任四考。第貳第叁人。與磨勘。第肆第伍人。與文林郎。諸流外人。叁任非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就移縣令。就移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有使臣舉主陸員。與磨勘。第肆第伍人。與磨勘。第肆第伍人。與有使臣舉主叁員。三者祇應合出職。叁任非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郎。叁任非考。常調地功郎。肆任拾考。有使臣舉主陸員。有杜官者。承職司。或外官職員。受供職。并和市有利。仍本升職。不兩任者。承職司。或路官肆員。並與磨勘。奏舉移注。依流內法。通納攝官準此。諸朝請大夫以上。因恩實轉官者。以非年為法。各計所磨勘收使。不降。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出官後。乞於選入上收使者。並比折兩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左選令。諸承直郎以下。應循資轉官而已。改官者。循兩資減叁年磨勘。壹資減貳年磨勘。仕永直郎得循資及減貳年磨勘。如不願比類占射者。與換火等減壹年磨勘。若元得吉轉壹資。依條注行者。作轉官收使。得比類者。比折。仍依條比附。同減叁年磨勘。若減壹年磨勘。若得減壹年磨勘。已折作占射。與陞壹年名次。依轉官減年占射。若以大良日所得轉官減年占射。若

校大資復收使者。依永直郎法。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諸三省有正官。都錄事用磨勘。并收使。酬換官。叁年通共不得轉過兩官。

澤祐令。諸見任朝請大夫。特制授六年。仍注吏部侍郎理叁年上歷滿日。於見今理所。即次上非。有減年公據。願收使磨勘轉官者。並須申尚書吏部注籍。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吏部有詳具外郎績效所請。今後應奉直朝請大夫。遷轉事狀。並限壹日注籍批鑒。暮押。所有朝請大夫。依條合轉行人。欲令考功聲說實歷。酬實先後。因依。每季首限叁日陳示。仍下逐路轉運司照會。關所屬取索保明申部。外有見注籍朝請大夫員闕。名次合轉行人。開具員闕名次。合轉行人。開具員闕。候御史臺關到有朝議。奉直大夫員闕。名次合轉行人。開具員闕。

因依。申取朝廷指揮。下部日方許依條取索磨勘。今考功於每季首限叁日陳示。并下逐路轉運司照會。奉　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紹興十年八月六日。勅吏部申照。得有朝請大夫員數乞行注籍。候陳乞日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

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轉行奉議郎。及轉行奉直大夫。并見任宰執。臺諫文職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官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降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樂雷發乞行注籍。候陳乞日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轉行奉議郎。及轉行奉直大夫。并見任宰執。臺諫文職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官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降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樂雷發乞行注籍。候陳乞日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轉行奉議郎。及轉行奉直大夫。并見任宰執。臺諫文職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官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降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樂雷發乞行注籍。候陳乞日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轉行奉議郎。及轉行奉直大夫。并見任宰執。臺諫文職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官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降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樂雷發乞行注籍。候陳乞日年未滿格。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轉行奉議郎。及轉行奉直大夫。并見任宰執。臺諫文職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官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降例一體施行。

澤改補京官既係無官人陰補即係白身凡向來歷過選人考滿不合收使本部照得若通理考滿用以注授或武用以磨勘委是有礙成法　應欽旨差奉使勾當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替差遣後來銓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選務考滿或換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部擬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　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狀紹定六年十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狀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使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駕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敘優并所約別名合候任經到任及最季最年并分要任經到任及應用舉主之人人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人及凡此之類令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磨勘應理年者有出身人自出身日為始許通理以前月日溶補初出官人自到任日為始許通理以前月日溶補初出官人自到任有詳乞批送令狀下所屬勘當保明申解或本人自陳或他人告發即不以有無解狀並許追勘施行　一諸磨勘合自初任應格到任日起理年限其間却有初任應格到任未成考間承指揮改差別路待闕差遣並依次任到任通滿底考應格及日合該磨勘其武已自通滿肆年之後若經於該滿在肆年上起理以後年月即是當來應務未及未該磨勘分明欽乞自應格足日理為該滿起理以後年月施行實歷雖滿應格考未足合候考足本部人照得上件條法謂奏補京官承務郎以上初經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應格貳考陞陟舉主壹員方許磨勘無舉主者展貳年看詳上條謂奏補京官承務郎以上舉主壹人方得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應格貳考陞陟舉主壹員方許

類如係特旨酬賞照修葺條例所載四年正月看詳指揮轉運官換減肆年磨勘比折施行一儒林郎以下所得有格法酬賞減叁年磨勘內將戚年收使循壹資外除壹年磨勘餘依本條注文換減壹年磨勘一承直郎以下所得轉壹官實因與改官相參於內已特壹資循至承直郎餘壹資依磨勘止循壹資與換減戚年磨勘全餘注文換減壹年磨勘若是得賞未收使間因利賞循承直郎改官照條比類減叁年磨勘如已係儒林郎除依本條注文換減壹年磨勘餘依本條正文每壹資換減戚年磨勘一選人所得特旨循兩資實照嘉熙四年指揮照四年磨勘肆資換減陸年磨勘如已收使循資外有餘賞照嘉熙四年指揮兩資換減叁年磨勘若係有格法及不係特旨酬賞循兩資照條換減戚年磨勘壹資換減壹年磨勘一選人任滿叁四川湖北差遣所得極遠火遠酬賞並照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指揮許於次官後作實歷月日收使一選人仕學官大理寺官所得職任賞嘉定十年子月詳議指揮以其職事官即與外官不同不合比折並照元降指揮減叁年肆年其兩任學官兩任幸官該兩次以上許將磨勘雖與文臣同俾推賞若所降指揮內無比折者止依元得所減年分收使係明指減叁年磨勘若別無應賞得者並候再經磨勘許行收使一選人仕學官大理寺官所得職任賞嘉定

宜等零賞照條併賞倒換若不及戚年不許收使所有任滿武計日酬賞雖有元降指揮即是立定賞法却非一時持旨自合照有格法賞一體減半比折戚年得壹年如止得壹年合照條換陞名次不及叁年不許收使一選人所得加賞轉壹官與換減戚年磨勘施行一選人所得轉壹官與換減叁年磨勘施行一選人所得舉恩慶典並合照元降指揮許於改官後換減磨勘收使施行一選人所得奉使回程轉官照嘉定十年詳議指揮換照元指揮白身人尚許候有名目日作壹官壹資收使其有官人難以比折換照元指揮改行轉官收使已上取到吏部尚左供並係見行遵守今編節照開七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淳祐十年七月空日都省劄子諫院條具百司庶府破法用例濫國害民事畫一下後一選人得賞循轉之弊近來選人得賞多不肯循轉直俟據存留為改官陳乞之地循兩資者則必乞轉壹官步亦乞作肆年實磨勘循壹資者則亦乞作貳年並無一毫折閱委是破法所以申明從收從事大林郎為一色官改官並得宣教郎如不肯循轉並照承直郎改官後減半收使零月不許作減年收使今後有叁資一色得循轉不願今但與比折貳年作壹年給據一選人改官存留磨勘之與得賞有轉壹資叁官莫不陳乞改官後循轉

理為資任許執奏不行。諸使臣校射同初磨勘不許用曾任職爵當任
程月日。亲生非 諸內外諸軍武職比較所養戰馬倒斃該磨勘人雖
過夫禮數不在免磨之限。以仲納馬使臣幹辦馬驛祖宗例免磨
勘人事件 諸完惡使臣招降補授使臣校射初補下班祇應副都頭
轉內不許磨勘者如經拾年別無贓罪及犯罪情重所屬保明取旨特
與磨勘即願著勞効合該轉官者依常法 諸軸林醫候至醫効並理並

年磨勘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於使臣校尉上
收使者並比折兩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不許用贓監當任數比換減年 諸漢
子諸子所得轉資若於使臣上收使磨勘減年比折減成年磨勘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勅吏部收勘會內外諸軍大
小使臣乞貼用冒名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減年收使磨勘竊詳冒名
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轉官資公據已承指揮許於已錫減名目上並
行收使令來既親身所得功賞減年與所得轉官資事體一同本部欲將
親身所得減年依轉官資已得指揮依元給減年理年收使磨勘奉 聖

旨依 淳熙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內外諸軍共計官闕差
官共已降指揮並行錫減改正了當奉 聖旨令所屬並特與通理來收
正以前歷過在職年月收行磨勘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勅考功
郎官王信劄子編類大小使臣平甲條具合遵守事件如後一乞差按定案
具合遵守事件如後一乞差按定案書今史書名專一掌管行移回報仍
差頭名主事專一書勘遷補及出職日次劄付文人保明委無
偷改遷失情弊方許遷補解發如有偷
令掌管人史齎簿呈部官計押乞選掌管人史回部呈部官衙
封押赴選掌管人史回部呈部官衙
齎呈部官當面抄寫名姓平甲全文用印回報不得齎簿出外庶免欺失
一姓名奉用考功印為止甲後即無姓名每卷末空處書云印後並無姓
名五令某人姓名其卷末無空紙即於夾界行上書寫其間有年遇滿給
數者並於給字下書某字以防日後添填奉 聖旨並依 淳熙三年四
月十二日 勅考功郎官王信狀契勘近承指揮編類隆興二年二月以
前大小使臣年甲除已編類成冊申尚書省用印外所有隆興二年二月
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勘者依此置簿隨官品各

以理用一諸使臣公罪徒公罪衙
私罪非衙替臨時特旨與小處遠小
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並與磨勘以上各係降等差遣者仍候任程到
任滿日依條降等差遣其私罪徒私罪衙替降等差遣并公私罪徒
停叙用並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
止應注降等差遣之人合候任程到任或任到任壹年方許磨勘如未
有任程到任或任程到任未及壹年
到任及任程到任壹年以前月日令
後至未任程到任及任程到任未及
有任程已及之後雖遇赦恩其應
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州投狀召保朝官武臣委保正
無承代許冒遠擬知通遠清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罪保明
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投狀召保朝係官武臣委保正
等存亡無承代冒許遠擬知通遠清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
罪保明遠保狀申都知臨安府申發許本部
有雖及拾年外於陳乞磨勘即曾到部參選或有新任及見任之人即非不
顯存亡自與磨勘條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其前任年本部照理年收行外
餘復任年無過犯人候陳乞日申取朝廷指揮
送令狀下部貴邊遠守滿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一
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
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壹項在法承
該部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朝議大夫依條不許貼
用父祖親屬減年恩例近有承該部陳乞磨勘狀使父祖恩例換轉朝奉
郎考功收行具狀出給告命安是有
成年恩例不許換轉蔭補官自有
行體例合刪去奉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
尚左條具所有武臣亦合一體令
詳定史部四選官公共聚議條具聞
乞磨勘文字文臣承該部轉朝奉大夫武臣訓武郎轉
武翼郎武德郎武功郎轉武翼大夫並係轉應陞補官事體至重今欲除
本州係明並合再經四川運司重
行覆實結罪保明仍各召知識四川本

等係官堂具委保批書戶貼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四川大武官流寓內
地州軍寄居陳乞磨勘文字及轉應陞補官之人既在內地難以再令歸
川陳乞欽特似此之令並令召蜀士知識本等保官堂具委保批書印紙
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右劄付史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大使臣
尚書右選令 諸武功武德郎充閤門宣贊舍人應磨勘者取旨 諸閤
門宣贊舍人轉武翼郎仍舊職如不願在職及已至右武郎日罷 諸供職
人 諸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翼郎帶御器械應磨勘轉官者申樞密院
諸陳乞狀使未供投以前所得轉資者每上資減成年半磨勘
尚書考功令 諸閤門宣贊舍人磨勘並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 諸
駙馬都尉轉官及未格年檢舉磨勘並承宣使以
伍年者遇闕磨勘增年功及勳績顯著人大夫以上檢舉 諸翰林醫官
至和安大夫磨勘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 諸右武郎以上轉官滿
不通理 諸大使臣修武郎至武德大夫及訓武郎修武郎帶閤門祇候
轉官及伍年者與磨勘 諸大使臣初該磨勘者自參部後伍年內仕程
到任實及貳年方許磨勘仍在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侍
御史以上或省府按察提舉官舉留同罪奏舉方許磨勘令來部
未年 諸大使臣初該磨勘任程內因事對移者及衝差替
改罷者並不理犯時查考 諸從義郎以下帶閤門舍人閤門祇候磨勘
並理肆年 諸小使臣因患勞績戰功轉至修武郎以上者其磨勘依
大使臣法
尚書右選申明 降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勅
勅會諸軍立功將士轉
官做止法人緣經戰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一例回授與以激勸令措置
下項 一應因經戰被實轉官並合將所轉官資
候剳立到新功日收使如願回授者聽 一武功大夫登官轉行
官係用內官轉行遇郎壹官員作未下轉
官右武大夫并見帶遙郎兩官轉行橫行壹官本
行保使即照時取責 一應該暴露普祈隨軍幹事把隘不經戰所得轉
官並合回授 一應經戰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亮帶遙郎人
合重功力重輕除授謂如遙郎承宣使若落階官
除授緣除正任係特恩推賞臨時取旨不可為例 一陳乞收使回授
轉官人自合繳連回授公據收執 一逐項功賞已經轉行人自合依元

降指揮謂如查實元降指揮兩官以上經轉行除官自合回授修來即不合陳乞轉官　今措置條貼興三十一年已後立功之人奉　聖旨依

淳祐元年五月空日據審院劄子照得轉橫行轉遙郎皆是特恩推賞祖宗具有條格近來文部將武功大夫做止法之官元於小大使臣正副使之上所得功賞家同橫行遙郎超轉致有泛濫右五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今吏部今後將正使止所得戰功恩賞許照臨平元年三月十九日指揮叅官轉橫行查官伍官轉遙郎查官其副使以下所得功賞並令回授如已轉橫行遙郎止合將橫行遙郎上所得戰功恩賞照臨平三年三月十九日指揮將兩官轉橫行查官叅官轉遙郎查官若橫行未至中亮大夫上有官可轉且令於橫行上轉行其正使上所得之官並令回授已是防禦使照前法臨時取　旨內遙郎落階官之人須管通從倩法再自正任刺史上除授其非戰功所得轉官者止令回授令劄付吏部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勅吏部狀武節郎振綠乞應勳本部勳會本人係再經磨勳依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違犯罪條於紋刑公罪收贖上定斷情重特降壹官在大禮赦前令該免展不理磨勳其公罪紋緣展格項目內正有公罪流裡重者有添展磨勳年限之類並不理犯時壹考看詳上條謂初該磨勳住程任內有過犯之類及衝差替放罷之類年限雖滿住程已有貳考緣住程到任壹年方得磨勳條法除落犯時壹考即係住程未及合候次任住程滿日為始所有該滿之後住程未及武舉主未到之前月日實歷雖滿而住程未及合候住程滿日理轉緣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已有差遣待闕未赴後雖到任通理任程已有貳考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應該滿年限之後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待闕未赴之前月日雖以理用接續日外起理磨勳初任住程有過闕即合候次任住程補滿　本部逐一看詳乞批送令狀下部貴遇遵守施行。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

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

尚書省劄子尚書右選措置自今後應四川轉官修武訓武郎轉武翼郎武德武功郎轉武翼大夫須要本州取會勳驗委係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令委主帥勳驗結罪保明申總領所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考古事欵之人方與證應施行候出給告命仰官告院繳申本部貴付運司遞奏院入急遞發下總領所仰遞司再契勘本官該轉官及使受日實的無考古事故即與給付仍具已給付保明申部或已上陞即繳告申部從抹如遞司扶合不實具元保明州軍并保官同遞司官吏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勅吏部今所詳議內侍官都知副都知押班許轉至遙郎承宣使止帶御器械許轉至遙郎觀察使止幹辦御藥院幹辦內東門司許轉至遙郎防禦使止非任門司以上不得轉遙郎其有職任未至而欵超越今來所立止法轉官之人雖降特旨許執奏不行外有幹辦龍圖天章等閣許寄資至左武大夫止磨恩殿祇候額外祇候及掌管簿書額外簿書如遞特降指揮轉官者許考資至武功大夫止聽與額外所約刑候及散祇候轉至武功郎止奏　聖旨依吏部勳令所詳議事理施行

景定三年五月六日　勅承景定二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內重頃軍班應修武郎以上始遞陳乞磨勳轉官並仰聲說乞未申敷宗教如內有內任程到任實及貳年許磨勳仍在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侍御史以上或者府縣察官壹員同罪奏舉方得施行若無舉主並依未年有詳上條謂如初該磨勳有知州本路安撫運使提刑侍御史以上舉主壹員同罪奏舉許磨勳即有年限雖滿住程未及武舉主未到之前月日實歷雖滿而住程未及合候住程滿日理轉所有該滿之後住程未及武舉主及格方許磨勳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應該滿年限之後住程未及合候住程滿日理轉緣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已有差遣待闕未赴後雖到任通理任程已有貳考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應該滿年限之後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待闕未赴之前月日雖以理用接續日外起理磨勳初任住程有過闕即合候次任住程補滿　本部逐一看詳乞批送令狀下部貴遇遵守施行。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

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

尚書省劄子尚書右選措置自今後應四川轉官修武訓武郎轉武翼郎武德武功郎轉武翼大夫須要本州取會勳驗委係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令委主帥勳驗結罪保明申總領所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考古事欵之人方與證應施行候出給告命仰官告院繳申本部貴付運司遞奏院入急遞發下總領所仰遞司再契勘本官該轉官及使受日實的無考古事故即與給付仍具已給付保明申部或已上陞即繳告申部從抹如遞司扶合不實具元保明州軍并保官同遞司官吏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勅吏部今所詳議內侍官都知副都知押班許轉至遙郎承宣使止帶御器械許轉至遙郎觀察使止幹辦御藥院幹辦內東門司許轉至遙郎防禦使止非任門司以上不得轉遙郎其有職任未至而欵超越今來所立止法轉官之人雖降特旨許執奏不行外有幹辦龍圖天章等閣許寄資至左武大夫止磨恩殿祇候額外祇候及掌管簿書額外簿書如遞特降指揮轉官者許考資至武功大夫止聽與額外所約刑候及散祇候轉至武功郎止奏　聖旨依吏部勳令所詳議事理施行

景定三年五月六日　勅承景定二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內重頃軍班應修武郎以上始遞陳乞磨勳轉官並仰聲說乞未申敷宗教如內有

該說曾申繳宗枝赴部注籍之人仰考功先次批會本部見侍已行注籍訖方許移關本部擬官具數或有未曾申繳宗枝注籍之人許於所屬州軍照指揮陳乞就行申繳赴部注籍方與放行具數轉官五月六日奉聖旨令吏部依條具事理通牒施行常切遵守。

小使臣

尚書考功令。諸小使臣初補參部後承信郎參年。承節郎以上肆年。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年。諸初補參選人。謂承信郎以上校尉同。年限應格。雖經任程及貳年許磨勘。即未及貳年許通理。若因事對移。謂有實狀者及衝差替放罷之類。並不理把時壹考。別候任程通及貳年。方許磨勘。諸初補使臣充隨行指使。參年。承節郎以上加壹年。三路依初補法磨勘。餘路并直條隨行指使。以去替壹年通理補職。若參部滿理任年限即與磨勘。謂如永信郎參年。承節郎以上肆年。曾任者。到任及叁年通理補職。若參部及肆年之類。承節郎以上加壹年。

諸見任前任宰執丁隨行祇應。主管幹辦等使臣。初經磨勘。依指使例。貳年通理各及貳年者。許磨勘。諸進納出身人磨勘至從義郎止。

諸小使臣之官。還限應該磨勘者。添展兩季。仍不候降等任程到任許磨勘。諸軍功補授小使臣校尉磨勘。付身內有維功補轉者。會問兵部如無大轉資級。方許放行。已經磨勘者非。諸校尉磨勘年限應格而應展年者。唯免降等任程外。餘並依使臣法。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如以前有減年者。即依條比折行使。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依後即依初補年限應勘改轉。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諸校尉因軍功補益。改轉承信郎以上。其磨勘不隔以前年月。諸校尉在任因恩實謂非軍功補益者。補轉承信郎以上自授告日理為承選任程。依初補年限磨勘。未到任因恩補轉者準此。諸進武校尉自參部後及伍年。內係都知兵馬使初補者。及叁年。並與磨勘。諸進義校尉係軍功補充者。自參部後及叁年。餘伍年並與磨勘。轉進武校尉。其官院祇應。進義校尉。自依本條。諸親王府祇應。書表司。宅掌司。通引官。客司。係進義校尉。候及伍年無過犯。與進武校尉。其餘王位依宮院條。諸宮院祇應。進武進義校尉。應因過犯。差替到部。各與重難短使。壹次仍不理在宮院。年月磨勘。因病患差遣者。如百日公參。即差赴宮院祇應。不以本位及別任並通理前來月日磨勘。若非次替下並依名次開補所少月日。諸宮院祇應。進義校

幹辦叁年以上。有上項官。貳員保舉。許磨勘以後。侍郎右選。令。諸殿侍下班祇應。同下大準此。應磨勘者。通理歷任在職月日。實及年限。即因恩實。非次轉校尉者。聽以任殿侍。勘。謂如殿侍拾年。磨勘進義校尉。伍年。磨勘者。若任殿侍在職及陸年。非次轉進義校尉。即特敘侍在職。隨年比折叁年。磨勘。貳年半磨勘。

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諸承信郎以上。不許貼用。給俟減年轉官。景定。

淳祐令。諸殿侍下班祇應。同下大準此。應磨勘者。通理歷任在職月日。實及年限。即因恩實。非次轉校尉者。聽以任殿侍。在職月日通理比折磨勘。謂如殿侍拾年。磨勘進義校尉。伍年。磨勘者。若任殿侍在職及陸年。非次轉進義校尉。即特敘侍在職。隨年比折叁年。磨勘。貳年半磨勘之類。進義校尉轉進武校尉。即特敘侍在職。隨年比折叁年。磨勘。貳年半磨勘。

武準此。

大宗正司令。諸宗室應祇應。進武校尉。代祇應。同。許從使就撥。其換外官。若犯罪及身亡。百日外並減放。如本官院有闕聽。剔官院。指射入無官院。指射者。差剔實及伍年。即本司以闕。聽通理年月。磨勘。如不就。占射。願歸班者。聽。

尚書考功申明。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吏部參詳。

永信郎王昉磨勘事後批王昉壹任國農司寺簿遷充準備使與照得係
初任人依條不許踏逐其吏部无給蓋帖付身了當今來陳乞磨勘既初
任依條不許踏逐係不應磨勘之人退送吏部照會本所看詳上件指揮
雖止為王昉所降窩應尚有似此不應磨勘之人合存留申明照用 紹
興九年七月九日都省送下吏部狀據忠翊郎盧遵乞磨勘納到公據為
收捕武岡軍強賊楊再興等得減貳年磨勘乞狀使奉部將自靖康年以
後因戰金人所得減年理作戰闕勞劾狀使英招提舉降群賊未審合與
不合作戰闕勞劾所得不候再經磨勘收使吏合取自朝廷指揮後批勘
會盧遵成年既不係國金人所得即雖以使於初磨勘收使送吏部照會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申明法意窩恐日後有似此狀使之人合編節
存留申明照用 淳熙十一年十月六日 初吏部狀係義郎監潭州南
嶽廟趙彥遠乞磨勘係再經磨勘合理伍年緣今任請假赴轉運司鎖應
計叁拾日從鎖應條法合行除豁不理磨勘本部照得係再經磨勘止用
常程年限即非用住程月日難以一紮除豁令指定狀將再經磨勘不用
住程之人與理作常程年限收使磨勘合理拾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
淳熙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初吏部狀承信郎前添差監夔州在城清酒
務趙彥遠乞磨勘本部勘會從條合理叁年自就差給降付身日理當參
部年限住程應格方許磨勘照得本人第貳考印紙內請假一項批稱赴
夔州路轉運司鎖試即不批赴試還任月日取到連奏院狀稱運司在本
州置司鎖試叁日從條鎖應月日不理磨勘緣所任係添差不釐務別無
職事今指定本人所用住程即非任監當迴檢等差連當來赴試即不出
州界狀理為在任月日收行磨勘參 聖旨依指定到事理施行 淳熙
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初吏部狀承信郎前司左軍隊將楊文顯乞磨
勘係初經磨勘合理叁年內要住程貳年自改轉承信郎日理作就差至
今雖及貳年緣到任下班祇應日該遇 慶壽赦恩理當叁年磨勘乞換
理收使緣下班祇應係理拾年本部從來有下班祇應上所得減年以貳
日比折壹日收使今係繳到理當叁年磨勘欲照任下班祇應上所得於
使臣上收使兩日比折壹日今後乞依此施行奉 聖旨依 紹熙二
年五月十四日 初吏兵刑部狀考功郎官陳士楚劄子措置使臣上收
使減年并理當公據比折事緣批送吏兵刑部勘當申尚書省今具下項
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陝西初用捌資格婦正拾資格川陝初用捌資
格兵部格並無許行磨勘理年條法指揮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所得
減年公據考功令勘當欽將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從本部自來體
例謂如減壹年磨勘有依伍年法比折之文從都官令比折作肆箇月貳
拾肆日於校尉使臣上收使如無依伍年法比折之文作兩箇月拾貳日
收使施行進義副尉陝西初用捌資格補充理伍年轉官資進義副尉川
上格資格補充理伍年轉官關連武副尉進義副尉川陝初用捌資格補
充理伍年轉下班祇應兵部稱並理伍年磨勘考功令勘當欽將上件資
級上所得減年公據若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
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取自朝
叁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於
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
日施行進義副尉都官吏職補充兵部準古應準補充進武副尉都官吏
職補充兵部準古應準補充兵部都官稱並理拾年磨勘考功令勘當上
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若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
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
日作叁日若元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
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
日作叁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
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
作叁日施行進義校尉軍功補充者進武校尉都知兵馬使補充者承信
郎並係理叁年磨勘所得理當減年公據於理肆年伍年磨勘上收使自
來主日作壹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即比折每壹年得壹年叁箇月
收使考功令勘當欽從本部自來體例施行進義校尉不係軍功補充進
武校尉不係都知兵馬使補充並係理伍年磨勘考功令勘當欽將理伍
年上所得減年公據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肆年磨
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如有依
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於理肆年磨勘
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施行所有
退納出身校尉使臣并招安補授出身各有理年條法如收使理當不等
公據並照有無比折之文即與照元理年限於今來磨勘官資上理年比
折收使連部令聚議欽從勘當到項目比折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奉 聖
旨依本所看詳前項遷轉指揮並為承信郎校尉收使比折理年公據照
應勘年限比折事令合存留照用

侍郎右選考功通問申明　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胡子知部申照對考功侍右事廳通有用入流補授并收使散減年之人係陳乞叙官之人關會有無重疊本部措置自今後通有元用府蔭入流減年補轉之人到吏部參注磨勘從吏部參注并有陳乞叙官之人自今後先次收行磨勘參注并有陳乞叙官之人自今後先經刑部與勘見得條合該叙優今更名大使臣以上係官武員委係無偽冒重疊收行有用見任府蔭入流并散減年之人自合先次收行磨勘參注并有陳乞叙官之人自今後先無偽冒重疊收行叙官右劄付刑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勅奉　聖旨諸府蔭除拜合得散減年仰後不許於水信郎以上作磨勘收使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勅勘會府蔭除授并奏補及其他非泛補官零人少磨勘月日循例倒換收使陞轉其有出身并奏補及其他非泛補後吏職人許行換理磨勘收使餘人不許理用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　勅定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臣條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者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吏職人及凡此之類令撫具看詳下項一諸小使臣初補參部於使臣理年人及凡此之類令撫具看詳下項一諸小使臣初補參部後承信郎叅年承節郎以上非年曾經住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叅年者祥上條謂如初補磨勘自參部日起理年限內曾經住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叅及武翼郎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自除承信郎又滿叅年未合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磨勘其間有年限雖滿於住程未及滿日為始至住程未及以前月日即不應收使　一諸進納人監當滿未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及叅員同罪奏舉陞陟者與親民差磨勘自參部後承信郎非年承節郎以上非年各理住程幹辦叅年以上有功官序理承節郎以上非年磨勘轉保義郎並理非年之限其於舊法未無衝改奉　聖旨依令吏部常切遵守

武校射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謂如進武校射理伍年承信郎理叅年即有自進武校射至今通及捌年者其校射已滿伍年應該磨勘自除承信郎又滿叅年未合磨勘今以補轉承信郎叅年磨勘外其校射以前月日即不應理用　一諸進武校射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者須候承信郎後應叅年滿日轉承節郎其校射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進武校射滿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自該理用已應通伍年特轉承節郎其不及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須候承信郎後應叅年滿日轉承節郎其校射伍年已滿其承信郎止有貳年以上者依降不合理用其改轉承信郎以後並本陳乞理用校射磨勘以前月日並不合收使　本部進一看詳已批送令狀下部實遇守缺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淳祐三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下吏部侍郎項寔張劄子勘會小使臣初補承信郎叅年曾經住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實轉承節郎依降不隔磨勘陳乞轉保義郎並正理承信郎叅年之限又有初補承信郎次因恩賞轉承節郎並理非年之限又有承信郎上曾經磨勘轉保義郎並理非年之限其於舊法未無衝改奉　聖旨依令吏部常切遵守

考曰閒陞門曰屢勤門共一册乃宋國史曰
北宋流入海東為者在當
史藝文志三刑法類冀鄭
十卷嘉定海陽史部條法
書並此二隻卷中已有實
非鄭興嘉定二書乃集之
載鄭興史部條法類云
張九年書成是鄭興書開
文志失記和嘉定重脩以
海五未言及事大典散引
今尚得窺見一斑耳
條據大典目錄自卷一萬
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凡卅
知此書特全載當大典今
矣此書為久佚之祕籍亟
之足為概見許謹此書傳
附記之丁巳仲冬上澣上
寓居之夢郎竹雲

廣雅堂書手海東

周官集傳

己未仲夏刊於南昌退廬

周官集傳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案張萱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不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於鄭鍔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爲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考孔穎達左傳疏云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即以爲非樂曲則鍾師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馬鄭註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俗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也應龍亦主謙之說謂禂禂也禱牲禂盛也以康成改讀爲非考禂俗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俗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俗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俗張不已北齊源彪傳吳賊俗張俗張即禱張俗與禱猶俗與禂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爲康成改讀乎又棠氏爲舖應龍引鄭鍔之說曰晏子謂六斗四升爲舖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當爲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爲飲器觚一升觶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謂舖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

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鍑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元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黍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鍑以管子量鹽之鬴爲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爲斗實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鍑誤以豆爲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攻豆爲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卽因反斗擊之此斗爲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爲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疎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並用

條倶引證頗爲明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倘因是以存其崖略則蒐輯之功固亦非尠矣其書諸家著錄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闕帙其餘四官首尾頗爲完具謹錄爲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天官冢宰第一

宰者主治之名天下萬事無一不出於天天有是事人有是官凡有職位皆所以代天治事冢宰總六官之事無所不統故稱天官李氏曰古人位曰天位工曰天工職曰天職自有深意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惟王建國辨方正位法天道也體國經野順地道也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立人道也此周公制作萬世不能越自惟王以下至民極凡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文何同乎此也尊王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立者設其官使者授其職帥如子帥以正之帥邦王國也經中凡單言邦單言國者王國也連言邦

國者諸侯國也王者之道有先後本末之序無遠近之私近者治而遠者不治非均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所謂均也上云掌邦治尊得以統卑下言均邦國外可以包內王國所先侯國所後掌主爲本均平爲末六卿分任天地四時之官十二小卿應十有二月三百六十官之屬上當三百六十五度周天之數下應三百六旬有六日成歲之功而皆統於天官冢宰鄭注云象天者蓋謂此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

伍拾肆期89版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者對小宰爲文也如司徒以下各著大小二字於官名之上冢旣訓大若稱大冢宰則文義複重又無緣以小宰爲小冢宰宰者主治之名故止曰大宰小宰此經中變文之例餘各以尊卑爲倍差劉氏曰府掌治典之籍史掌治書之札王氏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孟子所謂庶人之在官者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

陳士曰小宰中大夫治王宮之政令先王之治自內以及外自宮中以及朝廷及邦國自宰夫以下卽敘宮正宮伯二官掌諸官府之在王宮者掌宮中之徒役掌貴游子弟宿衛王官者　宮伯爲宮正之貳正猶帥正之正伯猶伯仲之伯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四十人

庖人膳夫之佐主辨名物故有賈八人辨名物者莫善於賈史之下次之以賈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饔有內外而皆統於膳夫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周官集傳卷一　四

醫能知五運六氣以飲食之屬養性養形却疾故
在飲食官之間
食醫中士二人
食醫掌調和飲食之齊當與膳夫爲屬謂爲醫也
故次醫師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若今之外科醫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酒誥曰有正有事釋者曰正酒正也事羣吏之服
其事者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酒人之下疑有闕文奚賤者之稱唯其有宮中之
役故有奄有女酒有奚下倣此　王氏曰奄者蓋
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與籧篨蒙戎施
直鑄鼜瞽司火瞽矇修聲同　應龍曰籧篨本疾名
者燧人王而始庖割軒轅帝而始棟宇故飲食居　晉語曰籧篨不可使
處之事雖並陳而先後有序　俯戚施不可使仰鏤鼻眉也金之美
者鑄鐘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葉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漿人六飲官入於酒府者以酒正當奉之故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女籩女奴曉共籩實之事者木豆爲豆竹豆爲籩
瓦豆爲登籩宜乾物豆宜濡物　聶氏禮圖云案
士虞禮注云籩以竹爲之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受
四升盛棗栗梅桃菱芡脯羞鮑糗餌之屬有巾
聶氏巾圖說籩中用紛被纁裏圖一幅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幂人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劉氏曰宮人掌其修潔者亦用士人焉應龍曰古
者燧人王而始庖割軒轅帝而始棟宇故飲食居
處之事雖並陳而先後有序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賈善辨物及蓄藏之事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賈知玉者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東萊呂氏曰自大府至外府掌府藏財賦自司會至職幣掌會計財賦故大府爲府藏官長以下大夫爲之司會爲會計官長以中大夫爲之權勢足相檢括不得爲姦利也歐陽謙之曰自大府至外府財貨之所在而主藏者也若宋監左藏庫官是矣自司會至職幣貨財數目多少之所在而主計者也若宋戶部是矣後世通謂之九府豈考之不詳而相襲以爲說乎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歲主出歲者以歲斷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人

古文幣與弊通謂事止功就而財有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當是冬官裘氏之長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王內官之長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則宮掖之政一以聽之所爲奚不可者今迺內小臣而下凡閽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能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闥而力較是非於侵亥之後爭予奪於縱弛之餘

抑未矣漢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尙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近官蓋內治不聽於公卿大夫矣無怪乎後世之多亂也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稱上士者食其祿也曰內小臣者別夏官之小臣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掌守王宮門亦如之

刑人於守門則有之謂閽人則未詳以地官司徒

守國門者下大夫二人又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屬

豈宮門嚴近而無官有司之職乃屬於刑人此於

官名之下不見大夫士之官者當有闕文或是每

門四人者爲之長刑人者爲之役也囿如王者靈

囿之囿游游幸之所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嬪賓從之義

世婦

鄭鍔曰名世婦者亦以廣嗣之路

女御

鄭鍔曰女御八十一人經亦不言數其義亦如世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毛氏詩註曰古有女史形管之法　鄭鍔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爲天子者不敢有過舉王與后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率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掌形管之職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張氏曰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

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　建立也謂立國以來之
典故也在朝廷曰經謂常所秉執以理天下也在
邦國官府曰法謂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其目則治
教禮政刑事總言其書曰六典拔六典入法入則
九賦九式九貢九職大宰所掌大史所書司書所
藏小宰司會有其貳他官各共所守不出乎六典
之中佐者相左右也治者總教禮政刑事之法隨
事施宜或損或益故爲六官之首大宰之事于氏
曰宰者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者此之
謂也　呂氏曰周官三百六十綱目盡在六典宰

相之職乃天下事之總統會要處也　陳氏曰六
官各有典夏書曰政典蓋從來久矣傳有秋官九
刑大司馬法之類皆周六典也藝文志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初劉歆以入兵家班固出之以爲軍禮
固之說是也今所存五篇　朱氏曰考工記即事
典也　應龍曰禮典恐即是儀禮今儀禮相傳爲
周公作韓子曰儀禮行之於今者蓋寥然文王周
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刑典如呂刑中所言是其概
也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萬民侯國之萬民此三者治法之大節目有經則
有緯陳大猷曰經如今機織家先立絲以爲之經
有綱則有紀司馬溫公曰若網之有綱若絲之有
紀應龍曰經邦國者九有暮布於外經之使不易
其常紀萬民者細民絲紛於下治之而不遺其小
言紀則於經爲詳也官府者王國之官府治之所
從起也先言邦國次言官府明諸侯國亦各有官
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舉外以包內也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安者使安其分得其所教則投之以爲治之意使
之習熟於告戒然後施之事者無悖擾如擾龍之
擾馴伏其性而調順之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諸如八音克諧蓋八音清濁大小其音不同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禁止其惡殿而之
善也糾割也察也刑百官如刑於四海之刑所謂
士致百姓於刑之中也三山陳氏曰刑者特隄防
之具爾鄭鍔曰萬民有過懼其積小以致大必糾

其職微無使藏姦歷惡以致於亂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事者度地居民興事造業民日用之生生不窮如

十三封聖人制器之類通變宜民衛文公務材訓

農通商惠工劬致殷富又曰周官一書全只以典

爲本理財雖以九式爲要而九式亦不出乎六典

之外

以八法治官府

典法則式其義皆相附近典包法則式之事法則

式各得典之一義以者施用之名八法者官屬官

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治者舉辦會

聽經正糾弊也官府見上注又按諸解以此八法

之目卽小宰所掌六屬八成之類名同而實非也

小宰所掌乃此八法之貳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屬者系屬如物相系屬則可舉舉者有所秉執而

興起之也書曰各帥其屬凡建官則設屬以佐之

以小傳大以卑隸尊脈絡貫通無不舉者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鄭鍔曰官莊設屬必有分職之法則邦治可辨蓋

庖人雖不治庖尸視不越尊俎而代之官各有職

則責各有歸治不患其無辨也應龍曰職專事治

如目辨色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大宰統百官均四海故有官聯以會官治聯者總

衆異以爲同會者合萬殊而爲一自有衆賢肅和

同寅協恭氣象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歐陽謙之曰官常一官之常職任一官之事者守

其一官之職待夫事之屬於本職者然後以其職

而治之此所謂以聽官治王氏曰八法惟官聯官

常曰官治者以官之聯事官之常數特言一官爾

故不言邦而言官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經者一定不易之名事至視已成之式以成其事

物至視已成之式以成其物謂之成憲有司依據

而行者也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

以弊邦治

官刑卽書所謂制官刑儆於有位糾者割制之使

不爲非察舉之使不敢慢
以八則治都鄙
法如衡之有權則如尺之有度三山鄭氏曰法有變有通欲得其平則立爲定式使之取則應龍曰稍地曰家邑大夫之采縣地曰小都六卿之采疆地曰大都三公之采家邑以處大夫及王子弟之封邑視大夫者縣邑以處卿及王子弟之封邑視卿者大都以封公及王子弟之封邑視公者家邑附內縣都附外此八則者治都鄙之法也故秋官有都則之職掌都家之八則春秋傳曰有先君之主曰都謂其始

封之君也　鄭鍔曰都鄙之於王國譬之一家戶庭之於堂室也爲父兄馭子弟之術不過立爲準式使之取則王者之於都鄙殆亦然爾以其有先君之主故曰都以其在王畿之鄙故曰鄙其地不出王畿之外非如邦國諸侯得以自治其國故王朝立施設之則使之事事取則於此焉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祭祀者其先君社稷五祀所食也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此有其則不可以僭瀆不可以怠廢馭者馴而納之於善謂

調習之使各由其所當行之路而不出於法度之中也歐陽謙之曰馭蓋制馭之意所謂馭其神非所以施之於神所以制馭夫都鄙之君所以事神之道

二曰濬則以馭其官
歐陽謙之曰有都鄙之主則有官屬其屬有其長得自除者有必待朝廷除者兼品秩祿廩之厚薄員數之多寡皆須爲之定法乃馭其所以處官職之道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或因事而建置事畢省廢皆不使至於冗濫故謂之馭吏羣吏也歐陽氏曰都鄙之長雖曰畿內諸侯然猶王所自治如都宗人都司馬家司馬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則家士皆王國自命之與畿外不同夫內之官府察其人而廢置之其權可不在王國乎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祿田祿位朝位　歐陽謙之曰學士即卿大夫之子卿大夫即都鄙之長取其子弟之有賢能精學業者而擢用之此成周教胄子之本意也或問八

則祿位以馭其士鄭司農注士學士也其說似拘如何曰士以祿位言固難一概論按夏官司士之職掌羣臣之版貢氏謂羣臣者畿內朝廷及鄉遂都鄙諸臣故陳氏云凡以道藝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於版者也故曰司士又按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此所謂士乃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子王氏曰庶子國子之未仕者愚謂以士對庶則士爲已命者也此經馭其士者都鄙之士也上文既曰馭其官馭其吏此又曰馭其士信乎爲都鄙言之則士者公卿大夫之子

而已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九賦斂財之則九貢制用之則都鄙以十一之法賦於民以四之一參之一之制貢於王而後得用其餘而其用度亦又有則　歐陽謙之曰賦即邦縣邦都家削之賦是也貢即閭師貢其物之類是也都鄙之地食其公田之入即所謂賦然豈無山林川澤可以稅取者乎是所謂貢周人之法征其米粟征其布縷征其力役惟關市有泉布及無職者出夫布宅不毛者有里布外此未嘗取民以錢

也孟子亦謂有布縷之征力役之征而已而鄭氏解九賦專引漢法以爲口率出泉不知所考而云夫泉布者官所自鑄非民之所有也周人制賦惟以民之所有不責其所無若角人羽人掌以當邦賦是羽翮之政掌葛絺紵之材者皆使之以當邦賦是可見也至關市有泉以交易則或征之其宅不毛與凡田不耕與無職事者稍征其布以困苦之而使無舍本趨末而已非征賦之本意也詎可以後世之橫取而誣先王之仁政哉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節文必因乎人情好尚不遠乎禮制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鄭鍔曰當刑而刑當賞而賞必循乎賞罰之則應龍曰刑賞忠厚之至洪範曰惟辟作威蓋此都家之獄必上於國所以制爲所得用之刑賞而有其則爾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田政府之總名役師徒之總名散而居曰民合而與曰衆古者諸侯田不過三祭祀賓客充君之庖役不過三凡一夫歲用其力三日上農夫食九人

可用者家三人所以立爲之限制使循吾田役之則也鄭鍔曰田役合民而用之故曰衆馭其衆則彼不敢非時而用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太宰八柄大臣之事與內史八枋有司之事不同大臣之事有拯度有司之事奉法而已　鄭氏曰柄所秉執者王氏曰言操此以爲用也應龍曰馭者馭而納之於善羣臣受命於上有職位者大宰之職如六典八法八則之屬凡不言詔王者皆佐王所施行之事如八柄八統之屬凡言詔王者皆

冢宰常行之事但以其目詔告於王也周官有官府有羣臣有羣吏皆謂之臣官府則備一官爲卿百官有司統焉羣臣則命士以上者之稱羣吏掌於小宰乃庶人之在官者府史胥徒之屬

一曰爵以馭其貴

一命以上不與凡民齒貴也鄭鍔曰以爵爲貴其反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祿猶綱也立于上而下自從焉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親謂父母兄弟宗族故謂舊老成人親親仁也敬故義也親敬二字便是詔告於王以統馭萬民之體要處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進賢四曰使能

三曰予以馭其幸

鄭氏曰予者賜予也鄭鍔曰幸者人臣一時之過也

四曰置以馭其行

置者時有所建立之名行謂德之可見於行事者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王制弗故生也亦此義

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奪者細爵創地收其田里之名此祿以馭其富之反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統猶綱也立于上而下自從焉

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親謂父母兄弟宗族故謂舊老成人親親仁也敬故義也親敬二字便是詔告於王以統馭萬民之體要處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進賢四曰使能

進者推舉而登進之使者稱其能而任之賢者能者凡民平日所景慕而從之者也

五曰保庸六曰尊貴

以其嘗有功於民能保民者故保安之尊貴者天下有達尊三爵一是也此二者民之望也

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達先之也吏有司也語曰先有司吏者承流宣化道民情者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賓異於常人者以禮禮賓之如先代之後及故舊先哲杞宋與箕子商容之屬　考大宰職首至以富得民

又當分兩節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是掌邦治之事爲一節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是制國用之事爲一節上一節六典爲要其緊處在八統下一節九式爲要其緊處在九兩八統九兩皆歸宿於民民者邦本

以九職任萬民

萬民諸侯國之萬民舉外以見內陳君舉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而養者能其事而後可以養無事而食衆之殃也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大宰既任之職閭師又責其功故曰無職事者出夫布也王制疾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可勝計哉正義曰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吏以廩餼食之如晉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侏儒扶廬持戟柄也司火主然火也

一曰三農生九穀

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麥菽也周以農事開國故八政以食爲首九職以農穀爲先三農亦曰上中下三等之農

二曰園圃毓草木

毓養也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因園圃之民而用之以養毓之職則草木得遂其性矣草葵瓜之屬木桑棗之屬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山林川澤之職有聯事也作者作興凡國家用度需材山澤之產爲多虞衡掌其政令識其可用之材作而興之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以至蒭狩菅葛之屬無棄物也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凡魚鼈鳥獸之屬生藪麓之間牛羊六畜之物在
牧養之數藪則大藪小藪虞人任其事牧則牧人
及養鳥獸之官任其職 鄭鍔曰藪牧之民而任
以養蕃之職則鳥獸不可勝用矣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工者審曲面勢飭財辨器之職飭者致力以治之
化者因形移易以成之八材金木羽革骨角玉石
如飭金則化爲鍾斧之屬飭爾雅曰珠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今

本珠作骨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鍔曰嬪有夫者之稱書曰嬪於虞虞舜夫也婦
有姑者之稱春秋書伯姬來逆婦伯姬姑也 應
謹曰桑麻屬治絲而化之以爲帛治枲而化之以
爲布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聚者收之於此斂者取之於彼疏麤也疏材未飭
治之材 鄭鍔曰疏百草根實可食者材薪蒭之
可委積者此說雖本注疏之言此不取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

閒民閑隙之民任已職之外有餘閒可以執他人
之事所謂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者 或問九職
任萬民劉說亦善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
九事也頒其職之事則大司徒主之任其民而徵
其賦貢則閭師掌之大宰之所掌者域萬民用九
職以爲業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無異業之民所
以均四海統萬民故無左道以惑衆者無游手以
失職者無夷風以亂華者莫不係於鄉閭由於禮
義而用中於五品者焉是故無遺一民毋棄一物
毋缺一用於天下以九職域其民故也秦漢以降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賦者自上取下之名其別有九財賄與貨賄同
二曰四郊之賦
按四郊去國四面各百里
三曰邦甸之賦
按四丘爲甸出車一乘
四曰家削之賦
王昭禹曰家削家邑稍地
五曰邦縣之賦

邦縣五鄙爲縣

六曰郊都之賦

邦都四縣爲都方五百里

七曰關市之賦

關市市必有關見司關之職

八曰山澤之賦

名山大澤不以封山師川師掌其政令

九曰幣餘之賦

歐陽謙之曰凡財之入於官者皆謂之賦而官貨財物之出入其籍各異其出而爲用也既載於出

財之籍矣則用餘而復入於官也豈可不又載之入財之籍乎既載之入財之籍矣則用餘而復出於官也豈可不又載之出財之籍安得不謂之賦哉

徐笱曰此載師任地所征之賦也鄭氏曰賦者口率出泉後之貨民錢或謂之賦又曰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二說皆非經義豈有九賦而出錢者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有輕重緩急鄭鍔曰喪有賻賙視其爵等之高下荒有賑救視其災勢之輕重

凶年之儉當時皆別其書鄭鍔曰節其一而不節其二節於此而不節於彼非均節也凡事各有式以爲之節是之謂均所謂式者爲之書以記其多寡也

一曰祭祀之式

鄭鍔曰祭祀有天神人鬼地示之殊應龍曰祭先血腥祀尚氣臭其大小有制豐殺有數

二曰賓客之式

賓客先代之後朝聘之禮有親遠新舊

三曰喪荒之式

四曰羞服之式

羞飲食也服衣服也有尊卑貴賤曲禮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

五曰工事之式

器物必中度量有精粗廣狹如考工所記式也

六曰幣帛之式

式謂有名物數制

七曰芻秣之式

草曰芻穀曰秣有勞逸遠邇

八曰匪頒之式

王所分賜羣臣之禮如分寶玉頒祀頒會歸服之類有親有賢

九曰好用之式

好與爲好也玉府曰好賜此如燕勞羣臣兄弟朋友賜玉賜器之類有功有故鄭鍔曰燕好所用者雖至尊用財不可以有司之法拘之亦不可過制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貢者下奉上之名庶民有田則有賦諸侯有國則

有貢貢亦出於賦故致者至也使之自致而已不可以徵而求也周官制爲九貢之法令五等侯國各守常職以貢其所有以爲王國之用度其不在九貢之法者上弗受也下弗進也歐陽氏曰致邦國之用乃朝廷所須以爲用而出於邦國者則不致其無用之物可知矣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

鄭鍔曰祀貢祭祀所貢凡可以交神明之物

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鏤鏤石磬丹漆之屬凡可以爲用器兵器禮樂器之物

五曰材貢

鄭氏曰材貢櫄榦桔柏篠簜也應龍曰材貢櫄榦桔柏篠簜亦作櫄夏書杶榦桔柏

六曰貨貢

鄭鍔曰貨如金玉龜貝之類

七曰服貢

絺紵玄纁纖纊織皮之類凡可爲服之物

八曰斿貢

斿者鄭司農以爲毛羽謂旌旗之末爲斿也康成以爲燕好珠璣琅玕之屬謂圖游之爲斿也或曰司常斿車載旌以田之鄙以斿爲田獵巡幸之名如所謂取於相土之東都以待王之東蒐者之類也應龍謂此當闕疑

九曰物貢

如山澤各以其物貢是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周官九兩之法使兩兩相繫有彼不可無此雖天下之廣萬民之衆體勢聯屬若系無間然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牧者牧民之官王制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爲屬屬
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各有分地故曰以地
得民鄭鍔曰五等諸侯皆有地獨言牧何也蓋牧
者諸侯之長諸侯雖有其地苟非八命之牧修方
伯連帥之職使之大小相維亦無以保其地何以
得民哉

二曰長以貴得民

以官府則有長大事從之尊朝廷莫如尚爵尚爵
者古今天下之達道也故曰以貴得民

三曰師以賢得民

師者民之模範也有德行賢於民民從而師之通
貴賤以至四民九職必皆有師服勤至死爲其賢
也

四曰儒以道得民

儒通天地人之稱有行誼能傳道解惑引民由是
而之者　師與儒二者在朝廷則有師民保民之
官在閭里則有左右閭師之職　鄭鍔曰古之致
仕而歸於鄉里者謂之師儒

五曰宗以族得民

宗宗子也

六曰主以利得民

利者其都邑之民利賴之也泉府曰都鄙之民從
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又大夫之家亦稱主歐
陽氏曰民大夫之臣隸也大夫之家臣呼其大夫
曰主左傳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七曰吏以治得民

吏治其賦者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是也

八曰友以任得民

鄭氏曰友謂同井相友助者鄭鍔曰急難之際能
相保任則民不忍棄之

九曰藪以富得民

澤無水曰藪有大中小三等虞人掌之鄭鍔曰澤
中水去草生包藏孕育者多民欲其富而不去應
龍曰先王之制於藪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則
其間所生之物充物繁庶而民足以致富利重而
難遷惟土物愛厥心臧也王次點曰財散則民聚
故牧長主吏師儒宗友之後以藪富終焉善治者
當務識其大體應龍曰九兩大意與八統相似上
一節論治體不以八統馭之則徒法不足以固民

心下節論財用不以九兩繫之則務民不足以得
民聚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
始和讀連下句正月者以是月爲十二月之長和
如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周書常用此和字
周禮以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
事至王正元會太宰以是日爲始和布治法於天
下夫治法之在邦國都鄙固有一定而不可易者
然古人平在朔易革故從新其事實繁方一歲之
首豈無所當改易害則除之利則興之民之所既

倦則不以因民民之所未安則不以强民將與時
偕行新新而無窮也按周以建子爲正此是正月
元會所行在唐虞三代雖未見元會之文而考之
載籍自有正月上日之文以來莫不從用此日可
推而見
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乃者承上文起下義此正歲建寅之月也縣垂也
治象前所布治之象也又從而畫象其事以明其
法也象魏雉門外東西兩闕也象者謂祖宗以來
垂象於此也魏者當道高巍巍然也挾日從甲至

甲十日一周次也考周官之法並以建子之月謂
之正月以正時王受命之紀而以建寅之月爲正
歲以正天運四時之序凡計月之一二必以正歲
爲一月也大宰掌邦治既於正月建子之月以其
典籍布之邦國都鄙藏在官府有司守之以時奉
行矣又於夏春寅月四時之首萬民畢出之時以
前所布之治法畫象其事垂之雙闕之下使臣民
皆得觀見其法之形象縣之高則無不見斂之速
則無玩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謂其均平洞達無不備也正義見下小宰文

或問鄭氏以正月爲周正之月正歲爲夏正之
月是一年有兩正月而集傳各從其說何也曰周
雖改正朔而未嘗改時月周以建子爲正凡大朝
會大建立行之於建子之正所謂時王之正也然
春夏秋冬乃天運四時之正凡十二個月從古至
今未嘗易考之書前乎周者以建丑爲正其書始
即位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以見月未嘗易考之
史後乎周者以建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
十月以見時未嘗易故周禮經文有正月又有正
歲互見於大宰小宰蓋小宰所以佐大宰者也大

宰布治法於建子之月所以明一代改王元會之正故謂之正月小宰帥屬觀治象於建寅之月所以明一歲天運時序之正故謂之正歲今以周之時月考之七月周公陳於成王之詩也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則成王時月未嘗改也六月宣王詩也曰六月徂暑則幽王時月亦未嘗改也六月宣王時月未嘗改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幽王時月亦未嘗改也朱子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耳月固不易也蓋改正朔爲歲首者時王之正而月固不易者歲有四時所謂十二月之序則代無改時易月之事如四時十二月之序乃百世不能改者惟改正朔繫於時王之典各用所改之正以爲正初不嫌於謂正月或者執朱子不改月之說遂疑鄭氏解周禮正月之吉爲周正月則是改十一月爲正月而建寅又爲正月是一歲有兩正月不思朱子固嘗曰三代之正不同夏用人正商用地正周用天正以此推之商用地正則十一月周之正月也月商之正月也周用人正則十二月爲正月乎至於一歲兩正月之疑以周禮考之經文所以明一代改王元會之正故謂之正月小宰帥屬觀治象於建寅之月所以明一歲天運時序之正故謂之正歲此固可見按史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歲月至正月爲一月武后是時改唐爲周取法周正則在周十一月不嫌於稱正月而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凡此者安知武后非據周而改作乎況周禮正月大宰布治法於邦國都鄙至正歲而後小宰率屬觀治象而徇以木鐸以先後次序考之正月正歲之分固已可見兼經文尤有明白可信者如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

徒下文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又州長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下文云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故常謂世儒泥執一偏之見牽以大宰正月始和爲夏正月之吉爲周正月則是月其意豈非謂正歲之文見於小宰而大宰乃繫治象之法本文原不曾有正歲二字因以鄭注爲非却不知地官鄉大夫州長二經皆於上文云正月之吉於下文歲終之下又云正歲如此觀之經文三節極爲明白要知正月即周正之月以十一月十二月爲正月乎至

月爲歲首也歲終卽幽詩曰惟改歲之月以十二月爲歲終也旣歲終矣又云正歲則是以夏正建寅爲得一歲四時之正凡周人歲首之事又於此時重申之故觀鄉大夫職云正歲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則大宰乃縣治象之法其在正月爲可知也觀州長職云正歲讀教法如初則所謂如初者卽是如正月始和之初爲可知也不然經文上下同此一職旣曰正月又曰正歲旣言受法於司徒又言考法於司徒旣云屬其民讀法又云讀法如初此豈同一時之事哉後世儒者於周禮正月例以

夏正爲拘者但參以經文則是是非非不辨而明矣　或問周禮正月之吉與春秋王正月同乎曰正月者周正之月二書所稱其義固同也嘗考春秋書元年春三字是一截書王正月三字又是一截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說最爲明白不可例以傳不可信非之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只此一言已足以祛千載之惑故觀程子之說有所謂周正月則知周禮經文稱正月之吉是周之正月無疑嘗觀胡文定公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其意蓋謂冬不可以爲春而誤認程子假天時以立

元之元年非王之元年春者魯自以爲春非王之春故曰元年春獨正月則王之正月爾故曰王正月要知聖人因魯史修春秋書隱公元年春者乃因魯史之舊文而寓王之一字於元年春之下者乃出夫子之特筆此說信爲擷撲不破近世儒者以建寅之月爲氣候始溫和遂以周禮註疏釋正月建子爲非徒執泛泛一偏之說而未嘗合前後經文參攷而紬繹之故嘗爲之說曰商以建丑爲正周以建子爲正而皆用夏時數月則以十一月十二月爲正未嘗改月者固也然未知春秋書王

正月則以尊時王之正朔周禮云正月之吉則以出歲首之政令二者皆建子之月此不易之論也或又問前說始卽位書元祀十有二月始建國書元年冬十月以證歷代改正不改月是矣獨周公作六典夫子作春秋乃以周十一月改書正月何也曰元祀十二月元年冬十月史官書法之當然也史以年繫月固不可易月以紊四時十二月之序若周公制禮於每歲舉行元會之僕投時飭典以建子爲十二月之長故大宰於是月布治所以昭時王之正則不得不稱正歲小宰於是月帥屬觀象徇以木鐸此正有合於夏書孟春木鐸徇於路之事夏書徇鐸下文所舉政典先儒謂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則周禮正歲徇鐸宣令實遵夏之舊典故之是月在夏曰正月在周曰正歲其爲孟春則一也至若春秋所書王正月寓王之一字於元年春之下聖經所以著魯公無王之罪其義昭然　或問周公於周禮改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以正歲表建寅之月然凌人又云正歲十有二月何耶曰於此見周用

夏正數月而先儒月未嘗改之言信矣正歲者謂夏之建寅爲正十有二月建丑冰堅腹厚之時按朱子詩傳謂周禮幽七月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朱子詩傳謂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改之凌人正歲經文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凌人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於義亦通然以經文上下推之若以凌人掌冰政爲句絕而下句以歲十有二月爲文則不見周雖改正建子而用夏正數月乃歷代不易之制故杜子春謂政當爲正以正歲向下爲義是以註疏皆不能易其說也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乃亦更端之辭也典六典也牧牧民之官監監守也王制天子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梓材王啟監厥亂爲民吕氏曰黃帝立左右監監視萬國建者始初開創之名立者繼有植立之義合三人之益曰參叶五人之助曰伍傅者上下相附著也殷衆也謂衆士也陳則旅衆一體置則可自辟置王制大國三卿五大夫　或問周公於正月始和每歲布治縣象以示更新而所謂牧監以至殷輔亦皆

每歲建立設傅陳置之何若是之紛更與曰先王之時其修明法度督責臣下最爲周密故凡正月布治縣象於典則法之不宜者既有以變而新之矣經下文又曰乃施之於邦國都鄙官府此非他有所施也正所以督責夫推行於天下之人蓋謂布於此者欲其施於彼若夫玩法而不治之人大宰已得於歲終受百官致事之時至是豈可恬視而不爲之變置故不得不繼之以建立設置之事也大宰於歲終詔廢置彼自牧長至於殷輔凡不在所廢者則皆在所建立設傅陳置矣牧非世牧

也九牧之牧取諸侯之有功德者爲之非若有國之諸侯得以世其國者監則監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凡此皆有升黜改易待正月而舉行之大宰歲終與公卿共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者皆其事也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長都鄙之長兼二人之力曰兩

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

其輔

凡爲各官之長皆正也凡爲各官之佐貳者皆貳也攷稽也如今官府必有稽攷焰點磨勘之職或曰宰夫鄉師肆師之屬凡任稽攷之職者皆謂之攷餘同上又按此以上三條曰施典施則施法是布治之大綱曰邦國都鄙官府是施行之次序曰建牧建長建正之屬是分職之大概鄭鍔曰上言布治謂治道隨時之宜每歲有更革所以通其變此又云施典施法施則者邦國都鄙官府所守一定之制久而不易者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凡者其目不一發凡於此歲首布治施之於彼者歲終受會以待之於此典必合於典則必合於則法必合於法也官成在人法禮在六典民則邦國都鄙皆有民而有閒田公邑之民王者使吏治之者不在典則之中而在官成之法賓客者先代之後王以賓禮接之雖治法同在邦國之典而待之之禮則異於諸侯羣臣故二者別出之官職文蓋載未盡者皆於後稱凡以總之諸稱凡

之例始此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五帝五方之帝春官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食焉誓戒其所當戒者具者牲牷器皿之屬修者飭治掃除之類掌者掌其法而其事則有司者治之秋官條狼氏之職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鞭三百誓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此上文誓戒目

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

贊助也亨熟之也及納牲受亨之時贊迎牽殺獻之事毛血爓腥熟之等

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自眡滌濯已下至此所謂具修也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特言玉几玉爵者天地五帝不用不用者何無飾也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會無常期謂若諸侯有不順服者其順服之國皆以師來助王討之而曰會也同者謂如上卽位始建諸侯及王十二年不巡守則諸侯皆來朝而曰同也　鄭氏曰贊助也玉幣諸侯享幣也玉者圭璋璧琮琥璜幣者馬皮帛錦繡繡玉獻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如來獻其琛之類是也　玉几立而設几優尊者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辰辰前南鄉筵繅玉爵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禮之於阼階上謂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助王所受之爵也應龍

曰按朝覲會同之禮其事則大宗伯相之其細者司儀大小行人等掌之大宰惟助王受此四者而已大朝覲會同此非常之禮也　朱氏曰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國有大事若軍旅之事之類戒飭百官有司則助王爲教令若書曰周公以王命誥鄭鎧曰作者創始而爲之贊助則助之以言叙述王意以啟迪之

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聽聽斷也四方之朝王出巡狩諸侯於方岳之下

及六師在外亦有視朝聽斷之事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凡者其事不一總括不盡故言凡以該之例始於此六典言佐王八柄二統言詔王此治之大者非大宰之所得聽也惟邦之小治冢宰得以專決四方賓客之來其治之小者亦得以自待之　鄭鍔曰治之大者不稟於王則嫌於專朝廷之權治之

小者不聽於冢宰則無以重大臣之權姚崇爲相常於帝前叙進郎吏帝以爲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重煩我耶此亦以重其權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歲終十有二月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職會者宰夫司會之事聽之法急之則詐僞生寬之則功實見待之以久則在職者安心展布以見其能此唐虞三考之法固善也而亦由當時朝無倖位百僚師師故可須之以久所謂考績不過時加警策以作其怠爾至若三考黜陟則流放止於四罪而鼻陶稷契皆終其官不徙其在所陟者亦惟爵服之加而已此唐虞廣大氣象與王者固不同世降而王才不逮古夏

一爲官職一爲政事蓋布治所以端始正治所以

商官倍至周而才益難若不皆得其人必待九載而黜陟貽害多矣此成周歲終受會三歲計治所以爲百代不刊之典然周公之制不徒受會而必詔廢置不徒計治而必行誅賞豈若後世具文故事受成於歲終考滿於三載姦人得矯飾以肆其欺善人不得積久以精其職徒見夫指瓜以待熟循級以俟遷姦要以格而已

周官集傳卷一終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鍔曰小宰以中大夫二人爲之大宰之貳也

應龍曰小宰爲十二小卿之首掌者職所專主也建邦之宮刑者自立國以來之法即王宮之政令與凡宮之糾禁是也王宮有禁衛官府庶舍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徒役之政令政者出入功緒廩稍之等令者作止期會告戒之事糾以察其隱匿禁

以止其邪刑如儀刑之刑不專以刑罰言也太宰總馭內外之官府爲一小宰則與內宰對掌王宮王內之政令有內外之異至宰夫掌治朝之法則又王宮政令之一事也此長貳之分別也　陳君舉曰按大宰之屬小宰掌外治凡與王左右親習之官隸焉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大宰正月布治施六典於邦國施八法於官府施八則於都鄙其書之副小宰掌之至歲終上計則各以其副迎受而考其同異凡施以典者逆以法施以法者逆以則施以則者逆以典必合於典法必合於法則必合於則然後謂之治

執法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歐陽謙之曰執者有一定不可移易之意應龍曰貢賦致其均式用有其節凡六典八法八則之治治在大史者大史逆之治在司會者司會逆之治在小宰者小宰逆之三官之所逆大宰仍以典法則待其致事待者舉其綱逆者詳於目九貢九賦九式之治大宰所制小宰佐之司會計之大府

受其成法而出入之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前云以八法治官府此云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即庶人之在官者冢宰有禮絕之敬正者先尊後卑各依秩序位者朝位治者職業事者功敘條目食者邑祿稍食會者成計歲會計情謂辭訟情實聽斷之時各以其序自此以下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凡六條即上文所謂典法則貢賦

式之貳也又曰吏之說不一或以爲自大夫以下或以爲士以下或以爲總六屬之吏鄭鍔因大計羣吏之文欲并卿以上言之攷諸經之冢宰以八則治都鄙而有官府之分秋官三刺之法有羣臣羣吏萬民之別官與吏不同名臣與吏不同位故大宰曰馭羣臣小宰曰正羣吏自有截然之辨陳氏曰六叙在前六計在後此是攷課法中間皆是官吏事有尊卑有先後有緩急以叙正其位者定尊卑也治者功狀也謂如今日朝諸侯且先遣諸侯奏功狀其它不滾在這裏以叙作其事者謂如

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事在前其他在後今日理會祭祀便是祭事在前其他又後爾制其食亦有叙如聽其情須是一人聽了一人再說纔是有體統朝廷上將六叙去區處百官便有六計去察他今一人善便察得見他如此善各各察他自然無遺材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賈氏曰六屬舉邦治者謂官盛任使　應龍曰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凡官各有屬而屬各有長達猶行也大小者指事之體而言大事雖略而所繫者重必從其長小事雖繁而所繫者輕亦得專達六官之屬皆曰六十舉成數爾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六職與六典之文若相近似而義有不同六職無官府一節蓋是以官府所守之法爲職也自邦國萬民之外又各舉官府之一事以明小宰職之所當治者切而財用遠而賓客明而百物幽而鬼神隱而盜賊無不撰之有道治之有法其職辨其治亦辨矣　鄭鍔曰小宰六職言邦國萬民而獨不言官府蓋所謂治職者官府之治也教職者官府之教也禮政刑事則官府禮政刑事也

二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均者致其平在下則言均在上則言節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寧則雖有不安者亦置之安懷亦安也田野閭道
路通廬宿候館各有委積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禮主和和而後鬼神享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四方無虞萬物各由其道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詰之使不容奸糾之使不爲非國不容奸民不爲
非則盜賊除矣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居四民時地利春秋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
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
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祭血祭祀禋祀享先王亦曰祀祭祀吉禮喪喪禮
荒荒禮軍旅田役等軍禮田以簡衆役以任衆斂
者斂民之財弛者弛民之力 鄭氏曰荒政弛力
役此六聯合治者如大宰贊玉幣司徒奉
牛牲宗伯奉玉帛司馬奉馬牲司寇奉明

水火之等謂祭祀之聯也餘小事亦皆有聯凡六
官之屬各與其六十屬之同官爲聯各官亦自爲
聯謂膳夫之屬庖人內外饗亭亭人自爲聯酒正
之屬酒人漿人爲聯而膳夫酒正又各以其事爲
聯又如膳夫上士二人爲聯中士四人爲聯下士
八人又爲聯府二人聯史四人聯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又自爲聯聯則有合而不散之義惟
聯故合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八成卽大宰八法官成之貳也官成所以待萬民

之治於事爲詳然各有舊章品式可依據行之凡
民物之數簿書圖籍之事皆一定而不亂者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比居者猶五家爲之比並居相次各有伍籍凡聽
賦役使之事則以地之比居爲據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師所以用衆田所以簡衆簡者閱而選之稽者計
而考之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有民人之事則以民數之版聽之有土地之事則

以地域之圖聽之猶今保伍之政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稱如孟子云又稱貸而益之之稱責者責其所償傅者朝士所謂地傅謂若將來亡其人則指其地爲證別謂以一札破而爲二所謂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鄭鍔曰禮則國家宮室車器衣服之儀命則一命至九命之數可以斷其祿位之所當得　應龍曰祿如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之祿位如卿一位

大夫一位之位禮者數命有等如九儀九命之等凡授祿賜位以此爲之制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書契各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以行其取予凡曰別曰契皆要也稱責謂別則其用以別爲主取予謂契則其用以契爲主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賣買商賈之治釋者曰長曰質短曰劑地官質人之職曰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案質者立之佐而人爲之後劑者前後作二契於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所書字異於傅別也夫結繩作而有書契書契不足而有質劑質劑不足而有傅別此取予賣買稱責三者所用有輕重大概契憑書爲信劑憑人爲質別憑地爲傅也　鄭鍔曰長曰質短曰劑者以所期久近言之也大曰質小曰劑者以所約多寡言之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出謂給以用者入謂受而藏之者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凡財物之出入聽之以月終之要歲終之會又按以上八成之物皆文籍也政役師田閭里稱

責祿位取予賣買出入者爲定名所謂常也比居簡稽版圖傅別施命書契質劑要會八者爲徵驗所謂成也簡稽禮命要會用於公者比居版圖傅別書契質劑官民皆用之非有司法守之嚴凡民何所措其手足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以聽官府之六計者以上八成聽政役聽出入之治而著其治狀曰官計凡六條目也弊止也斷也猶言治狀之止處也廉察也善有淑德孟子云可

欲之謂善能者能行政令敬不懈於位也正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者事至能斷不爲物所惑亂也舊謂六事以廉潔爲本非也豈有敬正而貪能守法而不潔已者弊羣吏之治而云廉猶上文經邦治而云聽也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法者法官之成法也令百官府者戒也共其財用者具也治其施舍者施其所當施舍其所當舍也

舍謂國中有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在所舍也凡事嚴而不辨財用而不給施舍之不當而有治訟治者在所理訟者在所爭皆小宰受而聽之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玉幣爵三者以禮神王祀五帝則大宰贊王小宰贊王祼將則用圭瓚

復助大宰以贊也祼用鬱鬯祀先王所用將則用璋瓚祼者王所以酌鬯於圭瓚之事將者人臣持以灌於地之事王親酌灌所以致敬昔者商人尊神交於明故先祼而求諸陽周人尊禮交於幽故先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小宰宰夫職文並以專達者居前從長者居後如官刑所專典式所從月要所專歲會所從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大宰則令百官府此則令羣吏歲終季冬十有二月也既於月終以敘受其要又於歲終以敘受其會先令後受使無違慢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正歲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以成歲功也治象之

法大宰所縣於象魏者也帥其屬則易從官從而民可知徇警之切也木鐸金口木舌國有大事則振之以警衆也縣之魏闕則有目者無不見徇之徼令復逆其來無常者皆曰待也君命無俟苟有聽聞而不共於此三者則用大刑此曰大者君親臨之宜莫大焉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宰夫掌凡攷之事下大夫四人爲之法爲位次禁令謂若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

羣吏在其後之位禁之使不干於法令之使不愆於禮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法者朝位禁令治者待令與復逆之三事此三條皆宰夫職之總名目凡夏官司士大僕小臣秋官小司寇朝士司儀之屬所掌皆其法而叙其治事令者令於下也既掌治朝之法於王日聽朝則正其位賓客朝聘莫先焉故敘致其令也先賓客而次羣臣之復如說復於王之復也報之義也羣臣羣吏之次州長衆庶皆在焉故次以萬民使咸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職如醫師醫爲職膳夫膳爲職法成法也待其事者若徼令復逆其來無常者皆曰待也君命無俟苟有聽聞而不共於此三者則用大刑此曰大者君親臨之宜莫大焉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宰夫掌凡攷之事下大夫四人爲之法爲位次禁令謂若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

羣吏在其後之位禁之使不干於法令之使不愆於禮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法者朝位禁令治者待令與復逆之三事此三條皆宰夫職之總名目凡夏官司士大僕小臣秋官小司寇朝士司儀之屬所掌皆其法而叙其治事令者令於下也既掌治朝之法於王日聽朝則正其位賓客朝聘莫先焉故敘致其令也先賓客而次羣臣之復如說復於王之復也報之義也羣臣羣吏之次州長衆庶皆在焉故次以萬民使咸

得通達其情無壅蔽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六職

官則有正師司旅府史胥徒之名府則有治要治

凡治目治數治藏贊治序徵令之所掌辨若上

徵某人則辨曰某人爲某官上令某事則辨其某

事在某府或以名舉或以叙及各致其辨無迷亂

也

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

正各官之長其屬之所取正譬於治官則冢宰教

官則司徒也法如治官則治法教官則教法也要

者事之綱治之總會處也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官必有師如宰夫鄉師之屬成者成事品式物之

模範凡者分總衆條之名　項安世曰官成即曰

成月成歲成

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

司者有司若宮正宮伯以下各治一職行一司之

事法如膳有膳法醫有醫法酒有酒法之類　王

昭禹曰一官有一官之法目如綱之有目官長分

其事而與之治司乃治其一條一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旅者衆也如旅下士之屬旅則遵奉故常視例而

已

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

契者憑驗如酒正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是

也凡府之事非契不行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鄭鍔曰史主文書者　歐陽謙之曰書契以後天

下之事紀錄之浩繁文移之往復記古昔之脩脗

傳千里之恣恣要豈小補八職獨史稱贊治良有

以哉

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

掌大小之職尊卑之次叙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正當也長也師衆也貳也司者有官府之名目爲

各屬之長旅者百執事之屬各任所執之事司與

正同爲長而大小不同師與旅同爲衆而上下有

異要與綱目爲數是凡之目府庫非契不受政令

非書不行契者得其凡要書者詳其數目才智可

爲胥則發施有叙役使謂之徒則走趨視令已上

三節言掌治朝之法則與小宰掌治王宮之政令爲有等言叙羣吏之治稱羣吏則遍尊者言掌百官府之徵令稱叙及徵令則胥徒之事此宰夫職之所得專達者以下四節掌治法式法之吉賓凶喪之禮歲終之法正歲之法皆是爲天官之攷而從其長之事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治法大宰治官之法攷者會稽勾攷之也掌其法

以攷其治都縣鄙三等采地羣者概舉之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四縣爲都乘猶計也算法乘除之名始此財有物用有名辟名者謂以虛爲實指甲作乙善契財物不相應也足用者用度不闕謂不失財也長財者長猶養也謂蓄藏有法善物者善無惡也謂納受不苟乘其財用之出入者所掌治法在此也於失財足用二者攷見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狀以告於冢宰視八法之官刑而誅賞之舊說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雖於財用物三字爲順而上文既單言財用則財爲財

飲食賓賜之殽羣與其陳數

宰有飪有腥有羣委積於賓客道用者禾米芻薪之等膳食之善者獻禽獸也飲食者享食之禮如公食大夫之食殽食也春秋傳曰殽有陪鼎是也羣飲羣食也陳者陳設數者品秩數目宰禮者總名也在道曰委積致館曰膳獻既聘有飲食贈送曰賓賜此皆行人掌客之職宰夫掌其禮以其式法而攷之無過不及　或曰宰禮王饗諸侯之禮按經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是也其具曰牢禮委積曰

膳獻飲食曰賓賜之殽牽賓賜者好賜也唯其膳獻以事君故下文又起意賓賜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饔獻飲食之等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殽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殽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殽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饔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

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殽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侯伯以下以是爲等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弔謂以弔禮哀禍災者戒所當共令所當具幣帛器具財貨用物凡所必有者皆共之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有司羣吏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鍔曰總一歲之治者謂之會會言合聚之衆也總一月之治者謂之要要言綱領之詳也總一旬之治者謂之成成言事緒之就也　應龍曰治者職業也會要成三者皆當攷攷歲會以歸之大宰攷月要以歸之小宰若日成則已職之所專理以日成旬以旬成月以月成歲其有歲終而不成歲會月終而不正月要旬終而不正日成雖有治狀

謂之不時令之而不飭於治攷之而不協於正難以時至謂之不舉不時舉者以告於治官之長而誅責若後世之違時令失期會者也令之而後攷不徒攷也不時舉者誅之不徒令也

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職事

正歲孟春之月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法徇以木鐸以宮行刑憲禁宰夫贊其事以法警勑羣吏之職班令使修宮中之事宮中之事本非宰夫之職特以正歲助小宰施令而已

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能有道藝而見於事者亘有德行而見於事者書
謂記其姓名某也能某也亘告謂以所書之姓名
又告於上以俟他日擢用夫如是小大之臣安得
不咸懷忠貞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正者宮官之屬於是乎取正凡言正者皆其屬官
之所就正也王宮對王內言之也戒儆戒令命令
糾察糾禁防禁此一節是其所掌之綱　劉氏曰
飭人以畏慎之謂戒齊之以遵守之謂令詰之以
過差之謂糾遏之以違犯之謂禁斯其所掌也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

比者以此校彼之欲其均也官在王宮者府者
司存次者掌直舍者其所居寺也衆寡者名物之
數也次舍有定處衆寡有定名其比較有定法如
春秋潘崇掌環列之尹如漢光祿勳諸郎謂之郎
衛職衛尉主衛士謂之兵衛職　或問宮正所謂
官府之在王宮者得非治職於王宮以給宿衛與
曰劉氏之說亦善劉氏曰宮內而有宮府者奉上
之物用有不可以遠者如膳夫宮伯庖人內饔玉
府之類是也次謂入次所以待宿息也舍謂入舍
所以待休沐也皆在宮中其人有時而衆寡不同
故時其增減而殺之　胡仁仲曰先王之制凡官
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
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奇
衺之民則是妃嬪與宮吏雜處而內外亂矣殊不
知宮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典婦功與絲典
枲染人履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室廬官署在內
雖在宮中不應與妃嬪雜處漢鄧通舍衛士廬周
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蓋此有兩
項一項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國子貴游爲之分

置八隅宮伯領之所謂掌王宮之士庶子至授八
次八舍之職是也一項是官府之在宮中徒役爲
之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職間環衛於區廬
以周王室宮正領之所謂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至
教之道藝是也大抵兩項人皆是環列之衛至於
人主切身侍御僕從却令掌於大僕兩屬於司馬
故宮伯所掌在漢時所謂郎衛宮正所掌在漢時
所謂兵衛固悉領於大宰至春秋時尤存其制如
潘崇爲大宰掌環列之尹是也　陳君舉曰漢制
猶有周官遺意以衛尉數衛兵如周宮宮正之職

伍拾肆冊 89版

以光祿勳掌郎從宿衛如宮伯之職而大司馬以
三公都試卿從羽林兩衛城門宮衛北門軍兵屬
焉近周制宮正宮伯之權統於小宰矣
爲之版以待
此以上是宮中職之要
夕擊柝而比之
二木相擊以示儆禁若後世之更點者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故者事之適至非常事也令者以其故命於在版
者宿者宿衛宿衛常事於有故而特云令宿何也

常事則番休更直有故則百官有司皆在焉如文
王世子云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
室是也比者比其人之在否
辨外內而時禁
辨外內外不干於內內不交於外時禁如擊柝在
夕振木鐸在春秋夜行則以燭之類以上是戒令
糾禁之節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治職業者已成見緒緒者成事之端也
稽之以徵其怠慢糾之使無差愚幾同察也幾其
出入之迹慎作止也均則無貧飭亷稱事所以勸
也四者之序先其事而後其食所以教也或曰稽
其在官之功緒以糾其德行幾其名籍之出入以
均其稍食
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
去者去其惡使不爲使之不爲是即去也淫過也
過則侵官怠慢也慢則曠職稽而得其功緒之淫
怠察見其出入之奇衺則去之以上一節是戒令

糾禁之目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會計也道者應事接物各有當行之法猶道路也
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會其什伍者比其衆寡
之目也二伍爲什則比於衆五人爲伍則比於寡
比亦附也教之道藝不徒會也會而計之使得有
比以相從更番上直遞休入學學在公宮南虎門
之左教有師保氏之官而宮正之戒令糾禁行焉
書曰綏友虎賁克用常人爲其常有常心也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有以導之正道也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月終則會以求月成歲終則會以攷歲成月會稍

食不月會則失出入之實歲會行事通一歲則見功狀之完稍食行事者互見其文會其行事不徒食也會其稍食以稱事也此一節是以比之目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宮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大事如小宰七事之屬無去所守守其常也無敢去者以從政也聽政令者無敢後也聽而後行無輕動也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春秋二時大火出入之候春火將出則以木鐸徇於王宮之宮府次舍使因火之出而有脩治焉懼其始出而暴怒秋而火入則又以木鐸警之使因火之入而有脩治焉懼其入而有餘烈鄭司農以讀春秋以木鐸脩火句禁凡邦之事蹕按云季春出火此用木鐸當時孟春脩者預爲之防也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凡邦之事合上文有故有大事言之也凡國有事而動官衆事在外則鳴蹕以止行人嚴清衛事在宮中廟中則執燭以察幽隱備非常此上皆時禁之目也　徐筠曰宮中掌王宮之戒令糾察自宮正至掌次凡三十官此王宮之宮也內宰掌王內之政令自內宰至夏采凡十九官此王內之官也大府至掌皮凡十一宮亦隸於王宮而皆總於大宰掌財賦出內之官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鍔曰士謂諸吏之適子庶謂諸吏之庶子　應龍曰伯亦長也士庶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子入衛王宮學以授其世業者管子曰處士於官府是也版猶名籍凡在版者謂在王宮又有公

族之正室支庶有國子之賢者能者有庶人之在屯衛者執技能者給役使者皆著其籍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政令者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也徒衆也所謂公徒役趨使也諸解俱以作徒役之事爲太子所用役自是諸子之職已上是職之綱凡諸官職首一節皆是提一官之大要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次者執掌所直舍者宿衛區分次如次於陛之次舍如舍於郊之舍鄭司農以在內爲次在外爲舍

皆是約而言之卽如康王卽位八人立於門堂階
垂可見八次之大略如漢掌張衡云兵衛八屯可
見八舍之遺意八次八舍之人各有所任之職所
執之事宮伯授之爲行其秩叙之事也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此作其徒役之事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秩者以位制祿均秩所以佐宮正之均其稍食也
叙者才氣等第也均叙佐宮正之稽其功緒也宮
伯月終歲終則均之宮正月終歲終則會之均者

乃齊整焉以待其會也夏時頒衣冬時頒裘若後
世之賦冬夏衣也 賈氏曰賦班也宮正會其行
事宮伯行其誅賞誅賞者大宰之法小宰所掌建
國之宮刑於此而行之也

周官集傳卷二終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膳言善也善牲肉以饌謂膳致滋味以進謂羞食飲膳羞總名養者奉養王之身體后世子者王之繼體及者致之道如養王之法凡飲食養陰氣飲養陽氣膳羞之物地產以養形天產以養精合天地陰陽之妙於割烹煎和之間順時令法造化輔血氣毓神明作陰德不使勝於陽作陽德不使勝於

陰致養於鼎俎之末端本於臣民之上膳夫掌之凡庖人所供內饔所辦外饔所陳亨人所執皆總其法太宰統之其於王身爲至切是所以保其身體厚爲輔翼而歸諸道者也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羞者致滋味之名百二十品者或云膮膷臐膮修之等雉兔鶉鴽鶂鷃蜩范芝栭之屬散見於禮記內則等篇中者愚謂當是六畜六獸六禽之物割烹煎和之異體名肉物之別族陳之爲百有二十之數

珍羞者膳羞之別名此一節釋上文四物之目也

膮許云反羊臐也膷許堯反豕臐也臐音香牛臐也鶂雅云鵪也鶉鵪蜩蟬也芝栭水芝栭蕈而實者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朝夕一殺牲而三時進之中夕食雖有備味之養不更殺也正鼎割烹之鼎陪鼎煎和之鼎俎以盛物取於鼎以實俎日唯一舉則不多殺鼎俎有數則不極肥甘之欲且以集九州四海之美味以天下養一人而必定其名物度數焉　鄭鍔曰案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耦者鼎俎以盛牲體牲

者動物之屬乎陽者也其數亦奇今則十有二何也攷於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八腊九所謂正鼎九也又有臐一臐一所謂陪鼎三也或九或三其數皆奇不以奇爲言而合之以十二者豈非以示人君之尊宜法天之故歟觀天子衣之十二章門之十二重馬之十二閑晃之十二旒則鼎俎之奇以十二爲言意可知矣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

鄭氏曰侑猶勸也應龍曰司樂王大食三侑是也
禮飲食有祭示有所先膳夫授所爲祭之物如殷
祭肝周祭肺是也祭所以仁鬼神也祭而食無終
食之間違仁也品者物品品嘗者物皆身嘗之
爲盡已之誠愛君之道也賈氏曰鄭司農云徹置
故處謂造食之處卽厨是也應龍曰徹而復於造
爲知其所嗜知其所廢也王昭禹曰王之食也以
禮而侑徹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也王之
所養蓋可知矣

王齊日三舉

三舉者非殺牲以養之謂也備品物之薦舉鼎俎
如朝食之禮者三盛典禮而薄滋味也所謂割不
正不食魚尾不盈尺不殺薄味以養神精意以致
純也此與下文一節言食之變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菑則
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不舉謂若殺禮而不備物聽樂爲自貶損如禮曰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後世亦有減膳徹樂
之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燕食猶燕飲食之禮所以親宗族兄弟四方賓客
也上文授祭是朝食有牲殺而祭也奉膳贊祭是
有燕禮而祭祭燕食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胖俎凡王之稍事設薦
脯醢
此賓客爲來助祭者稍事是待客之禮設薦脯是
待王之事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宰夫亦膳夫也王燕食則
奉膳贊祭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通爲饗燕之禮以

上四節亦通爲有賓客之事而掌食飲膳羞之目
也春秋傳魯公在齊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如晉
是齊以食大夫者待魯公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稱膳羞者示與王同牢而不特殺也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牲肉脯羞王以自養者養賢謂鼎肉也頒者膳夫
掌受命而頒之賜以君命將之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鄭鍔曰臣下有自祭其先而王賜之禽者既祭則

歸胙於王　應龍曰致膰如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是也祭畢則歸胙於君謂之致福致福者歸美報上之義受而膰之者享其誠以成其敬也少儀曰凡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膰於君子曰膰凡膰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之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者俎豕則以豕左肩五个者俎魚則以魚左肩三个者俎腊則以腊左肩一个者俎肵俎反俎豕俎魚俎腊俎皆進奠於俎南

周官集傳卷三　六

以摯見者亦如之

摯羣臣朝見所執者大宗伯以禽作六摯是也其羔雁雉鶩鴈之爲雖微物而百代不刊之典故亦授之以供王之膳致福者受君摯見者敬君也受之者享之也膳之者善之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歲終則會會其六穀六牲酒醬醯醢出入之數謂與下飲食之官爲長故當會也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蓋爲牲則會爲膳則不會庖人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唯膳不會未膳而爲禽則取之有司

者烏得不會唯其上之飲酒之出於酒府者不會不言世子者於此已見世子之文不重爲見也餕食侍食人子之事祭祀父母洗腆父母之慶不待舉其文而已見也何以見其上之酒非會也下文共其計是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應龍曰六獸鄭司農以爲麋鹿熊麑野豕兔康成以狼易熊干寶以麞易麑六禽司農以爲雁鶩鴈雉鳩鴿康成引末孕曰禽以爲羔豚犢麛雁雉愚按經曰大禽公之小禽私之當是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之大者曰六獸小而未孕者曰六禽至於狼兔之屬野物之數不啻於國獸人共之也此其物皆有名號物色凡經文多有一句之中自分綱目者類此庖人所辨名物與內饔不同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凡者發其凡死者此謂田漁所進之已殺者生全者按廣韻鱻亦作鮮凡此四物乾濕相資故名爲膳后世子不言薦爲有所從也

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法者式法也此卽所謂當獻之數也入者謂所屬
以所令之禽至則再以此法校數之出者謂致於
賓則又以此法比數之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
犢麋膳膏腥冬行鴈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膳不會

春宜羔豚物生而肥則膳以牛脂其臭香牛屬土
秋宜犢麋物成而充則膳以雞膏其臭腥雞屬木
夏宜腒鱐時熱而乾則膳以豕膏其臭臊豕屬北
方水冬宜鴈羽水涸而性定則膳以羊脂其臭羶
羊屬南方火上八物皆未孕之禽得四時之氣爲
尤盛爲人食之弗勝以下四物皆大獸之屬得四
氣之廢是以用休廢之脂和王相之物雞亦爲獸
者雞之類自分小大凡氣休王相乘爲得其宜此
凡共膳羞之法膏臊鄭司農云豕膏也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
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割以授烹煎之致和肉割而有體名烹而有肉物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刑脊肉膴膺肉胖破牲體之半或曰骨肉相半或

於物味詳於肉辨者各致其別識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陳敘設之也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賈氏曰俟待也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待膳夫
共王之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脤羊冷毛而羶
羶犬赤股而躁臊烏鰲色而沙鳴貙豕盲眡而交睫
腥馬黑脊而般臂蠉
鄭鍔曰辨者必辨毛色聲音之間鄭司農曰脤朽
木臭也謂若牛無事夜鳴者其肉如朽木臭鄭鍔
曰羊取柔毛者美若其毛本稀冷末毳結者其肉
必羶惡貙謂氣不通泄應龍曰豕聽物宜俯睛不
合望視而睫交今米猪在有之西臭之不可食
者此六牲之疵癘爲臭惡者不食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鄭鍔曰宗廟祭祀掌其割烹則事死如事生燕羣
臣而飲食亦掌其事君臣之禮不以宴而廢矣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刑脊肉膴膺肉胖破牲體之半或曰骨肉相半或

曰脯而不乾乾濕半之骨骨物鱻乾物待待膳夫之共王膳食則掌共羞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膳夫所掌饔人是供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殽饔饔食之事亦如之
饔食既聘而饔謂三饔三食三燕之禮殽饔致於館饔則王親饔之饔人掌如祭之事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鄭鍔曰錄其功而念其親則有時設盛禮以饗之必有名物烹人孰以授饔亦辨其名物以復之凡

重其爲死者之親也士庶子宮伯之所掌者錄其宿衛之勞則饗之亦如耆老孤子之禮 應龍曰
饗者祭畢而饗也禮曰春禘而秋嘗春享孤子秋
食耆老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師所以用衆役所以任衆凡師役必祭祭而饗食
如獻禽餼獸反勞還之屬則有獻賜或曰獻言祭
賜言饗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劉原父曰六牲大小不同則水火斯有其齊矣齊
數得所則生熟適中而不失其味焉 應龍曰凡
生物始殺而腥之在鑊體解而熟之在正鼎滋味
而煎和之在陪鼎各給其水火之齊齊者無過不
及之度
職外內饗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
賓客亦如之
職者以是爲任爨用水火由爨有烹煮之名烹者
孰之煮者孰芼辨膳羞之物皆饗人則解以授烹
必有名物烹人孰以授饗亦辨其名物以復之凡

也曰月令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政不必拘地官爲說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蕭香草以合黍稷馨聞達於墻屋茅苞茅三脊蒩蕭合黍稷祭脂以求神於陰王藉之間若甸場有蕭茅果蓏之屬皆培植時取以共祭祀之用野者甸師職在郊野在郊曰果桃李之屬在地曰蓏壺瓜之屬

喪事代王受眚烖

歐陽謙之曰佽師所掌乃耕藉之主爲粢盛之用此序官之法先親而後疎先內而後外

古人憂深慮遠於國家遭喪之後乃禱於神以爲前日之黍稷不馨所以獲罪於神者皆已之故非王之咎若降眚烖已當受之　應龍曰眚如目有赤眚之眚烖天地大烖代如以旦代某之身受眚烖弭後烖也此禱禳之事起於古人愛君忘身之義遂爲典故

王之同姓有皐則死刑焉

王同姓者有皐獄成則掌四者奉以適甸師氏刑於隱處不與同人慮兄弟也死刑二事　鄭鍔曰甸師掌耕藉與祭薦之物以奉宗廟刑之於甸地非特隱之又以明宗廟之法雖親有所不恕也或問甸師同姓死刑云二事何也曰王氏曰有罪謂犯五刑則刑殺不必市朝此言死刑焉謂死及肉刑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爨之事

左傳云其父析薪卽大木可析曰薪自然小者曰蒸應龍曰按膳夫掌飲食之官在內而於王身爲切者甸師代王耕藉之官在外而於王身爲切者此序官之法先親而後疎先內而後外

獸人掌罔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

結繩而爲網罔則佃漁之始制罔者罔田器之長也田獸田取獸物也辨其名物名者狼麋之等物者禽獸之異

春秋獻獸物

春秋溫涼適中萬物生成之時凡獸皆可用凡獻以充庖皆順四時之宜以輔四氣之贏不足

時田則守罔

時田者以時而田也古者非時不田守罔者獸之所聚有所辨擇取舍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四時之田各有名法三田之用各

稱其事不廢禮亦不暴天物故曰時田

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鄭司農曰及弊田植虞中於其中致禽而珥焉應龍曰注者欲其趨赴之速如水之就焉

龍曰珥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獻馘之謂鄭鍔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獻生獸

劉氏曰所獲生獸圈人育之於圈及其將用則獻人取之以共焉

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

共其死獸生獸之餘凡獸入於腊人乾其肉以爲

腊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獵之政令皆掌之則凡任獵之事者皆受政令焉

獻人掌以時獻爲梁

劉氏曰網罟所得曰獻斷而取之曰梁　應龍曰結繩爲罟偃水爲梁皆盡魚之法也故專官掌之以有禁令或問獻人掌以時漁爲梁賈鄭二說如何

鄭氏曰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賈氏曰以時者謂一歲三時取魚　賈曰鄭所引月令季冬命漁師取魚氏謂月令云是月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文句不同義非是焉按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爲梁乃季冬之時義固通但取魚不必季冬爲拘賈氏曰謂一歲三時取漁皆爲梁以時取之又不若鄭鍔之說爲通鄭鍔曰王之膳羞祭祀賓客之薦豈專於一冬哉所謂以時者有用之時不必冬之一時也

春獻王鮪

春獻鮪者國之典故有專名則他名不獻鄭鍔曰爾雅鮪頭尖如鐵口在頷下青黑色甲可治瘡大者不過七八尺

辨獻物爲蠯蜃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蠯蜃

物者名物鱻如春獻鮪之類蜃如夏行腒鱐之類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於玉府

鄭鍔曰漁者取魚受政令於獻人亦禀命而行則無數罟竭澤之害如是則鹽沼於物圉圉洋洋常有以共禮食而不闕矣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蠯蜃凡狸物春獻鼈蜃秋獻蠯魚

鄭鍔曰獻人爲梁鼈人用籍取魚以時　應龍曰

以時籍取而時獻之魚雜藏之魚如鮨之屬

祭祀共蠯蠃以授醢人

螺蚌互物蛾子理物授以爲醢是皆宗廟之好羞

與故所爲　鄭鍔曰三者物之微而祭祀亦用何也蓋先王之祭內盡志外盡物物之微者無所不盡然後見其誠非爲飲食之道也記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殆謂是類爾

掌凡邦之籍事

凡當用籍者悉掌其事　歐陽謙之曰經嫌互物包括未盡故於官末言凡以包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臘胖之事

掌田獸之肉乾之以共用脯腊臘胖之名物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臘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

腊凡乾肉之事

豆脯豆實薦羞之實四者舉其概言凡者舉其所列之物言共者各有司取以共王之用

醫師掌醫之政令

政令如下文分治稽制之等亦若采取炮煉治療之方也

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療治諸毒之藥如寒暑毒諸物毒之屬醫以藥爲主聚者俱收並蓄收之萬里之外蓄之百年之上共者待用無遺取給於顚沛之際活人於呼吸之頃　愚按舊以毒藥爲五毒謂藥之物恒多毒非也本草所載藥之無毒者居多此是言攻毒之毒如言水鑑乃盛水之鑑又如食玉乃食用之玉物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

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言王國中之政則四方以是爲法

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伊川程氏曰醫以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爲上若不幸十人皆死病則如之何但知可治與不可治治證分明十人皆中卽爲上　應龍曰醫師類王宮之官而職掌止及民物何也爲臣子者善則歸君疾病惡也爲嫌有指斥故惟陳治法而泯於言隱然有忠愛之意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劉氏曰食醫者通知食物冷熱之性有所抑有所

惡　鄭鍔曰人徒知病生於血氣之不調而不知

實生於飲食之過度藥之醫也醫於已病之後食

之醫也醫於未病之前應龍曰夔人所和調五味

之和以致口體之養食醫所和調四氣之和以助

陰陽之理其功在變理之末百羞百醬舉成數言

之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

得以放王而自養焉

醬飲之屬皆性熱故宜涼宜寒凡調和之法必取

正於四時者象天之四氣生成萬物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

劉氏曰人者五行秀氣所結而成故其五臟五事

應於四時五行以春多酸以養肝夏多苦以養心

秋多辛以養肺冬多鹹以養腎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秫犬宜粱鴈宜

麥魚宜苽

齊也和也會也皆調一之義四氣適時爲齊五味

合調爲和二物相成爲會膳牛羊之屬食黍稷之

屬　鄭鍔曰稌米之生於水也應龍曰稌雖胡也鄭鍔曰苽米之生於水也應龍曰

凡十有二物各以溫熱之性相配以氣味相成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君子以位言放者由是推而放之君子與王其貴

賤之分爲不同而所以養生之理則未嘗異故皆

得以放王而自養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

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鍔曰孟子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凡疾病起於

陰陽之偏勝抑其有餘而養其不足二者適平則

疾自愈矣四時皆有癘疾至冬時有嗽上氣疾癘

者陰陽乖沴之氣在人爲疾冬之時陰上陽下陰

陽相逆於心肺之間其疾爲嗽則上攻而喘急應

龍曰春四時之首陽氣上行首爲諸陽之所聚氣

不和則有頭首酸削之疾夏時陽已極陰始生氣

不和則有痟疥之疾秋時陰陽之氣不平陰盛陽

伏氣不和則有瘧寒之疾冬時陰已極陽始生氣

不和則爲噦上氣喘逆之疾由四氣之代謝不齊五行之克制不當失風雨寒暑之序乖陰陽燥濕之宜相傳而成四者之疾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劉氏曰人五臟根自五行其氣有不足而爲病也故可以五穀五味養之氣既平病既却斯可矣不已則有偏盛偏盛而不容於衆則反傷焉是故五行有相生五臟亦相生五行有相剋五臟亦相勝其傷而疾病也或養其母而子自安其盛而偏也

或養其傷而盛自抑此五味五穀五藥迭相爲用循環相生而養人和平不復爲病也應龍曰五味五穀五藥各有酸苦辛甘鹹之味養者以五行之生尅觀五臟之藏不足或養其母以固其子或養其子以安其母治國者德不足輔之以刑治病者穀不足鑒之以藥醫書曰酸以收之辛以散之苦以泄之甘以潤之鹹以耎之氣充之五穀五藥各因五味以達其藏亦養病之大略也

血氣偏負之所致五味在五藥之中見之節者酸收辛散之等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兩者開塞也變者失其常也賈氏曰九竅之開是

其常參者驗九竅之變與不變而以九藏之動參之也參之以九藏之動者三部六脈三三成九所謂三診九候也寸關尺浮中沈

入於醫師

鄭鍔曰此言分而治之則中士八人自分爲至於因醫以至死或非因醫而自終其天年使各書其所以而不同之狀史記所載淳于意對治疾之狀是已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腫瘜腫潰膿血出金刃創折骨傷損治上四傷用

下四劑祝者祝也古醫經祝由科是也謂若頭傷不任用藥或在肓膜不任劀殺則以術攝五行之氣祝之藥用五藥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深入曰攻凡瘍蘊毒而成必以毒攻去之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醫書云精不足養之以氣形不足養之以味瘍者血氣偏負之所致五味在五藥之中見之節者酸收辛散之等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

養劑以滑養竅

木堅類骨金柔類筋潤下類脉炎上類火肉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竅如地之有空五氣行焉故利之以滑六者皆以類相從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四瘍之外凡有瘍者皆受藥雖治法有四齊之殊而必以藥爲之主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灌之以藥劑節之以馳驟灌之求其病行以致其遠動其氣而視其脉觀其所發而養其所偏負慶鄭曰瘀血周作張脉債與是所發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鄭氏曰獸之數不一其當醫者必有用之獸漢張里以馬醫而擊鐘黃憲乃牛醫子則獸醫其爲牛馬設歟民之病與瘍則列爲二獸之疾與瘍則一醫而兼療君子之行仁固有等差　應龍曰古者聖人仁民而愛物又立之獸醫以弭物之癘懼其及人也其政令視人爲有等然欲其生而惡其死一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劉氏曰政令謂凡酒之材用法式出入之政令式五齊三酒四飲和合醞造之式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古無私飲凡飲必在公雖農事畢而飲如七月之詩曰曰殺羔羊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公堂爲州黨之學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五曰沈齊

辨此五次成熟之節一節爲一齊齊成卽可飲

鄭鍔曰沈則不泛矣自泛而之醴自醴而之盎自盎而之緹自緹而之沈非唯色不同也味亦不同也非唯厚薄之不同也清濁亦不同焉其齊不同不可不辨故使酒正辨之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鍔曰昔之爲言宿昔之意清酒其色清明禮記所謂醆酒況於清醆酒盎齊美清酒人以清酒況之則知清酒之爲清矣（醆音仄產反況音況）歐陽謙之曰事

酒或是專爲一事而造之酒或是四時祭祀貴其
專特爲事而作酒故特以事名則昔酒清酒酒人
歲計則常作之酒也不然清酒昔酒意不相屬矣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漿人共王之六飲入於酒府此四飲有清而無水
涼醴者清卽爲涼醴則在五齊之中水則玄水故
酒正四飲不更著其名漿者米汁相載而爲漿漿
而成醴醴而沸之曰清投以薄粥曰酏酏而沸之
曰醫四飲者五齊之始也三酒者五齊之終也三
酒五齊沸而後用若四飲則以久近共化之齊
取足而無乏爾　歐陽地山曰五齊三酒分而言

三酒共人事爲燕飲之用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
之飲與其酒
劉氏曰饌謂飲時所薦應龍曰饌其食也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
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以法共五齊三酒者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
酒以三酒沸鬱鬯五齊而用之如郊特牲所云縮
酌用茅以下是也八尊者彝爲上也尊次之罍爲
下也八尊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獻

酌縮酌泲酌修酌酌之名儀禮勺三酌實於尊中
及九獻九酌之類酌之六彝六尊二罍之屬謂之
器器之升斗廣狹謂之量如勺一升爵一升之類
鄭鍔曰八尊之實本以祀神不以飲也三酒之
用則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飲諸臣貴其有飲而
不欲其嗛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
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爲副貳小祭度用
一尊則用一尊以爲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
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等降然要之皆有酌數
取足而無乏爾　歐陽地山曰五齊三酒分而言
之齊爲五齊酒爲三酒統而言之齊可以亦謂之
酒也唯齊酒不貳蓋所以指五齊而謂之酒也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
使其士奉之
酏而沸之清者爲醫滓濁爲糟士其貳也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者
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計者計其數度此計字爲膳夫解中酒會飲不會
之徵
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

法有尊卑勞佚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秩常給也書契者書其常數於契以授之使受於酒府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周家酒政嚴故日入月入必於小卿聽其成若要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會則冢宰受之式者節財用之式誅賞者治官府之法歲終則會雖共王燕飲之酒其出於酒府亦

有計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已共而飲則不當會

徐筠曰酒之有禁不見之於酒官何哉禁飲酒於市有司虩之職隸於地官幾酒謹酒有萍氏之屬職屬於司寇司虩乃市官之屬與民相親萍氏乃刑官之屬有刑可禁酒正以下則大抵女酒女漿奄奚之類皆王宮之官與民不相親但主乎爲酒此其所以不掌其禁令而第掌乎酒之政令耳

酒人掌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

鄭鍔曰凡事共酒則不一事也事不止於一皆共其酒　歐陽謙之曰酒人之所共酒有只共酒而不奉之者有共而奉之者有共酒以牲者所謂共酒者酒人但共其酒而奉其事者蓋不與焉是蓋酒正之所掌如王日飲三酒之饌王燕飲之酒賓客之禮酒饗士庶子者老孤子之酒皆入其酒於酒正之官長而聽酒正之官長自處酒人但共其物而已所以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大總言之也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宮中祭祀共之以役世婦在外之祭祀亦以酒共之以酒從往之皆非自往也致禮於賓客亦使人以酒從往之禮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共賓客之稍禮

鄭鍔曰六飲要之於利渴而已應龍曰漿人掌漿職屬於司寇司虩乃市官之屬與民相親萍氏乃刑官之屬有刑可禁酒正以下則大抵女酒女漿奄奚之類皆王宮之官與民不相親但主乎爲酒此其所以不掌其禁令而第掌乎酒之政令耳

先之以水貴本始也由水用米米汁相載謂之漱反代醫米暫化汁向渾而謂之醴醴而沸之爲涼投以薄粥曰酏酏而沸之清曰醫或曰涼者糗飯雜水則凡漿之屬皆然曰若今寒粥則酏其中也古者壺漿以此今飲之以新陳相克化飲者壺漿又曰重醷曰濫溫其涼乎曰醷曰黍酏醫酏同音爾　按內則言

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凊醴醫醴糟而奉之
夫人后也周官稱后又曰夫人猶稱太子又曰世子也蓋周建國之初據典故舊文雜見爾覩前兼有凊醴猶彼云四飲此云六飲也此漿人專職故於飲之名物爲詳舉其文以互相足或問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子也諸家說皆不明言夫人后也按玉人云夫人以勞諸侯鄭康成於玉人注內亦言之但不明爾
凡飲共之
歐陽謙之曰凡國事有用飲者皆共之不必專指

王也
凌人掌冰
或問凌人掌冰政注云故書正爲政句當作掌冰句何也曰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義固通但以正連歲作正歲正今從賈鄭說其掌冰爲句
以表夏正文義尤爲明順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斬謂鑿取也歐陽謙之曰三其凌者是必三處爲冰室一處所藏或曰消釋尙有二處未必皆得消釋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醬之酒醴亦如之
劉氏曰春氣尙溫所以防饐敗也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夷猶大也
夏頒冰掌事秋刷
頒以賜食祿之家刷除其舊俟更納新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八籩下四物皆魚歐陽氏謂籩中所載往往可食者魚內生鱐似非籩中之物當攷朝事朝踐朝獻爲互文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薥榛實
先朝食爲末食時則此饋食爲食時所進 劉氏曰饋食者朝踐後體解牛羊犬豕烹而熟之將獻時后先獻籩八豆八以配王之薦熟也尸未入室之前王與后再醴齊以獻謂之饋食也
加籩之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
內宗云掌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籩盛禮者也
蓋籩之實糗餌粉餈

羞致滋味若中夕食所進者二物四列按儀禮少牢賓長致爵受酢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此四說附見於此愚謂籩豆之設共凡王之饋食饗燕皆共如天子二十有六豆是也四籩之實類見內則不必專歸之祭祀若止爲祭祀則下文不當重出賓祀之目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詩云籩豆有踐賓客之謂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

酏豆實不曰豆人而曰醢人籩豆本一物而有竹木陶鑄之異故以醢記曰恒言醢陸產之物也加豆之實如下文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凡醢皆淹久之物菹猶苴也說文曰菹酢菜也玉篇曰酢酸也肉物曰醢有骨曰臡八豆之實韭也昌蒲根也蔓菁也茆也醓肉汁也麋麋也鹿輔陽麋輔陰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蜃蚔醢豚拍魚

醢

應龍曰先王之制飲食其取物也類有食以助養者食其受二氣之先者食其惡以示戒者食其有害民物者皆有典故故禮曰可食也不可好也

芹廣韻水菜食之宜大夫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劉氏曰酏食者酒浚諸粉以爲食也糝食者米糝合漬諸肉菜以爲食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

禮曰醢醬處內醢醬者食之主也酏陳味鹹醢味酢又曰五齊七菹於醢人爲醢在醢人爲醢醬其總名

凡事共醢

醢醢之物凡言共者入於膳夫而共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四方所產百事所用有若散形飴之別有受入共鬻之法是爲政令徐氏音辨曰本草戎鹽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

幕人掌共巾幕

巾幕以覆爲用巾是幕之物幕者巾之事

祭祀以疏布幕八尊

聶氏禮圖曰此巾用二尺二寸之幅而圓也 應龍曰巾疏不畫貴其質也八尊通六尊二罍言也記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八尊名見司尊彝

以畫布巾幕六彝凡王巾皆黼

畫以雲氣貴臭也布精然後可畫蓋尊布疏則畫巾布精可知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歐陽謙之曰修者灑掃糞除之事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漏井通而流之匽瀦四壅聚之井匽相受井有去故維新之義匽有納淤藏疾之象惡臭者不蠲之積也除其不潔以致其潔除其不蠲所以去惡臭也於以潔寢處而通壅滯道血氣以交神明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沐浴之處必爲井匽沐用潘浴用湯潘淅米汁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

林氏曰再重則內外環固矣 應龍曰梐猶蔽也如今鹿角欄杈之屬

設車宮轅門爲壝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

詩所謂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若兵衛輩是也

凡舍事則掌之

會同之外凡舍事悉掌之又按王宮五門王行所在亦如之梐枑一也所以外護車宮梐枑以內方三百步環以車爲車宮車宮轅門又以外衛壇壝轅門之內環以壝壝若今小墻四面爲門謂爲壝

宮壝宮戟門戟門之內達於九十六尺之壇壇三成幕人掌次之官供張帷幕於此四旁曰帷謂爲帷宮四門立旌旌者王遊幸所載由旌門而入至於王所環衛左右則武士掌直如二人之說然則大旅上帝均言昊天上帝又何嫌乎以秦幷執戈上刃夾兩階陛當升降之道亦謂之門此爲昊天上帝彼爲五帝乎

此爲備五門之制王行所居爲止若宿則供張又隨事而異省置亦隨地而異已矣

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綏大喪共帷幕帟綏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孤卿降於諸侯矣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掌次掌王次之簿以待張事

不言幕案則無矣

王曰次者王盛主如日在天雖光輝無有不照而行必有十二辰之次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王大旅上帝則張瑮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旅眡孤卿尸則眡王

歐陽地山曰王大旅於上帝鄭氏謂祭天於圜丘無所經據然其爲祭天一也雖大旅非圜丘之事不妨作圜丘之事其張設與此同也宗伯國有大

周官集傳卷三終

大府掌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九貢五等諸侯所貢九賦餙服九等之賦九功萬
民九職之所成者九職事也九功功也掌其副書
以爲受給之契要頒分也辨三入之貨賄分二府
而受之貨自然之物金玉之屬歸之受藏之府賄
人爲之物布帛之屬歸之受用之府受入爲藏出
給爲用貨兼有賄如兵器之屬其入亦在受藏之
給爲用貨兼有賄如兵器之屬其入亦在受藏之

數賄兼有貨如金玉財物其出亦在受用之數於
文皆爲互見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
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之用以待賓
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
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官府都鄙之吏及百執事之人掌國中四郊家邑
邦甸邦縣邦都及關市山澤幣餘之賦者各以其
所征之財至而受之中古書授與受通禮文義多如此凡分授其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九職所成自閭師所任入等之貢也充實也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以九式用九貢而有餘者則以共玩好之用玩好
者四海之巨麗千古之典刑玩之可以知戒好之
可以比德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凡九式之用先以九賦取給故九賦無餘財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玉府貴重掌凡美物之蓄藏而玉爲之良歐陽地

山曰有司所用一不取於玉府意者玉府王之私藏若後世之內藏庫是也王之食曰玉食王之語曰玉音王之府曰玉府宜矣玩者目之所好好者心之所說兵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器若金鐘九鼎玉律歌器之屬賈氏曰器者赤刀宏璧琬琰之屬良貨賄則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藏者大府所頒而藏之　林之奇曰書曰玩物喪志而玉府掌玩好何也蓋玩好人情所不免先王爲之法度以節之則無溺於玩好矣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服玉王禮服所用之玉佩玉常所佩者珠大珠玉類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王齊則共食玉

齊者所以齊一其心志致精致純以交於神明也　林氏之奇曰齊則食之所以助氣體精純之養應龍曰惟辟玉食韋氏曰玉食珍異之食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柣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槃如少者奉槃之槃敦者對也其形東西相對古者以槃盛水則珠飾之以教盛食則玉飾之珠陰

精所生玉陽精所化以二器之精物爲器示潔一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林氏曰所謂獻者諸侯之職獻其國所有之物也則玉府受而藏之應龍曰王之獻謂諸侯獻王如賜賓而云賓賜獻王而云王獻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九式曰好用大府曰賜予此合而言之曰好賜謂所賜皆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物故玉府共之蓋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以內府所受好賜則內府共之用緐則典緐共之用枲則典枲之王昭禹曰好用出於王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

典絲云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授之典枲賜予亦如之蓋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以內府所受好賜則內府共之用緐則典緐共之用枲則典枲共之若此之類固非一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用加用五兵之物則必有軍旅之事用禮樂之器則必有祭祀之事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故曰大事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齒象齒革皮革熊羆狐貍之屬或問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鄭注以爲王獻遺諸侯何也曰歐陽氏之辨詳矣歐陽氏曰凡王之獻若曰王所受諸侯之獻下於上曰獻上於下爲賜三尺童子知之名分所係不可移也如宋朝富弼奉使爭獻納二字而鄭氏謂王所以獻遺諸侯果何據乎鄭意特拘於內府凡四方幣獻之說嫌於與玉府同獨不思所謂獻有玉府所當受者有內府所當受者鄭說拘牽不通莫此爲甚非惟文義不明混惑後學而輕於立爲淆亂名分之論以開僭竊之端不可不深辨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使者受王所以遺諸侯之物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好卽好用之式賜予亦與賓客羣臣爲好所用者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其文義亦與王及冢宰廢置一也好賜之事具在九式凡王事皆冢宰詔贊而佐之非王有好賜予冢宰亦又有一種好賜予

如廢置非王有廢置冢宰又別有一種廢置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瀆者

鄭錫曰周家之財賦大抵出於九貢九賦九功至於帛布之入則如載師所言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如閭師所言凡無職出夫布與夫紿布質布罰布屨布之類則出於布而已　王氏曰百物者百工之質凡國家營作器物以所受之布共給之有官府之常法者給非常法者不給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衣服常服也齎資也三宮衣服之用五禮幣齎之用與賜予之用卽上文共其百物以待邦用之目

財者言其布也用者言其用也三等衣服五等幣資及其賜予者言其所共物之事緒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上文五禮皆大事也何云小用云小用者共其工事之資爾工事小事故云小用稱凡者何上云百物其名未究故稱凡以總之　鄭鍔曰王或賜予而用泉布又邦之小用費財不甚多者皆受於此信夫周家邦布之入寡不若內府貨賄之多矣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爲用則會爲服不會曰唯王及后者尊之也不言

世子從父母可知也或問外府即賄之府內府即貨之府布是布帛之總名謂布爲女功之始也

司會掌邦之士與八濛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鍔曰小宰掌典法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會又掌逆治無以異於小宰何也嘗攷司會以中大夫下大夫爲之掌天下之大計而爲計官之長欲括天下之財用而會計其數不可不掌典法則之貳也小宰執其貳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動搖其已成之法而司會則鉤攷之官掌其

貳以會天下之財其語雖同其事則異也

以九貢之濛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濛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濛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濛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四者之法及書契版圖在大宰之官府別有副書主天下大計之官以逆羣吏之治狀以聽其會計之事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徐氏音辨曰互交相也　林氏曰要者一月之計也應龍曰參互者以舊章額數與入數出數又以在官者及在甲在乙者三者相參兩者相互而考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廢置王法也以當詔告於王者贊冢宰以詔告焉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濛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九正即九賦正者征也有事而後有式九事即九式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此序其財之目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天道尚有積差況吏治乎財者財物若九職所就者器若禮樂器械若兵器農器如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之類田野一夫百畝之數夫家三人二人之數六畜若二疏五雜之數以及山林川澤廣狹高下之數徵令稅斂之事天地之間財有定數不在民則在官可逆

彼以知此　歐陽氏曰民財欲知其數則民之貧富可知此聖人富之之意也器械知其數蓋車輦兵器之屬也小司徒登其車輦遂人簡其兵器蓋可見矣田野之數孟子所謂土地闢田野治土地荒蕪田野不闢今計其數欲知其闢且治者有幾也荒蕪且不治有幾也夫家之數則鄉遂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此聖人庶之之意也山林川澤鄭說然矣以此數者參互而考之則吏治之善否可見而暴征橫斂之病民者可以悉考而除之矣

凡稅斂掌事者受濛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

攷焉

法者十一十二十而三二十而五之法事成而入其最要則受其貳以考知其治狀此所以受其攷焉

幣之故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林氏曰先王之賦民皆有職各以其物當賦以便其出賦之人則職內於邦賦之入則必辨其財用之物不亦宜乎　應龍曰總者事之綱準入知出之物不亦宜乎　應龍曰職內掌賦入非受藏之府蓋主其物數者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蓋財用之數入於職內者其數如此而職歲之出數又如此官府之用數又如此驗其同否庶幾於財用之際無所欺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

鄭鍔曰職歲之官專以掌財賦之出者也不謂之職出而謂之職歲者蓋出財當以歲計也總計一年所出之數知其有餘不足然後冢宰於歲之杪得以制用焉此名官以職歲之意也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也此敘而授之者何職在掌出故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歐陽謙之曰出財之式灋在職歲故凡諸官之授用之所掌出財之式法以參贊會事則所出之成數有定而用財數可見矣　應龍曰歲會掌於大宰其書則掌於司會而司會或不知其出之式法

故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職歲則以式法與職內同贊司會而已先王經天下之政莫重於理財凡有所用必有其式凡有所治必有其法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劉氏曰官府都鄙或月或歲皆積羨餘及凡用邦財以興事役者則有餘物皆謂之幣則掌斂而聚之也歐陽謙之曰職幣所掌之式法即大府職歲之式灋也大府之頒財於官府既授之以式灋諸官府之出財用又復受式灋於職歲今職幣復案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

鄭鍔曰秋則獵田之時獸之方殺者衆於是而斂皮冬則堅凝之時革乾者堅於是而斂革共其毳毛為氈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方治皮為革時得其毳毛可為氈貯之以待祭祀賓客會同田役共氈案之屬

丙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丙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書典故也版名籍也圖地圖也書以治政令版以

均稍食圖以便人民之所居法者所以治之均之分之則人民者士庶子宿衛之等及王內之官屬閽寺奄奚工賈府史胥徒之類

以陰禮教六宮

劉氏曰六宮主王后也而三夫人在焉后雖尊而四德甚備不敢忘於聽學者日新其德業以爲六宮之範故詩稱尊敬師傅言告言歸者以爲后妃之美周公所以擇下大夫之賢以爲內宰而教成王之后者此書其實也

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漆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之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鄭鍔曰周制自王后六服而下等降上下固有常制不可紊也上僭之禍率起於衣服之間衛剌嬖衣謂其服之不正耳奇衺謂妖衺巫術以自衒媚應龍曰奇觚則怪而不常衺僻則媚而不正如漢武帝後宮爲方術所惑致巫蠱之禍作猶起也已成爲功已作爲緒林氏曰展其功緒所以核其事也或曰二貳也貳者佐佑六宮爲聽從於人之事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此皆教嬪御之事也凡祭宗祀廟王既祼王出迎

牲於祭祀若有間然后而從祼不令閒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獻也及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以瑤爵亞獻其爵以瑤爲飾瑤次玉者曰贊者非內宰自贊之乃上文以陰禮教之目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皆禮之敘教之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稚之種而獻之于王

次三市之次敘三市之治敘肆賈人所居設也置也正也陳也皆始立之名案律歷五量禽合升斗斛左氏齊四量豆區釜鍾布帛廣狹之幅曰淳長短之制曰制　林氏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市之所在天下之民不求而自來

天下之物不求而自至度量之不明涪制之不正則何以立民信而使之無欺歟出其度量涪制則民信立而三尺童子過市莫之或欺矣應龍曰陰禮者祭地示之禮也林氏曰祭始立市者報本反始之義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徵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

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者者固不可使人得而犯之也此所以使內豎踶焉應龍曰內人出自禁中故以童子爲之踶而寺人爲之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

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鄭鍔曰禁令者其所當爲宜有以令之其所不當爲宜有以禁之應龍曰內人弔臨爲有所受命而

立婦學之法大槩謂可當九御之敘者非色取也取於有德有言有容有功謂之賢才謂之淑女則可以其時其敘進而在御應在天之運備從人之道成陰陽化育之功立萬世人極之本夫以時則不亂以敘則無妬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又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此爲行中度聲中律容有禮事有功時稱而敘順則天下無私禮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若徒致詳於九九而御以爲敘一月再周以爲時而不求之於四德之學非周禮也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贊薦而爲之徹

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九嬪從后如卿從王敘哭猶御敘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槩爲齍盛及祭之日沈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

鄭鍔曰王之后宮雖六而王之燕息別有寢寢有后宮以燕息是故自后而下各以時而御見於燕寢之中卑者先進以法月方生之明尊者後進以法月既盈之盛女御掌之欲其進見有先後之序也

凡祭祀贊世婦

鄭鍔曰世婦於祭祀時或帥女宮以共役或沈陳女宮之具蓋其事甚繁女御則佐而助之故曰凡祭祀贊世婦

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大記注曰翣以本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而兩頭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即畫翣其餘各如其象即黼翣黻翣畫翣柄長五尺車行使持之而從以障車既窆樹于壙中障柩徐氏音辨曰以布覆之爲方扇之狀持以從柩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若祭市祭先蠶之類而禱祠若疾病求瘳若祠高禖之類女子聰明通鬼神示之居能祝事者后從王祭祀則女祝從后如王之有大祝小祝也

六其一爲正寢其五爲燕寢也嘗考周制王不就

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

時者謂四時有乖沴之氣爲疾殃則以四者之事除之四者如後世以桃茢祓除不祥之類　鄭鍔

曰男覡于冬則堂贈于春則招弭事殆類此聖人豈不知巫祝之非正倘有招梗禳者蓋人之精爽或失其正則淫厲之物得以乘隙而入以致疫殃故巫祝之類亦不可無非以爲致福之由也亦欲以除疾殃而已故於男巫則曰以除疾病女巫則曰以除疾殃　歐陽氏曰禱祠以除疾殃事雖茫昧然坐視疾殃之至而付之於無如之何聖賢之用心蓋不如是也周公代王之事其用心亦可見矣女祝任招梗禳禬之職其招者一而梗禳者三而又專爲疾殃而爲之亦可見徵福之意簡而除患之心切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禮陰禮職婦職史掌文書凡內治之政令皆有其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言不見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故知典婦功所授嬪婦乃九職之嬪婦也

凡后之事以禮從

以達陰禮以法記動之史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謂法者其資用及成就舊數嬪婦凡九職之嬪婦此嬪婦乃外工言及以殊之內人內工也曰女工之事齎者齎爲資若絲枲之類鄭氏以嬪婦爲九嬪世婦諸人多從之愚謂不然鄭鍔曰內宰作之以二事九嬪教之以婦功典婦功授之以事齎音咨必有以授之於其始乃可以責之於其終也或問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集傳所釋嬪婦不取古註鄭說而併鄭鍔之論不取何也　鄭鍔曰言嬪卽世婦也彼皆學女功於九嬪也言婦卽世婦也彼皆學女功於宮中則宜給以布帛之資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也上言嬪婦下言內人非王宮之嬪婦而誰歟　曰王宮之九嬪世婦比隆卿大夫之職有婦功則從后夫人之後按內宰以作二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言不見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故知典婦功所授嬪婦乃九職之嬪婦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

良善也賈者別其直也揭者題署以表物也辨其苦良則苦功良功各歸所典比其小大則尺度中

數若不中數各以數分此皆賈之事也凡賈始入而揭者時賈也謂所授之物有毀入資則如初之賈獻功又賈揭之者校之資本相當與否且以待頒也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鄭鍔曰其精者以共王及后之用其餘則頒之於內府

內府者以其良貨賄之所藏故也內宰言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此言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者內宰則佐后宮官之長故得以行賞罰典婦功掌頒事賈則定其賈可矣至於賞罰不得與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

鄭鍔曰辨其物而定其價則綿帛苦良各隨其所宜授以本物則有司不得以苦易良以賤貿貴受賜者亦得以露上之賜矣應龍曰歲常入之絲或貢或買或以當賦入者故各以其物識其賈而表出之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劉氏曰繡文組織以機杼染元黃各有所宜之時須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歐陽氏曰案典婦功有工四人有六工六十人是所謂內外工也不必言外工嬪婦內工女御也應龍曰內工王內之人物者女工合用之財資也歐陽氏曰所謂以物授之者著其名物以授之防其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物材之美者功者因其材而成功或問典絲良功之說北海鄭氏與鄭司農說各異如何曰二說各爲一義皆通但司農之說只從經文良工釋尤

善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名以其物會之

徐氏音辨曰纊綿也

典枲掌布縷縷紵　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布絲縷紵四等成就布三十升縷十五升布而抽其半縷績紡所謂紵白而疎鬣者麻始刈穫之材草葛蕺之屬麻草之物初治而爲紵再治成縷三治之成縷粗疏之布僅及十五升布之半四成之精而十五升三十升至三十升布之極善矣頒功

以其度授資以其物　王氏曰故書齎爲資當以故書爲正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苦言物材之粗者良功亦入於典婦者若供朝衣冠之布及帷幄幕之屬拔諸解例以苦良之苦爲麤監不供上用非也詩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后妃何嘗不服粗綌之衣良當是物質自然之美用力省而成功者苦是女工勞苦所就者如銘曰桑蠶苦女工難之義謂若麻冕禮也用三十升布

其經二百四十縷爲細密而難成今也純儉純絲也用功省約而易就此卽苦良之辨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林氏曰以翟之羽毛揮散而明故以翬名之以翟之形體搖揚而飛故以搖名之　聶氏圖說展衣白此亦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得服之

徐氏音辨曰褕如廟反狄純也褕也皆訓緣蓋黑衣以繒爲褕以其有褕故謂之純衣　林氏曰先王冕立於阼夫人副褕立於東房蓋上公與王同服袞冕則上公之夫人宜與后同服褕衣也下而侯伯子男之夫人亦有用屈狄之制其意亦同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九嬪世婦當賓祭從后者命婦兼內外言之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髽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掌凡染事

染絲先染後織染帛先織後染暴練者練其素而暴之玄纁者天地之色纁絳也染用石物考工記鍾氏染纁夏者備五色謂之夏翟染之擬五色之

羽爲深淺之度春溫宜練夏暑熱潤宜湛研秋水清大備五色冬水凝涸而獻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應龍曰服三翟皆用副衣展用編衣褖用次笄衡唯施於三翟鞠衣則無衡矣命婦衣之鞠衣展者服編衣褖者服次笄長尺有二寸純用三采瑱以

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屨事省故通任王及后之用曰服屨者屨稱其服冕服赤舄皮弁白舄冠弁黑舄褖衣玄舄揄翟青舄闕翟赤舄　林氏曰繶者屨相接之縫也應龍曰其飾用對方之色者繡飾之用相生之色者繡飾之　歐陽謙之曰掌屨之官以王與后之屨而兼掌之可見其事簡而爲屨之制畧矣以元袞赤舄與赤舄凡之言觀之則舄之制自赤舄之外不見其有異色則赤舄爲王之舄黑舄爲后之舄亦不辨而明矣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周官集傳卷四終

周官集傳卷五

元　毛應龍　撰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四時之和爲春禮之用在和故其掌禮之官謂之春官宗主也伯夷典禮曰秩宗言禮有秩序而是官實爲之主故名曰宗伯長也於四時之官爲長故名曰伯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鄭鍔曰先王於六宮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內宰以掌其治又立世婦掌之世婦是其嚴者蓋內小宰之治其政所以整齊之於內世婦掌其禮所以詔相之於外而肅其治此家齊而國始治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府四人史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

韎韐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七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詩云鼗鼓有奭左傳云鼗韋之跗注皆以鼗爲赤色之韋東夷之樂名曰鼗意其舞者亦衣赤色之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詩云鼗鼓有奭左傳云鼗韋之跗注皆以爲赤色之韋東夷之樂名曰鼗意其舞者亦衣羽衣

矢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七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自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上世聖人其智非不足以立事也猶取信于卜筮何耶以爲人之於事不能無心惟其有心故是非吉凶有時而差若聖人則何心之有雖牲賈生知亦不自以爲明而取決于此誠以託于無心爾故設大卜爲之長使筮龜筮之占焉若夫卜占之官以大卜爲之長使筮人屬焉說者謂龜者象也筮者數也數生於有象

之後故有筮人有占夢而其書則皆掌於此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洪範所謂擇立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此占人也易曰占事知來則占者所以預言其未來之應驗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四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鍔曰或謂天文之學有疊璚背穴抱珥虹蜺以占休咎聖人作經乃設官以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無乃災異之學歟以春秋考之夫子作經二百四十年間豈無祥瑞可書耶然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以爲政失于此則變現于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明君思咎則禍除而福生于天人之變現安得恝然而不爲意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照臨下土若爲陰陽之氣所侵則明夷矣明君忌之故設官以眡祲

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歐陽謙之曰巾車所掌是政令凡車之政令皆掌之不掌其物也典路乃是掌王及后之車用說之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鄭鍔曰治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人君所以爲天下歸往者以爲天地人神之主而已故欲建保邦國莫大於能主其祭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遲月速五行散行不一故列宿爲經五星爲緯
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孔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故謂之辰正月會亥其辰爲大梁
訾二月會戌其辰爲降婁三月會酉其辰爲大梁
四月會申其辰爲寔沈五月會未爲鶉首六月會午爲鶉火七月會巳爲鶉尾八月會辰爲壽星九月會卯爲大火十月會寅爲析木十一月會丑爲

星紀十二月會子爲元枵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　應龍曰日陰陽之精氣也五星五行之精氣也在天爲七政成造化示吉凶祀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鄭鍔曰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民所瞻仰而在祀典者也以其體之同乎天不可得而親也必以臭而達之故用實柴實牲燔柴則氣臭上達矣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麗乎上而照臨乎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雖麗乎上而用事於人間不得以比日月星辰之尊以氣達之不必實牲故用槱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謂積薪以燔不受牲體也故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徐氏音辨曰披牲胃曰疈磔之曰辜林氏曰疈者以疈而別之辜者辜而磔之四方百物若郊牲特所謂八蜡以記四方祭百種以報齋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歐陽公唐禮樂志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諦祫之義而志議

之事恐其節文畧殊非禘祫之禮比也古禮既亡不可知之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祼爲重

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林氏曰春享則品物少而文詞多冬享則以物之備而可進者衆也故謂之烝　程氏易傳曰升九二爭乃利用礿曰礿祭之簡質者也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礿祭曰礿薄祭也　應龍曰帝王爲天地神祇之主事莫重於祭祀舜典肆

伍拾肆册 89版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六宗三
昭三穆也羣神凡天神地元人鬼之在祀典者皆
是也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自昊天上
帝以至先王之六享皆類上帝也禋六宗也自日
月星辰風雨以至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則望
山川也徧羣神也大宗伯之所掌卽舜秩宗之所
典與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
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林氏曰凶以天哉言札以民病言　徐氏音辨曰

傳閔元年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簡書同惡相
恤之謂也齊人救邢二年狄入衛齊侯使公子無
虧戍漕歸公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與門材此恤
禮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三山劉氏曰賓禮者天子爲主而用是禮以待諸
侯之來見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
也

歐陽謙之曰古者所以臨其民者自五人爲伍起
之凡受田起役調兵分土無不本於是焉是所以
總謂之軍禮同之也　林氏曰大役以築作爲主

以嘉禮親萬民
禮者天地之節文兄弟也男女也朋友故舊賓客
也同姓異姓親疏也所以有是品節之文皆出於
人心自然之善非以人之不欲者强之也以此而
親萬民蓋因其所欲之善而文之則教親睦之道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鄭鍔曰文王能親親以睦詩人作伐木之詩以美
之不及其他惟曰醽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而已幽王不能親
醽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而已則宗族兄
弟之親以飲食之禮爲主可知

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
鄭鍔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以親男女

之情冠則以成男女之德故冠而字之所以成之也男冠而女笄言冠不言笄男帥女而行從可知也昏禮男親迎女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親之也親也者親之也非昏禮則男女不親非冠禮則無以成男女成人之道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鍔曰說者見定王謂士會之語以爲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會燕之與饗禮各有施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盛以脤器則謂之脤祭餘胖肉則謂之膰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徐氏音辨曰徒贊其喜曰慶加物曰賀宣十一年楚子責申叔時曰汝獨不慶寡人高帝紀曰賀錢萬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

鄭鍔曰王之上士三命已有列位於朝矣公侯伯之士再命子男之卿亦再命雖已受元冕之服未得有位於朝是之謂受位也

四命受器

鄭鍔曰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爲先祿成曰大夫稱家正謂此耳然禮運又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

則於子男之國爲大夫於公侯伯之國爲士始爲正吏受王官之職是之謂受職也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卿大夫士必命於天子而受職事焉不然皆府史胥徒之類也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韓厥獻齊捷于周王勿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予一人而辱伯舅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此可以見諸侯之强大夫且不命不受職子天子而王國猶能援典章之舊以責之則周公所以馭天下之諸侯雖一命之微一職之細必受于天子而不得以自便

焉則其所以明分守嚴等威以維持封建之法使人長久之而不壞者於此亦可畧見其微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鄭鍔曰王之上士三命已有列位於朝矣公侯伯之士再命子男之卿亦再命雖已受元冕之服未得敘位于王朝惟加以三命則于公侯伯爲卿始得有位於朝是之謂受位也

四命受器

鄭鍔曰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爲先祿成曰大夫稱家正謂此耳然禮運又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

禮也是謂亂國儒者遂疑其說愚以爲有王朝之
大夫有諸侯之大夫其名同其命異故有當造當
假之殊公侯伯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以自
造若公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則假用也周宜
不假是爲僭禮豈不謂之亂國乎曲禮曰無田祿
者不設祭器指此再命之大夫耳

五命賜則

則八則也五命爲子男之君賜以治都鄙之法則
或問五命賜則古注鄭氏與鄭鍔說同否鄭氏曰
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鄭鍔曰太宰
以八則治都鄙竊意公侯伯之孤四命矣加以五

命爲子男之君賜以此八則使比王畿都鄙之長
數益外爲子男之君校其劇等正與都鄙之長同
也曰都鄙之采地有三等家邑附內縣都附外太
宰六典經邦國邦國謂諸侯之國都鄙有先君之
廟曰都而未成國二鄭之說一也

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四命以上言受則以授官之有常法授其人之當
受者而已五命以下言賜則非待于上意之所與
不可得而賜也至於八命九命特以作言作如作
之君作之師任大責重足以當之而後可故特言
作牧作伯所以重其事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差謂差別尊卑貴賤而各從其等等之則不至於
混淆貴賤不同所執自異六瑞者所以表其隆殺
而等之也

王執鎮圭

聶氏圖孔義曰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
寸半又注云尹拙議以圭鎮用五采組約中央以
備失墜

公執桓圭

徐氏音辨曰桓之謂桓或謂大宗伯公執桓圭而

射人之官又言三公執璧何也曰三山鄭鍔之說
明矣其說謂三上公在外則其勢與諸侯並並則
欲辨等故所執者圭在朝賓射之時其勢當異于
常時故特執璧所以異于于男者特不琢蒲璧爲
飾耳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徐氏音辨曰躬人形其直曰信其鞠躬者曰躬
歐陽謙之曰侯伯雖同於七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又同而孟子之說則曰侯一位伯一位其
命數禮儀皆同而位則有異將何以別之哉無以

別之則分守不明而等威無間矣故侯伯之爵同
于七命而所執之圭不可以同子七寸是以于琮
飾之間少異於信屈之制而尊卑之分不期辨而
自辨聖人明分之嚴幾微之際不敢失者如此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歐陽謙之曰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其制異其
飾聊以致子男之辨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鄭鍔曰摯必稱德諸臣用禽徵且賤也觀所摯之
禽有大小則德之小大其義自見而其等降自明
矣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
執雞
少師少傅少保謂之三孤則三公之貳也與命曰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鄭鍔曰雞知
時警旦風雨不渝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玄色在緅緇之間畫繢之事曰北方謂之
黑　應龍曰詩傳云璜爲珩下之飾有穿孔骨縈
以蒼璧禮天
聶氏圖曰璧圜徑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
璞云肉邊也孔好也好三寸肉兩邊各三寸共九
寸
以黃琮禮地
琮瑞玉大八寸其狀外八角而中虛圜象地之言宗
八方所宗德象地　鄭鍔曰畫繢之事曰土以黃
其象方
以青圭禮東方
剡上曰圭
以赤琥禮南方
鄭鍔曰畫繢之事曰南方謂之赤
以白琥禮西方
鄭鍔曰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畫
繢之事曰西方謂之白　應龍曰說文發兵瑞玉
爲琥
以玄璜禮北方
鄭鍔曰玄色在緅緇之間畫繢之事曰北方謂之
黑　應龍曰詩傳云璜爲珩下之飾有穿孔骨縈
之處故太公得而釣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鄭鍔曰說者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應龍曰愚以爲太宗伯之用蒼璧禮神之玉而典瑞所云祀神之玉也周公植璧秉圭大宗伯所用者植璧也典瑞所用者秉圭也　歐陽謙之曰天地之際即冬至夏至大祭也四方之祭即月令四時迎氣之祭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

劉氏曰王之大社主四方土地　歐陽謙之曰邦國都家鄉邑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朱氏曰旅祭名

國都家鄉邑皆有祭祀之事邦國外之諸侯也都家王子弟公卿大夫食邑也　鄭氏說都家之鄉邑與歐陽謙之說不同鄭氏曰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歐陽謙之曰鄉六鄉邑六遂及公邑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鄭鍔曰王之祼賓客上公再侯伯子男一后亞王之禮當后之亞祼也內宰贊之

故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若后有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之

故而不與祼賓客之事

禮儀要必自宗伯而頒之不得以自爲也此說爲

為言承乏以往也言酌鬱鬯載于瑤瓚往而禮賓也后與賓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政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爲言也此承上文后王不與之下當爲攝

王后祼賓客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五帝乃五氣之神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是也或問兆五帝於四郊或以爲五人帝如何曰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方之神五方之神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故知迎氣在四郊是迎五天帝而配以五人帝以五人臣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歐陽謙之曰放之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然四望之地已是山林之大者蓋有方所可言而山川丘陵墳衍則是山川之小者疑若所在不一非有方所可指者也然考之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他九州莫不有山澤川浸焉意者所謂山川丘陵墳衍皆如職方所載有方所可指者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則自四望之外無所不祭則所謂山川丘陵墳衍則除四望之外有方所可指而祭者也若泛祭山川丘陵墳衍則恐所在不一非可以各因其方而兆之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鄭鍔曰天子之廟三昭三穆外有二祧朱氏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昭之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共居一垣之內而九分其地正北爲太祖廟始封之君居之正東爲昭廟之一二世之君居之正西爲穆廟之一而三世居之東南爲昭廟之二而四世居之西南爲穆廟之二而五世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一世而一遷焉及其祫祭于太廟之室則毀廟之主與羣廟之主合食敘尊卑故太祖東向爲最

尊而羣昭皆南向羣穆皆北向者取其向明
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義各有取
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
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否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七世之君立則二世祧四世爲昭之一
矣六世爲昭之二矣八世之君立則三世祧而五
世爲穆之一七世爲穆之二矣蓋昭者祔則穆者
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
以孫子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爲穆考成王
稱武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
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弊之名物

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
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鍔曰賞賜出於人君一時之喜而宗伯掌其禮
若賜上公則當以九爲節若賜侯伯則以七爲節
之類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六祭祀省牲眡滌濯祭
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大貞卜國之事卜大事必用帛以禮神　鄭鍔曰
詔大祝使爲玉幣之美名玉之號曰嘉玉帛之號
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于神庶乎傻句

之不余欺而已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贊則饋大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鄭鍔曰祭祀則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后以璋瓚酌而亞祼禮賓客亦送小宗伯於當祼之時送二祼以授王與后后之祼內宰贊之小宗伯特奉瓚而進使及時爾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

郊遂頒禽

既祭然後頒禽則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也

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元王崩大肆以秬鬯洎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說文浴尸曰洎謂之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爲祔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哉

周官集傳卷五終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展器陳告備者展省視之也陳列也省視其器陳列而實之既訖乃告具備又曰小宗伯詔相祭祀

之次禮肆師是宗伯之次禮之小者在所相而治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鍔曰凡兆中廟中禁令無所不掌則四郊四望四類之祀宗廟昭穆之禁皆使人不敢犯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林氏曰禮成謂自始及終其禮成矣而無虧也

大賓客涖筵凡築鬻贊祼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頗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禷及郊大喪大涖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掔之杖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茇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歐陽謙之曰使禮官往相其所以治喪之禮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禮有本有文治其禮儀者禮之文也左傳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二十五年予大叔見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大叔曰是儀也非禮也按正義曰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儀未是禮故曰儀非禮也此禮儀之辨

肆師禮官之屬所治者禮之儀凡禮事之文物度數升降揖讓之文關於國之大事則從其長佐贊之若事之小則專掌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瓚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洗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狸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舜之卒徹而飲之

祼說文灌祭也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

鬯人掌共柜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禁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黍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鬱鬯凡王之齊事共其柜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或問玉鬯柜鬯鬱鬯同異如何曰按說文鬯以秬鬯以柜釀鬱金芬芳攸服以降神增韻云柜黑黍鬯香草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氣香芬調鬯故謂之柜鬯以韻文推之香草似即是鬱金以按鄭氏云柜鬯以韻文推之鬱和鬯蕭和黍稷鬯白是一物又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先王煮以合鬯意者所謂玉鬯者鬯以柜釀鬱鬯者鬯以鬱釀是所以用不同與徐氏辨曰瓢匏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呼旦警起以祭祀尤當致嚴故首言之歐陽謙之曰凡國事爲期則百官請時期于上也則告之時以雞人掌警旦之事因使以時告期百官焉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鄭鍔曰釁禮之事謂物新成則必釁以除去不祥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尊彝名見小宗伯下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鴈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聶氏圖說曰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皆祼神坐　應龍曰詩所謂籩豆有踐註踐陳列也鄭司農曰獻讀爲犧鄭鍔曰本戲字訛傳鄭明仲爲犧犧與戲同音

圖詳曰犧尊刻金牛之形於上兩象尊一盛醴齊象尊刻象形於上兩象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　聶氏圖曰六尊之下皆言有罍此六罍

在六尊之間以盛三酒比於六尊設之稍遠郭璞曰彝與罍皆盛酒尊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鄭明仲曰禮書言罍畫雲雷之狀然莫知雷作何狀今察器中有作鬼伐鼓之狀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雷雲相間之飾如𠃌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古雷字也古文回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聲皆一𠃌相問乃所謂雲雷之象　聶氏圖曰弆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聶氏圖曰虎彝畫虎於尊盛明水蜼彝盛鬱鬯爾雅注云雌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獵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兩卽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雨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　聶氏圖曰山罍一盛玄酒一盛盎齊　歐陽謙之曰宗廟之祭蓋用九獻之禮王祼一后祼二王朝獻三后亞王朝獻四王再獻爲五后亞王再獻爲六尸既食後王酳尸爲七后亞王酳爲八諸臣又亞后酳尸爲九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沸酌凡酒修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鄭鍔曰修卽修治之義何必改字凡酒用以酳尸則尸飲之用以獻人則人飲之必當修治使之明潔然後可酌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繅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聶氏圖曰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徐氏音義曰莞蒲之細者也在地曰筵筵上曰席紛者織成以緣筵　林氏曰畫皇以爲純也又曰黼純畫黼以爲純也左右玉几以玉飾几設於左右也　鄭氏曰禮記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此莞筵繅席次席乃三重何也以書考之其設席皆以數重席爲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爲五重則與禮記之言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爲五則下文諸侯之席亦重可知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歐陽謙之曰祀先王昨席疑只一事蓋祀先王之
時受胙曾之席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
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林氏曰承賓事之大猶承神也故筵國賓于牖前
則亦如之而已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在阼階賓
在戶牖則此謂筵國賓于牖前者豈非設几筵于
戶牖之前歟　徐氏音辨曰彤丹漆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歐陽謙之曰甸役二事也有大甸有大役鄭師之

官四時之甸則以大旗致之遂人之官若起野役
則以大旗致之大旗者所謂熊虎爲旗也則甸役
之席用熊焉亦其宜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
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聶氏圖曰經所云左右玉几者玉皆立不坐設左
右玉几者優至尊也祀先王惟言昨席不言几左
者王憑之右者神所依詳經義則以生人几在左
鬼神几在右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

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
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上春贊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
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
鄭鍔曰始祖受命于天以有天下所傳之物守藏
于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考小司寇之職孟冬祠司民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
職春官司祿之職跌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

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
司祿祿之言穀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
寇獻之王受之而登于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
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生以
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歲于天府宜矣必
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
司祿者制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與穀數
多寡皆可以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
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
以養民祖廟以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　林氏曰

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爲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卽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爲此者非他爲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爲平歲之經制故爾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爲太平之要務此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于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於用周公書之于冊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答北宮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之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維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故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尤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

龔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絜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與天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爲安矣　鄭鍔曰說者謂卿大夫賢能之書獻之天王王登于天府不言于此何耶徐氏以爲民穀者所資以爲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以與寶鼎等非所以爲守之之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歐陽謙之曰天府所藏玉鎮玉器蓋古器所以爲鎮者非所以爲用者也典瑞所藏玉瑞玉器蓋所以爲用者非所以爲鎮者也二官所掌自不同不必合而言之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聶氏圖曰孔義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又註云尹拙議以圭鎮用五采組約中央以備失墜徐氏音辨曰瑑刻成圻鄂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必四圭者象天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

之意也冬至圜丘以此祀之上帝者天之五帝爲天地之佐豈其用與天同耶蓋唯旅時用之祀則不用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蒼璧者禮神之玉也四圭有邸者祀神之玉也故蒼璧者曰禮天而四圭有邸則謂之祀天於天如此則地可知矣夏至祭地以此祀之亦以旅四望豈四鎮五嶽四瀆之神皆用哉亦旅則用祀則不用

疏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禷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聶氏圖曰此一圭宜於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色白　鄭氏圖曰日月天類也必一圭邸璧聶氏圖曰向上謂之出半璧曰璋其璋首邪卻之今從下自邸向上總邪却之名爲刻而出也色白應龍曰造賓客謂賓客至館時造館致飧飧納稟食也贈則使還時出郊而郊賜贈賄等以璋邸射而將之亦欵以致命爾山川地類也其位在于四方而四方之諸侯所以扞蔽外亦山川之象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郟凶荒

信也乃以玉作土圭以致日月四時之景必以歷象日月敬授人時又作璇璣以齊七政未以爲象璇璣行度符合然後寒暑分至不差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林氏曰牙璋琢以爲牙之文有噬嗑之用焉出征也則以之起軍旅而討有罪守國也則以之治兵守而防患難

疏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殮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賈氏曰玉人造此璧時應圜圜徑九寸今減廣一

寸以長上下之衮一寸則上下廣有八寸故曰其衮一尺而廣狹焉此璧羨天子以爲量物之度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言凡者非特大祭祀大旅大賓客之事而已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予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林氏曰先王之時典命之職修而命數之所以加者上不可以僭下下不可以僭上後世采菽之詩作以思古其言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而春秋之書冰錫命以示識則典命所掌詔可廢哉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聶氏圖曰大裘者黑羔裘　鄭鍔曰先公比先王爲尊享先王以九章而享先公以七章者非以爲先王有天下而禮隆先公爲諸侯而禮殺良由其

所服者七章之鷩冕故王亦服以祭不敢以冕服臨之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

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
陳序
聶氏圖曰斬者不緝也齊者緝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
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
而守其厲禁而譏之
外祀國外之祀在四郊如四望四類與丘陵墳衍
之屬皆是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

祧勦堊之既祭則藏其壻與其情與其服
鄭氏曰修除勦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
主勦堊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饔
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
罰之凡王后有撰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
外宮者世婦掌之
拜說文本作撵從手㚔㚔音忽進趨之疾也故拜
從之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
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
窆遂爲之尸
劉氏曰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如管叔蔡叔之類
自絕於先王故棄之而不入域也以其忠義而死
於王者則謂之有功既入兆域又居前列所以勸
也
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

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踖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踖均其禁

隧說文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鄭氏曰厲壁限遮列處劉氏曰謂外域爲遮列防

盜賊及牛羊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趨其事

劉氏曰職喪掌諸侯卿大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儀廣殽廣稍葬祭祼含百禮皆有定法不可過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鍔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立政政者教養之方勸沮之術也必掌成均之法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語樂舞則成均乃習學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他樂之法無與可知或問學校之教莫備於周而其制不見於周禮據祭義云天子設四學豈周制與祭義本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山堂章氏云天子大學在內者三小學在外者一虞庠是也又按陸氏禮象據大戴禮賈誼之說則以東學爲東序南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大學爲辟雍此五學在內者皆大學也愚曰按陳氏禮書據祭義之說周設四代之學以爲辟雍居中要知周之學大率與明堂不相遠辟雍回環皆水故入東

學入西學入南學入北學王國之學在公宮南之左乃是在門左此是通上下之制相附近庶人之十五家之閭塾亦然若在郊者亦在郊門之南也所以便入學者之往來爾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頒分也周五學之制辟雍居中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學禮處瞽宗學書處上庠學干戈處東序學樂處成均此周制也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程子曰不倚之謂中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鍔曰國子者異時爲公卿大夫奉命周旋出入專對之人也一語一言不可以不和故以樂而教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鍔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賓客揖讓升降以行禮者也容儀不可以不中節故必教之以舞也　熊氏曰周人備六代之舞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大咸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周樂也　賈氏曰案律歷志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八八上生下生盡于中呂陰陽生于黃鍾始于左旋八八爲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以下皆然是八八爲位蓋象八風也朱氏鑑最灣而應鍾極清所以旋相爲宮而接其聲之上下　王昭禹曰宮商角徵羽所謂五聲也清濁以協歌之上下　林氏曰大合樂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備也　歐陽氏曰此總言樂之功用也　鄭氏謂徧用六代之樂則六變八變九變是也亨祀之樂則分樂而序之以下是也何能一處作樂而洽之哉蓋用樂非一時也

修而用之堯作大章復修用咸池以備樂愚按周禮於堯不稱大章而稱大咸猶周人不獨教周之大舞而教六樂貴備也咸池象地水周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元大磬舜樂磬紹也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紹堯之業舜齊七政摩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大夏禹樂夏大也元命包云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大濩一曰晉湯樂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鄭鍔曰樂一成爲變 劉氏曰索鬼神而致百物

則變六代之樂及隨其方用其律而宮者也故五變而五畫可得而致五土之示可得而禮六變而後象物可來天神可降 鄭鍔曰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一變二變之時也亦意其來格遲速之期不過如此而已苟執文以求其必然則迂僞而不經也八蜡之祭飛走浮沉高下尊卑之神悉索而祭之以見仁之至義之盡也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咸池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凡樂圜鍾卽夾鍾也 徐氏音辨曰夾鍾而謂之圜鍾以爲天宮天體圜也以理推之天積陽以成體故其角徵羽用三陽之律 何也初六律配乾故黃鍾爲九二姑洗爲九三蕤賓爲九四夷則爲九五無射爲上九六呂爲六二應鍾爲六三大呂爲六四夾鍾爲六五中呂爲上六六求天宮之類而以黃鍾太簇姑洗爲角徵羽則乾初九九二九三之三陽也 王氏曰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雷鼓雷鼗皆八而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劉氏曰六變者雲門之樂一終

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徐氏音辨曰林鍾而謂之函鍾以其爲地宮地容也地以資生爲功故其角徵羽用相生之律 何也凡律起于黃鍾九寸其三分益一爲上生下生黃鍾下生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下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求地宮之類而以太簇姑洗南呂爲角徵羽則以函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故也 劉氏曰咸池之樂蓋八變而一終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徐氏音辨曰黃鍾爲人宮人道交功勳成故其角徵羽用相合之律何也如子母相合如夫婦合姑洗南呂之合若黃鍾大呂之合無射夾鍾之合太簇應鍾之合故也王氏曰聲陽也以陰竹則陰和于陽所以致鬼劉氏曰九韶者韶九變而一終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鄭鍔曰先王之於祭祀也將以格神元必假聲音之美也

王出入則令奏肆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尸出入之時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所當奏之樂皆有以令之則樂之序不爽而所奏各得其宜矣有九夏此所奏者三夏王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而入廟門乞祭而出廟門皆奏王夏蓋歌王之德爲其大也始迎尸而入終迎尸而出皆奏肆夏尸者先祖之象也肆遂也安也王昭再曰直自遂謂之肆尸以象神奏肆夏以樂之欲其神之安肆也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碩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宗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也劉氏曰九夏乃有聲無辭者或問大司樂九夏注疏以爲頌詩篇臨江劉氏不取其說何邪曰歐陽謙之辨之當矣劉氏鍾師擊鍾鼓奏九夏鄭賈皆以九夏爲頌詩之篇左傳金奏肆夏之三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肆夏云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者乃有聲無辭者歐陽謙之曰朱氏華黍詩傳曰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華黍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然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以此攷之則肆夏之義

臨江劉氏之說誠足以明注疏之謬而祛强引頌詩之惑矣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饗賓無迎牲之理不迎牲則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爾祭有入牲之禮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以盡祀先之心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禮主人不當告于賓客故無迎牲之事然先王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歐陽氏曰王之出射禮拜而出于虞庠也王之將入行射禮而入於虞庠也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澤廢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膳夫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鍾鼓樂器之大所以稱大食之禮也

周官集傳卷六終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聶氏圖曰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舞者所執羽舞鄭註曰析白羽爲之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者所持以指麾又蔽翳其身也形如帗

鄭司農曰干舞者兵舞執干以爲武舞也人舞者手舞劉氏曰謂執羽以爲文舞四夷來王之舞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

爲節

鄭鍔曰此皆王出迎賓之時所奏名曰肆夏則以安肆爲義行則緩而安肆也名曰采薺則以齊速爲義趨則急而齊速也在堂則賓已近故速若在車上則行趨然亦在車而謂之行謂之趨者蓋言所奏之遲速與行趨時無異也又曰環拜盛禮鍾鼓盛樂也而之盛者必用盛樂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鄭鍔曰射者何以觀何以射蓋言應節之難也天子五節以聽四節以射其詩則貍首也大夫士一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采蘋采蘩也　按射義注云騶虞

采蘋采蘩詩篇名貍首逸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歐陽氏曰凡聲音之正百器物之備鉄時節之先後舞列之謹怠凡屬於樂事者無非樂政也則無非樂師之所當治矣　鄭鍔曰國之小事或有當用樂者令奏樂者鍾鼓不當用者不令之則不敢奏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鄭鍔曰入學頒學均謂之學也一字之義分而爲二經旨不然也質之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次知以爲入學頒學者無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

判縣士植埴排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鄭鍔曰陽律則順而左旋陰呂則逆而右轉進陽退陰故迎而與之合也大師以十二管吹而求其合方其未得所合則陽自爲陽陰自爲陰樂聲無自能合及其吹而合之則黃鍾與大呂配太簇與應鍾合姑洗蕤賓而南呂應蕤賓奏而林鍾從由是天地神人皆可得而感動之六呂亦名六同謂同乎陽也又名六間謂間於陰陽之間也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鄭鍔曰六律六同已合則必以五聲文之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言用五聲以相雜使如錦繡之成文也　司馬氏樂書註曰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是金金爲決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爲劣比事爲優故云清濁中民之象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鄭鍔曰如當用樂則鳴鼓以召學士詔曰大胥所鼓徵以警聚也　歐陽氏曰大胥所職蓋無與於宮中而云宮中之事竊意宮字當爲宮字序宮中之事序次其一官所掌之事也士師云掌官之政令與此意同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頗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擬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

作樂也必大胥比之展之何也大胥掌習舞者此之合樂其爲學士習舞而設故耶

鄭鍔曰大胥掌樂之官欲其俱在焉故須此展省之然後可以作樂之器欲其俱備焉故須此展省之然後可以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大司樂

鄭鍔曰學士自能合及其吹而合之則黃鍾與大呂配太簇與應鍾合姑洗蕤賓而林鍾從由是天地神人皆可得而感動之六呂亦名六同謂同乎陽也又名六間謂間於陰陽之間也

凡國之大事致學士

鄭鍔曰學士自能合及其吹而合之則黃鍾與大呂配太簇與應鍾合姑洗蕤賓而林鍾從由是天地神人皆可得而感動之六呂亦名六同謂同乎陽也又名六間謂間於陰陽之間也

事弦用五十四絲羽爲水最清物之象弦用四十八絲　或問六律六同相合相生之義鄭鍔曰黃鍾者言陽氣始萌於黃泉之宮旋布種地也大呂言陽氣大旅助乎陽以牙物也太簇言陽氣太簇出乎地也夾鍾言夾助乎陽以宣乎種物也亦謂之國鍾爲以圜丘之樂宮取天體之圓以言之也小呂言陰氣旅助乎陽始萌而尚小亦謂之中呂言至此地爲陰陽之中處也雜繇也賓尊也言陽氣導陰氣而氣養萬物也函鍾即林鍾也林君也君氣繇陽若主也種物也又謂之函鍾言地道之

能包容也夷則言陽氣正法度使陰夷則傷物也南呂言陰氣助陽而任成萬物也南任也又言南方之功成於此也無射言陽氣成物終而復始無有厭射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而閉藏種物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歐陽氏曰教六詩未必即是教之歌詩也以風賦比興雅頌之義教之爾故瞽矇以歌詩爲賦而不知其義得無如齊高厚之歌詩不類者乎

大祭祀帥瞽登歌命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輞

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林氏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簫管弦歌

孔氏曰柷以合樂敔以止樂　聶氏圖曰爾雅註云簫二十三管風俗通云舜作簫以象鳳翼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

歐陽氏曰擊拊應鼓歌三事小師之職也以登歌下管徹爲節也大祭祀大饗太師鼓輞以引樂小祭祀小樂事則小師鼓輞以引樂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鍔曰古之王者作樂必欲審聽其音非好樂也蓋將以知政爾聽必使瞽矇者謂其收視於內不亂於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以

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者是故闔者使守門
時者使守積聾者使司視而瞽者使司聽茲又不
忍棄人之仁心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鄭鍔曰諷誦詩及世奠繫則鼓琴瑟以屬之使聽
者既聞其聲又達其意當諷詩而鼓琴所以平和
君心也其心和平則聞規戒不惟不怒且又樂而
無倦也或謂先王使公卿大夫各致其規警諷諫
非不足以聞過彼微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
世帝繫耶愚謂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

則其聞也入必深所樂在是所聞必詳因觀樂之
時得規戒之益其效捷於卿大夫之諫非以爲朝
廷百辟無能誦前代之事以論興衰也所謂瞽矇
誦詩之諫見於此矣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鄭鍔曰九德之歌夏書九功之可歌者也六詩之
歌風賦比興雅頌之聲以役大師聽從其令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鄭鍔曰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用三百
人以扶之其眡明瞭又明者也播鼗本瞽矇事爲
其無目故用眡瞭先播之使聞皆言播鼗有先後
也又曰列於東方謂之笙磬東物生之地取物所
由生之義列於西方謂之頌磬西物成功可歌之
義眡瞭或擊其東或擊其西

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鄭鍔曰大師知音然目不明於眡故爲之正其序
又曰相瞽瞭以升堂

大喪歛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
亦如之

歐陽氏曰賓射皆奏其鍾鼓言皆則賓客與射爲
兩事言其則鍾鼓眡瞭自作也凡樂事有令之者
又有奏之者又有作之者經中言奏皆是舉起引
發而使他人作之之意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
爲樂器凡聲高聲硜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欹
達聲贏微聲鎩回聲衍侈聲筰narrow聲籧篨疏
石

鄭鍔曰律呂之數皆起於黃鍾因黃鍾之數以求
長短多少則律呂由是生矣律呂不和則聲必至
於不和而制氣則爲聲之病是故有大高大正或

碾或緩之失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鄭鍔曰陂謂偏陂則其聲散而不收又曰十二辰零鍾其形不甚圓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鄭鍔曰用十二律以爲之數度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爲之齊量則大小輕重由此而準或厚或薄或高或下由數度之不審也以是病而求之得其聲矣或侈或弇或陗或回由齊量之或差也以是病而求之得其制矣如是而爲樂器

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九夏之樂其所謂金奏之樂乎後世承訛襲舛而以諸夏爲詩篇何也

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笛管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聃氏曰諸管參差亦如鳥翼聃氏圖曰笛者滌也所以滌蕩邪穢也　徐氏音辨曰樂地曰春樂記曰迅疾以雅疏云雅樂名舞者迅疾奏此雅器以節之也

凡祭祀興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
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歐陽氏曰或不用備樂只用鍾與笙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
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
守鼜亦如之大喪歐其樂器奉而藏之

歐陽謙之曰凡軍之夜三鼜蓋鼓人軍旅夜鼓鼜
是也皆鼓之蓋鎛師以鼓警發鼓人鼓之也守鼜
者蓋掌鼓所謂夜三鼜以號戒是也亦如之亦如
軍旅三鼜皆先鎛師鼓之而後有鼓鼜者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鍔曰或謂四夷之樂東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韎東方之樂名設官以掌之何也愚以象胥之官推之象胥譯四夷之語者也其文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以是知周家之德能致四夷明矣至於樂則止有韎師鞮以三方之樂不作於祭祀之時而東夷之樂爲近正故奏之也何則東夷孔子之所欲居且爲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氣可知不可獨設官以教之歟祭祀舞韎樂明其得遠夷之歡心以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賓客作燕樂之時旄人則用其所習之散樂夷樂而舞之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歐陽氏曰鼓羽籥之舞亦當如鼓金奏之類使之聽鼓聲而爲舞之節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鄭鍔曰周之先公開國于豳教民稼穡予天時寒暑之事備於七月詩而謂之豳風至於成王王業

大備念其祖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皆以豳風詩從事故用豳籥名官殆猶齊竽趙瑟秦缶皆其國之所尚也以籥而吹豳詩殆尤瑟之曲笛之羿也然所掌者乃用土鼓土鼓伊耆氏之樂也伊耆氏即神農始教民耕者也周人以先世開國以農不敢忘王事之始由是設籥章之官專掌土鼓而用豳國之籥所吹皆豳國之音不忘本也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朱氏詩傳曰周禮所謂豳雅王氏謂亡之或疑即楚茨以下四篇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也歐陽

氏曰田畯之義當從爾雅爲正或以爲先教田者或以爲田大夫未必經意也

雅雅者常也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王氏以爲亡朱氏詩傳曰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王氏以爲亡之或疑即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未知是否　或問杜氏引郊特牲蜡祭十二月鄭氏謂十二月建亥之月賈氏取月令爲證如何曰周以建子爲正而月數未嘗改也七月之詩月數皆夏時也孟冬祈來年亦猶社日卜來歲皆所重歲事而爲早計爾

韎韐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之用以樂神祇燕樂用之以明盛德之所致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鄭鍔曰庸器者紀功之器也經曰民功曰庸樂器則國所自造之器也而庸器者則王者有救民之功然後得此器二器雖在所藏而所以示後古者以救民之功爲主祖先傳之後世以爲榮子孫守

而不墜以爲之寶故特以名官也

及祭祀牽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

大喪窆筍虡

爾雅云木謂之虡所以挂鍾磬者也　鄭鍔曰樂器必用筍虡以縣之此以掌藏樂器爲職故凡祭祀時則牽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爾陳于祭祀之時以表先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也陳於饗食賓射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爲國之華也

司干掌舞器

歐陽氏曰名官以司干而以掌舞器爲職則所謂于戚羽籥之具宜無所不掌矣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歐陽謙之曰祭祀之時必待舞者皆陳列就位而後以其器授之賓其整肅也

大卜掌三兆之瘳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朱氏曰周代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而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歐陽謙之曰三夢之法皆占夢之書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鄭鍔曰其經運十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其別九十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于夢故三夢占書名之曰運或問大卜云其經運十鄭氏注改運爲煇之說何如曰此經言掌夢之法故鄭說爲非鄭鍔曰視祲有十煇之法此曰旁之氣十煇者日之煇光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安有改運字以爲煇邪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鄭鍔曰使掌北門之管而或誘秦以伐鄭約晉伐狄而或有二心於狄則人不可以輕與謀者始翻議以立事吉凶悔吝由動乃生作內作外吉凶不一則謀事之始宜致其審果者進退未決而求其決也當斷不斷或有受其亂之悔宜進不進或失投機之會則行事之不果爾至者會言近止而人或過期欲有不往而道或不通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鄭鍔曰涖卜尊者之職也事既小則大卜尊矣其涖之宜哉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

鄭鍔曰以理推之方兆者言占四方之事也漢武發易書知神焉當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舫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非占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義之事也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憲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射覆之法東方朔射守宮臷臷緣壁之語非有射覆之事乎卜師眡龜而得之兆象乃開出其書如書所謂啓籥見書也

愚按四兆之義不可强爲之說姑說所聞以俟知者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鄭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眡於澤卜之人乃揚熾其火而發作其龜兆而致其墨致龜食之言有爲而發豈曰專以龜爲斷乎以龜兆而致其墨致龜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事有先用龜以卜者則又卜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亦云八故蓋所筮之八事曰征象與謀果至雨瘳也謂之八命亦云八筮亦云八故亦因人事之故乃有八筮乃占

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春時風氣燥達之時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徐氏音辨曰莊子爝火不息亦作燋燋所以持然火也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獻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徐氏音辨曰爇燒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

於頌頌有千二百而以八頌爲占者蓋所筮之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之於千二百中之八也至於用龜以卜既成八卦又參之筮以占之其所占者此八故爾然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也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鍔曰墨龜所食之墨也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環以辨吉凶

劉氏曰予謂九筮之名而以辨吉凶則不可以巫爲筮矣此乃前世通於占者九人其遺法存於書可傳者也古者卜筮之官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者多易疑爲陽所謂巫陽也其他則未聞雖未聞不害其爲有也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鄭鍔曰如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則平時之故夢焉蓋夢之正也夢飲酒者

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觀此則筮不吉而又卜不嫌其爲先筮後卜賈附會鄭說謂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故與此不同非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鄭鍔曰所占者人君之夢也人君精神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夢之吉凶天下之吉凶禍福繫焉故設官以三夢之書占其六夢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天地之會有升降往來陰陽之氣有盈虛消息歲之所建時之所運固有常數所以觀之辨之又以日月之運星辰之次以占夢之吉凶焉蓋日月星辰其垂象可見者也按堪輿黃帝問天老所謂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則十二月皆有建厥對配之義占夢者又必以日月星辰推之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

鄭鍔曰如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則平時之故夢焉蓋夢之正也夢飲酒者

而田獵夢有喜者旦而哭泣幽明之相反顛倒錯亂孰爲吉孰爲凶也是故考諸天地陰陽以決之也不然何必有占夢之官耶

眡祲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掌主也眡祲主以法爲之安其居處也降下也降如天降割於我家之降人見妖祥則不安敘述降灾之故爲祈禳之語以去之民心均欲除惡樹善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以正歲而行安宅之事所

以順民心也弊斷也正歲之行歲終斷之計其吉凶多寡以驗其禳除之有效否以行賞罰亦所以

簒慶稱事歟

周官集傳卷七終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六祝祝讀爲咒按韻說文祝祭主贊辭祝或作咒祝願也　鄭鍔曰永長也貞正也降年有永有不得正而斃焉者故求永人有得正而斃焉者有不得正而斃焉者故求其永貞欲順受其正命也說有謂人君所以自求多福自貽哲命固自有道而必命大祝之官祈之

六辭皆大祝施於神者所謂上下親疎遠近乃以求之何哉故愚以爲六祝之求非人君一已之私也其意則要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祿爾後世之君私已而不及天下故設秘祝之官自爲求福漢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爲朕躬而不爲民故詔罷之以文帝觀之先王豈爲已計哉　鄭司農曰順祝順豐年也郊特牲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歐陽氏曰順祝祝不必專爲順豐年凡雨暘順序而爲報本之禮皆順祝也年祝如祈穀於上帝於社稷而有豐年噫嘻諸詩固有祝辭矣寧風旱逆時雨之時其在中乎吉祝吉桑之祝辭也所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者其是乎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歸功於神漢世尤然是則告祥瑞之事必有祝辭筴祝其卜筮之時所以命蓍龜之辭乎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六祈以祈其同於人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元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六辭皆大祝施於神者所謂上下親疎遠近乃以

神言之　歐陽謙之曰天地即上下也山川有遠近也祖宗之靈非所以爲親近乎九皇六十四氏之祝非所以爲疎遠乎　鄭鍔曰祠者因祭祀而爲之詞也四時之祭春曰祠謂以言辭爲主也　應龍曰按說文春祭品物少多文詞也　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言如曰儆爾黍筮有常乃所以命之也　杜氏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書武城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鄭鍔曰會者會盟金縢曰乃告太皇王季文王　商之罪告神之辭也山川鬼神臨之苟渝此盟神明殛之之類也禱者有所祈禱告神之辭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九祭皆祭食之法

辨九擩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擩六曰凶擩七曰奇擩八曰褒擩九曰肅擩以享右祭祀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陸氏釋文曰即今之揖鄭鍔曰或祭祀之時或享獻之時或勸侑之時所拜各異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元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劉氏曰大禋祀者祭天圜丘也肆享者宗廟大禘祭元祭地方澤也三者禮最大故特言又肆享爲禘可知矣

隋釁逆牲道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鄭鍔曰尸始入室拜安尸尸則以韭菹擩於醢以祭於豆間謂之隋守桃所謂藏主隋謂此隋也來賓令舉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鄭鄤曰及祭已畢則令當徹祭品之人徹而去之九嬪內外宗之屬皆掌徹事大祭祀令之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酒尸相飯贊徹奠言句人讀祷

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戎彌祀社禷禱祠大師宜於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予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

分封土地先告后土示不敢專也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鄭氏曰祭號六號　鄭鍔曰諸侯之國雖各有命然六號亦有不得而用者頒其所得而用之號以與之則大夫不敢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禮矣六號之中有天地之號諸侯不得祭

天地則不用天子之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所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

歐陽謙之曰順與逆對順豐年意者已得豐年而行之如秋報之禮之類是也逆時雨者蓋閔雨而行之如禱雨之祭是也風旱爲虐則禱而使之寧靜戎兵爲害則禱而使之止息林氏曰預所以止之也　辠疾之爲苦則禱而使之達矣

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隋是尸之祭也主人受尸酢亦有隋祭小祝贊尸

以授之 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
隨祭以韭菹醢于醢以祭于豆間 徹與奠
則小祝贊大祝也 徹飯祭命徹大祝之令也奠
奠酹也特牲祝酌奠于鉶南
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蒸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
分禱五祀
大祝非一事諸有事皆小祝爲之佐 大祝以肆
鬯渳小祝贊之也
大師掌禳祈號祝有冦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凡外
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歐陽謙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蓋郊者國家所以祀五帝四望四類之

神之所也保郊云者若保於郊祈保護之力於神
也祀於社祀於社稷之神而求保護之力也若云
保守於郊豈宗祀之職分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
祖飾棺乃載送御
蔵聚也噴時聚木蓋櫬而塗之即所謂以椁蔵塗
其椁也及將葬時當辟除乃令開啟之天子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
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
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
歐陽謙之曰乃代者在宮之時喪祝爲御出宮之
後必有車僕代喪祝御柩車以行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
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徐氏音辨曰郊特牲所謂喪國之社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
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儀獸舍奠於祖禰
乃斂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
歐陽謙之曰禰馬禰亦繁盛之義不必改讀亦可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鄭鍔曰盟則盟其未來詛則詛其已往說者謂先
王之於臣民臨之以正御之以信宜其詐僞不作
何用盟詛爲哉愚以爲天下不能皆君子一一以
君子待之則小人攘臂於其間矣先王不敢盡信
也以爲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爲
盟詛之法以待之是亦待衰世之意爾苟卿乃曰
盟詛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故書言苗民之時
泯泯棼棼以覆詛盟則又自三王已前有是事胡
可謂不及三王耶
應龍曰橫渠張子云周禮是的當之書其間如盟

詛之類必有末世增人者要知詛盟見於有苗之
詩載於書尙矣在詩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
盟詛乃詩書之所有於周官何疑焉
鄭鍔曰歲時祓除以祓其不祥禊浴則用香薰草
作盟詛之載辨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所用載於盟詛之書其辨之所敘述既謂王國之
信用而質成侯國之劑又謂之劑信則皆信由中
出豈徒辭說云乎哉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鍔曰巫既多故立司巫以統治之又曰建已之
月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出於非常故帥
羣巫而舞之
國有大故則帥巫而造巫恒
鄭鍔曰大故之時將以禳之故帥巫而造巫恒
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
掌巫降之禮
鄭鍔曰不止地祇宗廟之中亦有瘞繒之類祭而
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敬神之
至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
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禊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
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鄭鍔曰歲時祓除以祓其不祥禊浴則用香薰草
藥之類沐浴如今五月浴蘭之類每歲以時祓除
禊浴其宮中之事乎應龍曰求雨以女巫以陰兆
陰也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
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
之
鄭鍔曰典灋則大宰之所建而太史亦建之豈其
職與大宰比也大宰用是以治邦國都鄙官府小
宰用是以逆其治司會亦用是以逆其治大史又
建之以逆治何耶愚以爲小宰貳大宰之治司會
攷用財之數其書則建于太史也書者不刊之典
苟無其書雖大宰大尊亦無所稽攷亦謂之建豈
不宜哉惟其書之所在故邦國都鄙官府有疑於
所行之法者必求質證於此彼求辨乎法吾以書
而證之猶有不信者是違法也詎可不待之以刑
哉 歐陽謙之曰大宰治官之長小宰治官之貳
司會主計太史掌書皆以六典八灋八則逆治焉

周家之法本以參互而攷之也若夫法者上之所制而下之所用也用法不一其人甲欲用此條乙欲用彼條必須辨於官而後決太史必考其當否焉不信者必加之刑則後者必以公心用法而無文弄法者無有矣信字當訓爲實若曰用法而不當其實謂攷於法書而不信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鄭鍔曰攷問邦國都鄙與民上下相臨猶待約劑以爲信何也曰盟誓要辟藏在府庫啟其書而考正焉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徐氏音辨曰從步玉成謂之歲禾熟可以千計謂之年　鄭鍔曰或謂侯國欲其奉正朔則須歷子之使不敢違宜曰頒正朔乃言頒告朔何也應龍謂諸侯受朔每月必告廟而後行故有告朔之祭惡其不告也故頒正朔而謂之告朔爾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

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勘防遣之日讀誅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大宰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曰宿眡滌濯　歐陽謙之曰當祭之時於職事有眡冒所當辨明而不容已者太史掌禮故即禮書而攷焉其人之行事有牴牾于書即所謂不信也則

誅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

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諱鄭司農曰大祭祀也

馮相氏

或問馮相氏即堯典羲和之職何如羲和堯大臣也周官馮相氏只以中士爲之職之尊卑固不同然觀帝堯之世四時平秩分命申命止羲和四子爾周家正歲年頒正朔則有太史焉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王者

設官尤詳備於帝者矣

孚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鄭鍔曰在天有一定之位在人有行事之叙欲辨人事上合乎天位非明於天象者不知也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爲十二歲之位正月爲陬二月

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謂十二月之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謂十二辰之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謂十日之位自角亢氐房以至於翼軫是謂二十八星之位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也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春天地之和命乘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事

鄭鍔曰凡此五物豈欲測以爲奇中之術哉蓋辨於方萌詔王以救災應變之道凡救災者必貴乎

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于地外而日隨之出没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象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朱氏熹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如彈丸

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國之寅賓寅餞凡事之叙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羣典之平秩所謂平秩者正此所謂辨其叙事也四時之序必當致日致月致日必於冬夏至之時致月必於春秋分之日皆立土圭以待其景之自至也　或問日月五星所以違天而右行者如何曰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强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没

有政庶脩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灾者人君之職欲其應變之事有先後之序必詢訪乃知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鍔曰政謂內史掌書之職亦考其詔王之事凡類乎大宰而等級遬絕乃亦不同何耶應龍以爲大宰者權之所在內史者書之所在也大宰建其典以詔王用其權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案其書也用其權故可以馭羣臣按其書故可以詔王治詔王之語雖同乎大宰以權與書論之不伴矣爵祿

廢置殺生予奪王者馭天下之大柄操之掌握而不可倒持以授人者柄則在內史內史之尊亦可知矣此所以用中大夫爲之也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鄭鍔曰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令各有守不可亂也內史皆執其貳而已漢書曰前王所是著爲法後王所是疏爲令又曰以攷政事以逆會計以大宰司會更相參稽也

掌敘事之濫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

之

或問制祿之說以周官考之人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先儒嘗疑之矣朱子門人嘗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朱子謂舉竟周禮底是備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先儒之說往往只疑周官數多不算來豈有許多田祿分得愚謂此只是鄉遂中官數多爾殊不知此皆是寓祿非有如許多之官此如總二鄉之地其田視公之祿總五家之

地其田視下士之祿又有各官自之下重寫者所以自唐以來疑設官之多方周時官必不備寧得有此若如後人所議即六卿已有三百餘之也

三公管卿則豈司徒所能統攝若謂退閒之官則文武之時寧有退閒之公卿大夫此但除却鄉遂之官特是寓祿便可無疑故嘗謂周禮曉出於堯之餘去古既遠世儒多有疑於周公之制蓋未之考爾如分田制祿孟子已說得分明南軒張氏謂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蓋出于師友之所傳故家遺俗之所聞者雖曰甚畧而大綱可得而推之如

下士之祿用五家之田所收蓋五家田五百畝藉五家之力以耕而收其租當五十畝之所入可以祭矣此所謂圭田五十畝也足以代其耕者如此下士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府史胥徒是也

蘇子由古史疑周官府史胥徒太多朱子謂這個當時却多是兼　鄭鍔曰既贊爲之以方出之則王合議矣可書之以爲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有所考既書內史讀之又言內史掌書王命言之重詞之複則其事可知也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之爲侯伯則周

家之家法猶可考知如此晉之克齊使韓朔獻捷定王使禮之以侯伯克敵大夫告慶之禮又私賄聲伯使相告之俾勿籍賜賞之非其義而內史不書又可知矣

外史掌書外令

鄭鍔曰有內令有外令王后之令行于宮中曰內令則女史書之王之令行於四方曰外令則外史書之

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鍔曰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語魯語晉志鄭志之類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於四方

鄭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不達也名者字也所以正名百物達之於四方使所謂皆同也小行人九歲論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論之書名既正道德乃一風俗乃同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王國造使臣以文書頒行於四方則外史掌書其令以授之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憲令焉掌贊書

凡治者受憲令焉掌贊書歐陽謙之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共一經也蓋治邦國都鄙萬民之事者受法令於冢宰時御史以治書史之官贊冢宰而授法令因書以予之所以授法令者在冢宰所以贊冢宰而書予之者在御史

凡數從政者
鄭鍔曰上自公卿下至元士無非從政之人既總其凡又總其數數則以小數計凡則以總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皆可得而見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鄭鍔曰凡國家所造皆公也車不同則用不同所用之旗亦不同所行先後之序亦不同掌其政以治其出入則凡公車之數與夫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矣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
鄭鍔曰金之爲物剛而克制以象義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鄭鍔曰象者剛潔而有文理不可以非理屈者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徐氏音辨曰大麾黑色綏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褚車組輓有袖褚羔羽蓋
鄭司農曰錫馬面錫總者以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　徐氏音辨曰總之色有朱有繪有鷖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禊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禊桑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禊莖飾駹車蔰蔽然禊髹飾漆車蒲蔽豻禊雀飾
徐氏音辨曰詩云象弭魚服　歐陽謙之曰疏飾蓋不加練治者　徐氏音辨曰唐十道四藩志曰
果然之獸行有先後食有長幼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緩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自役車以上皆在等者當以等而叙之自是之外有精作爲功則曰良車麤作爲沽則曰散車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固無一定之常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閑之毀折入齎於職幣大喪飾遣車遂歐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啟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夏侯黑敞侯白周侯赤

歐陽謙之曰案雜人職大祭祀夜呼旦以號百官
雞人呼旦之時巾車鳴鈴以應之示其車已夙駕
也巾車已駕則人主固不敢緩於登車之節而入
執事者寧敢有不及於質明之時者乎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
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
義不同文字之制尤至理之所寓故因義以明理
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歐陽謙之曰五戎之車當屬於夏官而屬於春官
何也五者皆備其副以待用而軍政則不與焉故
車僕所以掌是車而爲巾車之屬而已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輕
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廢
革車大射共三乏
鄭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
也聶氏圖曰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
革蔽漆之今案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
兩註謂唕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蓋以容蔽其身故
得禦矢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
龍爲旗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
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歐陽謙之曰案雜人職大祭祀夜呼旦以號百官
雞人呼旦之時巾車鳴鈴以應之示其車已夙駕
也巾車已駕則人主固不敢緩於登車之節而入
執事者寧敢有不及於質明之時者乎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
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
義不同文字之制尤至理之所寓故因義以明理
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歐陽謙之曰五戎之車當屬於夏官而屬於春官
何也五者皆備其副以待用而軍政則不與焉故
車僕所以掌是車而爲巾車之屬而已

馬掌其都之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是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歐陽謙之曰百官各象其事百官蓋在軍中任事者也其事所掌各不同司常頒旗舍人掌舍司兵建兵處人之屬其事不一苟不象其事而畫之於旗人之求者將何自而知其官司之所在哉古者州里皆必有名左氏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州有名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則里有名也則州里之官各象其名宜也古者卿大夫之家亦各有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以裕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官室車旗之禁令獨此言之者太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宮室車旗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不正則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矣

周官集傳卷八終

秋官司寇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

曾論所舉德禮政刑治之序也六典之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其序然爾然各官之事各有其義此官司刑而所司以寇爲事蓋事莫急於寇賊之爲害舜時皐陶作士士刑官也而舜命皐陶先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刑以懲

寇爲急尙矣秋官謂之司寇其義如此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糾王刑邦國

鄭鍔曰司寇宜曰掌邦刑而言掌邦禁何耶愚以爲禁者禁於未爲之先刑者施於已犯之後先王之於刑不得已而後用設以大法正以禁於未刑之先使民知避而不敢犯則刑將至於措而不用也禁之而不止至於犯焉不得已然後以刑應之故先言禁而後言刑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也以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

刑官之爲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隸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大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名官不及於司水之意何也水雖生于坎中之陽而爲陽中之陰火雖生于離中之陰而爲陰中之陽王者鑒明而治光於四方照臨下土皆以陽爲主故尊明火以爲先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月令季夏之月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則除草謂之薙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硩言摘也應龍曰此亦除惡之類故職在此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蜩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衛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者王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官掌共齒杖故以伊耆名官杖則老者持之以爲安亦息老物之類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謹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官掌環遠賓客而爲之衛尋雖不同皆有以取於循環之義故皆名曰環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候情相得矣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掌交之屬有掌察所以察諸侯之不率者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八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四十人
宏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詰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鄭鍔曰此之三典曰輕曰重曰輕重之中其制則
出於刓克柔克正直之德者也　徐氏音辨曰詰
問難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
國用重典
鄭鍔曰輕典不特罪疑從輕也凡輕皆輕憫其爲
未化之民也
周官集傳卷九　七
以五刑糾萬民
鄭鍔曰墨劓剕宮大辟刑之名也五刑之名故不
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
稱之蓋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在官者犯焉
有在國者犯焉故也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野刑施於野民者也國外曰野若鄉大夫云野自
六尺之類功農功也力如服田力穡之力謂力之
勤於農者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軍刑施於軍旅者也鄉師曰不用命者有誅守不
失部伍守所以致命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鄉刑施於六鄉者也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
一曰六德鄉之八刑不孝不弟不睦不婣皆有刑
獨言孝以孝爲首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歐陽謙之曰國刑疑施於王宮中宿衛侍從之人
故上愿糾暴翟光宿衛三十年小心謹密上愿糾
暴可見於此
周官集傳卷九　八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
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
改而出圜土者殺
民之游惰不能自強于前爲善謂之罷民記玉藻
云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綦武不齒之服也
先王所以治罷民者欲其遷善而已司救職云其
有過失三讓而三罰而歸圜土此經聚而教之所
以勞苦之使知自強也寘而繫之所以汙辱之使
知自好也其能改過者則使返於鄉里猶不
得以齒于平民者三年其不能遷善又逃道而出

于國土則不畏甚矣斯不足教者也蓋御惡人之道不一而足歲書五流五宅先之以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繼之三居者居遠居近居遠近之中周官司寇之刑與虞書法異而意同皆以使之遷善遠罪其不能改而不帥教者則屏虞書所謂怙終以賊害人者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訟者言于公也兩造謂彼已有辨而皆至於公者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書所謂兩造具備是也

使皆入束矢以自明其直入矢而辭屈則又因而沒入于官以罰之獄者曲訟而不已則至於獄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書所謂五辭簡孚是也必入金以自明其堅不可變入而不堅又從而沒於官以罰之司寇以掌刑爲職而先王以期於無刑爲心兩造兩劑入束矢入鈞金是乃所以禁之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棘役其次九日坐七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歐陽謙之曰士聽其辭當是朝士職曰右肺石達窮民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鄭鍔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非治教政禮之比數改易則無所執守每正月必更新之何耶蓋先王

制刑視時而變通故有世輕重之文未常守一而不通此所以因歲首而示改造之意然民不可使觀刑乃垂之象魏而使觀之何耶蓋民雖不可使日見上之用刑而不可不使之知刑書刑書不知則不知所避而易犯矣上之人隱其所以防民之具使民不知而犯焉從而刑之是罔民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哉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

訟以邦成弊之

約契要也前漢禮志治本約師古讀約曰要是要約之爲義一爾按司盟職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莅其盟約之載辭蓋司盟雖掌其書然非刑官親臨之則人無所畏是以既親涖其盟書登於天府以保藏之而大史內史司會又藏其副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其不信者則有刑如司約所云大官辟藏以明其罪是也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

周官集傳卷九 十二

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　應龍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皆是也百族王之親也按鄭氏所引郊特牲戒百姓者本注云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此經百族與郊特牲注百姓義同誓百官者即如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是也但此云涖誓百官當知司寇非得以臨太宰蓋誓戒掌於太宰而不親誓使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爲之惟百族王之親慮其從王奉祀或驕而不肅故刑官戒之以示警焉　鄭鍔曰納亨者納牲將殺之時是時太宰贊王牲事司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而自入禮也又曰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以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焉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凡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也

大軍旅涖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鍔曰大軍旅涖戮於社邦有大事使其屬蹕皆以掌刑足以肅清臣下故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揖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是忠又曰人君以不世出之資非不足以斷邦事之大也然聖人以謂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大雅之訓汝有大疑謀及庶人者洪範之言未有自恃其知而無失者故國有大事則致萬民於外朝而詢以是非蓋欲順民而不違也然事之大

者當決於朝廷非萬民可得而與惟國危國遷立君當詢於萬民萬民不欲則不可強求之從故所詢者惟此三事耳又曰羣臣者卿大夫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者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三公而下府胥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則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爲貴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訞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瀘

以因所犯罪附於五典聽獄訟當知罪所麗也既

得其罪附於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訞之恐有枉濫非心服而從也故用情實問之至於旬乃弊之者十日而後斷之與書要囚同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弊要囚同義緩刑之意欲其欽慎也王制曰刑者倆也倆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王制本疏云形體是人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　王氏曰弊其罪則讀其伏罪之書乃用法也　鄭鍔曰獄訟不一而吾所聽之者不可出乎五刑之外聽其辭而知其罪可附於五等之刑矣又慮乎筆楚之下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蓋親而坐獄則有投鼠忌器之嫌被戮辱者有大迫之醜非所以爲親親之道周勃下獄出曰吾乃今知獄吏之貴蓋貴而坐獄見侮於刻木之徒非所以爲貴貴之道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鄭鍔曰辭聽則察其言辭以聽之也

二曰色聽

鄭鍔曰色聽則聽言而察其顏色也

三曰氣聽

氣從內發心知其虛吐氣則喘　鄭鍔曰氣聽則聽其言而察其氣也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鍔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審　鄭鍔曰五者皆以辭爲主故皆曰聽然先王豈故爲是術以察見淵魚哉蓋不如是則情不可得而刑必濫矣或者謂察諸外者不足以知其心殊不知聲色耳目正心之所由發也古人於舉趾高者知其不固目動言肆者知其辭之必遁視下言徐者知其有禍觀威儀省禍福無不以此而況求民情

寧有不可見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故謂王之故舊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賓鄭氏曰三恪二代之後應龍曰恪敬也案古客皆讀如恪三恪即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左傳注三恪在二王後之上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鄭鍔曰王者專生殺之權豈其所優異之人而不能釋之哉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所得而私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蓋所以有八辟之議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刺者謂羣臣羣吏萬民三者皆曰可殺而後殺之也　鄭鍔曰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刺殺也如春秋書刺公子偃之刺則殺也此言三刺則義當訓取蓋刺有採取之義也又曰庶民之罪已得其中雖罪名已著尚未忍殺之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爲可殺然後斷其中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　說文曰訊問也鄭鍔曰人之深情厚貌不可臆度有

顧望畏懼不敢吐其實者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不訊其言無以採其意故三刺之法則三訊之意所以刺取其意耳又曰此之所刺者庶民獄訟之中也雖訊官吏實以民爲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鄭鍔曰冢宰本制國用也內史掌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掌財用之貳以逆吏治故皆受民之貳乃使司寇登之何耶愚謂用刑有煩省則斯民有

登耗民數有登耗則賦有多寡必使刑官登之者
蓋民數之多則知省刑以育民之所致也刑不可
以妄用也財賦出於民民之多寡則財賦亦從之
豐耗國用當從而隆殺焉此所以受其貳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鄭鍔曰大司寇奉犬牲於大祭祀之時故小司寇
於小祭祀奉之職有尊卑也　應龍曰鑊之實水
卑者之事也而使司寇主之蓋齋戒沐浴而後可
以祀上帝尚潔也此鑊也此水也臨之以刑官則
無不肅而無不潔矣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
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歐陽謙之曰大司寇小司寇同官也邦國有大事
俱號令其屬官以爲之蹕爾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
退之
民生自天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乎民孟冬物
生之時祀之以報其生養之功必主以司寇者先
王以民之登耗固有神主之而民之多寡皆本乎
刑之繁省亦司寇之所當知也故司寇以祀則獻

使近而羣士能守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
恤於刑乎故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又曰既令
羣士宣布於四方極四方之遠皆去惡刑以示之
盡內不率者不足以示外近民乎然後遠者信此
其先後之序

周官集傳卷九終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鄭鍔曰士師爲羣士之師法故名官曰士師柳下惠爲士師蓋非明智君子明以用刑不足以爲羣士之所師也又曰刑罰施於已爲之後先王之不得已也其意實欲無犯焉故用五禁之法禁之於未爲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宮禁則閽人所謂

不入宮者是也官禁則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國禁則入國而問禁者是也野禁則今之田律野中之禁也軍禁則謹譁夜行軍中之禁也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乎貴者書而縣于門閭所以示乎賤者貴賤無不知禁刑將措而無用矣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應龍曰案小宰職掌凡宮之糾禁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若布憲邦之刑是也

掌郷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鍔曰凡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耳使士師掌之何耶愚以爲司徒屬官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其先刑以鞭之於其後則民知所畏之六鄉之政成矣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鄭鍔曰陰爲諸侯刺探國事則反以告之甘口喋喋是爲邦諜　徐氏音辨曰若魏公子撟魏王令代晉鄙爲將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鄭鍔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所以爲勝國之社稷則爲吾所勝也不絕其社稷所以爲

戒也祭必有尸未有用刑官爲之者勝國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勝商不忘亳社以湯之故不絶其祀是以祭之必用士師爲尸焉蓋其勝之也本于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爲尸乃所以示戒也又曰王者以祭祀賓客會同之事而出入則有司警蹕孰敢犯屬車之清塵哉若以燕遊而出入則尤當致嚴使刑官前驅而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刲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鑊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詛遏王師所須而有不從令是謂逆軍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是謂犯師禁安可不戮也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大原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斃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謂是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鍔曰令正要會令刑官之屬耳

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正于國及郊野憲其近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鍔曰鄉民之數教者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糾戒而非正治其數也歐陽氏曰糾察其罪過而禁戒之使勿爲惟恐其陷於刑辟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獄訟之情以辭而後見聽其獄訟而不察其辭則曲直失當情無由伸惟察辭而知其詳乃從而辨之辯論其獄與訟之情攷其有死罪則別舉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既定其要辭又俟一旬之久乃職主其事爲之入聽於王朝必待一旬然後入則在已所思者欲審容因亦得以自反覆也　歐陽氏曰鄉士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所以因地遠近爲期之遲速之差者其哀矜死刑防閑獄事之意深矣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其若是乎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其獄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
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鍔曰司寇聽所要之辭乃斷其獄弊其訟于朝
與衆共之不敢任一已之見也　應龍曰羣士自
鄉士至訝士皆是司刑凡有職者皆是也使羣士
司刑皆在各出已見引法爲證以其所犯之罪而
附於法共議之據其所犯合用何法使罪與相應
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衆議以定朝廷於其間擇
取其中而用之中者所斷得中無不及也士師受
其中乃獄訟之已成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
其喪亦如之
鄭鍔曰掌其禁令使人勿犯王公至郊夾道而蹕
以刑肅人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鍔曰國有大事謂田役之類也鄉民有犯令得
而戮之民雖鄉官所治刑戒則在鄉士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
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
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歐陽氏曰郊有大事戮犯命者恐事當在郊則遂
士掌其殺戮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
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
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
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
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

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鄭鍔曰此王畿之四面耳此士乃謂之方者蓋自

鄉而遂自遂而家邑都部各分在王畿之方而方

士以十六人爲之四人主一方故名曰方士也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

在各麗其藩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

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鍔曰地又愈遠故三月乃上於王國其地已分

公卿大夫爲都邑矣故謂王朝爲國別異之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

其縣纏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

治則主之

鄭鍔曰方士既不屬鄉遂慮其易以廢壞歲終特

巡省之以行誅賞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

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

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

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譬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

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歐陽氏曰有治則贊有朝享之事將通達於王則

訝士掌爲之贊佐而通達之也

訝士掌建邦外朝之濿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

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

立族誤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

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

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

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歐陽氏曰二人同以財貿販出息恐一人侵欺不

可攷究故以國家府庫所以出入之法行之其出

入皆有簿書可稽攷其數犯令或一人有所欺罔

訟至於官則官爲之罰犯令者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歐陽氏曰此義諸家之說皆未詳蓋前有凡有責

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令後有凡屬責者以意解之
前凡有責者有判書是其責之大者也令屬責者
蓋責之小者無判書但有所屬信于人而予之也
所屬信者即地傳也傳保也地傳爲保任以予之
也以其無文書可據但憑信地傳以予之故須得
地傳以爲之證然後聽其理訟之辭而決之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于
士殺之無罪
歐陽氏曰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賊之犯於
一軍一鄉一邑一家者本軍本鄉本邑本家之人

殺之者無罪以其人之受害或一時與之格鬬而
殺之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
貶
鄭鍔曰所遭之變故大矣民有犯刑者或出於不
得已而國之用刑亦不可以用平時而不爲之減
殺故令之慮刑貶焉慮猶計度也計度其刑則寬
宥於常刑之外計度其財則貶損於常用之式凡
此皆恤民而已言邦國都家縣鄙則朝士所令者
徧天下矣

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之所由始也不辨其國
中都鄙郊野則無以知其地之人數辨之使不相
雜則其地之戶口衆寡皆可見也不異其男女則
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使各從其類則他日嫁
娶之年歲高下皆可知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
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沒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
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鍔曰刑者國之大法民命之所係當與罪相應

有是罪宜附以是刑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鍔曰刺殺也取也死者不可復生故必刺取臣民之意有可殺然後殺故名以司刺也以三刺三省三赦三法刺取其實先王非有心于用刑大抵以赦宥爲心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歐陽氏曰一刺再刺三刺之義若曰羣臣以爲可殺一也羣吏以爲可殺二也萬民以爲可殺三也蓋至於臣吏民三者皆以爲可殺然後殺之宜矣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鄭鍔曰既以三宥求之其可宥也又求以生之而有三赦之法焉蓋宥也者難所以寬其罪然倘有罪以加之不若赦之爲恩先王用刑豈真有意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鄭鍔曰成王之於魯也命得郊與祀泰山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嘗禘與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又曰周分魯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繩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則治民不可以無約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鄭鍔曰大約劑與諸侯爲約欲與宗彝並大小約劑與萬民爲約欲與丹書永傳若有訟者則斑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大司寇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若大亂則諸侯僭竊變亂舊章而去其典籍必率六官而其辟其藏以明其罪大六卿共證之不信者則必誅無赦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

鄭鍔曰世之說者皆謂盟爲衰世之事先王所無有其說出於禮記盟詛不及三王也嘗考之書載苗民之罪以爲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也謂盟之屢而無信適所以長

覬地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爲王府有珠槃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荛之文於此又設司盟之官而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蓋不考之詩書先王以信結民上不欺下面下不詐上猶用盟以結信蓋盟雖末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則世末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面無鬼瑣此司盟所由設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歐陽氏曰盟之禮儀即束牲載書歃血牛耳桃荛珠槃玉敦之事也　鄭鍔曰神向明而司盟向幽以神爲明而南面告幽故北面也又曰禮儀皆北面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鄭鍔曰有約劑而不信至於獄訟則使之盟詛中有所悅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竊疑周家獄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已訖乃使之束矢鈞金措刑之術本諸于此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歐陽氏曰金罰疑是入鈞金三日乃聽者亦是也朝士之職凡民同貨賄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此所以有貨罰也金罰貨罰二者皆自士官而入於職金故職金受之以入于司兵棄入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金言入于司兵者大總言之與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鄭鍔曰屏風以金爲飾與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歐陽氏曰辨其物兵器不一也貨賄不同也皆有數量計其多少之數也賈而楬之計其貴賤之直也然後入于司兵防其侵欺及更易之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
幾珥沈辜用駾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
鄭鍚曰盧令獷驕之類不得不相其善惡以犬遒
人當防其噬齧相之則不失其善惡之質牽之則
不失其左右之防　歐陽氏曰掌其官之政治若
用牲用駾因所祭以別其所用相犬牽犬之職擇
其人差其廩祿皆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
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讎
鬽財

冠以飾首也弗使冠飾使之免冠而見首也加明
刑者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
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
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
于甸師氏

歐陽氏曰凡殺人者皆于市罪不至死而加刑不
於市獨盜則刑於市焉惡之甚欲人懲之切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
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歐陽氏曰軍旅田役之時所有斬殺刑戮之事亦
如刑盜于市蹕諸市肆之三日蓋所謂小懲而大
戒也
而至此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臨江劉氏曰梏者校也在頭曰梏春秋傳曰以弓
梏華弱于朝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耳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
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
案王鄭之說適朝士絕句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
卿聽獄訟之所恐王與公卿或又得而審詳焉重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因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狄或作翟前漢何奴傳曰夷翟是也此四翟謂蠻閩夷貉四者之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辜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夷人知養牛馬通鳥言故以役牧人歐陽氏曰蠻夷隸守王宮者執其國之兵在野外則守王宮者與其守

厲禁貉隸同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或謂南方曰蠻閩則其別種也東方曰夷貉則其別種也獨無西戎之隸何耶蓋周之始開國於西戎西戎服之久矣武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從則不待于征伐而虜獲之也至於蠻閩夷貉之國自克商始通道于九夷八蠻其間有不服者或征伐而取之故以爲隸爾 應龍曰自罪隸至貉隸通爲五隸皆掌于司隸一官以五者之掌子則取隸焉

其隸各有百二十人故于百二十人之中各分頭目以掌之遂有五者之名非如司隸以中士下士爲之則得謂之王官也

周官集傳卷十終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歐陽氏曰布憲憲刑禁以達四海與職方之同貫利達九州同意詰有詳盡威制之意邦國亦有都鄙左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孟子曰王之爲都臣知五人焉及邦國之都鄙示之詳矣

毛應龍曰布宣布之也憲表縣之也布憲爲司寇之屬專設布憲一官者蓋於刑禁尤重耳而此官獨言憲邦之刑禁則此官以詰刑爲主正歲表憲之後以縣書之刑禁而詰治之詰治也不曰治而曰詰蓋治刑者必窮其情而後可治呂刑言度作刑以詰四方是時呂侯命爲司寇作刑必以詰言今觀篇中推作刑本意以訓群后凡丁寧反覆之辭無非所以致其窮詰獄情之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視此經所言邦國都鄙四海辭異而旨同大抵聖人仁民之心欲使之不犯于憲綱近者知之又欲使遠者知之大司寇布之卑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又表縣之而後詰之茲所以家至戶曉雖萬里之外無有不明刑禁之爲不可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鍔曰司伺候之謂也司其私相斬殺戮者爲天吏則可以殺人非天子之有司胡敢殺戮也是則北暴亂以安善良乃先王愛人之心也特以禁殺戮名官四者以之罪莫大於擅殺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口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奸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鄭鍔曰事有不可正者加之以力人力所不敵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　歐陽氏曰亂暴力正若今有事不言於官恃其狠暴强力而報之也撟若撟詔之類誣若誣告之類事干於法禁者也作言不信者是誕謾訛言惑衆者爾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樵之有相
翔者誅之
鄭鍔曰徇徉觀望伺候爲盜之人必誅之如是則
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轝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
者至則爲之辟
鄭鍔曰轝相値而礙也互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
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値轝互之阻人有爭先
之心必無相遜之理故因其至之先後以次而行

之不惟無爭鬬之端又起禮遜之俗矣又曰有節
者奉王命之任也有爵者王朝之臣之來辟止又
以見貴貴之理矣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亦必
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
者不物者
歐陽氏曰野廬氏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亦必
郊野之道路事之所徑由者因事修除致其誠也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
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
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
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周官所以有蜡氏之
職王昭禹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也精
神離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藏亦歸於地而
已蜡氏除骴骨爲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
爲神奇而人之所親神離于形則爲腐臭而人之
所惡除骴亦以人之所惡在是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擭
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

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鍔曰先王以爲水者既以灌溉而人溺於酒者生禍幾則苛
必死酒者所以爲禮而人溺於酒者生禍幾則苛
而察之謹則戒而約之商之末世凡小大邦用喪
罔非酒惟辜民大亂喪德罔非酒惟行周家懲之
故設官以幾某不當用又謹其用之無節者凡以
止酒禍也大川之逝雖鳥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
可游乎馮河而死聖人不與則川游之禁宜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守行者夜遊者

徐氏音辨曰察昏星夜半所建則夜之早晚可知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水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

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

燎

王昭禹曰陽遂方諸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

遂之齊是也　鄭鍔曰其實皆鑒也金錫半者陰

陽之類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爲火用諸夜則陰

氣應之而爲水也用是水以滌粢盛則曰明齍用

是火以照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取者明水取于

月以共之記曰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爾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

則爲明竁焉

鄭鍔曰警以木鐸使無不聞軍旅修火禁則不待

中春也衆之所聚器用資糧勝負所繫則火禁不

可不謹也　歐陽氏曰竁設燭以穿壙也亦與刑

之佐而已故但誓以墨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糾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

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待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鼓之若得

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張謂覆車之網以待其來則自覆以取之

也猛獸非弧張所能取故爲阱擭以攻之言攻則

知其用力之難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殿蠱則令

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珍異熊羆之等以供膳羞皮革熊羆之屬以供器

則凡水蟲無聲

物之用皆須以時獻之

翟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

翮

鄭鍔曰侯其來下則掎其脚然後取之

雉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蘧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

殺草之政令

政令即所謂萌夷芟耜變化之事也

碧蕨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

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

號縣其巢七則去之

萌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蠱之

事

赤友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灑之凡隙屋

除其狸蟲

蠷氏掌去毒鼃黽蛛蝥蝝蚳之則死以其煙被之

則凡水蟲無聲

蠶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歐之以焚石投之若

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

爲陵

鄭鍔曰物有相制相治者不可以理詰也古之聖

人達萬物之變得其妙用以爲除害之術除蠱物

則用炭灰除毒鼃則用牡蘜除水蟲則用牡橭天

地間物皆爲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周公

以上聖洞見其理隨取而至于能殺其神而化淵

以爲陵此豈可以常理論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

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而與枉

矢射之

鄭鍔曰不見其形不知其天鳥乎天獸乎救日之

弓救月之矢奇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天物

歟　橫渠張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

益于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

之不過失數矢而已

衛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譁軍旅田役令
銜枚禁囂呼嘑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
共王之齒杖
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鍔曰朝覲宗遇蓋同四時之朝分爲四等之名

因時以明義而已又曰自千里國畿之外爲侯服
爲畿服爲男服采衛之服使之貢祀物者貢器物
服物材物貨物者是謂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
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致禬以補諸侯之哉
歐陽謙之曰時有聘問恩好所以密也王國之使
徧至諸侯之國姦慝所以不敢作也姦慝之作大
率起於人之所不覩不聞之地肆焉而爲之王使
之殷頫豈曰傳王命講禮儀而已哉其所以抑姦
萌弭陰慝爲慮遠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
待其賓客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則其禮亦
不同是不可不辨而等之也既辨而等之則命同
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以同邦國之
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

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
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
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
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
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
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
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
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
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

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

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

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位有遠近立有前後擯有多

寡則尊者舒而縟卑者蹙而略故也　鄭鍔曰既

擯而入朝王受其享必用幣帛所以將其厚意也

而況諸侯之于王可無以見其役志于享乎故享

必將幣公再拜而送之以明其臣職之恭其獻必

至于三者侍君燕不過三爵三辭讓三讓則禮成于三可

之冠者必三揖讓者必三揖三讓則禮成于三可

知臣之事君主于成禮而已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歲壹見其貢嬪

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番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鄭鍔曰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斿貢有物貢不見於

此蓋王責於諸侯者唯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

燕遊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之將意皆不可立

爲定名以責之也諸侯有享上之誠或以幣而享

王或以玩好共燕遊之樂或以錯雜之可食者然

其自致於王即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爾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

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

鄭鍔曰問不若視之爲厚視不若察之爲詳愈久

則愈致其勤也象胥傳言之官也五方之人聲音

不通言語不同諭之以言語則曉之使知也爲國

之制必出辭命或以告國人或以交隣國討論之

修飾之潤色之然後可以協而合之督諸侯掌樂

之官史諸侯主書之官欲其同名所以正名者一

字之差而義理乃爽樂本於律呂所以感召和氣

節奏或差而戾氛遂生會於王朝則使瞽史諭之

聽之也患其法度之或廢壞而變革也則遣行人

達其所執之瑞所用之節同其度之長短量之小

大成其牢禮之或九或七或五其所得用者同其器如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者八法八則王朝施於都鄙官府而行人之達者恐其久而或廢故修治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劉氏辛辨曰賓應言擯與小行人職同　鄭鍔曰諸侯來告急用幣以將其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鄭鍔曰問以言爲禮聘以財爲禮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鄭鍔曰親受其貢獻則恩意浹洽乎人心而諸侯事上之誠無時而敢替矣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待諸侯者欲不失其舊也又曰逆勞于畿入境之勞也　歐陽地山曰郊勞也眡館也將幣也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也小行人皆爲之承而擯相之也

或問小行人云諸侯春入貢王氏說謂春入貢則朝正之時集傳其說何耶曰周以建子爲正凡大朝會用子月則朝正之時乃冬十一月故不可以春入貢爲朝正之期如賈氏疏謂貢物經冬至而後春可入此說善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王昭禹曰協九儀賓客之禮因使行告語中國使諸侯不忘之意也告之以諸侯事王王撫諸侯交相親愛之意使不暫忘於心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徐氏音辨曰三節皆竹也加以旌爲旌節副以符爲符節無旌也無符也管而已所謂管節也守都鄙者受用節子邦所謂邦節都鄙所以使人則持管節所謂天下之節　鄭鍔曰掌節無都鄙用管節此則有之言貨賄用璽節此則不載何也以意推之行人掌達于天下而都鄙在王畿之內欲以節達于畿內爾故特言焉貨賄之璽節則通門關

之商賈爾行人掌奉使之事何與於通貨賄也
成六瑞王用瑑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
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鍔曰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合符之瑞也
上所以驗乎下下所以合乎上故以瑞名之小行
人掌成于內外均用以爲驗彼此守之無或虧壞
是之謂成成如牢禮之成大宗伯典瑞皆言執執
之以爲禮也此言用與執異使之用以爲合符之
瑞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賑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檜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戕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歐陽詹之曰物猶事也此之五物若北喪凶荒之
類是也有此事故則必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即賻
補賑委之類是也下五物其訓爲事亦同 鄭鍔
曰賻補以財賑委以粟檜禬以燕勞之禮慶賀以
賚美之言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
事故而已治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

周官集傳卷十一終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鄭鍔曰擯在門外主接賓也相在廟中轉行禮也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周旋進退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賓客之儀正謂是爾行禮之際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之容儀辭令揖遜之節使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動容中禮使人知其盛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之辭令以出語言之揖遜以交接言之皆欲其中節無失之俯而卑無失之仰而傲焉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

鄭鍔曰時見之會殷見之同皆爲壇方門外以命事故謂之壇與四時之常朝異又曰每旁各一門王之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闢四門之意也

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歐陽謙之曰拱揖之禮以舉手高爲重天揖舉手爲高尊之也時揖舉手次之也土揖舉手近下卑之也或者謂天揖爲自尊倨土揖爲自卑下厚於庶姓而薄于同姓失先王之意矣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于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鍔曰既奠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爲幣其獻也亦各于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禄以饗豈其祼而禮之亦于其等故曰亦如之又曰行人言饗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禮者蓋國之正禮有

饗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于國外之壇嫌于拒而外之故特言燕以見會而命事于外必入燕于國中之寢以示恩也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勞以勞其行一勞在境二勞在遠或使卿或使大夫皆三辭者辭其勞已于遠而不敢當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有

交擯之禮賓陳九介主君于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辭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辭不蘧已出車以迎主君之辱而臨已又三揖三辭然後拜而受勞受勞訖方出車以送主君三還三辭之乃再拜而別聘禮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又云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北而拜覛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敬讓君子所以相接也

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

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爲客又曰登受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君之命而致敬也使者退而去則客拜而送之也客至則遣使致以所舍之館其儀亦如郊勞之初言如初則如其始時之禮而已不擯使者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

鄭鍔曰三揖三讓而入廟門諸侯五廟始祖之廟在中兩廂各兩廟則有二門每止一門則止一相

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
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
禮饔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如初謂與將幣之禮同也私獻私有所獻
非其國君所遺之禮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子朝明日客拜
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
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鄭鍔曰君就館省視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

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
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鄭鍔曰凡賓客送逆不以其去來而爲之勤惰故
自逆至送其禮如一也應龍曰上經指言諸公相
爲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諸公之臣相
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而相禮此經四方
之賓客則五等諸侯之君五等諸侯之臣互相爲
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應龍曰愚按象胥本爲夷狄而設鄭氏註二經皆
指諸侯爲言今不取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以待之之禮者也

下事庶子
鄭鍔曰作事謂王國將有事於四夷非中國之事
大事使諸侯主之其次使卿其次使大夫又其次
使庶子主之事有小大爵有尊卑權有輕重用人
各得其稱固理之宜也必于象胥言者蓋馭夷狄
之道尤不可不謹也事之大者而俾卑者處之則
夷狄無所畏憚事之小者而俾尊者主之則輕其
國體而取笑四夷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
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

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
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
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
夫之禮
鄭鍔曰王巡守于一方及因巡守而合諸侯于一
處主君必用犢以充天子之膳諸侯事天子猶天
子之事天用犢貴誠以爲物不足以稱其德故以
爲貴也諸侯之于天子亦唯誠之貴故其殷膳以
犢也　歐陽氏曰百牲皆具者百官既衆必具
百牲以待之也百牲以數目之多寡言之非以名
物之差殊言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殯牽三問皆脩羣介行
人宰史皆有牢殯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砌四十
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餼饔九
牢其死牢如殯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
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斛
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饔三食三燕若勞酌則
以脩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饔餼以其爵等爲
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

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侯伯四積皆眡殯牽再問皆修殯四牢食三十有二
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
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殯之陳
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
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饔再食
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
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殯牽壹
問以脩殯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

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三雙壺饔壺食壺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

鄭氏曰幸者各視其數而已問皆以脩于其始至之日問閒潤則有脩焉脩腊脯也　鄭鍔曰皆用脯脩以將之自飧五牢以至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飧之禮也夕食曰飧謂之薄也食以爲列凡四列

也黍稷者食之常而稻粱特以爲禮爾　朱氏鹿鳴詩傳曰筐所以盛幣帛飲則以酌賓送酒食則所以示其至誠之心如一而已

脩爲腥字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鄭鍔曰不以其君來而加厚不以其臣來而寖薄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鄭鍔曰行禮必假于物物不備之時勉强以如禮非所以爲禮也故當國故而物不備之時遂有減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

殺之法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匊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飧受牲禮

鄭鍔曰賓客死于主國致之以禮皆以遭喪之具所以使其喪有所給若賓客在主國自聞其親喪凡主國饔之之禮皆不敢受若夫匊稍以人馬曰用不可以一已之喪而不受故受匊稍　歐陽謙之曰不受饔食者蓋主人有喪不宜速賓雖主人備禮且不當受當辭之受牲禮若飧飧餼牽牲而致之者則可受也主國自有牲牢待賓之禮不必

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鍔曰執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民所聚之處而告之以王者德意志慮德則王脩諸身而充實輝光者意則王之所蘊蓄在心而未爲者志則王之所趨嚮而見于施爲者慮則王之所遠圖而預防者九重之上人不可得而知掌交所至則道達之諸侯萬民斯曉然知上心之所在矣故知王之所好惡則從而辟之從其所好而辟其所惡矣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鍔曰邦國有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之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爲之結其交使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也當其往而通之則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萬民而取其財也利國之法莫利於此故言利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而致其親也隣國相親莫親于此故言親諭以九牧之維使知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爲國之維也爲國之維莫如方伯連帥故言維諭都則閭

都家皆當知之朝大夫皆當達之所謂通若今進奏官報州縣名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鍔曰國若有政令將達之于都家則令其朝大夫以傳達之都家之治有當治于王國者必因朝大夫而上達若夫國之大事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也其君當自至而稟王命可也

都士閭
家士閭

周官集傳卷十二終

元 毛應龍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故曰司空應龍曰考工記固知非冬官舊文然其書稱人稱氏至于閎官之類甚似周禮舊文蓋自周之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孔子時禮樂之書已多不具是以問禮于老聃自衛反魯傷其雜亂復重而正之當是時周公制作其不存者固有之矣近代儒者謂冬官元不亡各散在五官中

愚于或問已詳其不然要知司空掌治百工考工記之作以備其事之大數鄭氏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之以世考之其書嘗經秦火既在秦以前又其事皆司空之事所宜有由是言之作此記者安知非爲當時亡失冬官遂遵舊典以成之愚故曰謂冬官之爲猶有出于考工記之外則可謂五官中所有之爲識强取以補冬官之遺則不可東萊呂氏曰考工記其文閎偉鉅麗亦先秦古書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鄭鍔曰夫百工雖曰賤藝然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其法本出于聖人爲工者因聖之制作焉苟無以考其良窳則器不足用而良法遂廢矣此所以命司空執成法以考之周亡至今數千年如鍾鼎尊罍後世之工號爲至精者有不能及非考之有法曷至是哉　應龍曰王公士大夫固可謂國之職工商農婦之屬貴賤殊等亦得以並列而爲六蓋國之所需百工之事爲甚重不可以賤藝之事而忽之也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顏氏曰坐而論道無爲者也作而行之有爲者也鄭鍔曰具其器用使之無或不足也所謂珍異者可以爲服食之資可以爲器用之飾苟無人以通之有餘于此者或不足于彼而物之至美或滯于一方必有人貿遷其有無使之相濟以爲用相資以爲助所以使貨財流羨而民足于衣食也出于地而利于人者地財也然地雖有財必待人有勤苦則地無遺利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顏氏曰公亦人臣而與王同坐而論道者也　鄭鍔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通謂一藏爾不可分二也何以言之道者亘萬世而無弊何論之有若夫時有污隆道有升降當其時所宜行者則不可不論也爲王公者坐乎廟堂所論若此爲士大夫者奔走乎下聽其所論從而

行之王公既相與講明以發斯道之隱此則行乎王公之所論豈非通爲一藏哉　陳用之曰飭力以長地財非特受田之夫而已山澤之農皆與焉蓋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財皆所謂長地財也　鄭鍔曰記考工者欲重此百工何也今方以農商嬪婦並列而爲職豈亦將以考之歟意以謂長地財不可以無農通貨賄不可以無商化絲枲不可以無嬪婦而備器用安可以無百工哉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非人人之所能爲由是論之國不可無

百工猶耕之不可無農貨不可無商而絲枲之不可無婦功百工之資于民用如此其急惡可以無考之之法乎此司空之篇所以有考工之記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顏氏曰以薄地除草故謂之鎛　鄭鍔曰燕幽燕應龍曰按韻鎛通作函甲介鎧也

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鄭鍔曰古之治天下也必立國工使爲民所不能爲之器以資民用若舉國皆能爲之則不待立是工粵乃揚州之域厥土塗泥人人治田故能爲鎛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其民長於攻木爲戈柲匈奴唐虞三代所謂山戎獫狁玁鬻是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創如創業垂統之創謂闔端于始也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守之世謂之工謂父子傳

而不失也　鄭鍔曰天地所生未有一物不可用也于萬物能灼見可用之理圖端造始發而制之于衆人未爲之先故曰知者創物有以開其端則有以述其事者而巧在所用焉故曰巧者述之述如繼志述事之謂述而行之也知者肇造于其始矣規矩誠陳準繩誠設唯有至精之巧者善于其事乃能因其制作循而述于其後故曰巧者述之巧者能述之矣苟不傳其業使世守之則古人之創制或幾乎熄又曰百工雖能運巧思以成其事而其成則在于規矩既立之後自非聖人之知

足以闓而創其始則百工之巧無所用于天下矣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燥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鄭鍔曰觀夫至美之材其質既良加之以良工之巧其藝且精不患乎器之不良也然而材則有至良之質工則有過人之巧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此何理哉蓋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利而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爲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于夏角必液于春他非無時也以爲非此時則不順于天而不足以爲良也爲刃必於鄭

作舟以濟之則涉乎險者殆矣金可以爲劍戟之用土可以爲陶旊之用舟車可以爲水陸之用聖人未作則天下同于無知聖人已作則萬物獲其利用彼百工者雖曰巧不過述之于既成之後故曰燥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　陳祥道曰前言皆聖人之作也以謂百工之事自聖人而興後言此皆聖人之所作也以明百工之事非聖人不能創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顏氏曰天時有因而違其時地氣不葬而遷其地則以燕荆之角幹胡貉之笴金而加之般輸之巧亦不足爲良矣　鄭鍔曰觀夫至美之材其質既良加之以良工之巧其藝且精不患乎器之不良也然而材則有至良之質工則有過人之巧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此何理哉蓋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利而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爲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于夏角必液于春他非無時也以爲非此時則不順于天而不足以爲良也爲刃必於鄭

爲斤必于宋爲削必于魯爲劍必于吳粵他非無地也以爲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爲良也如使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而欲爲良豈可得哉故曰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與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枳即藥家枳殼之枳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歐陽氏曰橘皮薄枳皮厚南方地薄北方地厚故橘移於淮北則變而爲枳地氣使之然也邵康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于北方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陸氏釋文曰濟四瀆水也濟水屬齊王莽時其流絕

鄭鍔曰荆楚也幹榦也可以爲弓弩之幹妘胡胡子之國在楚旁　杜氏曰笴讀爲豪謂箭豪　又曰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于其中而發見于其外者也此四材之美者蓋由土地之所宜故特異乎他邦之所產也故曰燕之角荆之幹妘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鄭鍔曰天之運也一爲春夏而萬物生一爲秋冬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蘖萌於子

紐牙於丑畢成于戌該閎于亥此生死之時也石解散曰泐至堅者石疑若不能泐矣然而盛暑之氣爍石流金則堅或至于解散至柔者水疑若不能凝矣然而隆冬寒沍則堅凝而爲冰既堅矣疑若不能釋矣既而暖氣融和則復消釋而爲水凡此皆天時使之然也唯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寓形乎天地之間亦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不因乎寒暑陰陽哉故工雖巧矣時也地也材也苟一不能備則巧無所施故記者所以貴乎合四者以爲良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鄭鍔曰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不可失一也上文既辨地氣材美天時之事于是繼之以百工之事焉　顏氏曰色則設之而已設之則彰施焉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桌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幠刮摩之工玉榔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鄭鍔曰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輪輿人爲車弓人爲等車人爲車梓人爲飲器射侯之等匠人爲城郭宮室溝洫之等車人爲車梓人爲飲器射侯之等陳祥道曰七者外有輈人焉其實則八先儒云攻木之工遺輈人

八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鍔曰陶陶土以爲器也有虞氏所以上陶者去古未遠世質民淳故貴夫瓦器之質也記曰秦有虞氏之尊也則其尚陶可知矣匠匠人營宮室爲溝洫者夏后氏所以上匠者荒度土功卒有天下故貴乎平土之居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溝洫則其尚匠者可知矣梓梓人也攻木以爲筍簴爲飲器者商人所以尚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革其質而趨於禮樂之文者也周人所以尚輿者禮樂至是大備用乘車所以殿貴賤之分也輿車也　陳祥道曰上之爲言尚也所尚在此故上之也匠也梓也輿也自虞至周皆兼有之時于百工之中各有所尚焉爾各有所尚非異好也時焉而已自虞至周其猶天地之運歟虞之時譬猶冬也庶事以質故尚陶夏之時譬則春也視有虞則微有興作故尚匠殷之時譬則夏也視夏后氏則禮法爲加文故尚梓周之時譬則夏秋之交也赤與

白謂之章而文備成之時也故倘輿先儒謂禹治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其理固然要之聖人所以昭世之尊上特其應世之迹不得不然非以已所常從事者而爲之好倘也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鄭鍔曰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之車爲上欲言周人之車爲上故言虞夏殷周四代之王所倘各異唯周之所上者輿也故言作車之工爲多焉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

周官集傳卷十三

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朱氏曰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

錢氏曰輿下曰軫或曰收詩小戎伐收　應龍曰禮記注戈鈎矛戟而橫安刃但頭向上爲鈎又云戈兩戈兩刃　陳祥道曰崇者聚而高也戈柲六尺有六寸直而建之則崇于軫不止四尺而已惟既建而迤焉則有折除之法存而特取崇于四尺之數　陳祥道曰酋矛蓋以別于夷矛之名酋矛常有四尺崇于

常有四尺夷矛二尋則酋矛視夷矛爲短　鄭圖解曰殳主擊戈戟主刺戟三刃又曰車有六等之數并軫數也夷矛數也軫不與焉六建並夷矛之數并軫數與焉軫戈人殳車戟酋矛此車六等之數也

戟酋矛夷矛人此謂六建

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鍔曰上言車有六等之數蓋舉其凡也下云車謂之六等之數歷叙六等于上而終言之謂六等之數如此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鄭鍔曰車之所以運轉不窮致遠不泥者以有輪也輪運乎車下載于地上苟不能運雖有蓋軫特盧器爾則輪者車之本也既有所本則察車者可不知其所本耶故曰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知察車之道必先察乎輪誠以輪者車所資以運行故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輿與輪相乘周流罔極則車之作以輪爲先可知矣察車而不先于輪

是不知察之之道也故又曰是故察車自輪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于馬終古登陁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鍔曰巾車掌王之五路校人掌王馬國之六馬
馬所以駕路也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
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兵車駕戎馬田車
駕田馬乘車則或駕種馬或駕道馬其與戎馬皆
國馬之高八尺者也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
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又曰兵車所以即戎田

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事所乘者也
王者之于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使戎事之不戒武備之不修雖有乘車烏得而
自樂耶故記考工者必先兵車田車而乘車處其
後者使有天下之君知所先後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
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鄭圃解曰大穿曰軹穿曰賢小穿曰軹穿字書云車輪之穿
爲道　鄭鍔曰今世之所謂軸頭也　應龍曰車
軸之端貫轂者名爲轐轐末之小穿容轄者名爲

軹　歐陽氏曰軹云者蓋軸之所貫而轂孔之向
外者也　錢氏曰在軹之上曰轐曰伏兔曰車屋
　鄭鍔曰輪崇六尺六寸則軹崇三尺有三寸矣
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崇三尺一寸半矣軹去地
三尺有三寸上有伏兔兔尾後上載車軫始有車輿
軸三尺三寸伏兔及軫共七寸則四尺矣車輿去
地四尺而人長八尺則登下爲便爲車必欲軫去
地四尺者正以人之長短登降爲節爾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林氏曰和者有異而無乖則三材雖異合而用之

使各相得而無乖戾　鄭鍔曰材能既美矣又有待
乎工之巧然後因材以致用故繼之曰三材既具
巧者和之三材以爲輪必爲之孔入轂入牙皆使
得所是之爲和非巧者則不能焉百工之制器惟
輪人爲輪弓人爲弓皆曰巧者和之蓋輪合三材
而爲之弓合六材以爲之惟材之合者多故貴乎
工巧始能調和使不乖戾也且和五聲以爲樂必
精于樂如師曠者然後能和其聲合五味以爲食
必精于食如易牙者然後能和其味而況合三材
以爲輪合六材以爲弓而不有待于巧者以和之

斲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林氏曰輻外入乎牙內入乎轂以正直爲體故爲直指　鄭鍔曰周圍轂輻者謂之牙牙輪輮也林氏曰輮木爲牙夫惟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輪做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謂之職者轂輻牙各有職任利轉者轂之任直指者輻之任固抱者牙之任三者各當其任至于輪久而做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顏氏曰望而眡之者遠而眡之也　林氏曰幎如巾之冪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迤謂輪勢下覩于土而無所礙也　顏氏曰進而眡之近而眡之也　林氏曰進而眡謂車行而眡之鄭鍔曰當其車之止時遠而不滯也　林氏曰凡致而倚當其車之行時近而眡其輪欲其致地者微蓋輪已圜故能轉運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做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做不蔽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此皆謂器之已成而視其所作之善否然則所謂

匡

鄭司農曰綆謂輪箄反必計也愚曰箄篤底所以蔽篤底也鄭鍔曰六尺有六寸之斡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也輪雖其形如箄然瓜之入牙者其鑿孔必正直而不隨之以邪曲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做不蔽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

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
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

鄭鍔曰兵車乘車之輪皆崇六尺有六寸用其崇
之數而六分之取其一分以爲牙之圍則牙圍一
尺一寸矣　歐陽氏曰牙圍一尺一寸其形蓋不
規圓也其制若橢然鄭氏以爲厚一寸三分寸之
二可見一尺一寸除一寸二分寸之二餘九寸三
分寸之一內外而各得四寸六分有奇除踐地者
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不漆外內而不漆者猶各一
寸通計三寸三分寸之二內外而各有漆者猶各
得三寸三分寸之二矣

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洫捐其轂五分其轂之長
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鄭氏圖曰轂之材中以虛受軹故大穿爲賢小穿
爲軹　歐陽氏曰轂長三尺二寸取其長而五分
之每分則六寸四分依鄭注云去二以爲賢則得
尺九寸二分圍三徑一賢徑六寸四分去三以爲
軹得尺二寸八分四釐轂之中賢爲
大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四寸五分之
二數次之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軹爲小加以金厚
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四寸五分之一尺九寸輻之內一分則九寸半于其中而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鄭鍔曰輻之廣三寸半轂長三尺二寸今輻居三
寸半其餘有二尺八寸半然其置之地不可不審
是故又以其餘二尺八寸半而三分之輻之外二
分在外

一分在內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陳氏曰量轂之鑿入以爲輻廣則深廣均矣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林氏曰輻廣而鑿淺其苗不深是以易搖扤而不固　鄭鍔曰鑿以容輻輻之廣必欲與鑿深相稱使無有餘不足則善是故鑿孔深三寸半則輻廣亦欲三寸半兩者相當卽無危擊　顏氏曰鑿雖不可淺亦不可深也輻雖不可廣亦不可小也鑿深則固有餘而輻小則強不足　林氏曰鑿深而輻小則其幹弱是以其苗雖固而不強也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鄭鍔曰竑度其輻之廣以爲之弱短長小大力足相稱則以是而載夫至重之物物雖至多任雖至重轂亦不折焉以其無有餘不足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漸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鄭鍔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除其入轂之處取其餘之長者三分之削小其一分以向牙也惟向牙之處削而小則以之行塗泥中泥弗能附著之也何則向塗處小則其勢下也故雖泥深亦弗之漸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橈而固不得則有橈必足見也

林氏曰直以指牙則無曲故鑿枘相應　歐陽氏曰橈若今匠人用木漸爾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輮之固

鄭鍔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謂兵車乘車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侳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鄭氏曰杼謂削薄其踐地也侳上下等　林氏曰輪有山行澤行之異當順其所宜行澤則其地濕故薄其踐地而杼之行山則其地剛而多石故等其上下而侳之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

歐陽氏曰匡似磬陁不平正之意前一段察其窗圜不蟠則輪雖敝不匡之意可見

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

鄭鍔曰繩所以見其輻之直矣未知其厚薄之等否也又浮之水上以觀之苟兩輪入水平沈皆均則知斲材等矣上云平沈必均蓋言揉輻時試之於水欲其均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于水亦欲其平沈之均歐陽氏曰車轂之空中向內爲大穿當受軸處爲鐵向外爲小穿今言量其藪以黍統言一轂空中容受之實也容受之多少同則壺中之大小同矣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歐陽氏曰言規之以至權之而無不合也蓋有自然千律度之意矣工之制器若是不謂之國工何故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鄭鍔曰蓋斗四面鑿孔以納蓋弓最處蓋之上者也名之曰部言其穹窿而高處乎上部以總衆弓如部伍然也伸六寸之程圍以爲此部之廣程圍之蚤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又曰前去部尊一

之徑故以伸言之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鍔曰此欲言蓋之分寸故先言枚以起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故

鄭鍔曰弓之內端削之使狹纔廣一分也　鄭氏圜曰自部外以觀弓鑿之廣故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自部內以觀弓鑿之深故鑿枚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輈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留遠蓋已卑是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長蓋弗冒弗玄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鄭鍔曰揉與揉牙輻之揉同揉而曲之謂之揉輻之近轂者謂之股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也與輻之牙者謂之蚤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其小也于寸六分之數而去其一分以爲蚤圜則弓之蚤圜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又曰前去部尊一

枚言部之高爾若夫弓之入部三分其長以其一分爲高　歐陽氏曰上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弓長六尺所揉者近部二尺也不揉者下宇曲四尺也自宇曲之盭曲折而計之則近部之處其高于宇曲之盭二尺固有餘矣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注疏輿作車疏本是車輿居中以載者也詩話曰朝軸以上加板以載物謂之輿輪處下以運者也漢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生智復爲之輿衡在前以扼馬者也釋文車

扼曰衡輪之崇車之廣衡之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　鄭鍔曰此始指兵車乘車而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長衡則計其廣各因其所主言之也參者要如一乃謂之稱車廣即謂輿之廣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朱氏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鄭氏曰式必曲爲之所揉其式也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輈崇

鄭氏曰二木相附上出於式　應龍曰輈按說文車旁也　錢氏曰高出于輿之兩旁曰輈鄭氏前注謂及戈戟矛皆插車輈賈氏以爲斜置于軓之上下歐陽氏又謂輈之爲制恐有四柱上有橫木其下尺有木縱橫貫之以爲車欄也　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寸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上二尺橫一木謂之輈去車床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輈若應爲敬則落手憑式而頭得俯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軓圍

鄭鍔曰軫圍一尺一寸三分而去其一以爲式圍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以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而三分之取二以爲較圍則四寸九分寸之八也軓有二轂末謂之軓輪人所謂去二以爲軓是也車較之下其植之直者與植之橫者縱橫相貫亦謂之軓即此所謂軓也歐陽氏曰竊意此木與較相附其制與較同皆四寸九分之八也豈較在前輈在側二木之名可以相通其實所謂軓必在兩旁輈木之下縱橫若今高眼然歟

參分軓圍去一以爲輻圍

鄭鍔曰軓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參分而取其二以爲輻圍則輻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之梁故謂之梁輮　鄭鍔曰制作必欲中法所以有三度也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輮不同其度數有三也　歐陽謙之曰舡輮人而與軸並言何也軸之在車其象其用主乎利轉與輮蓋同也故

衡者必欲其中水則直與橫審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鄭鍔曰居處也木有小大以類相從則強弱敵剛柔均無有餘不足之患故大小不可并若以大并小則小者力不勝大者之倚必摧而折如其未摧使馬引之則小者先絕矣何則木之強弱適稱則力任相等如一強一弱則馬所引弱者先絕而強者無恙固其理也惟其然故處之之法當得其所

爲

輮人爲輮輮有三度軸有三理

本疏云衡軛也輮轅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勾之衡則橫居輮下如屋二以爲輮圍則輮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之梁故謂之梁輮　鄭鍔曰制作必欲中法所以有三度也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輮不同其度數有三也　歐陽謙之曰舡輮人而與軸並言何也軸之在車其象其用主乎利轉與輮蓋同也故

附于輮人

國馬之輮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輮深四尺駑馬之輮深三尺有三寸

鄭鍔曰高六尺者名駑馬駕後車者也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牛之

鄭鍔曰車雖有大小至于爲軸之理則一而已又曰自軓前凡十尺策以策馬則牛其數長五尺輻十尺而策五尺取足以及馬不長不短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輮之長以其一爲之圜小于度謂之無任

鄭鍔曰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圜衡任而已凡任

木有任其正者有任其衡者所處不同用力亦異故其材之所宜貴各得其當也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軫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兎之圍參分其兎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輮欲其孫而無弧深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五分

歐陽氏曰案鄭圖解軸車下轐在軸上轐卽伏兎也兩伏兎居兩頭朝在中央所謂當兎之圍卽輮也然朝與二伏兎並居軸上而爲三則其大小當無異矣

今夫大車之轐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轐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陁不伏其轐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轐直且無橈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三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應龍案詩六月云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摯輕也鄭鍔曰節其軒則其勢不至于高而上于節其摯則其勢不至於輕而下至故登陁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陁也不援其邸必繘其牛後此無故唯轐直且無橈也

林氏曰援引也言引而傷車之邸　歐陽氏曰援

四圭有邸鄭注邸本也車邸意者指輪而言也援其邸其指輪之踐地者而言乎

是故輮欲頎典輮深則折淺則負輮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氏曰揉之太深則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　鄭鍔曰揉之深則太曲而傷其力力傷則易折揉之淺則微曲而其勢直于馬背故馬常若負之然非所以爲善故曰深則折淺則負注謂輮之揉者形如注星準謂輮之在輿下者平如準　鄭鍔曰形如注星謂自上而下其勢急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平而準則其轍也亦難此車所以能久不失之深不失之淺可否相濟通之謂和則乘之者無動搖之患如之何而不安哉

輮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鄭鍔曰上文云凡揉輮欲其孫而無弧深此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而無折者蓋輮之勢揉之大曲如弧則必折之理耳則能覆車故欲其弧但欲其弧而無必折之理耳上文欲其孫此又欲其經而無絕者孫卽經耳順其文理謂之孫理而直之謂之經揉輮者惟恐不

能順其理爾不順理則斷絕而不相屬矣故欲經
而無斷絕之病蓋軥爲一車安危所繫故既言之
又再言之欲其頎典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絕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見爲軥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陳氏曰軥所以駕馬軥既善矣則馬受服而不能
自已非人欲止之則有前而無却故曰進則與馬
謀退則與人謀　鄭鍔曰上云和則安故言其安
之利馬之行也以進爲主人之御也有進有退馬
惟欲進其行有進而取道之勢故若與馬謀焉人
或欲退軥有順而可挈之勢故若與人謀焉謀謂
與人馬之意不期而合猶有相謀然也

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
不敝此唯軥之和也

陳氏曰陪乘者爲右則尊者在左可知矣　鄭鍔
曰車有兩驂兩服詩云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
兩驂如舞言其不拘閡也轅若不和則馬必拘閡
而相契倚而相合之義也轅若不和則馬必前
後而相需需遲而相待之義也唯軥之和則雖千
里馬無契需之患故曰馬不契需又曰衣之下裳
謂之衽故禮記云扱衽不入公門又云深衣續衽
皆謂裳之下也御者常苦於裳之易敝以其近下
而摩于車也唯軥之和則無動搖之勞故終歲御
而衽亦不敝

勸登馬力馬力旣竭軥猶能一取焉

鄭鍔曰登進也軥之善也馬不契需愈遠而不知
其遠矣能勸馬使進而用力焉馬力已竭軥猶有
進而取道之勢

良軥環澤自伏兎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澤謂之國軥

鄭鍔曰澤滑漆文理也歐陽氏曰澤漆之文理也
人爲皐陶曰良鼓環如積環弓人爲弓曰角環澤
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車之隧四尺四寸軸居
其中而伏兎正居軸上則軸之前後軸之長皆二
尺二寸　鄭鍔曰軥不善而動搖則漆消摩而不
見矣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輾三十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陳氏曰日之運行也一歲一周天合輪輾三十宜
以象日而曰以象日月者蓋取其合宿之數也有
經星有緯星所謂二十有八宿蓋經星無變者經

星分布乎天而周天之度有常分而不可變易故
蓋弓以象之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鄭鍔曰蓋弓之所象者星之數也旂之所象者
象星之體也又曰晉志云心三星爾雅曰大火謂
之大辰註云大火心也　東齋書傳曰角亢氐房
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房星爲大火　歐陽氏曰東
方爲龍故東方宿以蒼龍名之曲禮左青龍之義
亦如此然以星圖考之大火蒼龍宿之心而九星
乃蒼龍宿之尾于十二次爲析木今龍旂九斿取

象於九象乃今不言象析木象尾而言象大火何
也蓋其有身有斿斿者今之所謂旂脚也今曰以
象大火蓋主旂之身而言以旂之身而下有斿以
象龍之心而下有尾也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
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南方七宿以鶉名之星張
星有七星旟之七斿取七星爲象也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鄭鍔曰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西方之熊
旗以象白虎宿之形晉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參

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布一曰鈇鉞參白獸之體其
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
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
主偏將軍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歐陽
氏曰按星圖西方參共十星四角四星中橫列三
星所謂參也又中星直下有三星所謂伐也然則
六斿之所象合伐與參六星而言之也鄭氏所謂
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是也
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元宮二曰

清廟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東壁二星主文章天
下圖書之府詩定之方中註曰定昏西正中謂小
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應龍曰按星圖營
室東壁皆二星而營室之東又二星曰東壁與營
室二星合八星則其旁六小星晉志所謂離宮六
星是也然則四斿之所取象但取室二大星與壁
二星爲四星而言爾　鄭鍔曰斗牛女虛危室壁
北方之宿也建龜蛇以象之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旗之正幅爲縿斿則屬焉故曰弧旌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終

周官集傳卷十三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

陳氏曰總說金工之事故序于前　鄭鍔曰所制之器不同所用之齊亦不一故有上齊下齊之別焉齊如食醫所謂食飲膳羞八珍之齊齊限量也所用之物各有限量無過不及也　削殺矢同居下齊之中記工之目以冶氏爲殺矢而此言執上齊者蓋戈戟居上齊冶氏所執實在於此所謂殺矢非冶氏正職乃先德制作遺文於秦之後傳之

或失其序而已且殺矢之制自有矢人記之故也

桃氏爲鐘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鄭鍔曰自開闢以來有制字之聖人而毫楮之制則未立也雖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而簡策所書者非筆也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者書於方而方策所書者亦非筆也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而彝圖亦非筆也然則如之何而名曰書蓋爲書刀而刻字於其上爾削也者書刀也其長一尺其博一寸可謂削小矣故名之曰削

其爲器甚微其爲制甚易特立一官以掌之又先攻金之工而言之者何耶蓋著古昔之惛惛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未有毫楮之傳而書之所記者獨在削所以記久者在是所以傳遠者在是將冀其制用而不窮安得輕而易之耶此則設官之意而築氏首六工之意也又曰取六削而周環以合之欲其成規取諸圜也蓋削者曲刀也其形偃曲如弓之反張而爲之也其形曲則過乎曲不可也不及乎曲亦不可也合六削而環然後能曲而得中此蓋言其制作之法其度當如是爾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鄭鍔曰冶氏執上齊殺矢金五而錫二殆下齊也戈戟爲於冶氏殺矢爲於矢人其工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鄭鍔曰戈之狀有曲而下垂者謂之胡有直而上達者謂之援其柄謂之柲柲之受胡者謂之內內所以受胡之入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

歐陽氏曰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當爲不對下文不

此義亦與圖不合　歐陽氏曰刺疑是鐏三鋒當同一金不應別言中鋒鐏則不嫌是別物謂之刺以其刺地言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桃氏掌攻金以爲劍而取名於桃者按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　鄭鍔曰古者臣膳於君葷桃荊天子弔諸臣之喪則巫祝桃荊以先之開冰之時用桃弧棘矢皆所以除不祥也欲除不祥者必用桃木蓋鬼神之所畏也劍者君子防身之具

凡小大之以暴惡凶暴乎人者亦不祥也用劍以
防之殆亦用桃木以除不祥之意乎又曰劍之兩
旁皆有刃其廣皆二寸半也又曰兩從半之謂自
劍脊而中分之兩旁皆殺以趨鍔其廣則半臘也
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鄭鍔曰設大也臘廣二寸半取而參分之去其一
分用爲首之徑　歐陽氏曰莖長五寸中其莖設
其後二寸半以後稍大也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

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

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莖長五寸言五其莖長者謂長二尺五寸並莖五

寸爲三尺也　按冶氏註三鋝重一斤四兩故知

此九鋝重三斤十二兩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

鳧水鳥清揚而善飛周人以鳧氏爲聲鍾官蓋鍾

之聲貴乎清揚而能遠　鄭鍔曰鍾之制有鋪有

鋪有編鍾編鍾十六枚而在一簴小師正其位磬

師教其擊者也鋪則當十二辰之鍾者所謂鋪也

旁有兩欒正有兩面面皆有帶先王之制鍾也大

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兩生其方則在

西其音則尚羽實樂最大者也然其以鳧名官何

耶蓋鳧之爲物輕揚而善飛沒而不溺者也鍾之

制重厚矣其聲則欲其輕揚而遠聞鍾爲衆樂之

宗作樂者貴於無沈溺之過名官以鳧既以見鍾

之所宜又因以爲戒也　歐陽公集古錄曰景祐

中脩大樂治工拾銅更鑄編鍾得古鍾有銘于腹

因存而不毀即寶鼒鍾也余知大常禮院時嘗於

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

朴作編鍾皆不圓至李照奉詔脩樂皆以朴鍾爲

非及得寶鼒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爲有法也

陳氏曰欒銑一物而二名也名曰欒者言其狀如

木之檀欒然也金之澤者謂之銑或曰銑小鑿也

鍾欒謂之銑以其類銑然也然銑音洗則以其聲

生於此清揚不變其淨如洗然也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鄭鍔曰于之上所擊之處其名曰鼓言聲之自作

也鼓上謂之鉦鉦之爲言正也左右上下此居正

中焉鉦上謂之舞者義取諸發揚其體者從此也

歐陽謙之曰以鄭氏圖攷之鍾體分爲三最下

一截爲鼓是擊處中閒一截爲鉦最上一截爲舞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陳氏曰舞上謂之甬言若甬生出焉甬上謂之衡
言若衡之適平焉　歐陽氏曰甬似今鍾鼻連於
鍾體者衡似別一物用穿鼻以縣鍾者今二物皆
謂之鍾柄其意未明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陳氏曰鍾繫謂之旋言其飾之盤旋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故故謂之景于上之攡謂之
隧

鄭鍔曰數物者必以校計日之光謂之景景則明
而可觀校之數顯然可數明著如日之景故曰景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
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
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圜參分其圜去
一以爲衡圜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鄭鍔曰鍾之制當應乎十二律律有長短之不同
則鍾之制亦宜異也伶州鳩謂周景王曰古之神
瞽度律均鍾蓋言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而和
大小長短言脩弇而不言柞鑿而終以有說作文
其聲也審如是說則鍾不可以立一定之制可知
矣　歐陽謙之曰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徑
並鍾體而計之也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
之鼓間謂之間除中體自其空中而計之也銑連
體十分鉦連體八分銑之間八分鼓之間六分不
言鉦間意必與鼓間相若舞間四分此其上小下
大之制意其長短之數亦與廣狹不相異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脩弇之所由興有說
鄭鍔曰先王之制器也不說之理默寓於其中使
後世之人觀其制於法度之中得其意於法度之
外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若夫鐘者樂之大者也聲

出於形形得其度則聲調不得其度則不調固有
可說之理苟不說以詔後人則後世或妄以意爲
之求樂之和不可得矣故聖人不得不明告之以
有其說也　歐陽氏曰震動所以發見也形之厚
薄其發見必異聲之清濁其所從出必有自形之
脩弇其必有以形于聲薄厚之所震動石播是也
清濁之所由出大而短小而長是也脩弇之所由
興柞鑿是也言厚薄而不言石播言清濁而不言
大小長短言脩弇而不言柞鑿而終以有說作文
之法也

仁壽縣志 卷89 版

鋌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鄭鍔曰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此所以說夫震動
之由也體失於大厚則聲如石而不發石之爲物
堅實而無聲也體大薄則聲渙散而不聚播如播
種之播布散而不聚也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
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
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鄭鍔曰鼓居銑間十之六鉦間之數經
歐陽氏曰鼓間之數居銑間十之六鉦間之數經
不著竊意鉦間必是小於鼓間也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鄭鍔曰遂即摝也又曰取其厚之一分爲之深則
擊處常深六分之一而已深而又圜所以受擊宜
圜故也
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
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以爲量
栗本作桌鄭鍔曰爲量名官曰桌何也桌之爲栗
最堅而實者也故言玉之堅則曰縝密以栗言風
之急則曰栗烈婦人之贅用栗取其謹飭而堅守
也量所以量多寡摩於物者其敝必易故必改煎

金錫以爲之使縝密而堅實然後磨而不礙堅而
不秏用而量則常得其平焉又曰爲量欲其堅實
而可久故煎金錫則必改更而煎之既煎之又再
煎焉消涼之精則不復減秏也煎而又煎則消融
者去而盡矣其所留者皆其精而不復減秏者矣
於是稱其輕重既權之矣然後準之者雖已知其
輕重又欲平其多寡用準以平之矣然後量之則
量其多寡而各納於模範之中矣此文不止爲一
量也如爲一量則不必權其輕重平其多寡矣惟
不止於一則恐大小不等始有量之準之之法

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鄭鍔曰孔子於公而華之母請粟曰與之釜及左
傳所謂豆區釜鍾即此所作之釜爾諸家說其所
容之數皆不一焉晏子則謂六斗四升爲鬴管子
則謂百升而成釜爲左傳說者則謂五升爲豆四
豆爲區四區爲鬴則釜八斗也唐志康成則謂四升曰
豆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說一寸
其實一豆豆當爲斗釜之說一寸而容一斗則釜
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
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爲豆每四而加故自

區至鬴而六斗四升彼舂不攻之于舂人也梓人謂飲器實一升觚三升觶以爵而酬以觚一觶而一豆矣夫一觶則一升也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乃謂四升爲豆則失之矣或者以廩人萬民之食而疑其數蓋謂人四鬴上也三鬴下也若以十斗爲鬴豈其一月能食米至於四鬴也舂不知謂爲一月之食米者亦康成之失也且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上下詔穀用非謂米也凡穀二而米一則四鬴之穀爲米二鬴爾月無二鬴之米何足謂之豐

年哉則鬴之數宜以百升爲正即今所謂斛也量金錫以納模範而爲鬴其深一尺其內一尺而其形方外則圜焉其實可容一鬴故其名謂之鬴也其晷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鄭鍔曰覆鬴用底深一寸可容一斗爾耳謂鬴之兩旁人所挈舉者也

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

陳氏曰聖人之制器也不止一端每各爲之說以廣其傳使後世有失焉可即此器以求之若璧羨以起度量聲中黃鍾之宮者是也　鄭鍔曰概平也量所以平物之多寡非特公家之用而已民咸用焉使得咸用而不取其稅此所以民皆樂用之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敭厥後茲器惟則

鄭鍔曰古者作爲銘文皆所以詔銘後世非苟炫文以爲工此銘量之人自謂是銘之作非苟作也乃思索古人制量之法允信乎至于法之極也後世有作者無以加也是故作是銘文以銘此量非苟爲之銘蓋深思精求所以制作之道知其爲是量也允信乎臻於至極制器以爲用至矣盡矣立法之妙後世不可復加矣是宜爲文辭以銘之也觀加申正以觀天下之觀是量既成可以觀來四方之國使四方之人則而用之也又曰非特以觀四國示當年而已也又可用此永以開迪後世之子孫使之常法則於茲器則爲之銘以詔後世宜矣敢如敢迪我後人之敢古者器用皆有銘惟湯之盤銘誠之記量之銘誠於此湯欲日新其德則載其銘者所以爲後世人君脩德之法考功載誌作之度而特誠量之銘蓋其制器可爲後世之防制作之法盡於是矣何則量所以出內者也使四

國之人不法乎是則多寡不均五尺之童適市而
欺之者至矣雖然是猶可忍也若夫後世有天下
者不能則乎茲器則弄柄之人或因出納以市恩
欺忍天下之亂由是生也此所以特載於銘使用
量者觀銘而知所警垂誡之意遠矣厥後齊國之
君不識乎此執政之臣如田氏者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陳氏之量豆區釜鍾各加其一民謳歌
之而齊國爲田氏所有豈不信哉　陳氏曰以此
示之使彼觀焉以觀四國使同其用則雖有私智
無所施矣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
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鄭鍚曰欲鑄金爲器先消湅之以求其精消湅之
精粗必觀其氣候氣候者消湅之烟也五行木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然則金者稟氣自東方之木託
形于中央之土青者木之色黃者土之色木猶金
之父土猶金之母而白者西方之色乃金之本質
也黑濁青陰陽不辨之氣也始而煎之則黑濁之
氣生蓋金錫相雜兩者交成於烈火之焰故其氣
之上達者當然也是氣既竭則黃白次之蓋金土

之氣始見也及其久也黃白之氣竭則所以託形
於母者盡矣然後青白次之是則受氣之父與本
質皆見矣久而青白之氣竭而青氣獨見則其本
質之氣亦不復留惟所以受氣者獨存則其反本
復始歸於其初將百鑄而不能耗矣如是乃可鑄
也古人之制器也非徒制作之巧而銷鎔金錫之
法亦如此此其用心蓋將以爲萬世之計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
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

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
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

屬音燭鄭鍔曰函人爲甲欲周營而包護之使人
勿傷也故曰函如循環包函之義惟甲所以周人
之身是乃所以函之也玉篇曰犀似豕形如水牛
黑色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亦有一角者兕
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其皮堅
厚可制鎧又曰屬連綴之義上旅下旅以札相續
曰屬取其連屬也犀皮不甚堅故七屬蓋札短則
以七屬相續而成兕皮則堅其札長故以六屬相

績而成至於取獸皮去其裏以二皮之表相合爲甲則其堅也極矣其皮堅故五屬而成可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槀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齕也

鄭鍔曰鍛革之熟則革之裏必平易之無敗蔑故眡其裏欲其易易者治之精而無蔑也與孟子百步不易爲已憂之易同兵謂革之理也如兆朕眡革文理則欲其直而不曲蓋革朕已直則其制而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搏爲緩也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柱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疾濕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膬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柱則是一方

鄭鍔曰著所附著之處也鋪著之處雖厚如薄故謂之淺

卷而搏之而不迤則厚溥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倣不類

鄭鍔曰能不迤者必其厚薄有序均一無差故爾

韓人爲皐陶

鄭鍔曰鼓椌以板合成其中空成如陶然皐如鶴鳴九皐之皐水旁之深長處曰皐鼓木其中如陶深而直長尋四尺皐鼓一丈二尺以長謂之皐與此皐之意同　應龍曰陶氏當從革按韻鞠通作

陶

長六尺有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

歐陽氏曰穹者三之一若以鼓四尺一面計之三之一計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併鼓四尺穹者計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鄭氏以鼓木二十板每版中央則合二十尺圍三徑一合計徑六尺六十三分寸之二是以合鼓兩面而計之得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之數并數面圍四尺總計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故穹者三之一必倍其數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鼛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敔擊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鄭鍔曰鼛鼓之制其長一丈二尺其面四尺而其中圍則不穹一倨一句如磬之折焉異於他鼓故特以爲鼛鼓言之倨言其直勾言其曲如磬之折則其中曲不三正也其名曰鼛鼛者長也緩也惟長故緩用民之力不欲急故長其鼓之形欲其聲之緩此則用之於役事也

章氏潢

裘氏瑒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鄭鍔曰自陰陽判爲五行五方之位正而五色遂章左氏所謂天有六氣發於五色是也然各奠其方各色其形固未足以爲文采之美惟畫繢之工取五者而雜錯之然後其文爲可觀東震位也震爲水木始生其色青南離位也離爲火火炎熾其

色赤西兌位也兌爲金金色白北坎位也坎爲水水色黑天位乎上觀之蒼然不可得而名也謂之玄者以其遠而最微所可見者玄而已玄者黑色之倘微乎地位乎下土壤不齊不可得而名也謂之黃者以其近而最微所可見者黃而已黃者赤色之倘微乎凡此六者取上下四方色之著者而名之也故皆以謂之爲言蓋所以指名其方位之色者不能逃乎此也天地四方有自然之位有自然之色所以正其名也畫繢之事取其自然之色而合之先後次第各有所宜青與白宜相次東西

定位之色也赤與黑宜相次玄離相交之色也玄與黃宜相次乾坤配合之色也一行不偶無以相生五行不尅無以相成前言四方自然之色言其相生也此言合而相次言其相尅也東方之青次之以白金尅木也南方之赤次之以黑水尅火也至于天地則欲其如夫婦之相偶所以奠其尊卑之位也其相尅乃所以相成歟畫繢雖一技爾然而雜四時於五色無非陰陽之妙理寓焉然則先王一代之色各有所尚以表盛德之所在豈無意哉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陳氏曰周采雜於東南而爲文故青與赤謂之文南而事成故赤與白謂之章乾位西北其道主斷故白與黑謂之黼艮位東北陰陽各止於其所而辨故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則繢陽而繡陰陰嫌於不備也故特以名之不然繢豈不備五采乎歐陽謙之曰繢主用色故但言色繡主施之故言五采備謂之用采以刺於裳非但以色施之故言五采備謂之繡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鄭鍔曰畫龍所以裝於也然十二物中有龍而已不畫水也殆亦記時所見乎

火以圜山以草水以龍鳥獸蛇

鄭鍔曰畫龍所以裝於也然十二物中有龍而已不畫水也殆亦記時所見乎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鄭鍔曰畫繢之事能取四時五色相雜以章明之使文采粲然可觀是之謂巧作之自於聖人創之自於智者能彰施五采亦惟巧而已故曰謂之巧

歐陽氏曰此經結上經而言天地之也上經言天地四方之位青赤白黑之次山水禽獸之象是各有其義而已至其錯叙布次之而使有文采之可觀非巧者不能也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鄭鍔曰設色文也文必因質而後著素功有質然

後可以施畫繢之文畫繢之文在其素功之後乎
故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孔子曰繢事後素皆是意
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
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鄭氏曰鍾聚也或謂堯舜之世羽畎有夏翟徐州
貢之周時豈非耶設官以染羽何哉有虞尙質而
未文雖用羽而猶寡後世日趨於文以周制攷之
后之衣服則用羽車與容蓋則用羽國之旌旗則
用羽舞者所執則用羽其他用爲文服之飾多矣

暴練者其幎氏斁其職所謂凍絲凍帛是也夏纁
玄者其鍾氏斁其職所謂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
入爲緇雖不言玄而鄭氏謂玄在緇緅之間是也
若夫秋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經有五采備之文
不然其筐人之職乎

幎氏凍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陳氏曰凡凍無他凍其生者蹙之而已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鄭鍔曰以七日七夜爲度欲其得陰陽之氣一於
平也

凍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涇之以蜃清其
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
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
凍

鄭鍔曰上文凍絲記水凍之法此文凍帛記灰凍
之法　陳氏曰渥漬其帛以灰沃帛而熟之也既
曰渥漬必有水焉非特灰而已

器欲其不遽以乾燥也涇之以蜃涇與善防水者
涇之涇同謂粉蜃以涇其上　歐陽氏曰蜃若
今石灰周禮共白盛之蜃古者蓋取蚌殼以爲灰

以爲白盛之用也以櫚木灰煮其帛使熟又以蜃
灰淫之使慘盛而白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
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
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
全上公用龍侯用瑑伯用將

鄭鍔曰天子執鎮圭者執以朝日也執冒圭者
執以驗諸侯之瑞也當朝覲會同之時執圭而來
者天子則以冒圭而冒之蓋諸侯之邪刻其圭之
上而天子邪刻其冒之下以驗其合否名之曰冒
之也與書所謂丕冒

者以明天子之德足以覆冒之也

海隅出日之冒同

繅子男執皮帛

歐陽謙之曰案史記曹相國世家初封參爲執帛
註孤卿也後遷爲執圭註諸侯伯執圭以朝位比
之三代之制諸侯雖去其籍未盡亡也而猶彷彿
可見者其有不可泯沒者若此夫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蓋天地之中數所以象三光運行乎天地之中也

鄭鍔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
尺與大圭又等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
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瑑以祀廟

鄭鍔曰杼上殺削其上應龍曰王所搢大圭搢笏
也搢之紳帶之間以其搢於衣帶同於衣服故以
服言　林氏曰王執鎮圭又執此以副焉則非圭
之正也故又謂之介圭介之爲大有所副而已服
之則所謂搢之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瑑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
行

鄭鍔曰用繅所以見文德之外也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歐陽謙之曰璧本九寸肉六寸好三寸今好三寸
不改其度而左右之肉減六寸而爲五寸上下之
肉增六寸而爲七寸度量其寸數使足於一尺則
以是而爲度矣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鄭鍔曰以璧爲邸旁有一圭圭以五寸爲度者五
蓋天地之中數所以象三光運行乎天地之中也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鄭鍔曰璧天地九陽之極數也天子如天而爲陽

之極也故享之以璧琮九寸下文有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則此不當言琮諸侯之享天子用璧則用琮所以享后兼言琮者舉尊以見卑之意也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鄭鍔曰七寸者少陽之數天子而用七寸蓋男下女之義也不言和難則以穀圭以聘女爲主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鄭鍔曰宗廟祼用圭瓚以象陽之用也山川祼用璋瓚以象陰之成也此大璋中璋邊璋皆祼山川

之器言大言中則知邊璋爲小邊如邊際之邊則小可知用三璋者於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於小山川則用邊璋山川則陰氣之聚故用璋以象陰也劉出者四寸所以貫勺也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琡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鄭鍔曰亦如之者亦如邊璋之制以七寸爲度天子用穀圭七寸諸侯下天子故用大璋七寸天子宜用十二諸侯宜用九今也皆以七寸爲度則降尊以從卑也且表其下女之義也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林氏曰中璋牙璋之小者蓋軍有小大所用之璋亦異然璋所以象陰之成事而牙有噬嗑之用焉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鄭鍔曰天子之后謂之宗后宗尊之之辭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爲權蓋用之於內也獻酬稱絲其以此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鄭鍔曰王法天之大數后與王同體故皆以十二

寸爲度歐陽謙之曰天子之后謂之宗后蓋一宮之所尊宗之也天子之後宮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所以偶於天子也其可以無嫡庶之分而失正妾之別故爲正爲嫡則可以正位於內而爲一宮之所宗也所謂宗后蓋后嫡室元妃之云者歟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歐陽謙之曰其數器一其度量同權之輕重當出於一也而宗后駔琮五寸以爲權天子駔琮七寸以爲權得無輕重之不等乎意者銖兩升鈞其輕

重固有定數也而五寸七寸其數之所起有不同者若宗后之權或起于升天子之權或起于一升有牛歟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璪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聶氏圖曰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與四圭同　鄭氏圖曰兩圭琮璋兩圭五寸天地之中數也

案士有二寸稟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鄭鍔曰案飾以玉所以明憑恃以爲安后之于賓客有勞之之禮者如王致酒則后致飲然夫婦相成之意　歐陽謙之曰皆九皆五亦所以言案之數也諸侯皆九不別于公侯伯子男之君也大夫皆五不別於公侯伯子男之臣也經本言飾案之玉而遂及於勞諸侯之具孰謂考工止工匠之事哉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鄭鍔曰觀圭璧兩圭皆五寸以爲制則璋邸亦五寸可知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陳氏曰倨言其直句言其曲一曲一直是以有折然大折則傷於曲故以一矩有半準之蓋規圓矩方以法矩準之而增其倨句之半則不至於大折矣

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崇

陳氏曰股取況於股肱之股蓋其體之肥故也鼓取名于鼓樂之鼓以言所擊在是故也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其長而羽其一

歐陽氏曰近鏃鐵多鐵重故三分箭笴而其前一分之重與後二分相停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顏氏曰枉矢絜矢謂利火射用請守城車戰故曰兵矢結火以射欲行之疾故其鏃差短而小焉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顏氏曰弋而取之小尤欲其輕利則其鐵又短而小焉故七分之三在前而重之均也　鄭鍔曰安括于兩旁必夾其陰陽則無强弱之相勝然後夾其比以設其羽則設于比之四角而無偏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鄭鍔曰羽長六寸三分之而設其鋌鏃當長二寸也於文當爲三分取一以設其刃不言取一者闕

文自三分其長而殺其一至於設其刃皆言其爲矢之中法如此則雖有疾風亦不能驚憚其矢使之不正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鄭鍔曰刃長寸當爲長二寸蓋三分其羽以設刃則知刃二寸矣圍一寸其鋌則十之蓋十倍於圍當長一尺也鏃者箭入菜中　顏氏曰重三垸則重稱于菜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

周官集傳卷十五　三

顏氏曰前弱則首低故俛後弱則末撓故翔中弱則首尾搖故紆而曲中強則首尾弱故飛而揚也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濟不濟之稱也

鄭鍔曰爲其有病有利不可不察故於是記其試之之法　陳氏曰羽之設欲其有節故於豐殺言節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棗

顏氏曰摶則形之圓也　鄭鍔曰欲其圓出於自然非斲削也故曰生而摶同矣則以重爲貴

其重同矣則以節目之疏者爲貴節目皆疏矣則以其堅實如栗者爲貴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鄭鍔曰孟子云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器不足用故周有陶人之官又曰上古聖人凝土以爲器堯世雖去古遠然以天子之尊猶且飯土瑠啜土鉶傳及有虞而益尚之故瓦棺葬尊猶載於禮孟子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焉遷言其陶於河濱器不苦窳則考工記言有虞氏尚陶不爲無據後世

日趍於文金玉竹木其制不一而祭天之器不廢陶匏者不忘古且貴質也雖然祭天不敢忘其質至于用器之尚陶王者亦不能廢之也故孟子以爲萬室之邑一人陶則器不足用此陶人之官所以見於周歟　鄭氏圃曰甗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合　歐陽公集古錄載宋太宗長安有民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脊于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　鄭鍔曰左傳云齊遺晉以玉甗

後世或用玉爲之以爲國寶歟鄭當如管子所謂百升而成釜之釜也有足者謂之鬴無足者謂之釜所容皆同以其名相近也

高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鄭鍔曰鼎之類所以烹飪經于亨人言鼎鑊於小宗伯言省鑊而不言鬲爾雅言實鑊而不言鬲欹足謂之鬲欹空也蓋其足空中也其實五觳下文言豆實三而成觳觳當實一斗二升則五觳六斗也鬲所以烝炊之器其上容飯焉又曰其實二觳則容二斗四升也

旅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旅之事皆墾薜暴不入市

按古簋有飾爲之者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垙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爾與原父所得眞古簋不同也器中腵豆中實腵崇四尺方四寸

雜記註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有福曰輪無輻曰輇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

筍虡

鄭鍔曰筍或作簨虡或作鐻其實一也筍之上有崇牙虡之上設業業之上樹羽而其端有翣故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而虡只用直木爲之詩曰虡業維樅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紓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鄭鍔曰胸鳴如榮原蜥蜴之屬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

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蹇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鄭氏曰鴻傭也　顏氏曰傭均直也

凡攫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

衙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須爾如委矣苟須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鄭司農曰凡虎豹猲貙之屬能攫取物也能縶取物也能攀援而登高也能攀援而登高也能攀援而登高

射以圖有慶之功以免有讓之過

張玉采之侯則遠國屬

鄭鍔曰說者以爲遠國之屬繫於人君之德而已豈一張侯而遂使之屬歟蓋嘗考修文德以來遠人者夫子之言矣文德以治四國者宣王之事則張玉采之侯以示文德能使遠國屬歟謂其不然哉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鄭鍔曰六獸皆正面畫其六首於正鵠之處張此侯則以燕射也王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使夫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禽獸偪人麋鹿在郊害人者未除人君方且宵旰不暇何以燕樂於頃刻耶惟其驅虎豹犀象而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人無異類之害則君有無爲之樂是故張獸侯者明獸之害人者吾亦射之矣此其可以息燕焉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鄭鍔曰食有祭所以不忘乎有功於養人之神也醢有先醢卜有先卜農有先農皆不忘其初也況於射將以服諸侯乎

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鄭鍔曰其祝辭則實所以警乎不服之諸侯故曰惟若寧侯蓋言所祭者惟女安寧之侯也若夫不安寧之諸侯則是悖戾違上不寧乎臣節而敢爲叛亂者也此王者之所不恕故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也又曰既祭夫順命之寧侯又射乎不順命之不寧侯又從而勸戒夫凡爲諸侯之人曰女當安乎臣節勉強自愛以保天年詒女子孫常爲諸侯而受百福也　歐陽謙

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蝎是故句兵椑刺兵搏擊兵同强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强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鄭鍔曰用兵之法有攻有守攻之勢異乎守守之勢異乎攻則兵器之不同固其理也攻人之國則進以趨利人不衆則力不足以攻行不遠則不能出人之不意人衆行遠則飲食之不繼亦其勢然也而又進攻爭利則必涉險阻此所以貴用短兵然後爲便守人之國而不攻則居以伺便不戰不爭安坐而食故飽而不飢倘或有行所適亦不然

周官集傳卷十五

亦不至於涉險阻此所以貴用長兵然則兵器之制自戈至於夷矛由六尺六寸至于二丈四尺蓋不恠是長短之異而已國不能無用兵之時兵不能無攻守之勢將以適用不得不然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刺圍

鄭氏曰被把中也　鄭鍔曰人所操而用之之處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又曰凡矜皆不圓蓋爲入觚也惟把處則圓之又以眡其勁否若其材之堅强則兩頭無强弱矣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鄭鍔曰凡此六者皆建於車上既建而車不反覆由其制得法長短小大各適其平然後可以國工名也　應龍曰前經言車有六等之數蓋以參與人四兵而言之不及夷矛也論其高下故曰等也此云六建明無參自取人與五兵皆立于車上論

其建立故曰建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

鄭鍔曰置槷將以眡景然必槷之正則景可驗欲其槷之正則繩西正之以繩正槷槷已正乃眡日影焉所謂眡以景則眡日至之景而驗以圭也

陳氏曰水地以垂所以取其地之平置槷以垂所以取其表之正四圍之地平矣然後中央之表可立焉中央之表正矣然後日出入之景可眡焉故眡以景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鄭鍔曰眡以景而又爲規以識之者記之也歐陽謙之曰爲規識日出之景規者正圜之物也所以象日之景也朝而觀日出之景爲日景之象以識之朝識之夕而觀日入之景又爲日景之象以識之朝之景與夕之景相鄉如合璧則東西正矣

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朱氏詩傳曰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鄭鍔曰三相參三焉總四旁而有十二門矣以象十有二辰之位爲參已識日出入之景又以日中之景參之故曰參參以三相考也日中之景其夏至日景歛其長

則尺有五寸焉　應龍曰此上言建國之始已下言營國之始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陳氏曰靈臺之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詩序言衛文公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則建國之與營國異建言其始造營言其築作也此言經營之法國中之廣則九里其方皆三門四方西十二門也天子之禮必法天之大數門宜十二也朝廷宗廟之所居處夷夏諸侯之所會同固非九里所能容也而況上公之禮國家宮室以九爲節故城方九里

宮方九百步矣可以天子之尊下同上公之節乎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由是言之天子外城宜十二里而匠人營國爲城九里者蓋中城也　鄭鍔曰旁言其國之旁旁之門有三焉總四旁而有十二門矣以象十有二辰之位分布乎四方也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顏氏曰經涂九軌舉經言見緯涂皆九軌也　鄭鍔曰周人上輿故制涂之法取足以容車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鍔曰市朝其地皆百畝一夫受田百畝然市有三朝亦有三非一夫之地所能容蓋指所治之處言之市有司次介次之處朝有內外燕之殊其地皆以一夫爲率爾　陳氏曰市朝皆方各百畝而無侈制以妨民之居又可知矣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

天子所御之室在殷曰重屋在周曰明堂其制一爾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鄭鍔曰其四室則方皆三步其實則益以三尺其中央之室則方四步其廣則益以四尺中央者大室也大室爲尊故方與廣皆異乎四室也　陳自強曰室三四步皆室之修也中四而旁三也先言中面後言旁故曰三四步四三尺者室廣之益也

旁而後言中故曰三四步四三尺者室廣之益也

中益四而旁益三也先言中面後言旁故曰四三

尺

九階四旁兩夾牖白盛

鄭鍔曰階以爲升降之等觀明堂位言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則前有三階之證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氏曰門堂門側之堂　鄭鍔曰謂世室門之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鄭鍔曰顧命云左塾之前右塾之前正謂是也　又曰言門堂三之二此則各居其一爾此門堂之室所謂兩室與門各居其分此取正堂三之二數分而爲三也居門堂東西十一步四尺則每室東西得三步四尺居門堂西北十一步四尺則每堂西北得三步有奇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氏曰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應龍曰大寢路寢也又曰明堂位云複廟重楹其屋重簷因名重屋焉四阿重屋意若之之數殿四畔有散水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鄭鍔曰筵卽司几筵所謂莞筵藻席蒲筵筵之制長九尺夏度以尋周度以筵蓋以九尺之筵爲尺寸之度堂崇一筵者堂基高九尺也五室凡室二筵者中爲五室一室之廣各一丈八尺也　或問明堂

之制古今諸儒之說不一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其制亦有同與曰明堂之制或以爲一殿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或以爲四堂十二室近代歐陽謙之又謂周人五室凡室二筵此五室須別在明堂之外未必卽明堂之中爲之此說尤非　鄭氏曰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歐陽謙之曰鄭氏旣言世室爲宗廟矣又言五室象五行分布中央四維何也考之於圖則自中央介爲五室土居中央金木水火四

角相接今考上文堂修二七計十四步以尺計則八十四尺也而五室之修則六丈廣四修一則十七步有半以尺計則百有五尺也而五室之廣則七丈意者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者自爲世室之堂爾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又別自爲世室之室爾要知古今明堂不越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自白虎通論以後紛紛不一唐立明堂亦是臆說創見宋襲知聶氏賓氏作五堂之圖紓江李氏又別爲之圖說其後又作經世圖譜以非其說者而圖譜尤可駁也蓋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凡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

鄭鍔曰此言門之廣狹扃所以舉鼎者有牛鼎鼏鼒之鼎鼎有小大則扃有長短牛鼎鼎之大者故其扃謂之大扃鼏鼒之鼎鼎之小者故其扃謂之小扃應龍曰廟門廟之正門也正門不可不大廟中之門謂之闈門北旁出之門也按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廟門闈門各取容鼎扃大小以爲度者廟中以祭爲主而祭以鼎爲主也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

鄭鍔曰王之五門一曰皐二曰雉三曰庫四曰應

五曰路路大也王寢在是故以大言之然應門則人主出而應物之門故路門雖大而不若應門之尤大是故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大小所以有差焉路門之大足以容兩車之半而已蓋其廣一丈六尺五寸也乘車二徹之間廣八尺凡二徹三个則二丈四尺應門之大其廣二丈四尺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鍔曰昏義曰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故內有九嬪外有九卿也然內助非無夫人而特言九嬪者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夫人則不褻以職焉外助則非無三公而特言九卿者蓋九卿貳公宏化分職率屬三公則坐而論道也於路寢之內設爲九室使九嬪居之以教九御而舉內治路寢之外設爲九室使九卿居之以理百職而舉外治外之九室如後世之外尚書省內之九室如後世之內尚書省也王有六宮九嬪以下分之而又有九室以居者蓋時當治事則居此以考內治也或謂居者非特於此治內事亦於此居殊不知王有三朝九卿以下朝焉未嘗有九室而朝也此則九室九卿朝焉亦當治事之時則處此以治朝事爾非謂於此而朝見天子也九卿不於九室朝而謂九嬪居之可乎　陳氏曰於內九室言居則九嬪所常居者於外九室言朝則朝日處之而已

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鄭鍔曰取國之政事九分之使九卿各治其一夫惟九卿各治其一則事各有統小大舉舉無廢務矣三孤六卿孤而謂之卿者以孤卿同於六命也又曰司士之擯則孤卿特揖朝士之朝則孤卿位在左謂此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鄭鍔曰宮隅七丈則宮牆五丈城隅九丈則墻身七丈矣舉高者言焉　陳氏曰雉之爲物有分域焉故墻堵之數取以爲名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則雉之崇修取於雉之飛止之數蓋雉飛若矢一往而墮五堵爲雉崇修放此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鄭鍔曰此言諸侯之制當殺于王國也然近天子者其勢屈遠天子者其勢伸故諸侯於隆殺之中又有高下焉又曰都在畿內近天子其勢屈也故以天子門阿之制以爲之城制諸侯在畿外遠天子其勢伸也故以天子宮隅之制以爲之城制

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徐氏曰言城則先都而後諸侯內外之序也言涂則先諸侯而後都先後之序也

周官集傳卷十五終

匠人爲溝洫

賈氏曰古者人耕皆耦上種穀溝洫之間所以通水鄭鍔曰爲國之本在農農民之利在水春耕夏耘者農事之有常旱乾水溢者天時之不常先王以爲天下之大利害者亦莫若水故爲之溝洫以瀦以蓄焉爲農民之利而又以決以導焉除田間之害故命匠人爲溝洫焉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

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易新木爲耒剡木爲耜接增韻柄曲木曰耒耒端曰耜　歐陽謙之曰耜之爲物或謂之木或謂之金蓋木在內金在外　陳氏曰古者必耦耕蓋以器言之則體并而用利以人言之則力協而功勸則其耕也深矣故一耦之伐廣尺而深亦如之謂之畎者田法所自始也　歐陽氏曰畎即壟中種禾之所也畎中之土發于畎上者禾既成而後又下其土於壟中也田法于畎行之而爲田間水道之制焉　陳氏曰田首倍之則畎向而注焉故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即此所謂倍也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鄭鍔曰自澮而外則有川焉水由是會直達于川則小水有所歸大水有所入旱乾則資以灌溉水溢則有所決導故農民不爲水所困然自遂至澮水入於川其來也衆必須各載其名而識水之所從出則壅塞者知其所在疏導之爲甚易矣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大司徒名其社與其野皆欲有所

辨而況於溝洫之水乎然則溝洫之法考於遂人十夫有溝洫之制則不同說者則鄉遂爲溝洫之法而公邑爲井田之法所以異也　歐陽氏曰專達於川此當爲開鑿之川下文兩山之間必有川焉乃爲自然之川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陳氏曰兩山之間必有川則水有所赴而歸大川之上必有涂則道以通而達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

三十里而廣倍

鄭鍔曰爲溝之法當順地防則不順其
脈矣不順其脈溝雖可以强成而水必不可以强
行注水之法當使順水以導之苟水屬不理孫則
不順其性矣不順其性水雖可以强導而水不可
常行故皆曰謂之不行蓋地勢有高者不可平之
使下水勢有卑者不可激之使高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鄭鍔曰水之所停留而不行者謂之奠水將以行
之必如磬之折可也其直者三其曲者五是謂磬

折其勢如此則雖停留者亦將奔趨而往矣

欲爲淵則句於矩

鄭鍔曰水流至是渦邪回旋　陳氏曰矩之法正
方非特磬折而已況視此而又句乎如是則水勢
反流而爲淵矣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
水涇之

歐陽謙之曰爲溝所以疏水而去之也故必因水
下流之勢則水自激湍而爲溝矣爲防所以潴蓄
水而聚之也故必因地關束之勢則水自涇涇而

易防矣

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猶瓦溝防
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鄭鍔曰先一日用功觀一日功之深淺用爲法式
乃以此式爲準而傳衆力不爲之式則一日之功
不知其多寡而土功之興不知其久近又況民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彼未知役之期或咨嗟愁嘆謂
上之人苦我以力役也唯先爲之式則用人之多
寡計功之久近可坐而知以是賦功則指日而成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鄭鍔曰築墻與防者必以繩縮版然後實土　陳
氏曰築若詩所謂其繩則直是也縮詩曰其繩則
約若詩所謂約之閣閣是也斯干詩曰約之閣閣
其版謂之無任言約之大過則汲土之時索有不
勝其任矣

葦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墻六分堂涂十有
二分

鄭鍔曰涂者堂前之道也中高旁下
實其崇三尺墻厚三尺崇三之

鄭鍔曰宮中通水道之處左傳所謂逃出自竇謂此也惟高三尺則通水利而無壅塞矣牆謂凡宮室之墻也　陳氏曰下厚則上可以高法當以是爲準過乎此高而易頹矣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

鄭鍔曰古之造器用者或取諸身以爲度或取諸物以爲度各因其宜則爲造法之始此車人之事有欘有柯原其所始則取宣欘柯之外又取諸磬折焉蓋取諸人與物以爲度也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鄭鍔曰一柯有半則其長四尺五寸蓋取人之身俛而磬折以爲度也人長八尺中則四尺自帶而下則四尺半故其俛身如磬之折則四尺半車人之器有長一柯有半者取諸此以爲法也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則耒之長六尺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耒耕耒也庇刺也謂耒下前接耜之金也鄭氏以爲接耜初耒爲過而賈氏遠以耜爲耒頭金近代

陳氏辯之其說謂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是耒耜皆取乎木惟耨則以金爲之而用於耒耜者也陳氏之辯是矣而不詳言耜之爲何用蓋當謂耒之前接者耜也耜之前接者耨也耨即所謂庇也以金刺土者也匠人言耜廣五寸鄭氏謂右者耜一金是也中直者謂庇之上句之下也上句者謂人手所執之處也自其尺有一寸之庇緣其外而曲量之至于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又自其中直者曲量之至於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則耒之長六尺有六寸而曰與步相中者何也蓋上下兩曲之內於首度其左右上下小大多寡之類均矣然後以此而弦直其中以審其度焉以弦其內得六尺有六寸之數則其度不差矣六尺有六寸即上文所謂尺有一寸三尺有三寸二尺有二寸之數合而成也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蓋言其用之時則器之度與人之步適相當焉古者六尺爲步而此

以六尺有六寸之器爲相中蓋以其上句中直而
句居前則方其立而馬前後相距適應乎一步
之數則用之疾徐前後調而有節矣　歐陽謙之
曰以弦其內望直而量之所以爲庇弦其內而不
及六尺有六寸則大曲弦其內而過六尺有六寸
則大直大直曲皆耒之病也故必合六尺有六寸
之度而後可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
鄭鍔曰庇直則當堅地而推之必利庇句則當柔
地而發之必利推者推而前也發者舉而起也

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陳氏曰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不過於句不過於直
適如磬折之勢焉則用於剛柔得中之土所以謂
之中地鄭鍔曰中地不堅不柔故耒之庇與其中
之直兩者適調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首
鄭鍔曰斧柯起于宣而首則起於柯故言柯之長
與博厚之尺寸乃五分其長取其一分以爲之首
首者斧之頭也五分三尺之一蓋首長六寸也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其博三寸
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陳氏曰渠車門也　鄭鍔曰渠車之牙也乘車之
輪所謂牙者以內固抱卽此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歐陽謙之曰行澤行山俱謂任載之車非乘車也
陳氏曰轂短則利轉長則鎭安澤泥山險各有
所宜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鄭鍔曰木心多滑反而輮之則滑易而去泥爲其
利矣山多沙石輪易敝做惟仄木以爲渠則堅刃

相補不偏壞矣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鍔曰輪人言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謂
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者此則大車之輪九尺而
六分之其語雖同尺寸則別
栢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三柯其
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鍔曰行山之車蓋以栢木爲宜如詩人言檜楫
松舟汎汎楊舟之類也栢者木之至堅山者地之

至險以至堅之木而爲車則行險而不鄰與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鄭鍔曰筐一寸乃固也　歐陽謙之曰以乘車言
之輪崇車廣衡長三如一謂之三稱今大車輪崇
九尺則與之崇亦九尺歟是以牝服八尺若論其
橫則徹廣六尺牝服不應有八尺矣所謂牝服必
與上有鬱孔以受別本也
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
歐陽謙之曰以其承上牝服言之此言二柯有三
分柯之一亦羊車牝服之尺寸也
栢車二柯

歐陽謙之曰此亦以牝服之材言之也栢車牝服
之材蓋長六尺牝服鄭氏例以較解之案詩淇澳
猗重較兮以爲車前橫木出式者若徹廣六尺橫
木不容有七尺八尺之制也任載之車不容有橫
木在前謂之牝服則又不容在上意在輿上而或
倚之下通謂之較也
凡爲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
鈎徹廣六尺兩長六尺
鄭鍔曰鑿轂之鈎心則以轂之長而三分之使二

分在前一分在後於其中而鑿之可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
鄭鍔曰古之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後之人遂以
爲觀德之具自人君至大夫士莫不盡志于射由
是專命弓人爲之取材必有時取一不時不足以
爲良
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
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
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陳氏曰和者合異以爲同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
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
鄭司農曰檍讀爲億爾雅曰柘檍應龍曰卽詩所
謂北山有杻陸璣云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
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疎開花似練
而細檿正白蓋樹令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
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說文其屬大者可爲
棺槨小者可爲弓材鄭鍔曰荆山荆堅而美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鄭鍔曰既得七材又有相之之法相者察而眡之

以知其美惡也凡木必有陰陽之偏　王昭禹曰木之資氣於陰陽者不能無偏正之異偏於內者察於外可知其心赤者陽之正色黑者陰之正色足以知其心相幹欲赤黑者外焉得陰陽之正色是故柔故欲其亦備陰陽之正氣蓋偏乎陰則其材柔偏乎陽則其材剛皆非幹之良也鄉者洞遠之義也凡木叩而擊之必有陰陽之聲聲之清者爲陽聲之濁者爲陰近根則陰其聲必濁遠根則陽其聲必清枝遠根則其材得陽氣而良近根則其材得陰氣而奴故擊之而其聲清揚則知其材之遠根也

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

鄭鍔曰凡弓有射遠者有射深者欲爲射遠之弓則用其材之執者欲爲射深之弓則用其材之直者

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

鄭鍔曰用鋸以剖謂之居用鋸以剖則所以處鋸者不可不順其文理也菑栗爲解剖而裂之也菑如菑田然開而耕之也栗如栗烈之栗不迤不邪行絶理也木必有文理剖而析之不可不順焉苟於菑栗之時不絶其文理則以爲弓幹用之雖久

牛之剫而爲剫氣之所休息故角之木常柔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

青也者堅之徵也

鄭鍔曰夫角之弓中曲處用以附幹當弓之隈曲處則必屈橈以其勢當屈橈故欲其堅實而不弱焉然而何以辨其堅哉惟相其角之中色青則是堅之徵驗也蓋白者陰之色陰爲至柔故因白以知其柔青者陽之色陽爲至剛故因青以知其堅夫角之末遠于剫而不休於氣是故肥肥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

鄭鍔曰夫角之末去剉寫遠剉之氣所不能及而
不休照之也氣所不及則必胞而易折此所以貴
其柔柔則不折矣然則何以辨其柔惟相其角末
之豐大則是柔之徵驗也蓋氣之所及故豐豐則
柔矣此角所以貴豐末焉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鄭鍔曰角長二尺有五寸長之極矣既極其長又
且本白而中青其末又豐三色俱不失其文理如
此之角是牛戴牛蓋一角直一牛之價如牛之上
又戴一牛也茲其至貴者歟　趙氏曰豐末不可
退光漆之類當漆性堅定之時而磨治之則漆之

以言色而同爲三色者豐末雖不指色而言然亦
未嘗無其色蓋三色只是三件之意初不爲顏色
而言也

凡相膠欲末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搏廉

陳氏曰紾而搏廉其理紾密而搏轉嚴利也

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
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說文曰餌粉餅也王昭禹曰魚膠用其膘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
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傲之傲

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鄭鍔曰又言用筋之法欲用筋必先椎之嚼之練
治至熟然後可用椎嚼至熟是謂勞傲欲其傲之
又傲則可用也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
冰析澌

鄭鍔曰此言爲弓之法非一日而成必順時之宜
積至一年乃可成也　陳氏曰析者析而治之液
者漬而治之也　歐陽氏曰析澌之義意其今之
退光漆之類當漆性堅定之時而磨治之則漆之

理回環于一弓之間者可以堅定而不至于垤起
矣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
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澌則審環

鄭鍔曰弓以幹爲體凡木入材至冬則堅凝可治
治於冬則節目去其理致滑易矣故析幹宜用冬
角之爲物堅實不和至春陽和則角乃可液液之
於春則其氣浹洽故液角宜用春筋本攣結不紓
宜緩而治之夏者解緩之時於斯時治之則筋弛
慢易不煩亂矣故治筋宜用夏幹角筋治于三時

弓猶未之成必用膠絲漆然後可合秋者陰氣摯
斂之時於是時而用膠絲漆則合固不解矣故合
三材宜用秋六弓之體有往有來寒凝之時內於
檠中則體可定一定而不復流移蓋寒氣有以堅
固之也寒而奠其體則張而用之雖久亦不流于
檠中而析其漆濡復從而內之則其漆之潤環而
審定後不復動蓋結而不解也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鄭鍔曰自冬而析幹至冰而析澣則弓體成也至
春乃可被之以弦而用焉由是言之成實一年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
易曰其木爲堅多節蓋木之有節目尤堅斲之遽
必或傷之斲目必荼緩其勢也
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所由蟨恒由此作
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以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以
鄭鍔曰苟斲目欲急而不徐則細是幹以爲弓至
於大修久之後而筋代幹受病矣何則筋在幹之
背所以助幹而強也幹之節目固則強矣苟不徐
去之其去也不盡以是幹處內則其節目常摩齧
乎筋筋不勝乎木之強則久遠之後筋必結起如
蟨摯必中膠之必均
鄭鍔曰摯謂幹之堅摯也
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
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

鄭鍔曰斲幹者要使得中膠所以爲幹之固膠之厚薄亦貴各適乎平焉荀斲擊不中施膠不均膠在內角在外懷膠于內有厚有薄引角之時膠常摩龢乎角此角之所由跋而析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

陳氏曰過於長則勢反緩而不利焉　歐陽謙之曰前云長者以次需角之法先以長者置於隈曲之中後以短者足於兩頭如是則得中謂盡一角之意盡一角而短則力失之弱盡一角而長則力失之强皆非弓之善也惟長者以次需則爲善

剡

歐陽謙之曰菱解中有變乃是反言恒角不可達也弓隈與弓簡必兩角相接也所謂變卽接也知恒角而達也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弓隈與弓簡必兩角相接也所謂變卽接也知恒角而達也譬如終紲則知菱解中有變焉故挍於挺臂中有枏焉故挍於矢

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

鄭鍔曰再言此者甚言夫弓之不可恒角而達也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煩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鄭鍔曰幹角撟之以火宜無過爲火所傷幹過于火則易折角過于火則壞爛筋欲使之引長然不可傷其力傷其力則引之太過也鬻膠雖貴乎熟然過乎水則太柔過乎火則太堅惟以水火相得爲美如是而爲弓居濕居旱弓皆不變其體矣不過乎水則不至于柔雖處下濕而陰過乎火則不至于燥雖亢旱而陽過之時不與燥俱變也不過乎水則不至于柔雖處下濕而陰過之時不與濕俱變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枏長其畏而薄其做宛之無已應

鄭鍔曰峻者弓之末亦謂之簡以其在上而高故名曰峻枏者弓之輔以其有側骨故云枏畏則弓之曲而隈處也做則人所執持而易做之處也

應龍曰謂弓常應手而來無時而止也

下枏之弓末應將與爲枏而發必動於鞠

鄭鍔曰爲弓之枏而至于發動則必將連其接中

亦動矣

弓而羽翮未應將發

古注羽讀爲扈無義理當從本字　鄭鍔曰凡鳥必兩翔翮者弓之兩頭接中也爲弓而兩頭接中皆動則弓箭欲應　陳氏曰羽言動之輕也以簡爲末則柎當弓之要可名本矣申言下柎之病後本之強固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鄭鍔曰體以防之或往多來寡或往寡來多防其深淺無過不及則引之常中

維角觜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引之欲其宛順而弓體無辟戾之患　陳氏曰六材之中惟角能正之引之如此其釋亦然故曰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申明宛順之義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

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尉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鄭鍔曰物之所處者謂邸邸疑如人用簟以邸絲但不知三邸輕重幾何也凡三侔三鈐三邸三尉之物足以爲九和之弓然上工用之則有餘下工用之必不足蓋良工能調使多寡適中兩拙工雖足用之物其用之無法故每見其不足也

有以身長爲弓者有以臂長爲弓者有以拳勇爲弓者有以筋力爲弓者有以射遠爲弓者有以及深爲弓者有以及高爲弓者有以中微爲弓者有以中庸爲弓者

鄭氏曰材良則句少也　陳氏曰弓之大致尚強而已材良則曲少無事于爲強故也材敝則句多所以爲強故也以其定體合而成規曲少則取數多句多則取數少　鄭鍔曰司弓矢辨其名物故不可言爲弓弓人掌作弓者也故皆以爲言之謂制作以取規之法當如此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遠中

鄭鍔曰豐肉而短覓緩以茶者其人心必舒遲宜
于峻疾之弓弓太疾則太過宜用安徐之矢以濟
之故必宜峻弓安矢骨直以立忿怒之勢如欲奔
然其人必躁疾宜用安徐之弓弓太徐則不及宜
以峻急之矢以濟之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兪之屬利射侯與弋
按歐陽角弓詩解云弓之爲物其體往張之則內
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　鄭鍔曰射侯不深中
而不落爾繳射而遠輕而不深爾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鄭鍔曰往者寡來者多則其弓必反而直材必堅
而弓强又曰甲革堅韌質厚皆難入惟堅弓則利
射之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多之屬利射深
鄭鍔曰射而深者由材之直故利射深
大和無濶其次筋角皆有濶而深其次有濶而疏其
次角無濶合濶若膺于文角環濶牛筋黃濶麋筋斥
蠆濶
弓背用牛筋之濕則其文理如黃麻之實點文可
觀若用麋筋之濕則其文理如斥蠆之形其文小

周官集傳校勘記

卷一

一頁十三行里字原脫　二頁末行脫卿字　三頁十五行自官中三字原脫　六頁首行官原誤言　七頁十二行幣原誤歲藏下脫官字　十三頁首行匿原誤慝　二十五頁五行職原誤賦　三十一頁七行始原誤使　三十五頁五行月原作歲　四十三頁五行注疏本四方下有之字　四十四頁六行百原作之

卷二

卷三

十四頁十五行獻原誤獸　二十頁四行有原作自　二十三頁四行酏原作馳

卷四

五頁十九行邦布原作班布　十頁十五行逆會原作逆者　十七頁十六行及原作又　二十五頁二行共褒衰之共原作若

卷五

五頁五行下士二人注疏本作八人　七頁十四行神仕注疏本作神士　十頁十七行衆原作聚　十一頁十行徐上多一來字　十九頁一行産原誤應　二十頁九行封原作舟

卷六

五頁二行與原作鹵　十一頁八行裸圭之圭原誤士

卷七

二頁七行槀下脫事至令相七事錯接官及序哭亦五字如下衍相字祭之下衍以字據注疏本改正

卷八

三頁六行字原誤士十三行宮原作官　四頁十九行劣原作方　八頁五行師原作樂　十一頁九行鼓原作固　十七頁十三行授原作招

卷九

十頁四行笇原誤箕

卷十

三頁一行二原作六　四頁二行有六原作有二　九頁八行鈞原作鈎

十六頁十七行關原作闕　十七頁四行皆原作各

卷十一　七頁十八行莽原作蕆　十一頁十五行嬪原作擯
卷十二　二頁三行隆原作降　十二頁五行賄原脫
卷十三　十三頁四行六寸原誤四寸　十六頁首行作原誤
外　十八頁十七行二原誤一　二十七頁十九行
牛原作車
卷十四　五頁四行也原作之　十頁十一行方原作外　二

周官集傳校勘記　三

十七頁九十行夫人原誤大夫
卷十五　五頁八行傳文與經不合疑有誤
卷十六　十四頁七行弓原作功

南昌魏元曠校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卷一　三頁十四行士當作氏　四頁四行史上疑脫故字
五頁十七八行篠當作篠　八頁十二行聽之當
作聽其　九頁二行大夫下疑脫久字三行敝字疑
衍　十二頁五行紛當作芬　十三頁五行全只以
典爲本當作全以六典爲本　十八頁二行知下疑
脫何字　十九頁十九行下賦字疑當
禮字不應重　廿三頁七行材誤財　廿一頁九行
行缺文當補曰字　四十五頁七行姦要句疑有誤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一　豫章叢書

卷二　二頁十八行下計字疑衍　六頁三行享字衍　九
頁三行事當作計　十一頁十一行蓋疑盡　十四
頁十八行與爲二字當互易　十八頁十七行
衍　十九頁十三行寺疑守　二十頁十八行尤當
作猶　二十三頁十五行時疑是
卷三　二頁二行下鷁字疑誤五行夕當作食　六頁十八
行此字疑衍　十一頁八行地疑野　十九行同當
作國　十二頁三行焉當作者　十四頁九行薑疑

僵　十八頁四行也原作者麴校改　廿三頁二行則字疑衍二十行近字不應重　廿四頁十一行可以亦當作亦可以　廿七頁十九行曰疑已　三十三頁四行左當作在七行已字疑衍十一行共誤其

卷四

一頁十八行削誤邑、二頁五行國當作邦　三頁五行歌疑敔　四頁一行二器疑二氣　十八頁十七行內誤而　二十頁五行功誤工八九行音咨二字疑是小注　廿二頁一行六工疑女工　廿三頁七行監字疑衍　廿四頁一行下禮字當作理

卷五

九頁十七行祀誤記末行志字疑衍　十頁四行是字疑衍　十三頁十九行言字疑衍　十四頁十二行久疑守　十六頁二行上差字當作等　十九頁十一行牲鑊二字不重　二十頁四行后王倒十五行曰疑夫　廿二頁十一行爲字疑衍　廿四頁一行盡誤書

卷六

九頁十二行之疑也十七行先疑共　十六頁九行以字衍者下不空字　二十頁一行於疑

卷七

五頁九行氣養疑長養　十三頁三行猶誤尤十五行圃上當有畮字　十六頁十四行不疑所　十七頁三行馬誤焉

卷八

一頁九行者誤有　二頁二行猶誤尤　七頁二行詩疑時

卷九

一頁八行寇誤官　七頁九行皆下輕字疑衍

卷十

三頁十五行也字疑衍　五頁八行以當作已九行無下當有過字十七行令當作命　十八頁十六行蜀誤屬

卷十一

一頁六行下憲字當作宣　二頁一行綱當作網七頁三行等當從下文作屬　九頁十二行集傳下疑衍　十二頁六行卽疑則　十四頁一行脫不取二字八行行下疑脫人字十六行用疑符　十六頁五行上鑿字當作氏

卷十二

六頁十四行言疑正

卷十三

一頁九行重疑從　五頁二行闔當作開　十三頁十一行下事字當作時　廿三頁七行話疑

卷十四

四頁十九行兩祥字均誤詳　十五頁三行可字衍　二十頁九行於疑水　廿三頁七行政疑衍　廿七頁十二行然疑蓋

卷十五

四頁七行上當作土　八頁末行數字疑衍　十一頁十行亦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　十四頁七行而當作則　十九頁三行尤誤猶

卷十六

十三頁二行脫誤胞　十五頁十六行細

周禮一經宋人解說存於今者只王安石李覯葉時鄭伯謙王與之數家如毛氏所引鄭誥歐陽謙之之書今皆不傳毛氏於諸家之說頗有折中而四庫館臣摘其糾正鄭注者三條謂爲膠執舊文蓋亦漢宋門戶之見當時風氣使然亦可據爲定論鄭注於內府凡四方之幣獻句以爲王獻諸侯毛亦駁之實於名教有關非有意求勝也唯書中引鍔說甚多而卷五大宗伯六命賜官節所引說本出鍔而不著鍔名卷八司常皆畫其象節鍔云畫當作書說甚確而此獨不采二條均見義疏不無疎略善讀者當分別觀之此本抄自錢塘丁氏傳文之可疑者魏君斯逸既改正多字予復摘出數十條補記如右庚申四月胡思敬識

周官辨非

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卽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謂本戰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日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於

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日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足矚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節大略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頗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效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猶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淵源一歸于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鄴嗣杲堂拜撰

周官辨非

鄞縣萬斯大充宗著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考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儻倘讀過不加精析道驚歎其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爲三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枝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于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爲是將以五經論孟爲非乎使其不合于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掊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公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

聖人之無是非之心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多自相謬戾弊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非周官爲是周官也可禍寬博大書

天官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

周公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舉興厲民之事毫末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橫斂也復曰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橫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橫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法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嘗悼虐政之害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

為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市則已為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歎哉舉末世之弊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為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斂人凡斂征人于玉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拨古者澤梁無禁王制之言也皆不問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為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斂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至三百人馬融云池固取魚處多也然則斂人自取足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為哉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導人主尤為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為玩物喪志況聚財而冀其餘以為玩好之用周公肯建

官掌此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卻而不受吾於是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上士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宮之人也為內小臣以供宮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即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栖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濫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

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
然後鄭元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
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
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
于潁川陽城並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
各並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
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
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
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已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
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
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
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按左傳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鄧顧瞻有河洛伊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
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卽武王當日之
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誥有

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
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
政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聞之遂以之入告
于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吾未
政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卽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
土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求可知也若謂必測以
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
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
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準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
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
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
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
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既得地
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卽
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爲五表並建之言果
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
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
卽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遠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

況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遥相直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遥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烏飛直道稍有間阻即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聞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益怪妄而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平曰歷家

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即堯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夜考極星以正朝夕蓋建國者既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爲也曰節氣時刻遠近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爲周公營洛邑之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

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于本文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卽多地狹者食卽寡爲得其平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

產有言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外五十里爲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爲遠郊郊卽大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三百里爲郊甸卽大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爲家削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爲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爲邦都載師謂之畺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三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五千比也嘻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稍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四縣爲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百五十酇有酇長中士爲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鄰有鄰長不命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嘻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

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數）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
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
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爲三公三十
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
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
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
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十百也而又
冬官亡闕其爲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十百也
有官即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
任卿之小都以甸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謂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即
數王畿猶不足即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
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
也又況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胥徒之屬且不
下數萬將何以昇之故吾謂官多則廩祿廢祿則財
匱財匱則聚斂聚斂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
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用
里教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
謹庠序之教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
五十者人生四十爲彊四十至五十則彊之極極必
衰故王制曰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又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
又曰五十養於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爲甸徒先王之世其所
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徇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
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
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爲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
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
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牲用元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尚其色不同也槩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牲云郊特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

世楷堂藏板

牛不吉以爲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卽有騂黝之別既爲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大類月令四時所乘所爲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諸侯曰天子以肥牛祭大夫曰天子以索牛祭士曰天子以豚祭庶人曰天子以狗祭官犧牷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襍曰犧則天子雖外祭亦用牷不用牲也

載師凡任地國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爲糧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鄭之邱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皆十一也魯鄭之制卽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蒭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爲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爲聚斂小人之說乎

世楷堂藏板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馮中年則公旬用二日馮無年則公旬用一日馮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

之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于農畝其不至民有孚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爲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即舜典所謂告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既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兒殺人之罪乎叔向據皐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曰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邪據秋官朝士職曰凡執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讎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聞於官則殺人者死更無辭說今調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讎則非疑也如謂賊縣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讎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於昆弟交遊之讎言弗與共國遂謂讎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讎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即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官使之辟則玩法縱仇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歎於莫可如何

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忿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弒君之賊也齊田常弒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衰周時弒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弒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眠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碓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先者爲妻女從者爲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爲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爲而刺奔蜾蠃之詩何爲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奔果得爲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再期年及成人爲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多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饑寒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閱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之令又何爲而遽奔乎愚檢尋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爲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爲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爲

禮奔則爲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卽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減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止用雁其費財也有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束帛有所出二之則未嘗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栢舟之詩志之專鰥必再娶寡必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徵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卽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奸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宜于瀆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

業形之訟矣又安有不宣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例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輕言兵器矧敢弊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于市兵車不粥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廛人掌斂市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註云布泉也緂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廛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入又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屬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于大宰職矣已讀司關職云

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歎曰嗚呼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攘攘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而爲十夫有溝之法十夫辨詳下條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卽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

逐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

也卽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略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見王制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去一千六百二十五萬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

世楷堂藏板

完

夫亦當去田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尙少八百畝是不必計及六鄉之內尙有宮田士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制之誣罔矣鄭氏爲之說曰上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千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田制業云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必未成夫者且鄉之比閭族黨州鄉與遂之鄰里酇縣遂秩然如不相通幼弱之餘夫豈反出耕于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者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者五十萬畝民家如六鄉之數當分三千二百五

世楷堂藏板

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畝之數公邑任焉以近郊十萬畝少二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卽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遂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千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
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
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
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皆以十爲數實與井田之制
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卽襲匠人
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
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
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邦國用助法指都
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永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
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牽二書之不合者以傅成其說
皆不卽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卽
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汚吏慢其經
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　云則畿內之田
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
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洫小司徒之法
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
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
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
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并都鄙亦十夫矣
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
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于
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
以考子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卽謂與小
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
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百
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姑別野與國中之便
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
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
遂用貢都鄙用助耶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
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
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官而
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多寡
殊矣今謂周之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果有

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
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
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
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搆溝洫爲田畝破田畝
爲溝洫督責迫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
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
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卽位
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
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
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
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
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文訛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聞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夫計其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其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不已知一井之爲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爲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君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卽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爲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爲念故願天雨于公

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善也使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固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謂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即穫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惰同勤穫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禁而守之　此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此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齒角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茶掌以時聚茶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之政令以掌其然哉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主之迹人井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眞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纍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春官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
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
保以上治內今繹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
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
未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始永爲定
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
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
以禘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繹
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
亦曰大祫蓋即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
一禘五年一祫如先儒之說也祠禘嘗烝爲天子之
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

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
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曰朝是朝與覲不
同也穀梁及王制並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
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子天子吾爲就儀禮攷
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
旂弧韣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
知所謂乃朝卽指天子當宁面立諸公東面而諸侯西
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
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宁時
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
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而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
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
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果春朝秋覲豈春
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于宗禮畧不經見惟瞽

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尙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況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河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灘沮會同也灘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過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言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鎭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摯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不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贊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贊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贊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贊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故書謂漢初所遺考工記古本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愚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卽子男之圭正與贊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元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

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載攷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琥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瑁可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

兩冒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況圭以爲摯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藉獨子男執璧若奉槃然尙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先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俎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

伍拾肆册 89版

特牲之祓衮象天爲祭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魯
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
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
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
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
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
于視朝及于食及于昏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
服亦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衮以祭也夫祭
之大小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
殊冕服天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
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然自龍
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
王制三公一命衮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
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故天
子曰衮冕而諸侯大夫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
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
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
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是諸
侯裨冕也會子問云太宰太祝皆裨冕是大夫
裨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其有曰元冕者冕服之
布皆元故名也此名鷩冕毳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
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則
世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
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識其無內外之辨茲乃復列
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嘻后宮者之屬其得以卿大
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
引漢大長秋爲況此以內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
尤不可也更可駁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愼六卿卿者
所以佐王出治者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
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曰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
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
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並云天子九
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

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卿哉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鄉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朝卿止六而后宮反倍之縱曰后宮之卿卽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爵已甚奄與非奄更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

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可弗訂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按內外宗皆婦人也昏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紊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為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為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

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面夫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爲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爲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爲殷路明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尙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爲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爲卽道之車乘素

車爲卽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誤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云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閟宮詩侈美魯郊亦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旂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旂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旂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旂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物日月已畫于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閱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大閱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巾車戾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制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卽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累其行而誄之後世尙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爲動物且易敝壞又功臣既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

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得用于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益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槩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頒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卽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之外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

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伸戒諸侯毋好田好女豈
天子反令之羅烏烏以爲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
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
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
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
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
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
閑馬二種 鄭註八尺以上當作六尺皆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千
二百九十六匹合之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主馬
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巫馬有牧師
有庾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主馬之官中大
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
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
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

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即
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之世恐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
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
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爲方百里者八十四分之公
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
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
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爲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
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
同特改綏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

是觀之周之疆域卽禹貢之九州可知也曷從有此九服哉且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卽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邦甸卽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書不可言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旣云六年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卽甸服侯服也男邦采衛卽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而言卽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舉內以見外賓服舉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子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聞凡有獄訟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嗑四爻噬乾胏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文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肺肉之外噬之而卽遇噬之而卽得非兩事也若

謂卦主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奈何牽此贖貨不
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腊則有毒矣乾胏乾肉何以得
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斃容有入焉而未
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怪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
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
矣然既旬而後舉之則物爲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
受但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

謂人民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
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
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
用中典蓋隨世而爲輕重卽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
重之意吾卽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僇
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
數與墨劓刖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刑五
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
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
制是刑新國用重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
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爲煩刑重斂之
書良不誣也

閭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
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
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
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冶
賢人解鳥語葛盧達人諳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
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彊也非可學也曷爲設
隸以掌之今卽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稗
于國政邪直兒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驅曰車
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鞮五百
按車轘卽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

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弑君而轘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轘觀起下迨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黨皆車裂以狗是馭未嘗轘而轘者皆非罪不當轘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爲士五十而艾乃爲大夫蓋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

年則練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愼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預聞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上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況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書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魯殷之鞭犂圉人也齊襄之鞭費徒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浪鞭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爲禮吾不信也

冥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蟄獸　翨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蘉氏掌殺草　翦氏掌覆天鳥之巢　翨氏掌除蠹物　赤友氏掌除墻屋　蜮氏掌去鼈黿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蟲蠹之末務卽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置役周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爲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爲禮是語怪之書也而謂周公爲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

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儒皆以侯甸男采衞釋書之五服蓋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衞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鎭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衞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卽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來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衞服來之歲侯甸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衞服來之歲侯甸又

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也以至蕃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衞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一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攷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荆之包匭菁茅不責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問之於青揚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器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兼嬪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果若是是國之所有者未必貢而貢或其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

附錄

杭州府志寓賢傳

萬斯大字充宗鄞人高祖表嘉靖中都督同知卒葬西湖歲時展墓至杭遂寓仁和隱居教授窮研經學於春秋三禮諸書獨能自闢門戶不肯附會儒先成見貫穿互證確有所發明謂他人以傳註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也與仁和應撝謙沈佳辨難往復務伸已說而後已海內鉅儒如嘉禾曹溶崑山徐乾學海昌陳之問咸加敬禮焉年五十餘卒于杭所著有學禮

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等書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周官辨非一卷 國朝鄞縣萬斯大撰陸元輔曰充宗以周官爲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物刊本

四明萬氏兄弟充宗遼于經季野精于史撰述之富近時罕儷王文簡公居易錄載季野書目凡十一種今惟歷代史表廟制圖考儒林宗派刊本尚存餘悉湮沒不彰矣充宗所著雖兩燬于火而經學五書幸重梓于近歲俾學者得窺尋其涯涘文章顯晦有數夫豈偶然五書皆廣大精微辨非尤爲掎獲立言不朽端在乎是要非經生輩詹詹小言比也錄之以爲

叢書冠乾隆丙午春分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周禮古義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輯

周禮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天官膳夫注云膳之言夕也說文咎乾肉也从殘肉从肉夕古字通
大日以晡之與祖同意籀文作脩从肉从夕古字通
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昏管子云旦昏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昏是皆以昏爲夕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昏也

外傳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庶昏酒漢之
酋久白酒亦云昏酒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昏
石經作昏

大宰六典二曰教典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案春
大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曰史記注擾音柔擾馴也尚
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擾見玉篇擾
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
音耎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九賦注云賈人倍算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注云漢律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小宰八成二曰聽政役以比居先鄭云比居謂伍籍
也比地爲五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
平而無遺脫也李靖曰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
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
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官正幾其出入注云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
釋文呵作荷音呵何反又音何毛居正六經正誤
云案閽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萍氏苛
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呵或作荷或作苛
苛或作呵其實一也古字通用俗用大抵如此漢
書誰問作何責問作呵亦作訶刻虐作苛芙渠作
荷棟案刻虐之苛字本作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
苛非也荷擔之荷本作何易何天之衢論語何簣是
也責問之呵本作苛漢乙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新律序
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
止句也苛从止从句則爲苟字經典所無然古文

可與句通康誥云盡執拘以歸子周說文引書云盡執拘以歸子周說文引書云盡執拘以歸子周說文引書

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俗訓古文俗悉
俗作遜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俗訓易坤
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依
鄭義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詩云惟我節侯顯德遐
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訓與聞協則知訓讀爲馴
先鄭之說信矣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
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俗救古文
求說文引虞書云旁救侵功蔡邕石經殷庚云器
昭代叢書 甲集補周禮古義 卷第五 五 世楷堂藏板
非救舊皆以救爲求古救字俗求
裘字俗球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
于圜土鄭以古土字有俗土者故復以圜土釋之
詩周頌云保有厥土義俗土甚本俗篇云相土
乘馬卽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土
靖而刪浴土乎高誘曰土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土
爲土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
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

名令時八月案比是也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
守方令八月案比之時李賢後漢書注云案比謂案
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
道皆案戶比民疏云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
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案管子度地篇云令
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
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
可俗者疾之可省俗者半事之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云故
昭代叢書 甲集補周禮古義 卷第五 六 世楷堂藏板
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古無輿
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
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射
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儀和疑字衍有容儀
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興
舞同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
陽知古字通
牛大共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注任猶用也王老
雜誌云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

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柢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有任器字注云未詳其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史中何言未詳子謂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引見御覽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云後復相報移徙之者案後漢桓譚疏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日令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封禪書云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定申明舊令若己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

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即先鄭所云移徙之法也

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保氏五射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棟案讓亦音義古字通大戴記投壺篇本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案管子侈靡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量壹其淳制分篇云衡石處斗斛及丈尺愚謂斗斛量戈兵屬度管子是也

良洩拾有常既頤乃讓乃揖乃讓有襄音詩商頌長發與下叶

堂節其行既志乃張是讓讓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漢書趙充國

調人云凡有鬬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

和之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

傳云充國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
報從充國計此郵行有程之證
遂師及宲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疏云天
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
棟謂歷當作秣說文秣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
均故謂之適歷
稍人掌令邱棄之政令注云邱棄四邱爲甸甸讀與
維禹噦之之噦同其訓曰棄由是改云疏云案毛
詩云惟禹甸之不爲噦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

而言噦噦是軍陳故訓爲棄由甸出車一棄可以
爲軍故改云棄不爲甸也棟案噦古文陳見義雲
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棄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
覩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
田字同陳又訓棄又與甸通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瀘注云斂瀘者豐
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
鄭舉漢瀘以況義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云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
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

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
案後漢紀云永元五年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
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注云所損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然則不滿四者
謂十傷二三也十四以上勿收田租則不在敗瀘
之內矣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籍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曰賓升就席注云今文
席爲筵是筵與席古今字故云筵席通
職喪注云職主也周書大聚云立職喪以恤死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云故書祀作禩
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案小祝保郊禩于社杜子春
讀禩爲祀說文云祀或从禩汗簡云古文尚書以
禩爲祀

五命賜則注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
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王莽傳云諸公一同有衆萬
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
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

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
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其合當一則案十里爲成
成百戶故方百里爲萬戶方七十里爲四千九百
戶言五千舉成數也方五十里爲二千五百戶皆
與王制合附城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殺
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呂覽愼勢
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
里之諸侯附城一成其古制與康成謂唯劉子駿
識之爾

小宗伯云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
注云若今時肆司徒府也漢書淮南王傳云與諸
侯議注云肆詣也漢舊儀爲大司徒

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
肆師注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
亞宗廟亞案尚書大傳亞佾亞惡鄭注云惡讀爲亞
施宿石鼓文釋云亞汗簡佾亞古孝經佾惡詳

易古義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
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
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漢官
儀云綬長一丈二尺闊三尺故云有文而狹
冢人以爵等爲邦封之度與其樹數注云別尊卑也
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闊內
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
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

人合邱者邱隧故曰王公曰邱封者葬下棺故曰
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
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
爲高下之數非也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注云道多才藝者
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釋文云
一有音胄本亦作胄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
使作善也今薛宣書古文亦作育尒正育胄皆訓
長故馬季長注尚書亦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
弟詳尚書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注云中猶忠也案中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常爲漢忠將軍馮異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詩云忠心藏之何日忘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會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棟案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

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青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鄭司農云皋當爲告元謂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說文曰禮祝曰皋登謌曰奏故皋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先鄭讀皋爲告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爲告歸令之歸寧也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號歸卽告歸也皋讀爲告告讀爲號皋告同音故大祝注云皋讀爲卒嗥呼之嗥漢書記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爲嗥然則皋告嗥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顏籀注漢書以爲告字假爲嗥嗥音並無別義熊朋來經說又以鄭氏前後異讀告不識古音而妄下雌黃者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一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疏云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又引鄉大夫職以爲證棟案劉昭後漢書補注引盧植周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俗五尺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

之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云守鼜備守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夏官掌固云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爲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趨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案鼜說文作譟云夜戒守鼓也从喿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注作鼜引司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注作譟若喊鄭於鼓人注馬法云一夜半三通爲晦

用叔重之說杜子春又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與說文合賈疏云言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趨造音相近長言爲趨短言爲戚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後漢書陳禪傳云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自通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呂雅呂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亾

大卜原兆注云原原田也周易比卦云原筮元永貞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春秋傳曰原田舋舋說文云舋艸盛上出也高卬之田坼如龜文故曰原田兆之豐鎛有似高卬之田尒疋云高田曰原原與原同字同恐大憒憒也故曰原兆賈疏以爲原與原田字同

大祝六號五曰齋號注云齋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其稻曰嘉疏案禮記正義云隋祕書監王劭劭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二句立文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此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辭酳酒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眡香合嘉疏酰醢豐本而不及明粢又蔡氏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

九擽三曰空首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匹許男降再拜空首郭璞云空首頭至于地

夏官司爟說文曰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日爟周禮日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或作烜从亘案

司爟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古喚反 秋官司烜氏音煥
讀如衛侯燬之燬鄭氏兩讀許君合而一之蓋本
賈侍中之說高誘曰爟讀如權字漢郊祀志云通
權火
羅氏云中春羅春鳥注云春鳥蟲而始出者若今南
郡黃雀之屬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江夏
竟陵常給獻大官 御覽
司右注司馬濛曰右兵弓矢圖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今司馬濛曰右兵弓矢槊殳
識字字畫分明非誤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
棟案周禮多古字如樴字作職職字作識識字作
志漢時已不能盡攷況後世乎
秋官司圜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
今獄城圜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圜者象斗運宋均
注云作獄圜者象斗運也 初學記引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王伯厚云
漢泰山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案夏本紀禹
姒姓後有冥氏
薙氏注云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今俗間謂麥下為

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
鬄小兒頭之鬄說文云鬄髮大人曰髡小兒曰鬄案甘泉
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
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
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
雉聲近夷雉訓夷爲平薙讀如鬄者說文云古

文雉从弟篆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漢六四云匪
弟所思今本作夷
翦氏注鄭司農云蜮讀爲蛾蛾蝨也月令曰螻蜮
以入辟麗邦濛注云杜子春讀麗爲羅元謂麗附也
鳴元謂蜮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蛾乃短狐
棟案說文蛾正字也蜮或字也許氏以爲短狐
壺涿氏注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
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云邦成入成
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
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
則八成謂邦汎邦賊以下八事賈疏以爲小宰之
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侯霸欲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
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
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吏六
羅洪範云不罹于咎史記引作離尚書大傳引作
麗古字並通

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說文曰罷遣有辠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
入网而貫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
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
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
尉奉引矣續漢書輿服志云棨輿大駕公卿奉引

大僕御大將軍參棨棨輿濮駕八卿不在鹵簿中
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棨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鄭司農云汐讀如酒酒
尊中之酒國汐者斟汐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
探尚書事詩正義云汐與酒古今字周頌酒左傳
作汐公羊僖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酒之也
注云酒挹也穀梁作汐是汐爲挹取之義沈約曰
寫書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後漢書楊
倫傳尚書泰倫探知密事應劭風俗通云司徒薛

演伯南爲丹楊大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
探尚書演法事徵蓋漢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爲說
訝士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如今郡國
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棟案此請讞之法當
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
比堂引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
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
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
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
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
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襄楷上疏曰頃數
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
多死牢獄蓋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稍弛矣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

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試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初學記引掌戮殺玉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苟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內儲說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二壺涿氏注杜子春云樟讀為枯枯榆木名與鄭注易同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司剌三赦注云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即漢律所云不道也辟車四人

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云舍實曰繩釋文曰繩音孕棟謂繩當爲臡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臡婦不銷弃注云臡古孕字大元馴首曰孅其膏人一月而膏孅與臡同玉篇云臡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臡爲孕孕讀如繩易漸九三婦孕不育荀爽本孕作繩云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云咸讀爲函古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滅滅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劒蘇林曰械音函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疑此注近是棟謹案禮說云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侯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唐石經及宋本皆同論語邢昺疏鄉黨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厎相似易亂故前侯譌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詩小戎陰靷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軓則前衡後軹而軓在其閒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

凡諸侯之王事注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毛氏正誤曰諸本皆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案孟子無此句小行人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此注是也棟案萩文志孟子十一篇趙臺卿題辭云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外篇今亾秦漢諸人引孟子者今孟子皆無之見王伯厚攷證鄭氏所引安知不在外篇乎毛說未是劉昌詩云新喻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謝氏多藏古書然則孟子逸書宋時猶有存者唐時尚未亾也

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廬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劉昭注補

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

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世楷堂藏板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厚事焉使則介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羊傳云比託始焉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隼法周作用又作舟舟作卣或作卣字本相類謹案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舟又以爲井姜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

古文周字汗簡云朱育集字顧壑王釋亦引詩爲証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卽爲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

世楷堂藏板

輪人以其圍之防捎其藪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案說文曰棗車轂中空也从本棗聲讀若藪然則藪本作棗讀爲藪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云殺衰小之也案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

云衰小也小猶殺也

輈人大車之轅摯注云摯輈也案摯本軒輊字或俗

聾見淮南子或俗摯見儀禮注既夕云志矢一棊

軒輈中廬人注云反覆猶軒也軒輈猶軒摯毛

詩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張有復古編云聾抵也从車執別俗輊非

輈欲頎典注云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

讀爲珍駟車之轅牽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棟案

珍古文腆字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

也毛詩遹徐不珍箋珍當爲腆燕禮不腆之酒注

云古文腆作珍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云書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

也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

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

古者刻木爲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考工記輈

人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注云故書線或作綜杜子

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絟謂縫革之縷說文綫

縷也古文作線線與綜相似漢書功臣表云不絕

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以線爲今文未之攷也

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

邪之空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

讀从之古穹與空同韓詩曰駒云在彼穹谷文選注

今詩穹作空薛君曰穹深谷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云玉多

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三玉二石說

文曰全純玉也龍四玉一石也瓚三玉二石也將

說文作埒埒玉石半相埒棟案鄭氏之說本遹禮

王度記引見白虎通許氏之說蓋本賈逵逵作周官解

故許从之受學故說文多依其說

矢人凡相笴欲生而搏生謂材生也古謂初取之材

爲生管子曰棟生撓韓非子曰涂濡而椽生皆謂

初取之材也生而搏者燥則直是良材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趙明誠曰大觀

能相劒

中雒之昌樂丹水岸得耆及觚二器以觚量之適
容三爵與攻工記合鄭氏據韓詩以爲觚當作觶
七經小傳云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
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討
數則然此劉氏欲闢鄭氏改豆爲斗之說案文云
爵一升觚三升一獻而三酬適合一斗之數故鄭
云豆當爲斗如劉氏之說當云
一獻而三酬乃合一豆之數
盧人癸諸曁注云癸猶柱也釋文云癸音救尋也音
樹癸說文引作久云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
也案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炙士喪禮云
幕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爲炙謂以蓋冒其口下注
云以柱兩牆之閒輗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
久爲古文炙爲今文也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鄭司農云庇讀爲其穎有
疵之疵謂耒下岐疏云俗人謂穎額之上有疵病
故讀從之棟謂其穎有疵當在孟子今書疵作泚
或先鄭所據本與趙氏異耳賈疏失之
弓人菑栗不迤注云栗讀爲裂繻之裂毛詩東山曰
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三三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跋 卷五 三三 世楷堂藏板

侯國職官表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輯

侯國職官表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天子六卿諸侯并爲三所以辨等威防冗濫然君國子民之事同則治教禮政刑事之典同一不可也此表依周禮六官次第凡見于經而可信爲周初侯國之制者則書其官其疑而未能定者依次附錄其說若出後人之臆設者則闕而不錄分孤卿大夫士庶人在官爵下周禮一等本鄭氏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禮注推而列之燕禮諸侯無下大夫諸侯下大夫皆上士天子射人司士之言官制者將有覽焉

孤

卿

大夫

士

庶人在官

諸侯惟上公之國有孤侯之卿爲上大夫大夫謂下大夫諸侯亦謂命士有上中下庶人在官者謂不命孤一人周禮曰公之大國次國小國皆三卿大夫周禮曰侯伯七命其卿視子男其大夫視附庸其士視伯其大夫視子男其士視卿其庶人在官者視大夫其士視大夫其庶人在官者視士孤四命儀禮孤亦稱卿周禮曰設其參卿其伍王制曰下大夫十七人其中士下士人數倍之諸侯之卿三卿下治之數未聞

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五人博謂三卿下治之數未聞

事者其實大夫不止

宰

小宰

宰夫

宰夫有司

宰即家宰諸侯無家諸侯下大夫五人小宰宰以司徒兼之鄭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宰大宰諸侯謂司徒爲宰司寇小司空是也

小宰大祭祀有宰夫有膳宰周禮大宰小宰宰夫皆上士其職掌與天子同官其下有府史胥徒此宰夫記禮者述誤說胥徒此宰夫有司即宰夫下府史之屬左傳之宰人疑亦此類

宰夫掌諸侯之禮法及其射儀

附錄案周禮有宮正掌糾諸侯宜以庶子職之記見燕禮庶子職

膳宰

小膳宰

宰胥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宰胥即膳宰下府史職小膳宰其佐

胥徒也亦曰胥

庖人

雍人

旅人

周禮有內饔外饔之旅人即雍人下府史胥諸侯以雍人兼之胥徒也與小宰雍府同

甸人

如周禮甸師之職周禮甸師下士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既下得爲士又非府史胥使不命之士爲之役凡周禮下士之官放此

附錄案周禮有亨人掌共鼎鑊鄭氏云諸

獸人　漁師　醫

周禮醫師爲眾醫之長其屬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

侯以何人兼之

司宮　司宮士

如周禮宮人之職　司宮士蓋司宮下府史胥徒之屬

管人

司徒

請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徵民云立司徒兼冢宰之事

小司徒

鄉大夫　州長

春秋時稱鄉正又稱左司州伯鄉長見左傳國語

黨正

見經遂官考

州府　州史

見鄉遂官考

閽人

刑人墨者使守門

寺人

寺亦作侍奄人

內豎

豎冠者之官名

世婦　女史

女奴曉書者　案內小臣與女史皆內官非士故附列于此

府人　賈人

周禮有大府玉府內豎人在官知物賈者府外府諸職諸侯同周禮大府玉府下皆有府人而有賈人見周禮考見舊惟有府人見左傳己又有庫人見左傳

宮宰

如周禮內宰之職見經遂官考

內小臣

內小臣奄人亦曰老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師氏

周禮大宰職師以賓得民鄭氏云師諸侯

縣師

周禮大宰職儐以道得民鄭氏云儐諸侯

牧人

周禮名同實異

保氏

周禮大宰職儐以道得民鄭氏云儐諸侯

隧正

隧正兼周禮遂人遠郊周禮縣正之職見大夫之職見外遠官續通官考

縣人

附錄案周禮有掌節上士二人其職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書康誥云越小臣諸節傳以為諸侯有符節之事左傳之魏師疑即春官掌節師之類與

閽尹

閽人之長如周禮司閽之職

閽人

每閽下士二人此閽人謂每閽閽人

門尹

如周禮司門之職

附錄案周禮市官有司市質人廛人胥肆師司稽胥長泉府諸職若秋時來鄉衛博有諸侯師杜氏云市官或諸侯之官與天子異名與

封人

鼓人

附錄案周禮地官有舞師下士二人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杜注師樂師宋周禮舞師掌教野舞不掌其事舍食之事左傳之魏師疑即春官樂師之類與

閭史

見外遠官考

附錄案周禮春官有族師閭胥比長諸侯宜亦有之

附錄案周禮縣正下有閭胥鄉長里宰鄰長師職諸侯宜亦有之

虞人

迹人

麋人

家人

掌公墓之地見士喪禮

司墓

如周禮墓大夫之職掌凡邦墓之地域

大胥

見樂官考

大師

小樂正

大樂正

如周禮大司樂之職如周禮樂師之職

小胥

見樂官考

附錄案周禮有傅人每二大都司農云主依官其職云共王及后之喪送左傳晉侯疑趙盾使伯宗逆天子吏名也

宗有司

諸侯無禮之官惟有國語有宗有司論宗人下府史之屬

宗人

宗人亦曰大宗

附錄案周禮有緜人下士一人其職云凡國事為明則告之時諸侯以朝覲會同則令其民舉之附錄案周禮有司几筵下士二人胥八人云諸侯之宮無司几筵也

司服

少師

大師少師樂工之長儀禮謂之工鄭氏云工瞽矇也周禮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又其下有眡瞭實號謂諸侯無眡瞭非也

磬人

如周禮磬師

鍾人

如周禮鍾師

笙

如周禮筮師

鎛人
如周禮鎛師

籥師

籥師疑
支王世子云籥師學籥師疑賀之孔疏云周禮惟有籥師此云籥師疑者或諸侯之國兼樂官考

狄人

狄與譯古字通鄭氏云蓋北方狄名案周禮無狄人疑即籥師之屬兼樂官考

卜人

周禮卜人之官有大卜卜師卜人諸侯惟有卜人而已亦曰卜士見卜筮官考

筮人
亦曰筮史見卜筮官考

占夢

大祝
亦曰祝史

小祝
見典禮祝史職

祭祝
案周禮有喪祝上士二大諸侯亦有之又有夏祝商祝但習喪禮者見士喪禮

巫
案周禮有司巫其職云掌祓禳之政令又有男巫女巫諸侯亦皆有之

大史
亦曰左史

小史

附錄案周禮有占人下士八人其職掌占

丙史　掌祭

外史　見職禮內史職

巾車　工人　案周禮巾車下有工人國語云敝國寡至工人展車疑即此

侯國職官表卷二

司馬　諸侯司馬兼宗伯）諸侯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

小司馬　軍司馬　案周禮有諸司馬與司馬有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是諸侯亦有之但

家宗人　周禮卿大夫有家宗人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少牢禮

射人　侯禮大射侯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皆射人為之

司士　庶子　如周禮諸子之職亦謂之公族

量人　火師　即周禮司爟之職

服不氏　掌御邊疆氏振鐸人之職

小臣 儀禮有小臣正小臣師

僕人正

僕人師 僕人士

節服氏

旅貢氏

隸僕人 如周禮隸僕之職

矢人 疑即周禮司弓矢之職

弓人 疑如周禮繕人之職

戎右 案周禮有戎右凡有車道者皆使之疑今御前侍衛即其職

御戎 案周禮有大馭戎僕齊使道僕四使掌其事蓋即今侍衛之左右前後侍衛即其職

校人 案周禮有校正蓋校人之長

諸侯無大司寇之官以司空兼之

小司寇 士師

閭人 家司馬

周禮卿大夫有家司馬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小宰疏

附錄周禮有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其職掌野之獄左傳鄧析決訟時之獄訟皆注以為縣士是諸侯亦自之

行人

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官諸侯惟有行人而已亦曰行理

隸人

附錄周禮有諸侯之士中士八人其職士逆邦賓諸侯亦自之說見聘禮記職

條狼氏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其下有罪隸百隸閩隸蠻隸夷隸此隸人即司隸之屬

諸侯司空兼司寇之事

小司空 匠師

訝

周禮訝訓諸侯亦有掌訝之官

家士

周禮有家士治家之獄訟諸侯宮亦有之見大夫家臣考

輪人 輈人

陶人 梓人 匠人

附錄案周禮攷工記三十工有弓人為弓矢人為矢儀禮有弓人矢人其職主射時授受弓矢即冀官司弓矢矰人之職與攷工之弓人矢人則也

水師　工人士

工正

案左傳諸侯皆有工倕大射有工人士注杜氏云掌百工之鄭氏司空之屬今官　案工人士當即工正又案水師工正俱非以下之官工人但尚無可考附列于此

圬人

舟虞

案自司里至司虞文獻不見世楷堂藏板

跋

王朝官制備載周禮沈果堂先生又有周官祿用效官數人數詳哉言之獨侯國之官制缺大事表專據傳文所有其出自後世僭設者亦竝立焉撰齋先生此表以周禮爲經以儀禮爲緯而盡略其僭設者庶可相見周初設官分職之舊制云翠嶺沈楙悳

禮經學

禮經學

李鑫高堂書於泰山
殊石樓鐙下并識

光緒庚寅五月

南陵徐乃昌校栞

天官冢宰第一

乃立天官冢宰注宰主也今本宰誤作掌按釋文冢宰下引鄭云宰主也又此注引論語言冢宰於百宮無所不主則當從釋文作宰爲是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注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今本於誤作謂按疏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至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據此則作於爲是當

依疏正之

天官冢宰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釋文劉音修本亦作修按說文脩脯也从肉攸聲修飾也从彡攸聲是二字文異而義亦不同此宮人職應作修飾解而經作脩故劉音修又春官巾人廟用脩釋文音卣羊久反又音由司尊彝凡酒脩酌鄭司農云脩酌者以水沉勺而酌也鄭康成謂脩讀如滌濯之滌釋文脩直歷反注同是凡不作脩脯解而文作脩者陸俱一一音之此外必修脩不相混陸方不音今本他臧概作脩而此處釋文亦無他倣此字樣知皆誤也當各依義正之

地官司徒第二

序官廩人注盛米曰廩釋文盛音成按今本皆作藏米曰廩而注中別無盛字釋文於此有音盛今本誤以盛爲藏也當以釋文正之

鄉大夫各憲之于其所治注疏本治下有之國二字誤國有大故注疏本無國字

地官司徒下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亦以口受田如比今本比誤作此按疏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據此則此爲比之誤也故正之

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注廬若今野候處有庤也處今本誤作徒按疏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迎候

賓客之處皆有庤舍是徒爲處之誤也故正之

春官宗伯第三

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今本此下誤衍府四人史八人胥有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十七字按疏直云瞽矇三百人上瞽中瞽下瞽共得此數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疏又云案其職大師少師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師爲長故連類言之據此則此官無府史胥徒審矣當依疏正之

馮相氏注引月令宿離不貸今本貸誤作貸按釋文貸

吐得反或音二據此則此二音皆是从弋得聲者若上多傍人則當音代矣非是當依釋文正之

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爲裸釋文果古亂反下同據此是此二職本作果不作裸故反音裸小宗伯以待果將注果讀爲裸及果築鬱釋文果築古亂反下同據此是此二職本作果不作裸故文果古亂反下同據此是此二職本作果不作裸故注及釋文詳之與凡亦作某者不同今本多誤作裸外此唯鬯人職凡裸事用概釋文依注音埋蓋自此以下始有作裸者

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今本氏誤作民按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三皇興路史注謂大史公亦有誤作絺者當依注正之

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伍伯緹衣伍今本誤作五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注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今本衰皆誤作衰吉誤作言

世婦凡王后有拜事于婦人則詔相今本拜誤作擗按釋文于此無音唯卷下大祝辨九擗方有擗音拜此職如已作擗陸氏不應舍先而音後也大凡經之有古體字者不必全本皆同如士儀禮首篇廟作庿後凡廟只作廟不作庿由此推之周官可知唯大祝職方作擗觀後秋官司儀皆作拜則大祝前後必無擗字後人不知誤以爲全經皆當作如此寫失之矣當以釋文正之說文擗从手樂臣鉉曰樂進趨之疾也故拜从之樂音忽从本部聲字在本部

本从大从十讀若揔是蘇州下从本不从本今周官本皆誤从本辰由相沿而不之考耳說文凡本之屬皆从本亦作夲蓋下筆之變故釋文擇作擇

春官宗伯下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蓋黃鍾子之氣也蕤賓午之氣也連大呂丑太蔟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是爲東之七位而林鍾之誤也疏于午巳東爲上生子

爲未之氣自是以西至應鍾爲亥之氣爲五位中惟蕤賓生大呂是上生上餘皆上下間生故注又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不可不正

大卜則眡高作龜注卜用龜之腹骨今本用誤作西以

疏按

龜人祭祀先卜注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

按作曰二字當衍其一巫咸作筮句卜未聞其人也句疏故巫咸得作筮之名未聞其人故云未聞其人也似誤以巫咸作筮係引世本作篇乃昌按巫咸作筮係引世本作篇文故有作曰二字張氏似未之知

大祝言句人注句人主設復梯今本梯誤作稊釋文从禾當以釋文正之

內史則策命之注策謂以簡策書王命舊本此八字在其文曰上一本在受策以出下於義較長當從之

御史掌贊書數凡從政者今本數凡誤作凡數按注鄭司農讀爲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後鄭以爲不辭改之故以掌贊書句而於下句謂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釋文亦作數凡音所主反是數字在書之下凡之上今本係由注有凡數字而誤據先鄭說則釋文不誤當以釋文正之

夏官司馬第四

序官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言校仍校疑當作效按疏校之爲言校出者讀從曲禮少儀二字當衍效馬效羊取效見義以其養官畜音必效見之釋文亦云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旁是比按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如言效仍效亦俱作校則釋文當統云注同而不特言注校之校人同矣是此二字必不作校宜依疏及釋文正之

射鳥氏掌射鳥注鳧鴈鵠鳩之屬釋文鵠音保今本鵠作鴇與釋文異

夏官司馬下

司弓矢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釋文庾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按考工記弓人職往體多來鍾實

謂之夾臾之屬釋文上古洽反劉古協反下音庾則又音庾不讀庚疑此職釋文庚本作庾以字體相近而誤而經只作臾釋文作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方與考工記合

大馭祭軓乃飲釋文音犯注同是注故書軓爲範又云軓當爲軛皆當从凡而釋文於當爲軛上一字作軓云媿美反又音犯夫音犯則當从凡媿美反則當从九後注當爲軛不過較上故書爲範少一竹頭範軛雖爲上一字而辨不應前作軓而後作軌也恐此職經注皆當作軓釋文所據非定本誤多媿美反一音相近皆篆隸之變而失眞也釋文以隸體作篆刻作

以致今本軓軌二字皆誤爲車旁丸更不成字今姑依文正之而志其疑于篇

秋官司寇第五

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趯釋文趯本亦作躍音畢注故書趯作避蓋趯避字體近似故故書作避是躍又因趯而轉與他處亦作某者不同今本竟作躍失之矣當依釋文爲正

職金楊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蘗秋官下蜡氏則令埋而置楊焉注今時楊蘗是也按釋文於此二職俱未音蘗字今爲補之除說文無此字玉篇竹余切楊也博雅杙也廣韻陟角切類篇張如切俱云楊蘗有所表識

冬官考工記第六

攻皮之工函鮑韓韋裘注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倉頡篇有鞄韄今本韄誤下从允不成字釋文本同第三卷建首之字臣按說文韄从北从皮省从叟省第三卷建首之字从允不成字釋文本同鉉等曰北者反覆柔治之也叟營也雖從瓦之義闕而未言而要非从允也宜正之

搏埴之工陶旊說文从瓦方聲釋文本亦作旊今本誤从仌下瓦無由得聲宜以說文釋文正之

輪人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今本有誤作鑿下二枚者非是疏經兩四一二故厚一寸也

輈人輗中有濟謂之國輈注輈有筋膠之被今本筋誤作作節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至謂之鑒燧之齊按此係下築氏為削杀其齊之文誤入攻金之工總敘當別起今木及釋文本皆附於輈人治等六工總敘當別起今木及釋文本皆附於輈人之後是攻金之工與攻木之工相屬也非是當正之

梳氏注之以蜃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文曰魁會也釋文魁苦回反又作魈按說文斗作枓魁正作魈非魁字別寫从毛字書亦無鬼从毛之字陸氏因斗字篆書似隸體毛字遂以為魁字从毛失之矣宜依說文正之

冬官考工記下

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釋文畎古犬反注畎畎也釋文畎古犬反注畎畎也釋文畎古犬反與畎同古今字也按說文引周禮廣尺深尺謂之巜巜古文作畎从田从川篆文作畎从田犬聲徐鼎臣據唐韻巜姑泫切巜古外切與澮同無田半从巜之字據此則經注釋文皆當作畎今从巜蓋相沿之誤未必唐初即如此也當依說文正之按字書唯巜字从巜弓人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注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擘為骸之骸今釋文及諸本俱誤作擘按說文擘手握也从手辟聲擘固也从手殷聲讀若詩赤舄擘擘臣鉉等曰今俗作慤非是則二字形雖相近而其實不同宜正之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

江都汪中容甫撰　儀徵吳西澗校勘

周禮職官三百六十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明堂位出於漢儒周官爲僞古文雖皆不足徵然三代官數多寡大畧可見蓋中天以降政事愈繁故職官愈備周之封建最廣而列國皆得置官其名雖因周制而其間或爲王命或爲自命故官名互有不同何以言之邾儀父爲魯附庸未王命不書爵固已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宣公十六年左傳王以襪冕命晉士會爲中軍杜元凱春秋釋例云諸侯之卿皆必有命其總名爲大夫是列國之官當由周命而定而左傳言使某人爲某職者則皆自命者也至出於自命則有名同於周制者亦有異於周制者且周制大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大夫五人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而春秋列國皆有六卿晉以三軍而間益新軍加以三軍之佐是有八卿列國大夫更不勝屈指則其僭越制度又不僅在變易官名之端矣師傅之稱見於周官鄭康成未見僞古文故注書君奭序云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以爲周禮師氏保氏之職其實師保非有專職而列國有其官名桓公二年左傳晉靖侯之孫欒賓傳桓叔僖公四年傳申生傳杜原款十年傳使荀息傳奚齊襄公十六年傳羊舌肸爲傅成公十八年傳士渥濁爲太傅文公六年傳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襄公十九年傳齊高厚傅太子夙沙衛爲少傅國語云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文公六年傳潘崇爲太師昭公二十九年傳伍奢爲太子師費無極爲少師襄公二十七年傳衛公孫免餘爲少師師傅之名年傳有蔡太師子朝桓公六年傳有隨少師師襄公二十六年傳舉舉可見惟無稱保者耳又有內師襄公二十六年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又有左右師昭公二十九年傳云二師令四正敬言杜注云二師左右師則又同左右宰左右司馬左右尹之例非必定爲師保之稱也周禮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太宰在六官之上而左傳所紀楚之太宰在司馬之下宋之太宰在六卿之下皆違周制今約舉之魯有六官之名隱公十年左傳羽父求太宰文公二年傳夏父弗忌爲宗伯文公十八年傳使司寇出諸竟隱公二年傳有司空無駭昭公四年傳杜洩言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據此傳祇有三卿成公二年四卿

見於鞌之戰非舊制也晉有六官之名宣公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襄公三年傳張老爲中軍司馬定公十三年傳有上軍司馬籍秦文公二年傳有司空士穀成公十八年傳右行辛爲司空晉無司徒桓公六年傳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杜注云廢爲中軍惟太宰宗伯司寇未見宋有六官之名桓公二年傳華督爲太宰文公七年傳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惟宗伯未見宋無司徒桓公六年傳申繻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注云廢爲司城然司徒名司城非第自宋改也曹亦有司城哀公七年傳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是也陳亦有司城孟子司城貞子是也孟子司城貞子家哀公十五年左傳有公孫貞子杜元凱世族譜謂陳有司城氏哀公孫鄭漁仲通志氏族畧謂陳有司城氏據此則於孟子文意爲順若爲宋之司城不必更贅言爲陳侯周臣矣況曹亦有司城陳又何必獨無乎齊有六官之名成公二年傳有鋭司徒杜注云主鋭兵者又有辟司徒杜注云主墨壁者案此皆司馬之事而稱爲司徒或當時司徒攝其職也昭公三年傳有司馬鬷成公十八年傳慶佐爲司寇惟太宰宗伯司空未見楚有六官之名成公十六年傳有太宰伯州犁宣公十一年傳令尹爲艾獵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宣公四年傳子越爲司馬司寇即司敗見文公十一年及宣公四年傳案楚之官最多而宗伯無可考司空亦未見於傳然觀襄公二十五年傳爲掩爲司馬書土田度山林以下各事皆司徒司空之所掌可知當時增損無定制也其他國見於左傳者如哀公十五年傳衞有司徒期司寇亥昭公二十年傳公孟綽奪齊豹之司寇襄公十七年傳宋伐陳獲司徒卬襄公二十五年傳陳有司馬桓子襄公二十年傳云與蔡司馬同謀襄公十一年傳鄭有太宰石臭襄公九年傳鄭六卿皆見襄公十年傳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是列國皆有六卿之名也檀弓吳侵陳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云與吳太宰名同而人異洪容齋謂嚭乃吳太宰遣使正用行人記禮者錯誤當云陳行人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其說亦是論語太宰問子貢孔氏曰或吳或宋未

趙注司城宋卿解者皆謂貞子本爲陳臣後爲宋司城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哀公十五年左傳有公孫貞于杜元凱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鄭漁仲通志氏族畧謂陳有司城氏據此則於孟子文意爲順若爲宋之司城不必更贅言爲陳侯周臣矣況曹亦有司城陳又何必獨無乎齊有六官之

可知也閻氏百詩云孔子先後居陳蔡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弩皆在陳事太宰之問屬吳似不若屬陳是列國皆有太宰也司馬亦稱司武襄公六年傳宋平公曰司武而桓于朝杜注云司武司馬也司寇亦稱司敗楚與陳皆有之文公十一年傳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宣公四年傳箴尹克黃白拘于司敗論語陳司敗即司寇也經典釋文云孔云敗官名陳大夫鄭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案鄭說誤隱公三年傳宋孔父爲大司馬文公八年傳有大司馬公子卬哀公二十六年傳皇非我爲大司馬襄公十五年傳宋向爲人爲大司楚爲子馮爲大司馬成公十五年傳子越爲司寇非公二十年傳晉士爲爲大司空稱大者明其有稱少稱小者在也有太宰即有少宰左有宰噲因周禮小宰

宰之名而變之成公十五年傳宋魚府爲少宰宣公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襄公二十三年傳魯公鉏氏爲公左宰隱公四年傳衛有右宰醜襄公十四年傳有右宰穀有司馬卽有少司馬左右司馬昭公二十一年傳宋華貙爲少司馬猶周禮小司馬也文公十年傳楚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襄公三年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哀公四年傳有左司馬昭九稱左稱右者亦猶左右師左右尹之例云爾有司寇成公十五年傳宋鱗朱爲少司寇昭公二十年傳有少司寇卽列國六官皆備凡屬於六官者亦無不備雖其名有同有異可參稽而得也有如周禮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家宰之屬案內宰掌書版圖之瀆此掌禮書卽內宰也周禮有內小臣寺人昭公五年傳魯命宰人盛有司宮襄公九年傳宋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云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孔疏謂周禮內小臣卽司宮也詩巷伯云寺人孟子巷伯卽寺人也昭公十八年傳鄭使商成公儆司宮杜注云司宮昭公五年傳楚子曰以羊舌肸爲司宮孔疏云司宮奄官之長周禮有內豎僖公二十四年傳齊申孺侍漁者杜注云侍漁監取魚之官周禮有掌次掌舍襄公二十八年傳鄭有外僕杜注云外僕掌次舍者昭公十三年傳子產使外僕速張于除杜注云外僕掌次舍大夫周禮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屬昭公十八年傳鄭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案周禮無掌庫者府庫蓋通言之也僖公二十四年傳晉侯之監頭須守藏者也守藏卽內府也周禮有司裘襄公二十三年傳魯公鉏氏爲公左宰隱公四年傳有右宰醜襄公十四年傳衛有右宰穀有司馬卽有少司馬左右司馬昭公二十一年傳陶掌玄服之官孔疏云玄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昭公十二年傳秦復陶杜注云秦所造羽衣也案哀公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注云製雨衣也復陶亦製之異名其官於周禮無徵蓋官司服掌吉凶之衣服而無羽衣惟司裘之文有云共其毳毛爲氈復陶爲羽衣當是羽毛所織其官蓋亦司裘之屬也周禮有內宰哀公三年傳魯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家宰之屬案內宰掌書版圖之瀆此掌禮書卽內宰也周禮有內小臣寺人昭公五年傳魯有司宮襄公九年傳宋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云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孔疏謂周禮內小臣卽司宮也詩巷伯云寺人孟子巷伯卽寺人也昭公十八年傳鄭使商成公儆司宮杜注云司宮昭公五年傳楚子曰以羊舌肸爲司宮孔疏云司宮奄官之長周禮有內豎僖公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僖公二十八年傳曹伯之豎侯獳皆內豎也此皆冢宰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徒之屬司徒掌農事淮南子云甯戚飯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以爲大田高誘注曰大田官也案大田是主農事猶漢司農之稱詩七月篇云田畯至喜毛傳云田畯田大夫也考田大夫卽周語

所謂農大夫大田之職非卿官未吏當是司徒也周禮有鄉大夫襄公九年傳宋二師合四鄉正鄉正敬百杜注云鄉大夫周禮有封人隱公元年傳鄭莊公封人仲足文公四年傳宋高哀爲蕭封人宣公十一年傳有祭封谷封人杜注云封人典封疆者桓公十一年傳有祭封人也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吏記孔子世家云爲司職吏畜蕃息孟子云嘗爲乘田司職吏與乘田是一事卽牧人也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注云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案孟子言孔子爲乘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考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祭祀共宮牛求牛授職人而芻之是牛人專掌養牛並無別畜充人掌繫牛人並不掌繫牛之說似不足據周禮有縣師襄公三十年傳晉使絳縣老人爲絳縣師杜注云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周禮有遺人掌委積吏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爲委吏料量平孟子朱注委吏主委積之吏也卽遺人也周禮有司市肆長賈師之屬昭公二十五年傳魯郈昭伯飲郈孫酒與之鞭之郈孫怒飲會爲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蜃衍望守之杜注云衡鹿丹鮫虞候衍望皆官名也孔疏云此皆齊自立名與周禮不同案此亦如山虞以下諸口之類周禮有迹人賈正杜注云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師昭公二年傳鄭子哲請以印爲褚師杜注云褚師市官襄公二十年傳宋有褚師段哀公八年傳有褚師圃褚師子申柴褚師哀公十四年傳曰迹人來告杜注云主迹禽獸者此皆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宗伯之屬周禮有墓大夫

昭公十二年傳楚有司棄杜注云司棄掌公棄大夫孔疏云鄭周禮遺大夫周禮有太師論語稱有太師摯少師陽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周禮有樂師襄公十年傳宋舞師趙以旌夏杜注云師樂師也襄公十五年傳鄭賂宋以師茷師慧僖公二十二年楚有師緡杜注云楚樂師也定公五年傳鍾建爲樂尹杜注云司樂大夫案此亦如司樂之類也周禮有鍾師磬師鎛師襄公十一年傳鄭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杜注云皆樂師名服注云三師鐘鎛師磬師周禮有太卜卜師筮人閔公二年傳魯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杜注云卜楚邱魯掌卜大夫晉有卜偃昭公十三年傳楚靈王使觀從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僖公十七年傳梁有卜招父杜注云梁太卜皆卜官也僖公二十八年傳晉侯入杜注云侯人也周禮有司士司右成公十八年傳晉侯不在軍司右載公以入杜注云司右車右也此皆宗伯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士之屬周禮有侯人宣公十二年傳云豈敢辱侯人杜注云侯人主迎賓客者也周禮司士車右之官孔疏云周禮司士屬焉杜注云司士車右之官案此亦猶巾車之類其官則陪臣也此皆宗伯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馬之屬周禮有候人掌送迎賓客之官案此亦猶巾車之類非車右此司士乃司右之類晉語使荀賓爲戎右與左傳異周禮有虎賁氏僖公二十二年傳宋門官殲焉杜注云門官守門者孔疏云周禮虎賁氏之類僖公二十八年傳宋門尹般如晉告急杜氏無注或亦如門官之類也周禮有太僕成公六年傳韓獻子爲僕大夫杜注云兼太僕昭公十三年傳楚有正僕人杜注云正僕夫子之近官孔疏云周禮太僕也周禮有大馭戎僕昭公二十一年傳宋華多僚爲御士襄公二十二年傳楚有祝史揮昭公十八年傳鄭使祝史徙主祏襄公九年傳宋使祝宗用馬于四墉杜注云祝太祝宗宗人或祝史並傳或祝宗並稱或又稱祭史昭公十七年傳晉使祭史用牲于徵以其職本相輔而行者也若太祝宗人則列國皆有之襄公二十五年傳齊有南史氏襄公十年傳晉在史訓中行伯昭公十二年傳楚有蓋如周禮有內史外史之分也周禮有司巫成公十年傳晉有桑田巫襄公十八年傳有梗陽巫皋案此巫雖非官知當時有官在周禮有巾車哀公三年傳魯子服惠伯命巾車脂轄杜注云巾車掌車哀公六年傳齊有差車鮑點杜注云差車主車之官案此亦猶巾車之類

秦侯使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孔疏云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此御戎是御之尊者周禮屬官有縣士掌野也周禮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論語式負版者即司民也周禮有行人而在傳列國皆有之僖公二十年傳云行李之往來杜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傳云一介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即行人也案李理字古通用國語云行理也小行人也孔疏此皆司寇以下之職也若夫周禮司空有掌土地之任而禮經既缺補以考工則凡左傳所稱列國之工正諸官當亦如周禮司空之屬定公十年傳郈工師駟赤杜注云掌工匠之官莊公二十二年傳齊使敬仲爲工正杜注云工正掌百工官宣公十二年傳有工尹齊成公十六年傳有工尹襄王尹卽工正也襄公九年傳宋皇鄖命工正出車杜注云工正主車孔疏云皇鄖是司馬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寇之屬則周禮工主作器宜屬司空故考工有車人輪人之掌昔得以工稱之而孔疏謂諸侯工正屬於司馬或是當時變制以工正兼主車也故有官名與周禮同而所掌之事往往或異昭公四年傳司馬與工正書服司空書勳

孔疏云王亟巡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諸侯之法不盡與周禮同也其行徵賦不是列於官而莫不有賦掌者如亟醫御人吏人隸人軍吏疆吏有司徒掌者如亟醫御人僕人閽人侍人庖人不可勝數可以知其備焉有官名迺與周禮異而無不可通其義者如僖公二十八年傳晉作三行荀林父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注謂晉置三行非官名據此則三行非官名然復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據此則三行非官名然觀左傳所稱中行後以爲氏昭公二十二年傳有右行詭又似三行皆爲官名桓公六年傳晉以偪侯廢司徒與尹軍尹主發眾使民成公二年傳云廢其與尉服氏注云廢爲中軍是中軍爲司徒上下軍又似皆爲官名杜注云廢爲中軍尉下文趙盾爲旄車之族杜注云公行之官孔疏云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之官孔疏云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名以卿爲之且中軍既爲司徒則三行爲官又可推矣宣公二年傳晉以卿之適子爲公族其餘子爲餘子其餘子爲公行杜注云掌率公族其餘子下文趙盾爲旄車之族杜注云公行之官孔疏云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公族公路與公行爲一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行列謂之公行周禮無此三官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與公行同無與餘子同公族同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與公行同無與餘子同者夫子諸侯禮異耳案孔疏以公路公行爲一非也公路掌路車行既掌戎車孔疏又以巾車當之尤非也公路掌路車主居守當如周禮之巾車公行掌戎車主從行當如周禮之車僕周禮車僕掌戎車之倅左傳服氏注云軥車

戎車之屬是其證也或以餘子爲公路掌車服故與司馬書服周官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諸侯之法不盡與周禮同也其行徵賦不是列於官而莫不有賦掌者如亟醫御人吏人隸人軍吏疆吏有司徒掌者如亟醫御卿及其大夫門子杜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又公族之異於人不可勝數可以知其備焉有官名迺與周禮異而無不可通其義者如僖公二十八年傳晉作三行荀林父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注謂晉置三軍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據此則三行非官名然觀左傳所稱中行後以爲氏昭公二十二年傳有右行詭又似三行皆爲官名迺與周禮異而如周禮候人也襄公三十年傳云廢其與尉服氏注云廢爲中軍是中軍爲司徒上下軍又似皆爲官與尉軍尉主發眾使民成公二年傳晉賜郤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一命之服杜注云與帥候正亞旅一命之服杜注云與帥候正亞旅一命之服杜注云

名五異雖難證於周禮要皆司馬之屬官也又如隱公六年傳翼九宗五正杜注云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之長孔疏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後分唐叔據此則晉之五正是與周禮顯異又如襄公二十二年傳鄭使少正公孫僑對杜注云鄭卿官也哀公二十六年傳宋司城欲去大尹杜注云大尹近官有寵者凡此之類注疏皆無所指案周禮太宰其正立其貳正謂六卿之長正尹一也意皆官長之稱曰少則官卑矣楚多以尹名官尹卽正之義也故楚之工尹或爲工正楚以令尹莫敖爲貴其官皆是上卿令者善也莫敖之義注疏未詳漢書五行志作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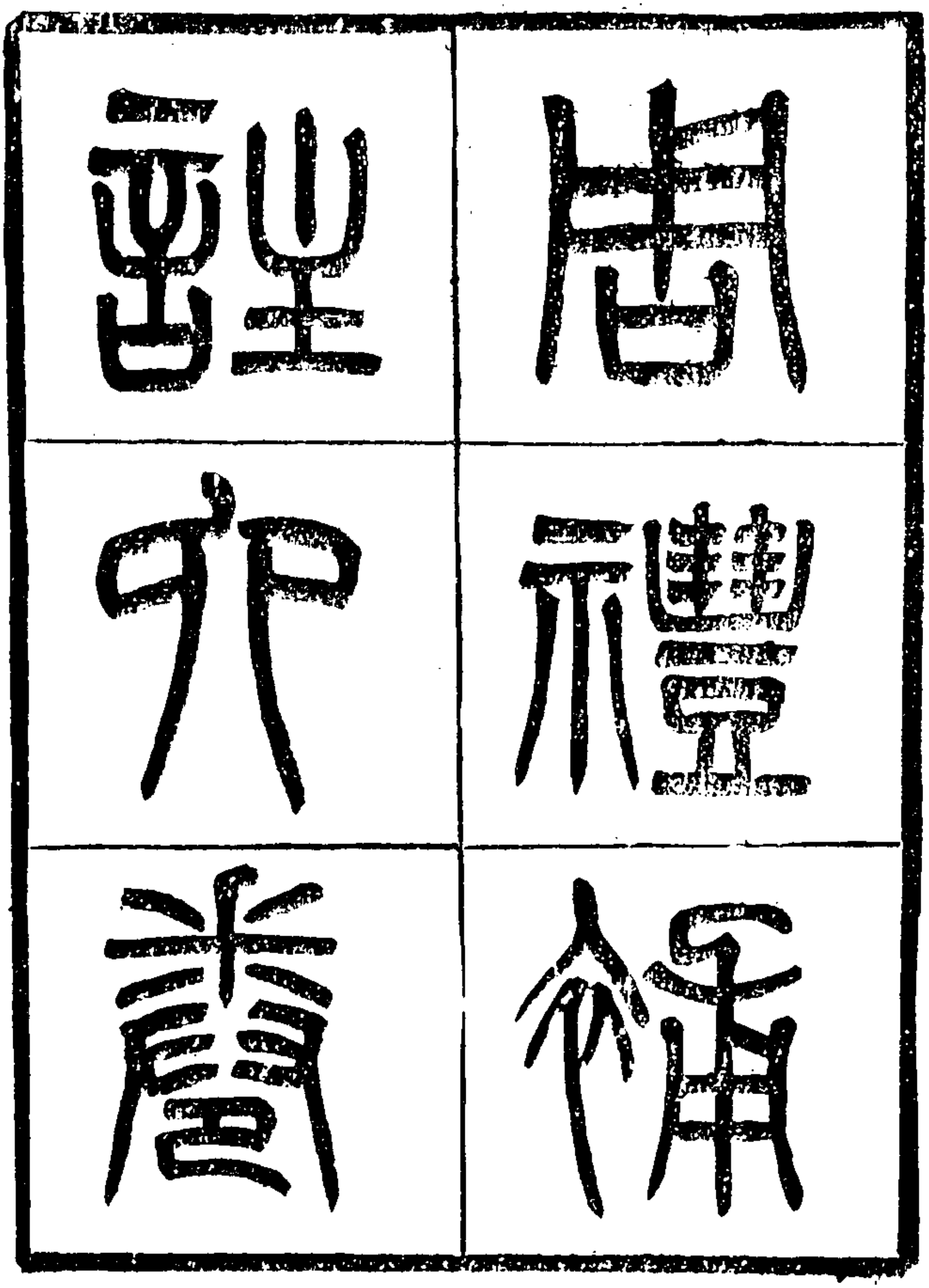
囂師古曰莫囂楚官名也字或作葬案昭公十三年傳葬子干干皆實皆敖孔疏云昭公元年郟敖與此皆敖並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世家楚之先有若敖宵敖在位多年亦稱爲敖不知敖是何表據此則楚之稱敖不獨官名或是楚之方言如此

令之下宣公十一年傳有左尹子重成公十八年傳有右尹子辛襄公十九年傳鄭子革爲楚右尹案左右尹或如左右宰之類文公元年傳使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云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案此蓋如周禮夏官虎賁氏之類宣公十二年傳有連尹襄老襄公十五年傳加葛爲連尹服注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案此蓋如周禮夏官射人之類昭公七年傳有宇孔疏云芋草名以草名官不知其故案此蓋如周禮地官

草人之類陸氏經典釋文芋于仇反鄭志氏族畧作芊尹案芊楚姓鄭說非哀公十五年傳陳亦有芊尹蓋是與楚官名同昭公十三年傳成連爲郟尹杜注云治郟竟大夫案此蓋如周禮夏官掌疆之類昭公二十七年傳有王尹麇服氏注云王尹主正之政案此蓋如周禮天官宮正之類以上諸官尚可考成公七年傳有清尹弗忌宣公四年傳有箴尹固襄公十八年傳有揚豚尹宜襄公二十四年傳有箴尹固哀公十六年傳作箴尹黃定公四年傳有鍼尹固卽箴尹也哀公十六年傳有沈尹壽哀公十七年傳有沈尹朱沈尹戌沈尹將軍杜注云沈或作寢寢公十二年傳有藍尹亹哀公十二年傳作藍尹午陵尹喜昭公二十七年傳有莠尹然定公五年傳有莠尹

四年傳有武城尹以上諸官杜皆無注大約皆是以地名官哀公十八年傳有寢尹或是掌宮寢之事如周禮天官宮人之類左傳云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鄭伯使攻事君夷于九縣楚既滅小國故設官以分尹之自與他國不同況楚僭稱王其縣邑大夫多稱公矣如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是稱尹者猶未失其正也其不稱尹者昭公二十七年傳鄖將師爲右領哀公十七年傳有右領差車杜注云右領楚賤官大約較左右尹爲稍卑失秦有右大夫說見成公二年傳有右大夫詹見襄公十一年傳蓋如下大夫之稱成公十三年傳有不更女父襄公十一年傳有庶長鮑庶長武杜注云不更秦

周孔疏據漢書言商君定商二十行不更庶長知秦本
此官通綱漢武帝元狩四年召拜卜式爲
北官中郎賜爵五大夫是亦倣秦楚之
官乡與他國異者春秋時楚爲
盟鮮通於王朝故往往與列國異總之諸侯之制不當
等於
子而列國官名比於周禮幾備均爲僭制也左
傳所紀官名注疏皆以周禮爲說蓋非觀其同無以悉
其異考古者亦援周禮以證其同異焉可也



隋書藝文志曰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而康成注僅引杜子春及鄭大夫鄭司農之說無一語及馬融學者疑之然其說猶見於賈疏中至干令升注周官十二卷陸氏經典釋文所徵引者不下數十事想其時猶及見全書而疏中絕無稱引何也干注與鄭注互有異同大宰職挾日作而日宰夫職賓賜之飧牽作賓賜掌其飧牽此類益與鄭異者也大宰職納亨注云若今御史中丞此類益與鄭同者也必以爲後人撫識眞贋莫分使干注是殆不然余少讀周禮長而好辯嗜後從凌仲子先生游得聞校禮堂之緒論用益肆力於古仲子師事戴侗周官九拜九祭解鄉射五物攷援據禮經疏通證明足發前人所未發余師其意而變通之因思漢魏之治周禮者如賈達張衡孫炎薛綜陳劭崔靈恩之注遺文軼事散見羣籍或與鄭義符合或與鄭義背違同者可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是用廣搜衆說補所未備繫於經文之下明或旁采他經舊注或兼取近儒經說要於申明古義而已嘗攷康成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且順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又嘗作毛詩箋今取鄭氏之學證鄭氏之注則辭義易瞭即彼此互岐前後錯出亦不煩辭費而得失已明故於三者刺取爲多至許氏說文解字徵引周禮彼此互異取以推廣鄭義不嫌低牾其他史冊流傳事系本朝禮遵周典亦備采擇用俟辯章猶是鄭氏況以漢法之意也庶幾爲治是經者振壞涓流之助云爾皆道光廿三年癸卯八月朔日雲里呂飛鵬自敘於立誠軒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周禮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達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當作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遠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縣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小事乃迺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嗅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　山堂考索前集　鄭元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遐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文多普徒算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　鄭氏鄭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眾家　序周禮廢興　崔靈恩曰夫百王不同各置官禮爲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爲弊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意也　通典　天官冢宰　崔靈恩曰目顧項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號曰羲和唐堯

受之酒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舊職而
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
爲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爲司徒秋
官爲士冬官爲司空春官爲秩宗故尚書曰迺命羲
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
也皐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
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爲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
所司也通典

惟王建國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疏鄭引此

周禮補注卷一　三

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爲諸侯國　干寶云王天子之
號三代所稱釋文

辨方正位注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
北面之屬元謂正位謂定宮廟　干寶云辨方謂別
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位謂君南面當陽臣
北面即陰居后於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
位少陽之類御覽　案干注與先鄭義同

體國經野注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　干寶云體形
體釋文　魏徵羣書治要注體猶分邦畿之度經野疆
理其井廬也

乃立天官冢宰　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
事之名也尚書周官疏　干寶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
納之中和曰宰釋文　詩大雅箋傳御者貳王治事謂
冢宰也

小宰　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
千石注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

胥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續漢書志衛尉卿
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南宮衛士令一
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
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說文謂知也

庖人注裹肉曰苞苴　鄭曲禮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
或以茅

獻人徒三百人　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本疏
釋文獻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鮽同又音御　案說
文云禦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自段云自當作舟昭十二年傳舟鮽守之鮽當是鮽誤許所據竟作舟禦或作鮽從又魚聲莊述祖云獻
即鮽

腊人注腊之言夕也　案易噬嗑腊肉虞翻作昔肉注
云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燥之爲昔說文云昔乾肉
也從殘肉日以晞之昔夕古字通惠棟引穀梁傳云
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管子云日昔從事王逸楚辭

章句引詩云樂酒今爺是皆以爺爲夕之證

凌人　說文仌凍也象冰凝之形徐鍇曰冰初凝文理如此也勝仌出也從仌朕聲詩曰納於勝陰重文棱云或從麥

醢人　說文醢酸也作醯以酒從醬酒並省從皿

皿器也

幂人　說文幎幔也從巾冥聲周禮有幎人

大府注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續漢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

周禮補注卷一　五

司會　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掌者平其政也凡言簿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　禮記疏

司會注若今尚書　漢制考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續漢志尚書六人六百石

司書注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疏注言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若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說文專六寸簿也何紹基云說文無笏字或謂此專即笏也案徐鍇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杜預曰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笏擊頰竊謂經以簿爲笏不可通簿爲手版兼簡策之用

官刑以糾邦治注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案小宰職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蓋即此官刑也康成注宰夫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與此注同

以詰邦國　干寶云彈正糾察也　釋文

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　案說文手部擾煩也與馴義異牛部犪柔謹也馴擾之擾當作犪玉篇曰尚書犪而毅字如此惠氏棟云犪有柔首故史記或作柔

擾而毅徐廣曰一作柔　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張穆案犪柔同部相通馴犪同義相假古音本有此二例而小反之音則後世蕭豳通轉之常也

以統百官　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　尚書周官疏

以八則治都鄙注都之所居曰鄙　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倘書蔡仲之命疏

賦貢以馭其用　干寶云賦上之所求於下貢下之所納於上釋文

予以馭其幸注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　案後漢書方術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賜予雖未能馭富亦富之漸也故云予以馭其幸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　案鄭氏注易乃統天云統本也八者皆非民事然治民之

本在焉故曰八統詔基案說文統紀也紀絲別也別之所以合之故鄭云合牽以等物也

三農生九穀　惠士奇禮說三農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

飭化八材注司農云珠曰切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禮說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爲閒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爲閒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爲閒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

庶子弟皆閒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者隸尊者令卑者聽所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疏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　江氏永曰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財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國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賢基謹案周制必無此事貢禹傳云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差服之式　干寶云差飲食也服車服也釋文

匪頒之式　金榜禮箋國語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則匪頒者謂祿食與祿食所以代

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鄭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蓋其遺法　案先鄭以匪頒爲班賜後鄭增成其義謂王所分賜羣臣以別於燕好之賜予殆即此經外府典絲典枲三官所言賜予與然說文稟訓賜穀則祿稟未嘗不可言班賜也

好用之式　案此經王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爲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以幣帛筐篚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彤弓天子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旂貢注鄭司農云旂貢羽毛　當作旄元謂游貢讀如固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　案說文云游旌旗之流也流鑿傳作旂从汙聲段玉裁云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周禮省作旂引仲爲山游之游據此則旄爲本訓當從先鄭

宗以族得民　案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刋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繫姓弗別綴食弗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

友以任得民　案此任字卽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任也二義相兼乃備

戴　干寶云戴宜作叟　釋文　案叟宜作叟與庾之借字戴庾古通用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注云今文籔爲逾阿人疏云逾卽庾也廣韻戴字下云十六斗曰籔據此則籔亦作戴戴與庾通干注假借作叟後人傳寫誤作叟古者倉庾世官故云以富得民穆案叟省非借也叟庾分別字

正月之吉　干寶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　賈

挾日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釋文挾字又作浹
浹干本作帀子合反　案左傳成九年正義曰浹周帀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古挾浹通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治之謂神王霸篇政令以挾楊倞注皆云挾讀爲浹

設其參　干寶云三公也　釋文
仲之命疏

立其兩注鄭司農云兩謂兩丞　馬融云立卿兩人　蔡

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　案小宗伯職兆五帝於四郊注謂靈威仰赤熛怒之類蓋五天帝也祭法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下引明堂月令春曰大昊

夏曰炎帝云云則五帝爲五人帝矣

與脩注具所當其脩埽除糞洒　王氏引之曰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之兆與祀已脩除之矣非太宰事也脩當讀爲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流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析言之則曰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脩爵無數借脩爲羞正與

及納亨　干寶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嚮祭之辰也　劉昭續

此同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注謂王巡狩在外時　案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此可爲四方聽朝之證

小宰職凡宮之糾禁　干寶注若御史中丞　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

小事則專達　干寶云達決也　釋文

事職　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　尚書周官疏

祭祀之聯事　酒人注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連疏云即小宰云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注屬其六紀　案諸本皆作紀惟嘉靖本與婺本作引

喪荒之聯事　案疏云荒謂年穀不熟則喪與荒爲二事鄭司農注喪之聯事已具不言荒者略也掌救荒之事者非一官故有聯事如小宰受幣玉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小宗伯職

六大戒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社稷云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是也九式言喪荒注云荒凶年也九賦言喪紀注云喪荒也然此經言喪紀者不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祭則喪紀祇可云喪事不可兼云荒也

斂弛之聯事　王氏引之曰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粮粟屋粟閭粟而用之以貢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又鄉師以歲時巡閭及野而勸萬民之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飾鄰保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遂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

鄭稱貢以傅別注鄭司農云稱貢謂貸予傅別故書作傅旁鄭大夫讀爲符別元謂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小司寇傅別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市

質劑　荀子王霸篇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注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引此經聽賈買

以質劑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注又從大宰助王也　疏大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案疏說甚明三者指玉幣爵而言則王之爲王無疑毋庸從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王非盖注中又從大宰助王也七字專釋贊字義

宰夫職辟名者注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求相應也　千寶云不當也　釋文　案荀子正名篇云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則謂之大

發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卽此經所謂辟名者

賓賜之飧牽　釋文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于本同包愼言案此經注與疏鄭氏本似無賓賜之三字如有此三字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宰禮之法委積一也賜職二也飲食三也并飧牽而四經文何以于飧也牽上獨加賓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飧牽于上三者注當申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當由于本作賓賜掌其飧牽傳寫屢入鄭本耳

凡邦之弔事注弔事弔諸侯諸臣　釋慶疾云天子於王后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敦梁傳文公五年疏又見禮記雜記疏）

大喪小喪掌小宮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盧植檀弓注宰夫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通典）

歲終注歲終自雩季冬　自謂日之辭　案大宰正月之吉注云周之正月小宰正歲注云夏之正月周改正朔自宜以子月爲歲始以亥月爲歲終而於建寅之月凡有所教戒必曰正歲明其得四時之正故重異以申之也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不言歲終者蓋謂正歲之十有二月以別於周之歲終也鄭司農注宰夫載正歲云正月與此文相似則凡言歲終者皆爲周之季冬無疑

宮正稽其功緒　顧氏炎武曰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絲端也

幾其出入注元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閽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萍氏苛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　案史記鄒食其傳好苛禮索隱曰亦作荷賈逵曰苛煩也漢書作荷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惠氏棟云貴問之呵本作苛漢乙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新律序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吳氏玉搢別雅云街彈碑吏無苛擾之煩隸釋以荷爲苛案詩序哀刑政之苛釋文云苛本亦作荷左傳苛慝不作釋文亦云苛本或作荷

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　漢制攷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衞尉有八屯衞侯司馬主衞士徼巡宿衞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

宮伯士庶子注元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也庶子其支庶也　案大司馬與此同文彼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或謂之庶士則士庶子俱屬卿大夫之子言與此注義本同彼疏云經中士爲卿大夫之身誤矣

行其秩敘　案說文云秩積也詩云積之秩秩又云酾酌之次第也虞書曰平酾東作此經注訓祿稟疏云秩謂依班秩受祿則正字當作酾經文叚借秩爲酾耳

膳夫膳用六牲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　案庖人膳膏後鄭以爲牛膏臊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司農則謂豕膏臊子春則謂豕膏腥是牛羊豕犬雞五牲皆宜入膳也或疑禮不以馬爲牲不知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則後鄭以六牲爲馬牛羊豕犬雞其說非無據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

庖人掌共六獸六禽　干寶云六獸麋鹿麞貆野豕兔六禽鴈鶉雉鳩鴿鷃

六禽鴈鶉雉鳩鴿鷃釋文

夏行腒鱐膳膏臊注鄭司農云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　干寶云臊豕膏也釋文

盧植注月令云腒雉腊也　案後鄭從杜以臊膏爲犬膏故云犬屬司寇金也說文魚部無鱐字肉部臘乾魚尾臘臘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腒臘魚部鰿鮭臭

也从魚巢聲周禮曰膳鱐是以鱐爲魚膏矣肉部云臊豕膏臭也不引此經文葢許氏所據本與鄭異膳膏腥注杜子春云膏腥雞膏也或作雉膏也元謂膏腥雞膏也干寶云腥雞膏也或作雉膏也

內饔腥臊　案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此爲腥臊之正字

牛夜鳴則庶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鷮色而沙鳴狸豕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鄭注內則云庶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庶冷毛毳毛別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鷮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

漏當爲螻

牛夜鳴則庶注鄭司農云庶朽木臭也　干寶云病也

釋文　案說文广部庶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庶臭如朽木與司農說合

鳥鷮色　案釋文出鷮字云本又作鷮說文白部無鷮字牛部犥牛黃白色也从牛麃聲則犥爲正字鷮爲後起字

交睫腥　案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曰小息肉則肉如米者謂之糜郭注云飯中有腥是也因星見食豕而致腥故即以豕肉之如米者謂之腥腥之艱難無違也劉昭注

般臂螻注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　釋文　惠棟曰北山經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注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般臂腰阮氏校勘記云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讀般爲班也　案說文广部癍痕也从广般聲此經上文言不可食者則般臂是馬之有病者長楊賦云吮鋌癍者孟康曰癍者馬脊創癍處據此則般葢癍之省

刑臑　鄭注有司徹云臑讀爲臏剔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可用祭也

外饗饗士庶子注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

續漢書禮儀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前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干寶云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葢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閒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劉昭續漢志注

注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庶人終於千畝　盧植月令注云天子耕藉一發三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耦三伐廣尺深尺伐發也一耦三伐廣尺深尺故三公以五爲數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洛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劉昭續漢志注

以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穧也穀者穧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案粢當作粢乃齋之或體說文禾部齋穧也从禾齊聲或从次作粢皿部齎各本作黍穧在器以祀者段玉裁从之云周禮或兼言齍盛或專言齍盛或專言盛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是齍盛可互稱

饎人以時獻鳥鼈龜蜃　說文云獻刺也从手鬳聲或从次作粢皿部齎各本作黍穧在器以祀者段周禮曰獻鳥鼈龜蜃　干寶注鱉鮪類　釋文　惠士奇云魯語獻鳥鼈以爲夏槁作獵莊子冬則擉鼈於江作擉

遷都賦椓鑿鼿皆謂取互物也獻與椓通　案韋昭國語注椓擊也朱丹砧斫也獵側角切或作豽又作獦蓋猶爲正字獵擉爲同聲通用字獵則鎩之訛也

凡貍物注司農云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元謂貍物亦謂藏刀谷窶之屬　案說文豸部貍伏獸似貙從豸里聲徐鉉繫傳曰貍善藏伏也利之反大射貍首昌侃以爲舊解云貍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據此則貍爲善藏之物凡物之藏伏者皆得取義於貍故曰貍物此引申之義也貍可讀如字然釋文於此經音莫皆縮淺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反則讀如埋矣說文無埋字艸部薶瘞也从艸貍聲小徐曰藏於草下也音閻皆反此經益省作貍貍沈注云祭山林曰埋此其例也

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案史記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據此則十全之上工難得故以十失一者爲上工十失二者爲中工惟下工適與之相當耳

食醫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氣味篇周禮天官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案前說即鄭注各尚其時味之義由後說推之過酸宜減其酸味苦解有兩家一云宜從時氣所宜春食須多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宜減其鹹味宜增其苦夏食過苦宜減其酸味苦者治其源也酸爲木味鹹爲水味苦爲火味水生木木生火減其所生之味而益其能生之味夏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宜減其甘味冬食過鹹宜減其辛味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　案素問甲乙經諸書皆謂牛土也稌金也羊火也黍金也豕水也稷土也粱土也雁土也麥火也魚火也菰水也稷土也犬木也粱土也雁土也麥火也魚火

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氣也金勝木故肝膽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動脈心氣也水勝火故心與包絡病五氣絕故不治反是則生陰陽應象大論曰木在藏爲肝在音爲角在聲爲呼火在藏爲心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土在藏爲脾在音爲宮在聲爲歌金在藏爲肺在音爲商在聲爲哭水在藏爲腎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宣明五氣篇曰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案此則五氣皆爲五聲間五聲而其病可知也五藏生成篇曰五藏之氣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　素問金匱眞言論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案目耳鼻竅各二口竅一陰竅二是爲九竅

瘍醫凡療瘍　說文云瘵治也或从竇作療

注合黃整　鄭注內則敦牟云牟讀曰整隱義整土釜也齊人呼土釜爲牟

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　素問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下文又云心通於夏氣肺通於秋氣腎通於冬氣肝通於春氣脾通於上氣案此五氣卽所謂夏氣秋氣冬氣春氣土氣也氣爲陽故屬天天食人以五氣故曰以五氣養之五行大義引老子經云天以五行氣從鼻入藏於心鼻以通出入息高衆天故與天通而氣藏於心地飴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舌之所納則有津實地體旣是質實品味皆地所產故舌與地通素問及老子經五氣皆與五味對文則此經定爲五氣無疑

酒正五齊泛齊盎齊沈齊　禮運注周禮五齊三曰盎齊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坊記注澄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

齊之一醴濁酒也　禮運疏案說文酉部云醴泛齊行酒也泛齊蓋卽五齊蓋醍爲正字盎則醴字之省與血部盎字異義五齊皆酒之濁者後鄭謂盎以下差清但較泛齊醴齊爲稍清耳其實皆濁酒也

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也　鄭注內則云白事酒昔酒
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　案說文云酋
繹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徐鍇繫傳案國語曰毒之
酋腊其傷人也必甚（鄭語云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然則酋久酒
也酒久則水上見謂糟少也國語注腊昔昔康成以
酋久白酒爲昔酒是也
二曰醳注醳之字从殹从酉省也　案省也二字是衍
文說文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
从酉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盞指四
飲之醫而言（穆案酒字鄭云從酉省酉當作酒盞區酒爲二字也）

醳與豐同此當爲醴之本訓
饋食之邊棗實注棗似栗而小　案說文云棘實如小
栗从木亟聲春秋傳曰女贄不過棘栗下文又出棗
字云木也从木秦聲一曰羣也據此則棗實之棗當
作棘後人假棗爲棘耳
羞邊之實糗餌　干寶注餌者豆末煎末而蒸之以
棗豆之味今餌餻也（初學記）　案事物紀原引干注餌
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同食與此相似
醢人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　郊特牲云恆豆
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
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疏云恆豆者謂朝事及
饋食俱爲恆豆也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
天子不同天子朝事之豆菁菹非水物天子加豆芹
菹與深蒲及筍菹等非陸產也鹿與醢醢非水物也
淩人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　案成公十七年傳一
朝而尸三卿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
撝知夷尸之訓取古
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注鄭司農云麥曰麷元謂今河
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　說文云麷煮麥也从
麥豐聲讀若馮徐鍇繫傳曰周禮籩豆之實有麷賁
注曰熬麥曰麷鍇以爲麷糗類也糗磨之麷不磨也
案荀子富四篇撥麷注云麷麥之牙糵也至脆弱

又天子饋食有蜃蚔醢蜃爲水物若然則天子朝事饋食之豆菹不必盡用水物醢不必盡用陸產加豆之菹不必盡用陸產醢不必盡用水物

朝事之豆其實醢醢　案說文血部云盥血醢从血肰聲禮記有盥醢以牛乾脯粱粉鹽酒也繫傳引此經盥醢據此則盥爲正字醢乃借字

菁菹注鄭大夫讀菁爲茅杜子春讀菁爲卯元謂菁鳧葵也　釋文菁音卯北人音柳　詩薄采其菁傳菁鳧葵也音義云菁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鵘蹏草堪爲菹江東有之　案此卽令升周禮注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尊

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卽豬蓴也　案說文菁鳧葵也从艸卯聲詩曰言采其菁菁菁與酒韻則徐仙民音柳是也菁菹之菁非从卯鄭大夫讀爲茅杜子春讀爲卯皆破卯爲卯故後鄭不從也說文有茅無菁菁菁並出誤矣穆穆字玉篇菁爲俗字玉篇皆隸部

似飾卽是饘不知饘非可登於豆者鄭內則注云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糜矣考工記曰瓚讀爲饌之糜古文饌字饌與糜似爲一物然釋名曰肺臐臐饌也以米糝之如膏饘也則饌爲糝食矣蓋以膏煎米則爲飾以糝和肉則爲糜

鹽人苦鹽散鹽　惠士奇曰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鹽人所謂苦鹽也鬻海鬻井鬻巖而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

飴鹽注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涼州記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涼州異物志鹽山

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鏤之
爲物作獸辟惡佩之爲吉戎鹽可以療疾注以其出
胡國故言戎鹽也御覽

鬻鹽以待戒令注鬻鹽涑治之　案說文云鹽河東鹽
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據此則鹽爲鹽
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故未煎之鹽亦稱鹽也郊
特牲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
此注云涑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禮
箋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十
二月天子所居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後

鄭皆以大寢釋之其義是也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
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五寢卽五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
大寢既稱五合小寢而六與　案考工記五室注木
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
室於中央路寢五室之制夏殷周一也據此則六寢
當云大寢五小寢一

爲其井匽　惠士奇曰井匽一名匽一名屏匽莊子庚
桑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郭注偃謂屏
廁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注云屏當作
井匽路廁蓋廁如井者

掌舍設梐枑再重　說文枑行馬也徐鍇繫傳云此所
以爲衛也漢魏三公門施行馬枑者交互其木也惠
士奇云行馬一名木蝆螂
注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枑也柜受居湎水涑橐
者也　段玉裁曰涑橐涑讀如盥漱之漱橐釋文當
洛反讀爲上火不洛下火滴汚之汚集韻汚當洛切
滴也受居湎水涑橐者今之格雷是也謂雷水下其
間漱之汚之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棷及格闌
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梐枑訓行馬也
設車宮轅門　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環繞
軍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卽其遺象
爲壇壝宮　鄭注聘禮云壝土象壇也　廣韻壝埒也
壇也
爲帷宮　案聘禮末入竟壹肆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
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此
諸侯使卿大夫聘問之禮殺於會同也
設旌門　案夏官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云立
兩旌以爲之彼用之田獵此用之會同也
無宮則其人門　惠士奇曰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爲藩
蕃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
亦緩　案古無緩起於秦時而周官幕人已有之似非
自秦始疑至秦而佩於身也

掌次掌王次之濊以待張事　釋文張劉音帳戚如字飛鵬案史記高祖帝紀復留止張飲三日注云張帷帳也說文帳張也二字轉注爲訓故假借通用漢書戚帝紀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謂供具張設也文選東都賦供帳置乎雲龍之庭注引漢書作供帳王尊傳供張如法而辦注音竹亮反據此則劉音帳戚如字

設皇邸注司農云邸後版也元謂後版屏風與　釋文一本作皇羽邸　案康成三禮圖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賈疏於此經亦云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斧文是即以後版屏風爲斧依然鄭注云齋所給予人以貨也從貝次聲徐錯曰人所齋持也易曰喪其資斧

周禮補注卷一　三

注覲禮云依如今綈素屏風而此注言後版屏風則別於綈素矣

朝日注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　通典齊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陰之精月者太陽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風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注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山海經崙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又云黃帝取崙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剛柔天地鬼神是食是饗鄭據此則食玉當指天地鬼神言不必定爲王所食也惠氏訓食爲服未確　穆案俞君理初據此經爲洪範惟辟玉食之證其見與惠氏同

其含玉　禮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唅以玉　劉昭續漢志注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　今本作資注古文資作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案掌皮財齎注云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與此異義說文云資貨也從貝次聲徐鍇曰人所齎持也易曰喪其資斧

周禮補注卷一　四

此即後鄭外府注訓爲行道財用之義也又云齎持遺从貝齊聲徐鍇曰持以遺人也春秋傳曰自齎其一此即後鄭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之義也聘禮記云又齎皮馬注齎猶付也亦掌皮財齎之證

典婦功事齎注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　案司農云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蓋絲枲所以給婦功之用者故曰事資子春讀爲資是也典枲授齎與典婦功同義巾車毀折入齎於職幣與外府幣齎同義均當从說文貨字之訓作齎

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拼也檢也　案拼即子

夏易傳用拼馬壯之拼舉也檢與斂同音通用守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大家傳儉德辟或讀若斂或讀若險亦其證也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是其例也穆案凡從僉之字古多通用易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本疏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崔靈恩云若有二王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爲耦也通典　禮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異同如是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

注士不大射　禮箋鄭君云士不大射非也大射主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遣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其證也

傳廣車軓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　月令季春之月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蠶于北鄉之室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引此經中春詔后云云又引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疏引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　鄭注祭統云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　案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以爲祭服　漢舊儀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衣得以作巾絮而已劉昭續漢志注

種稑之種　干寶注種晚稑早之屬劉昭續漢志注

閽人以器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　案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爲識是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注云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　案續漢書百官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爲封緘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是其義也百官志又云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爲符節毫率主符節事凡造使掌授節鄭注以使者

符節掌節字殆謂符飾毫率與帥率古字通帥佩巾也凡言將帥者乃假帥爲率耳此帥蓋即幟幟之屬與符節同意

內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疐注喪遷者將葬朝於廟　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苔曰婦人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疐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禮記曾子問疏

女祝掌以時招梗注鄭大夫讀梗爲亢杜子春讀梗爲更　惠士奇曰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獎更獎當作幣左傳襄九年祈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禱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禮禜皆有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杜子春讀梗爲更得之

女史凡后之事以禮從注亦如太史之從於王　案彤管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女史執彤管以從后亦如大史之秉筆以事君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

典絲頒絲於外內工注外工外嬪婦　案此外嬪婦蓋即上文注中所云國中嬪婦也

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荅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褖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褖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襘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屨入疏

崔靈恩曰褖衣后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狄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狄褻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天地故自先王以下王后不助祭天地及四望之服文苑英華

褖衣揄狄闕狄注鄭司農云褖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褖立於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元謂狄當爲翟褖衣畫翟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　案說文衣部云褖王后之服褖衣謂畫袍說與先鄭合又云褕褕翟羽飾衣據此則褕爲正字揄爲假借毛詩鄘風傳云翟褕狄羽飾衣也毛許皆不言畫與先後鄭異惠士奇云揄古搖字引脊空論揄臂齋時注云褕音搖一作褕以其服故从衣

展衣注鄭司農云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世婦以褖衣之言亶亶誠也　案禮與展相似元謂字當爲褖褖之言說文衣部云襄丹縠衣也从衣亘聲則襄爲正字詩鄘風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毛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展蓋爲襄之假借字毛許皆云丹縠則非白衣可知

緣衣　案毛詩緣衣箋云緣當爲緣字之誤也緣衣黑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緣此經緣衣康成亦作緣則鄭以緣爲正字然注士喪禮緣衣云古文緣爲緣則古無緣字矣說文衣部無緣字

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　案緣衣箋云鞠衣黃展衣白緣衣黑皆以素沙爲裏是紗即沙也古無紗字至漢時始有之張充傳充衣紗縠禪衣注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縐者爲縠則紗與縠有別後鄭以白縛釋素沙者說文云縛白鮮色也釋名曰沙縠亦取踈踈如沙也

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禮說引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制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衽袧之制也釋名曰婦人

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注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狹以下乎惟二王後褘衣　案雜記內子以鞠衣下大夫夫以禮衣注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王后之服六惟上公夫人亦有褘衣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與此注異　崔靈恩曰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通典又云王后三翟數皆十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大夫雉數如命數山堂考索

縫人衣翌柳之材　三禮圖云翌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後漢書注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　案鄭志曰三狄首服副鞠衣首服編衣褖衣首服次與此注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褖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稍異

次注次弟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　案髮髢少牢禮作被讀爲髮髮古者或剔被錫壯被錫讀爲髮髮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髮焉此周禮所謂次也

副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

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瑞羢以翡翠爲華云

地官司徒

掌邦教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　今文尚書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鄭本此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　案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江氏永云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爲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職掌老而稱公者史記新城三老董公項籍傳有

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是其證也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馬融傳云達以爲六鄉大夫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冢宰以下　周禮廢興　疏云六鄉則卿大夫知者以鄭注大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彼注言士蓋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之吏即此經鄉大夫以並言故知別置飛鵬案六鄉之吏即此經鄉大夫以下也大司馬疏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賈景伯謂冢宰以下是以王朝六卿兼六鄉大夫非也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

司門　干寶注如今校尉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門蓋謂此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鄭注

每門下士二人　千寶曰如今門候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掌節　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

通鑑音注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　惠棟曰訓與馴古今字

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

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作訓古文作遜　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

俗作遜

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

迹人　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是春

秋時猶有是官也

井人注井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說文云礦銅

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礦徐鍇曰銅鐵之生者多

連石也周禮作井段玉裁云各本此下出井篆解云

古文礦周禮有井人案周禮注云井之言礦井非礦

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

借之端井本說文卯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爲總

角井分之井又借爲金玉樸之礦九經字攷曰井卯

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卯字作井唐時不誤今時說

文作卵不作井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爲

也說文既無井淺人於石部妄增之井果是古文礦

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井字無

所用哉

春人女舂抌二人注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鄭注

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云桃讀如或舂或抌

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抌飛鵬棻毛

詩作揄韓詩作抌說文作舀云抒臼从臼从手穴作挩徐鍇曰周官有女舂抌謂

或簸或舀或从手穴作挩徐鍇曰从臼从爪聲詩曰

抌臼中米也

饎人注故書饎作餼　說文饎酒食从食喜聲或从糍

作餼或从米作糦　案特牲注炊黍稷曰饎古文饎

作糦周禮作餼是鄭以饎爲今文其簋詩七月大田

諸章云喜讀爲饎則又假喜爲饎也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

國輿地圖　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知天下阸塞廣

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　漢制改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

三王淮南王安與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

疏謂後漢乃有蓋攷之未詳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

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

爲輪本疏

墳衍　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

原隰　釋文原本又作邍　說文云邍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象闕原徐鍇云水所出爲原故卽爾雅廣平曰邍今周禮有邍師猶此邍字爾雅則變爲原也許愼闕之義不盡知鍇以爲人所登故從辵登而上故從夂夂止也春秋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彖也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此經田主亦當爲社稷之主故後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神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孔穎達甫田疏引大司徒注而云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

鱗物少陰屬火邱陵得火之氣故動物宜羽物陽明屬金墳衍得金之氣故動物宜介物太陰屬土原隰得土之氣故動物宜倮物

阜物注鄭司農云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大雅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橡說文栩柔也从木羽聲其實阜一曰櫟又云櫟栩實繫傳曰今俗書作橡又云草草斗櫟實一曰橡斗飛鵝案說文無阜字草即阜字橡本作象阜斗一名象斗掌染草云藍蒨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云橡似栗而圓近蒂處有梂彙自裹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如小栗而微長者爲杼與橡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阜物爲柞栗之屬

膏物 禮說云五地之植物穀爲先山海經曰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宜膏如都廣之野矣據此則膏讀如字

羸物 江氏永曰羸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倮蟲屬中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羸鄭注以虎豹貔貙之屬釋之誤矣

九等注九等騂剛赤緹之屬 案九等左傳以山林藪澤京陵涂鹵疆潦偃豬原防隰皋衍沃之地分爲九等小司徒乃均土地注云止以七八六八五八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八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疏云二八三八四八是下地之三等也五八六八七八是中地之三等八八九八十八是上地之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地之三等若然則與禹貢九等之田合江氏說可從以土圭之濛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張衡靈憲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縣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飛鵬案此說與鄭義合 惠上奇曰劉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永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

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暑景異之而變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率推非得之表候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易通卦驗曰冬至暑長丈三尺春分暑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暑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暑長二寸四分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　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僧一行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下蓋不盈五千里

謂之地中　馬融云地中洛陽李淳風周髀算經注　淮南子曰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注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景暑故曰天地之中　惠棟曰此與易理合坎離居中故都洛乃建王國焉　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書疏

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　禮箋大司徒以里數制邦國都鄙如六鄉制蓄於此矣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通典引康成注閭二十五家云云以爲此總謂郊內者也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　案說文七部㞢相

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此經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是周人邦國都鄙如六鄉制蓄於此矣

與下經爲目下乃條其教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之教大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六鄉之教大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教其所治民　禮箋

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通典引康成注閭二十五家云云以爲此總謂郊內者也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　案說文七部㞢相

次也徐錯曰五家爲乍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也桂馥云保正作乍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索隱引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相比相連卽相次義

孝友睦婣任恤　徐錯說文繫傳通論善事父母曰孝故於文子承老爲孝孝子能錫其類故過槁木必趨之見老者必敬承之也善兄弟爲友又同志爲友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齒鴈行也兩手相承爲奴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親九族曰睦睦从目順之也九族之內心不一者猶當目順之也故於文人目爲睦親於外婣曰婣婣者女之所因也女因媒而親父母因女而親也故於文女因爲婣古文女周爲姻周姻聲也信於朋友曰任任者可保任也君子既壯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君亦當任用之故於文人壬爲任振貧老曰恤恤者憂也收也心戚然而慘惻之也心哀痛而收之若己身之有患焉故於文心血爲恤血恤聲也飛鵬案通論以孝友睦婣任恤綴屬成文蓋本周

禮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鄭司農云或謂歸於圜土　案史記曰有邦有土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士正義作士

義作士

羞其肆注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釋文肆託歷反注肆解去同　案彼經云四鬄注云鬄解也此云鬄解非以肆當彼四也賈鄭蓋以義讀之以此肆當彼鬄非以肆當彼四也疏云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

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案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

以起軍旅注伍兩卒旅師軍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　義宗曰鄭注周禮軍旅之數云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也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者二軍小者一軍皆據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正軍而言不數副倅王海

以介貢賦　義宗曰天子畿內稅民之法有二一曰貢

二曰賦貢謂有職任而收其稅賦者計其可任而曰
率其錢諸侯貢倪雖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籍不同
土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禮箋此正義二卒以司
馬法計之卒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
六尺爲步步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
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
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
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
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邑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
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
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
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兵

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
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
士
遊正義之卒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
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
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四甸爲縣四
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漢書刑法志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
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
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
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
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
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 許愼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
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
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溜鹵之地九夫爲表
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

假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里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井長轂萬乘正制飛鵬案異義與漢志合據此則一成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成之地方十里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十六井定出賦六十四井同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與漢志異義不符

蓋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之數計之故於出田稅之外皆謂溝涂也又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已與前說相矛盾依鄭義一成之地出稅治洫之數計之當云一同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洫治澮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洫治澮封畿以十起數計里數制賦也甸與乘及窆　說文云堋喪葬不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假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里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則與漢志異義不符

蓋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之數計之故於出田稅之外皆謂溝涂也又云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已與前說相矛盾依鄭義一成之地出稅治洫之數計之當云一同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洫治澮封畿以十起數計里數制賦也甸與乘及窆　說文云堋喪葬不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穆案甸與乘古字不通其得相段者以皆由四得數義得轉注也

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　義宗曰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爲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之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爲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爲井田遂人所造溝洫者是鄉遂鄉師共茅葅注鄭大夫讀葅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葅茅藉也許說與鄭大夫同鄭大夫讀葅爲藉蓋訓其義非易其字也後鄭讀如字引士虞禮增成其義蓋謂此經之葅即士虞禮之苴也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蓋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葅爲隋也

與其輂輦　干寶注對壟曰輂劉昭續漢志注

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　鄭注載師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

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卒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倂大逋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　王制飛鵬案鄭駁異義解征之云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與注大宰云賦口率出泉互異此經注云晚賦稅而早免之早賦稅而晚免之亦不以征爲胥徒也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馬融云和志體和容有容儀主皮能中質和頌合雅頌興武與舞同　論語注　據此和容之容馬作頌頌容古字通說文頌兒也徐鉉曰此容儀子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籀文作額　子凌子曰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以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

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　祭法正義　飛鵬案說文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引此經以駁之其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黨正春秋祭禜　鄭注大祝云禜謂營衛所祭　說文禁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從示從營省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鄭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荅族師之義鄰比相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之爲聯耳本疏

八閭爲聯　鄭志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荅并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救之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法康誥之時周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本疏

閭胥掌其比觚撻罰之事　說文觚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瓜聲其狀觚觚故謂之觚

封人設其楅衡注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椓狀也　詩箋　倘衡其牛角

閭宮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以楅衡爲一者爲其觸觚人也與此注異義孔疏云以楅衡無文故兩解也說文云楅以木有所逼束徐鍇曰楅衡也說文木部桑牛鼻中衡以防牛觸人故以一木橫於角前也衡橫也說文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飛鵬案說文木部桑牛鼻中

族師春秋祭酺　詩良耜箋云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孔疏云鄭知尚賢尊長也

於小司徒注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蜂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即此合醵也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姻有學者但云春秋祭

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

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救之法康誥之時周

環也从木衆聲蓋所以穿牛鼻者疑即所謂衡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以鼛鼓鼓兵舞以路鼓鼓舞羽舞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翟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解詁雷鼓六面靈鼓四面路鼓兩面晉崇義三禮圖賈逵云晉鼓大而短考工記注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靈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鼛鼓皆兩面飛鵬案許說與後鄭同與先鄭異

以金錞和鼓　干寶注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廣川書跋以爲翌賢基謨案司巫疏云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帥野人能舞者助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之事舞師帥野人能舞者助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以金鐲節鼓　三禮圖云鐲今之鈴其匡銅爲之木舌

爲木鐸金舌爲金鐸北堂書鈔

凡軍旅夜鼓鼜注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濛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朠　鼜說文作鼓云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爲大所引大鼓爲大鼜之誤發明爲發朠之誤鄭注所引晨戒當作戒晨說詳阮氏校勘記許讀若戚蓋擬其音也杜子春洼眡瞭讀鼜爲漫漫之戚則易其字矣

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朠之誤鄭元云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案康成未釋帗舞

面於羽舞則曰彤如帗則帗舞

與羽舞同矣說文云熬糸部

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騂赤色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司農云黝讀爲幽黑也元

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

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元云

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

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前軍長史劉繪議

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

山川合爲陰祀不何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

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飛鴈案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據此則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康成此注則云祭地北郊用黝牲祭天南郊用玄牲與宗伯職異義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　桂馥引說文終下云絲絲也謂求牛之求當爲絲飛鴈案爾雅釋詁云求酋在卒就終也後鄭蓋本此

充人展牲　干寶注若今夕牲劉昭續漢志注　飛鴈案干注與鄭義同　漢制攷丙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載師掌任土之法注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案易地勢卑虞氏注勢力也

近郊之地遠郊之地　魏書劉芳傳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五十里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倍之爲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詩魯頌駉篇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

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本疏

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十斛　釜米十六斗誼案公羊六斛秉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　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

者勞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本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鄭志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鄭荅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本疏穆案鄭荅云文有脫誤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志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緡在九賦中者也又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共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本疏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禮箋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禮箋夏官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

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於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

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詩大雅篤公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　案今詩作昀昀鄭引作營營蓋韓詩也詩大雅江漢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謂文無營字宮部營从呂熒省聲是營營爲同聲字旬可讀作營亦可讀加營也內則旬

而見鄭讀均而見是又句讀爲均之證穆案此即營之理環瓊通假

師氏掌以媺詔王　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氏

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者也通典

以三德教國子　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通典

至德以爲道本　馬融曰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通典

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

道本通典

有以九九見者唐藝文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軍旅之容注軍旅之容闕闕仰仰　案仰與皇韙翔

爲也通典

友行以尊賢長　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通典

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不加也長老者通典

保氏養國子以道　馬融云道六藝也

九數　馬氏注今有重差夕桀本疏　少儀正義馬融干

寶等更云今有重差夕桀各二篇　漢制放鄭元傳

通九章算術注周公所作也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

少廣均輸方程傍要盈不足句股馬續傳善九章算

術注劉徽九章算術方田一粟米一差分三少廣四

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並無重差

夕桀劉徽九章算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

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

掌爲韻仰古作卬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說文作卬

止卬與行叶也

司諫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注強猶勸也　案說文弓部

彊弓有力也力部勥迫也強訓爲勸有迫人之義當

以勥爲正字今則省作強而勥廢矣

詢人掌詢萬民之難　馬融云難謂相與爲仇也御覽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

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鄭志趙商問

詢人職稱父之讎避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

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

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

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稻基案句上蓋有豈宜二字據移在何爲和之句下子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趨小子曰減少蒙解說苫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子之所云偏於此義疏木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

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大夫之子十五六歲後皆可嫁娶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案詩召南行露箋云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下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標有梅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唐風綢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

家又爲二月之合禽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陳風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康成以二月爲嫁娶之期葢據此經而言惟於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并及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不必定爲鰥寡也近世汪氏中云會讀若司會之會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說詳述學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肆次謂吏所治各思次介次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也若今市亭然　漢制放張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通闤帶閧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者今也惟尉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疏云賚若冬資緜夏資緜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賚故以資緜夏資緜則以吳越春秋冬賚緜夏賚緜爲差是謂以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資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以待時非販夫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資緜縣故不引成文

注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史記褚先生曰臣爲郎與方士會旗亭下販夫販婦爲主注朝賚夕賚　盧文弨曰今時居貨以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疏云賚若冬資緜夏資緜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賚故以無所取贏也賈人賈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資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左傳正義云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廛人紈布總布　案載師注先鄭引廛人職作次布儀布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敗　釋文臞又作臞音癯　疏考工記梓人云大胸臞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飛鵬案疏所據鄭注葢作臞釋名臞嘼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臞瘦疏義葢本此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禮箋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貿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閭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賈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資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

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

司關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攷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釋名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

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小行人疏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賢基謹案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注又云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蓋對此經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而言故云異於畿內也

皆金也　干寶注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劉昭續漢志注

以英蕩輔之　干寶注英刻書也蕩竹簡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王節之信劉昭續漢志注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周禮五家爲鄰四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欣通其所也劉昭續漢志注

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說文耒部耡下云殷人七十而耡耡耕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飛鵬案孟子作助許引作耡耡助古通用字耡訓耕稅蓋釋孟子之義此經注云起民人令相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

以彊予任甿　詩載芟箋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　案說文引周禮作萌爲是段玉裁云宋本周禮音義詩衞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皆作氓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甿也以漢人訓詁之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懵草本始生曰萌故訓曰懵若氓則毛詩說文訓曰民也鄉遂孰非民者而乃云異外內乎說詳漢讀攷

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禮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鄭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在公邑遂人又實頒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公邑甚明

注廛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案此及載師閭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凡治野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向以南畝圍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案匠人疏引此注云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與井田之一同爲一澮者異矣故此疏云溝澮稠多也

帥六遂之役　馬融傳云達以爲六遂爲十五萬家組千里之地周禮廢興

遂師抱磨　校勘記引困學紀聞云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作厤室蓋古字通用　惠士奇曰磨當作稀說文稀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遂師巡行校錄執書數之名曰抱稀稀借爲磨得其聲失其義矣

及屬車之役注屬禮記或作樽或作輲　鄭注雜記載

以輓車云輓讀爲輲或作樽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輲周禮又有巾車天子以載柩屬輲聲相近其制同乎輲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既夕記遂匠納車於階閒云其車之轐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轐轐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輲爲輪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注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觀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冀知其爲何碑也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衙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衙彈勸碑釋亦以爲衙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吏注牛耕亦可知也　漢書食貨志鄰長位下士春秋便巧用耕犂二牛三人

鄰長掌相糾相受　案漢書食貨志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謂此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釋文斂力豔反　盧文弨攷證經文云掌斂野之賦絕句當出掌斂二字音力豔反下當有下及注同四字今皆不然竊疑陸所見經文當本是掌野之賦斂薪芻爲一句注中云所斂野之賦語有錯綜正釋賦斂二字不可因此遂謂掌下必當有斂字也今注疏本正文皆作掌斂音義刪去賦字後人無從別之

草人化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梨用黃輕爨用犬　案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五種無不宜蓋言墳剛也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蓋言廣壤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漸澤不離不坼蓋言渴澤也五壚之狀剛堅力剛堅五施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膌瘠纑壚施埴同聲蓋言壚埴也壚土之次曰五壚五壚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壚猶彊也蓋言彊梨也梨監

古字通鹽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蓋言輕虛也剽虛古字通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聚焉如屑塵厲蓋言物壞也鳥土之次曰五桀五
桀之狀甚鹹以苦蓋言鹹鳥也說文云壞柔土也壚
剛土也埴黏土也墳赤剛土也據此則墳爲正字騂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將以澤地爲稼
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
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說文殄部云殛以
足蹈夷艸春秋傳曰殛夷蕴崇之據此則字當作殛
從殄從殳殳夷正解亦當從說文

土訓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案鄭注曲禮求
毋固引此經文爲證知此經以詔地求亦以詔王之
毋固求也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
和灰丸而舂也從土完聲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爲
棼垸之棼彼注作垸是也
掌染草注染草若蔖蘆豕首紫茹之屬　疏云蔖蘆
者爾雅無文飛鵬案釋草櫰蔖含邵氏正義云蔖含
一名櫰土文烏階亦名櫰郭注以爲染草也鄭注染
草有蔖蘆疑鄭君所見本異蔖含當作蔖蘆即烏階
也

掌荼徵野疏材之物注荼茅莠　詩出其東門傳云荼
英荼也箋云荼茅秀鄭注既夕禮亦云荼茅秀
槀人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
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
存舊基謹案續漢書百官志引干寶注曰禮司
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
是外朝之存　漢制攷續漢麻志熹平四年馮光陳
者與鄭注同
晃言麻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
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
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

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厥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丞
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
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冏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
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舉謠言者
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春官宗伯

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秠二米　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案爾雅秬一秠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荅云秬即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本疏　案鄭注本爾雅而稍異爾雅云秬黑黍秬一秠二米蓋謂秬即黑黍中之一秠二米者故異其名曰秬秬與秬皆嘉穀而秠乃其皮也說文鬯部曰鬱黑黍也一秠二米以釀與此注合或从禾作秬白虎通云秬者黑黍一秠二米亦與此注同

當从侖侖爲正字籥爲假字

注傳曰夫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夫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當从侖侖爲正字籥爲假字

詩大雅疏云秬秠皆是一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據此則詩疏所引作一秠二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

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本疏

鞮鞻氏注鞮履四夷舞者所屨也　段玉裁云基謹案鞮履漢制疏引作鞮屨

說文走部云趮趮屨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鞮革履也無鞻字段玉裁以鞮爲常用之屨以趮爲四夷舞者之屨是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翼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當從黎鄰正義作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白上監下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昊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詰詰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

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崇徵宮之正直是人遂四時五神之本疏又毛詩又異義黍離正義

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日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

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共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

亦自明矣本疏又禮記月令祭法正義 續漢志注昊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凡八而日月幷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且文昌雖有大體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七星不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案康成注凡言上帝與五帝對文者上帝指天皇大帝而言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下文別云祀五帝是也凡專

言上帝者皆指五帝而言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典瑞旅上帝職金旅于上帝是也若連言昊天上帝自應指天皇大帝惟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注分言之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以上帝爲大微五帝孔疏云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眾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摯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通典賢基謹案日者陽精以下蓋杜氏申明先鄭之義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鄭注尚書云六宗言禋祀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通典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亦曰社稷之神句龍棄是也又云社者神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稷號曰土神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五嶽上者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

爲長稘當矣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若句龍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理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

注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　后土食於火土　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本疏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元謂疈疈牲胸也磔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說文刀部判也周禮副辜祭貓文作疈桀部磔辜也飛鵬條二鄭皆以磔釋辜與許同義　崔靈恩云蜡祭用

少牢行一獻之禮通典

以肆獻祼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祼言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祫言肆獻祼祫也祫言肆獻祼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再殷祭

一祫一禘　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通典　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也御覽又曰禘祫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禘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御覽陳壽祺云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北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鄭駁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年一禘鄭義同　魏晉禮志鄭元解禘天子祭圜丘郊祭五帝於明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祭天子祭圜丘日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又明年而祫禘太祖也祫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　毛詩周頌雝禘太祖也禮記王制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再殷祭

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鄭禘祫志云王制記不欲數王制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祫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閻宮正義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通典　張純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後漢書　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及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生羣庶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通典　杜佑曰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之祭本也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從此後各自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又曰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小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按韓詩內傳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禮記祫於太祖禘則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等人祖后稷廟也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得爲殷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七月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懸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通典　案劉歆賈逵馬融王肅杜預之徒皆以禘祫爲一謂禘爲三年之祭張純則以祫禘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後漢書　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殷則存廟主未詳

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或以爲禘祫同三年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諸家說各不同附記於此

以祫禮哀閔敗　疏馬融以爲國敗愼言案經下云以包于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閔爲當鄭注引會于瀆淵爲證也疏不引公羊而引左氏非鄭氏本信疑注亦當作閔也公羊閔敗二字則隆氏所見本猶不誤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　詩大雅韓奕疏覃達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瀟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注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眾也四方諸侯眾來見王通典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本疏　說文脤作祲云社肉盛以辰故謂之祲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膰作貓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貓焉以饋飛鵬案此用左氏說鄭君注周禮與許君同義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禮記正義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知者王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之屬是也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

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賢基謹案此注引司農說與含文嘉純異惟穀梁疏云何休注公羊亂引九錫之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也曲禮疏謂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疑有誤

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通典凡士

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而不受職者也

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大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

以漢時鄭行則名非以此釋則字正義也　紹基案七命曰閑注兼侯伯則暘則注謂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是也惠校據左傳正義引注謂此注二百里下脫三百里字方三百里當作方四百里若然則與此疏不相應亦與賜閑注不相應矣

以玉作六瑞　康成注尚書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公執桓圭　說文玉部云瓚桓圭三公所執

以禽作六摯　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康成庖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故下文羔亦得稱禽也

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說文摯至也周書曰大命不摯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贄孔穎案堯典作贄說文引作贄此經摯即贄字康成讀爲至與許君義同

穆案許君蓋以贄爲大命不贄之本文而以虞書之摯一本作贄又一義故曰讀若摯同者是足上啟

下之禽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御覽陳壽祺疏證曰白虎通瑞贄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幅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慊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肉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鄭注據白虎通爲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

孤執皮帛注帛如今綵色綒也　案康成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後用赤綒高辛氏後用黑綒其餘諸侯皆用白綒據此則帛即綒矣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案續漢志注司馬紹統引此經云云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

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據此則以禮天地四方爲祀六宗矣　崔靈恩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請下有司求艮玉造蒼璧黃琮等六器訖則藏之海玉以蒼璧禮天　鄭元三禮圖璧徑九寸玉海　義宗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盡法天之十二時五代會要義宗冬至日祭天於圜丘玉用其蒼璧牲同玉色樂用夾鍾爲宮樂作六變御覽以黃琮禮地　阮諶三禮圖黃琮無好五代會要　義宗黃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數五代會要以白琥禮西方　鄭元三禮圖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作虎形高三寸圖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通典郊天禮禮神之玉以黃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注引大宗伯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飛鵬案賈疏以此爲獻尸從爵之幣通典則以此爲禮神之幣也

享大鬼　鄭義云周禮說大鬼謂先王也御覽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　梁書許懋云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飛鵬案許懋以此經證大旅於南郊蓋指昊天上帝而言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鄭志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本疏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爲黃帝亦於南郊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

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而祭禮志說文引此經作挑云挑晠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从土兆聲徐鍇曰今周禮作兆假借　梁書許懋傳引此經云云以爲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　魏書劉芳傳芳以所置五郊去城里數於禮有違上疏曰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冬令注云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愼云南郊七里郊也鄭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升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元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亦帝少皞九里許愼云西郊九里郊也鄭元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亦帝顓頊六里許愼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

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曰祧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劉歆以爲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續漢志張純曰父子不並作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凡昭穆父南而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　禮記祭法疏

掌三族之別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　案鄭注士昏記惟是三族之不廢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之子昆弟與此異注仲尼燕居與此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適人者與其

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一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元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

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先儒相大傳文尚書堯典正義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

劉昭續漢志注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后爲之　案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後鄭大平中遷大社后土於社宮宋史志社以后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后體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從之唐書張齊賢傳齊賢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祭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后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后以地產取實與據此則社主用后始于殷人故鄭君以爲后主後人因鄭注有此說遂沿而用之也

肆師立小祀　馬融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本疏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禱之禱珥當爲衈衈者釁禮之事　夏官小子職云祈于社稷珥子五祀秋官士師職作刲珥大人職作幾珥鄭注小子職云珥當爲衈士師職曰凡刲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祈或爲刲引肆師職祈或作幾又引士師職曰凡刲之禱禱讀爲刲之刲謂羊血也案說文血部盛下云以血有所刲

珥則奉犬牲此刲珥正字與飛鵬案康成明言刲衈爲正字則祈幾禱皆假借字也此注云祈當爲進禱之禱禱謂羊血也案說文血部盛下云以血有所刲徐鉉也是禱又爲盛之假借字

用牲于社宗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晉書禮志摯虞奏按禮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鄭注云社宗宜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同也鄭正之宗文不顯社則貴神明矣飛鵬案摯虞蓋以此經之宗爲六宗與鄭注異義

類造上帝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愼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疏飛鵬案馬云如鬱金則非鬱金可知　說文禮記王制正義　案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與此注義同說文作禷云以事類祭帝天用今文尚書說飛鵬案此稱謹案云云蓋異義文

周禮補注卷三

嘗之日泣卜來歲之芟獨之日泣卜來歲之稼　詩大雅行葦載謀載惟傳引此經泣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　詩大雅行葦載謀載惟往也下文云穀熟而謀之云所以興來而繼往也下文云穀熟而謀陳祭而卜蓋嘗獨社皆在於秋事舉于收成之後穀熟而謀謀嘗謀獨謀社也陳祭而卜卽此經卜來歲之芟卜來歲之戒卜來歲之稼是也取蕭祭脂指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云左氏說與禮同疏　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墠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通典引袁準難曹說同　禘祫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

之稼也

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鎔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　馬融云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禮記郊特牲疏飛鵬案馬云如鬱金則非鬱金可知　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鬯从臼口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仌鬱林郡徐箱曰築舂也鬱人掌和鬱以實彝注鬱爲草若蘭也彡彝之飾也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　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口从器也中象

米匕所以挹之飛鵬案此注云不和鬱者所以別於鬱鬯也

禁門　義宗曰雩祈雨之祭禁止雨之祭每禁於城門

初學記

廟用脩注廟用脩者謂始禘時白饋食始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愼云左氏說與禮同　疏　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墠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通典引袁準難曹說同　禘祫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

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
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通典引成作遵）大以厭其禍至二
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即
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
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
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
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
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
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
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公薨僖
而除閒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

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
已自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
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
月夫人歸氏薨十二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
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
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
月癸酉有事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曰禘於武公此則十年禘二十三年祫
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

二十五年禘於玆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
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
（閟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詰詰爭論從數
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
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逃焉從其禘
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詩元
鳥正義）案賈疏云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
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

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
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鄭人無禘祭明文鄭
云始禘當指喪畢明年之禘而言非練後也左氏說
王三年一禘之說故云喪終則禘許氏亦從之陳氏
壽祺云左氏說祀王而畢三時之祭則已祫明矣自
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
年終禘之說未有兩歧賈疏誤例爲君薨之期年故
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與左氏說異陳
氏又云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詩元
烏箋謂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王制
正義據之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鄭人

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凡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

共其祭㠯注祭尸以㠯酒使之香美　禮說齊語三祭三浴革注云祭或爲熏漢書豫讓面吞炭顏注云祭熏也此熏作祭之明證也女巫祭浴注云祭浴以香熏藥艸沐浴則康成亦讀祭爲熏矣王度記曰天子以㠯諸侯以熏熏㠯卽祭㠯也　案白虎通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此注云祭尸以㠯酒殆卽賈疏所謂浴尸與

共介㠯注鄭司農云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

案介與甲同詩瞻卬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王不改修德乃舍爾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是介有被義故司農以介㠯爲被㠯卿大夫幸王或與斂故有被㠯之事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崔靈恩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祫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再獻后還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惟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爲王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盎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

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舒如祼祼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祼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又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時眾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

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曰牲魯公驈犅拔通禮云殺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皆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脅爇於鑊爨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爓爇而燔之以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

以王舅酌壺尊醍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王舅用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祼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舅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舅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舅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疏　禮運疏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

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舉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鄭注司尊彝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齊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本疏又毛詩正義爾雅疏　崔靈恩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疏賈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

祀先王昨席　阮諧云禮圖其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繅注

次三種之席皆有純也聶圖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郊特牲疏

四圭有邸　崔靈恩云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圜市也通典杜佑云按既有邸皆象物始生又當春氣之始靈威仰又爲青帝其玉宜青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崔靈恩云社稷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郊特牲通典注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

裸圭有瓚注鄭司農云圭瓚如酒器受一升　賈疏元謂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案鄭注玉人裸圭有瓚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邊璋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然則據玉人三璋之勺鼻寸衡四寸即可以定圭瓚之狀漢制瓚大於古與鼻寸衡四寸之數不符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徐鍇曰瓚亦圭也圭之狀刻上邪銳之於其首爲杓形謂之瓚於其柄中爲注水道所以灌鬯酒三玉二石謂五分玉之中二分是石瓚之言贊也贊進也以進於神也又瑒下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從王易聲據此則裸圭當謂之瑒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通典天子三公入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則爲侯伯大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飛鴻案此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則賈疏所云天子元士出封之理於義疑矣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通典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請王公侯受任天朝而適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車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也徐鍇曰瓚亦圭也圭之狀刻上邪銳之於其首爲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即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朝而適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車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案通典以此條爲後周事

左傳襄十年疏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葬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杜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言其非正法也

司服王之吉服　義宗明周禮六服旣章義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其雕飾服以其質裘冕之義以龍爲目龍體九星故以九爲終又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尚文故有竟數等級之別陰色尚質故無殊章之品又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九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衮冕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絺六元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元衣素裳緇衣元端此又三服所謂吉服有九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梁書許懋傳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則服天子九旒用玉尊遠須當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

鷩冕　禮圖鷩冕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

毳冕　禮圖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十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稷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曾弁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答趙商問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此經實疏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貢氏云王齊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也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而宗堯則六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及卿大夫有功德者亦得立廟不毀謂之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王制疏　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　王制疏　孔穎達祭法疏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衞成公之廟成公是衞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肺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菹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皆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幷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

黍稷之屬較爲賤備說文膚裂肉也从肉虘省惠士奇以藏其陸爲藏掇辭與後鄭說異且謂膚當定作陸不知說文肉部之膚爲膚祭正字自部之陸冢文作膚假借字也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案昭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蓋謂此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注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蓋疏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即虞庠之學是也　案虞庠當指上庠言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注上庠大學也膳膚老於虞庠庠在國之西郊注虞庠小學也周之小學書於有虞氏之學與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據此則上庠之在國者爲大學故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者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成均既爲大學自不得以西郊之小學當之矣

祭于瞽宗　義宗殷學爲瞽宗者宗尊也瞽無見之稱瞽童蒙無有所識又樂官也武王之時猶從殷法立

學故小學在東王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幼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也

引此經以樂德教國子云云疏云引大司樂者證卿大夫之子習樂之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唐書趙慎言云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雅

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

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通典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

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
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
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漢書郊祀志
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
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
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

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
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
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
先妣配墜其誼一也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
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
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飛鵬案凡樂
圜鍾爲宮節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乃後合樂而
祭之是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也漢志
則晰言之以大合樂以下至及天神爲天地合祀以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爲天地各特祀與鄭義異　梁

書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
倫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
祭郊廟倫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
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
則用六代樂分樂而序乃據天地之宜神用一代樂
宗廟之先祇先祖而言非指三辰之祭也鄭注蓋謂降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及
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
於南郊尊之也　義宗堂下之樂以鍾爲壹故舉鍾

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
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　海又隋書義宗
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
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　案康成云祀所受
命之帝者謂感生帝也通典云王者必五時迎氣以
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
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
五人帝樂與感帝同又云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
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據此
則祀感生帝及迎氣同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與
祀圜丘異矣

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太蔟陽聲第二
應鍾爲之合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唐書趙慎言云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太
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
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
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歌黃鍾請
改爲應鍾通典 杜佑云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
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案皇地祇鄭元
以爲崑崙卽是土地高著之稱既擧最高爲稱是知
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
云丘而言郊

乃奏無射歌夾鍾 崔靈恩云祫樂用夾鍾爲歌奏以
無射之調王海
凡六樂者 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隋書
及土示 鄭駁異義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
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
禮記郊特牲孔疏又詩信南山正義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
鼖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
天神也今改用六變飛鵬案冬至圜丘之祭後鄭主
北辰而言上經奏黃鍾以祀天神乃指五帝日月星
辰也開元禮以圜鍾之均六變用之祀五帝日月星
辰與鄭義異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
鼖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注
地祇則主崑崙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用姑洗三
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
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
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
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
之 賈逵曰圜鍾夾鍾也 馬融曰圜鍾應鍾也隋書
賈逵云管如箎六寸 崔靈恩云凡樂九變
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也又
云凡樂之變數皆用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數九
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
數八故八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爲終均者取其中聲
之調各得依其辰始之音凡用十二調而作者各用
本數爲樂終非獨此三者也王海 通典載開元禮云
舊樂以黃鍾爲均三成準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云圜丘之祭後鄭主五帝日月星辰皆
辰與鄭義異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
鼖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注
地祇則主崑崙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用姑洗三
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
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
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

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爲定

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注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　隋書　唐書趙慎言云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通典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　本疏

大傀異菑　說文云傀偉也從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校勘記前說疑衍菑字飛鵬案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作大傀異菑則非衍字可知

令去樂注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王午猶釋萬人去籥萬言人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鄭志荅趙商云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即萬入是也　本疏

樂師詔來瞽皐舞　說文皐气皐白之進也从白从气气以爲辟君位也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鎛鍾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鎛南爲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

禮祝曰皐登謌曰奏故皐告之也

皐舞皐告之也

大胥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皐者之子不得舞宗

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張氏湯岐云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酒設一建鼓又曰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于縣者姑洗倍三面耳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疏云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耳若其命士則特縣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無大夫士制鄭元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

大師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漢書律志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萃絜之也位

注云十一管相濟人或謂穜爲相　令奏鼓棘注鄭司農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棘猶言擊棘小鼓引樂大鼓也鼖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帥韗而厥作匶謚注厥興也故書厥爲涅鄭司農云涅陳也　案爾雅釋詁云厥熙興也郭注樂記興之言喜也故也孔疏引爾雅作故喜興也據此則厥故爲

通用字說文云厥陳與服於庭也與先鄭同義又云讀若欮則亦以欮厥爲通用字矣

與同高聲磬　杜注磬錞病聲集韻

磬師擊編鍾　三禮圖凡鍾十六枚同爲一簴簴爲編

鍾師掌金奏之鼓注杜子春云鼓謂擊鼓爲陔鼓之陔　說文𠂤部初學記

鍾師鼖夏注杜子春云鼖讀爲陳鼓之陳　說文𠂤部云陳陳列也徐鍇曰禮有陳階次也

夏樂謂擊鼓爲登階之節飛鵬案鼖樂鼖鼓夏笙師掌教鼖笙　三禮圖雅笙鼓上下各六枚同爲一簴簴爲編

鼖樂注賓醉而出奏鼖夏後鄭從鼖與詩義同唐石經以衣作鼖誤矣小徐以陔爲陔階次也陔陳蓋從子春說

笙師掌教歈竽　三禮圖雅笙鼓上下各六北堂書鈔

簴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　潛邱劄記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云內舞去籥惡其聲間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注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萊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內舞者有聲明矣

籥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　案御覽引作以築土爲匡

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注豳雅亦七月也　案鄭君七月詩變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此注豳雅亦七月也下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以豳風爲豳雅矣

以樂田畯注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案詩田畯至喜傳云田畯田大夫也鄭箋從之與此注異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案詩小雅鼓鐘傳云爲雅爲南也蓋釋以雅以南句下文云舞西夷之樂曰南侏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蓋釋以

籥二字非以南夷之樂訓經文之南也後漢書陳禪傳陳忠奏引齊詩以雅以南下有韎任朱離句齊蓋亦以四夷之樂說籥舞惟注引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始以南夷之樂訓經文南字鄭於此注引詩以雅以南爲證是亦以南爲南夷之樂矣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注橫者爲筍從者爲鐻　案說文虍部虡下云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其下足或從金豦作鐻篆文作虡此注作鐻乃虡之或體段氏以爲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大卜掌三兆之瀕　鄭注洪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　鄭注士喪禮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

三曰原兆　案原再也與易之原筮同義干寶注易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帝嚳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鄭志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本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凡國大貞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案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必先正之乃從問焉　案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刺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足以證貞之爲問矣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開出其占書也　詩大雅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疏云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龜人地龜曰繹屬注云仰者繹　案繹爾雅作謝郝氏正義云古者繹謝聲近字通詩在此無斁韓詩作在此無射是也　穆案睪射皆虞部字戴記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舍從古聲亦虞部字

西龜曰靁屬注云左倪靁　案爾雅作左倪不類郝氏正義云靁與類因聲近而轉不爲發語聲故鄭氏引之從省文

注左倪靁言倪者　案疏云頭向左相睥睨頭向右相睥睨是以左右倪爲左右顧也然郭注爾雅云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蓋謂其頭偏向左也行頭右庳爲右食蓋謂其頭偏向右也疏義與郭異郝氏正義云初學記引臧榮緒晉書邱紐之龜有左顧者蓋象西龜左倪之形矣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案鄭注引爾雅文蓋以龜之頭甲俯仰前後左右而辨其體也其注中庸四體則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專以其足言之與此異

華氏學共燋契注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　士喪禮注楚荊

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　詩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　荀子王制篇鑽龜陳卦注鑽龜謂以火熱荊華灼之也　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

占人掌占龜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本疏

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　案八故八事之故也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筮有故故者合筮之辭以筮占兆之頌以卦占筮之故然後兩觀其從違而斷其吉凶也

筮人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注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云筭易卦用蓍也从竹巽巽古文巫字徐鍇按楚辭曰帝告巫陽又巫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巫此則巫筮古通用字巫當爲筮之省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鄭志荅趙商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本疏

巫環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鄭志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高梁伊雍卜御於鄭鄭人卜宛射大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荅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思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本疏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義宗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者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蓋卽日

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主筮也

又巫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巫此經先卜注引世本曰巫咸作筮據此則巫筮古通用字巫當爲筮之省

壽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與辰合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與卯合十月日月會於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與寅合十一月日月會於星紀之次星紀丑也斗建在子故子與丑合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之次元枵子也一名天黿斗建在丑故丑與子合此經天地之會當指日月所會之次而言鄭君謂建厥所處之日辰建卽斗建所在也賈疏云厥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蓋卽日

月所會前一次如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厥在戌是也

占六夢之吉凶　案說文云寤寐而覺者也从宀从夢引周禮曰以日月星辰占六寤之吉凶二云云夢皆作寤寤夢作㝬寤阮氏校勘記云㝬即今㝬字杜云驚悟是也

注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

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　鄭志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在

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戌至辛亥八日幷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又問曰何知有此厥對之義乎荅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厥對配之義也本疏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　惠棟云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厥日厥日不可以

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毋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卽八會法也蓋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乃舍萌以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字當爲明明謂厭疫也元謂舍讀爲釋釋舍萌猶釋菜也　惠士奇曰漢儀大儺倀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考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蓋古舍萌之禮歐飛鵬案說文云民眾萌也氓民也耒部耡下引周禮以興耡利萌白帖引作氓著作萌後改爲氓也此經萌字疑當讀爲利萌之萌蓋

贈惡夢當如歐疫之儀執戈揚盾惡黎震駭故先舍萌以安之也舍息也與眡祲安宅義同季冬將贈惡夢而爲之舍萌正歲已見祆祥而爲之安宅皆所以順民心也

眡祲三曰鑴注鄭司農云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也元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

釋文鄭許規反　惠士奇云鑴者鐲也說文王部瓊璣通故鐲或从崙或从隹鐲省作裀一曰雖有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蜺裀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缺環謂之鐲與鑴通讀爲觼軑之觼觼一作鑴亦見說文飛鵬案說文金部鑴从金鬻聲角部觿从角隹聲聲相近故後鄭曰讀如佩觿之觿擬其音非易其字也賢基謹案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注孟康曰皆日氣也穴多作鐲其形如玉鐲也如淳曰有氣刺日爲鐲鐲抉傷也據此則孟康如淳皆以鐲爲即周禮之鑴惟如淳讀鐲如觼音與鄭異而義則同

大祝掌六祝之辭　唐書施敬本曰祝以傳命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

詞矣通典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嘿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存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禮器疏

一曰類二曰造注類造加誠肅求如志造類禡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梁書天監初陸琏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琏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通典

王制疏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杜佑云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大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爲制王肅云親告以牲有眞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牲凶則用幣通典　案范甯荅徐邈書云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據通典所引鄭義亦然是告祭用幣不用牲此注云類造禡禜皆有牲者豈以祈禱之禮與天子將出之類造異與

三曰禬注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案說文云禬會福祭也從示會聲蓋除去災變卽所以會福也許與鄭義實相成廣韻會字下音黃外切出禬字云除殃

祭也又偁字下音古外切出禱字云福祭字雖並出而義則無殊

六辭六曰誄注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說文譝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譝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飛鴻案今論語作誄故集韻謂譝與誄通然說文譝下出誄字云謚也蓋謂撰其德行以哀悼之因而命謚也此正與司農錫命之義合

辨九祭注元謂九祭皆謂祭食者　子淩子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挼祭必祼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祼命挼祭注云祭必祼命佐食墮祭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謂祭酒也絕祭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皆然炮祭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包猶兼也案籩實謂祭酒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酒爲祭酒也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醢則用擩祭或振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惟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興右手取肺祭此祭籩也豆實同祭謂之兼祭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擩醢字擩於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擩又

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燕于賓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饋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祝取粟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共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饗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酳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

辨九拜　子產子曰一曰稽首此臣于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觀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即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即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使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亦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而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稽顙平其順也若喪禮之拜稽顙孔子曰拜而後稽顙

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拜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荅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此荅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手所謂拜手也又禮經君拜臣荅拜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荅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何也尚書臣之於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於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謂爲哀慟之恂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凶拜稽顙而後稽顙乎其順也

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即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惟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者似與經未合也七日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再拜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也惟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

空首皆非也八曰褒拜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即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即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稽首皆非也九曰肅拜附稽首皆非也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低頭也乎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曾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即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即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即男子之褒拜也諸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惟軍禮使臣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揖使者而退即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凡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

稽首　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　案詩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三家詩作圭圭與蠲義同故鄭注云圭絜

隋覽　賈逵云覽覽宗廟本疏馬融云血以塗鐘鼓疏本大師宜於社　馬融云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禦覽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防謂執披備傾戲　案防有衛禦之義故鄭君以執披備傾戲釋之釋文戲音虧賈疏引注作傾虧既夕禮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眞結於藏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作傾及朝御匶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

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絰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則之正禮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馬融云所封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卿大

何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鴂貉兵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鴂祭禱氣莠之十百而多獲　案後鄭此注從

子春說增成其義肆師注亦然說文引詩既伯既禱作既鴂既據此則鴂與伯爲通用字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鴂鴂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則表貉讀爲既伯既禱之伯得之

嗣牲禰馬注杜子春云禰禱也元謂禰讀如伏誅之誅今俗大字也　案說文示部禰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此鄭本杜爲說鄭君不从杜擬其音如誅訓其義爲俗大字恐未然說文選李善注云俗張卽輒也文選俗張張猶張大也文選李善注云俗張卽輒張輒與俗古字通得之而以俗張爲驚懼之兒失之

及道布注道布者爲神所設巾　宋書文九王傳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閒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胡氏承珙云塗步卽古之道布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

及藉館　鄭司農云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藉館茅以爲藉兩官共共者謂鄭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藉茅藉也則藉專指茅藉而言故後鄭引士虞禮苴刌茅取苴證之彼注云苴藉也

男巫　荀子王制篇偏巫跛擊之事注擊讀爲覡男巫

覡

望衍注衍讀爲延聲之誤也　案此與衍祭注同惠氏云延衍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曼衍之戲西京賦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之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續漢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

凡邦之大菑歌哭而請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鄭志林頓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詹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不同焉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厤主其算術也保章氏雖俱掌天文其事之文章謂天文遷變度數失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

掌十有二歲注歲謂太歲　義宗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玉海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燄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鄭志問曰案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玑運樞兩端之徵也

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飛鴈大史所抱之式即此式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　案賈疏引狼瞫所言以證周志而未及鄭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國史書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注古書名

馮相氏　月令正義馮相氏保章氏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

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厤主其算術也保章氏掌天文其事之文章謂天文遷變度數失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

有哭而歌是以樂哉哉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哉害不害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玉海

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穀物故歌必禮也本疏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義宗歲謂太歲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玉海

天時處吉凶　史記日者傳分策定卦案式正基索隱曰案式即今之栻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栻運樞兩端之徵也

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外內本疏　月令正義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以下當爲解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

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晝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日將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日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日將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

上然後從中表之北以候星之光耳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義宗星分所主各有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主祀參星宋屬大火者閼伯之墟主祀大辰齊屬元枵者逢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悉九州之中國數非一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論語必也正名乎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疏

御史掌贊書注若今尚書作詔文　漢制攷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二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安帝時陳忠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乃拜興尚書郎

中車玉路注玉路以玉飾諸末　傅元乘輿馬賦注玉路重較也　劉昭續漢志注

樊纓十有再就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胸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前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市也　疏賈馬亦云鞅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市以旂牛尾金塗十二重

杜預曰纓在馬脇前如索帶　劉昭續漢志注

建大白以即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

即戎謂兵事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爲在何時荅曰殷之正色者夏官疏作白者殷之正色者　夏官疏案馬氏云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田兵之時乃建大常本亦又夏官疏　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本疏

重翟厭翟安車注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疏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　詩疏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

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翟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遏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　義宗

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

翟車　義宗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　舊唐書

行掃　釋文干馬皆作幨

翟車　釋文作連車音翟本亦作翟　賈基謹案鄭師與其翟翟注故書翟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翟易注連車據此則連翟古今字也　義宗翟車

者后游晏所乘也　舊唐書

犬禊　說文巾部髕布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犬髕

阮氏校勘記云駹車涉下文而誤髕禊聲相近禮注云以犬皮為覆笭考覆笭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儀皆作鞮與說文同蓋古書作禊今書作髕

孤乘夏縣注故書夏縣為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元謂夏縣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軨車約軨也从車令聲

鳴鈴　干寶注和鸞皆以金為鈴劉昭續漢志注

司常通帛為旜　說文旃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从从丹聲周禮曰通帛為旜或从亘作旜

大夫士建物　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或从从作旃段氏云州里當作旃大夫士許於旜下稱州里建旜則此稱大夫士建勿必也鄉射禮旌各以其物注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經傳多作物蓋旃之訛也飛鴈案勿為正字物為借字

師都建旗　案說文从部旗字下引周禮作率都建旗據此則師為帥之訛率為古字帥為今文也聘禮注

曰古文師皆作率

州里建旟　說文云旟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旟眾也周禮曰州里建旟徐鍇曰案周禮注則州里之官平約信也鳥隼猛健之象也

道車載旞　說文旞下云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飛鵬案道導古通用字賈疏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義與說文別

斿車載旌　說文旌下云游車載旌案下文旒下云旌旗之斿也从从攸聲徐鍇曰今俗或作斿游下云旌旗斿也从从子聲據此則游爲正字斿乃俗字

皆畫其象焉家各象其號注杜子春云畫當爲書　盧

植大傳注云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綏通典飛鵬案此與子春義合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夏官司馬

司爟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也疏云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

從火瞿聲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或从亘作炬飛鵬案爟有二義其云取火於日者蓋秋官之司炬也云舉火曰爟幷引司爟經文卽此行火之司爟也觀亦瞿聲故後鄭擬其音如此

大僕　干寶注若漢侍中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注引漢官秩云千石

掣壺氏注掣讀如絜髮之絜　案鄭注禮記絜矩之道云絜猶結也掣也故賈疏以此注絜爲卽結之義

戎右　案此經戎右卽車右也左傳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梁宏爲右注右戎車之右八年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注戎右車右也

注右者參乘　余本嘉靖本毛本右作古紹基案月令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齊右注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卽此右者參乘之確證疏有作古者譌字也

戎僕　案此經戎僕卽左傳之御戎也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隧庭韓萬御戎注御戎僕也疏引周禮齊僕掌御戎車以證之

齊僕　案此經齊僕卽春秋時之乘馬御也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疏云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晉語謂之贊僕

趣馬下士注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　案詩箋云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此云下士疑鄭箋有誤

職方氏　樊毅修華岳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云以識方氏爲職方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　案識職古字通夏小正二月采識一本作職識爲後起字故書當作識鄭君所見本乃作職耳說

撢人　釋文撢他南反與探同說文云撢探也

都司馬　春官疏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官同名也以其軍事是重故與大官同名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沈彤周官祿田考云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在都司馬本職後都司馬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卽謂每家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卽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盖此本與春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鉏也　校勘記云宋本大司馬職施貢分職注職謂職稅也　校余本嘉靖本作賦與儀禮經傳通解合此誤　案魏

徵治要引此注亦作賦稅

均守平則注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與五命賜則之則參看

則法也　案則當訓爲則土與方一面之土壻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則土不平守必不均均守平則邦國獲安若如賈疏以職貢之等皆有常法爲訓何以別於施貢分職乎

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　釋名言語部省眚也御覽人事部引作眚瘦也眚省古通用字春秋莊二十年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大司徒眚禮卽省禮

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　別雅文帝本紀其廣增

諸祀墠場珪幣墠卽壇字集韻墠亦音他干切壇亦音上演切則二字音通故古亦通用

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放逐也殘殺也　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殺其君曰戕自外曰賊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殺者謂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本蒴中春教振旅注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

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本或作疏

軍將執晉鼓　釋文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飛鵬案釋文出將軍云如字知故書當作將軍不與師帥旅帥同也作軍將者乃或本耳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惠氏棟曰兵法有立陳有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春秋傳曰坐其北門又云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於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

仲夏教茇舍注茇謂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案說文艸部茇草根也一曰草之白華爲茇廣部廢舍也據此則廢爲廢舍正字詩召南及此經作茇僖十五年傳作拔舍皆假借也魏徵治要引此作拔舍

鄉以州名注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　禮說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無人字似東鄉氏而爲名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名甄也　段玉裁曰左氏有向爲人鄉向古通疑鄉氏有東鄉南鄉之別又曰文七年正義云世本宋桓公

生公子鱗鱗生東鄉曜是則左傳鱗曜世本作東鄉曜左傳鱗朱向帶向爲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鄉爲人卽左傳向爲人無疑

鄉遂載物　漢讀考云此當從石經作鄉家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

遂以獵田　臧氏琳曰說文犬部云獵秋田也从犬躐聲躐豕獵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亓部新附云補親廟也从亓爾聲一本云古文禮也徐鍇本以補爲說文本字注云秋畋也从亓爾聲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故从亓又祖禰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獵息淺反說文从犬部豕獵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亓當爲禰禰或作禰从亓知許書本有重文从亓字但大徐本既以獵爲禰因改禰爲禰小徐本於犬部移入亓部尚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亓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

犬部豕獵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亓當爲禰禰或从亓宗廟之田也故从亓方合或說文本有豕字而注有誤亦未可知

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聲之誤也　案說文云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祊爲鬃之或體所謂祭先祖者鄭注以此爲據此則祊爲鬃之或體所謂祭先祖所以彷徨也

主祭四方故易其字曰當爲方　愼言案祭先祖所以彷徨又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祊物各帥其民而致先鄭所謂部曲軍吏大役聚眾庶各帥其民而致于司馬如田之儀司馬屬而會之分地授功故云屬謂聚會之也杜注左氏宣二年傳云植謂將主也彼以華元是卿

致云酳主猶
周禮司馬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案此專指大祭宗廟而言楚茨爲賓爲客傳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信南山詩云畀我尸賓尸與賓連文皆言祭祀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又引公食大夫禮以證賓祭失之矣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少牢下篇云司士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於其上注云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此疏約舉其詞以爲尸祭用魚之證而不知侑爲賓中之賢者也少牢下篇云議侑於賓注云擇賓之賢者故曰州涂以其在軍中故曰軍社

賢者可以侑尸是也又云司士羞涪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是尸祭也又云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涪魚一如尸禮可見尸取膴祭祭之侑亦當祭不言祭者省文也故後鄭兼尸賓以言祭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殆亦據少牢下篇司馬羞涪魚以爲說與

司勳祭于大烝注死則於烝先王祭之今漢祭功臣於廟廷　漢制攷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墊　唐太常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於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祠祀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

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太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通典

量人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望注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元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　案量人營軍壘倣匠人營國之制而爲之國中面朝後市故此亦有市朝國中有九經九緯之涂故此亦有州涂國中左祖右社故此亦有軍社市與朝對文州涂與軍社對文以其聚一州之眾故曰州涂以其在軍中故曰軍社　案疏云師

皆有道以相湊之疑注中相下奪湊字　慎言案先鄭意州與周義同故云還市朝而爲道也說文水部其旁是州字本取周繞爲義此可證成先鄭說劉昌宗讀還戶串反亦取還繞之義後鄭別釋州字取一州二千五百人爲說破先鄭釋州爲周之說也賈疏謂先鄭不釋州義似欠該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案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爨以燧火齊桓得管仲亦然高誘謂火所以祓除不祥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爟讀如權量火於桔槔燭以照之據此則爟火即權火也

凡祭祀則祭爟　案漢書五行志載春秋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午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

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也說本此

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注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　案左作作賓將擏惠士奇曰趣擏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擏者夜戒守故行夜爲于擏擏一作譀服虔曰干扞也譀謀也從言爲聚謀從于爲聚守皆取聚義沈約宋志云長丈二尺者曰鼜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鼜古音戚今音切豉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

有異同鼜以蚤爲聲故又讀爲造次之造亦與趣音相近左傳扞擏齊世家作爭趣趣或讀爲促又與戚音相近矣田竇列傳局趣若轅下駒應劭曰局趣蹙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環人掌致師注春秋傳曰御下揕馬　案左傳作兩釋文云徐云或作揕惠棟曰兩本揕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

環四方之故注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惠士奇曰環與還通量人注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則還讀爲環矣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案玉篇亦訓環爲繞也集韻則訓爲卻音胡慣切引周禮環人劉昌宗讀鄭於序官注訓環爲卻於環四方之故注云卻其以事來謀侵伐者則讀宜从劉音矣

掔壺氏分以日夜　馬融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本疏

注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漢制攷引續漢麻志永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晷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大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

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

子四十八箭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　禮箋

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贄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眾不專子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

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五正三正二正一正　馬融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詩賓之初筵正義　賈逵曰四尺曰正正尺詩賓之初筵正義

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

注三侯考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　禮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二侯三正諸侯以四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射人與大射儀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爲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子一侯矣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爲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威取名子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質居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獸侯與燕射同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歟稽之經記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注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

詩賓之初筵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又曰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司裘曰諸侯共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祭祀則贊射牲注今立秋有貙劉云　漢制放武帝紀

腰五日注如淳曰漢儀注立秋獵腰蘇林曰腰祭名
獵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
祭宗廟故有獵腰之祭顏師古曰續漢書作貓劉腰
劉義通　疏云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已下則不射
飛鵬案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牛亦牲
也安得謂諸侯不射牲乎
大喪與僕人遷尸注僕人大僕也　案大射儀僕人注
疏不明何官而燕禮注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
人也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疏引大射僕人正徒相
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上工云云謂大射別
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據此是
火田大蜡在十二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康成以

以僕人當天子大僕故此經注亦云然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史記五帝本紀教熊羆
貔貅貙虎索隱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
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以旌居之而待獲　鄭注大射儀云負侯獲者也引此
經文又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之相代而獲
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之不相代據此則知天子服不
氏亦然特諸侯服不氏之徒一人與天子服不氏之
徒四人爲有異耳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幷夾取之注幷夾鏃箭異夾讀
爲甲　司弓矢注幷夾矢箭也惠士奇云說文箭箭

也箭與鉗同一作鏃幷夾反爲箭猶不來反爲貍後
世反切之學本此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
有衣袖之繻　釋文襦女俱反或音須
者衣帛端末之識羅言繻正形其羅之細也繻與須
古通左傳紀履繻公穀作紀履須故或又讀繻爲須
注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　案大司馬職仲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火獘注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中
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獘注云夏田主用車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田羅獘注云秋田主用罔中冬教大閱
遂以狩田徒獘注云冬田主用眾據此則冬不得用
火田大蜡在十二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康成以

爲建亥之月則夏之孟冬周之季冬冬狩主用眾鄭
於萊所田之野注云芟除可陳之處並未嘗言焚萊
而於此注引王制昆蟲已蟄可以火田爲證自相違
異爾雅蒐苗獮狩之名與周禮合又云火田爲狩益
別爲一義凡火田者亦得與冬獵同名爲狩車攻篇
言行狩毛傳云大芟艸以爲防焚而射焉是也非謂
冬狩用火田也羅氏職僅云作羅襦不必定爲火田
司士正朝儀之位　通與曰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
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
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
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

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

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惠士奇云旁猶面也一云旁猶不正也西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邪鄉揖之三旁拜爲氾拜則旁揖爲氾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還揖門左

門右謂還揖左右門宿衛之士惠氏棠據此經上文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徙者在路門之左而言注云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蓋云羣士與故士大僕等均不待王揖而已就位也賈基謹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大夫以上小臣引之就門東揖位未就庭位自士已下不須引從大夫而入徑即庭位此注云發在其位者即徑即庭位之意諸子國子存游倅注游倅之未仕者　案國子之有游倅猶司徒之有俊士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鬻夫具三器成游夫具惠士奇以爲游夫即國之貴游貴游即游倅也

司右能用五兵者扈馬注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　惠氏古義圉當作圍古禦字作圍管子墨子書皆然注作圉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　穆案此圉字隋唐間已譌故疏云弓矢圉者圉域時也　案莊子繕性篇云其來不可圉注與禦同此五兵蓋謂步卒之五兵故與司兵注異所謂矛者酋矛也

節服氏袞冕六人裘冕二人　惠士奇曰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事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袞冕則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從尸服裘則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袞與裘乎郭景純注爾雅維以綏注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亦然則是

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飛鵬案詩干旌正義亦引周禮作六人維王之大常據此則袞冕裘冕俱屬上讀

方相氏　續漢書禮儀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先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飛鵬案此即周之遺制

掌蒙熊皮注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　說文鬼部無魌字頁部云顑頭也从頁其聲今逐疫有顑頭徐鍇繫傳引靈光殿賦曰仡顑猰以鵰鶚顑頭方相四目也　今本文選作顑猰李善注云大首也　案魌與倛通荀子非

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楊倞注云倛方相也其首
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曰四方爲方相兩目爲倛
眞子曰毛牆西施天下之至妍也
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是也
帥百隸而時難注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
季冬命國難　案此蓋據季冬大難而言難者助陽
氣以卻陰氣恐其爲陰勝也愼言案陰陽之氣皆以
子爲室十一月會于子而左旋丑爲堂寅爲庭卯爲門辰爲
巷巳爲街午爲野陰行右而亥爲堂戌爲庭酉爲門
申爲巷未爲街又與陽會于午野陽所臨爲建陰所
臨爲厭陰氣名賊也難者所以卻除其厭也卻厭者
莫如太陽同厭右行恆後于厭者一月惟天任德不
任刑故厭既過隨以大陽昭顯之季冬太陽在子厭
在亥亥堂也子室也陽在室而顯在堂有伎陵
之忠故尤忌之故命方相氏大難而索室毆疫
毆方良注方良罔兩也　禮斗威儀顓頊有三子生而
亡去爲疫鬼一居若水爲罔兩

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爲小鬼于是正
歲十二月令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
而驅疫鬼　東京賦腦方良注方良草澤神
也　蜮短王之起居無常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注位立處也　故以立處言之也飛
或起居行事之時多以立爲正
鵬案疏說非也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
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
秋經公卽立爲公卽位據此則立處猶言位處也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　惠氏古
義漢厩律有上變事及驚事告急漢厩律魏改爲郵
驛令

救日月亦如之　疏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
鼓也月食當用靈鼓飛鵬案雷鼓靈鼓在鼓人六鼓
之中然攷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穀梁傳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
三兵疏以爲五鼓者鄭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
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據此則五鼓非
六鼓之類蓋別用方色鼓與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天官世婦疏小臣云掌士大
夫之弔勞注云致禮飛鵬案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
而本疏不及一字疑非鄭君注也浦鏜以致禮同名
爲弔爲此注語不知同名爲弔乃彼疏語非此注語

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
禮器凡祭祀齊於路寢五寢卽五室別言之爲五寢
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爲廟寢失之隸僕爲王宮執
事之官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飛鵬案守祧職云其
廟則有司修除之注有司宗伯也有司極主修除守
祧極主勤埽若然則廟寢之埽除糞埽有宗伯守祧
在隸僕不得與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禮器以檀弓君復於大祖小祖
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
喪復於小廟是天子復於大祖小祖之事其復於大

寢小寢則此隸僕所掌也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

弁師掌王之五冕、禮圖云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俯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後書注

左傳桓二年正義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　案此蓋謂前後皆有旒也金氏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纊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會五采　梁正三禮圖云弁縫十二綦圖

注故書會作髻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弁檜讀與髻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弁弁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髻琪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琪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漢讀考司農從髻後鄭從會司農琪也琪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漢讀考司農從髻後鄭從會之大駟後漢書注引說文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史記貨殖傳節駟會徐廣曰駟馬儈也會儈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檜用組乃弁並引其說者謂儀禮之檜即周禮之髻皆謂束髮也又引沛國方言者爲髻訓束髮之證也云琪讀如綦車轂之綦者綦車轂益

即詩之約軾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益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璂字從玉亦作琪司農不易琪爲綦也司農謂舊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琪用玉爲琪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大會者賈疏云漢厤有大會小會未知是否也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璧會易琪爲薄借綦之綦薄借綦者即說文糸部之不借緆不借麤屨也齊人云搏腊薄不語之轉綦屨繫也今之鞾帶所以結鞾使不脫故讀琪爲綦即訓綦爲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

為飾亦謂之綦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琪也引詩會弁如星者以證會爲縫中飾之以玉鞸證綦爲結也衛詩箋云鞸當作綦以玉鞸而處欣似星也曹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綦以玉爲之皆與禮注合而說文骨篇下云骨擿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引詩髦弁如星是詩本作髦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疑有錯誤當云髦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益毛詩作髦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益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髦讀爲會之云益今本佚去言

魚服傳云魚皮爲之箋不別解此注云以獸皮爲之無正文故兩解也

及其須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　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作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甲弓庾弓以射干侯校勘記云甚古椹字　淮南子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椹質也　案豻侯大射儀作干注云干讀爲豻

充籠箙矢注籠竹箙也　案既夕禮薦笲注笲竹箙據此則籠即笲也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　說文軷下云出將有事大軷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

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於牲而行爲範軷从車友聲範下云範軷也从車笵省聲讀與犯同據知此經作犯乃同音假借之字

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爲軓軌杜子春云軓當作軹軹謂兩轊也軌當爲軌軌謂車軾前也或讀軓爲簨笋之笋　戴氏震謂軓讀如笋是也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涧渭非也以幹釋轂端之軓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軓字無之軌者軾前軌者車轍軹者車軸末　案鄭注少儀祭左右軌范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蓋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考工記軹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軹謂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杜子春云謂覆幹也後鄭皆訓爲轂末與少儀注訓軹爲轊頭異義李氏惇云先鄭之所謂謂杜子春之所謂幹與後鄭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二寸許其說似矣說文云軹車輪小穿也冬官考工記云參分其轂長去三以爲軹則軹爲轂末無疑說文又云謂車軸前也或从彗作轊則轊爲軸末無疑考工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六井九夫就校人之職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者植者爲軹橫者爲軹與人所云軹圍軹圍是也轂

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閑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詩干旄正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有十二閑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六井九夫就校人之職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相校甚異何荅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

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雖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本疏

邦國六閑馬四種　毛詩駉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者　疏馬神稱步謂若冬祭馬步注馬步神爲災害馬之本稱與元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　校勘記云賈監毛本作疏本

冥飛鵬案鄭注族師云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蠆蜴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近世郝氏懿行據此以元冥爲蠆蜴之訛愚謂元胡涓切蠆家聲元冥與蠆蜴爲同聲字得相通借不必定爲訛也

廋人七尺以上爲騋注爾雅曰騋牝驪牡元駒裹驂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本作騋牡驪牝元與釋文牡驪牝元可證

茂后反牝元頻忍反正合又云案上文引詩騋牝三千益賈疏本鄭注作騋牝驪牡元與釋文不同飛鵬案後說是也賈疏云騋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語自分明鄭注檀弓引爾雅亦云騋牝驪牡元可證此經文同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益鄭義之所以異於郭者郭以驪牡絕句鄭以元絕句爲不同耳非謂牝牡互易也臧氏琳泥周禮音義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周官爲周公所定而序而謂檀弓注係近人依郭璞爾雅妄改非也

六尺以上爲馬　案說文騋下云馬高六尺爲騋是解說曰我馬唯騋騋下云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騋與周禮同而於六尺之馬則曰騋詩漢廣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傳曰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釋文作騋引陳風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沈重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此可見三詩騋字皆當作駒許君殆以六尺以下五尺以上通謂之騋而六尺以上則適得馬之本稱與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華蠻矣四八七九

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　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未達其數鄭荅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甚明故不定　孔晁周書注國曰鄙貉狄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　案周書職方解與此經文同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周官爲周公所定而序

云穆王作職方者孔晁注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其說似矣

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具區在吳南　案鄭義蓋謂在漢吳縣南屬會稽郡禹貢謂之震澤今謂之太湖郭璞注爾雅具區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今太湖在蘇州府西南四十五里

正南曰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注雲夢在華容　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荆州藪　案雲夢跨江南北統爲一藪左氏傳或言雲或言夢省文耳後儒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非也

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下云乏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荆州藪　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注云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谿東合潁水故作者乃舉二通阜東南流遶負黍亭東亦或謂是水爲濊水東與左水所發也　郡國志潁川郡昆陽有湛水注引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云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郡國志中牟有圃田引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　說文藪下云豫州甫田段氏云甫今本作圃汲古未改木宋本木李燾五音韻譜本皆作甫田毛詩東有甫草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俗本作圃田釋文及吳應龍本不誤盖鄭所據爾雅許所據周禮皆作甫田甫圃古通用故毛詩甫草韓詩作圃草　爾雅鄭有圃田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郡氏云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晉分河南立滎陽故晉志作滎陽郡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

鄭州管城縣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爲二十四陂
其川滎雒注滎兗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決爲滎滎在滎
陽　地理志河東郡垣下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
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　水經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
北爲濟水又南當壟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
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北至礫磝南東
出過滎澤北注引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
水鬬南決爲滎澤　潛邱劄記胡朏明閻滎字說文
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那氏疏正
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

絕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居高宗許敬宗問蒼在
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
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
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注腳
矣　案滎陽滎澤皆以滎得名但古皆作滎不作滎
與說文訓爲滎滀絕小水者別說文云沇水出河東
東垣王屋山東爲沸段氏據水經正之作河東垣東
以職方注東垣之東爲衍字是也
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
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
逸周書滎作滎波作陂　鄭注尚書云今塞爲平地

餘里　案馬融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撥厥靈圖
營於南郊右瀕三塗左枕嵩嶽面據衡陰背箕王屋
浸以波溠演以滎洛季長據職方爲說蓋以波溠爲
豫州浸也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云波水出歇馬嶺
即應劭所謂狐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
飛鵬案魯山爲漢魯陽在禹貢豫州之域
其畜宜六擾注六擾馬牛羊豕犬雞　孔晁注家所畜
曰擾
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案禹貢作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詩譜作明豬正
義明音孟引禹貢作盟豬爾雅宋有孟諸注今在梁

國睢陽縣東北邵氏正義云此釋徐州之藪也殷之
徐州於周爲青州故職方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青州
沒夏豫州之地故禹貢豫州曰被孟豬元和郡縣志
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
諸澤孟望明盟諸豬皆聲之轉
其浸沂沭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沭水經注沭水出蓋
志泰山郡蓋下云臨樂子山縣水
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經注作洏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
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瀆琊邪郡東莞下云術水
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海師古
曰術水卽沭水也說文沂下云水出東海費東西
有奪文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
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
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
過其縣東又東南過莒縣東入於海注云案出蓋
沂
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
案盧維當是二水名維卽禹貢濰淄其道之濰水經
云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東北過東武縣西注云案
經脈志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
逆溪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卽扶淇之水
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卽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
琅邪橫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
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
南有盧水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
入濰則盧濰二水本合也濰淄在禹貢青州而周
之兗州實受夏青州之地故山鎭曰岱山說文濰下
云徐州浸徐當作兗班志於琅邪郡橫下云故山久
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案淮卽濰之省箕下云禹貢維
水北至昌都當作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
寖也康成破盧維字爲雷雍引禹貢以證之蓋見禹
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彼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
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釋
文出盧維字云上音雷下於綦反則亦以盧維爲雷
雍矣賈氏公彥趙氏一清亦以琅邪之水本出盧山曰盧水當曬方之訛台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注嶽吳嶽也　鄭志周都
其澤藪曰弦蒲注弦蒲在汧　弦蒲逸周書作彄蒲
案地理志右扶風郡汧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
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據此則
弦蒲藪蓋因弦中谷蒲谷鄉得名段玉裁云宋本說
文作弦圃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注醫無閭在遼東　案
郡國志遼東郡有無慮縣遼東屬國下無慮有醫無
慮山錢大昕考異引其弟晦之之說曰安帝紀元初
二年鮮卑圍無慮縣又攻夫黎營注云無慮屬遼東
郡有醫無慮山既屬遼東不應重出此無慮當是夫
黎之訛此有醫無慮山因以爲名夫黎縣名屬遼東
屬國然則漳懷所見本遼東屬國有夫黎無無慮也
無慮句當移於遼東郡無慮之下漢陽宋臧方作醫
無閭楚詞作於微閭漢書作無慮皆聲之轉也
其澤藪曰貗養注貗養在長廣杜子春讀貗爲奚　地
理志琅邪郡長廣下云奚養澤在西　秦地圖曰劇清
西有奚養澤長廣故城在今縣東五十里　案地理
志元和志寰宇記皆作奚段注云說文大部奚大腹也
幽州奚養是許亦作奚段注云說文大部奚大腹也
豕部貗生三月腹奚奚兒也杜蓋謂此藪名取大
腹意不取豕意故易貗爲奚
其浸淄時注蒲出萊蕪時出般陽、地理志泰山郡萊
蕪下云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　圖州濩千乘
郡博昌下云時水東至鉅定入馬車瀆　圖州濩
水經濟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

地幽州藪　元和志萊州昌陽縣奚養澤在縣西北
四十里　寰宇記萊陽縣奚養澤地理志云長廣縣
西有奚養澤長廣故城在今縣東五十里　案地理
志元和志寰宇記皆作奚段注云說文大部奚大腹也
幽州奚養是許亦作奚段注云說文大部奚大腹也
豕部貗生三月腹奚奚兒也杜蓋謂此藪名取大
腹意不取豕意故易貗爲奚
其浸淄時注蒲出般陽、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
云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　圖州濩千乘
郡博昌下云時水東至鉅定入馬車瀆　圖州濩
水經濟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

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
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
爲黑水時水屈而運杜山北又西北運西安縣故城
西又北運西安城西又屈而東北運博昌城北又東
北運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運巨淀縣故城北又東
北運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　案地理志不云
時水所出因時水東北運博昌城北故博昌下云時
水東北至巨定入馬車瀆郡國志僅言博昌有時水
引左傳乾時爲證亦不詳其所出惟水經注云出齊
城西北二十五里道元必有所據後鄭云時出般陽
般陽在地理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則屬齊國水經
注云時出齊城齊城蓋指臨淄而言臨淄本齊刺史
治濟南郡與齊國皆在雒陽東般陽與齊城接壤故
酈注以爲出齊城西北鄭注以爲出般陽也

北釋文　羣昭注漢書云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
河內曰冀州　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
北澤藪曰楊紆　呂氏春秋云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
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墜形訓云秦之陽紆高
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修務訓云禹之爲水以
身解於陽盱之河高注陽盱河益在秦也爾雅秦有
陽陵郭璞注云今在扶風汧縣西洪氏亮吉云池陽
漢屬馮翊晉初屬北地　或郭注與高誘異也淮南墜

形訓數止有九無周之焦護明焦護即楊紆也邵氏爾雅正義云周禮冀州之數兩而爾雅屬於秦則楊陭當在冀雍之閒作在華陰者爲近之楊陽同音華陰紆可音亦同其爲一地無疑

其川滹沱滹出長子　地理志上黨郡長子下云周史辛甲所封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師古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

其浸汾潞洛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潞逸周書作露梁玉繩云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注潞贏也與左氏昭元年傳以露其體訓同是潞露古亦通用也

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沒上黨郡潞下云故潞子國　說文汾下云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潞下云冀州浸上黨有潞縣　案班許皆不言潞水所出段玉裁云潞國以水得名殆或然與

正北曰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注昭餘祁在鄔　地理志太原鄔縣下云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非州藪

案徐鍇說文繫傳作昭餘祁淮南子作燕之昭條無祁字　濟瀆記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

其川虖池嘔夷注虖池出鴈門城嘔夷祁與出平舒乃東北入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水經注曰滱水出代郡靈邱西北高是山即嘔夷之水也蓋嘔滱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滱河也幷州之川惟此與虖沱相埒

案說文滱下云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滱水即嘔夷水幷州川也地理志代郡廣昌易注涞涞出廣昌易出故安　地理志代郡廣昌下云涞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幷州寖涿郡故安下云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

幷州寖水亦至范陽入涞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注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千周

逸周書職作

圻孔晁注圻界也侯服爲王者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男任也任王事衛服爲王扞衛也蠻服用事差簡慢藩服屏四境也

王設其牧注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　孔晁注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孔晁注連率牧監各任能也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侘侘邪離絕　禮說華離之地乖令作乖俗誤爲華說文乖背呂也象脇肋也玉篇乖部蒯苦媧切蒯邪者猶侘邪云爾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印

秋官司寇

蜡氏注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漢讀攷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乳肉中也此注骴肉腐臭蠅蟲所胆也或從氏作貙

雉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又今俗間謝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鬄小兒頭之鬄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漢讀攷釋文曰薙字或作雉此當云雉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作雉雉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又今俗間謝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鬄小兒頭之鬄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漢讀攷釋文曰薙字或作雉此當云雉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作雉

翨氏注翨烏鴟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案說文烏部曰翨烏之彊羽猛者此經翨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翨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鷻翼也或從氏作貙

雉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薀崇之又今俗間謝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鬄小兒頭之鬄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漢讀攷釋文曰薙字或作雉此當云雉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作雉

翨氏注翨烏鴟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案說文烏部曰翨烏之彊羽猛者此經翨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翨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鷻翼也或從氏作貙

音義同耳說文徐鉉本爛字下列烜字云爛或從亘徐鍇本爛字下云或與爛同蓋許書本無烜字淺人用誤本周禮偶記於火部末而鉉因移附爛字下也

作雉是也古音雉與夷音同左傳五雉夷民者以夷翳小兒頭之說也　案說文雉古文從弟作鵻故後鄭云雉讀爲翳雉氏職云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作夏日至而雉之此可爲雉夷相通之確證

釋文曰冥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

鄭氏注翨烏鴟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案說文烏部曰翨烏之彊羽猛者此經翨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翨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鷻翼也或從氏作貙

冥氏注司農云冥讀爲冥春秋之冥元謂冥方之冥　漢書儒林傳泰山冥都傳顏氏公羊春秋故顏氏有筧冥之學案此即先鄭所本　惠棟云夏本紀西傾朱圉鳥鼠同穴厥西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弱水既西入于流沙遂西滙于昆侖析支西傾桓是來西字皆衍文此即冥氏之職方也　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冪也

折當作析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碧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

赤友氏注赤友猶言拔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說文引作魃鬼也從鬼友聲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爲虐　案說文引詩解旱鬼之義引此經赤魃氏別爲一義故釋之曰除牆屋之物也鄭注云赤友猶言拔拔疏云除去之也是鄭注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拔裂也拔擢也

蠷氏注鄭司農云蠷讀爲蚔蚔蝦蟇也月令曰螻蠷鳴故曰掌去黿鼈黿鼈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蠷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蚔乃短狐與慎言案蠷字從或得聲或域也故書蠷或有省作蚔者司農當云蚔讀爲蠷蠷蝦蟇也故下引月令以證如經本作蠷而司農讀蚔訓爲蝦蟇則與下引月令之文不相應矣後鄭分別蚔蠷此增足先鄭義非破先鄭也然賈疏不先鄭謂蠷則所見已是誤本　案說文蚔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蠷蚔又從國是以蠷與蚔爲一物鄭君則謂蠷今御所食蛙蚔乃短狐蓋別蠷與蚔爲二物矣漢制攷引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羨菟黿以證今御所食蛙即此黿也

銜枚氏注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繫結於項　案大司馬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繫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義與此同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引作繫結於項云繫者結凝也胡氏承珙紐而繞項也毛詩勿士行枚傳云枚微也主除蟲豸自埋者說文引詩解旱後箋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微也說文無繫字支部斂戾也玉篇繫乖戾也合言之則爲斂繫乖戾刺也又作繯繫離騷忽緯繫其難遷王注繯繫乖戾也又作繯嬇馬融廣成頌徽嬇霍奕別驚分奔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遵辰結凝之意行枚者謂銜微徽取徽嬇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徽止也枚所以止言語囂讙者故亦可訓徽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　禮記檀弓陳太宰嚭亦名　左傳襄公四年韓宣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注行人通使之官　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案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不得比於天子也國語注以行理爲小行人者據此經小行人職掌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

環人注環猶圍也　案周官環人有二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之義與此同顏師古注漢書象胥　千寶注今鴻臚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

大司寇職詰四方　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

（衛湜周官疏）

注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耗荒羣經音辨作旄荒漢刑法志作作耗荒北宋釋文同今本釋文作旄荒漢刑法志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刑語較今本多詳字

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漢刑法志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鄭司農說以爲率故先鄭引以爲證

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日知錄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救城中囚徒授兵殺豬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趨注改書趨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趨止行也

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

以圜土聚教罷民注圜土獄城也

也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詩正義鄭注司圜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

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晉志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惠氏古義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汐邦賊以下八事賈疏以爲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爲率故先鄭引以爲證

寫失其正也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鄭君從今書作趯飛鵬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詢立君注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昭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休以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之曰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　太卜疏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

先請　續漢書百官志宗室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能之辟　說文罷遣有辠也從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而賁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惠氏古義引續漢書輿服志云棨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棨棨輿鸞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棨

孟冬祀司民　通典載開元禮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每座象鱒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爲上設司中司命司

人司祿神座於廛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獻司人祝
文曰星紀已周兆庶甯阜備茲蠲吉永薦馨香飛鵬
案司人卽司民避太宗諱改祀司民於立冬後遵周
典也祝之曰兆庶甯阜重民也
士師職四曰野禁注野有田律　呂氏春秋上農篇庶
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
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
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去帥易不
操薅不出糞菑年未長不敢爲園陌力不堪不敢
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
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
網罝罘不敢出於門罾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
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穆案墨滅
沒也
以比追胥之事注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摶盜賊也
漢讀破司摶與伺搏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搏爲
捕小司徒注作伺捕
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者斟酌
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
益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惠氏古義詩
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汋公羊僖八
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
作汋是汋爲挹取之義沈約曰寫書謂之刺漢制不
得刺尚書是也後漢書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

應矧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太守坐從兄
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蓋漢律有此
條故鄭據以爲說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濮治之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
鄭注玉藻立容辯卑云辯讀爲貶
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
如今刻矣　服虔注左傳曰施罪於那侯施猶刻也
左傳疏漢世名斷獄爲刻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鄉士爲
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主諸縣割負郵殿糾
讀攻督郵官名也釋名曰督郵主督郵亭
攝之見廣韻盜賊似衍字郡督督郵盜賊也　漢
三公導也
方士以時修其縣濮注縣法縣師之職也　禮箋稍入
治公邑邱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讎讎以
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
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
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
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謂修其縣法
如此
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如今郡國亦時遣

王者吏詣廷尉議者　惠氏古義案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與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之頗輒記疾病多死牢獄蓋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稍弛矣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每無皋門雉門矣樹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闕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　干寶注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劉昭續漢志注飛鵬案地官稾人注亦引漢法如此義宗周禮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中朝三曰內朝其中朝之名或內或外若據外朝而言謂之內朝故鄭注文王世子云諸侯外朝一內朝二是也三朝之最外爲外朝是決獄聽訟之朝也中朝者人君旦夕視政見卿大夫之朝也所謂辨色而入者在此朝也內朝者路寢也人君視政退而居於此待

諸侯之復逆也視卿大夫退然後適燕寢所謂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在此朝也諸侯三朝路寢爲內朝中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應門之外天子皋門內有外朝面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近庫門則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則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省也應門之內有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是九卿治事之處故攻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朝畢則入而治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外者也疏云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此注

云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是小司寇所掌之外朝與
朝士所掌之外朝一也崔氏既云皐門內有外朝而
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又云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
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是以皐門內之外
朝爲朝士所掌之外朝又以兩觀外詢事之朝爲小
司寇所掌之外朝一外朝也而分爲二蓋由誤會康
成小司寇注故也此疏云後鄭引小宗伯者見社廟
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
單外朝可知若然則社稷宗廟之間豈復有詢事之
朝乎

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司農云

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日不得乞鞫　惠氏古義鄧展
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
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
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
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凡民同貨則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今時

加賣取息坐臧　惠氏古義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
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
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徐幹中論治平在

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
爲國之本也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人
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
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
建典家以言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司刑�training罪五百　賀述禮統training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
也　御覽

刖罪五百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　鄭駁異義皐陶
改臏爲刖臣刖有刖周改刖爲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陳氏疏
證云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

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刖爲刖則審矣今文
尚書髕罰刖以髕爲刖失之髕者白虎通云脫其膑
也刖說文作跀跀斷足也是臏與刖異法
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

赦罪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　惠氏古義
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刖耳宮刑猶在大隋
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
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
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
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
之說蓋本崔張

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漢書刑法志孝景後三年詔曰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須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曰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

司約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宗廟之大節欲神監焉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注言我將行君

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也周禮大約劑書於烝彝鼎

於宗彝

小約劑書于丹圖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孔穎達疏近世魏律緣坐配設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說文系部綷䌷文繒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據此則丹書爲丹繒矣忠士奇引或說云丹圖者丹繒也

司盟北面詔明神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

觀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注盟神必云日月山川馬者尚書

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曁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案鄭君不云天地之神而云日月山川者觀禮注云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故以日月山川等解方明之神

職金楊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檕　漢讀考說文木部楊字下曰楊檕也然則楊檕漢時語況文無檕篆者漢時俗字也檕卽簽之俗字上文云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是也飛鴻案玉篇木部檕字下云楊也集韻檕下引博雅云栜也用金石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揨之屬　釋文雷劉音云

昧沈云當爲碓郎對反揨宅耕反本又作杼　漢讀攷揨說文作杶橦也從木丁聲唐初釋元應曰敞敦揨杶四形同丈衡切今本釋文訛作揨集韻收揨入十三耕誤也　案集韻出杶字云中莖切伐木聲又出杶敦揨敦五字云除耕切說文橦也或作揨敦揨穀疑元應所云敞敦揨杶敞爲穀之誤集韻收揨入耕韻與釋文揨宅耕反正合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惠氏古義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孥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說

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　漢制攷史記索隱云夏家王畿內名縣內即國都也王者宮天下故曰縣官司圜任之以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罰作矣　漢制攷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削其爵罰作之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　鄭駁異義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荀子王制篇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賄通治市之事也注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蜡氏掌除骴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說文骴鳥獸殘骨曰骴骴可惡也或從肉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荀子王制篇修採清注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潔清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雍氏春令爲阱擭注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惠氏古義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宋金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卽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脫體者也　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飛鵬案此司農所據

司隸帥其民而搏盜賊注民五隸之民也　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厠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疏知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　案既夕注專以隸人爲罪隸不及四翟之隸胡氏匡衷云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共役事者也鄭注序官貉隸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蓋統五隸而言也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　詩黍苗我車我牛箋云營謝轉輜之役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疏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

蜡氏掌除骴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說文骴鳥獸殘骨曰骴骴可惡也或從肉

周禮制

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
鄂於其中　惠士奇曰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
得虎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魯語云設穽
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躍以羈獸足飛鳥
案說文网部云巽网也從网巽聲或從足巽逸周書
曰不卵不踑以成鳥獸巽者羈獸足故從足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以戊爲戌之誤也漢
制攷引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
漢書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趴內声外鼓五
止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徼直符行
衛士周廬擊木柝唯呼備火漢讀攷引九經三傳沿
革例曰各本作甲乙至戊獨蜀本作戊據此則疏因
傳寫之訛而釋以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其實非
也宜從蜀本訂正
以詔夜士　千寶注今都候之屬劉昭續漢志左
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夫
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淮南子陽
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許愼注

音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誘注陽燧
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
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熱月
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　惠
士奇云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
鏡千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
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又曰司烜之
烜一作爰爰爲楚語焜乃奢言爰讀爲貨焜
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然則爰焜燬烜皆
通矣
邦若屋誅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漢讀攷周易釋文曰焜鄭作
剭音屋賈公彥云鄭義以爲鍊美饌鼎三足三公象
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
之釋剭鄭所傳賈氏易實作剭故此注剭禮易屋爲
剭釋剭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飛鴈案晁氏古
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頗爲剭與鄭義異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
爲也　續漢書志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璅騶十
二人辟車四人
誓馭曰車轘注車轘謂車裂也　說文轘車裂人也
惠士奇曰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轘高渠彌於首止宣

十一年楚莊轘夏徵舒於栗門皆弒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轘之以徇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轘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也子南得罪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轘之不獨殺君之賊矣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槥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　案互卽桎梏之桎說文云桎行馬也惠士奇引說文云迾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

冥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注鄭司農云備謂搔也　釋文搔音爪　惠士奇曰備讀若柔說文柔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番下云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采說爲獸爪兩持之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　惠士奇曰絹當作纚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揮其學絕其絹西京賦所謂置羅網結者卽此飛鵬案說文网部無絹字纚卽絹也

薙氏夏日至而夷之注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　漢讀放經注雉之今本皆作夷之非是司農從夷鄭君從雉司農本作夷之鄭君本作雉氏夏日至而夷之鄭君本作雉氏夏日至而雉之月令燒雉行水注引夏日至而雉之月令同盡亦主萊地而言

翦氏以莽草熏之注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惠士奇曰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　郭曰芒草可以毒魚
蔆山有木狀如棠而赤　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郝懿行注中山經云芒又通
作茻山水經夷水注云郴人以茵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飛鵬棄捃此則能毒魚者亦或能殺蟲也
赤友氏除其貍蟲注貍蟲塵肌蚉之屬　惠士奇曰廣雅釋蟲名土鼈博物志曰
雅貍蟲也蚉蝱蚋也木草廣名土鼈博物志曰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
蚉蝱溺人景隨所著生瘡盧氏曰逸以雞腸草段氏玉裁曰治以涉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蚉者貴之高誘
注曹布燒以傅蛸蚉瘡則愈蛸蚉即肌蚉也陸佃埤雅蓬申曰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蚉蝱遺溺

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杜子春云橭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　爾雅釋木
無姑其實夾郭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剡取皮合瀆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　顏師古急就章
注蕪荑無姑之實無姑一名橭榆　惠士奇曰實者爲無姑不實者爲牡橭猶牡蒯之不花者也易枯楊
庾成讀枯爲姑蓋枯即橭之省
枯也則枯橭爲同音通用字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馬融傳國中天鳥梟鴟惡聲之鳥也　案掌戮注鄭之言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馬融傳獸虎狼嗥鳴也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
月蝕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　御覽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惠氏古義咸與函通
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滅滅猶涵也司馬
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
書天文志閒可槭劍蘇林曰槭音函
共王之齒杖注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
今時亦命之爲王杖　校勘記云盧文弨曰續漢禮
儀志作玉杖玉字恐訛漢制致亦作王杖名之曰王
者榮所賜也又云按玉字是也禮儀志養老條中三
老冠進賢扶玉杖即此也作王杖不辭杖飾以鳩鳩
以玉爲之故曰玉杖飛鵬案前說是也先鄭云今時
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
命受杖者故曰王杖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御
覽杖部引續漢書曰孟秋之月按戶比民年七十者
授之以王杖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則王杖玉
杖判然矣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注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
高下　惠士奇曰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言請舉也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

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功言校比其功以行勑陟告聽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肉袒非請舉而何詩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舉之詞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　惠士奇曰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

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飛鵬案周官偽書）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　召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矣

問問以諭諸侯之志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周

詩小戎陰靷毛傳云陰揜軜也孔疏謂以板本橫側車前陰映此軜故謂之陰考工記軜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倭倭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軜前故曰前倭然則陰也倭也胡也皆前軜之名揜軜曰陰曲中曰倭下垂曰胡總名爲軜當依說文定作軜則前衡後軜而軜在其間

出入三積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本疏）

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

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下云其他眠小國之君以五爲
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
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
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
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擴介又繼
小國之君非私覿也疏本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注此六服去王
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十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
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　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
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
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餘服已
外皆然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飛鵬案詩正義云
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
宗夏或遇冬蕭肼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
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
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
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
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
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
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

爲長也　通典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非一也據此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與殷見曰同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王
皆同來言殷國有別殷國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非一也據此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與殷見曰同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王
巡狩與殷國有別殷國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非一也據此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與殷見曰同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王
則四方時分來如平時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王
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王
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者皆平時見王
之禮故曰如平時者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
彼疏云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
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正
釋其義與此疏云分四方各隨
春夏秋冬如平時無異義也

凡諸侯之邦交　鄭駁異義曰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朝也無異同親疏之數王制疏
殷相聘也注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
也　服虔注左傳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
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修盛聘之禮

小行人秋獻功注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劉昭續漢志注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于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　粲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知五等諸侯享天子皆用璧享后皆用琮諸侯自相享則用瑑璧瑑琮鄭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又云于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禮無明文蓋以禮意推之也因諸侯之享天子享后用璧琮而上推之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因子男之享天子享后亦用璧琮而下推之故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然效之禮器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幣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曰琥璜爵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以璜也據此則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皆有琥璜以將幣幣蓋卽繢繡之屬惠士奇云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命諸侯曰元袞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　禮經釋例諸侯使人於卿大夫皆東帛如周禮孤之摯蓋盛其禮加於卿一等聘禮郊勞歸饔餼問卿及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皆是也私覿及面卿皆用束錦者奉其君命而來不同於自相見故不用其摯　如羔雁雉之類而用束錦下束帛一等也蓋束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飛鴻案此則帛與錦判然若如禮說所據士昏禮注古文錦皆作帛而云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則是帛與錦無殊此經何必別言之曰璧以帛琮以錦乎竊謂帛與錦當亦從散文則通對文

則異之例

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　聘禮卿爲主國之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爲卿爲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嘗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閶西北面上擯在閶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

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
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
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
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
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
步也飛鵬案聘禮謂諸侯之於聘賓則旅擯也此經
云諸公相爲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
大夫致之故也
交擯注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　覲禮喬夫承命
告于天子注喬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于侯
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

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
聘禮擯者出請事注天子諸侯郎覲乃命介紹傳
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
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張爾岐曰諸侯
朝天子受享於廟或諸侯自相朝則擯受命而出遞
傳於介介傳於賓介又受賓之辭遞傳於擯擯又傳
而入謂之交擯此介紹傳命法也
賓亦如之注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
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謂此朝禮畢儐賓也　禮經釋例凡賓主人行禮畢
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儐聘禮聘

享禮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大
待之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
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如聘享時公升側受几于筵前東面
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
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
侯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
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
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
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
建柄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

等辭粟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
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主國之君禮賓也
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畢聘賓出迎勞者注欲儐之勞者禮
辭賓揖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
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又夫
人使下大夫勞儐之如初又歸饔餼畢出迎大夫注賓
出迎欲儐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如歸饔餼時　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
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

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僎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僎之乘馬束錦上介僎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僎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又天子賜舍畢僎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賓使者諸公賜那者束帛四馬乘馬僎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僎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醴經例之分明如此飛鵬案此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僎蓋以上文凡諸公相爲賓故云敵者曰僎賓也則用鬱鬯不用醴大行人注亦曰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與禮經異義

引禮器灌用鬱鬯謂僎賓用鬱鬯禮賓也

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擅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郎司儀所云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郎司儀所云致命疏云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向之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出迎勞者揖先入勞者出也聘禮賓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此聘賓僎使者用束錦之證也

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　惠氏古義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　按上文云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注登聽命賓登堂也疏云下拜登受者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此言如勞之禮則致饔餼亦下拜登受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郎司儀所云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郎司儀所云致命疏云故勞者東面向之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出迎勞者揖先入勞者出也聘禮賓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尤謂夷發聲　惠氏古義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

子云天子焉始棄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平魯國皆訓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掌客簋十簋十有二注簋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　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設加饌亦如之　公食大夫禮正饌亦設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設加饌亦設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聘禮歸饔餼堂上兩簋粱在北注簋不言粱稻加也西夾兩簋粱在西者次簋也

凡賓客卿有大夫訝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

賓客于館之訝　聘禮厥明訝賓於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

及注爲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選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據此記則諸侯之待事于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於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館之訝從事皆掌主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司空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　鄭注堯典伯禹作司空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强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　本疏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北堂書鈔

秦無廬注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　釋文廬本或作簡　案說文云欑積竹矛戟矜也則釋文所引或本與許說合說文又云欑積竹杖也一曰穿也則此疏釋欑謂栖之入銎虛處是即許氏所謂穿也

注或曰摩鋼之器　校勘記說文鋼作鑢　案說文云鑢錯銅鐵也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　惠氏古義棣法周作冉又作月舟作舟或作舟字本相類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丹又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墜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

四十二字則舟即爲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

鸛鵒不踰濟注鸛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　疏左氏傳作鸛鵒公羊傳作鸛鵒此經注皆作鸛字與左氏同　異義公羊以爲鸛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鸛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權臣欲國之象昭公將去魯國本疏飛鵬案駁異義之說與先鄭此注義同　陳氏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鸛其俱反稒康音權本又作鸛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鸛周禮音義作鸛云鸛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鸛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也何休解詁曰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

禮音稽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鷃者非古本也而賈疏攷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鷃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鷃之本疏矣

妨胡之笴注笴矢幹也禹貢荆州貢楛幹栝柏及箘䉛箭楛故書笴爲笴杜子春云笴當爲笴笴讀爲箭

棄　釋文枯音楛尚書作楛飛鵬案釋文出枯字云音楛知此注本作枯不作楛　臧琳云鄉射禮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注笴矢幹也大射儀北一笴注笴矢幹釋文三笴劉古老反劉音與杜讀同矢人爲矢以其笴厚注笴讀爲棄棄蓋古文借笴爲棄夏官有

馬融盧植等義也

搏埴之工二注搏之言拍也　釋文搏李音團劉音博

戴震考工記圖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邇爲訓拍古音湯各反釋名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搏也四指廣博亦似摩之也據此定從博音　案天官醢人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亦取音之相近爲讀與此注義同程瑤田云笴當爲笴笴形相近下又有以其笴厚凡相笴之文也　漢讀攷注中笴字今本皆作笴唐石經經文作笴故書可以正注中笴字之誤

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韗讀爲麻運之運　釋文韗劉音運本或作輝　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輝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韗　案祭統作煇煇者甲

吏之賤者也注輝周禮作韗磔皮革之官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葢以操之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　案春官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注杜子春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據此則戚速皆有疾義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軹焉四尺也注此軫與軹并七寸　江氏永云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軓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軹庋之軹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兎之圍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三分輈亦在輿下庋輿者則兎圍與當兎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軹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軓七分强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軹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算加軫與軹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葢輈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兎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兎圍必與兎圍等大後不言兎圍者因輈以見也四庫全書提要云說文曰轅車伏兎下革也則是伏兎鉗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間永算伏兎距轂三寸六分而伏兎下革厚尙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　程氏瑤田云當兎徑

同賈氏譜案中曰義作謂輈頭也案少儀之左右軌同書應讀書同爲何　謂輈頭也案少儀之左右軌即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軓譌而爲軌軌軓二字少見非改爲軹卽譌爲軌軓從車幵聲讀如笄轂末也軌從車凡聲古音居酉反今音居洧反車徹也軹從車只聲讀如只輢內也軹間六尺六寸軌八尺軓相去丈一尺六寸兩輈又在軓外轂末爲軓軸末爲輈祭軌則兼軸不可以軸末之輈爲軓名之宜辨者也　賢基謹案說文曰輿輪小穿也段氏謂輪當作轂轂小穿也故軹君以軹爲轂未也說文又云軹車轂小穿也從車氏聲是謂氏爲車轂小穿故軹君以軹爲轂未也從車氏聲氏指也如指兩見於轂頭也葢謂軹爲車轂未也說文又云軹車轂小穿也從車氏聲是謂氏爲車轂小穿故軹君以軹爲轂未也從車氏聲氏指也如指兩見於轂頭也葢謂軹爲車轂未也說文又云

輪人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注鄭司農云牙謂輮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輮　牙說文作枒木部枒木也从木牙聲一曰車輞會也車部輮車罔也今本作車輞誤

戴氏補注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枘下端入牙中用偏枘令牙外出不與輻股骸參値是爲絰絰之言偏也段玉裁云單謂偏僻漢人語也與獨字絕異

單也蚤正謂眾輻齊平雖有絰之減寸之三蚤皆均正也

案齲說文作齲云齒蟲也齒蟲則傴戾匡說文作軭車部軭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

枉也　案齲說文作齲云齒蟲也齒蟲則傴戾匡說文作軭車部軭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察其菑蚤不齲則輪雖敝不匡注菑謂輻入轂中者也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　說文木部枒槎識也枒槎也與爪不相傴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匡

從木殀聲本作闕夏書曰隨山枒木徐鍇曰槎識謂隨所行林木衰斫其枝爲道表作記識也飛鵬案刻識之義與枒槎識同謂輻之繼長略如枝條竦擢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注眼出大貌也幬慢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　眼說文作輥車部輥轂齊等兒大而短則擊注鄭司農云擊讀爲槃謂輻危槃也　案說文出部鞶下云槃鞶不安也易曰槃旋又曰槃桓之槃訓危槃卽此義

不安則出不在也先鄭讀擊爲槃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　阮氏曰牙圍者乃輞牙周匝之大圍圍牙

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

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　案阮氏云牙圍一尺一寸卽牙大圍而寬一尺一寸益專指一面之寬而言非兼內外面計故以鄭注爲誤又謂牙厚存於綆數之中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小車綆牙厚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可知說詳車制圖解程氏瑤田則云牙廣與厚並爲二寸七分半是以圍四徑一之法計之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謂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　阮氏曰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豪椁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卽爲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濛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卽轂圍也　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云六尺六寸七分半不漆其踐地者三寸六分一寸則四面各二寸地一面二寸七分半則內外面不漆者各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不盡除其牙之不漆者從漆內詘之得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是爲轂長之度蕪本鄒注內外面爲說而數亦不符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轂者眾輻之所趨也　阮氏曰藪說文作槨解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蘇藪槨蘇聲之轉也藪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是也先後鄭氏並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之藪康成訓爲眾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轂中空之謂矣又康成訓防爲參分之一以圍防爲藪圍誤元案防當依說文作枋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記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捎其藪釋藪字與先後鄭同釋防字與後鄭異

除去轂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　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云據王制注伤爲什一以解轂圍之防爲三一絲六忽六不盡取三寸成數以爲輻鑿之深謂之

程氏瑤田云爲賢爲軹出轂於其轂長却爲飾轂之法飾之者即下記所謂篆之膠之筋之峙之事五分之而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去一去三之間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而已賢古作臤臤之言堅也釋名轂埶也體堅埶也義亦如是軹本當爲軓詩云約軓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軓軓在轂置輻處之外明矣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程氏瑤田云車人大車輻廣三寸柏車羊車不見輻廣亦三寸可知然則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

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於車人之三車其輻廣豈亦弗之濂也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　戴氏補注輻廣不過三寸輻厚一寸奇蓋厚蓋大半寸三分之二爲大一爲少反加大之乎

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注弱蓋也　阮氏曰量其鑿深相應反得過三寸輻厚一寸奇蓋厚蓋大半寸三分之二爲大一爲少漸殺至端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用牧曰量其鑿深以爲輻廣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是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爾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殺衰小之也　惠氏古義殺猶衰也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　阮氏曰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徑求得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強弱半豪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亦以所殺者爲骹惟江氏藩指爲股圍恐非

亦弗之濂也注鄭司農云濂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　說文云濂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从水兼聲晁以道校說文云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飛鵬案說文二義與此經無涉惟淹之訓尚可通漢讀改云鄭君注易爲其懕於陽也懕讀爲聶公濂之濂濂襍也襍訓與黏近大鄭易濂爲黏聲類同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　阮氏曰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橢圓圍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程氏瑤田云股圍八寸骹圍五寸三分不盡

牙得則無槷而固注鄭司農云槷椳也蜀人言椳曰槷元謂槷讀如涅從木埶省聲　漢讀改椳說文作楔蜀人言椳曰槷者方言證經之槷謂楔也大鄭未說槷讀何音故擬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埶省聲者益以正說文楔字下云執聲之未密俟訓木相摩又經傳多假槷爲臬又本職注用爲危槷楔之訓僅見於此椳葉鈔釋文及集韻皆從木

六尺有六寸之輪轂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阮氏曰記意以爲轂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

轂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蚤曲刻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當輻骸殺處是曰轂也轂寬六分六釐六豪也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轂數居牙厚參分之一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轂寸則轂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轂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　案說文引此經揉作煣廉作

作燻火部燻火煣車網絕也周禮曰煣牙外不燻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等爲萬蔑以運輪上輪中萬蔑則不匡刺也　戴氏補注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蔑二者其狀彷彿故方俗同稱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　攷工記圖凡句股各自乘并之爲弦實弦自乘減句自乘餘爲股實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故鄭注云面三尺幾半也與人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

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　提要攷鄭注云云則經所云一在前者皆爲式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僅于兩軹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爲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

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注較兩輢上出式者　阮氏曰輢上反出謂之軹軹立木達軹謂之較說文曰較車輢也从車丩聲又曰

車輢上曲鉤也又曰軹車兩輢也从車丩聲又曰丩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丩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軓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蓋車藝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而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丩故謂之軓以其反出又謂之軓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舉上重起爲

㠯角較
通借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軫與後橫者也　案下云

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軫
閒爲度軫閒六尺六寸可知輿之前後左右木令成
方形者謂之軫矣加軫與轐焉注軫輿也輿方象地
故云軫輿也是鄭君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軫此云軫
輿後橫者蓋前軫在式下左右軫在輢下獨後軫全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
農云軹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軫立者也立者爲軹
橫者爲軹書軹或作軫　案說文云軹車橫軫也下
引此經語是許君以軹爲軫之橫者與先後鄭義異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坼壞也士

乘棧車飾車謂革鞔輿也大夫以上革鞔輿　殷傳
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
法也本疏　疑義舉要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案成二
年傳丑父寢於轏中孔疏謂轏與棧音義同引此棧
車之注而云弇者謂上狹下闊也以上下言之與賈
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
有閣狹

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
寸謂轅曲中　阮氏曰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
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
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

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
長攷輈身有圍即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
三寸入算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
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圓之半又輈身既有圍徑
之三寸則當有朐有贏今以軌前十尺內減兩端輈
身朐數也若並輈兩端身徑在內爲軌前十尺之通
徑合輈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圓
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輈身外背之贏
數也既得贏朐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
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六釐六豪此輈身中心之
身在輿下者正半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是輈身通

田馬之輈深四尺　阮氏曰此爲半橢圓形輿圓馬之
輈爲正圓者不同試推之以軌前爲通徑輈深爲小
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朐二數相減得田馬
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再加輿下四
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

駕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阮氏曰今亦以軌前爲通
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朐二數

相滅得駕馬輈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注謂輈軌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軌今本作軌誤法也謂持車正者也輈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几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軜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阮氏曰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任正任正木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之投作十形因而加軜于軸作十形又加輿形與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軌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又曰記曰衡長車廣如

一推得衡長六尺六寸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謂輿下三而材一爲之圍推得衡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任正長六尺六寸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任正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圍今求任正圍與衡任者等得任正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圍今求任正圍與衡任者等得任正圍一尺三寸二分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任正者謂輿下三而材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任正者謂輿下三而材一爲之圍推得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軜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阮氏曰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任正任正木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之投作十形因而加軜于軸作十形又加輿形與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軌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又曰記曰衡長車廣如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任正長六尺六寸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任正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圍今求任正圍與衡任者等得任正圍一尺三寸二分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任正者謂輿下三而材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任正者謂輿下三而材一爲之圍推得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軜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阮氏曰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任正任正木橫安車後與輈踵爲內鑿之投作十形因而加軜于軸作十形又加輿形與後軫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軫下之軌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又曰記曰衡長車廣如

軌故書作軌杜子春易爲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軌爲正字賢基謹案段氏說則後鄭注軌法也之軌當作軌

阮氏曰當式下圍輈者曰軌軌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軌以衙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軌從車凡聲與范範字通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繹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軌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軸也當兔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正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也故彼注云與任正者相應至於頸圍則一爲之圍也故彼注云與衡任者相應至於頸圍則由兔圍推之踵圍又由頸圍推之耳賢基謹案程瑤田以輈之在輿

下者爲任正軸之在輿下者爲衡任義與此同程氏
又云隧深四尺四寸任亦四尺四寸車廣六尺六
寸衡任亦
六尺六寸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弧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
中參深之極也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
其力　疑義舉要輈出前軓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
下軓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注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
之爲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軓前揉已定者通
計如二耒是

大車之轅摯注摯輈也　惠氏古義摯本軒輊字或作
輇中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輈也軒輈猶軒摯毛詩如
輊如軒傳云輊摯也

必繙其牛後　說文繙馬紂也紂馬繙也方言稱車紂
據此經則繙爲牛馬通用之物故賈疏引方言爲證
惠士奇引說文馬尾鞔今之般繙謂般繙在馬尾故
曰繙其後

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讀爲
殄駟馬之轅牽尺所一縛懇典倨謂此也　惠氏古
義殄古文腆字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
也毛詩遵陳不殄篾殄當爲腆燕禮不腆之酒注云
古文腆作殄　說文革部鞻車衡三束也曲轅鞻縛

直轅輦縛

終日馳騁左不櫂注書櫂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
惠氏古義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
不券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
刀古者刻木爲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攻工記輈
人左不券是也

馬不契需注鄭司農云契讀爲发契我龜之契需讀爲
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戴氏補注契需猶
盩慢方言謂畏便曰契需愼言察先鄭讀契爲发契
馬蹄傷則開拆故謂不契爲不我龜之契契龜者開龜也
補先鄭說則契如契契寫數之契契龜之契也
也方言以畏字訓契便字訓需而字
亦分二義戴云猶盩慢亦假欠核
之契毛傳云契契苦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
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　干寶注
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道謂枉矢於弧
攻金之工冶氏執上齊　惠氏古義周有圃冶氏爲齊
太公置畏劍見戰國策高誘注曰圃姓冶官名也因
以爲氏知鑄劍曉鐵理能相劍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　疏馬氏諸家等亦爲偃曲卻
刃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注鄭司農云
鋌箭足入榦中者也垸量名　戴氏補注矢七中博

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通謂七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七有脊之減博不及一寸堄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注戈句兵也主於胡也　程瑤田云注意以句之名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故謂胡爲戈之主其實主於援援其橫刃也　賢基謹案程徵君說已倨已句指謂援也倨則外鬬則無已者之病先鄭以援爲直刃故曰胡其子

重二鋝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鋼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鋘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石與鋝同矣則三鋝爲一斤百鋘夏侯歐陽說云鑒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尚書釋文引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義則云贖死罪千鋘鋘六兩大半兩爲鋝之說而駁異之

周官勭重九鋝俗儒近是據此則六兩爲鋝之說由來久矣鄭注尚書大傳一鎰六兩云所出金鐵也死皐出三百七十五斤是亦從六兩爲鋝之說而駁異之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元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程氏瑤田曰說文曰戈平頭戟也戟有枝

兵也說文言枝攻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戈之內末有刃者爲戟內末之刃卽所以與戈異者正在於此內旣有刃而平出戟之爲句兵亦正主於此故記以此配胡而曰倨句中矩也戟援倨於戈援則戈援平而戟援向上如周髀望高之偃矩故方言謂之偃戟二儀寶鎌云雙枝爲戟獨枝爲戈益戟刺與援成二鋒故得稱雙枝華嚴音義云論語圖戈形旁出者是兩刃皆橫也戈一刃戟形旁出兩刃旁出兩刃者是兩刃皆橫也戈援與胡定倨句之數故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戟以刺與胡定倨句之形故曰倨句中矩又云物有折然後有倨句對援挺直者言之倨句無折然後有倨句之形故曰倨句中矩不中矩而斂之爲銳角之倨句則曰句兒氏旋蟲謂之幹　漢讀攷程氏瑤田曰幹當作幹說文幹鼓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幹矣

于上之攠謂之隧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峯而生光有似夫隧　疑義舉要孟子追蠡追卽此所謂隧也以其峯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攠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木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爲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案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康成謂讀如邃宇之邃亦取深義此注云峯而生光有似夫隧蓋取隧道之隧左氏僖十二年傳請隧注闕地通路曰隧是也闕地通路於峯深之義近之夫語助辭

四分寸之一矣

中其莖設其後注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　鄭注易繫辭益長裕而不設云設大也本疏　案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有一劍又蒯緱注蒯之類可爲緱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緱爲把劍之物程氏瑤田據此以訓設其後之後云後之言緱也以繩纏之謂之緱緱莖之中設之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繩

晁氏旋蟲謂之幹　漢讀攷程氏瑤田曰幹當作幹說文幹鼓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幹矣

于上之攠謂之隧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峯而生光有似夫隧　疑義舉要孟子追蠡追卽此所謂隧也以其峯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攠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木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爲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案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康成謂讀如邃宇之邃亦取深義此注云峯而生光有似夫隧蓋取隧道之隧左氏僖十二年傳請隧注闕地通路曰隧是也闕地通路於峯深之義近之夫語助辭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舞廣注此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脩注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與鉦之徑相應鼓閒

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　戴氏補注銑閒鼓閒同爲鍾體之下半銑以兩旁言鼓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鍾脣弯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　程氏瑤田曰古鍾羨而不圜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棱欒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鉦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鉦兩鼓凡物有兩斯有閒鍾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有銑閒鉦閒鼓閒也

鉦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　案舞脩即舞廣舞徑六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適應舞廣之數故注云舞閒方四也注又云鉦閒當六程氏瑤田以句股法求之鉦閒當五又十分一之六若然則注亦約略計之耳江氏愼脩云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其所去之二分即是鉦之長爲之甬長注并衡數也　戴氏補注鉦之長即鉦閒鍾體上半也記不言鉦閒之度者以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注言鉦之徑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八鉦閒亦八可知　案鉦閒亦八之說非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注言鉦之徑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爲鉦謂鉦徑八非謂鉦閒也以其鉦爲之銑閒即承鉦徑而言故鉦徑八銑閒亦八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又承銑閒而言故鼓閒六以其鼓閒爲之舞脩注舞脩舞徑也故鼓閒六舞脩亦六去二分以爲舞廣承舞脩而言故舞廣四注云鼓六鉦六舞四即指鼓閒鉦閒舞閒而言戴氏混鉦閒與鉦徑而一之故有此誤

有說注說猶意也　少儀游於說注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　案氏重一鈞注重三十斤　孟康注漢書曰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

其聲中黃鍾之宮　漢律厤志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　戴氏補注黃鍾之宮管子所謂黃中小素之首以成宮者是也見地員篇呂氏春秋曰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見適音篇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江氏云黃鍾生林鍾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鍾

之宮位乎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全律爲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爲清而上生乎濁也又曰後世之樂黃鍾宮以清黃爲調首正宮調不當取濁之律而在清濁之間此正伶倫以黃鍾之宮爲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

槩而不稅　鄭志趙商問槩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　戴氏補注平聲區者曰槩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於量也言槩平之不使滿出

面人爲甲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戴氏補注合之爲言取堅堅相并字亦作鞈惠天牧曰鞈猶堅也荀子犀兕鮫革鞈如金石管子小匡注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疏旅卽衆也　案先鄭以要釋旅旅當爲心旁之膂說文呂膂骨也篆文从肉从旅要以上要以下猶言膂以上膂以下也經文蓋省讀若末殺之殺猶減殺也然以其物爲帛帙一曰婦人脇衣則音義皆非小戎詩俴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俴又與

殘餘字本多作戔宜依殘音穆案羊豬之戔通作棧今人謂屠豬所曰棧房猶古義也　惠士奇曰幓當作俴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俴者同實是幓當作俴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效篇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爲俴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爲俴淺之俴得之矣說文幓讀若末殺之殺猶減殺也然以其物爲帛帙一曰婦人脇衣則音義皆非小戎詩俴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爲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爲俴又與

畫繪之事山以章水以龍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

龍水物在衣　馬氏以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本或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　論語繪事後素

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子凌子曰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後成文也今時畫者尚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攻工記意也

鍾氏湅而漬之注湅沃也以灰下湯沃其燀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　案疏云上燀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

末乃燀之即以灰下湯淋所炊丹秫是以所炊丹秫釋注中燀字蓋謂以湯沃所燀丹秫其說甚明段玉裁云湯沃其燀語不可解當云沃其羽易燀爲羽非也

皖氏渥湅其帛注渥讀如繒人渥茜之渥　案哀八年傳作漚晉此經引作渥晉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渥爲古文漚也賢基謹案古韻繒同字左氏傳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穀梁作繒釋文云本或作繒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

居則守之　戴氏補注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據鎮圭言也詩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禮器大圭不琢以素爲貴亦謂此也

天子執冒四寸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冒說文作瑁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古文作珇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龐龐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餐屑之屑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飛鵬案經云侯用瓚注云公侯四玉一石則瓚當爲四玉一石之名許君云三玉二石與鄭義異將當據說文作埒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　方言車下鈇陳宋淮楚之間謂之軌廣雅云道軌謂之鹿車各本鈇訛作鐵非也

之舉大者謂之棨戴氏疏證云案此言縪車之索故東齊海岱之間謂玉篇云鈇索也古作鈇據此鈇乃本字鈇即其假借

宇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圭中必爲組鹿車縪爲索其約束相類故讀如之縪畢古通用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炤　案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據此則大圭亦可謂之笏戴氏補注鎮圭瑞也大圭笏也故搢大圭而執鎮圭天子玉笏近首蓋殺半寸　惠士奇曰相玉書言瑑大六寸其燿自照玉篇亦云瑑美玉埋六寸光自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瑑作珽說文有珽無瑑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珽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珽長六寸爲椎頭故曰杼上終葵首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說文瑒大圭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玉昜聲據此則裸圭可謂之瑒矣

字剔爲借字

案十有二寸棗槀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元謂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則十有見瑑圭左右剡剫而下如規之判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注亦如之縪四寸　戴氏補注陳氏曰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

瑑圭璋八寸璧瑑八寸注瑑文飾也　說文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飛鵬案典瑞注司農云瑑有圻鄂瑑之言與許義合

牙璋中璋七寸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瑑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段玉裁曰鉏牙即說文金部之鉏鋤一作鉏鋙齒部作齟齬左氏傳作鉏吾　案此注云

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
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
實棗烝栗擇兼執之以進　疏案十有二以爲列者
賈逵烝栗擇兼執之以進　疏案十有二以爲列者
微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醯醢夾碑百甕十以
爲列　惠士奇曰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
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
棗兩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櫏爲圓案士昏
禮之盛棗栗也以筭如筥筐而加於橋橋所以庋
筭攷康成以爲案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
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
則五純有兩義與湆通左傳湆十五乘或曰列或曰
羽謂之志然則司弓矢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矢

純純謂兩行並列　戴氏補　案者楶禁之屬儀禮
注曰楶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
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以案承棗栗上宜有四周漢
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
以致稍餼注飲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案氣爲正
字餼爲或體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春秋傳曰齊人
來氣諸侯或从既作槩或从食作餼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
也　程氏瑤田曰倨句之法見於攻工記者凡六事
也匠人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夫中矩者折之正方者也句於矩者折之句於方者
亦中矩者折之倨句一矩有半者也合六
事相較而求其度則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
矩矣
矢人爲矢　程氏瑤田曰司弓矢職注云恆矢之屬軒
輖中所謂志也案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
羽謂之志然則司弓矢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矢
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不舉恆矢之屬以軒輖中者
用骨鏃不用金鏃也矢人之言鏃矢弗矢曰參分一
在前二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言兵矢田
矢曰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
輕者也言殺矢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即夏官注所
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兵矢謂枉矢絜矢
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鄭志趙商問司弓
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案
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
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荅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

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頊若少疾此疏初在篋笥之間
屬錄事得之謹荅本
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注厚之數未聞　程氏瑤田曰刃
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卽笴之末循其所稍之
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稍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稍
其一也準之爲笴末之稍圍則亦參分其圍稍其一
而已矣稍圍寸則不稍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
也
夾而搖之注今人以指夾矢僛衛是也　儀禮既夕記
獲矢短衛志矢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
不調故名羽爲衛

凡相笴欲生而搏注生謂無疵癹也　惠氏古義生謂
材生也古謂初起之材爲生管子曰棟生橈韓非子
曰涂濡而椽生皆謂初取之材也生而搏者燥則直
是良材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鄭
司農云甗無底甑　戴氏補注一穿爲甗七穿爲甑
並上大下小甗甑亦通稱也爾雅謂之鬻鬻鉹也
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鬻或謂之炸餾郭
注云涼州呼鉹盆盎也爾雅盎謂之缶方言自關而
西或謂之盎或謂之盆

旅人髻墾薛暴不入市注墾頓傷也　墾釋文作狠集
韻入聲四覺引周禮髻狠薛暴說文豕部狠齧也
器中膊注膊讀如車軨之軨既拊泥而轉其均封膊其
側以擬度端其器也　禮說淮南子曰一膊炭燻掇
之則爛指萬石俱燻去之十步而不死蓋膊者埒之
式則埒亦可名爲膊人火而燻則膊爲瓦器之埒矣
膊讀爲埏老子埏埴以爲器埏埴者埒也鶡冠子曰
膊膊之土注云膊形埒卽封以擬度之器又曰合膊
同根謂之宇宙合膊者器中膊之謂也膊一作專服
賦曰大專槃物專讀爲均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
然則鈞專埏膊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膊崇四尺方四寸　戴氏補注鄒陽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韋昭云鈞木長七尺有弦所以調爲器具此膊崇四尺亦當有弦方四寸者謂其柄梓人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　戴氏補注羸者爲鎛虡羽者爲磬虡皆所以負筍非爲虡下之跗也西京賦洪鍾萬鈞猶與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卻行注卻行蟈衍之屬　釋文蟈衍上羊忍反下如字爾雅云蟈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案此蟲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衍蚓衍音延今曲蟮也　臧氏琳曰說文蟈側行者从虫員聲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爲注鳴非

蟹屬說文亦以蟹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賈疏引釋蟲作蟈衍今爾雅爲蟈衙陸云本又作蜛皆說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蚓蟈或从引與劉昌宗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蚓誤倒也以爲曲蟮亦非說文蟺夗蟺也从虫亶此即曲蟮與蟈衍異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蟈蜛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蜬蠕趙魏之閒或謂蛄蚻北燕謂之蚰蜒以翼鳴者太平御覽引孫炎注翼在甲裏案次發聲同古人多通用故爾雅作蛂周禮注又作發據說文則蛹爲正字蛂發並聲近假借字胸鳴者注脰鳴讀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腑鳴榮原屬　釋文胷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蚻疑誤也蝑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蚻疑誤也　戴氏補注鳴千本作骨云敝屁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蝑也沈云作胃爲得　疏馬融以爲胃鳴千寶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不如作胃鳴也　臧氏琳曰說文虫部蟬以旁鳴者从虫單聲蚻蝑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蛩蛩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此三蟲與鄭同又蜻蜻蜻蜻詹諸以脰鳴者从虫衆聲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黿鼉蝹諸在水者黿而周禮蠃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黿爲蠃此一蟲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蜴从虫兀聲虺榮虺虺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蝹大龜也以胃鳴者从虫鼀聲此二蟲與鄭不同鄭以胃鳴爲榮原屬故以注鳴若當胃鳴而別以精列爲注鳴然說文六

鳴蟲不數蜻蜓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以蠮螉蜂蠭爲蜻蜓亦不言以注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既以胃鳴爲靈蠃則必以注鳴爲虺榮矣

注翼鳴發皇屬　疏爾雅蛂蟟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蚻即此發皇也　臧氏琳曰說文虫部蚻自關而東謂之蟟蜛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蜬蠕趙魏之閒或謂蛄蚻北燕謂之蚰蜒以翼鳴者太平御覽引孫炎注翼在甲裏案次發聲同古人多通用故爾雅作蛂周禮注又作發據說文則蛹爲正字蛂發並聲近假借字許叔重云蛹蟟周禮注云發皇則此蟲名蚻一名蛹蟟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蚻疑誤也　戴氏補注據劉古本反　疏

舊讀頷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頷劉炫以爲於義無所取當爲頰頷音壹讀之於義爲允飛鵬案頷音壹正與古本反合說文云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又云頰面旁也頷禿也段氏引玉篇云頰者頰下也是其字可作頰據此則許君以頰爲鱗屬之面旁以頷爲鱗屬之頰下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二當爲三字之誤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韓詩說同則賈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注孟康曰眉上曰程氏瑤田曰王莽傳盱衡厲色注蔡邕傳揚衡仰笑注云衡眉目之閒也路史舜龍顏曰衡日衡者眉骨圜起也衡皆指眉言鄉衡者舉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故謂之鄉衡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大射儀注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張爾岐曰侯之廣狹取則於侯道之遠近每弓取二寸九十弓者十八尺七十弓者十四尺五十弓者十尺每侯之鵠又各取其侯三分之一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龍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　釋文縜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臧氏琳曰于貧尤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縜吳犬古犬兩反皆員聲字作縜

員聲字作絹儀禮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釋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此縜字作縜紐也从系員聲周禮曰縜寸則綱紐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縜作絹之證然說文云縜持綱紐也从系員聲周禮曰縜寸則綱紐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縜作絹爲省如麥稍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絹非也　戴氏補注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於今六尺一丈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縜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五采者正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

鷹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矟屬　故書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悁邑之悁悁謂撓也元謂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　彈說文引作僤云疾也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僤　程氏瑤田云爾雅蜎蠉注井中小蛣蠉赤蟲一名子孑據說文無右臂曰孑無左臂曰孑是蟲行水中恆屈曲的是橈象後鄭謂蜎亦掉者非也

凡爲爵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注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　程氏瑤田曰喪服傳苴絰大搹注云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說文

訓揭爲把揭圍九寸是把圍亦九寸也
炙諸牆注炙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謚　釋文炙音救　說文久下云从後炙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　惠氏古義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炙士喪禮云幦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爲炙是以蓋塞竈口此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爲古文炙爲今文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注營謂丈尺其大小　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本疏　詩築城伊減傳減成溝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

之城大小適與成倣大公諸侯小於天子之制飛鴻案此疏云天子當十二里以詩箋差之也　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

經涂九軌注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考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據此以輻內輻廣和之爲一尺三寸減入輿下者七寸出輿外者六寸也又注匠人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是於出輿外之六寸外再加綆數及金轄間共一寸所謂旁加七寸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

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宇文愷云三王之世夏取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繕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

譬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隋書

孔廣森曰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也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爲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遂爲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易之卦位乾爲金居西北巽爲木居東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爲仁西北爲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

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疏賈馬以爲九等階

四旁兩夾窗　孔廣森曰舊屬下窗字爲句者非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陽右个木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元堂右个金室北之前曰元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之四方各一堂兩个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

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室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孔廣森曰明堂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闕蓋西門也玄闕蓋北門也皆爲臺門故有階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

二十八尺以爲兩室實則室基居門基之半而門中兩楹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據下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云大扃牛鼎之扃身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廈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孔廣森曰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阿者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

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卽堂之四角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周書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

御覽

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又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在國之陽　樂記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詩斯干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　玉藻正義曰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云九堂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禘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禮記王藻正義引明堂位正義曰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魏書袁翻傳引至由此爲之止　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禘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禮記王藻正義引明堂位正義曰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魏書袁翻傳引至由此爲之止　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日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
周之明堂同矣隋書牛宏傳　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
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
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南齊書禮志
　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
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
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
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牛宏傳案宏云據
鄭元之說明夏室大於周堂依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　李謐明堂制度論
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
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

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
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
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又云明堂
王寢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
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
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
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
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此天子
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
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玉藻正義鄭荅趙商

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葬畢辟廱而已
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
也明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
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
　牛宏議曰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
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
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
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
焉禮闕蓋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隋書牛宏傳檀弓疏鄭注攷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
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
五室之屬如明堂　顏師古明堂議周書之敘明堂

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
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
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古文王居明堂之篇
帶以弓翣祠於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
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此等事皆合月令
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亦曰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
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舊唐書禮儀志　秦氏蕙田曰康成
注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
同制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

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然則鄭孔之意本以宗廟王寢明堂分爲三處其說甚明與蔡邕牽合爲一處不同　禮器王居鬷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者太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太寢東堂太寢南堂太寢西堂太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太室曰太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益順時布令曰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于洛誥者曰太室見於顧命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几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閭月則閭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五寢即五室　汪氏中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遶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太廟太室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堂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平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太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太廟路寢亦如之其別于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于洛誥者曰太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間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考文王廟也　阮氏明堂論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

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體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　案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明堂太學爲一袁準正論辨之詳矣至若言九室者本大戴禮盛德篇班固蔡邕應劭薛綜是也言五室者本攷工記康成是也自魏及隋袁翻賈思伯李謐封軌牛宏之徒皆遵攷工五室之制說詳本傳茲不具出又案近世金氏以攷工所稱爲路寢之明堂即據月令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而言汪氏以爲東都之明堂別爲一圖堂居中南向堂後爲太室太室之左右爲東西房東西房之左右爲東西夾堂之左右爲東西序東西序之左右爲東西堂

其說雖殊要皆謂在國中者阮氏則以爲近郊別建明堂以存古制祀五帝布時令朝諸侯非常典禮於此行之與鄭氏合

室中度以几　戴氏補注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與阮諶云几長五尺

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　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　漢讀攷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而舉之從鼎冂聲此以郊冂之冂爲聲讀如扃古熒切鼏蓋也从鼎一聲此以一下垂之一爲聲讀如幎莫狄切蟲部蠪从龍聲虎部虨讀如鼏皆鼎蓋之鼏非舉鼎之鼏也鼏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蓋作鼏作箇者故書作扃個个者今書也今本說文有鼏無鼏而鼏音莫狄切誤合二字爲一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

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正義鄭辨異義云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詩鴻雁發正義飛鵬案古周禮及左氏說與韓詩說異鄭君此注本古周禮說也戴氏補注門阿五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亦謂之闍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注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　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本疏　案此則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者唯上公耳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注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

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　疑義舉要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鄙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隨其地勢　戴氏補注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鄙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鄙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澮縱川橫南畝而耕鄙縱橫遂溝洫澮川皆縱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田川制田與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澮命之洫二澮七也賈基謹案賈疏云井田之法鄙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下引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也賈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賈意蓋以鄙縱遂橫爲東畝以別於遂人注之南畝特

末明言之耳　程氏瑤田曰據遂人匠人二經文義及鄭賈二氏說則匠人遂長三夫與遂人遂長一夫不同也匠人溝長十井與遂人溝長十夫之長不同也匠人澮廣二尋深二尋與遂人澮廣二尋深二仞之深不同也匠人溝洫澮皆廣深相等而遂人則溝廣深各倍其澮遂人澮廣二尋深二仞匠人澮廣二尋深二尋遂人溝廣四尋深四仞匠人溝廣深各二尋遂人遂廣二尋深二仞匠人遂廣深各一尋遂人遂長十夫有洫匠人遂長十夫有溝遂人洫廣深各二尋匠人溝廣深各二尋遂人洫長百夫有澮匠人溝長百夫有洫遂人澮廣二尋深二仞匠人澮廣二尋深二尋遂人澮長千夫有澮匠人澮長千夫有洫遂人澮廣深各二尋匠人澮廣深各二尋遂人澮長千夫有澮匠人澮長千

漆欲測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惻隱之惻元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　案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渫取清絜之意因井深而行道之人爲之惻正惻其絜清也先鄭讀爲惻隱之惻者以此

冰析灂注大寒中復內之　疑義舉要下言冰析灂則睿環環者漆之圻鄭見輈人先鄭說似欲同江氏謂摯有下意近幹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灂文有定也後言合灂若背下故謂之摯非也疏云斲幹厚薄亦非手文合灂似對析灂者分析弓之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灂者有灂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灂者皆須分別者有有灂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灂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厚其帤則末堅薄其帤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帤讀爲橾有衣絮之絮帤謂弓中稗　漢讀攷衣絮之絮今本作絮釋文音女居反則絮乃絮之誤說文絮下引需有衣絮可證與釋文音人充反今經注釋文皆謂需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注不皆約纏之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帤侔猶均也　疏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今之弓猶然云不皆約謂不次比爲之疏數必侔約之多少須稀疏必均也　漢讀攷此注脫誤疑當云皆約纏縳之不相次也不皆約則弓弩侔侔猶均也飛鴻之翼若垂天之雲翼本也末亦也本末均也此注不誤纏之縳不相次也正釋不皆案段說非也

之處與與弓韜弓音發與網韜異文協句爾

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

筋三侔注侔猶等也　釋文侔本又作牟亦作柈紹基案筋

三件當與膠三鈎絲三鬱數稱文作牟牟是其證
今文杼爲杼說文作盂云盛飯器也禮記內則云敦牟巵匜牟即杼或从今文故作牟鄭云牟讀曰整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蓋本飲食之器以其形象土釜故得牟名陶人瓬實二鬴可以爲最故牟亦得爲量名也

漆三斛　說文木部斛量也周禮黍三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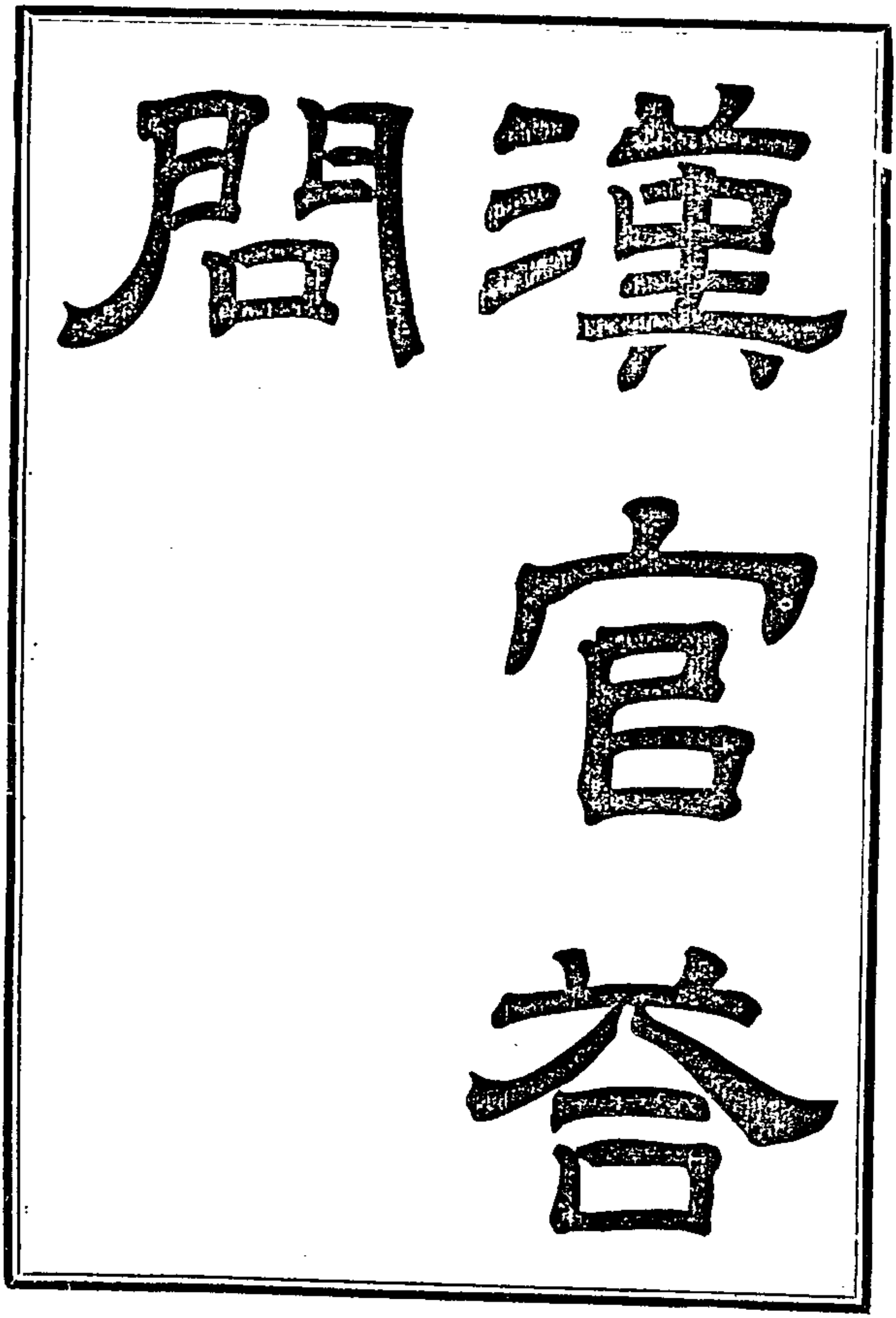
豐肉而短寬緩以柔若是者爲之危弓骨直以立忿鷙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

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　疏危弓則夾庾弱者爲言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爲安弱者爲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爲危柔緩者爲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右周禮補注六卷先贈公就養在京師所纂也先是著周禮四書互證四卷自敘曰以周官爲全書與豈獨司空無稽司寇或缺爲周禮去籍之明徵鄭之刀秦無廬官王孝王之封國其非周公之舊典可知然攷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謨然唐虞三代之遺意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朱子謂爲天理爛熟之書信矣學者限於資稟苦全經繁富難卒讀讀亦鮮有條貫者因取周禮中之與四書相發明者別而出之以四子書爲目證以周官經文其有一目而錯舉數事者則仍從周官之次使學者知義有統宗文雜不逸間亦取注疏之善者附之蘩其繁複取其菁英書既成就正於凌仲子師師見而韙之曰此書雖爲新學辨惑抑亦治周禮者之一助也余用是滋愧已先贈公自敘之辭如此基固請付梓弗之許洎入都後始輯補注每有所見輒錄於書之眉積久成若干卷歲癸卯欲出以付梓而疾已革矣痛哉基服闋後繕寫定本屬吾友湮邑包君孟開道州何君子貞平定張君碩洲校之既畢基復校字撫茲手澤彌增風木之悲溯厥心源直接禮堂之緒用付剞劂昭示來茲男賢基謹識

右周禮補注六卷吾鄉呂雲里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終後五載哲嗣鶴田給諫整理遺稿將授之梓屬余爲校正字畫余因得盡讀之竊以漢儒說經篤守師法而依類引申踵事之增往往後掩其前周禮自戰國去籍已湮微暨秦劉滅官失其守雖出屋壁古訓古言太學博士鮮能通曉故西漢之世傳授不絕如綫自賈達鄭興而抵之先生此書大指以鄭氏爲宗而取矛刺盾即以鄭氏說校正鄭氏之誤其自馬融許慎干寶下逮近儒經說凡義涉周禮可與互相發明者亦詳錄以爲鄭氏參輔修廢起敝補其缺遺鄭氏所以爲千古儒宗此書之作固鄭氏之志也與先生爲凌仲子先生高弟仲子又爲仲子卒未竟其所發明者已多先生推而廣之斯又爲仲子之業也余與給諫爲舊交庚子辛丑以計偕羈留都中每貫結五采玉琫注云琫刺取者皆言昔所就正未敢冀其有當而先生厠之名儒之末則又赧然自慚然先生之與人爲善固後生小子之所聞風興起而不敢自怠者校錄既畢爰書此以志欽向非敢云序先生書也道光丁未中秋後三日通家子包愼言謹跋

問焉然攷鄭氏所注諸經禮爲先詩書最後而先後恆自相違背如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琫注云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而詩箋於曹風之其弁伊騏破騏爲璂云以玉爲之則與綦結之訓異矣天官小宰六屬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儒之末則又赧然自慚然先生之與人爲善固後生小子之所聞風興起而不敢自怠者校錄既畢爰書此以志欽向非敢云序先生書也道光丁未中秋後三日通家子包愼言謹跋



漢官答問卷一

門人柯有倓沈榮清讀漢書苦百官表簡畧未能明也纂此告之姊於是輯成二年六月二日成於九月五日新會陳樹鏞識

丞相

丞相高祖初名丞相十一年名相國孝惠復名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初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綠綬秩萬石月奉三百五十斛穀 表 錢六萬 成帝紀江○案洗官之事有錢有錢

百官表 秦有左右丞相高祖置一丞相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一丞相 表○錢氏三史拾遺云事歷云同漢初襲信爲左丞相時參以假左丞相定魏辨以右丞相候勃而遷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皆空名不居其職故表不載愚按如此則漢爲相亦有左右相特空名不居職故史不載之耳又攷朱博傳成帝綏和二年詔以丞相分職相長史爲府以待天下遷方之遷云云則武帝亦欲置左右丞相分職相長史爲府以待天下遷方耳 掌丞天子佐理萬機 表 用人行政無所不統有事天子下其章於丞相則丞相治之下於御史大夫則御史治之 朱博傳上書曰丞相

下御史中丞 二千石官則言其人於天子而用之 公孫宏賈捐之傳西千言漢語使爲右內史 六百石以下則丞相專除用之 二千石屬官則二千石言於丞相而用之 張湯傳湯爲御治官於太府而用之職在傳謝 丞相不得常見大臣有罪遣吏按之不待奏請 王衡傳丞相奏除湯不正身以先下謁坐免又丞相御史奏湯與博士弟子通姦不道此謂奏請者然據夫博曰約請按夫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或先斬之而後聞 申屠嘉傳嘉爲丞相召鄧通至令史行頓欠悔不先斬鄧錯是丞相可以擅誅大臣也然致禽祖紀令郎中有謀殺乘輿者族錯以上謂錯列於九卿矣嘉但不能假借之罪丞相執法誅之天子不得而罪之也如張湯傳湯治淮南王獄上欲下吏治湯湯謝曰丞相長史安知之丞相陳之法也大夫奈何擅止之是其比也 丞相不得常見天子天子五日一朝若有政事丞相具奏以聞臨引見之 約于定國傳 天子不親政則丞相代天子專決焉 衛綰傳綰爲丞相景帝崩武帝立延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事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管理之而君不申代笠 歲舉賢樸淳厚有行之士 元帝紀永光元年詔 刺史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一科能治劇一科各一人詣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冠小冠滿歲爲眞以次遷奉引則大冠 汲黯傳 郡國斷獄不如法則赴愬於丞相 薛宣傳爲馮翊郡縣訟者遝仆 丞相遣掾史按之 朔方遂仆傳 郡國有盜賊則與御史大夫遣掾史往施政於郡國則與御史大夫遣掾史逐捕 薛宣傳 行事 循方遂傳丞相承制與天子事引共遣按行事決去鴻隙陂水 天子怒大怨則爲天子引車 韓安國傳行丞相事引漢官儀天子盛大儀丞相奉引 每歲郡使承國使長史上計簿丞相使主計吏領之 張蒼傳蒼計相兼何令若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書言蒼何時罷若以列侯領之其後則使丞相史領之 課其殿最而奏賞罰焉 內官傳 上計事竟丞史歸丞相出坐庭上親問民疾苦戒勅而遣之 後漢郡縣百官表注引決錄注曰上計郡竟君侯自口問百姓所疾苦訐鑒掾史一人大書者懸著壁前口記所言以備下考使無前後承長吏顧指長吏隨在前割治擊決還語縣得其中制詔墨百姓困於急法殘賊擊搏長吏顧指長吏隨在前割治擊決還語縣得其中制詔墨百姓困於

承相長史秩千石（案吏之長職無不監介幀進賢冠朱衣銅印黃綬 通典卷二十一 佐承相舉不法 張湯傳三長史使吏捕案張湯 物故則廷尉正監守 漢儀 多以故二千石吏爲之 續漢志以故九卿決 田仁傳管叙長史權之重可知 長史二人 張湯傳二長史注云長吏兩人今云三者蓋以守丞員也 故謂承相 然則故二千石承相置其人則使之守長史不復限制也

承相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爲之綠衣秉劾正月 昭紀注引漢儀 承相史秩四百石少史三百石 昭帝紀注引漢儀注則云承相史四百石武帝又證少史四百石案昭紀注所引脫誤 屬二百石屬史百石 令史則斗食初置十五人武帝元狩六年更置史二十人少史八十人屬百人屬史百六十人 漢舊儀 分曹而治府事焉其東西曹則四百石史僚 續漢儀 東曹掾領郡國事出按事於郡國 漢舊儀云東曹九人出行州郡 武帝初設部刺史置元封以前但承相東曹掾行府中得領郡國事如內吏法 邊吏足也或出按事如掾方遣傳遣掾行事後乎定國傳云丞相案事之吏謂不足也 西曹掾領百官奏事 漢舊儀云西曹八人其五人往來白事 主府中吏之功罪進退 陳忠傳忠奏言丞相史西曹掾官奏事 主歷議之文曰西曹屬張遵漢名儀云百石屬不得白事當謝西 年省遂不復置 表下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表下武昭以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者車騎將軍或加或不加 袁盎鼂錯傳說 大司馬官屬可效者司直長史東曹掾西曹掾議曹史主簿 哀帝紀漢舊儀云 袁安傳安不爲主簿蓋主簿職治府中事不得預朝廷之政也

從史蓋治府外事 匡衡傳漢史之制戰則列兵營舍將張湯爲廷尉親入閭里不習事不署曹掾湯從史之北地視當數年間從史乃所史之下者給役於府外也

大車屬主丞相車 鄭崇傳

騎吏主騎從丞相 漢舊儀云主作令史斗食試中二十書佐補缺陳忠傳後人代作遂爲故事公府不按吏自主始 吏百石過丞相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 其任職者選博士郎中 當書考有百論乃斥 陳忠傳 舉秀才一人廉吏六人 漢舊儀

太尉大司馬

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 表上高祖五年太尉盧綰十一年以周勃爲之後官省孝惠六年復置後又省孝文元年復置後又省孝景三年復置 表下七年省 孝景紀 孝武元年復置 表下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表下武昭以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者車騎將軍或加或不加 袁盎鼂錯傳說 大司馬官屬可效者司直長史東曹掾西曹掾議曹史主簿 哀帝紀漢舊儀云 司直 見平帝紀漢舊儀云 武帝元狩五年置 長史秩比二千石 北堂書鈔引漢舊儀 東曹掾 掾屬傳有西曹 西曹掾 掾屬必有東曹矣 議曹 匡衡傳 史秩四百石 漢舊儀 護軍都尉 表云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屬大司馬前此司直哀帝更名司過軍帝更名護軍 主簿 杜鄴傳 朱博傳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武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

志節直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

號非有印綬官屬也成帝時何武請建三公官時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能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秩如丞相後二歲朱博爲大司空請復置御史大夫會大司馬票免以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爲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成帝綏和二年更名大司空哀帝三年復故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位上卿銀印青綬祿比丞相（表○按表注文引漢儀非也）月錢四萬（故帝紀注）掌副丞相（表）總領天下有政事與丞相議定而行焉丞相議則各爲駁議以待天子裁斷（于定國傳）凡臣下有罪則遣吏按問之（雋不疑傳）御史與丞相史共往逐捕（薛宣傳）施政於郡國則遣御史與丞相史往（孫寶傳）凡詔書先下御史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者以御史府在省中也）公府有奏則上御史寄轉達（薛宣傳）郡國奏事則上御史府在宮中不敢（漢官儀）無敢門署用梓板不髹色（同上）御史府謂之寺

又謂之憲臺（通典卷二十四）郡國上計吏至京師御史大夫見上計守丞長史於司馬門外以御史而在內丞史不可入也大夫勑面遣之（其被勑之文曰當詣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本宜無狀多不完百姓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方爲民興利除害務在以安之稱當詣郡國有茂材不顯著百姓莫民貧乏殊絕之異合成洗與往年對上兩令年益蹺洗與往年得無有墓盜大賊對上見錄百官志引漢舊儀）郡國舉孝廉則詔御史課試優者拜爲郎中（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舊儀）封皇子則御史大夫主其事（賈宇傳）御史大夫皆由九卿及前九卿拜（錢唳錢曰惟卜式以齊相延壽主發以太守基勝之罪忠以光祿大夫內首以太子太傅此六人史不言曾經九卿）拜於前殿延登受策來傳）中二千石贊左右中郎將授印綬（通典職官引漢舊儀）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禮之傳）其屬官則有丞中丞侍御史治書御史符璽御史繡衣御史主簿

御史大夫有兩丞（表）一曰御史丞（通典二十四）一曰御史中丞（表○後漢書周紆傳注引漢官儀云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則在殿中按此分別最明自然日中丞二人則非也日中丞在殿中故曰中丞他一在殿中則其不在者不得名中也蓋名御史丞耳中丞以在殿中故有權其名多見於史御史丞在府中其權遠不逮矣）

中丞初名中執法（高祖紀）後改中丞哀帝更名長史（表○大夫改司空則中丞改長史）掌蘭臺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舉幼孤章（表）詔書下郡守者先下中丞（高祖紀）總領州郡奏事課第刺史（續漢志）刺史二千石有功罪則舉奏而進退之（薛宣傳爲中丞舉奏刺史二千石所劾退稽延縣自分明）大朝會則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叔孫通傳）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重（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選御史高第補之（程百官志引漢官儀此東漢制也蓋本於西漢）郡守亦得舉其屬爲御史（酷吏傳）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續百官志引漢官儀）遷中丞（予定國傳）中大夫（晁錯傳）太中大夫（張湯傳）議郎（漢官儀）平遷縣令（續志注）無印綬

治書御史二人冠法冠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選御史高第補之（程百官志引漢官儀此東漢制也蓋本於西漢）宣帝幸宣室齋居以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起於此後因別置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銅印黃綬

符璽御史（周昌傳）銅印黃綬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指使者仗三輔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指使者仗三輔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指使者仗三輔盜賊督課郡國

后倉　孝元

監軍御史　胡建傳　使之監北軍者也

東曹掾　酈食其傳　西曹掾　百官表　東曹必有東曹矣　王莽　孔光傳　置東曹掾亦如丞相

太師太傅太保

太師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位在太傅上金印紫綬

太傅高后元年置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金印紫綬

太保平帝元始元年置位次太傅金印紫綬

三師皆月奉三百五十斛　後六輿服志　張湯傳　掌以善道無常職　百官志

將軍

大將軍漢初以來有之以之征伐事平則罷武帝時無事亦置蓋以之尊功臣然不

豫政事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位雖次丞相權則

在丞相上矣

車騎將軍漢初以來有之以之征伐文帝時薄昭爲之則非兵事也武帝時金日磾

以車騎將軍輔政自是之後加大司馬輔政者其權略如大將軍矣

大將軍車騎將軍官屬可攷者有長史從事中郎功曹軍司空軍司馬武庫令校尉

軍市令議曹史主簿或屬大將軍或屬車騎然大將軍與車騎將軍武昭以後多開

幕府柄國政其官屬當同特史文無證耳今統列之驃騎將軍疑亦同也

長史　霍光傳屬大將軍趙充國傳屬車騎將軍　張安世傳同見二將軍官屬之同也

從事中郎　馮將隆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番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陳故事證從事中郎與參謀議

功曹　龐參傳屬　大將軍

軍司空　杜延年傳屬大將軍馮奉世　傅軍司空令同馬前將軍

軍司馬　楊敞傳屬　大將軍

武庫令　杜欽傳屬　大將軍

校尉　霍光傳屬　大將軍

在丞相上矣

其餘諸將軍因事命名事已則罷無定員也如上將軍　李帝傳　游擊將軍　功臣表　將屯將軍　文帝紀　驍騎將軍　李廣傳　輕車將軍　李蔡傳　材官將軍　武帝紀　騎將軍　建帝紀　伏波將軍　文帝紀　戈船將軍　武帝紀　下瀨將軍　同上　橫海將軍　東粵傳　浮沮將軍　武帝紀　貳河將軍　同上　師將軍　李廣利傳　浚稽將軍　武帝紀　強弩將軍　同上　度遼將軍　昭帝紀　虎牙將軍　宣帝紀　蒲類將軍　郝連將軍破羌將軍　同上　護羌將軍　上特傳　揚威將軍　元帝紀　建威將軍　韓安國傳　步兵將軍　文帝紀　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通將軍　同上　復士將軍　文帝紀　是也

尚書

漢初以丞相總天下事尚書不過少府屬官治文書而已武帝時權稍重臣下章奏　張相傳　以之尊功臣而　張湯傳　上尚書尚書進於天子　觀史記三王世家可知　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與之議於是尚書爲親　用人行政　魏相丙吉傳　要之職武帝游宴後庭以尚書士人不得出入臥內乃設中書官以宦者爲之昭宣　霍光傳　以來乃有領尚書事臣下奏事爲二封領尚書先發副封不善不奏　魏相丙吉傳　領尚書者定於禁中丞相奉行而已　張安世傳　權遂歸領尚書霍氏敗後魏內爲相得舉　其職元帝時蕭望之等領尚書面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望之等皆爲所制則權又

爲光祿大夫受遺輔政領尚書事高永光元年免望之初元二年免堪亦二年免（之堪後又拜爲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同上）

元帝初元元年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事成帝即位不食死（侯爭傳）

成帝即位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薨（外戚傳）

張禹爲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元延元年薨（外戚傳）

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禹傳）

孔光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領尚書如故（孔光傳云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此時蓋不領尚書矣）

陽朔三年王音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永始二年薨（外戚傳）

永始間薛宣以故丞相爲列侯加特進給事中視尚書事領罷任政（薛宣傳）

永始二年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延元年薨（外戚傳）

元延元年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綏和元年免（外戚傳）

綏和元年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二年免（外戚傳）

哀帝即位師丹爲左將軍領尚書事後免（師丹傳）

建平元年傅喜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三年免（傅喜傳〇表云二年免疑傳有脫誤也）

二年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壽二年免（外戚傳）

元壽二年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給事中領尚書事三年自殺（董賢傳）

孝平即位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後篡漢（元后傳）

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令見史記三王世家（百官志家令掌廄見長）鋼印青綬（百官志引漢舊儀）初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曹

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上計事戶曹尚書主客曹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成帝紀注引漢舊儀）

尚書爲百官本（賈捐之傳）臣下奏事皆上尚書尚書上於天子（史記三王世家〇集解張晏曰凡四海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稱校者上書辭想陳事盡關通者也奏者上言辭者下官稱若以聞其中有所請若郭法劾案公府這御史臺卿及這諸者皆通者也表者上于臣某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死罪死罪左右下時日臣某官臣某甲上以聞向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陛大夫以下若言對揚章一曰關報奏曰可史表文尚書報所上云已奏如請事得是與論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而洪範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愚議異共合於上意者文報曰詔書藏於尚書（續漢志尚書大行奏這詔）凡制書皆稱璽封尚書令重封（後漢書鮑昱傳注引漢官儀）

尚書令主贊奏封下書僕射主封閉丞主報上書者兼領財用火燭食尹（北堂書鈔引漢舊儀〇案此與前所引漢舊儀異其合於

前揚雄劇秦美新天子之書一曰奏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書鈔引漢舊儀補爲之非御史二尺知者事之異名耳案書起軍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照令之屬是也凡制書有印璽

將下遠近者皆封尚書令印重封敕令照令（百官志三公書制皇受制書司祕印封發布下州郡書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皇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皇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已奏如詔本官下所當下亦曰詔戒書敕敕制史太守及三署令官皮紙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大臣有罪則尚書劾之（王章傳）天子責問大臣則尚書受辭（黃霸王尊傳）選第中二千石則使尚書定其高下（馬宮傳王尊傳）吏迫捕有功則上名尚書因錄用之（張敞傳）刺史奏事京師則見尚書（陳遵傳）尚書令朝會專席（北堂書鈔引漢舊儀）或以尚書令領九卿（何並傳鍾元以尚書令爲廷尉用事有能）選尚書以郎（張安世傳）博士高第（孔光傳）尚書以久次遷尚書遷僕射僕射遷令（孔光傳）有令史選書補之（說文序〇張安世傳以選書給事尚書）

成帝紀云建始四年能中書官官初置尚書員五人通典因之遂爲漢承秦置尚書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爲中書之職成帝能中書官官置尚書五人又云成帝去中書更以士人爲尚書（卷二十二）一似武帝時有中書撫尚書成帝時去中書乃置尚書又似成帝以前尚書即中書用閹人爲之成帝乃用士人攻史記三王世家有守尚書令丞之文司馬相如傳有尚書給筆札之語則武帝時已有尚書不得云成帝初置矣翟光傳云上書者輒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是

尚書與中書本二官不得介爲一矣霍光干昭宣之世領尚書張安世宣帝時領尚書與武昭宣元四朝尚書張敞干定國宣帝時平尚書蕭望之史高元帝時領尚書與武昭宣元四朝未嘗無尚書矣然猶可曰武帝更以閹人爲之故張安世武帝時爲尚書令賈捐之傳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賈捐之亦欲爲之則元帝時尚書非閹人不得云成帝時乃用士人明矣成帝紀注引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爲四曹成帝證五人有三公曹此甚分明蓋成帝罷中書而加一尚書非罷中書始置尚書也（劉向傳云石顯領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此元帝時不當有五人蓋四人之譌或並尚書令數之也然正是以證成帝紀及百官表初置五人之譌）然則漢初有尚書武帝有尚書又有中書中書是宦者尚書是士人昭宣元因之成帝乃罷中書獨有尚書尚書在省中鞫承相爲近天子故領尚書者奪承相權中書是宦者得出入臥內鞫尚書又近故宣帝使中書出取尚書章以奪霍氏權元帝時石顯以中書令而制領尚書之漸望之也然佞倖傳云望之以尚書爲百官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宜罷中書宦官漸望之傳云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乃用宦者非國舊制自欲更置士人一言尚書一言中書又似尚書即中書尚書章奏元帝之世至以中書令面幹尚書望之之意以爲尚書政事之本不可使宦者干預宜罷中書佞倖傳所載是也望之傳所云則誤矣中書前所未有武帝始置即以宦者爲之何得云武帝乃用宦者非舊制乎武帝之置中書以其可以出入臥內耳何得謂之爲政本乎佞倖傳言欲去中書可也去中書謂專用尚書也此言白欲更置士人夫中書本以宦者可出入後庭更用士人爲中書何爲乎觀此文知成帝紀及表所謂成帝初置尚書者班氏蓋以爲武帝以宦者爲中書成帝罷中書初置尚書而蕭望之當元帝時欲去中書宦者改用士人也誤矣幸有佞倖傳足以證望之傳之誤不然以爲出於望之之口無從辨之矣

太常

太常惠帝改曰奉常（史記叔孫通傳云孝惠帝即位通說帝以叢太常則前此已名奉常非也御覽設官部引漢官儀式云惠帝改太常爲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秩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銀印青綬龜紐其文曰章（選列侯思孝敬慎者居之（李賢百官志注所不引列侯表太常者以叔孫通爲奉常掌宗廟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喪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園廟（續百官志）歲舉孝廉（御覽引漢官儀）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至京師則詣太常對策太常定其高下奏天子而進退之（公孫宏傳國人推宏至太常對策太常定其高下奏天子而進退之）選舉不實則免（杜詩傳）有祭事則齋（初學記職官部引漢官儀）掌社稷郊祀事重職守故在九卿之首（御覽二百二十引漢官解詁）選子弟不以實不繕園陵犧牲多罪過（韋元成傳）入廟不恪四馬車駙至廟下則俛（同上）選子弟不以實不繕園陵犧牲不如令風發廟瓦夜鄧飲失火盜盜竊宗廟器物則免官祭祀酒酸不收赤側錢收行錢損縑大樂令鼓削僭論罪（表下）孔臧爲太常紀綱古訓禮賜如三公（孔光傳）

其屬官則有丞（續百官志）文學掌故主簿大樂以下十一令長及博士舊屬

丞一人秩千石（表）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其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續百官志）職奉宗廟典謚陵邑（韋元成傳）

贊禮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大子（續百官志注引漢官儀）

文學掌故（百官志注所引漢官儀同掌故六百石文學缺以本官掌故補之百官志注所引漢官儀同掌故不當六百石一也竟寧以前掌故不當六百石二也）以文學禮義爲官博士弟子射策乙科者補之（儒林傳）射甲科而對不如令者亦補之（儒林傳）武帝時公孫宏等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疋訓詞深厚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讜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此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據此則掌故秩不二百石以上及百石）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遂著爲功令（儒林傳）兒寬以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即此制也

主簿一人太常舊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通典職官）

最者以爲尚書史（謝承後漢書序）凡算皆掌之（律志）其屬有掌故

太卜令一人丞一人太初元年置（表）凡國有大事則使卜之而獻其兆（蔡邕傳勃亂時因奏太卜官雖父子異體如今大朝會講官班在殿中大學士之上即其例也）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司馬遷傳江引漢官儀）學僮誦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謝承後漢書序）凡算皆掌之（律志）其屬有掌故

均官長一人丞一人（表）掌山陵上室輪入官（表注）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掌治渠隄水門（表注）

每寢廟令一人丞一人（表）令秩六百石（續百官志）守廟案行掃除（續百官志）有廟郎（功臣表）有寢郎（韋玄成傳）

每園令一人丞一人（表）六百石（續志）給陵上祭祀事（選舉傳）有寢中郎（同上）有園郎（百官表序）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晉書荀勗傳）故事天子崩近臣皆隨園陵爲郎（金安上傳）後宮女皆置於園園棄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貢禹傳）園中各有寢便殿寢日四上食便殿歲四祠（韋元成傳）人臣奉使還而上前則以一太牢告於園廟（蘇武傳）諸陵縣初屬太常（表○相延年傳子敘并太常治諸陵縣屬太常以其職主奉先園故也）高后二年

秩長陵令二千石（高后紀）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

屬太宰令丞各一人太祝令丞各一人（表○注云五時在雍故置太宰以下）

五時各尉一人（表）

博士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

秩比六百石（表○殿百官志云本四百石宣帝增之）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後書朱浮傳注引漢官）

孝文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御覽引漢官儀）武帝制博士朝賀位次中郎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弟子稱門人（同上）掌通古今（表）國有疑事則承問（百官志）有大事則與中二千石會議（武帝紀令博士與二十石議奏死刑又江都易王傳淮川王傳）霍光廢昌邑王至乘輿博士之議爲斷則博士之重可知矣中世以後博士多加給事中入中朝備顧問稱爲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丹傳）

時出使絕域及使行風俗進良吏幼賓污鄙賢才錄冤獄（公孫宏以博士使匈奴平當以博士行流民幽州王吉傳郡舉中以博士使行風俗錄冤獄）其選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後漢楊仁傳注引漢官儀）取學通行修博學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爲高第（御覽引漢舊儀）時徵經明行修之士補之（後漢桓榮傳）或令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武帝紀陽朔二年詔○後漢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敕郡國上孝廉口生詔愛敬實奪爵通鑑前編引漢官儀敕郡國舉孝廉詔語後漢順帝紀永建六年詔公卿舉敦樸有行義能專經術者各一人）侯太傅（孔光傳）或選丞相司直（平當傳）宣帝時選博士通政事者出補郡國守相（龔勝之傳）

高帝孝惠之世博士蓋掌古今備議論而已未有專門傳經之業也文帝時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趙岐注孟子題辭）諸子傳說亦有立焉（劉歆傳）武帝能諸子立五經書則歐陽易則施孟梁丘孝經則長孫氏至孝宣增大小夏侯尚書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又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儒林傳）而專門經學大盛矣

武帝時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昭帝增百人宣帝倍之元帝時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永增三千人歲餘復故平帝時增元士得受業如弟子勿爲員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儒林傳）召至府而遣之（儒林傳）受業於博士歲課射得甲科策者爲郎乙科策爲太子舍人丙科策者爲文學掌故其射甲科策而對不如令者爲章故（儒林傳倉頡傳）太常籍奏有秀才異等以名聞其不事學者若下材不能通一藝能之（儒林傳）有父母

之喪與宰二年（哀帝紀○案此時大臣多不行三年禮而博士弟子獨與宰三年此直匿矣）

光祿勳

光祿勳初名郎中令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秩中二千石掌宮殿掖門戶（表）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百官志）歲以賈楼淳厚謙遜有行四科第郎官（元帝紀）歲都試郎羽林（張湯傳）統領從官（楊惲傳）府在宮中（高紀）門外施行馬以旌別之（御覽引漢舊儀）於九卿最爲親近（劉輔傳）稱爲宿衛近臣（楊惲傳）昭宣以來多以將軍兼之（張安世以右將軍光以大將軍及以衛尉將軍兼領尚書事皆以將軍）父爲光祿勳子爲中郎將亦不避也（張安世傳）

屬官有丞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

丞二人（表）多以博士議郎爲之（通典二十四卷）

大夫掌議論有中大夫太中大夫諫大夫無員多至數十人（表）

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表）奉錢月萬二千（百官志）廩食大官四時賞賜雜綵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疾病侍醫臨治（同上）與博士俱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御覽職官引漢官解詁）以明經絜行之儒爲之備顧問職進諫（張敞傳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入閣內）與大臣議論政事（漢官解詁）

出使絕域（張騫傳匈奴以北諸大夫使同叙）諸王薨則往遂嗣賜親喪事立嗣子（景帝紀）多被他官（馮奉世以水衡都尉兼侯合宗以中郎將奉）宣元以後愈爲清貴多居要地于定國張敞以光祿大夫光祿勳及受遺輔政乃改光祿大夫孔光以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張禹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中位次丞相張禹光祿勳（薛宣傳朱博傳）證以大夫則地位之尊崇親近可知矣漢官儀云光祿大夫不屬光祿勳周壎事似可信也光祿大夫選三輔（兒寬朱買臣傳）中郎將（張湯之傳）少府（蔡義傳）廷尉（朱博傳）出爲太守（都尉張敞傳）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表）備顧問議論政事出則使絕域（陸賈以太中大夫使南越）使行風俗（嚴助傳）列侯喪則往視喪事因立嗣子（景帝紀）以博士（賈誼傳）御史（張湯傳）選

諫大夫秩比八百石（表）奉錢月九千二百稟食大官（賈禹傳）選經明行修之儒爲之（劉向傳）以諫爲職（趙宣傳爲諫大夫以數爲諫刑之傳以諫爲職傳寫誤大夫居諫官數上書）以議郎（張湯傳）稍（劉輔傳）遷（何武王吉傳）至諫大夫（賈捐之傳）

宣帝時選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龔遂之傳或選司直（馮奉世傳選丞相同位）出爲刺史（蔡興宗傳）

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表下同）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

左右車郎將主車郎比千石

左右戶郎將主戶郎比千石

騎郎將主騎郎比千石

中郎比六百石

侍郎比四百石

車郎中比三百石

戶郎中比三百石

騎郎中比三百石

中郎將率諸中郎以衛宮考郎之功罪請而進退之（食其條從張釋之補論者其傳爲中郎將郎謂者右第通稱奏免罷黜其有行能者）天子出幸則從（乘輿都載中郎將從上車上林）時奉使絕域（倉武使何奴詞郎相如使邛笮）或出爲郡尉（食貨志中郎將調護西都尉）以郎久次者遷（衛青爲郎功次遷中郎將）五官左右中郎將曰三署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主執戟衛

宮（初學記職官引漢官儀）出充車騎（衛青官志）郎雖執戟之士然劉敬爲郎中數召見與之謀諸汲黯（通傳）願爲中郎將得出入禁闥拾遺左右東方朔爲中郎將（東方朔傳）臣得進言納忠者（杜欽傳欽品國玉章事駁宜言極諫汲黯見郎從官廣盡其意故起上林絕東方朔爲常侍郎在旁通諫）武帝時詞賦之士期門武帝建元三年置（武帝紀）武帝與侍中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則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東方朔傳）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掌執兵送從（樂書安傳）郎中衣皂衣（樂郎傳）有多居此官從遊侍宴受詔賦詩若後世翰林待詔之選矣（約枚皐傳）武帝時詞賦之士罪耐以上請（高帝紀）大朝會則夾陛（趙堯傳）天子行幸則從（者卿傳）奉使絕域（司馬遷傳）出爲酒北邊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

馬苑馬監（史六典十七引漢官儀）門戶尖閤則免（王孟傳）一執板不拜諸公卿無敬（通典職官引漢官儀）高材郎則選從經師講（梁鄒傳）又有常郎（劉向傳）外郎所謂散郎也（惠帝紀注）其選郎以二千石任子（成紀二千石謂事滿三歲得任同產子爲郎）技藝（衛青傳補以車騎郎）富貲（鹽鐵論貧富之間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孝著（孔光傳）六郡良家子（韓延壽傳）博士弟子射策甲科（儒林傳）獻賦上書獻策（鄒陽主父偃徐樂傳）罷孝廉（王吉傳）

京房○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云武帝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常侍郎次騶試拜爲郎中）或由羽林選（甘延壽傳）武帝時入財入羊入奴婢株送徒皆得爲郎（衛青傳）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長樂宮高帝所築惠帝時有增廣詳漢書注）或以後將軍兼之（衛青傳）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門屯衛兵（表）寺在宮內（表注）或

者爲之（東方朔傳主爵都尉期門注以北道侯也）其選則試弁（甘延壽傳云弁下搏也）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百官志）中郎將（表）選羽林爲郎選郎爲期門（甘延壽傳）

羽林武帝太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表）比三百石（續百官志）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表）羽林掌宿衛（續百官志）送從次期門（表）常選六郡良家子補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嚴下室中故號嚴郎（續百官志）補郎中（書延壽傳）出補三百石丞尉（續百官志）武帝取從軍死士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表）

衛尉

衛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元年復爲衛尉掌宮門屯衛（百官公卿表）以後將軍兼之（晁元傳）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長樂宮太后所居之宮武帝時始見長樂衛尉昭帝時有續詳續漢志王莽時有史丹上安定安樂安世東帝時有王譚嘉相宣以後長樂宮常置衛尉矣建章衛尉三年居其職者有內亂金安上皆宣帝朝臣也甘泉衛尉亦罷於初元三年而史不見置始立宮衛史亦未見維甘泉置尉者　又云宣帝紀元康元年置建章衛尉元帝紀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又漢書張敞云武帝時令廣武未央衛尉秩不滿爲長樂鄉侯有國無不誅宜帝時張安世以車騎將軍未央衛尉秩俸

屬官有丞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皆屬焉

衛尉丞一人秩 多以博士議郎爲之 通典職官卷二十二

公車司馬令一人 續古官志云令六百石案張輔之長論者僕射比千石不當轉六百石也後轉之以公車令拜中大夫中大夫比二千石又不當以六百石超遷也續百官志所記案東觀漢記與西京雜記 丞一人秩 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書及闕凡所徼召皆總領之 秩公 凡上書者待報於公車 朱買臣傳上書久上書見采者則待詔於公車以俟召見有奉 不報待詔公車 錄 東方朔傳上書上徹之令待詔公車奉錄未得省 諸出入殿門司馬門皆下不如令公車令劾 見文公臣一奏案疏二百四十此待詔公車之事也 之罰金四兩 張晏之傳注 朝臣有被劾者則移司馬門止其入 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出入 從官給事 元紀注云 宮司馬中皆有門籍又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元紀 司馬案籍而出入之 元紀注二 凡竹牒紀其年紀名字物色顯之高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除門籍者不得朝 晉奧傳 長安甘泉未央宮四面皆有司馬門丞 選曉諳知非法者爲之 續百官志 有大誰長領卒主門非常之人冠樊噲冠 約五行志注

衛士令一人丞三人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人 秩 掌率衛士宿衛宮有八屯屯有衛 候司馬一人每面二屯 元帝紀注C案八屯不過八司馬表云二十二人未解 有大朝會則衛士設兵張旅志 晉志 天子出幸則衛司馬先出置衛上奏辭 蓋寬饒傳 衛司馬見衛尉及各衛官皆拜不拜謁衛尉傳 長安甘泉未央宮四面皆有司馬門丞

不得私使衛司馬衛司馬出則詣宮府門上謁辭 蓋寬饒傳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輒答爲衛官卑候使直繡出寬饒以令非宮府門上辭衛尉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

凡二萬人 武帝紀 自郡縣至長安其往來錢用皆自給之 賈誼傳民顧役作輸送者自費而補中道減死罪一等錢用非縣官所給此 至京師 如淳注引胡廣說

隸衛士令衛候司馬徼循衛宮中 約元帝紀注 於周垣下爲區廬 裴注引胡廣說 各有分部 魏文帝令引漢官儀

夜漏起宮中宮門擊柝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徼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 北堂書鈔引漢官儀 諸門部各陳屯兵夾道其旁掌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續志

備火 注引胡廣說

衛士初到丞相到都門迎勞賜更士丞相月一行屯衛騎不以車 漢儀 五月五日則大酒饗衛士 續文獻通考引漢官儀 歲盡則上臨饗衛卒而罷之 蓋寬饒傳令短罷地節大盡罷屬明候行上幸德室視其缺食居處有病者身自臨問加致醫藥及歲盡交代上時以衛將軍領衛士 文帝紀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北軍張安世傳爲衛將軍領軍都尉宮衛府

旅賁令一人丞一人 蓋士衛士之驍勇者 案旅賁之職掌無致疑文子補兵志之說如此今從之

太僕

太僕秩中二千石掌輿馬 表 天子出乘御士屯衛簿用大駕則執馭 續百官志 天子有大駕

太僕丞二人 表

太僕令一人丞五人尉一人 表

未央令一人丞五人 表 主乘輿及廄諸馬 續百官志

家馬令一人丞五人尉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爲閑馬 表 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領 表注文如淳氏說王引之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僕屬官有未央廄令家馬令龍馬令駿馬令路軨令車府令閑駒廄長閑駒廄令牧師苑令騶令騶丞騶馬監長承華廄長承華廄令皆屬太僕漢舊儀云太僕屬官有六廄令丞未央廄令丞路軨令丞車府令丞龍馬廄令丞駿馬廄令丞閑駒廄令丞牧師苑令丞騶令丞騶馬監長丞承華廄令丞是也續漢志太僕屬官有六廄令丞無未央廄令丞及騶令丞騶馬監長丞承華廄令丞蓋脫漏耳

車府令一人丞一人 表 主乘輿路車 表注

路軨令一人丞一人武帝置 表 軨小馬相懷也 表注

騎馬令一人乘一人 表 主天子騎馬 續安傅注

駿馬令一人丞一人 表 傅介子 傅注

龍馬監長一人丞一人 表

閑駒監長一人丞一人 表

豪泉監長一人丞一人 表 豪泉廄在廄泉宮 表注

騶騶監長一人丞一人 表

承華監長一人丞一人 表

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一人丞三人表 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匹擇取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牲牲 馬六、典十七引 漢舊儀

漢制大廄未央掌天子法駕之馬路車掌天子小車之馬家馬掌天子私馬騎馬掌天子騎馬其餘駙騎諸廄則因事命名孝文時廄馬百餘匹中世以後乃萬匹 貢禹傳 又西北邊六郡皆有馬苑養馬凡三十萬匹初時天子不能具醋駟孝文時令民有車騎馬匹復卒三人景帝置苑馬 食貨志 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景紀 至武帝時而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 食貨志 乃征伐四夷馬大耗乏於是令民畜邊縣 注音蓄牧於邊縣 官假母馬三歲而歸及息十一用充入新秦中又令封君及三百石吏以上以差出牡馬 食貨志 臣匿馬面長安令坐死罪 酷吏傳 又籍吏民補車騎 武紀 天下有亭亭苗字馬歲課息 食貨志 又令官繒沒入奴婢分諸苑養馬 同上 而馬政大壞馬愈少矣武帝末年修馬政馬復繁息昭宣以來省馬口錢減廄馬省苑馬之詔數見蓋天下有事則急馬政以足兵無事則省養馬以恤民此漢馬政之大略也

廷尉

廷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秩中二千石表 掌邦國之刑辟表 平獄奏當所應 儀注 百官志 凡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續百官志 軍法亦掌焉 武帝紀元光六年詔軍以下廷尉便理正之 邊郡有房入則便史往案其失亡而論之凡獄廷尉奏其罪於天子天子報可遂行法 刺張湯傳 季秋後請獻上幸宜室齋居而決事 刑法志 承相不與聞 文帝問陳平決獄幾何平曰有主者決獄當問廷尉 天子有病然後承相代天子決獄 御覽引漢舊儀云承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逮而君不在職非天子不視政則丞相監理之而臨本中其免 庶民有罪則刑於其鄉官吏有罪則逮繫之長安廷尉定其罪而刑焉 刑法志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徵詣長安 郡國有獄則廷尉遣史往按之 志 冬月錄囚春月不行刑 儀注 立春則行鞫使者出凡有鞫者往訴焉 張敞傳 律令與禮儀藏於廷尉 志 分寸之尺引皆掌之 律志 廷尉有罪則使他官治 續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光祿勳劉邵廷尉 故縱死罪則棄市 昭紀 屬官有正監平掾史

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 成帝紀云罷上林詔獄注引漢舊儀云主治上林苑中宮館禽獸事

郡邸獄 宣紀注引漢舊儀云主天下郡國上計者

被庭秘獄 劉輔傳注

共工獄 劉輔傳注云治工也

若盧獄 王商傳

都船獄 王莽傳

都司空獄 賈捐之傳○北堂書鈔引漢舊儀司空主刑徒二千石屬宗正

居室獄 灌夫傳

保宮獄 李陵傳○按居室改名保宮不當兩收也

內官獄 東方朔傳

請室獄 袁盎傳

道官獄 張湯傳○按張湯傳注云漢舊儀獄二十六所道官繫囚則道官獄不當數之

水司空獄 伍被傳注上林石
水司空主囚徒官
暴室獄 宣紀注云掖
室宮人獄
今致得者七
太子家獄 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
見北堂書鈔引漢舊儀
東市獄 屬京兆尹御覽刑
法引漢西儀下同
西市獄 屬左
馬翊
寺互 表注引漢舊儀云寺互都船
又令治水官足寺互事有獄
中尉獄 案臨江王閼中尉府對簿郡都尉
中尉獄治案氏是中尉有獄也
中壁獄 劉向傳竇太后入弟北宮注引漢舊
儀云尉一人主上將建是中壘有獄也
別火獄 屬大鴻臚表注引漢
舊儀云主改火事

振綺堂藏書

五合聿册9反

大鴻臚

大鴻臚初名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秩中二千石表掌邦國之禮儀本史公禮術云余連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知繇人情而制禮依人材而施等級揚雄鴻臚箴云人有才能猥有級遷能授官各付故宜焉因何器數皆在斯傳之表注引應劭說大賓客掌禮叔孫通傳注引章昭說皇子封王贊授印綬諸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奏謚策誄景帝紀列侯之玫皆掌之表云列侯初嗣主將郡國上計亦屬焉續志四方歸義蠻夷及夷狄之封者皆主其事續志及續百官志臚欐衡規矩準繩以均平曲直齊一遠近作志屬官有丞及大行譯官別火郡邸文學治禮主客之屬

鴻臚丞一人秩千石表

大行令一人丞一人表初名行人武帝太初元年改表掌列侯之政列侯立嗣則掌之拿賢舉門人補賢令上將大行以元成爲後列侯薨及列侯傳初除之官奏謚策誄景帝紀譯官令一人丞一人表蓋主蠻夷之來道其言語者也典屬國有九譯令蠻夷初屬典屬國成帝改幷大鴻臚鴻臚有譯官蓋始此時矣

別火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置表主改火之事表注引漢舊儀有獄同上

郡邸長一人丞一人天下郡國皆置邸於京師故設長丞掌之初屬少府中屬中後屬大鴻臚表郡國上計者掌焉有獄宣帝紀注引漢舊儀云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文學秩百石治禮上平當傳爲治禮丞以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郎揚長

治禮丞高堂之平當皆爲治禮丞主齊祀儀資九賓如謁者兼鼎形貌續百官志觀書及漢儀注說

主客主胡客以郎爲之金安上傳上召拜安爲侍使主客注云主胡客屬大鴻臚

主簿屬六典卷十八

宗正

宗正高帝七年置續漢紀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秩中二千石掌親屬表序錄王國姻

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續百官志漢世宗室自王侯而外皆無官職與齊民同惟宗正著其屬籍而已其親者歲時朝請約百官志注及注宗正皆皇族爲之表下藏以諸王世譜差序秩第續百官志注引胡廣說平帝元始五年令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敎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敎令有宛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平帝紀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續百官志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東方朔傳注公主中府主金錢之屬

屬官有丞都司空內者

丞一人表

都司空令一人丞一人表主水及罪人表注宗室有罪則述治之伍被傳論中都官諸書漢太子及諸侯外戚大臣有罪亦繫焉竇嬰傳論繫司空有獄賈誼傳論之司公

都司空有左右佐貳傳

內官長一人丞一人表蓋主公主有獄東方朔傳昭平君殺主傅案內官獄分寸丈尺掌焉注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表景帝中六年置左右內官屬大內史記孝景紀

大司農

大司農初名治粟都尉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秩中二千石表掌錢穀傳司農主百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簿邊郡諸官諸調度者皆爲報給續百官志有兵役則轉穀往給之趙充國傳云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一歲食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續百官志國家征伐土木之事皆給其費食貨志出入之數丞相不與聞張平傳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供帳傳

屬官有丞及太倉以下七令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

大司農丞二人表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元封元年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貢貨志元始元年置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平帝紀

太倉令一人丞一人表受郡國漕續百官志故事漕山東粟四百萬斛於京師用卒六萬人耿壽昌諸羅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食貨志漕運所過縣則令長領之下式傳嫌疏爭介將伯注云爲縣令又使領漕量識在太倉律志屬倉令丞掌均輸令一人丞一人表桑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

但其儐毀乃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食貨志○又表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令輸其土地所錄平其所在時賈官更於他處賣之官有利也）始元六年賢良言願罷鹽鐵無與民爭利（昭帝紀）

均輸官在郡國可攷者

河東（黃綺傳爲河東均輸長）　千乘（地理志千乘郡有均輸官）

平準令一人丞一人表　武帝時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食貨志）

都內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藏錢（食貨志募民入粟縣官而受錢於都內注京師中藏者爲技本倉主粟都內主藏帝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是其證）

耤田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耕田（食貨志文帝用賈誼言始開耤田）　天子東耕之日親率三公九卿藏青幘

衣青衣載青旗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往出種堂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天子

舉耒三而已（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　尚夫下種（初學記引漢官儀）

幹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主均輸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酤酤也（表注）　初屬少府中屬主爵

鐵市長一人丞一人表

郡國諸倉長丞表　大司農耿壽昌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元帝時罷（食貨志）

郡國農監表

郡國都水表

鹽粟都尉武帝車官不常置（表　食貨志桑弘羊治榷酤時置）

漢代賦稅之大曰田賦曰算曰征商曰鹽鐵曰榷酒曰海租今攷其大畧錄於篇

高祖初定天下定田租十五而稅一（惠帝紀以惠帝所言知之）　中間屢孝惠卽位復十五而稅一（惠帝紀）

文帝用晁錯之言令民入粟邊郡拜爵各有差錯復言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

郡縣郡足支一歲以上可勿收租十二年除民租之半十三年盡除民租孝景

二年令田三十而稅一（食貨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昭帝紀）　蓋武帝時不

如律至此復之也自是終漢之世皆三十而稅一矣（田賦）　高祖四年初爲算賦令民

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高紀及注引漢儀注）　十二年令

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匿者有罪告者以半異之後得馬息除告緡令

（食貨志）　太初四年稅關出入者以給卒食（武帝紀○征商）

漢初山海之饒皆屬少府不領於大農（食貨志）　又多以封諸侯諸侯各擅其利而豪

富之民亦得專之武帝時屬大農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鑄鹽官爲牢盆孔僅又

使天下鬻作器敢私鑄鐵器鑿鹽鉄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官使屬

在所縣（食貨志）　宣帝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元帝初元元年罷鹽鐵官永光二年復

之（宣帝紀○鹽鐵）

鹽官之在郡國者三十五今據地理志錄之

河東郡安邑　太原郡晉陽　鉅鹿郡堂陽

南郡巫縣　北海郡都昌　壽光　勃海郡章武

東萊郡曲成　東牟　臨　昌陽　當利　千乘郡千乘

琅琊郡海曲　計斤　長廣　會稽郡海鹽

獨郡臨邛　巴郡朐忍

隴西郡西縣（程今本地理志不云有鹽官蓋江遠係校）

犍爲郡南安　益州郡連然
安定郡三水　北地郡弋居　上郡獨樂　龜茲
西河郡富昌　朔方郡沃壄　五原郡成宜
歷門郡樓煩　漁陽郡泉州　遼西郡海陽
遼東郡平郭　南海郡番禺　蒼梧郡高要

鐵官之在郡國者四十六今據地理志錄之

京兆尹鄠　左馮翊夏陽
宏農郡漁池　宜陽　河東郡安邑　平陽
太原郡大陵　潁川郡陽城　河內郡隆慮
河南郡　汝南郡西平　南陽郡宛
山陽郡　廬江郡皖　沛郡沛
魏郡武安　常山郡都鄉　涿郡
千乘郡千乘　濟南郡東平　歷城　泰山郡嬴
齊郡臨淄　東萊郡東牟　琅琊郡
東海郡下邳　胸　臨淮郡盱眙　漢中郡沔陽
蜀郡臨卬　犍爲郡武陽　南安　漁陽郡漁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郡平郭　中山國北平
膠東國郁秩　東平國　城陽國莒縣
魯國魯縣　楚國彭城　廣陵國

左扶風漆縣　雍

漢初民酤飲有禁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則罰金四兩（文帝紀注引）有愚智則賜酺（文帝即位）故大下賜民爵下一級女子百戶牛酒（惠帝紀）五日洗沐帝紀後元年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昭帝元始六年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權酤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食貨志）漢律禁私酤甚嚴雖大臣亦不得私酤也（初學記漢律入錢贖侯第案伏酤齊門閭而去○權酒）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食貨志○海租）

少府

少府秩中二千石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表）及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百官志）天子飲食居處出入宮中之事皆掌焉（御覽天子太官不以）領諸官者（表）或以後將軍兼（趙充國傳）多以經術爲之（儒林傳）非出食物悉屬者）得領少府（續漢志）授印章綬（漢官儀）少府省金（食貨志）正月朝會少府給賜（後漢書朱浮傳）所屬官事皆詣之此外尚多也　列侯至微（附庸少府省金（食貨志）正月朝會少府給賜（後漢書朱浮傳）時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少府錢日禁錢給天子私用（表）軍國之事不及也

屬官有丞及尚書以下十七官（百官志）尚書掌軍國文上林十池監（十七官表云十二）又中書謁者以下八官（百官志）中書謁者掌宮（凡八官表云七）

少府丞一人秩千石（表）

尚書令丞（續漢志）

符節令一人丞一人（表）爲符節臺掌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周禮掌節）符璽郎四人（符璽郎亦見漢官）

掌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百石掌其（續百官志）令千石位次御史中丞（續漢志注引應劭漢官儀）初以列侯貴之（史記呂后紀贊平侯通尚孝惠）其職之重可知矣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續漢志注引蔡質漢儀）

唐六典八曰漢官儀云天子有六璽皆白玉螭獸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光武帝紀注引）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璽書志林曰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晉書令于右僕射）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璽書志林曰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晉漢儀又云以皇帝行璽爲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璽外國事以天子之璽鬼神事以天子信璽皆以隨事所宜用之（初學記）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署有事及發外國兵用天子信璽封畀外國及徵召用天子行璽賜匈奴單于外國王書用天子之璽下竹使符徵召大事行州郡者用皇帝信璽諸下銅獸符發郡國兵用皇帝之璽封畀王公以下遣使就授皆用皇帝行璽若車駕行幸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以從天子之信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天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也

鎏光傳注天子之璽白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又漢舊儀皇帝璽以金銀縢組侍中負組從

唐六典八又云王符三十人漢文帝時與郡守竹使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銅主納長爲銅獸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各分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皆符合爲信

劉屈氂傳初漢節尚赤后太子反更爲黃旄加上

太醫令一人秩 承 日數無疑不止一人也主天子之醫藥天子皇后病則大臣監和藥 霍光傳 太常亦有太醫之官太常之醫蓋主國之醫事少府之屬則主宮中之疾病也

侍醫主侍天子之醫大臣有病亦使往治之 蕭文忠注 乳醫主視產乳 霍光傳注 後傳作女醫

大官令一人丞七人 秩 主天子之膳食 表注 歲不登則大官損膳 景帝紀

齋 雅去 伏日賜從官肉則具之 東方朔傳 天子從官 宣帝 及天子所優老臣 張禹傳 及待詔賈門者 李尋傳 皆共其食上食用黃金卸器 御覽引漢舊儀 有凌室以藏冰 成紀

食監凡天子之食皆主之大官關之而後行事 霍光傳注 大將出師則供其監之職觀此可知也

獻食丞 據揚雄注云上貢獻物 左丞主飲食 百官志下同

甘丞主膳具

果丞主果實 光武紀

漢官答問卷三 七 振綺堂叢書

海丞主海物 平帝紀注云主海稅案海丞與果丞同署果丞主果實則海丞當主海物不當主海稅也

湯官令一人丞一人 秩 主餅餌 表注 續志云 主酒屬大官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 表 主擇米 注

圃羞官之在郡國者令據地理志錄之

南海郡 交趾郡 蒼梧郡 鬱林

樂府令一人丞三人 綏和三年省 表 主郊樂之事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嗣南北郊

大樂鼓員六人

嘉至鼓員十人

鼙鼓員二人

騎吹鼓員三人

江南鼓員二人

淮南鼓員四人

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歌鼓員二十四人

楚嚴鼓員一人

梁皇鼓員四人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

茲邡鼓員三人

凡鼓十二員百二十人朝賀置酒陳殿下

外郊祭員十三人

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兼給事雅樂用四人

夜誦員五人

剛別拊員二人給盥德

主調篪員二人

漢官答問卷三 八 振綺堂叢書

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

鐘工磬工通工員各一人

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

竽工員三人成帝罷一人

琴工員五人成帝罷三人

柱工員二人成帝罷一人

繩絃工員六人成帝罷四人

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成帝罷六十一人

張瑟員八人成帝罷七人

安世樂鼓員二十人成帝罷十九人

沛吹鼓員十二人

族吹鼓員二十七人

陳吹鼓員十三人

商樂鼓員十四人
東海鼓員十六人
長樂鼓員十三人
縵樂鼓員十三人
凡鼓六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成帝時罷之
治竽員五人
楚鼓員五人常從皆三十人
常從象人四人
諸隨常從倡十六人
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
諸隨秦倡一人
雅大人員九人

漢官答問卷三

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
巴四會員十二人
銚四會員十二人
齊四會員十九人
案論員三人
齊謳員六人
竽瑟鍾磬員五人
凡一百六十八人皆鄭聲成帝時罷
師學百四十二人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成帝時罷
人屬樂府令丞成帝不好音即位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音者條奏別屬他官於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罷樂府官罷四百四十一人其三百八十八人改屬大樂

樂府游徼員
協律都尉　依倨侍中延年爲協律都尉二千石印綬
若盧令一人　表左右丞各一人　王吉傳爲若盧右丞有有必有左矣　主藏兵器郎中二十人主弩射　表注引如氏說有
獄丞治庫兵將相大臣　表注引漢儀注
發弩官之在郡國者令據地理志錄之
南郡
考工室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　表　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
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繖綬諸雜工　續百官志　有獄　續漢志
左弋令一人丞九人尉九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　表注云左弋地名　掌弋射　表注引漢儀注　主射鵰給祭祀　元帝紀初元二年詔　神爵元年發佽飛射士請金城　宣帝紀
居室令一人丞一人　表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表　有待詔　續漢志　有獄　續漢志
甘泉居室令一人丞五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昆臺　表　有鉤徒　續漢志
東織令一人丞一人河平元年省　表

漢官答問卷三

西織令一人丞一人河平元年更名織室　表　織室在未央宮三輔黃圖　主織作文繡郊廟之服　表注
令史　五行志
東園匠令一人丞一人　表　主陵內器物　表注
胞人長一人丞一人　表　主客蟲獸　表注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　表
均官長一人丞一人　表
上林十池監　表注云三輔黃圖上林中池上籍田所而此云上林注　續志引漢舊儀　元帝時有顯爲之幹尚書事權在領尚書上成帝改中書令漢初無之武帝游宴後庭置之以受尚書事掌詔誥答表機密之事出入奏事　北堂書鈔引漢舊儀
中書令漢初無之武帝游宴後庭置之以受尚書事掌詔誥答表機密之事出入奏事　元帝時有顯爲之幹尚書事權在領尚書上成帝改中謁者令　續漢志　無復有權矣
中謁者職蓋如謁者以閹人爲之居禁中漢時諸官名中者皆閹人也漢初以親信之臣爲之漸要以列侯居是職則非宦者矣　中謁者文名內　謁者見宣帝紀

表云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通典卷二十二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證令僕射原注不言謁者省文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爲之愚按中謁者之官武帝以前有之後數見於列傳而表不列其官班氏謂中謁者不宜受事立止之語指之當元帝之時正中書令用事而云中謁者不宜受事立止則非一官明矣然表有中書謁者而無中謁者何也司馬遷傳有顯傳賈指之傳數言中書令未嘗言中書謁者令杜氏謂之省文亦不可也何也武帝使閹人領尚書事則曰中尚書有謁者令可證杜氏謂之省文亦不可也何令則曰中尚書令省文曰中書令中尚書有謁者令可證杜氏謂之省文亦不可也何則足文曰中尚書謁者令不亦贅乎既有中謁者又設中書謁者不亦複乎證武帝之前有中謁者而中謁者何也司馬遷傳有顯傳賈指之傳數言中書令未嘗言中書謁者令杜氏謂之省文亦不可也何也武帝使閹人領尚書事則曰中尚書有謁者令可證杜氏謂之省文亦不可也何專僅敢爲中謁者令止行中謁者事不得干預尚書政非如表及杜氏所云也至杜氏謂成帝更以士人爲之此語尤非成紀指尚書而言非指中書也

黃門令一人丞一人表黃氏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鴻臚注有書工續漢志作待詔黃門者食大官衣御府得召見李奇傳天子忽法忽則黃門侍郎選諸郎給事黃門因曰黃門侍郎孔文子放妻侍郎給事黃門見晉語晉語韋昭注黃門門名晉公宮之門也後爲親近晉賢良黃門侍郎四百石續漢志注引漢官儀

黃門馬監主養馬金日磾傳

黃門狗監主養狗司馬相如傳有狗監

黃門倡監主倡東方朔列傳人主云者今黃門倡

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微車迎白示愼重續漢志作請室

以處非常文穎注○請室牢獄同也

中黃門宦者爲之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文選陸倕新漆銘引漢儀又初學記器物部引漢舊儀云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夜漏不盡五十四刻中黃門持兵三百人侍衛在寺門戶出則騶從夾乘輿車續漢志

黃門令先從僕射一人黃門令領黃門鼓吹日先從僕射領旄頭決雲旗居則

御府令一人丞一人主天子衣服表注典宮婢作中衣服及浣補之事續漢志

服官之在郡國者令據地理志錄之

陳留郡襄邑 齊郡臨淄

永巷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掖庭有僕射主掌後宮續漢志作永巷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掖庭令丞秩六百石掖庭居永巷南故曰永巷令掖庭注引漢舊儀女未御見知命於掖庭故曰掖庭令婦人有罪沒爲官婢則居焉續漢志作婦人有罪沒爲官婢則入掖庭注引漢舊儀或得詔掖庭爲倉頭掖庭注引漢舊儀已著籍者官婢與百官從事從入殿中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奴擇給書上續漢志作

內者令一人丞一人掌帷帳（續漢志引蔡質漢儀）
宦者令一人丞七人（續漢志）天子欲親其臣則令待詔宦者署（續漢志）
御帳御衣御府御食（孝武紀）
金官銅官陂官鄧官之在郡國者今據地理志附錄於此
金官
桂陽郡
銅官
丹陽郡
陂官
九江郡
鄧官
九江郡

執金吾

執金吾初名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表○續漢志功臣表通德侯衛山以執金吾是漢初本有此名但不知其職掌何所司）秩中二千石掌徼循京師表（續百官志）戒非常水火之事（續百官志）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爲表裏（續百官志）月三繞宮外主兵器（續百官志）糾京師豪強不法（酷吏傳郅都傳是時民樓居重車而都獨先發之行法不避貴戚故豪傑皆畏都都死後豪傑人人復出或此二傳可知中尉之職）捕有罪治大猾則使之（酷吏傳郅都傳使郅都捕治梁氏又趙王傳中尉汪引）有軍士（張釋之傳中郎騎及驅車士）緹騎三百人無秩比吏食奉（漢官儀）執金吾出建六百騎走六（北堂書鈔引漢官儀）與馬導從充滿道路（續百官志注）督捕姦盜則司馬都候屬焉（漢官儀）屬官有丞及候司馬千人中候等四令丞又式道候京輔都尉皆屬焉

執金吾丞二人秩千石表

候表

司馬表又名中司馬（李彤傳）

漢官答問卷四　一

千人表

中候令一人丞一人尉二人表

寺互令一人丞一人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表

式道左右中候候丞表凡三候丞車駕出還式道候持麾至宮門乃開（蔡質漢儀）

左右京輔都尉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表（主三輔兵）

漢官諸北軍南軍者衛尉掌之所以衛宮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尉掌徼巡京師是也何以是也北軍者中尉掌之內衛京師外備征伐百官表云中尉掌徼巡京師是也若已盡罷則中尉安得復有兵可發乎錢氏大昕之錢氏以北軍爲中壘校尉所掌故謂中尉專掌三輔兵不掌北軍不知百官公卿表云中尉掌游徼京師有丞候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則中尉不止掌左右京輔都尉可知矣其屬官之中壘寺互即北軍官也文獻通攷謂南軍屬衛尉北軍屬中尉其言不誤而以光祿勳所掌亦爲南軍則非也然文獻通攷載山齋易氏辨光祿勳非南軍之說甚詳將軍長安也若已盡罷則中尉安得復有兵可發乎錢氏又云三輔之兵中尉主之錢氏以北軍爲中壘校尉所掌故謂中尉專掌三輔兵不掌北軍不知百官公卿表云中尉掌游徼京師有丞候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可知矣其屬官之中壘寺互即北軍官也文獻通攷謂南軍屬衛尉北軍屬中尉其言不誤而以光祿勳所掌亦爲南軍則非也然文獻通攷載山齋易氏辨光祿勳非南軍之說甚詳而不能從之可謂無識矣（光祿勳所掌非南軍易氏之辨確是今不復辨）至於愈理初癸巳類稿有漢南北軍義一篇以南軍爲未央衛尉北軍爲長樂衛尉則大非也漢時以長樂宮爲東宮未央宮爲西宮灌夫傳所謂程李皆東西宮衛尉是也兩宮之名東西者以其一在東一在西也（皆以居處東朝太后居長樂宮則長樂宮爲東宮明甚）如愈氏之說則兩宮衛尉當名東軍西軍不當名南軍北軍東宮之衛曰北軍西宮之衛曰南軍何所取義乎其非一也諸呂欲爲亂則先據南北軍文帝欲自固則使宋昌領南北軍蓋文帝以前京師之兵止有此

漢官答問卷四　二

二軍得此二軍則兵權在手衆不敢動也攷蓋寬饒傳衛士不過數千人而高帝紀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講習射法課校令相及得數萬人中尉兵籍多於衛尉數倍如淳注引俞氏說則諸呂欲爲亂值據兩衛尉之兵太尉定亂亦值據兩衛尉之兵反證中尉數萬之衆而不問有是理耶其非二也且俞氏以長樂衛尉爲北軍攷戾太子傳言太子發長樂宮衛斬江充劉屈氂傳言太子使任安爲北軍兵安受節閉軍門不肯應太子是太子得長樂衛兵而不得北軍也如長樂衛即北軍則太子已發長樂衛何以又使任安發北軍乎其非三也俞氏又云張安世傳云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獨名北軍者夫既曰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則北軍之別於兩宮衛尉無可疑矣俞氏既知引此而仍不知北軍非長樂衛尉何耶其非四也至於俞氏武宣時有獨名北軍者一語甚不可解俞氏之意豈以張安世傳云兩宮衛尉城門北軍謂兩宮衛尉即名北軍耶此則俞氏之大誤也張安世爲衛將軍實統四軍兩宮衛尉二也城門三也北軍四也蓋京師重兵一人領之矣若張安世僅領兩宮衛北軍即兩宮衛之別名漢書惟言兩宮衛尉足矣何必贅北軍二字且城門兵者武帝固太子在外面設與兩宮衛不相涉兩宮衛可曰北軍豈城門兵亦可曰北軍耶其非五也百官公卿表云長樂衛尉不常置是北軍不常置矣何以北軍屢見於漢書而南軍僅一見高后時一見刑法志耶且宣帝紀云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初置衛北必宣帝之前屢言北軍抑又何耶其非六也南北軍制錢文子馬貴與鉤稽班史言之已詳然時有誤今辨明之如此俞理初之說最爲撫理故亦辨之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掌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秩二千石　漢舊儀

太子少傅

太子少傅以輔導爲職　表每朝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續漢儀　儀注

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　表

門大夫員五人秩六百石　表　注

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　表　注　如三署中郎　續百官志　又有中庶子　馬本世傳即文在　焉太子中庶子

洗馬員十六人　表　如謁者太子出則當迎前道威儀　歷代典二十三　引漢官儀之文

舍人　表　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續百官志　多以任子爲之

太子詹事

詹事掌太子家秩二千石　表

屬官有丞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　表

詹事丞一人　表

太子率更令一人　表　主庶子舍人更直宿職似光祿　續百官志

家令一人丞一人　表　主倉穀飲食職似少府　同上

太子僕長一人丞一人　表　主車馬秩如太僕　同上

太子中盾長一人丞一人　表　主周衛徼循　同上

太子衛率長一人丞一人　表　主門衛士　同上

太子廄厩長一人丞一人　表　主車馬　同上

皇太子稱家動作稱從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食四十縣曰湯沐邑庶子舍人五日

一移主率更長不會輒斥　約沃　蓋侯

皇后詹事大長秋

皇后詹事一人　表　位在大長秋上主中諸官　續百官志　成帝鴻嘉三年省并大長秋　表　既省則當皇后法駕出中謁者職更權兼詹事奉引訖罷　續百官志

屬官中長秋令一人丞一人宦者爲之　表

私府令一人丞一人　表　宦者爲之　表　主中藏幣帛諸物及衣被補浣諸者皆主之　續百官志

永巷令一人丞一人宦者爲之　表　主宮人　續百官志

倉廄長一人丞一人宦者爲之　表

尚祀長一人丞一人宦者爲之

中太僕一人秩二千石　續百官志　蓋主皇后車駕

中宮謁者令一人中宮謁者四人宦者主報中章　續百官志

大長秋初名將行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　戾太子傳未央宮門名長秋　或用中人或士大夫　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當謁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　續百官志　掌凡中宮之事成帝省詹

事周中宮諸官皆統之

皇后玉璽文與帝同金螭虎紐皇后食三十縣曰湯沐色（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漢官）

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繫三盆蠶示姿臣妾從桑生而皇后桑於苑中蠶至蠶者千萬以上謂以中羊家蠶神曰菀窳婦人寫氏公主凡二神若臣妾從桑還獻於觀觀皆賜從采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以作祭服皇帝得以作縷縫衣

皇后得以作助絮面己蠶官令丞（漢儀）皇后五日一上食食賜上左右酒肉留宿

明日平旦歸中宮（同上）皇帝聘后金萬斤（同上）立后太子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女子牛酒絹帛夫增秩（同上）

漢興因秦制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帝建始元年罷

當制姬好娙娥傛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

爵比諸侯王姬好視上卿比列侯婕妤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

射獵取禽獸無數皆其中隨從觀七十所又詔帝時使上林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

不滿五千能習弩射虎因收虎矢入口五錢至元帝時七十萬錢以給官擊匈奴

均輸令一人丞一人（表）

漢官答問卷四　五　掘綺堂叢書

上林令一人丞八人尉十三人（表）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獸送大官（續百官志）

上獵則掌其事（楊翁上林令箴曰）後三驅不可過差　有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成帝建始元年罷（成帝紀）

依云上林苑中昆明池鎬池孝者池取魚鼈給祠祀用魚鱉干枚餘給大官上林苑廣袤三百里百五十亭苑中養白鹿黃牛麋麈紀實客用麋干枚餘免無數依乘輿苑囿游獵射收得萬頭以上給大官又上林苑中大子過秋至

水衡都尉

水衡都尉秩二千石武帝元鼎二年（表）以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材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食貨志）平其稅入（表注）與上林禁苑共張官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張晏曰○按漢時多以大子所親之人爲水衡如淳注及戈船以孝元后同母兄爲水衡以親之是也）或以後將軍兼之（功臣表）

武帝時水衡置農官往往即鄗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食貨志）水衡錢爲天子私藏（宣紀注）孝元時水衡錢二十五萬萬（王嘉傳）

屬官有丞及上林等九令丞衡官等七長丞

水衡都尉丞五人（表）

上林令一人丞八人尉十三人（表）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獸送大官（續百官志）

上獵則掌其事（楊翁上林令箴曰）後三驅不可過差　有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成帝建始元年罷（成帝紀）

依云上林苑中昆明池鎬池孝者池取魚鼈給祠祀用魚鱉干枚餘給大官上林苑廣袤三百里百五十亭苑中養白鹿黃牛麋麈紀實客用麋干枚餘免無數依乘輿苑囿游獵射收得萬頭以上給大官又上林苑中大子過秋至

射獵取禽獸無數皆其中隨從觀七十所又詔帝時使上林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

不滿五千能習弩射虎因收虎矢入口五錢至元帝時七十萬錢以給官擊匈奴

均輸令一人丞一人（表）

漢官答問卷四　六　掘綺堂叢書

御羞令一人丞四人（表注云續漢志詳之御羞主御食物羞進也）初屬少府（續百官志御羞宜作膳羞膳羞也）

禁囿令一人丞一人尉二人（表）

輯濯令一人丞一人（表）主船官（表注）刺船郎爲黃頭郎（鄧通傳）

鍾官令一人丞一人（表）主鑄錢（表注）初屬少府（表）

漢興令民鑄榆莢錢孝文時更鑄四銖錢其文曰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武帝

時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

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

皆死後又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後又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

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官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貢禹傳諸鑄錢官皆盜更卒徒攻山取銅一歲十萬人以上

宮人擇宮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嫁乳母取宮婢（同上）

技巧令一人丞一人成帝元始二年省表

六廄令一人丞一人成帝元始二年省表顏師古云太僕有六廄宦而水衡又云六廄技巧是則技巧令丞自上林十廄鋼具數適有九者以技巧六廄者舉按顏意則以技巧六廄合爲一官故表云九官之徒給六廄者舉一則簿得八耳續法殆誤也

鞮鋼令一人丞一人表主鞮鋼之種類表注

衛官長一人丞一人初屬少府表

水司空長一人丞一人表有獄主囚徒佐被傳據爲上林中都官組獄書注上林水司空主囚徒官也

都水長一人丞三人表

農倉長一人丞一人表

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表○王海右二十四采銅民錢云都水官處處有之甘泉上林長是一官也衛都水是一官自衛宮以下凡六官長言七官誤按此條可證前說

將作大匠

將作大匠初名將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掌治宮室表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續百官志天子加恩大臣於其死則令將作爲之穿土張晏世傳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增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棺椁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裏設四通溪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陳車石外方立先開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冢臣續漢志注引決名議餘地爲園寺吏舍及百官寺舍

屬官有丞及石庫等四令丞

將作丞二人表

石庫令一人丞一人表

東園主章令一人丞一人表主大材以供東園大匠表主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木工表

左校令一人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丞一人主武匠以文石爲石椁丞以下屬見種樹部

前校令一人丞一人

後校令一人丞一人

中校令一人丞一人

漢初內史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二年更右內史爲京兆尹秩二千石表大子爲法爲則奉引史孝文記紀注與太常同典祭祀東方朔傳負課殿則免見嚴助傳更弱不勝任則免王尊傳

屬官有丞及長安市厨廄令丞都水鐵官兩長丞

京兆丞一人秩六百石表

長安市令一人丞一人表

長安厨令一人丞一人表主爲官食王褒傳長安厨給具注云長安有厨主爲官食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治渠隄水門表注太常大農少府水衡三輔皆有都水表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續百官志成帝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至哀帝罷之東六典時使朝臣領護之劉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將領護三輔都水馮奉世二十三時使朝臣領護之據大夫頭陽湖都水丞夫朝侍郎領護三輔都水

鐵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左馮翊

武帝改左內史爲左馮翊

屬官有丞及廩犧等令長丞

馮翊丞一人秩六百石 表

犧廩令一人丞一人尉一人 表 廩主倉穀犧主養牲皆所以供祭祀 表 注

左都水長一人丞一人 表

鐵官長一人丞一人 表

雲壁長一人丞一人 表

長安四市長一人丞一人 表

右扶風

漢初以主爵都尉屬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右內史地列侯更屬大鴻臚 表

屬官有丞及掌畜等令長丞

扶風丞一人秩六百石 表

掌畜令一人丞一人 表 掌畜牧 尹翁歸傳右扶風多有驚馬東方朔傳上徙馬右扶風益牧之所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 表

鐵官長一人丞一人 表

廄長一人丞一人 表

廐廚一人丞一人 表 五時在廐故有廚 表 注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郎官徒二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 表 元帝初元四年去節 表 C諸侯薨傳元帝報其司隸校尉時侍中許章以外屬奏注不奉法置吏私出入節欽收之章 驰去因得入宮自歸上於是收置節司隸去節自是始 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 表 自皇太子三公以下旁州郡無不統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儀注 諸非法 表 凡所刺舉廷尉處其法而行罰 袁宏後漢紀司隸校尉刺察無所迴避小大 陳湯傳司隸奏馮文死不葬強施宣傳爲司隸承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地道中宜出逐之使東歸止承相掾吏沒入車馬催歸 糾之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舊儀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屬四方又間巷百姓所勑奏衆多延尉處其法平用半不用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二千石前與司直并迎丞相 孔方進傳 每會後到先出 續書引漢官儀式 詣宣室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九卿下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進謁持板拜公議朝賀無敬名入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拜 同上 稱臣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二年始置城門屯兵八屯各有司馬千二城門候 表 注云門各有候廳堂之署本北東門候亦其比也 武帝征和二年始置城門屯兵 武帝紀太子亡後多以大臣領之 張安世傳以列侯上冠王位以列侯特置城門屯兵 至開幕府得舉吏 錢文子補兵記說外戚恩澤侯表傳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辟吏如將軍 有候以主開閉 然義還補校尉城門候 注主候時而開閉也 有承有司馬 表

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屯兵八屯各有司馬千二城門候 表 注云門各有候廳堂之署本北東門候亦其比也 武帝征和二年始置城門屯兵 武帝紀太子亡後多以大臣領之 張安世傳以列侯上冠王位以列侯特置城門屯兵 至開幕府得舉吏 錢文子補兵記說外戚恩澤侯表傳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辟吏如將軍 有候以主開閉 然義還補校尉城門候 注主候時而開閉也 有承有司馬 表

中壘校尉秩二千石掌北軍壁門內外掌西域武帝初置 表 尉一人主上書狀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增北軍尉以法治之 劉向傳注引漢舊儀揚雄傳上書遠溯北闕 有丞有司馬 表

屯騎校尉掌騎士秩二千石武帝初置有丞有司馬 表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武帝初置 表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武帝初置 表

虎賁校尉掌輕車秩比二千石有丞有司馬武帝初置 表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不常置 表

越騎校尉掌越騎 注如氏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 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 表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注長水胡名宣曲觀名胡騎之屯屬官而名曰如舊二十七記志南陵豐陽涇渭長水以近咸陽得比山川爲史記索隱云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秦滅六國取其騎以爲名長水水經注云長水出白鹿源今之滈後水是也 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武帝初置 表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武帝初置 表

虎賁校尉掌輕車秩比二千石有丞有司馬武帝初置 表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秩二千石有丞有司馬不常置 表

西域都護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 顏吉傳以衛司馬護 部監西南道通烏孫大宛諸國 都護傳注如淳曰漢官儀西域都護治烏壘城以西北道故號都護自此始 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 表

戊己校尉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六百石 表○日知錄二十七漢書古注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戊己四季寄王故名官也時有戊校尉亦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按戊己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屬四方又間巷百姓所勑奏衆多延尉處其法平用半不用已行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按部前後有節甲乙相伍戊己爲營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猶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二官耳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遣己校屯始 據前後漢書戊校皆屯後

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 後漢書光武紀引漢官儀

護烏桓校尉

護烏桓校尉孝武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置之擁節監領秩比二千石 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

諸校尉多以世臣子弟及貴戚爲之

奉車都尉

奉車都尉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表 出則奉車入侍左右 霍光傳 以親幸之臣爲之多

乘官 金城郡水 天子駕法駕則御 孝文紀注 如氏說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表 以親幸臣爲之多乘官 令日禪以光 秩大夫祿

加官

侍中加官 金安上傳金賜以右曹拜 侍中是侍中書於左右曹 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大官令至

決宮答問卷四

郎中無員功高者一人爲僕射 唐六典卷八引 得入禁中 表○續志引漢官儀云侍中員與中官俱此禁中武帝侍中表何親謀通由是侍中出禁外 有事久人單御出主奏事 故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 舉非法白請及出省戶休沐往來過直事 漢儀 選德備高德博學淵

識御古備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采劍 續百官志引統賀漢儀○又漢儀 從 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輿服志 掌乘輿服物 唐六典引 孔安國以備者

爲之 續百官志 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 續百官志引漢舊儀 或以爲非加官者 霍去病傳年十八爲侍中時未有此官也 皆以親幸之臣爲之 霍去病傳荀悅引漢舊儀 諸加官亦稱侍中 韓子信傳增少 左右曹亦加官所加與侍中同受尚書事 表 日上朝謁秩二千石 漢儀 天子欲親近

其臣則使爲之 張延壽杜延年傳武傳 得舉法按劾服如御史中丞 成紀注 文帝選賢者爲之參用宦者侍中左貂

中常侍加官所加與侍中同 表 文帝選賢者爲之 賈山傳

中常侍加官所加與侍中同得出入禁中 表 中常侍石貂冠武冠銀璫附蟬爲飾分掌乘輿服物 後漢書宋傳附六 輿服志引漢舊儀

散騎常侍加官所加與侍中同 表 持節夾乘輿車 史記袁盎傳 注引漢舊儀

給事中加官所加三公列將軍列侯九卿至大夫博士議郎郎中 表云給事中亦加官或大夫博士議郎錢陵儀漢書

之別稱後則凡給事內朝天子左右親近之人皆得有此稱突錢曉徵漢書拾遺云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或稱朝者其文不一惟劉輔傳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吏六百石爲外朝此注最分明蕭望之傳諸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許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傳注最分明蕭望之傳諸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許諸吏富平侯張

諫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 龔勝傳文有 司隸鮑宣 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龔勝得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注孟康曰中大夫谷永亦以給事中故得與朝者之列則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突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爲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幸慶忠皆以列將軍兼領光祿勳而楊惲爲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聞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爵徵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乘中外又至前後左右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燕僚加侍中給事者俱自托爲腹

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檢而得也

又云自侍中而下漢世所稱中朝官也亦謂內朝臣攷高祖時盧綰爲將軍常侍中孝惠時侍中皆嫣鞮以帶傅脂粉走漢初已有侍中武帝初嚴助朱買臣皆侍中貴幸用事始與聞朝政厥後衛青霍去病皆由侍中進而權勢出宰相右矣武帝時霍光韓增皆爲郎遷諸曹侍中宣帝時蘇武杜延年劉安民爲右曹張延壽爲左曹此左右曹之始官帝時楊惲爲諸吏光祿勳此諸吏之始（攷異曰傳同攷帝時已有諸吏宣帝）時張姁爲散騎中郎將張勃劉更生爲散騎諫大夫此散騎之始司馬相如以貲爲郎事景帝時爲武騎常侍則景帝時已有常侍武帝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諸龐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微行而東方朔亦爲常侍郎然其時未見中常侍之名（盧文弨曰案元成以後始有之元帝時有中常侍許嘉成帝時有中常侍龔）

閎成帝欲以劉歆爲中常侍大將軍王鳳以爲不可乃止哀帝時有中常侍王閎來宏等皆士人也後漢中常侍並以宦者爲之非西京舊制矣

爵

爵二十級一公士（注異於上爵）二上造（言有成命於上爵）三簪裊（注見組帶垂上）四不更（注言不服更爭之事）五大夫（注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九五大夫（注大夫之伴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注言爲衆列之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注更者主上調更卒）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注言主上爵之士）十七駟車庶長（注言乘駟馬之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爲徹〇按爲徹指秦制言思以爲遂亦必如此石渠）爵爲七伍年八十乃免（漢爲徹〇按爲徹指秦制言思以爲遂亦必如此石渠）級當少異於平民不爲異論時民爵一級於民無益也）上造已上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皆耐爲鬼薪白粲（孝惠紀）五大夫復一人（食貨志）七大夫與令亢禮（高帝紀）高祖時公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公大夫以下復其身及戶勿事（高帝紀）其後則不然也孝惠以後令民有爵得賣之朝廷亦令民買爵贖罪入粟買爵而爵貶突（孝惠紀民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法帝後元六年詔今受爵而欲移與者無所施移與爲令文帝時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人爲二千石大庶長成帝鴻嘉三年令民買爵得至庶長一級貴於萬錢也文帝時令入粟六百石得上造以一石粟四十錢計之則上造萬錢萬五千庶長二萬四千一級或半亦當萬二千案成帝時賣爵級千錢此則爲世之令不可以論孝惠時矣）

時公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公大夫以下復其身及戶勿事（高帝紀）其後則不然也孝惠以後令民有爵得賣之朝廷亦令民買爵贖罪入粟買爵而爵貶突（孝惠紀民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法帝後元六年詔今受爵而欲移與者無所施移與爲令文帝時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人爲二千石大庶長成帝鴻嘉三年令民買爵得至庶長一級貴於萬錢也文帝時令入粟六百石得上造以一石粟四十錢計之則上造萬五千庶長二萬四千一級或半亦當萬二千案成帝時賣爵級千錢此則爲世之令不可以論孝惠時矣）

關內侯食邑而撫國土有號（劉敬傳封建信侯）朝朔望（張湯之傳）

武帝元朔四年詔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爲凡值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著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凡十一級一曰造士二曰閑輿衛三曰良士四曰元戎五曰官首六曰秉鐸七曰千夫八曰樂卿九曰執戎十曰政戾庶長十一曰軍衛（陳湯引成律）

列侯

列侯金印紫綬（表）漢初功臣爲列侯剖符作誓丹書其民自置吏得賦斂錢（高紀十二年詔）文帝時詔列侯之國（文帝二年詔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郡至給輸費苦其民其令列侯之國及吏及諸所止者遣太子及諸大夫將）景帝中五三年省之（景帝紀地節三年列侯在國者入三年貢諸侯相在都平下）得治其國（宣帝紀地節三年列侯在國者入十三人此益下子侯之等者外戚）御史大夫後元二年省列侯之國（宣帝紀地節三年列侯在國者入十三人此益下子侯之等者外戚）

之諸侯有相有御史大夫（景紀中元三年元鼎初元）時尚詔列侯之國（文帝二年詔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郡至給輸費苦其民其令列侯之國及吏及諸所止者遣太子及諸大夫將）

列侯金印紫綬（表）漢初功臣爲列侯剖符作誓丹書其民自置吏得賦斂錢（高紀十二年詔）文帝時詔列侯之國（文帝二年詔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郡至給輸費苦其民其令列侯之國及吏及諸所止者遣太子及諸大夫將）景帝中五三年省御史大夫後元二年省列侯之國（宣帝紀地節三年列侯在國者入十三人此益下子侯之等者外戚）時尚詔列侯之國（文帝二年詔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郡至給輸費苦其民其令列侯之國及吏及諸所止者遣太子及諸大夫將）

此外如事國人過律不齊爲太常犧牲瘦爲太常衣冠道橋壞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不償人貢六月出入關車問出國界臨諸侯喪後葬過律買寒外禁物入上林盜鹿爲太常不繕園屋闌出入關爲太常酒酸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行馳道中挾詔書要公主馬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闌入甘泉上林受故官送貨予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恐猲取鬻以食償買使行人奉璽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不使人爲秋請乘印綬出國役增落行不請長信（以上功臣表）買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賈五百以上婢自贖爲民復署爲婢當歸人宅不與（以上過侯表）乘馬以入宗廟（景元成侯）皆非大罪亦皆削爵甚者亡論罪爲網太密矣

錢曉徵侯國攷

漢制列侯所食邑爲侯國西京侯者封戶有多少所食或盡一縣或止一鄉一亭皆以侯國稱之陳平封陽武之戶牖鄉公孫丞相封高成之平津鄉匡衡封僮之樂安鄉師丹封厚邱之中鄉何武封不其之汜鄉所食不過一鄉皆別於縣而自爲侯國恩有降殺秩無增卑也後漢始定爲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之差於是有侯而不

爲國者矣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後侯者班袭始著其地亦有不備者蓋疑而闕之或轉寫脫去也地理志載侯國皆據當時見存者著甲由之曲逆陳平所封清河之鄃樊布所封南陽之鄧霍去病所封汝南之定陵淸宇長所封丹陽之秣陵胡孰江都易王子所封魏郡之陰安濟北貞王子所封志皆不云侯國者其時國已除也攷哀平間侯國志皆不書王子侯表當鄉以下十一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以下三侯皆成帝綏和以後所封而志亦不之及然則志所書侯國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後人增加也志稱侯國二百四十一今數之止百九十有四予證以諸表各標其始封姓名又補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後之讀班史者庶有取焉

河東郡

騏侯

東郡

陽平王禁惠　失上

陳留郡

長羅當惠

潁川郡

成安郭忠　周承休侯延年

汝南郡

陽城劉德　安成王訢　宜春王訢　弋陽任宮　臨德光賢　押安昌侯馬　安陽王音

博陽內書　成陽趙臨

南陽郡

犨荷　博山孔光　安衆　長沙定王子井　春陵　長沙定王子買　新都王莽　紅陽王立　樂成王延壽　博望

許舜　復陽　長沙頃王子延年

南郡

高成　長沙頃王子梁長仕高城劾海亦作高城縣與長沙長壹志互注

江夏郡

鍾武　上泠侯子度

廬江郡

松茲　六安共王子祿

九江郡

當塗　魏不害　博鄉　六安繆王子安　山陽　王根

山陽郡

城都　高梁敬王子順　黃　梁敬王子延年　爰戚　趙王本九江郡成侯來卿作成都　中鄉　梁敬王子樂　梁敬王子遷　鄭　梁敬王子麗　緡鄉　梁敬王子就　栗鄉　東平思王子護　山鄉　梁荒王子孫　西陽　東平王子韋　皆表在濟南

沛郡

廣戚　楚孝王子劫　公邱　魯共王子順　敬邱　魯共王子敬封　淩　趙敬肅王子周舍　建成　黃新侯　建平　相延年表在齊涂　栗　趙敬肅王子樂　扶陽　梁敬王子賢　高梁　梁敬王子嬰　高柴　梁敬王子發　漂陽　梁敬王子欽志失注　平阿　王譚　東鄉　梁敬王子方志失注　臨都　梁敬王子末吳志失注　義成　甘延壽志

魏郡

即裴　趙敬肅王子遺表作鄔裴在東海　邯會　趙敬肅王子仁　平恩　許嘉　邯溝　趙敬王子偃　表作邯溝

鉅鹿郡

象氏　趙敬肅王子賀　新市　廣川繆王子青　安定　燕剌王子貫　歷鄉　廣川繆王子必勝　樂信　廣川繆王子嬰　武陶　廣川繆王子朝　柏鄉　趙哀王子貫　安

常山郡

桑中　趙頃王子順　封斯　趙敬肅王子劉偕　樂陽　趙頃王子說　平棘　更元　都鄉　趙頃王子成表在東海

清河郡

東陽　渦河綱王子宏　信鄉　渦河綱王子貴表作新鄉

涿郡

廣望　中山靖王子忠　州鄉　河間獻王子楚　樊輿　中山靖王子修　成　中山康王子嘉　良鄉　趙共王子安　利鄉　中山頃王子安表在常山　臨鄉　廣陽頃王子盛　益昌　廣陽頃王子褒　陽鄉　廣陽頃王子嬰　西鄉　廣陽頃王子容　阿武　河間獻王子像　高郭　河間獻王子告　新昌　燕剌王子嶷

勃海郡

定　齊孝王子通　參戶　河間獻王子免　柳　齊孝王子陽已　臨樂　中山靖王子光　脩市　渦河綱王子延　景成　河間獻王子嶷　章鄉　師圍表作章鄉　清陘　渦河綱王子綵

平原郡

平昌 王悪故邪清北武王子成 安平 梁省 樓虛 侯增 龍領 侯增 安 濟北貞王子樂表作安陽 安陸口陽應作陽虛也

千乘郡

平安 十四年安平侯坪此史記脫相 延 齊孝王 名臣表本作平安漢表誤也 被陽 齊孝王子燕 繁安 齊孝王子忠 延鄉 李慶忠 失注

濟南郡

朝陽 扈侯趙敬肅侯 猇 王子建 宜成 表倉表作宜 城在濟陰

泰山郡

柴 齊孝王子 嬴陽 魯共王子 富陽 東中思王子 桃山 城陽荒王子 桃鄉 東王思 城陽荒王子 式 建志失注

齊郡

廣 當川考王子 廣饒 當川靖王子 北鄉 當川考王子 平 當川考王子 廣 當川考王子 平望 當川考王子 的 當川慶王子 劇魁 當川慶王子 劇 當川靖王子 平 當川考王子 柳泉 膠東戴王子 樂望 膠東戴王子 饒 膠東王國名當是膠陸也 平城 膠東頃王子 密鄉 膠東頃王子林 羊石 膠東頃王子回 樂都 膠東頃王子卬 石鄉 膠東頃王子理 上鄉 膠東頃王子歆 新 膠東頃王子 徐鄉 膠東共王子炔 陽樂 膠東頃王子雅封 臨朐 當川懿王子奴表 牟平 齊孝王子 臨原 當川懿王子嘉表在臨乘 被 城陽頃王子錄 虛水 城陽頃王子禹 稻 齊孝王 泉虎 膠東康王子建 魏其 膠東康王子昌 益鄉 城陽荒王子宏 高鄉 城陽荒王子休 箕 城陽荒王子文 高廣 城陽荒王子勤 柔 城陽荒王子山封 即來 城陽荒王子定 麗 高密共王子陽封 武鄉 高密頃王子形相涉 伊鄉 城陽荒王子 參封 城陽荒王子剔 折泉 城陽荒王子根 根石 城陽荒王子闕 房山 城陽荒王子勇 慎鄉 表未見 臨安 膠東共王子剋 石山 城陽頃王子元 駟望 治濟北王子 安邱 高密頃王子偕 高陵 城陽共王子 良成 魯安王子臨 閻祺 魯安王子 南成 城陽共王子 山鄉 魯孝王子 建鄉 魯頃王子 容邱 魯安王子方山 東安 魯孝王子 建陽 魯孝王子 于鄉 淵水侯子 平曲 城陽厲王子定 都陽 城陽荒王子 陰平 楚孝王子 建陵 魯孝王子 昌虛 魯孝王子宏 都平 城陽荒王子 部鄉 魯頃王子 武陽 史丹 新陽 表作春山

漢官答問卷五

成 膠東康王子 成鄉 高密頃王子 膠陽 高密頃王子悼封膠東侯 膠東王國名當是膠陸也 以表作新城

東萊郡

平度 當川懿王子 臨朐 當川懿王子奴表 行志失注 牟平 齊孝王子 陽樂 膠東頃王子雅封 樂陽侯疑即此

琅琊郡

虛水 城陽頃王子禹 臨原 當川懿王子嘉表在臨乘 下注云臨原史記作臨原 被 城陽頃王子錄 封侯侯當即此 稻 齊孝王 泉虎 膠東康王子建 魏其 膠東康王子昌 益鄉 城陽荒王子宏 高鄉 城陽荒王子休 箕 城陽荒王子文 高廣 城陽荒王子勤 柔 城陽荒王子山封 侯當即此 即來 城陽荒王子定 麗 高密共王子陽封 武鄉 高密頃王子形相涉 伊鄉 城陽荒王子 參封 城陽荒王子剔 折泉 城陽荒王子根 根石 城陽荒王子闕 房山 城陽荒王子勇 慎鄉 表未見 臨安 膠東共王子剋 石山 城陽頃王子元 駟望 治濟北王子 安邱 高密頃王子偕 高陵 城陽共王子 良成 魯安王子臨 閻祺 魯安王子 南成 城陽共王子 山鄉 魯孝王子 建鄉 魯頃王子 容邱 魯安王子方山 東安 魯孝王子 建陽 魯孝王子 于鄉 淵水侯子 平曲 城陽厲王子定 都陽 城陽荒王子 陰平 楚孝王子 建陵 魯孝王子 昌虛 魯孝王子宏 都平 城陽荒王子 部鄉 魯頃王子 武陽 史丹 新陽 表作春山

臨淮郡

西平 王悪 開陵 戚姬 昌陽 泗水戾王子 廣平 廣陵孝王子宜 蘭陽 廣陵孝王子德 高平 王悪 時 樂陵 史高 當定源陵

豫章郡

海昏 昌邑哀王子 安平 長沙孝王子智

桂陽郡

陽山 長沙孝王子京 陰山 表未見

零陵郡

夫夷 長沙定王子 都梁 長沙定王子定 泉陵 長沙定王子賢

廣平國

南曲 清河綱王子 曲梁 平干頃王子 廣鄉 平干頃王子開表 平利 平干頃王子世表 平鄉 平干頃王子王 襄平 膠陸厲王子 敞 膠陸厲王子 平陸 清河懿王子 城鄉 平干頃王子開表 昌成 廣昌懿王子元 東昌 清河綱王子成

信都國

樂鄉 清河懿王子 平陸 清河懿王子 桃 廣川繆王子 西梁 廣川戴王子 昌鄉 膠東頃王子 以元鼎二年免 卑梁 高密頃王子邯 平邱 東平思王子頃 疑即泰山之梁

王

王高帝置金聖數綏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
翌卿都官如漢朝景帝屯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
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少府博士官大夫謂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
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
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表
從何武之請也見何武傳
使御史大夫廟立皇子 貳五 子傳 出拜於洛陽上東門外 百官 傳 王莽及初封之國大鴻臚奏
諡策誄冢遣光祿大夫弔祿賵親喪事因立嗣子 景帝 紀
非敎士不得從徵 貳五 子傳
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四百石以下自除 淮南厲 王傳
常以十月朝獻以其國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高祖 紀
春曰朝秋曰請 吳王 濞傳
天子祭宗廟王不佐祭則使使侍祠 孝景 紀

朝得從其國二千石 哀帝 紀
相高第入爲三輔 鄭宏 傳 宣帝時諸侯相在郡守上
他郡人來王國者皆有所主 淮南厲王所吏主者坐令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關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謁見及二名數自亡者內史治
王國人不得宿衛不得列九卿 彭宣 傳 然多不遵行 如內言以番 國人爲丞相 五年一朝 文三 王傳
刺史
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凡九條二歲更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
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
刺州幷置監察御史 通典職官十四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 哀
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 馬後朱博傳何武興復方進奏今部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失位次之序請職州牧奏可 元
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 馬後朱博傳何武興復方進奏今部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失位次之序請職州牧奏可
壽二年復爲牧 表 掌奉詔條察州 表 督察藩國 十七史商榷云此官以督察藩國爲事如遣五王傅者
王年罪又遣巡王賀按廢宣帝所
忌逮捕侍御皆按劾州刺史柯奏其罪 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 御史爲駕四封傳所到郡各遣
吏迎之界上 武帝紀注引漢儀注 效殿最 續百官志 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

琅琊　東海　臨淮　楚　廣陵　泗水
青州刺史屬六郡三國
平原　千乘　濟南　濟郡　北海　東萊　膠東　高密　菑川
荊州刺史屬六郡一國
南陽　南郡　江夏　桂陽　武陵　零陵　長沙
揚州刺史屬五郡一國
廬江　九江　會稽　丹陽　豫章　六安
益州刺史屬九郡
漢中　廣漢　蜀　巴　武都　犍爲　越巂　益州　牂柯
涼州刺史屬九郡　案漢志各郡不言屬涼州今依通典補之
隴西　金城　天水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安定　北地
幷州刺史屬九郡
太原　上黨　上郡　西河　朔方　五原　雲中　定襄　雁門
幽州刺史屬十郡一國
涿　勃海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東　遼西　元菟　樂浪　廣陽
交州刺史屬七郡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阯　日南　九眞

太守

太守初各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秩二千石印文曰章　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　後好當以在行所主縣勤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訊諸囚牢其罪法論　課殿最盡道吏上計　續志有奏上丞相御史以聞　武帝紀賦稅之入受而藏之用財物　專之不得奏請四時上月旦見錢簿於大司農　續志凡論殺囚必待奏請得報　然亦時得專殺有急　問屬縣令長職事則令　長有罪移檄責之令去更調守　續志有檄除令新除資指宣移書部責之有日效處指揮令　譯思之方調守解指撤印綬去調守者選入代解守職也　縣令繫簡不稱職則以令奏換縣　降直傳頻指當以考課功次稱遷未當治民驗不稱而衆邑縣小時在中易治合并置入都用事吏宜即以令奏貴與本縣　試材官騎士　續志或以都尉兼太守　吉甫傳　都守得以本郡人爲之　朱買臣傳　都守有異政而未遷擢者則加秩　設監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汝南諸王相有都守上祖真二千石太守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減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馬野王以大鴻臚秩爲上都太守　其不稱職而未退者則貶秩　黃霸守潁川以比二千石居官　遷郡守最課則東市　武紀天漢四年　都中被害十四以上則免　何武　殘賊免　王尊傳　其選舉或不實則貶秩　羅延年傳察孝記廉有缺　太守統一方之任生殺賞罰無所不統其體甚尊中世以後刺史權重而太守輕矣　今二千石雖縣史民慢易之或指其徵過增加殿罪貶於刺史同制減至上書章下前山陽已定輒令等疑橫更士奏曾從節死我以守相威權奏誅也　初拜入殿受策　嘉傳拜兩都太守皆入殿中受策接入殿中受策是常制減坐三公事則異數也　其便道之官者日即拜　文帝即拜魏尚爲雲中守　二千石朱兩旛　孝景六年定令見獨行傳　二萬戶以上爲郡小郡守邊大郡守　續志　高第入爲三輔其次則遷三河太守　吾丘壽王太守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多所以益富饒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　宗室不得與三河　訓欲惲爲河內太守大封同姓於關東惟三河宏農等數郡爲天子之地故三河不欲復使宗室典之也　太守或以縣令高第擢　王尊傳　或以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虜長史一人治民兵當行長史領道　都尉千人司馬候　續志　長史秩六百石　表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爲萬騎太守月奉二萬錢綏和元年省大郡萬騎員秩以二千石居　續志　邊郡有庫令丞一人秩六百石　表　總諸吏　王尊傳令府丞署吏有能分別白之朱博傳賊曹白白諸掾皆不出於是府丞諸閤掾乃見承業則承實掾之等特其長耳　功曹主府中吏之功罪　尹翁歸傳徙署行郡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翁歸部有豪強大姓不法所繫縣廷得其罪輒縣長吏編中橫吏有怨者　治豪強奸惡　酷吏傳立秩日署文吏部行縣入見敷曰當廉天氣取奸猾以順嚴霜之殺氣行誅罰之威振部中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孚文曰無其人孚文曰無其人孚

直符史 王莽傳直符史皆關下使來 守令事注若今官銜佐吏也

門卒騎吏 薛傳

郡吏皆選知名之士太守以禮聘請 孫寶傳爲京兆故吏候文不肯仕寶以恩禮請爲市衣 安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遂見如賓禮 故當時名流多爲掾吏其下者亦知自愛經師亦爲郡吏有爲吏而尚教授者 朱博傳門下掾故選老爵教授數百人 最近年酒掾楊氏者先自懸幼延年即收係 注引續漢志稱史得擅所部二千石爭史非 郡吏必太守薦舉乃得選擢其有茂異刺史召見褒顯 何武傳武爲部吏時事太守何潘潘卒之後潘大司農其兄子爲蓋江長史時武爲刺史奏事在郡舍兄子在長安潘爲具召武弟顯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遇下未肯省見顯等送欲過謝武武曰刺史職在進善過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醜迷乃當召見不可有私罔朝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屏坐中廬汪太守奉之 督郵功曹郡之極位 漢官 賊曹決曹皆後曹 蕭育傳注

武帝令天下郡國立學校官 文翁傳 學置經師一人 平帝紀 文學校官以教官諸生 張延壽傳 舉明經爲之 張禹傳 又以太常掌故調補 匡衡傳 文學有史 鄭崇傳

都尉

都尉初名郡尉武帝更名都尉比二千石元帝建昭三年令三輔大郡都尉秩二千石掌佐守典武甲卒 表

丞一人秩六百石 表

都尉雖佐太守典武亦得糾察郡之豪強督盜賊其豪者至擅誅殺 薛宣傳爲何內都尉至則滅其家復氏王溫舒傳爲河內都尉督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輒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白罪不法都有回遵之亦滅宣時以都尉兼行太守事 王傳

郡國民年二十三始傅選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一歲水處則習樓船都尉統之歲以八月太守與都尉令長丞會都試之習騎馳戰射行船課其殿最而賞罰之有事則率之征討平居則捕盜賊 高祖紀注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繩索以收執盜賊 漢儀注 遷都尉由縣令 儀制

邊郡置部尉千人司馬候 漢儀 天下之民皆值戍邊三日雖丞相之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而還於是往者四日當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戍邊蓋邊郡尉領之 約次記錯傳注

關都尉

關都尉主關凡出入皆以傳凡百貨之出入皆稅之以給卒食 終軍傳軍從濟南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糧問以此何官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文紀注如氏曰所行擔負持其一出入關者合之乃得過所謂傳也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景帝紀四年諸關復用傳出入稅關出入皆徵之

農部都尉

農部都尉武帝置於邊郡主屯田殖穀 續百官志

屬國都尉

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武帝置 續百官志

縣令長

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史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注云官名祿錢數百石計日而食一斗食者史月得八斛也一說斗食者該事不滿百石計一月故云斗食 是爲少吏 表○漢舊儀縣戶口滿萬滿六百石令多千石戶口不滿萬減四百石三百石長 掌治其縣 表 其縣當治者則令長領治而課其殿最 卜式傳爲成皋令調度便利 雋不疑傳爲京兆尹定國傳東海孝婦貶自經死 錄囚則長獄上於府以待論報 于定國傳東海太守行縣錄囚徒還至府 而繕鋤豪強時亦得專殺 王尊傳爲美陽令令騎更射殺不孝子何並傳爲長林令王莽傳令騎奴至寺門刺殺 持還部所刺還部亭下署曰敢持中王林師 建武詔自從更兵追林鄉林鄉因迫令殺自代日驛迫及詐殺亡命 投人捉來會使奴刺寺門疑長帝聞而遣之 令亦得奏事 原涉傳于游公數戒厲 守令條奏原涉罪惡 有材官騎士令長統之 表 踐八月率以赴太守都試 續漢志以九月郡試日斬課令 試其材官騎士是縣亦有之也 官寺鄉亭漏敗垣壞陁壞不治者 勝任先自劾 續百官志 殺不孝免 嚴延年傳縣長遣令高第選劇令 朱博傳以九月郡試日斬課令 引選新傳 殺不孝免 年傳縣長遣令高第選劇令 朱博傳 丞相

舉四科能治劇者遣劇令 漢儀

縣丞一人 表

尉大縣兩人小縣一人將屯九百人 漢官儀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 表五里一郵 漢官

亭長主亭民爲材官樓船年五十養老免就田里應令爲亭長 漢儀 亭有公舍 周禮遺人注者今亭有室矣 有城池 急就傳劉國來有第宅寄居郡亭數人以捍賊 漢官儀 遷都尉由縣令 儀制 射 漢官 亭有兩卒一亭 漢官

父老閉門一隶盜賊捕賊 高祖紀注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繩索以收執盜賊 漢官儀 有人民 後漢 封功 有獄 園吉詩曰詩言岸宜獄陸曰獄亭之繫囚舉 有人民 後漢 封功 有獄 園吉詩曰詩言岸宜獄陸曰獄亭之繫囚舉

亭長教化 表 里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鄉三老鄉有秩嗇夫主聽訟收賦稅 表 鄉一人 朱邑爲人面爲桐鄉嗇夫故知鄉一人也 雖微亦得行其教化 朱邑傳爲桐鄉嗇夫歲終平不言以愛利爲行未

游徼徼循禁盜賊 表 習設五兵 漢官儀

獄吏主獄事定有獄小吏斷治評決獄訟之事
市吏主市之政令收主租有差夫何貳相等輸有常數不入貳者以貨
里監門掌閉
以戶邑三老孝弟力田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立學官縣曰校校邑縣侯一人鄉曰庠聚曰序邑孝經師一
人
淡
官
答
問
卷
五
十
三
及門諸生來及詳校也余久閒君名甲辰始得此於朱君季誠今年始爲用入篋書
論翔實已足窺豹一斑矣惟守刊時校對未精徵引史籍亦多不依原文竟書刻於
及門爭問業面作故名爭問雖非精意之作然貫串匪芸籍序次整齊討
尋常處
弁志其崖略於此庶免月汗康年哉
石渠宮答問五卷番禺陳君駿初撰楊鏞字慶笙爲陳蘭甫先生高足弟子於倏益
中掌閒尤篤序惜生平述作多未成成又爲人持去遂多零落不可考此書爲
及門爭問雖非精意之作然貫串匪芸籍序次整齊討
論翔實已足窺豹一斑矣惟守刊時校對未精徵引史籍亦多不依原文竟書刻於
及門諸生來及詳校也余久閒君名甲辰始得此於朱君季誠今年始爲用入篋書
弁志其崖略於此庶免月汗康年哉

明制女官考

【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六尚並同尚宮掌導引中宮凡六局出納文籍皆印署之若徵辨于外則爲之請旨牒付內官監監受牒行移于外領司四）

司記（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掌宮內賜物簿書出入錄目審署加印然後授行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凡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品秩並同）

司言（司言二人典言二人女史二人掌宣傳啓奏凡令節外命婦朝賀中宮司言傳旨）

司簿（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六人掌宮人名籍及廩賜之事）

司閨（司閨六人典閨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閤管鍵之事）

【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事領司四）

香艷叢書　十一集

司籍（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圖書筆札几案之事）

司樂（司樂二人典樂二人掌樂二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

司賓（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朝見宴會賜賚之事）

司贊（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掌朝見宴會導引賛相之事）

彤史（彤史二人正六品掌宴見進御之序凡后妃寢妾御于君所彤史謹書其月月）

【尚服局】（尚服二人掌供服用采章之數領司四）

司寶（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

司衣（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衣服首飾之事）

司飾（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巾櫛膏沐之事）

司仗（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凡朝賀帥女官擎執儀仗）

【尚食局】（尚食二人掌膳羞品齊之數凡以飲食進御尚食先嘗之領司四）

司膳（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

香艷叢書　十一集

司醞（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酒醞醯飲之事）

司藥（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四人掌醫方藥物）

司饎（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女史四人掌廩餼薪炭之事）

【尚寢局】（掌寢二人掌天子之晏寢領司四）

司設（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四人掌牀帷茵席灑掃張設之事）

司輿（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輿輦徽扇之事）

司苑（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四人掌園圃種植花果）

司燈（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燭事）

【尚功局】（尚功二人掌督女紅之相課領司四）

司製（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四人掌衣服裁製縫紉之事）

司珍（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四人掌金玉寶貝）

司綵（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四人掌度支衣服飲食柴炭之事）

司計（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四人掌會計出納之事）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譏禁之事大事則奏聞女史四人記功過）

吳元年置內職六尚局。洪武五年定六局品秩。二十二年。授宮官勅。服勞多者。或五載六載。得歸于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願留者聽。見授職者。家給與祿。蓋與妃嬪判然不同也。二十七年。鑄六局印。二十八年。重定品秩。永樂以後。職移宮官。惟存尚寶數司而已。

客窓偶談

保定陳 儁藹公著

客有談先朝遺事者每慨魏璫告密禍流縉紳崇禎時厥衛依然餘風未殄彼以伺察爲工士君子遂以欺詐自處世道以壞運祚隨之匪細故也客世居都下頗憶其情狀爲我述之我分其例彙爲編以爲將來之戒云

東廠

一建置

按東廠置于永樂十八年庚子其衙門無設官主之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一人司屬隸役悉取給于錦衣衛故各員役陞轉皆在衛而太監乃司禮監堂上官秩最尊有去留而無陞轉成化十三年丁酉汪直用事立西廠十八年壬寅革惟東廠終明世不變

一職銜

掌廠者中貴也其銜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司禮監秉筆太監

有掌刑千戶一員以錦衣衛千戶充之有加指揮至都督者又理刑百戶一員或曰貼刑二人共坐理事

一衙體

其衙署一在東華門內曰內廠一在東華門外曰外廠外廠有監有店皆羈候犯人者刑官每日進外廠中貴不數進或下廠則自紫禁城內坐板而出板制如牀無足坐者直伸兩足下用繩兜二槓四人橫擡前有旗尉中官分隊引導出東華門舍板卽乘八座矣下廠理事用刑輒夾四拶四打不拘數盞廠衛大棍止二根先一腿後一腿如是者再便四夾矣夾棍內用拶墊之或二把或四把

一胥役

有掌班四名曰頭班二名二班二名其下有寫本幾名寫字幾名總名曰寫字房旗尉之入寫字房也寫本有缺以次補挨補至掌班陞百戶而止每入署尖帽青絹直身小縫黑靴

又管事房名數不拘其職掌未詳管事諸役尖帽青絹直身前而帷裳細摺後面兩耳直掇俗曰前君子後小人亦小縫黑靴又辦事房有十二郎以子丑寅

卯等字定名曰子字夥丑字夥云每夥二三十人各
役尖帽青絹襯褶其制上半直身式下半周圍細摺
亦小縩穿白皮靴每夥頭目一人曰檔頭而檔頭專
司緝察得近中貴其勢與刑官掌班等又各夥分數
人動刑名曰刑上亦甚克獰若恐嚇多貲遂得營充
檔頭計檔頭之費輒用千金外人泛稱曰夥長又或
輕之曰檔兒頭

一統攝

刑官錦衣衛職銜也魏璫時有加官保府臣者矣然

多出厰役故掌班檔頭輩多奴事中貴而外以勢焰
驕人

掌班司文移者也中貴輒假權于若輩中貴又有內
掌班亦中貴之小者充之外掌班與之交通刑官亦
憚之掌班與刑官敵體帖用卷弟通稱曰老親翁寫
本寫字諸役亦雁行平處

管事諸役見刑官亦稱老親翁自稱晚生

檔頭十二名亦同以其司緝察有權特為優禮
刑上及辦事諸役則稱刑官曰刑主爺而自當奴隸

矣

一營求

凡東厰之入也多賈豎及中官家廝養或市棍之猾
惡者以錦衣旗尉名色用二三百金賄東厰行文取
用撥某夥辦事或少年子弟多方營求入寫字房則
資級少優然初入甚清苦

一態度

明熹廟時上嘗賜東厰刑官過肩獅子服故錦衣千
百戶皆用獅補而東厰掌貼刑儀從尤喧赫遙望之

如監察御史至其顧盼瞻視則長鬚大腹醜態萬狀
各役皆無賴自恃為王之爪牙率睥睨縉紳靡所不
至至其裘馬翩翩與王孫貴遊爭勝檔兒頭乘壯馬
高騾二人前導一人背藍布衣包駝于市人皆目之
曰此東厰某太爺也京師太爺之稱下至乞丐自此
始

一羅織之法

每夥檔頭下有番子數人名曰幹事的都門有亡命
或縉紳家逆奴或部胥中仇讎又京師兵部窪菜市

口有拿訛頭光棍咸持人陰事或緡紳私札及外官乞得青目書或交際逼候禮一切筆跡可挾持者或某處言語可質証者皆密白于檔頭每一事檔頭先捐數十金予之事曰買起數檔頭得其事即同番役于所犯之家左右尋一廟宇空所名曰打樁檔頭設座番子直搶入所犯者家將犯者扭至檔頭前無原告無干証無牌票無官長亦無刑具硬問此人以所犯事其人以賄獻竟可無事少不遂非刑拷掠一日乾醡酒一日搬罾兒或以細竹鞭肋

無生理矣鎮撫司詳錦衣衛又檔頭等緝盜誣扳者率致死其痛楚十倍官刑又或賂重不飽則授意使誣扳每無可辨者以至鹽政等事皆受其魚肉然亦視掌廠者何如人掌廠者好事則禍及于家掌廠者安靜人受福無量矣崇禎時有齊公者任廠務遷者以學院書吏受賄事報公曰彼自有文官職掌我無與也遂寢○故事太祖按金木水火土製銅牌五面分給五城兵馬司背鐫勑旨曰時遇多事本官捧牌夜巡嚴拿干禁之人登時打死無論牌寄庫中久不用崇禎已巳兵馬司指揮管公嗣章保定人疾厭衛旗尉擾民無寧刻開庫請牌嚴緝之旗尉不敢履北城界民安堵時稱之

一差撥奏報之法

每月旦中貴將各衙辦事人製箚京中大小衙門及各城門每處差一人守定緝察名曰坐記若六部錦衣衛等處俱用檔頭開散衙門則用隨夥辦事者其

人至坐記之處本衙門胥吏恭敬饋遺各有差而番子亦有規矩錢每日衙門行某事胥吏抄一主語付之坐記者寫一小手摺用連七紙長可五六寸闊可三四寸面上寫一正字左側下書辦事某人開幅寫某日一件某衙門行某事如外邊小報名曰打事件事件到東華門雖丙夜司門者從門隙中立刻傳入頭刻到掌廠即時達至尊矣以故各衙門事體無論應奏聞與否纖細可聞于天子以至民間委曲瑣細之事無不畏打事件者衛之法亦如廠而事件止可

達掌衙上聞須具疏故勢不及厥違矣

厥役又有踏看差而衙無之如山海遵化薊密宣大等處明末皆設重兵厥則差一人前去緝事名曰踏看各役多得厚貲

一信物

厥衙旗尉自掌班至辦事各懸木牌大不滿二寸一面有火篆二字一面有守衙旗尉等字不記其詳即信牌類也各役珍重之名曰信物自掌班至各夥皆執尉也避嘉廟諱改曰旗尉

附中官進身

中官無室家以名下爲子孫凡中官之初入也朝廷有旨選淨身男子先差中官二人爲欽差行禮部奉旨檄五城兵馬司集淨身男子大約多北直人他處絕少定期起送至欽差前口詞二月二十二五字音不短舌面無麻癍者即入選選畢進東華門名曰進皇城內有橋曰皇恩橋謂從此即受皇恩也俗呼曰忘恩橋蓋中官必貧婁家子始閹既閹必爲人厭養之者蓋班之也報德以既進皇城得富貴必讐其養之者以怨故呼此橋爲忘恩橋亦近似淨身男子入朝各衙

門中官擇其姣好者任意拉去名曰拉名下名下猶其子也故大中官貴其名下亦貴

按中官之秩監有太有少有丞庫局有大使副使品級不尊後漸失其初意掌印者必秉筆或一人而掌數印掌司禮監印者名曰宗主督東廠者名曰督主二人者中官之領袖或宗與督合一人領之而內官御馬諸印皆事之大者必兼攝之遂富敵國權傾主矣司禮監有提督有南北司房管文書監官人數等名色別監局有總理管理提督等名色其官職悉不可考惟自秉筆至小火者皆月支白米四斗各有冬

衣靴料銀無低昂小火者品最下

錦衣衛

一官制

按錦衣衛職司鑾儀明太祖時不司刑名而校尉官衣與教坊樂工同式但花色小異耳後代仍之其官銜乃大可異衛秩三品耳而掌衛者率皆五府都督有加宮保者堂上官員數不拘一曰提督東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掌衛事某軍都督府某都督或左右

或同知僉事等進公署則曰下司房官南北訓以
崇禎末東司房駱上皆乘馬棕櫚
養性特賜肩輿
一曰提督巡捕西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某
官
一曰提督街道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某官
其餘則曰堂上簽書某官或七八人不等

一衙門

鎮撫司有南北二司南司管本衛官役俸糧掌司者
必堂上簽書其列銜者大率多文廕文廕者大臣有

百戶秩最清高亦稱南堂與掌衛官平處南北二司崇
等官內上自考試一員世楷堂藏板
論一列稱者陞用
北鎮撫司亦有起自文廕世職者然多由廠衛掌刑
陞轉見掌衛行半屬體而與廠檔頭往來用卷弟帖
平處俗稱曰府君蓋撫軍讓也司名鎮撫故云俗子
不解訛爲府君耳其威儀赫奕與堂上官等房貼紅
錢曰錦衣北堂東廠雖巍然不能庭辱縉紳每檔頭
打事件關縉紳者中官具疏題爲緝獲事奉旨下鎮
撫司問則鎮撫司逮縉紳于獄矣魏逆時楊左諸公
三事九列崇禎年黃公石齋官至宮端鎮撫司直路
堂上鞭笞堦下夾拶並施無異囚累聞者寒心其衙
門名曰詔獄打問畢仍送刑部擬罪然捶楚之下多
有死者讀魏學洢訴父冤書尚忍言哉
兩司有五所曰左右中前後每所十司曰班劍曰弩
旛曰戈戟又有馴象所又有上七所其役有將軍總旗小
旗校尉力士力軍其辦事東廠者惟總旗至力士可
入而力軍不得入將軍則選民間大漢充之其兒男
亦替校尉諸役亦係世襲勾補平人冒濫者充軍而

紙爲據蓋掌衛官帖下某所者也
北鎮撫司官由兵部推用崇禎時大司馬傅公宗
龍雲南人數推數奉駁旨一日有旨意官卽傳送
吏部朝中來白傅公曰今日有秉筆褚公傳旨意
官去面囑曰爾語爾部尚書鎮撫司須推某人諱其
名來上方不駁傅公大駭意其言之誣且有私也
卽令人械之曰若推某而不駁則已若仍駁爾罪
且死及推上果不駁傅公乃太息不已立釋旨意

官既而某欠褚公賄有敗盟意褚公怒俄有旨磔
其官下鎮撫司鞫問蓋崇禎皇帝固英察而中官
必有以中之是以國事可知也

一行事同異

錦衣衛東司房亦有三房十夥止以一二三四
名不用干支字樣寫字房不名掌班而曰掌房十夥
各有檔頭而行事大不及廠亦有掌貼刑官二員西
司房亦有辦事人而貼刑官最多蓋百戶借名者濫
稱曰理刑廳可發大噱

衛有奉差而廠無之外省大僚有事犯提問者旨下
錦衣衛差官二員旗尉二三十名前去提解而廠
役不及

一官役進身

錦衣衛出身有文廕世職科目功陞四行文廕者文
臣子孫也世職者文武世襲也二者最優科目但自
旗尉中武進士即授以千百戶見任管事功陞則自
廠衛三房名夥緝事有功即陞百戶市棍之雄者用
西司房理刑名色貼長紅鍍于黑掌扇獅補銀帶藍
鞓籠前導或又營求堂委巡緝某城漸擾民事矣其
有力者謀東司房掌貼刑謀東廠掌貼刑北司掌貼
刑北司費盈萬鑽剌中貴乃可得
勳胄戚畹自有應得爵階而其衆于初授指揮于百
戶者大率帶俸錦衣衛
中官監局等衙門名二十四衙門共印務皆司禮監
秉筆所掌故中官恩廕惟秉筆者能施及外家其名
日乞恩曰傳陞有千百戶指揮等官上至五府都督
若魏逆之子良卿且伯且侯且公矣

中官弟姪陞指揮等官不得在衛見任管事惟帶俸
而已惟有禮儀房一衙門中官秉筆者為提督中官
家子弟有官都指揮者亦呼為堂上官管禮儀房事
是亦錦衣之襍職也亦有掌班一人而無刑官等名
色按禮儀房俗呼曰奶子府朝廷用乳剌中官撒五
城兵馬司選民間有乳婦蓄養其中日給飲食取乳
以進
中官恩賜不及外家惟秉筆者及之蓋秉筆者近天
子得遂其私情也其餘欲榮其外家惟匠作官隸工

部曰文思院副使陞鴻臚寺序班亦帶俸不管事

陳僖曰厭衛之設朝廷之耳目也試觀其人爲何如人其行事爲何如事而可以耳目寄之乎究之上問與否惟視行賄之多寡則應聞者不必聞不應聞者多聞之乃害及緒紳擾及雞犬借朝廷耳目之名爲諸奸射利之藪天下事大可知矣嗟乎明之亡也豈盡在厭衛哉然而厭衛之害君子不忍道也

本朝改錦衣爲鑾儀緝捕如故順治四年春鑾儀使王鵬冲奏罷緝訪事司 法駕以內大臣領之改衙門爲二品長安中除一大病不然秦法偶語武氏告密豈盛世所宜有哉

有明一代自惠仁宣孝而外罕有令辟至寄耳目于厭衛則尤爲三百年通病莊烈手定逆案而其末路寵任奄人日甚雖欲不亡何可得乎譚公先生茲帙曲繪此輩情狀展讀之下令人不寒而慄或以爲禹鼎之鑄神奸或以爲吳道子之畫地獄變相是二者皆足以喻之癸巳冬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周官故書攷

天官冢宰第一

大宰　二曰嬪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　養原按古字多假借賓字即可讀爲嬪然九嬪諸職未嘗借賓爲嬪則字例不定故先鄭從故書作賓解爲賓客後鄭從今書作嬪解爲嬪婦釋名

親屬篇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元謂傅別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惠氏士奇禮說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辨猶別也合符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傅之爲一如符節然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即白虎通之辨名記　養原按言符則合在其中宋鄭大夫讀是。互詳秋官士師

六曰廉辨

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疏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

七事者

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段補或字爲七事

庖人　賓客之禽獻

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　養原按獻爲字之誤古文即故書也故書用古文今書則改爲隸故鄭君特著此語以見例

何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燔蕭合馨香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段氏曰許叔重西部有茜字云禮祭

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茜象神歆之也從
茜從艸引春秋傳稱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茜酒說略與大夫同茜字又見於毛傳云酒茜之
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茜與蘭蕙齊縈益謂
茜卽蕭字非是　養原按茜酒今本春秋傳作縮
酒其因大夫之讀而改之與抑大夫之前傳本已
有作縮者與蕭從肅聲縮從宿聲其音相近儀禮
肅賓或作宿賓見特牲饋食禮注則肅聲宿聲之字自可
相通王子敬借茜爲蕭亦未見其非也然子春之

說與詩台自不爲無據耳

酒正　酒正奉之

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養原按故書無酒字今書有酒字其特豦先鄭
之說者欲見故書今書初無異義也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
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段
氏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

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
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
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
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
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
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
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
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
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
之稱此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籩人　糗餌粉餈

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
也　說文食部餈稻餅也从食次聲或从齊作餈或
从米作粢　養原按茨爲餈之假借

醢人　治荅鴈醢

故書鴈或爲鶉杜子春云當爲鴈

掌舍　設梐枑再重

故書栭爲柜鄭司農云栭榱楹也柜受居濕水涑
棗者也杜子春讀爲楖楖栭謂行馬　段氏曰
司農楖柜爲二物杜楖爲一物涑讀如盥漱之
漱棗讀爲沽棗韻沽當洛切滴也受居濕水涑棗
者今之格蘭是也謂釀水下其間漱之沽之會同
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榱及格蘭等故後鄭從子
春作楖栭與柜形聲皆相似　養原按楖栭竝
見說文義與子春同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
春讀爲參互修閭氏互榛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

當爲互謂行馬是古者楖栭之栭或通作互互與
巨形聲相似故作柜則讀爲栭作巨則讀爲互杜
鄭各依字讀之說文辵部遝遝互令不得行也脩閭
注云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是皆以互爲栭也
爲壇壝宮棘門
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鄭司農云材門先合竪立門戶故知得爲材門即是以材木爲門也　養原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齎持遺也不作重文與鄭異此經齎爲行用如鄭說則資齎同字無分古今如許說則齎爲正字資爲假借聘禮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齎然則資爲今文乃禮家所定然未必不因乎古也鄭注二禮故非白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　養原按
珠夷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凌八共夷槃冰依尸而
爲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故不從故書
外府　共其財用之幣齎
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
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元謂齎資同耳其字
以齎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爾雅釋艸
蒺藜也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說文艸部齊疾黎

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
云齊讀楚薺之薺則是詩古本皆作薺許鄭同也
今作茨者蓋古者次齊偏旁通借如齋或作粢資
或作餈糍或作齎皆見說文齋或作資見周禮儀
禮注乃其例也　養原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齋持遺
也不作重文與鄭異此經齋爲行用如鄭說則資
齋同字無分古今如許說則齋爲正字資爲假借
聘禮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齋然則資爲今文乃
禮家所定然未必不因乎古也鄭注二禮故非白

相矛盾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 說見掌舍

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

司書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之簿書也 說見大司徒

職幣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 養原按祿爲聲之誤

司裘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 疏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 段氏曰司農從杜說也

故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

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此以虎侯爲最貴而說文侯字下曰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 豕字賸 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從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但今書經文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得爲諸侯之次侯許陞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子弗殊也

杜說爲長先後鄭皆從之 養原按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注引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與此經相應余仁仲本作熊虎豹殆據說文而改之耳使先鄭本獨作熊虎豹則後鄭何容略而不言使先鄭後鄭皆作熊虎豹又何以獨貴虎乎葢周禮傳本甚多許所據之本或杜鄭所未見杜鄭本王虎熊諸侯熊虎次序顚倒故須改虎爲豹若如說文則不煩改字矣夫虎熊豹同爲猛獸孰貴孰賤以經之序次爲憑非別有他義然則許鄭二家並存焉可也 又按杜子春改虎爲豹避天子之侯也竊意說文之熊豕虎豕字既是賸文則熊字亦非必不可刪者若刪熊豕兩字而於虎下增豹字更爲妥協葢周禮天子虎熊豹諸侯避天子之熊而用熊豹說文天子熊虎豹諸侯避天子之虎而用虎豹雖熊虎不同而等威之辨其例則同也又況

鄉射記諸侯麋大夫虎豹說文以麋屬大夫則諸侯當用虎豹非又其證然可證者乎然如此則古書改者多矣杜子春則可吾則不可明乎說文之然後子春之改字其理乃確

厥裘飾皮車

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厥與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碑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興爲興象生時之物而作之厥者眾多故書指爲淫蓋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是不必改從厥也

說文广部厥陳興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則淫與欽皆可訓爲陳也爾雅釋詁厥熙興也此後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別詳司服

掌皮則會其財賮

鄭司農云賮或爲資見外府

內宰　使各有事以作二事

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出其度量淳制

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　惠氏士奇曰淳本作綃一作敦丈尺綃制見管子君臣篇斗斛敦槩見荀子君道篇杜讀爲純義本淮南泰淮南墜形訓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敦禮及投壺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是耦謂之純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軥車淳十五乘杜注云淳耦也是淳與純通也　養原按厥之爲淫從子春改爲純質人故書亦作淳則不必改純蓋此無正字或借用淳或借用純俱無不可至管子君臣篇作綃注以爲古準字蓋淳純皆有準音此字以純之左傍淳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惠氏禮說反以此爲正字誤矣

九嬪　贊玉齊

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　惠氏棟左傳補注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古玉字皆作王晉語

改玉改行荀卿王霸篇云改玉改行是古玉作王
之證　段氏曰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
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典婦功　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故書齎爲資杜子春讀爲資此資字段改齎　段氏曰此
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齎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
子春讀爲資便是讀資爲資不可通矣　養原按
外府注鄭司農云今禮家定齎作資則作資者今
書也此注之誤在首句當改云故書資爲齎杜子
春讀爲資則與外府注不相背矣典枲注放此經文

縫入　喪縫棺飾焉
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段氏曰此字之
誤也
衣翣柳之材
故書翣柳作接櫜鄭司農云接讀爲翣櫜讀爲柳
禮論篇　養原按段氏謂經文翣字亦本作翣其
說是也盖注本有翣無翣今本既改注則必併經
文而改之矣　又按櫜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
就此經而作音耳其本音本義則不可考殆亦傳
寫之誤也集韻四十四有載蓼傻輘輾四字皆喪車飾
蓼翣見檀弓下注云周禮蓼作柳柳在尤幽韻蓼
在侯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漢高祖曰婁
者劉也是其證荀子禮論有縷翣又有翣妾惕惊
以爲俱蓼翣之誤但蓼與櫜字形絕不相類無緣

致誤疑憤當爲輈或爲轅然亦不見於說文闕疑可也

染人　夏纁元

故書纁作窴鄭司農云窴讀當爲纁纁謂絳也段氏曰窴不見於他經傳說文黑部有黰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飴盜之盜按黰字窴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　王氏引之曰玉篇黰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黧廣韻黧黃黑色也黰與窴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盜

飴之盜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窴黃者急就曰鬱金牟見細白豹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窴聲義正同夏窴元者囿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　養原按黰卽窴之變體經傳纁元多連文苑黃牟見窴爲假借段義爲長

夏采　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故書綏爲襚杜子春云當爲綏襚非是也　段氏說文旂部旞字注云司常職曰道車載旞旌車載旌夏采以乘車建襚復于四郊襚當爲旞說文旞亦作

泉府

壇也

辟田疇利壇宅菊卿子云定壇宅是古廛字皆作

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惠氏棟曰管子五輔篇曰

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 疏泉與錢今古異
文貝部貝 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
注 名故得通一義 說
貝行錢 國語周語下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
昭注古曰泉後轉曰錢 段氏曰據許語秦時易
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銚也古田器一曰貨也
養原按一曰貨也四字見小徐本而大徐本無
之泉錢同聲古叅通用秦爲廢貝之始非名錢之
始也

饎人

周一 司徒 五

故書饎作餼 養原按餼說文本作餽今從熙傳
寫之誤特牲注誤與此同 又按饎餼乃一字也
鄭譱故書祇譱異字不譱重文 如儀禮不譱
潮廼時省 此其
變例豈亦以餽字稍僻故邪○餘詳儀禮
作餼釋文 今文異同 後經竟
同 何也

大司徒 五曰以儀辨等

故書儀或爲讀爲儀 詳春官
肆師

正日景以求地中

故書當當字據汪
道昆本補爲求 惠氏
古連輦通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

鄉師 與其輦輦

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惠氏士奇曰
連輦通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

周一 司徒 六

小司徒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養原按說文戈部
或邦也或又从土作域然則邦域義同杜必改邦
爲域者段氏曰邦者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
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今按大司徒以天下
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同義

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軺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　養原按巾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

執斧以涖匠師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謂臨視也養原按說文無涖字立部埭臨也是涖卽埭之俗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春秋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涖盟穀梁傳云涖者位也鄭注需卦彖傳位乎天位上位字音涖見釋文蓋古者位埭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涖或於位上加艸作莅以代埭字去古益遠矣

巡其前後之屯

故書巡作逃屯或爲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段改磨爲課殿說文在殳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田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而又曰謂前後屯兵也則仍不廢屯字何不竟從屯乎此處疑有脫誤未敢強解

鄉大夫　五曰興舞

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謂能爲六舞　惠氏棟曰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躰有五善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

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知古字通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

灋

故書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疏月吉每月朔

教亦彌數若爲正月之吉　段氏曰杜易政爲正

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

下屬讀之鄭君不從者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

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

義爲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春秋祭酺

酺者爲人物哉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

云當爲酺元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

世所云蜾蠃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養原按按人

注馬步神爲灾害馬者疏云馬神稱步謂若元冥

蜾蠃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如

賈氏說兩句俱是步字意在明祭步有此二法非

分別酺與步也酺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

子春小異又按說文酉部酺王德布大飲酒也漢書

文帝紀初即位酺五日注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

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

食五日也此酺又與祭酺不同祭酺雖亦飲酒

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然非賜酺也或涸而

二之誤矣且其字雖亦音步未有通作步者　師古曰字

或作

脯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　段改

作暨比則讀灋

故書既爲暨段改暨爲既　杜子春讀暨爲既　段改既爲暨

段氏曰杜子春讀既爲暨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

紀四者及比共五者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及訓

暨從杜說也故書作既杜易爲暨鄭君依以正經

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

矣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　養原按說文

眾詞與也虞書曰帝咨縣今經典通作暨此經故

書作既既卽暨之省文非訓爲已也故書近古其

文尚簡宜作既今書宜作暨讀既爲暨則可讀暨

爲既則不可段氏互易之不嫌肊斷

觼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觼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觼撻罰之事　段氏曰所以必從杜者嫌觼撻之外別有罰事也　養原按事非一端不止於觼撻罰故讀罰在之上
舞師　教皇舞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翼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　疏先鄭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冠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　養原按說文羽部翌樂舞以羽

翳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翌爲正字皇爲假借其字本同故先鄭於此從皇於樂師從翌各就字解之後鄭則樂從皇訓爲析羽不解翌字之義當亦以皇翌爲同字也義即威儀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後鄭以皇爲雜五采如鳳皇則其儀更可觀矣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爲瓶　段氏曰巾車龍勒龍駹也駹車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爲尨然則經文尨雜字多作龍　又曰今本龍作厖依宋本岳本正○按汪道昆本亦作龍　養原按巾車與犬人俱作駹玉人與此經俱作尨駹古亦通用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任稍地　故書廛或作壇　別見序官廛人　郊或作蒿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

有宅者杜子春云蒿讀爲郊　養原按郊蒿古字通用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郊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鄗是郊蒿同音故竝與鄗通也　段氏曰稍說文邑部作鄗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鄗地疑削卽鄗之譌字大宰家鄗之賦音義云本又作鄗

唯其黍林俗本作漆林今從釋文之征二十而五

故書黍林作漆林今本黍漆互易依段改　杜子春云當爲黍

林　段氏曰依說文黍木汁可以黏物也漆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黍林不誤其云本又作漆者卽今俗本是也攷巾車注文黍字十一見字皆作黍今本錯出漆字知漢人黏黍字不從水今禮記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養原按子春云當爲黍林此黍字宋本亦多作漆閻監毛及永懷堂本竝作黍此今本勝於宋本也釋文云本又作漆賴有此句知所摘黍林二字爲經文

人　以恤民之黯阨　以待羈旅

故書黯阨作摡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摡阨當爲黯阨寄當爲羈　養原按黯摡羈寄各以同音相通注云羈旅過行寄止者則羈寄義亦同也摡諸本皆從手惟汪道昆本從木與釋文不合黯簡文艱字見說文攷鄉師亦有黯阨之文音義云本亦作艱則傳寫字例亦不一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

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惠氏棟曰三倉曰中得也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行論篇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王氏引之曰家大夫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

賦曰中脣爲胗得曰爲曉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
從容得禮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
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
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
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
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
會同喪紀之事 釋文與音預 養原按禮記禮運選賢與

能王氏引之曰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
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
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舉
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舉
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
祥也今按鄭從今書謂舉爲行與杜義異然與舉
古既通用則凡舉皆可通作與覲禮運之舉與易
象楚辭擊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杜二義皆可作
舉亦皆可作與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故書隸或作肄鄭司農云讀爲隸 養原按肆說
文作肆从長隶聲隸从隶柰聲二字形相侶
司市 市師涖焉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涖涖視也說見
辟布者 鄉師
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
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疏先鄭從
訟之布後鄭不從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
得各有地之叙乎辟法也實者則置於地之叙欺

者沒入官 辟部辟法也
是其法也 養原按說文辛部辭訟也又
二字形雖相近音義迥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
義解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附 段氏曰附麗字
周禮多作付此作柎皆假借字也高宗肜日天既
付命正厥德今文尚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附婁
訓坿爲益也似以坿爲附麗正字 養原按柎俗
本或作祔非也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祭於

先王以祔後死者非所施於此經也

塵人　凡珍異之有滯者

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元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　養原按先鄭從故書作廛後鄭從今書作滯然俱解爲滯物在廛則其歸一也但貨物食物異耳又按此經以滯爲廛泉府以滯爲癉廛在仙韻癉在旱韻二韻本通滯在祭韻古祭泰夬廢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

周一　司徒

如嶽從獻聲蝁讀如芮是也然則廛癉與滯古蓋通用

賈師　凡國之賣債

債買也故書賣爲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養原按說文人部債賣也上文貴債注云貴賣之亦訓債爲賣此經賣債連文故變訓爲買是債有賣買二義也若從故書訓賣爲買則債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債字之義

胥　襲其不正者

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養原按襲習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士喪禮篇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

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說見廛人

遂師　庀其委積

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　釋文作庇云又作庀　段氏曰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如妣籀作妣　養原按當以庇爲正庀字究屬俗體比則庇之省文

委人　以甸聚待羈旅

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寄之省文邪羈字俗從奇作羈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鞫中鞫字又卽羈之省文說文所無　草人　騂剛用牛　墳壤用麋

故書騂爲挈墳作瘨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墳瘨段改蚡壤多蚡鼠也元謂墳壤潤解疏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墳壤以蚡鼠外物爲名於義不可

養原按說文無騂字土部墀赤剛土也从土解省聲是騂剛之騂本作墀墀解音同故又借用解說文角部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解解角弓騂且角當用此解字又有觭字一角仰也从角扣聲引易曰其牛觭今易作掣蓋解與觭義類相近故解字轉爲觭觭與掣俱从扣掣與掣俱从手掣觭掣三字其音亦相近是其轉轉相變之因也段氏曰鄭司農云蚡壤多蚡鼠也此依故書作瘨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蚡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養原按蚡與墳古字通春秋昭五年左氏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卽蚡字又僖四年左氏傳云公祭之地地墳僖十年穀梁傳則曰覆酒於地而地賁是賁與墳同也賁既兼通蚡墳則蚡墳亦自相通矣凡故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字故書借蚡爲墳蚡壤猶曰墳壤當以後鄭之說爲長

掌葛　以權度受之

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說見大司徒

春官宗伯第三

大宗伯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段氏曰此字之誤也禮記尹吉卽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誥四方王弼本作誥四方　養原按爾雅釋詁禧眕祈告也錢氏大昕曰說文禧禮吉也吉乃告之譌禧與眕祈連文眕爲致告祈爲求告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司農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　段氏曰此亦字之誤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酺辜祭四方百物

故書祀作禩酺作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養原按說文示部祀或从巳作禩然則祀禩一字也

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讀小祝竝稱禩當作祀者蓋禩字惟周禮故書有之他經罕見讀者或未之識杜鄭校勘諸本知卽祀字猶疑而未敢決故曰當爲祀至許君乃始決之此與饎餼一例皆同字而異體故書者也鄭君注特牲云饎周禮作餼明他經無餼字司徒序官饎人注云故書饎作餼而無所說於後經則竟作餼人是今故書皆同也餼之爲饎已無可疑故不曰餼當作饎　段氏曰司農以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披皤雙聲○按釋文皤字遍反罷芳皮反然則罷皤亦雙聲　說文刀部曰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皤腨文副許亦從今書蓋本賈侍中與

泚玉鼎

故書泚作立鄭司農讀爲泚泚視也　說見鄉師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　段氏曰立位同字者謂別無位字也古文春秋經者謂左氏春秋

也　養原按此古文假借字也古借立爲位篆加人傍焦山鼎銘竝立中庭朱氏剡曰立當讀位

肆儀爲位

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說見肆師若今時肆刊徒府也　養原按肆肆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聘禮

肆師　及其祈珥

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穢之穢珥當爲餌穢餌者釁禮之事穢

祋字嚴修能曰祋卽祈字此言是也

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養原按文選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剽字似當作標或古字通用

則爲位

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

養原按鄉師司市大宗伯涖字故書皆作立小宗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宗伯同今作涖疑傳寫之誤

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小子注鄭司農云珥讀爲餌祈或爲刲釁禮用毛牲曰刲羽牲曰鯁餌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刲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宮肆師職祈或爲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刲餌則奉犬牲此刲餌正字與　段氏曰幾幾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作如幾禮記雕幾讀雕幾是也子春從祈依小子職也說文刲劃傷也此亦與刲羊血流意合而血部又有盭字云以血有所刲涂祭也從血幾聲然則禮家有定此字作盭者　養原按此當以盭爲正字刲祈幾幾俱屬假借刲與盭最相近觀說文盭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段氏曰此

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古借工爲功篆加力又按

石鼓文避車既工卽我車既攻也是古者工攻亦

同字秦嶧山刻石勿戰日作顧氏炎武以爲當是

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肇敏于

戎功作攻蓋工功同字工攻同字則併功攻而同

之矣至魏志管輅傳注輅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

彈曲直拙而不功又借功爲工非古也

治其禮儀

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

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養原按說文我部義己之威

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

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

辨其用與其位

用　弧齋

故書弧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　段氏曰故書作

剽假借字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元謂脩

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爲蜃形蚌口含漿尊之象

段氏曰古文謨字作暮與蜃篆文相亂　養原

按古諄文等韻與虞模等韻相出入弁師瑁故書

作璊此經蜃故書作謨正同一例蓋古字通用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下同

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段氏曰說文

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

其禮也　養原按堯典寅餞納日馬融讀餞爲淺

見集韻二十八獮又毛詩鄭東門之墠有踐家室傳曰踐淺

也然則餞踐淺三字音同古蓋通用儀禮士虞記

未徹乃餞注云古文餞爲踐是其證

禮齊縮酌

故書縮爲數齊爲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爲粢和之

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段改齍讀皆爲粢　段氏

曰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者正因此經作

盞也盞即棧字鄭君從司農與酒正注合○酒正注云齊者每有条視以度量節作之　又曰數在侯韻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

司几筵　凶事仍几

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　養原按說文人部仍因也从人乃聲與司農說合又乃部迺从乃从卤省聲大徐本省在卤上小徐本卤作卤今參用之讀若仍卤猶文西字卤卽迺也經典多以迺爲乃而迺讀若仍故仍亦借用乃字爾疋釋詁仍迺乃也

在之咍韻仍在蒸登韻二韻旧出入如耐之與能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　段氏曰瑱鎮皆眞聲　養原按釋名首飾瑱鎮也縣當耳傍不欲使人妄聽白鎮重也此瑱鎮音義竝同得相假借之故

典瑞　執鎮圭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段氏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　養原按作珍者故書也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按珍鎮同音然故書既借瑱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讀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而鄭君亦止就珍之本字起義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

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　段氏說見建師

司服　弁絰服

故書弁作絣鄭司農絣讀爲弁　養原按說文糸部絣繙絲或从枼作緶字玉篇緶絣卽絣字繁絣作或从枼作緶枼箝文弁是絣同繁弁絣音同古字通用弁爲正字絣爲假借

廞衣服

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廞廞陳也元謂廞衣服所藏於棺中　段氏曰司裘大師注皆不云

淫讀爲厥但云淫陳也與此詳略互見　養原按厥淫同音古字通用陳則厥之訓也說文亦訓厥爲陳若不讀淫作厥則無緣訓爲陳也但司農訓陳鄭君訓興爲異耳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故書祧作濯鄭司農讀爲祧　養原按顧命洮頮鄭讀洮爲濯衣見史志虞翻傳注錢少詹曰周禮春官守祧古文祧爲濯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案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李善注魏都賦亦引作嬥嬥　盖古文兆侇與宗伯

與翟侇字多相通嚴修能曰釋魚蜃小者祧釋文云祧眾家本皆作濯又淮南子原道云上游於霄雿之野高注云雿讀翟氏之翟

內宗　薦加豆籩

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　段氏曰籩从足多聲當歌戈韻陸氏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作蹞六朝人往往書偏傍多也蹞盖古文趨字　養原按跂蹞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趍字云趍趙久也齊風巧趨蹌兮釋文云趨本或作趍然則與其改跂爲蹞莫若改趨爲趍以跂爲古文趍字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　段氏曰燕

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自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今周禮鵠說文从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凡周禮帥字故書當皆作率而獨此言之者欲讀者互訂　養原按故書燕爲舞似非字誤蓋以弓矢舞卽得謂之舞射故書與今書各爲一義也

又按說文率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从率捕鳥畢也又彳部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爲達爲衛從省也又因率而借帥取音同也率帥二字當相因譜或从率作膟悉鎩今俗作蟀蟀

遂倡之

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養原按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蓋借用昌字今文加人

大師　令奏擊拊

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　段氏曰故書作付者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爲祔然則拊祔等字古祇作付今文始加手加示

帥瞽而廒

故書廒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誄　養原按說見司服

瞽矇　世奠繫

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曰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養原按帝與定形聲俱不相近故必轉爲奠然後可讀爲定也故書或爲帝或爲奠義各不同子春之意作奠則可以該帝繫作帝則遺諸侯卿大夫世本故從奠不從帝而經文仍作帝者蓋子春受經於劉歆歆本作帝不欲輒改之至鄭君乃決從奠奠讀爲定者奠本有定義大司徒奠地守注云定地守是也以雙聲疊韻求之亦俱可通

冥在霞韻定在徑韻古先韻與清青每相出入如
輤或作轜鄭一名蠲領與騁協倩从青聲此類甚
多廣韻霞徑二韻竝收冥字勁韻之鄭說文从邑
冥聲又匠人凡行冥水鄭司農讀冥爲停停與定
亦同音也蠲一音圭此帝冥可以相通之證然因
冥而併與定通則離其本根而茫無畔
岸矣恐古人
無此讀法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

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
爲管元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

銅爲之　段氏曰司農從故書故書作銅則大師職亦
必從故書作銅律攷古文尚書顧命同訓酒杯伏
生尚書作鋼訓副璽列女傳食我以同魚其義訓
銅古字通用　養原按六經無銅字惟尚書今文
及周禮古書有之說文金部銅赤金也古者黃金赤
金通謂之金禹貢惟金三品赤金亦在內攷工之
金錫乃赤金也說文曰同合會也陰律與陽律合
會副璽與正璽合會故謂之同因以赤金爲之故
或益金作銅銅本器物之名非三品之目後世始

名赤金爲銅耳大戴禮保傅篇大師持銅而御戶左銅即銅律也

高聲硍

故書硍或作硍杜子春讀硍爲鏗鎗之鏗鄭司農讀冥爲停停與定
段改硍
大夫讀硍爲衡冥之衡元謂高則聲上藏衡然旋
如裹　段氏曰杜從硍大夫從硍今本皆作讀硍
誤音義硍鏗皆苦耕反陸時益未誤也　養原按
硍硍俱不見於說文車部輕字注引周禮曰望其轂
欲其輕今考工輪人作眼眼輕通用眼从艮聲輕
从昆聲正與硍硍同例

鐘師　納夏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　養原按史記
五帝本紀敬道日入臧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入內也
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史訓
納日爲日入知經必作內字段氏曰鄉射禮司射
命弟子納射器注納內也曲禮俯而納屨注納內
也皆古經之假借杜子春轉云內當爲納蓋由漢
人出內字皆作納故以今字改古字令讀者易明

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　王氏引之曰
凡从虫之字或从蚰說文蝘或爲蜸蜸或爲蠶蜸或作蠶凡隸書從昔之
或爲蠶蚳或爲蝁蜡字古或作蠶凡隸書從昔之
字多譌從朁廣雅昔譌作朁惜譌作惛錯譌作鐕
皆其類也故蠶譌爲蠶　養原按虫之變蚰說文
固有徵矣昔之爲朁乃隸書譌體周禮故書豈用
隸字乎以爲字之譌則可
蓽氏　遂歐其焚契
杜子春云焚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焚

讀如戈鎛之鎛謂以柝柱燋火而吹之也　段氏
曰柝即儀禮之楚焞易焚爲俊者謂其銳頭俊健
可用開竈也鄭讀如鎛音兼用其義鎛揗於地焚
柱於燋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　養原按說文
火部焚然火也从火𢍏聲周禮曰遂籥其焚焚火在
前以焞焞竈焚之爲俊同音相借也焚爲正字許
就字論字不與杜同而實未嘗異也
古夢　乃舍萌于四方
杜字春讀萌爲明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畝疫也
大祝　二曰造
故書造作簉杜子春讀簉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
書亦或爲明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
養原按萌與明古字通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葭明縯
漢志及史記貨殖傳竝作葭萌
遂令始難畝疫
故書難或作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
作難　段氏曰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
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君亦依杜說畝疫之字作
難矣論語鄉人儺方相氏引作難　養原按儺爲
行有節難爲畝疫段說固爲有據然經典相承畝

疫之難亦通用儺觀周禮故書可見其來已久矣
眡祲　七曰彌　九曰隮
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
隮者升氣也元謂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
于西　養原按彌迷隮資皆同音相通隮之爲資
猶齎之爲資也大戴禮保傅云衞靈公之時迷于瑕
不肖而任事此彌迷通用之證
大祝　二曰造
故書造作簉杜子春讀簉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

造造祭於祖也　惠氏士奇禮說一曰古文造竈
通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閒行而進案造
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竈策傳灼鑽之處
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　段氏曰說文示部有
祰字云告祭也疑卽造字　養原按釋名宮室云竈
造也創造食物也廣雅五　倉竈造也此訓竈爲造
作之造與子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相近
三曰誥
杜子春曰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　養原按說文

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
曰僮牛之告又言部誥告也从言告聲是告與誥大
同小異鄭司農訓誥爲康誥盤庚之誥之屬子春
從告與司農不同又按說文祰字段疑爲六祰之
造愚竊疑爲六辭之告俟更詳之
四曰振動
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雨手相
擊也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養原按竈動音同古蓋通用

故書祰爲祕杜子春云祕當爲祰
爲祕字之誤也示變爲祰則意取曉俗而已古借
視爲示見士昏及曲禮注以示爲祰周禮猶存古字說文
示祰始別蓋小篆字例如此
小祝　贊涫
故書涫爲撾杜子春云當爲涫涫謂浴尸　段氏
曰此字之誤也
設熬置銘

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段改名　書死者名於旌
今謂之柩士喪禮曰爲名今本作銘此
依釋文下同各以其物
重木置于中庭取名道于重　段氏曰司農從今
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爲銘取銘依釋文亦皆作名
考士喪禮云今文銘皆爲名是知仲師用今文
養原按大司農子春皆不知有今書者也此經
故書作銘司農就銘字釋之其曰今謂之柩柩疑
名之誤今者如今文禮經之類也故卽引士喪禮
以爲銘或作名之證又按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

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
偶遺之（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
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禩爲祀書亦或爲祀（見大宗伯）
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禡兵
祭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元
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

獲　段氏曰貉禡百二字同在古音魚鐸部　養
原按肆師祭表貉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
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也段氏云後世用兵云偃伯者伯同百今按十百
猶言什伯此與詩既伯既禱之伯不同今說文禡
字注引詩既禡既禡此乃小徐語大徐本入正文
誤甚詩亦無此語也貉俗从百作貊
男巫　冬堂贈
故書贈爲矰杜子春云矰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
則與祝前
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　養原按矰
祝王弔則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
在王前引春秋傳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然則先
即前也司農此注以先爲非者喪大記云大夫士
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此謂先君
入門與在前之義微別恐其相混故辨之
大史　與鞮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
汁　養原按說文劦部文一重五協同心之和从
劦从心龢同思之和从劦从思協眾之同和也从
劦从十古文協从曰十作叶或从口作叶竝劦之
重文此注有其三焉唯汁在水部液也在此經爲
假借
小史　奠繫世
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
亦或爲奠（說見小師）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

古文也　養原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古文从匚飢作匱又从軌作匭皆古文也几字古在脂微韻簋九聿在尤幽韻其音不同注文似有譌舛今攷經簋字疑當作匭注當云故書匭或爲

九鄭司農云九讀爲簋書亦或爲匭古文也凡改讀者將以曉人也簋爲人所共曉故讀從之若讀爲軌則軌之本義既與此經無涉且未嘗明見匭

字孰知軌爲匭之省文是滋其惑也況司農以簋爲古文與說文不合其爲傳寫之誤無疑段於簋下增軌字謂軌爲簋之古文語勢亦不順匭省爲軌公食大夫六簋古文作軌是也匭省爲九此經是也俗本作几亦誤

匭字亦當从匚从食九聲非從飢渴之飢

巾車　金路鉤

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段氏曰拘鉤古音同在侯部　養原按說文拘鉤俱在句部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聲鉤曲也从金从句句亦聲故知

拘鉤音同古字通用

前樊鵠纓

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疏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結革以爲堅且飾飾巨賈氏以爲前有結在後往往重樊纓在前纓有結其義非今于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　段氏曰鵠或爲結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

告禮

錫面朱總　彫面鷖總

故書朱總爲絑鷖或作緊鄭司農云絑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鷖段改緊讀爲鳧鷖之鷖　釋文爲絑戚

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李兵廢反木或作總恐是意改也

收於六至二十廢至韻基位切纚也此因鄭注鷖總以纚爲之故有此訓而音終不相近究屬譌字當是蒐字從來音接茅蒐二字何以得合爲韐聲若依劉昌宗綅音讀之斯近之矣附識於此

鷖緊同音相借

有爵羽蓋

故書爵爲騅杜子春云當爲爵書亦或爲騅　段

氏曰說文蘊或作璶蒘者璶之譌也舊籍皆譌蘊爲葛如玁臘鑞纖攕攕字或體皆從葛然則蒘即璶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天馬黑蒘謂之毋兒王伯卓云蒘卽蘊字是也蘊聲同在單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爲翼字　養原按駾字說文無又因與蒘形相涉而誤駾字

疏飾小服皆疏

故書疏爲捎杜子春讀捎爲沙元爲麤布　養原按說文疋部正足也或曰胥字胥本蟹醢而借義甚多如胥宇胥匡古蓋

俱作又　疋部疏通也从充从正正亦聲又　手部捎取水正

沮也从手肖聲正胥疏捎其音皆同故可通用杜子春讀爲沙者蓋讀爲紗也古無紗字只借用沙內司服素沙注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沙捎雙聲故讀從之後鄭以喪車之飾不當用沙故改作疏訓爲麤布典瑞鄭司農讀疏爲沙云沙除與此義雖異而通借之例則同

藻車藻藏

故書藻作蘊杜子春蘊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元謂駹車畫邊側有黍飾也

駹車　髹段改黍注同　飾

故書駹作龍髹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黍垸之黍直謂髹也元謂駹車邊側有黍飾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養原按周易說卦震爲龍虞干龍作駹釋文云○餘見牧人　段氏曰古音次同黍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蘊字蓋本無車旁聊寫加之耳司几筵漆几說文作髹几几○見　几部　蓋禮家有易黍爲髹者此條則杜易軟爲黍而鄭君從之又釋杜髹黍之恉非杜作黍鄭作髹也　養原按髹黍連文髹說文在黍部从彡聲俗作髹　各本

互異司几筵之黼許作黼巾車之黼杜作黻各爲一義鄭不從杜也杜云直謂黼黻者黼乃刓文因黍字而牽連及之猶上注華璪之華也使無作黼之本何煩鄭君訓釋乎經既有黍無黼則色理未明何由知其赤多黑少故知鄭本必作黼段君改字竊所未安

孤棄夏篆

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璋之璋夏篆蠆有約也元謂夏篆

五采畫蠆約也 段氏曰故書作緣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緣緣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 養原按內司服緣衣本作緣衣毛詩緣衣正義可證說見漢讀考彼誤緣爲緣此誤篆爲緣

歲時更續

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讀當爲續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 段氏曰一爲字誤一爲聲誤 養原按更之爲受亦見儀禮燕禮

鳴鈴以應雞人

故書鈴或作軨杜子春云當爲鈴 段氏曰此亦聲誤或古文假借

車僕 莘車之萃

故書莘作平杜子春云莘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 段氏曰此注有脫誤當云故書莘作平杜子春云莘車當爲軿車其字當爲萃作平平作莘莘作平杜子春云莘讀爲倅其字當爲莘書亦爲萃平車當爲軿車以諸子注知之諸子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爲物有副倅之倅

是也 養原按鄙意祇須改杜語云平車當作軿車其字當爲莘書亦或爲莘語勢自順別無脫誤也 堯典平秩東作馬本作莘見釋文是平莘古亦通用莘之爲軿同音相訓也 芣苢非以莘通平也但以平通莘之爲芣古字相通也故曰其字當爲莘

德清徐養原撰

夏官司馬第四

司勳

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疏勛是今之勳也　段氏曰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也是勛勳實一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勛字不敢定爲卽勳姑從易字之例至叔重乃敢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　養原按祀禮鐘鼎皆當作如

是觀

司爟

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　養原按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周禮曰以明火爨燋也見春官蕤氏杜子春云燋取火於日又爝昔火被也从火爵聲呂不韋曰湯得伊尹爝以爟火爨以犧貎見本味篇高誘曰爝燋讀曰權衡之權華氏注云燋謂炬其存火疏云依音爲雀意取莊子爝火之義焚焚然也然則燋與爝同故書作燋則明火權火兼掌之矣然其職實無與於明火故從今書作爟

大司馬　則壇之

壇讀爲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段玫　養原按司徒序官廛人注杜子春以廛爲市中空地疑廛亦與墠同也廛壇墠三字同音互相假借乃以九畿之籍

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段氏曰幾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　養原按一畿今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作一圻圻近皆以斤爲聲

有司表貉

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兒侀祝

罶質　綱惡馬

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

狎習之 疏先鄭讀爲僤二十八年晉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亡其臘後鄭不從者此馬質所掌皆買之無種何有惡馬禁去之類故不從也○釋文亢苦浪反又音剛 養原按剛亢同音古或借亢爲綱

小子 祈于五祀

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見大宗伯

羊人 禦積

積故書爲朏鄭司農云朏讀爲漬謂禦國寶漬軍器也元謂積積柴禋祀栖燎實柴疏此羊人所共其小子職彼云

禦邦器及軍器知不得爲漬軍器也 段氏曰古此聲同責聲故蜡氏除骴骴即漬字

服不氏 以旌居乏而待獲

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元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 養原按持爲字之誤與儀禮公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

司士 掌羣臣之版

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版名籍 養原按胖作判鄭大夫讀胖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說文片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令文班爲胖是班版胖判古字互相通也

諸子 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養原按說文無倅字車僕掌戎路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是古者借萃爲倅或省作卒此經倅字未必非萃之誤注當云故書萃爲卒司農意在曉俗故讀爲倅後人因司農之讀遂併經文改之耳

大僕 戒鼓傳達于四方

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爲駭 養原按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陔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鐘師祴夏注子春讀爲陔鼓之陔是祴陔通用大司馬鼓皆駴釋文駴本亦作駭是駴駭通用春秋莊二十五年穀梁傳云既戒戒鼓而駭眾戒駭竝見於一句字異而義同也

弁師 琫玉三采

故書琫作珋鄭司農云珋惡玉名疏按說文無琫有珋珋三采玉從玉云瑞石之美者從玉民聲如是經云琫玉三采當

以璊爲正故先鄭從璊
璊本又作琪巳貪反璊音無　釋文　養原按璊璊古
蓋通用說見鄉大夫又按無與武古亦通用說見鄉大夫
璊疑卽武夫之武　說文無碔砆字漢書
董仲舒傳作武夫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

故書會作髆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
束髮也士喪禮曰檜　汪道昆本
作擣下同用組乃笄檜讀與
髆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笄笄謂之檜沛
國人謂反紒爲髆璊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會讀
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璊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

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
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段氏曰

司農從髆後鄭從會司農璊如字段云璊讀如綦
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
王謂之璊字從玉亦作璊車轂之綦者擬
按綦爲璊之省文後鄭易爲綦此其別也司農謂
綦璊亦可通用　後鄭易爲綦璊者用玉爲璊鄭君則

髆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璊者用玉爲璊鄭君則
以經文五采玉卽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
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訓縫中王之皮弁
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綦

字也古文作括括之與檜也其字从骨故訓骨擿其義亦
似比先鄭爲長毛許俱不言五采似於此經讀今士喪禮今文作髽乃俗
會字爲一句五采玉璊爲一句後

司弓矢　以授射甲革椹質者

故書椹爲鞮鄭司農云椹字或作鞮非是也圉師
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椹質

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
言鞹質者非　養原按爾正釋宮椹謂之椹說文無
椹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椹之虔虔鞹同音椹字亦不見於說文

槀人　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養原按
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
明其可兩通也又按此注上文引司農語而故書
試爲考五字非司農語也蓋司農本即是故書司

本必作
考也　司農語中不應復稱故書
戎右　桃荊
故書荊爲滅杜子春云滅當爲厲元謂荊苔帚所
以掃不祥　段氏曰厲卽荊字猶遮迾字用厲也
喪祝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
字亦作厲　養原按厲滅亦同音詩小疋正月八
章結厲滅威通協

大馭　及犯軶
故書軶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軶軶讀爲別異之
別謂祖道轢軶碟犬也　段氏曰罰軶別三字聲
類同也　養原按爾疋釋宮椹謂之椹說文無椹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椹之虔虔鞹同音椹字亦不審其音也

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
故書軹爲軒軌爲範　段改軌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
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軒當爲軹
軹謂兩轄也其或言軶亦非是又云軌　段改軌當爲
軌段改軌　段改軌謂車軶前也或讀軒爲譬笄之笄
此注今本多誤據汪道昆本改正　段氏曰詩匏
惟範軌等四字汪本與今本同

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軌爲範杜子春云範
當爲軌軌車軶前其所據周禮未誤也惟軌字作
範爲誤耳按軌字從車從花乃之乃爲聲與從車
笵省聲之　軌不同說文有範無軌　養原按此注
誤字段氏據詩疏改正最爲確當但軌字詩疏亦
作範軌範同音古或通用則作範似無不可況軌
乃俗體說文所無未知其爲範之俗字與抑軌之
俗字與說文車部範範軶也範軶二字連文軒字既
或作軶軌字亦可作範但軌爲正字範爲假借故

子春改範從軌少儀祭左右軌范　段氏曰故書
又作从艸之范
軓作軼或讀軼爲轙笄之笄此讀甚是車軸耑之
鍵曰鞹亦曰軼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叉首
之笄也故軼與笄同聲子春易爲軓則與輢內之
軓同名矣　養原按說文無軼字古蓋通作笄說
文車部軓車輪小穿也書車軸耑也或从彗作轪禮
記少儀注軌與軓於車同謂轪頭也然則車軸耑有
四名書也軌也軓也軌也軌轍之軌軓轙之軓皆
與轪頭同名說文以軓爲小穿段氏以軼爲車轪

又與子春異義先鄭注輪人以軓爲小穿與說文
與先鄭義同蓋敝未曰小穿軸耑曰轪頭並非同
處然則軓有三義矣段氏說亦本子春然子春說
本不定輪人注以軓爲軼與大馭異後鄭不從也

圉師　夏庠馬

故字書段改庠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庠元謂庠廡也
廡所以庇馬涼也　養原按說文广部庠廡也从广
牙聲周禮曰夏庠馬此說與二鄭合

職方氏　其利金錫竹箭

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

養原按釋名兵矢又謂之箭箭進也說文竹部箘
注引詩實始翦商今詩作翦又木部榗字注引書竹
箭如榗矰禹貢篠簜既敷史記夏本紀作竹箭既
布疑古文尚書經作竹箭孫淵如觀察說是也箭前翦俱从前聲箘
謂其音同也晉進同音易曰晉進也箭前翦俱从前聲箘
榗俱從晉聲故箭通作晉儀禮大射儀諸箭古文
箭作晉正與此同

其浸潁湛

湛未聞杜子春云湛或爲淮　段氏曰淮字與湛

形聲皆不相近　王氏引之曰淮疑當爲淫字之
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原注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篇
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原注
湛字或作沈並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
明雩篇曰久雨爲湛微子我用沈酗于酒也記宋
世家作湎淫酗湛湎于酒太史公自序曰帝辛湛湎沈
酒湛湛溢湛溢即淫溢即淫溢考工記輈氏
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

養原按湛水

鄭云未聞疏云據地理志無文未知其處也至水
經注二十一汝水篇始以春秋襄十六年之湛阪當之以
爲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胡東樵先

生禹貢錐指駁之曰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劃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如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今按此論深契鄭注之意精當不易後儒無庸異議竊疑湛乃沮字之誤說文水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云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左傳哀六年沮作雎其字从且七餘反說文作鴡王鴡也从雎與淮形相似遂誤作淮下文淮泗或作雎此从旧音

級誤與此相類又漢志房陵自有淮水出淮山東至中廬入沔此與沮源同縣字形又相涉故易致相涸耳王鳴亦有證據然欲證淮字終覺未安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鄭司農云淮或爲雎沭或爲殊　段氏曰雎與淮形聲皆相近殊與沭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戍世本作朱檀弓作荼鄭云荼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木盌誤○按檀弓各本俱作木釋文亦作木　養原按漢書地理志上　陳留浚儀雎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

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攷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爲豫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爲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爲四瀆之一雎水源流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雎之理故知爲字之誤

其澤藪曰弭蒲

鄭司農云弭或爲汙蒲或爲浦　養原按漢書地理志上　右扶風汙縣北有蒲谷鄉弭中谷雍州弭蒲藪汙水出西北入渭水經注十七汙水決爲弭蒲此二書則弭蒲之得名與弭之或爲汙可得其故矣浦者蒲之省文也宋本說文字蚰部藪注　弭蒲作弭

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汙汙之爲名實兼斯義觀鄭司農云淮或爲雎沭或爲殊圃圃與蒲古字通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傅當作傳書亦或爲傳

養原按傅爲字之誤車人博字故書作摶與此相類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杜子春云雚當爲雚書亦或爲雚元謂華讀爲伭
哨之伭正之使不伭邪雚絕　養原按華當作茻
說文艸部茻戾也與華字別
云菙雚斜絕卽伭邪雚絕也變雚言雚似從子春
讀又華字注云
姅雚之兒

秋官司寇第五

司烜氏

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
當爲烜　養原按此節疑義頗多說文爟烜同字

周禮分爲二官一疑也既合爟烜爲一字又以司
爟爲取火于日之官與司烜無別一疑也經作司
烜注云故書燬爲垣經注不相應三疑也凡言讀
如者必字異而音義相近故改此從彼烜之與燬
聲類不同衛侯燬乃人名無義可取四疑也今謂
爟烜同字許君必非妄言取火于日當作取火于
木蓋偶然筆誤或許君之意司爟之火亦取于日
不必與先鄭之說同故高誘注淮南氾論亦以爟
火爲取火于日從許義也至鄭注之舛錯則亦有

故說文火部熉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熉又燬
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二字音義同而
實非一字疑此經當作司熉氏注當云熉火也讀
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熉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熉蓋
熉字稍僻故讀如燬取其音同必俻衛侯燬者經
中燬字亦不多見惟此最著耳後人不識熉字見
故書作垣遂盡改經注熉字爲烜其曰故書燬爲
垣者則如詩之如熉今本作如燬也古音燬讀如
火火與熉聲亦同烜在阮韻不與脂微通或疑經

注三烜字俱當爲燬然竟作燬則不必取證于衛
文公名矣注意以燬音熉也

雚氏

書雚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
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
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雚讀如鬍
小兒頭之鬍書或作夷此皆翦聚也字從頯耳月
令曰燒雚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惠氏棟曰
甘泉賦列新雚於林薄服虔曰新雚香草也雚夷

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　養原按薙通作夷文通作雉而其音則如鬍鬚从弟聲雉之古文亦從弟作鷈夷篆體與弟相侶音亦相近禮記內則不敢唾洟釋文作涕云本又作洟同吐細反釋名親屬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姨而來則從母列也說文鳥部鷈鷈胡污澤也从鳥夷聲或从弟作鵜是弟

夷可相通也然鄭云字從類則當以薙爲正夷與雉皆假借耳賈疏云人髮之鬄從髟薙草還草下爲之故云類此說與注意合段氏據葉本釋文云薙李或作雉遂改經薙氏爲雉氏按今本云字或作雉同謂薙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釋文中或作某者乃雉別字體也若別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若如葉本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且或作者明非習見也單文孤證何得遽改經乎

壺涿氏

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疏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字誤故爲濁猶從涿爲義養原按注末濁字段改涿是也上兩獨字似當爲濁之誤又按爾雅釋鳥生噣雛釋文噣義當作啄啄嚙也九能曰說文噣啄不同然二字古通用楚策俯噣白粒亦从蜀而顏涿聚或作燭雛或作濁雛壺涿氏故書涿爲獨則古者豕蜀同物也

大司寇　以邦成弊之

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邪虔養原按說文無憋字此與弊皆從敝聲故相假借列子力命憋憋訓急速方言十云鉗疲憋惡也皆非此經之義

使其屬蹕

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蹕止行也　釋文趕本亦作蹕音畢　段氏曰蹕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趕辟與趕並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　附于刑
附猶箸也故書附作付見司
附刑罰
故書附作付同上
士師　爲邦朋
故書朋作倗鄭司農云倗讀如朋友之朋　段氏
曰說文人部倗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倗郎倗
字倗亦見管子○幼官篇練之以散　羣倗署注倗猶酋也倗從人朋友
正字也自朋字盛行而倗字廢矣

正之以傅別約劑
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傅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
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
券以正之　疏小宰注後鄭不從先鄭　段氏曰辯
與別古多通用鄭君則云當爲貶○見上荒
辯一解故從之　辯之證注玉藻
立容辨注亦改爲貶　養原按辯亦讀爲徧徧貶
雙聲　餘詳小宰　又按小宰傅別鄭大夫讀傅爲符此
付字亦當是符之省文
朝士　有判書以治則聽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辨讀爲別
謂別券也　養原按先鄭之說亦得爲一義故引
之在下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
或爲辨今文爲胖胖判皆从半詮亦相近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故書慮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憲謂幡
書以明之元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
且減國用謂民困也　養原按禮記學記發慮憲注
云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益慮而能
得則合於法式其理相因故書今書各成其是非
字誤也禁在沁韻貶在儉韻窆在豔韻古韻拉通

犬人　用駾可也
故書駾作肵鄭司農云肵讀爲殰謂死人骨也月
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
是　段氏曰駾胔殰殯肵五字同音公羊傳大蒐

禮記注引作大漬漢志國亾捐瘠孟康曰肉腐爲
瘠瘠卽故書之脊也脊肉同骴說文曰骴或从肉
司烜氏　共墳燭庭燎
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元謂墳大也
段氏曰司農謂蕡卽施髕字故云麻燭　養原
按說文艸部蕡雜香艸又施臬實也从艸肥聲或从
麻賁作髕髕賁古蓋通用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榛者
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

互禁止人也見掌舍及司會
雍氏　春始生而萌之
故書萌作甿杜子春云甿當爲萌謂耕反其萌芽
書亦或爲萌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養
原按萌甿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
也五字據韻會增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外內也氓猶懵
懵無知兒也蓋萌卽氓字懵甿同音故萌轉爲甿
翦氏　掌除蠭物
故書蠭爲螽杜子春云螽當爲蠭釋文螽劉古毛
反本或作甿他

則晨之从辰形聲兼會意也史記律書曰辰者言
萬物之蜄也蜄宇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蜄蛟屬
通作蜃大晨辰宇義相近蜃蜄宇體小殊或借蜄
爲震律書之蜄卽說文之震或借晨爲蜃固有同條相貫之
道焉
蜩氏　掌去鼃黿
齊魯之閒謂鼃爲蜩黿耿黿也
云蜩讀爲蛙蛙蝦蟇也月令曰螻蜩鳴故曰掌去
鼃黿鼃黿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蜩今御

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弧與　段氏曰
司農謂鼈黿蝦蟇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鼈蝦蟇
也是鼈與蝦蟇不甚別矣鄭君則顯別鼈與蝦蟇
爲二類漢元鼎五年鼈蝦蟇關二物武帝紀勝於鄭許者一
也司農說文皆謂鼈黿爲一物鄭君則知鼈與耿
黿爲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蠃讀爲蜮蜮
訓蝦蟇引月令蠃蜮鳴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蠃蜮
月令之蠃亦當讀爲蜮非改其字也說文則云蜮短弧也蠃同蜮鄭
君則云蠃非蝦蟇亦非短弧蜮訓短弧與蠃各字

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養原按鄭許皆以蠃蜮爲
一字鄭訓蝦蟇許訓短弧義各不同高誘注淮南
時則訓云蠃蝦蟇也從司農說也許訓蜮爲短弧故
以鼈爲蝦蟇鄭訓蜮爲蝦蟇而欲融合兩本之異
故言鼈黿蝦蟇屬明其類同而非一物鄭君則鼈
也黿也蝦蟇也短弧也蔽分爲四而別蠃蜮爲兩
字合鼈蠃爲一物特爲精審顏師古注武帝紀曰
鼈黿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此分別鼈與蝦蟆
足以證明鄭義然猶涸鼈黿爲一不若鄭注之精

壺涿氏　以炮土之鼓鼓之
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　段云當爲苞有苦葉之
苞元謂燔之炮之之　此之據　段增炮炮土之鼓瓦鼓也
帥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　養原按泡乃字
之誤杜子春注篇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
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御與炮土相合鄭於
篇章無說其注明堂位云築土爲鼓蓋不用以瓦
爲匡之說故賈氏篇章疏謂子春之解後鄭不從

又未知築土與此苞土異同若何
則以牡棹午貫象齒而沈之
故書棹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棹棹讀爲
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橾又云五貫當爲午貫　段
氏曰棹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棹而後讀棹爲枯者
棹與梓形相近枯與棹音相同也　養原按說文
無棹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
謂磔之惠氏　棟　曰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
子曰宋金之禁得而甑辜磔　內儲說　辜即枯也又莊

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今按槀字古者葍亦祇作辜後乃加木漢世槀字已行或爛脫成梓而辜字本讀與枯同今變而爲槀仍當讀枯學者或不能遽曉故子春先正其字體之譌次審其讀也　又按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乂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王觀國學林九

云李濟翁資暇錄以爲端午當作端五不當用午字今按古篆五字爲乂象陰陽交乂之義○交乂不辭此讀說文而失之者　而午字亦取交互之義○交午者交互也　史言夯午者四方八達皆通亦交午之義也十二辰在五月屬午則午五義同端午端五通用不疑

大行人　再祼而酢下皆同

故書祼作果鄭司農云祼讀爲灌　養原按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爲祼又小宰注云祼之言灌也此注徑讀祼爲灌似有譌脫

說文示部祼从示果聲廣韻果在果韻祼灌並在換韻二韻互相出入猶獻之讀莎桓之讀和

其貢嬪物

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　養原按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爲一義爻按頻卽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聲同故借頻爲嬪

協辭命

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　養原按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爲爲猶理辜也爲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大史曰協叶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亦未嘗改叶從汁若如司農說則三字中兩字誤矣葢漢時叶汁詞辭已溷用而作汁作辭者居多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注叶汁段氏互易之似可不必

小行人　則令賻補之　則令槁禬之

故書賻作傅槁爲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
補助其不足也稾當爲槁謂槁師也　養原按說
文無賻字槁字古葢通用傅稾半農禮說五云大
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
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今按稾槁竝从木从
高實一字也後人專以左形右聲之槁爲槁師之
義故先鄭云稾當爲槁又因形似遂譌爲犒耳枯
之稾可以左形右聲槁師之槁段氏改槁爲犒云
無下形止聲者故書則有之
今本多誤依地官序官注正之今按地官序官稾

人注鄭司農云稾讀爲槁師之槁注中不妨用俗
字且安知非槁之誤似未可據彼注以改此經
行夫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
聲　惠氏棟曰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
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
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
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焉使者言
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

焉屬上句尤誤　王氏引之曰焉字屬上爲句使
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
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
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
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
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
讀明矣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棄人
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貊謂善
緣木之貊也輈人左不槷槷或作桀元謂桀今倦
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
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
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
發聲者　養原按王侍郎此說最爲允當足正舊
說之誤

掌客　鉶二十有八
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
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

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　段氏曰公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言又爲無施者爲鉶少於豆但豆四十鉶三十則差者十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鉶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以鼓　惟易四十有二爲三十有八則於豆差二與

二十八於豆差四十八於豆差六降殺成文而鉶自降殺以十於衰乃是於言當作於豆施同貶重次弟物也鉶減於豆宜公減最少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今乃公減最多是爲無貶

五拾肆册89版
36A

冬官考工記弟六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綌之資　養原按外府等職齊資通用司尊彝齊盧通用此經齊資通用並同音相借也周易下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資之一證

周四司空

作舟以行水

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　惠氏周惕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庾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蓋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壁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舟舟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

貉踰汶則死

貉或爲狢踰善緣木之狢也　養原按貉說文作豽豸部豽北方狡獸也从豸各聲貉北方貊从豸各聲貉惡也从豸舟聲豽貉或从犬舟聲豽貉或从犬各聲豽貉或从犬白聲豽貉或从犬百聲豽貉或从犬皃

釋文不出笱字亦不出笱字抑又何也

凡攻木之工七　刮摩之工五

故書七爲十刮作挩鄭司農云十當爲七挩讀爲

刮　養原按七十形相似輈人軌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五質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亦不解其何說也　又按禮記檀弓上　華而睆注云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今按說文無挩字臧氏經義襍記二十六　以刊字

當之恐未必然古蓋通用睆也

函鮑韗韋裘

鄭司農云鮑讀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

韋　養原按說文革部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

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此說與先鄭

合

玉柳雕矢磬

故書雕或爲舟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　段氏曰雕从周故古文假借舟爲之此亦上文舟作

周之類也

博埴之工

鄭司農云埴書或爲植　段氏曰同音假借　養原按埴即徐州土赤埴之埴亦作殖說詳弓人或亦通作植儀禮鄉飲記五臧今文或作植是也　臧鄭作戠見釋文

埴也而貢赤埴

無以爲戚速也

速疾也書或作數　段氏曰數讀色角反則有疾意　養原按禮記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此數速相通之證

輪人　牙也者

鄭司農云牙讀如跋者訝跋者之訝謂輪輮也書或作輮　養原按車人云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輮所謂牙說文木部柯木也从木牙聲一曰車枷也又車部軋碾車木也今本脫木字據毛詩小旻疏補輮車軋也如司農說則牙輮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牙輮異物

欲其微至也　取諸圜也

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故書圜或作員當爲
圜　養原按危微音相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韻語也　古葢通用　又按說文口部圜天體也从口睘聲讀若員葢圜圜音義俱相近而圜員又同讀故以員爲圜

必矩其陰陽

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養原按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榘別無矩字是巨即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

釋名形體營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側矩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

等爲萬葽以運輪上輮中萬葽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　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六曰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　養原按說文艸部蔓卉也从艸禹聲萬葽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若與萬通用則異

物同名易致相淆恐非所宜今即作規矩解於理亦通睿齋之說殊不然也葢牙周雖圜牙圜則方上言參分其牙圜而漆其二注云不漆者各一寸攷牙圜尺一寸表裏（踐地爲表接輻爲裏）各一寸三分寸之二內外（向輿爲內向轂爲外）各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之四面皆爲平面故不漆者得分屬三面也夫四面皆平則其形方矣可知牙圜是方圜非圜矩之者測牙圜之方非測牙周之圜也然欲驗牙面之平不用矩不若用萬且匡可訓正不可訓方故不從別本作矩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云當爲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疏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字者不從者文理俱周乃合於義若以十合二爲廿是則於文字得矣若下讀之其義安在故子春經爲正也）　段氏曰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幷也古文省多冊三十幷也古文如是幷字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若與萬通用則異

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仍讀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度所致或曰廿字長言之仍爲二十也　養原按注云合爲二十字段據賈疏改二十爲廿是也併兩字爲一字故曰合既併兩爲一卽作一字讀之故相傳有入颯之音豈有一字兩讀之理廿與二卅與三皆雙聲也長言之說得之

謂之庇軹

周圜同空

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斡也　段氏曰必聲比聲合音亦相近

與人　爲之較崇

故書較作榷杜子春云當爲較　養原按較說文作較从車爻聲爻在肴韻榷在覺韻古二韻通又木部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榷爲水上橫木較爲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榷古字通晉書林邑傳韓戢估較太半估較卽榷酤此較榷通用之證

去二以爲軹圜

鄭司農云軹謂車輿輢立者也書軹或作輢　養原按說文車部軹車橫輢也又輢車輞間橫木是軹與輢同物異名

飾車欲侈

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養原按少牢饋食禮侈袂石經及單疏竝作移古字通用

軔人　軌當作軌　前十尺而策半之

十或作七合當作令　七爲弥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說見前攷工記軌當作軹軌之工七鄭司農云軌當作軹

周四同空

謂式前也書或作軹元謂軌是句絕從段氏讀軌當作軹

軹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對持車正也

段氏曰元謂軌是句絕謂當從軌也下釋軹字之義軹卽經下文所謂任正者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對持車正故謂之軹訓法其字蓋與笵同用鄭君分別軹字與軌訓軾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軌是軹非也大駁祭軌故書作軹杜子春易爲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謂軾前也皆以軌爲正字　養原按軌是二字爲句段說不可易

矣軌法也段改軌爲軌今按仍當作軌軓卽軌字
非別一物也司農訓軌爲式前蓋以經言軌前故
望文生義鄭若則謂與下三面之材皆名軌一面在前
式所制也前面在前者爲前軌軌前者前軌之前也與
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軓軌之前也與
司農小異軌與範通用見少儀竹部範法也故
軌亦訓法軓又與範通用見大馭注範之字从車从笵
省聲昧者去竹作軓遂不成字司農所見別本必
是範字寫此注者誤爲軓耳此節經注軌字今本
盡誤爲軌似軌非軌亦不成字皆當更

正

不伏其轅

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 養原按伏古
通匐匍一作蒲伏釋名匐伏也伏地行也匐與
偪俱从畐聲說文無偪字 畐部 畐滿也讀若伏

必縮其牛後

故書縮作鰳鄭司農云鰳讀爲縮關東謂紂爲縮
鰳魚字 疏按方言云紂自關而東韓鄭汝潁而東
謂之爲縱或謂之爲曲綸自關而西爲紂
鰳是魚名明
不從故書也 段氏曰鰳縮音同是以先鄭依聲

類易之一本注鰳作縿釋文曰縿音秋與縮同原注
葉林宗抄本如是 集韻縮縿同字若然則陸德明本注無

鰳魚字三字與賈公彥本異

軨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輮脊上雨注
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
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軨之在輿下
者平如準則能久也 養原按至平莫如水故準
字从水規矩準繩準必以水輸人曰水之以眡其

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
準與水同 此句用段氏說 二字本可通用鄭不從司農說
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爲非賈疏云準亦水之
類故以準爲平 桌氏準之故書亦作水之此通用之證

左不楗

杜子春云楗讀爲蹇左面不便馬苦塞軨謂善則
馬不蹇也書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軨和則
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 疏子春意據
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楗爲蹇礙解之元以爲尊
常在國棊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故取上文和

安解之　惠氏棟曰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　段氏曰券卽今之倦字古多用券今多用倦說文力部券勞也人部倦罷也分職之不云一字　養原按楗券同音古叅通用鄭君雖以券爲正而經文仍作楗是讀楗爲券也

鼻氏　兩欒謂之銑

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書亦或爲欒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墓棤欒周禮正義引春秋緯作藥艸其誤正相似

修弁之所由興

周四司空

故書修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修　見輿人

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故書圜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圜　段氏曰杜謂字之誤也按圜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爲之深耳

桌氏爲量

桌古文或作慮　段氏曰桌慮異部而雙聲此可證膠鼓曰桌階檀弓之記曰慮階其實一也

凡不拾級而上曰桌階不拾級而下曰走階亦皆察其線

曰散等賈疏多誤　養原按古文猶故書也周禮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元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語

權之然後準之

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元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見輈人

其臀一寸

故書臀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臀得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段氏曰此聲之誤

凡鑄金之狀

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謂鑄金之形狀　段氏曰此亦聲之誤　養原按狀壯亦形之誤王逸楚詞敘云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

鮑人之事

鮑故書或作鞄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鞄鞣見總序

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緧
謂縫革之縷　段氏曰泉宗篆相似子春時多用
緧字說文綫爲小篆線爲古文晉灼注漢書云綫
古線字與許時互異　姜原按晉世專行線字故
反以綫爲古字至今猶然說文有綫無緧然子春
不讀爲綫而讀爲緧則綫字在後漢已不行矣
則需　段改耎
注同
故書需作耎　段改剬　鄭司農云剬讀爲采需之需
謂爲脂之韋革柔需　段氏曰耎各本作需剬各

本作剬案釋文耎人兗反剬而兗反又人兗反蓋
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耎聲在元寒桓部需聲
在侯部陸氏在唐初尚未誤自後乃耎需互譌延
及經傳大舛撰祭輀人耎及此皆是也唐初幷
耎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撰祭及此經未誤故反
以而泉人兗此皆確然不易者故皆更正　姜原
按需耎之辨段說最爲明確太祝撰祭杜子春讀
爲庾茷之茷通鑑二百五十五宋元嘉二十七年茷亦遒開使
矣所可疑者說文需耎俱从而聲似二字聲類相
近或有可通之道段先生注說文於需注刪去聲
此讀與子春不謀而合可見後代猶有此音茷在
祭韻耎在獮韻古音祭泰等韻與元寒等韻每相
出入若需則與茷音遠矣蠕字說文正作蝡而揆
字則从需者此殆後世需耎既淆送幷說文正篆
而改之也考說文从耎从需在同部者如臑臂羊
矢也朊有骨醢也儒柔也術士之稱倮弱也濡水
出涿郡故安溴湯也嬬弱也一曰下妻也嫋好皃
繻繒采色綩衣戚也皆截然兩字其从耎从需而
爲一字者如碝之作瑿蝡之作蠕皆不見於說文

其誤明矣五經文字中刀部剬柔耎之耎見考工記
注剬字誤而耎字不誤集韻二十八獮剬或作剬則剬
之本當从耎信而有徵但剬字說文亦不載耎字
注云稍前大也讀若畏倮疑故書本借用倮字後
譌爲剬耳易需卦釋文云從兩重而者非是當時
需字或作耎與耎字形相似二字之譌職此之由
隸釋七魯峻碑學爲倮宗以倮爲儒則漢時已誤
矣所可疑者說文需耎俱从而聲似二字聲類相
近或有可通之道段先生注說文於需注刪去聲

字以爲會意字於奧字則無說亦非了義意者俱取雙聲與以雙聲相通者若如與而是也要非常例

則雖倣不瓶

瓶故書或作鄰鄰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謂緩不傷也　養原按瓶磷俱不見於說文故書借用鄰字輪人不瓶於鑿釋文瓶本又作鄰是不特故書爲然矣

韓人爲皋陶

鄭司農云韓書或爲鞠皋陶鼓木也元謂鞠者以

皋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　段氏曰韓人書或爲鞠人然則前面鮑韓韋裘亦當作鞠矣鄭君釋鞠字曰从革从陶省職爲皋陶故官名鞠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大古

鼓　養原按說文無鞠字革部

鞠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鞠疑此經皋陶當作皋鞠與官名同字書或爲鞠故

鄭君云鞠則鞠字但从革與从韋稍異其說與說文合說文正字從革或字從韋則官定本從韋別

本從革其實一也篆文匍與匋相似遂誤爲鞠并誤皋鞠爲皋陶

皖氏　湅絲以涗水漚其絲

故書涗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溫水也元謂涗水以灰所沸水也　疏諸家及先鄭皆以涗水爲溫水後鄭獨不從者禮有涗齊謂沸酒爲涗則此涗亦當沸灰汁爲涗　段氏曰湄當作溴釋文曰湄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溴濯棄於坎古文溴作湑

湑涗同字猶祿稅同字　養原按說文水部溴湯也涗財溫水也周禮曰以涗漚其絲此當是賈侍中

說故賈疏言諸家及先鄭皆以涗水爲溫水

湮之以蜃

杜子春云湮當爲涅書亦或爲湛元謂湮薄粉之令帛白　王氏引之曰家大人曰涅與湮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湮爲涅之理涅卽湛字之譌也湛湮古字通故子春讀湮爲湛○說下云書亦或爲湛亦者承上之辭釋文有湛無涅　養原按涅當爲湼字之誤也說苑九下臨方淮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方湼湼與淮一聲之轉職方之湛或爲

淮此經之湟或爲湛其例同也邊讓章華賦云前方淮之水此水不知在何處以爲荆州之浸則未敢必也

玉人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　段氏曰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羼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　養原按篆文五七相似

周四　司空

似詩七月鳴鶪王肅讀爲五月葢本諸此此經因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

黃金勺

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　養原按約疑當作汋艸書糸旁水旁相似今本毛詩周頌酌序正義云酌左傳作約誤汋爲約與此正同

以致稍饔

饔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段氏曰說文米部

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或從既作槩或從食作餼然則氣正字餼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餼也葢漢時已用气爲气氣爲雲气字而餼爲饔餼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

矢人　亦弗之能憚矣

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釋文憚音但都達反　半農禮說憚當作但但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但化言死猶化勿驚但之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爲證廣雅但憚皆訓爲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失之　養原按莊子釋文但驚也鄭眾注周禮考工記不能驚但是也半農本此改注中但字爲但今按憚但聲同古葢通用釋文於此經亦音憚爲但又不爲但字作音則陸氏所見本葢作但也今本作但殆傳刻之誤廣雅但訓驚與司農意合未爲失也葢此憚字讀與但同非止訓但而已○昭十三年左傳憚之以威釋文徒旦反司農雨引此句分爲兩讀大司徒音徒旦反此音但

故書頤或作𥫱鄭司農云𥫱讀爲顱頭無髮之顱
養原按釋文頤苦顏反𥫱苦丸反是
三字同音故相通川陸氏又云左傳有𥫱𥫱音苦
耕反此刪韻與耕韻相出入故也說文頁部頤頭顴
少髮也引周禮數目頤脰從今書也又髟部髡
也亦卽頭無髮之意左氏春秋襄十七年邾子𥫱
卒公穀經竝作瞞與髡爲俱從開聲莊子德充符
與顑同卽訓頤爲長脰皃與莊子意合依先鄭說
則脰當爲頸古頭脰通士相見禮左頭今文頭爲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
匪　段氏曰撥廢同部匪飛同部皆以聲類易字
也　養原按匪本竹筐字經傳多訓爲非非飛通
用故依飛亦作依非
則必如將廢措
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厝當爲措　疏厝置之義非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也漢書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同子春謂厲石之字非訓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
措　養原按古者廢亦訓置莊子徐無鬼廢一於室釋文云廢置也廢措連文實一義也鄭訓措爲頓則爲廢壞之義
廬人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蝎
故書彈或作但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悁悁邑之悁悁謂挠也元謂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蝎之　段刪之字蝎疏井中有蟲蝎蝎擾擾
段氏曰說文人部僤疾也從人單聲引周禮句兵欲無僤疾也從人但聲引周禮句

兵欲無僤許所據有異或此注當云故書僤或作
僤司農讀僤爲彈也疾與掉義相足　養原按
人之但爲但字之誤以俱从旦也此但爲僤字之
誤以俱从人也
匠人　置槷以縣
故書槷或作弋杜子春云槷當爲弋讀爲杙元謂
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
以縣正之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栽在地者謂之臬
段氏曰杜正槷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

爲奠奠讀爲定正筍爲笋讀爲橐同說文橐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橐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

環涂七軌

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涂謂環城之道　養原按環轘同聲相借軌爲轍跡以轘爲環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轘轅見左傳襄東京賦注薛綜曰轘轅坂二十一年蓋亦此意文選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

周四司空

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元謂汲引也　段氏曰此字氏曰此字之誤

車人　其博三寸

故書博或爲摶杜子春云當爲博　段氏曰此字之誤

行山者仄輮

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養原按說文厂部厝曰在西方時側也从人在厂下又曰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曰仄聲爾雅釋水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釋文仄本亦作側汎同然則側仄字雖異而音義皆同杜必從仄者蓋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當也

弓人　恒當弓之畏

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謂弓淵元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　段氏曰杜從威鄭則從畏而讀如隈其訓則一鄭意畏卽古大射儀之隈字大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注隈弓淵也　養原按威與畏古字本通咎繇謨天明畏馬融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並訓弓淵也

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並訓弓淵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

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劓劓黏也元謂樴脂膏腯敗之腯腯亦黏也　養原按說文黍部黏也從黍占聲引春秋傳不義不黏或从刃作劓然則劓乃黏之重文此經及春秋傳本作黏故子春曰或作劓許杜之說胎合今本經傳俱作昵說文日部暱日近也从日匿聲引春秋傳私降暱燕或从尼作昵與黏義絶遠以昵

爲貂失之遠矣西貢徐州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
戠音熾說文土部埴黏土也又邨部殖脂膏久殖也又
木部有樴字訓杙非此義膱字說文不載此注樴
當作戠膱當作埴或作殖廣雅八釋器臟臭也此與
殖敗同義臟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
之大約貂戠埴殖四字爲正昵樴別字也膱臟俗
字也
强者在內而摩其筋
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薊當爲筋 段氏曰此雙

聲之誤 養原按亦字之誤
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煙
故書煙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煙 養原按煙與
朕形聲迥別無由致誤朕疑當作燄說文煙在火
部火熏也燄在炎部於湯中爚肉並徐鹽切後鄭
訓煙爲炙爛與火熏之義相近故從煙
角不勝榦榦不勝筋謂之參均
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元
謂不勝無負也 段氏曰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
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脫六字司農從稱故如此
說鄭君則從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謂
之參均宜矣 養原按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
舉經語從省也非有脫文
則莫能以速中
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見總序
利射矣與弋
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 養原按其字古
蓋借用臾字說文臼部臾舉也从臼申聲引春秋傳

楚人臾之今左傳作棼棼乃棼毒字非此義然行
之已久亦有由也說文又云杜林以爲麒麐字又
糸部縌从糸臾聲或从其作棊是从臾从其之字古
皆同用臾訓舉舉又通與見師氏臾與皆从叡其
字尤易溷故書與作其職是之故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

朝鮮

卷四

係氏庚山
山房刊行
會稽章
藻書於
西子湖
上

康熙朝品級考

康熙九年題定

江浦陳氏房山山房叢書之一

江浦陳　洙珠泉校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從一品

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正二品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內閣大學士兼各部尚書　衙　各部院尚書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從二品

布政使司布政使　宗人府宗令　此缺或親王郡王管理各從藩服

正三品

各部院左右侍郎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衙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司通政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順天奉天二府府尹　按察使司按察使

從三品

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布政使司參政　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正四品

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　通政使司左右通政　大理寺左右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提督四譯館少卿　太僕寺少卿　鴻臚寺卿　督捕左右理事官　順天奉天二府府丞　按察使司副使　各府知府

從四品

國子監祭酒　布政使司參議　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參議　大理寺左右寺丞　光祿寺少卿　各部院郎中　順天奉天二府治中　欽天監監正　太醫院院使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宗人府理事官　通政使司左右參議　大理寺左右寺副　光祿寺署正　各府同知　按察使司僉事　各府同知

皮襯白氈夏用
白氈俸八十兩

從五品

內閣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左右春坊　翰林院侍讀　左右中允　國子監司業　各部院衙門主事　宗人府經歷　都察院經歷　都事　理藩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縣知縣　兵馬司指揮　太常寺寺丞　欽天監監副　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正六品

翰林院侍讀　侍講　內閣侍讀　左右春坊　左右中允　國子監司業　各部院衙門主事　宗人府經歷　都察院經歷　都事　理藩院院判　大理寺左右寺正　太常寺寺丞　欽天監監副　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從六品

左右春坊　左右贊善　翰林院修撰　光祿寺寺丞　大理寺左右寺副　鴻臚寺寺丞　光祿寺署正　欽天監主簿　各部院衙門八品筆帖式　監滿洲五官正　布政司經歷　理問　鹽運司運判　各州同知　僧錄司左右闡教　道錄司左右演法

正七品

翰林院編修　六科掌印給事中　各道監院御史　行人司司正　大理寺左右評事　太常寺博士　典簿　通政使司知事　各部寺司庫司牲官　上林苑監監丞　今裁　兵馬司副指揮　京縣縣丞　各部院衙門七品筆帖式　七品朝鮮通事　王府烏林大　五旂弓匠固山　大　各縣知縣　按察司經歷　詰封文林郎吏員出身者宣議郎朝帽起花金頂中嵌小藍寶石帶用素銀圓版四塊鸂鶒補服俸銀四十五兩

從七品

翰林院檢討　六科給事中　中書科中書舍人　內閣撰文　辦事中書舍人　行人司司副　行人　詹事府主簿　光祿寺典簿　署丞　鑾儀衛經歷　順天奉天二府經歷　京衛經歷　太常寺各祠祭署奉祠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　布政使司都事　鹽運司經歷　各州判官　各衛經歷　宣慰司經歷　詰封徵仕郎朝帽頂帶補服俸銀同七品　招討司經歷

正八品

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子監監丞　理藩院知事　上林苑監署丞　欽天監主簿　各部院衙門八品筆帖式

八品朝鮮通事　太醫院御醫　太常寺協律郎　王府
法克師大　衣杭大　按察使司知事　各府經歷　各
縣縣丞　僧錄司左右講經　道錄司左右至靈
誥封修職郎朝帽起花金頂帶用明羊角
圓版四塊銀鎊邊鶴鶉補服俸四十兩

從八品
內閣典籍　翰林院典簿　國子監博士　助教　典籍
鴻臚寺主簿　欽天監五官挈壺正　太常寺各祠祭
署祀丞　神樂觀知觀　布政使司照磨　鹽運司知事
僧錄司左右覺義　道錄司左右至義
誥封修職佐郎朝帽頂
帶補服俸銀同正八品

正九品

禮部太常寺讀祝官　國子監學正　太常寺贊禮郎
理藩院副使　寶泉局大使　會同館大使　營繕所所
丞　欽天監五官監候　五官司歷　布政使司檢校
按察使司照磨　各府知事　茶馬司大使　各縣主簿
教坊司奉鑾　左右韶舞　左右司協樂同
誥封登仕郎朝帽起花銀頂帶用烏角圓版四塊
銀鎊邊練雀補服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

從九品
各部院衙門司務　翰林院待詔　司經局正字　詹事
府錄事　國子監學錄　典籍　鴻臚寺鳴贊　序班
製造庫司匠　欽天監博士　五官司農　京府儒學教
授　兵部督捕司獄　刑部司獄　京府照磨　庫大使

太醫院吏目　太常寺司樂　孔顏曾孟四氏儒學教
授　都司儒學教授　鹽運司儒學教授　各府儒學教
授　各衛儒學教授　宣庫司大使　按察司檢校　各
府照磨　各州吏目　都稅司大使　布政使司倉府大
使　守道庫大使　府稅課司大使　鹽課提舉司吏目
司獄司司獄　巡檢司巡檢　各府倉大使　土司副
巡檢　僧綱司都綱　道紀司都紀　各府陰陽學正術
各府醫學正術
誥封登仕佐郎朝帽頂
帶補服俸銀同正九品

未入流
翰林院孔目　各部院衙門無頂帶筆帖式　各部烏林
大　禮部鑄印局大使　兵部司吏目　京縣典史　崇
文門副使　宣課司副使　教坊司俳長　各州縣學學
正　各縣儒學教諭　各衛武學訓導　各府州縣儒學
訓導　各關大使　各府檢校　各縣典史　鹽課司大
使　副使　布政使司庫副使　府庫大使　副使　鹽
引批驗所大使　茶引批驗所大使　驛丞　批驗所大
使　州庫大使　稅課司分司大使　鹽運司庫大使
隄官　州縣衛稅課司大使　閘官　遞運所大使　河
泊所所官　道倉大使　州倉大使　副使　縣倉大使
副使　州倉場大使　州陰陽學典術　州醫學訓術
縣醫學訓科　僧綱司副都綱　道紀司副都紀　僧

正司僧正　道正司道正　僧會司僧會　道會司道會

長官司吏目

補服頂帶同正九品俸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前清官制沿有明之舊中閒亦多改易迄乎末造改革尤多居光宣之世而談清初官制渺矣難言此一帙爲海寧管氏傳鈔本江陰繆藝風京卿曾一校刻今鄙人複刊餉世談掌故者或有取焉戊午八月江浦陳洙珠泉識

一孫華事略

臣惲謹言伏以學止虛文在明時而何補上傳民語恐小道之可觀俯懇愚衷垂仰陳韓誦臣誠惶誠恐叩頭叩頭恭惟皇太子殿下溫文海渭孝敬日暉方丕承天序之時有歷試諸難之命事統紛萬幾之廣君門邈千里之遙雖廣足以有臨明足以繼照仁足以及物智足以周知復多識於前言乃益隆於孝治謹採儲闈之事要庶幾賈傅之遺規倘賜一覩豈勝至幸波洋少海固不擇於細流德表華嶽寧效持於衆美臣惲今所纂集名曰承華事略凡廿篇釐爲六卷謹奉牋投進冒瀆嚴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惲誠惶誠恐叩頭叩頭謹言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日朝列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臣王惲進

承華事略序

臣惲嘗讀文王世子賈誼保傅篇二者教養太子之方盡矣第去古逾遠其典禮有不復行於今者又伏念殿下春秋鼎盛以天挺英敏之資復有不待學焉而後能者故臣愚慮敢述其切時近用可裨於今庶有補於來者著而爲篇然事有先後必循序而進竊謂孝者德之本也唯天子之孝以寧親歟教爲大故首之以廣事愛者孝所生也惟孝友于兄弟故繼之以立愛孝愛既立亟當正者國之本也故繼之以端本本雖端非學無以成其德故繼之以進學學不無異端之害故以攻術誅習次之教尊德成必取正於官非聽政無以念諸用非達聰無以周其知故方其聽政卽以達聰繼之國政之外兵戎爲重故以撫軍次之

廣考　立志
擇術　謹習
撫軍　明分
去邪　納諫
推恩　尚儉
端本
聽政
崇儒
幾諫
戒逸

承華事略目錄

讀孝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於寢門外問內臣曰今日安否內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無令使先進之物再進恐臭味惡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唐元宗開元二年宴京師侍老於內殿八十至九十者版授賜爵及几杖粟帛有差給一子侍婦人亦如之其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天寶十二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承華事略

臣惲伏聞殿下天粹元良日隆純孝其問安視膳於兩宮之間與古契者多矣然於君父之孝復有當廣之者如承顏順志俾聖躬寧於上庶事康於下乃臣子孝敬之至故揚子孝至篇云孝莫大於寧親終於四表之懽莫大於寧神請尊祖考安神靈也寧神勿事征防親年及者還民及詔天下家藏孝經有三王四代養老之遺風焉豈非德加百姓四表之懽心者乎惟殿下詳覽益廣至德

立愛

書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心之良德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茲蓋言常人以一身齊治尙先悌於兄長故能施於政事矧國之儲貳家有四海者歟異時將以立愛立敬睦九族建宗親使維藩維城之勢屏翰王室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不以友愛爲本可乎故伊尹於太甲嗣位之初不遑它務首以愛敬爲訓太甲竟能悔過思庸言思念常道也復爲殷之賢君唐明皇以一念深至致開元雍熙之化茲非前世之明效歟

端本

尙書太甲下伊尹訓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本正則萬事治太子者國之本也

元忠傳袁楚客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
回國之興袁係焉
臣惲謹按孟某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人君者天下之表則故以一身爲天下之本太
子者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屬人心所歸問是本正則國
正國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遠邇莫敢不一於正故伊
尹之訓太甲正謂此也且政者正也以正而正不正者
也今殿下方開物成務作貞萬邦思取法於正者非一
而端本澄源其可後哉

進學

昔殷高宗爲王子時問學於甘盤及厥德罔顯得傅說而
告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念終始
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高宗承說之教至四海咸仰其德
漢顯宗立爲皇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令榮止宿官
中積五年榮上疏云太子以聰敏之姿明達經義覩覽古
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
下幸甚
臣惲觀自古人君雖秉聰敏睿哲之資必由學以成其
德者蓋所以究聖政明新之理以正其心術通古今治
亂之源以增其智慮使聖益聖明益明雖比隆唐虞無
難且如射弓學書一藝也非習焉尚不能造其妙況治

漢景帝太子徹聰明有智術好詩書善史隸時竇太后尙
黃老言令太子諸王通讀之太子獨能解其意而心弗好
也每還宮取儒書名法之術習讀之及初立卽能表章六
經罷黜百家舉用俊茂與之立功至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
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幽眇及卽位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
宣之業衰焉
臣惲謹按保傅篇陳教太子首以所習爲言蓋謂性相
近習相遠也且常人所習或違遠善性猶云不可況生
長深宮極于富貴者可不愼歟如武帝之黜百家尙儒
術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容受直言好賢不倦正由謹

其所習於初故也速其孫孝元習音曲爲樂至牽制優游不果於斷二君之用心賢否可不鑒哉然仁孝禮義詩書射御乃所習之正也今殿下仁孝恭謹聞於中外在移養嗣德之初能所習皆正無一念不謹臣知雖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如此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聽政

元魏太武帝燾少聰明大度既立爲太子明元帝詔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爲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博聞强識精察天人穆觀達政要識吾圖治有爲之初達聰廣聽似爲急務又傳曰審所以聽

達聰

唐太宗問魏徵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門者謂闢四方之門廣致衆賢明四目達四聰者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蔽蔽而下情通矣

臣惲謹按尚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九重之深所聞所見者不過左右前後之事此舜之所以達聰也故遠聽于忠良者則聞所未聞偏聽於左右者則事多欺蔽伏惟殿下方毓德春宮重光華夏於圖治有爲之初達聰廣聽似爲急務又傳曰審所以聽之一端也

撫軍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西漢高帝紀帝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衛卒三萬人令太子監撫關中

唐順宗爲皇太子德宗幸奉天太子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及戒嚴朝夕巡城傳宣撫慰督勵戰士敬戲敵磬

民生也所謂明信賞罰功罪允當聞者悅服也誠能如此雖堯舜之治不是過也惟殿下留神省察

發氣益百倍

臣憚切見聖上往年詔殿下領樞密院事正古昔無軍制也每歲車駕巡幸兩都以萬乘之富六軍之衆如大獵以軍律驅馳宿衛按羽林環布殿下躬行扈從所當齊整軍容撫慰將士使遠忘跋涉之勞日聞歌舞之樂天仗所臨宵嚴蹕肅致戒清寧省方之外無他軫虞誠臣子起居之大節也至於樞府軍務比之先日尤宜仰罔睿算乃天下安不忘武備之義也

明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賢無量皆衣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

學官胄子賜各有差

體

唐元宗初爲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命右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疑義數條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愼疾重愛玉聖言幽遠非至精能無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

順宗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臣惲觀明帝之奉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聖上之立國學教胄子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道故也然尊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道堯舜之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脩而明之故爲百代帝王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關係教化曠而未舉者數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絕於下孔殿未脩帝師虛其位襲封未定祀事乏其主漏墝未給祖庭爲之蕪如或當行惟殿下留意其尊師重道之實

光賁千古矣

親賢

崇儒

之易終紗面改服朱明誠可以爲後主之法云

漢惠帝爲太子招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爲客
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
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用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
護太子
元稹教本書云唐太宗爲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人爲
學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蘇遂良姚思廉李元道蔡允
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
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雖開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
盡文達許敬宗雖開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
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臣惲伏觀自昔茂建元貞所以屬民望植國本故必妙
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誨蘊
崇其德而況聖上預付殿下以萬幾之重哉其所急者
莫親賢爲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須積以歲月然後棟
梁榱桷隨濟厥用不然顧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
況治天下之廣居乎嘗聞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
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大
隨材會不乏用以致昭丕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聖神
廣運亦被驅策者有所效耳其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
殿下留意

去邪

邢峙任高齊爲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菜有
邪蒿者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以食文
宜聞而嘉之賜被褥綵繡

貞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嘗鮑魚太公弗與曰
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惲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卻而不進其
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光曰太子
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誠有旨哉

納誨

晉元帝立子紹爲皇太子以溫嶠爲中庶子深見寵遇與
爲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宏益又獻侍臣箴其略曰
無以處極利在永貞思有虞之烝烝遵周文之翼翼晨昏
稽古訓導懼道未融造膝詭辭咨將蘊崇鑒子九二天祿
永終太子皆嘉納焉

臣惲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酌心已從
庾亮之言復納溫嶠箴規至多宏益故能遇事損抑謂
建西池樓觀也不妄舉動謂勤不親征狄敎也宜其號兩晉賢明之主良
可鑒也

幾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
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爲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懽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封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每候顏色悆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

臣惲切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內發至誠遠徵古義周旋規切達其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所安故孔子以幾諫爲言曾孫以不逆爲甚又傳曰親有過子則降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顯愛而勸光武順宗以無荒而對德宗其於父子之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特表而出之伏惟殿下詳覽以廣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傅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文徹善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諷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爲皆合于道如性自然也

晉明帝在東宮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中庶子溫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及王敦舉兵內向太子將自出戰嶠執轡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

子乃止

臣惲以太子甫冠處深宮供子職而誼之嚴加此其備以爲過論然以宗社儲貳言之意在馴致涵養預崇懿德異時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遠哉況殿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聞於中外欲虛已聽言斂天下之明以爲己明取衆人之善以爲己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爲不用恩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治天下其易如物轉於掌上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文王自正其適妻至于兄弟至臨御家邦皆舉己心加于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謂大過彌於人無他事能推其所爲恩惠耳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天至寬和容衆聞百姓賦役勤苦戶口未實輒斂色容重於勞擾宮臣有老父母者常進存問歲時加賜珍膳衣服又見後閣小兒擲戲屬有獄牒擲者

法七人結流庶人徒大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上一人免官或霖雨積雪令行視閭巷出繻袴以施貧寒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愃伏見聖上近年爲征役煩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灾涉加賑濟殿下日者慮繫囚淹滯也減雜罪而輕之念鰥寡困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德澤鴻靡者也今殿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失寃保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哀庶獄之無辜見釁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利而利當更而更者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進見德皇必有諫說未嘗懈倦故天下陰受其賜者二十餘年正以推此心加諸彼而已

尙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時俗稍奢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京師穀貴令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普通元年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斷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羹不和非憎榮而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愃切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居處服用稍加

華美未爲過舉然帝堯以卑宮室稱聖君大禹以菲飲食爲令主蓋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大也兼儉德者化民之本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奢理也伏見聖上自臨御以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繒綈去塗金率以朴素爲先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志承訓以謹其始天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享國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壽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是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愃謹按皐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業者以天下萬事叢於一身做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失甚大甚大昔大禹克勤于邦惡旨酒好善言而惜寸陰恐爲善日不足也皐陶尙陳戒如此後之嗣王春秋方盛者固當寅恭儆懼戒遠逸豫頤養福壽則邦其永孚于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余官亦時重選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宗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請官列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

文學端士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近年有流外出身者稽諸故事未嘗聞流外出身者得厠此官當司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也今五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蕪蔓請自今以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勑旨準依

臣惲按唐高宗爲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官一篇今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充東宮司局者正以貞觀以來餘官重選其流不雜之意庶庶慎擇至嚴慎如此又嘗聞前金時東宮官寮遭遇纂承一切改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名尊比常秩爲特優遠觀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間誠有當取鑒者已

承華事略終

揚州馮氏玲瓏山館藏本

己

畦

瑣

語

五冷肆册19版

3×A

吳江葉　燮星期著

治民有一定之法程則人知所遵而姦吏猾胥不敢上下其手同一事也賞則均賞罰則均罰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也乃有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者可不深思其故乎

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此玩世不恭語也後人藉以爲入官之美談小吏取之于民日積月累上官攫而取之大往小來歛怨于民究竟爲他人作嫁衣裳耳

縣令古之上士是也州牧則儼然稱大夫矣而撫按家人得頤指氣使之且至有逢其怒者竟以爾汝稱之虞山蔣公雨亭巡撫山左戒家人凡江浙人仕齊魯者來謁毋得與同坐蓋今日官有尊卑而他日義無貴賤故也其他亦概不得踰難矜肆居官者所當取法也

取人之財以肥己之家家可肥乎即可肥矣亦當念民力之艱不可任意以妄取

宮室之美衣食之豐花辰月夕之宴享亦既極一時之盛抑思人生之福爲有盡乎輪囷之說或不足憑而子孫之困乏轉眼即得人但知積金以遺子孫而不知惜福以遺子孫不亦愚哉

廣廈細旃肥馬輕裘可富可貴有求必得圭竇蓽門之士冬無褐夏無葛朝不謀夕啼飢號寒一旦能應試入泮或可得一美館而絺綌之子又復起而攘之壟斷富貴天道可不懼哉

子孫之賢不肖雖係乎家運之盛衰亦由于己之積德與否之所致耳

智析秋毫謀盡錙銖積有厚資以保其子孫而不知敗吾家者已輸吾髓矣豈待身後哉

今之食粗而衣敝者非必其上世皆貧賤也亦有身一旦失勢等于乞人則現前之不給于衣食而厭之惡之安知他日不富貴而趨之承之望而異之即而求之乎是一時之富貴不足恃而貧賤未可忽也

隋金紫而家藏金窟者且有襁褓而擁珠玉錦繡者不問其人之品行道誼如何而欲以目前之富貴貧賤定其終身即是眼孔淺無見識

人有一番大作用及稍有節概者必有一種磊磊落落不可一世之意決不肯隨聲附和唯唯諾諾若人云亦云者庸人而已亦有不置可否漫無評論似甚深沈實亦不足與有爲者也至于射利之夫鄙吝齷齪則老死牖下而已矣

作法之人最宜謹愼作法者忠厚其後不至流于刻薄作法者刻薄其後不能轉爲忠厚是以培塿無松柏而沃土多喬木也

子孫不肖棄之固非也教之亦有不即善者則天意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已畦瑣語 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可知已惟修身行善挽囘造化或可改惡從善轉敗爲成耳

世之卜吉壤以營葬者非爲父母也爲子孫耳夫子孫而賢大家聲譽世澤豈非親心之所願然亦視其心地何如耳今不問心地而但求之陰地曰陰地好不患不富貴也甚有割買他姓墳塋發掘棺木人亦孰不欲富貴我獨何心哉且能富貴矣彼之富貴何也

敖荒無奇策救于已荒之後固無策策于未荒之前古傾倒四筵而大人君子之庭見夫挾數寸柔毫據上座抵掌而談今日之矜張自用此士之所以貴也

均爲兩歲有備自無患矣葢過費天之所佑吳中風習靡費日甚天災流行勢所必至吳郡中無賴子弟鮮衣美食三五成羣博奕飲酒聽說演義談論人家婦女妍媸好勇鬬狠種種惡習其不遭水火飢饉之厄者亦幸矣

古稱衣冠世俗今世士林子弟服飾起居不宜取法乎上反欲下同于俳優以矜風雅脫俗悟不知恥父兄亦不以爲怪亦獨何心

負販之子釋去擔任華冠美服吾不知爲何許人也然動作閒蹈蹐不安不待矢口便知爲小人矣席帽縕袍莊乎其貌有味乎其言自有一種動人愛敬處舊家風度珊珊肌骨閒甚矣衣冠之不可以軒輊人也

厚擁家資傲慢里黨自謂可以睥睨王侯及一履大人君子之庭見夫挾數寸柔毫據上座抵掌而談今古傾倒四筵而大人君子折節下之乃爽然自失平

今有一富商大賈于此附羶逐臭之夫屏息低言承其意旨冀得沾其餘澤則彼尊大之氣益肆行無忌矣

子弟以質樸忠厚爲尚而以佻達刻薄爲戒今之人反是矣然太和元氣不可斲削斲削則必不能久賢賤夭札皆由此耳

名爲造物所忌才既薄劣學亦荒落而遽享大名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今則居之不疑人固可欺其能逃鬼神之鑒別乎

冠黑衣繫一白布帶子此禮之變者乃變自詩禮之家異哉

人既知崇祀之可貴何不力于爲善而又口不道忠信行不納規矩居鄉者欺侮良善居官者殘忍刻剝乃欲邀榮于身後亦見其不知量也

覩前修而仰止聞惡行而詬訾人情之常死者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回首前賢之所以得祀者何如而自念生平乃欲與之同列當必有不能妥侑者也

羔裘元冠不以弔今人居父母之喪未及小祥輒元冠黑衣繫一白布帶子此禮之變者乃變自詩禮之家異哉

官長治民枉者直之邪者正之職分當然體統雖極尊嚴爲民理冤伸枉則一也夫不能得之于州縣者冀得之于道府撫按乃官愈尊則民詞愈難達再三控遞始邀一准其如民情之不達何

學古入官後人已不及前人遠甚矣或迂腐拘執或陽奉陰違至有顯背名教者然文采風流即未嫻于政事不猶愈于胸無點墨憑臆武斷乎古人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其故可深長思矣

翰林儲相之地職居清要地近禁林使之優游留爲人不古若其言殆未可信歟

致君澤民之助乃日事奔競務名譽馳逐于送迎宴
會閒有一二自愛閉戶讀書者亦無有物色之安望
助理之得人乎
虞山蔣雨亭巡撫山左每冬以五百金易緜衣給濟
南方之貧乏無衣者此雖小惠然較之肥家肥身而
剝取民脂民膏者相去遠矣
吾郡儻屋而居不知凡幾往往受勢豪之追逼分文
必較儀封張公巡撫江蘇論令房租概行折讓推之
他郡則貧民之沾惠多矣

豪富之家田房租值不少寬假桑梓之閒尚且刻薄
安望其他日臨民有惻隱之心哉
每見當事懸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其鑒且曰苟有貪
汙豈無報應甚矣言之可畏也而取利之方已不遺
餘力無剩智矣嗚呼紙上之言吾誰欺欺天乎萬一
天應其言亦可危矣
閩之沈禹讓前輩云少時蒙睢州湯公觀風首拔諸
同人進茅謁謝例得巡捕官通名以二三星爲一扇
之敬巡捕作色曰撫軍坐堂上不煩通報諸公爲貫
而入可也至所惠毋爲我累固辭不受若湯公可謂
正已率屬省矣
遂寧張公撫浙時梁溪周公爲學使者案臨台州日
報中有馮宦人鄉賢祠致餽胙肉一語公即檄府查
取馮宦行實冊結無以應之神主入而復出張公之
酉心祀典如此
習池峴首洛水龍門古人政事之暇不廢登臨商邱
宋公撫吳頗有此風故吳郡西山諸勝遊覽殆偏滄

浪亭舊蹟荒蕪復開生面其木石屋宇位置清疏扁
聯字句俱雅切可喜自見書卷之氣
明辰陽指揮使彭飛題桃源洞馬伏波祠云岳王庭
下鞭秦檜千古人思武穆忠今日拜公江上廟願照
頑鐵鑄梁松似此推之則于忠肅祠墓當鑄徐有貞
楊忠愍曾襄愍諸公祠墓當鑄嚴嵩父子周忠介左
忠毅楊忠烈諸公祠墓當鑄魏忠賢田爾耕倪文煥
諸姦人
嘗見泰州志練宣童字全復子寧次子也子寧遇難
時長子成經同死宣童逃至泰州季子仁善逃于饒

州女瓊瓊沒爲官奴洪熙元年赦回贅同邑陳用昌一姪名齊廉逃往福建長樂萬秭十八年督學朱某訪求遺逸得齊廉之八世孫綺檄同新唫奉祠子孫蕃衍而宣童及仁善之後乃子寧嫡裔尚未歸奉宗祧今宣童子孫仍寓泰州有名嗣昌者新入郡庠閻修州志開具宗系請入志當事許之春秋進賢者之後此其事歟

唐時邱爲嘉與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及丁艱還鄉縣令謁

之公必侯門鞏折令坐乃拜出過縣治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

胡証河東人舉進士第後自振武節度使召任金吾大將軍趙宗儒鎮河中証時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韓退之有詩云駕矢前驅煩縣令里門先下敬鄉人是可爲居鄉者之法

晏元獻對章聖太后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余性安樸素敝衣蔬食有人謂吾爲吝謂吾爲矯余笞之曰非不知肉之味勝于腐布衣之粗重不及帛之輕適但非錢不能本無錢何必羨此觀于晏公之言我儕布衣何敢希宰相未學何敢希大賢前人之言何可誣

宣城施宏猷嘗題關夫子廟聯云人知敬公矣須學公去就之正辭受之明生死之烈公豈異人哉只盡人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兄弟之親不惟典切莊重且有儆誡世人意

俞天木名鐸泰州人順治間進士爲友題柱語事無了期丟過去念有起處放下來此喚醒塵夢足當棒喝

己畦瑣語跋

昔崔子玉作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云云無一語不是至言星期先生所著己畦瑣語大半爲居官者而發或直提以規之或婉轉以諷之亦無一語不深切明著而于吏氣習復言之洞悉如此人人當書一通以置座右甲辰中夏吳江沈楙悳識

仕

的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仕的

吳山吳儀一舒鳧著

仕猶射然。吳子曰。仕先學。猶先行禮而後射矣。吏不俻而廉。賓賓不俻而敬。不儀食而慎。壹是經。費無自出而備。久矣。令曰急催科。嚴保甲。以副考成。而校量本末。鮮見其中多祈爾爾也。彼嚴急而疇膺仕者。蓋是其文何哉。嗟夫。矯爾內志。債而外體。吾果有之。抑由是罷失。重為修者不踵相蹠乎。太道神明。有本者昌。吾友某選某縣。問仕於吾。吾以此告之。且曰。子故學者。今儼為侯矣。吉之射者。射為諸侯也。来蘋来蘩。以飾諸躬。而延射揚觶。以語衆。雖不中庶不遠乎。友請示之的。幸書十八章貽之。即題曰仕的。為行禮者勸焉。

省刑罰

五刑明載於律。自當依律治人。令別有例條者。不用律而引例。然所引用務酌情罪而從其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謂也。若過為深文而致失入已之干譴亦重。至於夾訊非大事。不用婦女。非大事不拘監禁非大事不行。陰陽甚明。均當留意。

薄稅斂

惟正之供。何容減損。但加賦火耗。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莫詗曰用交際所須。便執舊例。正當以撙節行之而潔已。以杜胥里之藉蝕。仁者以財發身之說不易也。若額外征求。橐宻禁絕。或有奉行加派者。則在隨事婉轉。密陳於上。以求寬減。

行補助

力農務本者。良民也。耕不足而斂不給。苦矣。春秋二時。約耕將半。斂已畢之際。必親自循行。見有田野荒蕪者。詢其何故。荒蕪察有衣食困乏者。詢其何故。困之以常平倉積穀出陳易新。不責其息。穀亦補助之法也。或不足。及不能行。集里之富民而勸其補助。富

者無取重利貧者不得負本違則有罰庶兩相濟而可以民養民矣至于鄉民朔望點卯具結一切無益之事因緣使費悉應止之

敬社稷

社所以安民稷所以養民每春秋二時必擇上戊日致祭先期齋戒至期宰牲設饌必躬親審視申飭贊祝及與祭者俱必誠必敬以求神鑒感通祈報自然有以福民若一切非典之祀誣天惑衆斷斷不可妄行

尊聖賢

祭丁之禮天下皆行但須先期齋戒必躬必親習儀演樂先致愼重行禮時肅秉一心毋徒視爲故事至常時修整學宮毋使頹損毋致汚穢每月朔必至誠行香先拜聖後拜賢不可怠忽新生入學必當致祭科舉起送不許士子飲酒後拜聖

崇師體

到任時學師係舊任因不必言若或新任必躬率士子迎禮傳諭士子各行執贄無論薄厚此亦朝廷設官之意不必問其師爲何如人也若學師先拜士子士子或不贊或並不答傲慢實甚苟有此風亟宜正之

隆鄉飲

古禮之存於今者唯鄉飲酒耳何長吏多藉以漁獵富民也是宜撙節德其尊者以爲賓不必定兼爵秩按期舉行致敬盡禮使邑中士民有所矜式榮一人而千萬人知勸其所係非淺小也至邑中有先賢祠宇尤宜修葺以時致祭使人感發興起

獎德行

每孟春孟夏二月令各里公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無愧者一人親酌巵酒賜以花紅鼓樂送諭衆以爲法若有徇私濫舉之徒罪責舉者本人不得給賞里中無足當舉者此里不妨不舉

懲奸惡

每孟秋孟冬二月令各里公舉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義無廉恥者一人審其重輕枷責示衆仍諭以爲戒亦不許揀仇肆害如無其人此里亦可不舉

明大事

民間有死喪者。諭其盡心齊斂。葬不得侈。陳宴飲及鼓樂待賓。甚至乘喪婚娶。演戲鬬材之事。此等習俗。大傷仁孝之心。如或有之。宜禁絶焉。至於火葬一事。是使親遭大戮。尤宜禁絶。若士子丁憂者。先行申飭。不許擅易吉服出入公門。違者以不孝論。或有必不得已事見官。許其黑冠衰。亦是教孝之道。

重正始

夫婦人倫之始。親迎所以重正始也。邑中若行之不謹。或比屋效尤。則傷化敗俗。莫此爲甚。宜嚴加厚爲。其有孤糧不能徧及。宜次無生可賑者。尤當察其素行。不許其囑托公事。假勢害民。

嚴季試

每年四季舉行。故謂季試。今爲縣者多不行。仰行之。一任中不過一二次耳。何以鼓舞人才。此典斷當於四季行之。獎優勞以勸師長之道。若因優等往來

恤貧窮

窮民無告。施仁宜先。所有孤貧口糧務宜如數全給。且得加厚爲善。若孤糧不能徧及。宜次無生可賑者。尤當察其素行。不許其囑托公事。假勢害民。

勸積貯

常初當民樂輸。造冊按口賑濟。冬寒時再勸富民施棉衣以活人。總須躬詣閭閻。委曲開導。官果誠切從事。良心在人。無不動者。亦是以民養民之道。但儉裕之家。勿不樂居富名。且恐徧是爲例。而長吏假義捐之說強爲科索。則反以爲厲。須善行之。無使富民重足也。

興社學

邑中大藥立東西南北四社。官請有學有守之貧士爲社師。以教子弟之無力讀書者。但宜責令社師教以孝經小學四子諸書。俱講明大義。使子弟輩各知此份。宜痛禁之。若畏大來贈嫁之費。當勸民間婚嫁從儉爲主。儉則不論聘可以及時。不傷財可以安業。

戒溺女

天地好生。常人且不忍加害。而況自己骨肉乎。如有

不舉樂可以合禮衆善畢集不止免溺女之慘也

禁披剃

百姓朝廷之百姓也僧尼之徒以生死二字誘人子女捨身出家絕人之後制人之愛殘忍孰甚焉爲民父母豈忍棄赤子於若輩乎所當厲禁

逐倡優

此種人若邑內有之啓人奢淫宏靡之不許在境

立義塚

民間殯葬既論之以禮律不使惑于風水之說久滯親柩矣其有無主之柩或貧不能營葬者官設義塚地令埋之其地須寬大及各鄉多設雖無柩者藁葬亦可唯不可聽僧人說焚屍柩入骨普同塔俾死者傷屠慘也

公門懲勸錄

公門懲勸錄序

國家爲民而設官設官而頒律有犯律者治以應得之罪書者政簡事少判決不假手於人自秦以下始有掾屬曹史此其人皆深明律意與官共治其民者也其下則有輿臺廝卒之屬供官之使令凡官所以治民之意亦莫不知之然則公門之內固無一人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倘何所用其懲勸也哉自公門而待懲勸而後世之治之不及於古也可知矣雖然孔子言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首曰廉善次曰廉正凡此皆懲勸之道也且欲治人必自治始倘公門之內而不能各正其身則民之反脣以議也不待言矣抑聞之

爲惡易者爲善亦易乎民手不操絲粟之柄雖見義勇爲所補總屬無幾若公門之中官欲造福於民固自易易其餘若掾若曹若輿臺廝卒皆可因公以造福特恐相習成風而未肯留意及之耳予自作吏以來夙夜惴惴極懼獲戾於百姓而凡從吾游者亦未嘗不以立品存心相勖公餘之暇因裒集先正格言以及果報之確然有徵者彙爲一編分爲上下二卷付諸梨棗誠使居公門者各自檢點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則因懲勸而各正其身各能造福將由近以推諸遠更何民之不可以治哉刻既竣爰書其意以弁諸簡端

光緒丙申年九月既望南海周炳麟題於姚江官署

光緒庚子年十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當官者以理事爲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爲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脩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或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爲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爲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當官職業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未能盡又恐取責於上多苟合含糊欺謾將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間

救危以刑獄逼迫爲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即係定

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間也或曰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奈何愚曰勿慮也但慮矢志未堅耳立志不差惟有積誠動之潔身俟之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禍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爲化諭或禁火葬或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謗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種殘虐傷費事

天未有不厚報之者

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一有叢集不惟誤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雜而朦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强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翛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非違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豈不可羞豈不可懼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千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

功名六瞋人有炎涼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轑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聵然豈不驟貴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

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甯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眞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甯無損福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廕子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謝金鑾居官致用篇先生福建侯官人官安溪學教諭
天下眞實緊要之官在內則宰相在外則縣令者也宰相百官位崇而德備者也縣令上承各憲治繁而任重者也學者果有脩己治人之術痌瘝在抱則不爲宰相必爲縣令蓋宰相所措置者在天下而縣令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於目擊生民之疾苦親見其利害則宰相有不如縣令者矣宋人有詩云面丈從容問且酬展才誰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曾點狂者也所見有堯舜氣象孔子以其類己故歎而與之其餘如仲氏冉氏公西氏皆聖門之英才也所志不過諸侯諸侯者今之縣令是也蓋聖門教人無非實學實用不得謂曾點賢於三子天之所以立帝王者以爲民也帝王不能以一人之耳目手足徧及天下必分立官府以治之其實政實治則在縣令也帝王者天下之主縣

令者一邑之主也一縣令壞則一邑之民心去矣眾縣令壞則眾邑之人心去矣其禍將誰歸哉
問官方民俗何謂壞何謂未壞曰以州縣言之在內則幕友崇學術一也吏胥畏律令二也門丁跟僕各懍其分無多貪求三也在外則紳士守禮法而清議嚴四也無奢縱誘詐之徒五也法令行於民間犯罪者無求脫之意六也此六者各自兢兢非有迫之使然者如此謂之未壞今則盡反此六者故曰壞也當其未壞也爲好官易爲醜官難及其既壞也爲醜官卻易爲好官甚難知其所以難則於做官路徑已窺破
問何謂所以難曰幕友不崇學術則無定見而易徇東家之

所爲今之吏胥由官派點朝更暮改無世守之業盡破律令丟案換卷淆亂數目乘機作弊飽得錢而已門丁跟僕衣服禮秩與官相彷予以重權使坐圖富貴紳士不守禮法合於貪緣誘詐之徒民間知法令之不可行只圖苟免則內外上下羣相符合莫不因官之受賕以爲利倘有好官欲立紀綱欲明法度不殫貨利者則此輩大失所圖莫不多方誘惑危言以劫我設計以困我使吾志必不可行斯其所以難也夫此輩之所以上下和同內外合一日喧聒於吾耳者豈眞爲我籌畫哉彼欲藉吾以富其身家故也夫使吾枉法受賕以自富吾身家且不可爲而乃爲彼之欲富而爲之乎故必窺破此輩之情然後做官無難

親戚歡娛僮僕飽此一語是居官入手時第一誤事此處不立主意將來便不可救藥儒者不知做官爲何事輕易將國計民生酬應自己私情致壞了聲名喪了廉恥明犯刑法暗積冤孽一切罪苦都只自家承當此時親戚僮僕都不管了可以爲智乎

左右使喚之人在官者曰門子曰長班也每州縣門子一二人長班一二人極其足用矣此輩無非無儀只任呼喚亦極利用倘本官素有家僕信心可賴者攜爲官用未嘗不可然豈能多哉今之所謂爺們可用者百不得一官無主見妄爲收攬則亦聚無賴之徒以自害其身而已

爲官以理財爲急初到任即須詳察此缺每年中錢糧出息若干雜稅出息若干合廉俸若干爲入數又細察每年中上司酬應若干差事坐派若干幕賓束脯若干家計食用若干共爲出數以入數抵出數必有贏餘但不能甚多耳若以所入抵所出僅敷支給而無贏餘則須於出數中力爲裁減硬立鐵定章程必使有餘而後可

州縣乃親民之官爲之者別無要妙只一親字認得透做得透則萬事沛然無所窒礙矣下鄉之時不厭其多必輕騎減從一食單茶爐酒榼行館即住民居遇耕民則問晴雨相慰勞與談辛苦察其家口子婦能孝順否兄弟相友愛否地有遺利人有失業否遇秀才則與語讀書行誼入書齋察童子執聰穎可成就詢所讀書爲正句讀提講解當說則說當勸

則勸當罵則罵雜以勸謔戲笑使相浹洽遇食則山蔬脫粟皆可食遇坐則土墊蘆席皆可坐如此所至聞風相率而來雖小事便與立斷不用告狀行之一二年則諸鄉之是非賢不肖皆了然於心目如此者何利不可興何弊不可除何兇不可縛而又何貧之足患哉

逆旅之人賃屋以居其所謂居停主人者則眞泰越也然惟朝夕相見則疑難藉以詢出入有所託以久之而或有無賴以通艱難賴以濟既去之後猶相委託者矣何也惟其分雖疏而情勢則已親也故居官之道與民情勢相親則諸事畢治莫患於上下懸隔乃今之居官者好作大模大樣自謂體統如此履民間之居室干雜萬端唆民間一茶一飯則云不可

日是犯擬議也是有疑於關節也是當揭參也至察其所爲則關節橫行擬議者載塗而揭參不及焉嗚呼不識爲官機要烏可與語哉

官與紳士親與百姓親則左右之人深嫉之隸役則尤嫉之爲官者雖有親民之心往往受制於爺們隸役而不敢行嗚呼何以爲官哉

廣思集益採納羣言此居官之要圖也然近習之人持權則賢士閉口兒子女壻持權則合親疏遠近之人無一敢言者矣

居官不要錢不過於貪贓一律可告無罪而已其實算不得好官做官須替百姓辦事方爲稱職若說我不要錢便可自

問無愧則州邑各有城隍神像戴冠正容終日端坐已極廉靜可以不設官府矣

今之州縣官朝更暮改能久任者少矣然做一日官即爲百姓籌百年之計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則諸事苟且不成爲官矣至於錢穀帳目冊檔文券則宜處處斬截時時日日皆可交代蓋所存者百年之心難保者一日之事賢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即行豈可有葛藤餘累哉袁了凡當官功過格先生名黃字坤儀浙江人萬歷進士官至大參

功格

能爲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算千功

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算功勸戒上司倍算

勸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算千功佐貳減半論

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錢糧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豪奴不使播惡算百功

能摘發奸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

偶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算十功

遠來人役早發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事之大小人之善惡算功 以上吏

催徵有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撲而錢糧畢辦算千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閭縣受福算千功

濤覈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致累小民算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糧里不累賚解員役算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查稽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算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糧如期并禁吏胥剋減一次算十功

荒年賚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算一功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算

用物照價平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以上戶
闢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醇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免水旱瘟疫之災
算千功
表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誨誘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各因人
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厚待加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而加撫

恤者倍算
禁止惡俗如淹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日算十功
接文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共助者
同算
瘟疫癘病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千功
葬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以上禮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奸究自息算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爲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千功
盜賊拏到即審務得眞情眞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
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差拘拽夾招承無枉無縱一次算千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善良算十功以上兵
凡聽訟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鬬毆人命或故或誤爲首爲從俱細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
不致游移出入干連無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豁者免大辟一人當百功永
成一人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者十
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九十以下算二功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
懲誡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者一人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搆釁廢蕩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打尊長告卑幼
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梭弗夾要拋弗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爲檢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
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爲抹去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
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瞞越訴不偏護原告不徇嘱託耐煩受言
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隨其轉嫁不以成心怒翻案
重懲誣告以息刁訟一事算一功

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穀如有力稍力無力聽犯
自認不以贖鍰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監禁之罪一
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扳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算功能爲開
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己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佐貳不得擅羈人犯算五功
嚴禁獄卒牢頭勿肆淩虐使囚得安甯一人算一功
牢瘟傳染命獄官獄卒埽除積穢多燃蒼朮夏貯涼水冬天
給草薦薑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未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爲
事算十過
設處者倍算以上刑
開渠築隄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門人概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學宮官堂及鄉賢名宦祠正神祠廟倉房獄舍橋梁道
路費十兩算一功勸人樂助者同算以上工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
心力
過格
地方利病絕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
地方利病明知應興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圖便已
私罔知民隱圖便目前計永遠算千過
偏護衙役姑縱奸徒設局詐騙窘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兩泥成案徇體面不與開
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己市恩避怨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沽不准詞狀之名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算十過
以上吏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拏亂責追呼

愈急完欠愈淆使合縣不甯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永受賠累算千過
點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縣受累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虛公詳恕偏聽率性苛派不堪算百過
遇患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肯盡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衆多寡算過以上戶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百過
好爲奢侈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方士習日靡算千遇
縱容左道惑衆及聚衆賽會不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博爲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算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褻慢爽儀遇知己而含疑不無遇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沈迷積習見聞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修之念自障人道之門其過無量以上禮
縱奸捕唆盜扳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甯算千過
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眞情眞贓致點盜漏網扳累良民算百過
盜有或初誤犯或迫飢寒不原情警豁使人無自新之路者算十過以上兵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上司不駁一事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葬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事算百過審非眞命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完屍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過
情罪未覈杖死一人算百過
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無罪誤責算十過
借地方公事爲名濫罰者一而算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橐以媚上司一事算千過
受人囑託故縱應罪者一人算一過縱眞命一人算百過縱
大盜及豪强奸蠹一人算百過若受賄故縱倍算
用刑不當以多寡算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算百過
縱行杖人打下骸灣需索詐害一日算十過
無遇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一杖算一過以上刑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隄不築不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算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衆之處聽其頹敗亦照工程之大小

算過以上工

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汪龍莊佐治藥言 先生名輝浙江蕭山人乾隆己未進士官道州知州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爲治勢非得已然歲脩所入實分官俸亦在官之祿也食人之食而謀之不忠天豈有以福之且官與幕客非盡鄉里之戚非有親故之歡厚廉而賓禮之什伯於鄉里親故謂職守之所繫倚爲左右手也而視其主人之休戚漠然無所與於其心縱無天譴其免人謫乎故佐治以盡心爲本

盡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親骨肉未必盡明事理而倏僕胥吏類皆頤指氣使無論利害所

關若輩不能進言即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輕必不能動其傾聽甚且逢彼之怒譴責隨之惟幕友居賓師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於心復禮與相抗可以剴切陳詞能辨論明確自有導源迴瀾之力故必盡心之欲言而後爲能盡其心

嗟乎盡言二字蓋難言之公事公言其可以理爭者言猶易盡彼方欲濟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鮮有不齟齬者故委蛇從事之人動曰匠作主人模或且從而利導之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嗟乎是何言哉顚而不持焉用彼相利雖足以惑人非甚愚暗豈盡迷於局中果能據理斟情反覆於事之當然及所以然之故抉利害而强諍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賓之與主非有勢分之臨也合則留吾固無負於人不合則去吾自無疚於己如爭之以去就而彼終不悟是誠不可與爲善者也吾又何所愛焉故欲盡言非易退不可必行其言者弊或流於自是則又不可實主之義全以公事爲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幕之智非必定賢於官也特官爲利害所拘不免搖於當局幕則論理而不論勢可以不惑耳然隔壁聽聲或不如當場辨色亦有官勝於幕者惟是之從原於聲價無損意在堅持間亦僨事故士之伸於知己者尤不可以不虛心

信而後諫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爲主人忠謀大要顧名而不計利凡與主人相依及效用於主人者率惟利是視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爲媒蘗其勢既孤其間易生稍不自檢毀謗從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

諺云官斷十條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爲輿論所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爲天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正心之學先在潔守守之不慎心乃以偏吾輩從事於幕者類皆章句之儒爲童子師歲脩不過數十金幕脩所入或數倍焉或十數倍焉未有不給於用者且官有應酬之費而幕無需索之人猶待他求夫何爲者昔有爲余說項者曰此君操守可信余聞之悚然容曰是知君語也失何尤余應之曰

今有爲淑女執柯而稱其不淫可乎客大笑而去

古也有志儉以養廉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强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勝已失寒士本色甚且蓄優童狎娼妓一譏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習與性成身敗名裂故吾輩喪檢非盡本懷欲葆吾眞先宜崇儉

諺云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不愼之故初報以簡明爲上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證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刪多一情節則多一疑竇多一人證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愼辦案之法不惟人罪宜愼卽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卽死者含冤向嘗聞鄉會試場坐號之內往往鬼物憑焉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於坐號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車之費及示審有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陋規名目不一諺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贓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斬絞流徒重罪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售不七八年而無以爲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妨摘喚子證分列自可摘芟少喚一人卽少累一人諺云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爲上

詞訟之應審省什無四五其里鄰口角骨肉參商細故不過一時競氣冒昧啟訟否則有不肖之人從中播弄果能審理平情明切譬曉其人類能悔悟皆可隨時消釋間有准理後親鄰調處籲請息銷者兩造既歸輯睦官府當子矜全可息便息亦甯人之道斷不可執持成見必使終訟傷閭黨之和以飽差房之慾

獄貴初情縣中初報最關緊要駁詰之繁累官累民皆初報不愼之故初報以簡明爲上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證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刪多一情節則多一疑竇多一人證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愼辦案之法不惟人罪宜愼卽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卽死者含冤向嘗聞鄉會試場坐號之內往往鬼物憑焉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於坐號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愼辦案之法不惟人罪宜愼卽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卽死者含冤向嘗聞鄉會試場坐號之內往往鬼物憑焉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於坐號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贓眞則盜確竊賊亦然正盜正竊罪無可寬所尤當愼者在拒扳之人與買寄贓物之家往往擇殷而噬藉端貽累指扳之人固須質審其並無實據者亦可摘釋至不知情而買寄贓物律本無罪但不得不據供查弔向嘗不差捕役止令地保傳諭繳內注明有則交保不須投案無則呈剖不許帶審亦從無匿贓不繳自子差提者此亦保全善類之一法蓋一

經差提不惟多費且竊盜拖累幾爲鄉里之所不齒以無辜之良民與盜賊庭質非賢吏之所忍也

吏治以安良爲本而安良莫要於去暴里有地棍比戶爲之不甯訛借不遂則造端訐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賭首娼事本無憑可以將宿嫌之家一網打盡無論冤未即雪即至審誣而破家蕩產相隨屬矣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呈則善良庶有賴焉惟是若輩倚胥吏爲牙爪胥吏倚若輩爲腹心非賢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牽矣

余族居鄉僻每見地總領差勾攝應審犯證勢如狼虎雖在紳士不敢與抗遇懦弱農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則厲聲呵詬或自毀官票以拒捕稟究人皆見而畏之無敢公然與之相

觸夫兇盜重犯自問必死拒捕之事間或有之若戶婚田債細故兩造平民必無敢毀票以拒者拒捕之稟半由索詐而起然一以拒捕傳質即至審虛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將毀票存銷改差承行止就原案辦理其果否拒捕屬主人密加確訪而改差票內不及拒捕之說以免串詐然其事每訪輒虛故差稟拒捕斷斷不可偏聽

親民之吏分當與民一體況吾輩佐吏爲治身亦民乎嘗見幕友位置過高居然以官體自處齒鮮衣輕漸不知民間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論未必全是而強詞奪理主人亦且曲意從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理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爲犯事者設身置想并爲其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然後與居停商量細心推鞫從不輕予夾棍而眞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鮮有翻異以此居停多爲上憲賞識余亦藉以藏拙無賦閒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氣浮及拘泥成見

成案如程墨然存其體裁而已必援以爲準刻舟求劍鮮有當者蓋同一賊盜而糾夥上盜事態多殊同一鬬毆而起衅下手情形迥別推此以例其他無不皆然人情萬變總無合轍之事小有參差即大費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辨而以成案是援小則翻供大則誤擬不可不慎也

特才之官喜以私人爲耳目訪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搖

於利或蔽於識未必俱可深信官之聽信原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撓不爲所奪若官以私人爲先入幕復以浮言爲確據鮮不僨事蓋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虛心聽斷一以訪問爲主則身在局中動多挂礙矣故訪案慎勿輕辦辦理幕務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門伺候者不啻數輩多延一刻即多累一刻如鄉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好回家遲之午後必須在城覓寓不惟費錢且枉廢一日之事小民以力爲養廢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之養其羈管監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況事到即辦則頭緒清楚稽查較易一日積一事兩日便積兩事積之愈多理之愈難勢不能不草率塞責訟師猾吏百弊叢生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譬舟行市

河之中來者自來往者自往本無壅塞之患一舟留滯則十百舟相繼而阻而河路有擠至終日者矣故能勤則佐劇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則佐簡亦忙忙先神亂

幕之爲學讀律尙已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蓋各處風俗往往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尙所宜隨時調劑然後傅以律令則上下相協官聲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謗生古云利不百不興弊不百不除眞閱歷語不可不念也

余嚮在胡公幕中初讀律書時惴惴焉恐不能習幕是慮友人駱君炳文端方詣練獨嚴事之嘗語余曰以子之才之識爲人佐治所謂儒學醫菜作齋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

余請其故曰衙門中事可結便結情節之無大關係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絲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無已是謂已甚聖賢之所戒也余心識之不敢忘數十年來覺受此語之益甚多

省事之說大屬不易蓋詞之訐控多人者必有訟師主持其事或以洩忿旁牽或以左袒列證不墮其術往往以經承弊脫爲詞百計抵塞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關通啟官疑竇故覈稿時必須細加衡量主人庭訊應問及者方予傳喚則比覺已不貲此等借名啟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則催主人速拘嚴懲必有凡摘釋之人自有確然可剔之故遇有刁健無難明白批斥使訟師不敢肆其譎張庶株蔓之風漸息而無辜不致受累矣

一詞到官不惟具狀人盛氣望准凡訟師差房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羣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寃卽壯被告之膽圖省事而轉釀事矣夫人命姦盜及棍徒肆橫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爭鬬類皆戶婚細故兩造非親則故非族則鄰情深累世衅起一時本無不解之讎第摘其詞中要害酌理準情剴切諭導使弱者心平强者氣沮自有親鄰調處與其息於准理之後費入差房何如曉於具狀之初誼全姻睦

前明徐相國階柄政時作家書示子弟尙誠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余鄉居見命案列證便舉家惶駭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故在館閱報詞非緊要人證卽屬主人

當場省釋不令入城應取保者訊後立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寧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走發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眞屬無事尤須爲主人禁絕覈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豪强侵佔律所不容若世業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產原隱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挾持需索不遂卽飾詞訐控一經准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須勘斷官或不暇遽及則棍差朋比覺已不貲此等借名啟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則催主人速拘嚴懲必有陰受其福者矣

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官事若般安能日履山澤且批勘

之後凡遇催詞無可費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釀成他故如按圖辨址覈計魚鱗弓口券冊明著者或批斷或訊斷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須屬主人爲之速結使造葬無稽亦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勢必多人守候尤萬萬不宜臨期更改

案有犯證倘須覆訊者勢不能不暫予羈管繁劇之處尤所多有然羈管之弊甚於監禁蓋犯歸監禁尚有管獄官時時稽查羈管則權歸差役差不遂慾則斃之穢處餓之終日恣爲陵虐無所不至至有釀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賊犯久押則縱竊分肥爲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雖畢記全在幕友立簿檢察以便隨時辦結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賄脫之

患

訟一入差兩造不能無費即彼此相安銷息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爲治惟必訊之案方入差傳喚其餘細事多批族親查理或久而不覆經承稟請差催從不允行亦不轉票蓋事可寢擱必其氣已平固而盟之有益無損加以差催轉多挑撥矣且族親縱有袒護終不敢盡沒其眞役則惟利是圖更不可信也

地方風氣以官爲轉移地棍揣摩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資若輩厲階如官慾賭博則棍首局誘官治小錢則棍訐攙和官清水利則棍控侵佔官嚴關隘則棍飾僞傷官禁錮婢則棍告佔指官恤窮佃則棍訟業橫如此之類悉數難終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幕友因利察弊力究冤誣固不可因噎廢食斷不宜乘風縱火使棍奸可戢官法可行則平民自安無事之福矣

陳文恭公在官法戒錄總論先生名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謚文恭

唐翼修曰凡爲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屠業者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猾賊良心澌滅殆盡又有自家尚是好人大衆交摘竟墮惡道者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之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觀目前害之過多索詐恐嚇爲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

府史胥徒其未在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爲恆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據石之入室人交譏嗷嗷待哺者誰爲養育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以取不義之財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爲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

孫可惹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驕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微逼人凡有身家之念皆俱禮之爲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甚可畏也

天隨子曰胥吏作奸轉易字而僞移文卷空中遺害舌下流殃但知取利莫計傷人於是有死於筆端者有死於勞役者有死於會計者有死於流弊者何其毒也此其事奸人皆優爲而污吏尤甚焉何則權勢之地法律施行無殺人之顯名有得財之實事是以恬不知悔也

又曰近世以來胥徒之惡亦已甚矣蒙蔽上官生事興擾逢迎附會票令紛紜而悉索之事遝焉由是假借官威恐嚇愚民何比比也夫鄉野之農視官長如神靈見公差如鬼刹聞名膽喪魄散股栗故里中之奸猾者常挾此以詐財焉況乎隸之衙命而往者其迫脅不更甚乎爲隸者苟能持平等之心捐詐譎之習懦者勿侵愚者勿欺待之以和顏示之以正路事可息則息之失可彌則彌之取無過索適可而止抑又何罪焉若以迫脅爲强未有不身遭刑戮禍及其家者也

靈壁子曰點吏遇人不利之事或虛張聲勢或妄設變害或駕言危險或誣捏驚詫使愚者失首領制衙中而憂惶恐懼之過往往死於非命不亦慘乎噫恐嚇之事常始於微小而究至傾人之性命則爲害甚矣予觀世人欲以恐嚇取財釀成讎鬬錙銖未及入囊而枷鎖先已繞項違天理觸法網何不自畏懼而乃恐嚇他人哉

鶴控子曰官吏張羅而待者訟也訟者既至則以爲奇貨可居矣當公票未行而下吏爭任焉隸執其票則居然有司也躁跳之狀目不堪視囂叫之聲耳不堪聞虛張事勢妄逞威風金多則諾金少則勃然而發狂及其伺候於公門拖累多人而饕飧煩費曠日持久而旅館蕭條茶居酒肆著處皆耗金之地內胥外役何莫非索鏁之人支吾東西而力辭逢迎左右而囊空稱貸求情市產悅吏一口之氣未伸全盛之家幾破矣

河汾子曰入輕爲重受賂之官時時有之而舞文之吏尤甚夫文卷獄辭掌之者吏也更得仇家之利則改竄字句或有所索於其人而不足則誣捏辭語往往巧施毒手誣陷良民便聞者懼之名曰當路之吏將謂可以多金而致富耶夫毀人之肢體以肥己之身傾人之性命以利己之家是以心爲戈矛而以筆爲鋒鏑者也以心爲戈矛則生氣絕矣以筆爲鋒鏑則死機近矣豈有不傾覆者哉

又曰刁才猾技之夫老於公門熟於訟事贍氣雄豪膚肢壯健爭强於胥吏之驅角勝於階墀之對行賄賂有偷天之手段鬬機變有仗勢之神通使高者畏懼而心惶卑者聞風而心惶恐懼之過往往死於非命不亦慘乎噫恐嚇之事常始於微小而結仇根豈不危哉彼以訟辱人而求勝者何不監此

張惠菴曰府官新蒞任時必將前任事宜更改一番吏胥因得於中作弊蓋此輩只利有事不利無事上生一孔下鑽百竇民之擾害者多矣

又曰近時衙門人砌款單送匿揭窩訪買訪種種陰謀害人不小天報有在必無漏網而自恃佞佛齋僧謂可逃天譴豈神物亦庇奸而窫惡耶愚亦甚矣

又曰衙役迎合本官其貌似謹其事似忠其才似可用而不知其處心積慮正欲借上以行其私也

又曰獄官獄卒其意以酷虐不加則賄賂不入每借一二窮者酷加刑具恐嚇他囚彼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爲府縣官者揀一箇好獄吏最爲緊要

又曰爲善難而爲惡易者莫如胥役之輩與往來官府之人何也彼日侍官府之側便於進言有瑕隙者投戈下石之利端弊竇逢迎開導之甚易易也非有守之人鮮能自持者夫方其投戈下石逢迎開導之時幸以爲無人知也人即知之以爲莫我如何也於是肆志行之而莫之戒及其罹於法網也鞭笞刑戮上以致父母之憂而下以貽妻子之累辱莫甚焉即使王法可漏而天必加譴鬼必加責能逃於身而不能逃於子孫正恐報遲一日則更重一日也何如存心寬恕常循理法不假公道以濟私忿不開利端以害萬姓其獲福甯有量乎

居官果報說

獻縣令明晨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爲慷然因言制府李公衞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腳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

拜曰領師之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膺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台城李公曾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昶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爲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筆殺一事之乱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也方其初萌祲一官貶流一

二吏卽可消患於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
裂吾輩遂遘其難吾輩病民蠹國不能繼現在之執法者也
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而誰訟歟書訖亂遂不動迄不知九
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古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爲無理也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實齋安公家聞蘇丈東皐言交河某令
蝕官帑數千使其奴賫還奴半途以黃河覆舟報而陰遣其
重臺攜歸重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爲盜所劫殺從舅咋
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爲而鬼神之所爲也夫鬼神豈白
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
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丈曰令不竊貲何至爲奴
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
勢不能齊同劫財而有首有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
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爲報罪福
未盡或有報而不卽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

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爲盜重臺效尤重臺不效尤何至爲盜屠
掠此仍人之所爲非鬼神之所爲也如公所言是令嘗受報
故遣奴竊貲奴當受報故遣重臺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
屠掠鬼神旣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傎乎從舅曰此公
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之中
勸人以自立

甲與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撫軍併使佐官政惟其言
是從久而貲財皆爲所乾沒始悟其奸稍稍譙責之乙挾甲
陰事遽反噬甲不勝憤乃投牒訴城隍夜夢城隍語之曰乙
險惡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爲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
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

之紿而紿誰耶渠惡貫將盈終必食報若公則自貽伊戚可
無庸訴也此甲親告姚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
人也

交河蘇斗南雍正癸丑會試歸至白溝河與一友遇於酒肆
中友方罷官飲酣後牢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一人褶袴
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
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貧勢也劫財者必誅殺
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
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爲報罪福
未盡或有報而不卽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
見而疑天道之難明不亦傎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
當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多端何察多術工於趨
避而深於擠排遂削減爲八品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
耳密語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友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
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
須滅迹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用奢
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未了事未
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
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

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己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守己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非特不致耗祿亦召福之道矣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貢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日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日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甯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

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閒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奸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讎者則有讎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閒見不眞病媪衰翁語言昏憒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庶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隄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行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撥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

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夏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眞仙矣

以上見閒敝草堂

常州多世族如呂相國宮楊狀元廷益趙恭毅申喬潘大中逐思槩其子孫皆科第蟬聯書香不絕惟錢文敏公維城後人最彫零今且絕矣相傳征苗之役公以大司寇參贊軍務槩魁就戮經畧欲誅其壯丁而宥其弱稚質之公公毅然曰寧種難留遂盡誅之髮齔無遺由是苗種遂絕旋師未幾公卽薨公子亦相繼殁諸孫多殘疾者幾氏之祀竟絕

劉會元有慶宰江右之玉山廉明而勤案無留獄訟者非有

應得罪不輕拘候時有裁衣某爲某案質證將集訊而劉公以要事晉郡差役盡拘兩造及案證於飯歇以俟其反裁衣之妻聞夫被押而懼以爲公不輕押人押則必犯重罪急攜其幼子入城探視値山水發落水死及公回案結裁衣歸而無家矣因亦自縊而公弗知也逾月公復晉省甫下船忽叱家人曰船中何來婦女視之無人及下艙復曰汝何人敢攜幼婦稱子擅入我艙家人視之又不見衆疑其船有鬼勸公易船以行勿許舟發公背倚窗觀書窗忽塌公遽倒身落水如有曳之者急撈救至三里外始得公屍卽裁衣婦子落水處也公殁之逾年玉山城隍廟道士夜夢新城隍到任則劉公也

徽州曹之英任蜀中某縣令所治有姪弒其叔者姪豪於貲廣行賄賂以八百金獻曹供招文卷皆囑內幕爲之改定方其刪改供詞時聞窗外鬼聲吁吁然幕友亦得賄不爲動姪竟超然事外後數年其幕友先死死時見一鬼浴血而來稱汝與曹某得賄賂獨使惡姪漏網且以開脫之故反將我多方文致令我抱屈難伸今得請於帝矣遂舉手自搯其頸而死曹亦相繼卒卒後家業零替僅留一子入泮後暴卒薦之後遂絕

宣城有巨盜行劫入金多而黨衆營汛莫敢誰何太守某嚴厲有吏才履任未及旬卽設法補獲之盜行賄巨萬太守倘之所親勸勿納守笑曰殺之壁將焉往遂納賄而仍被誅之

盜伏法之夕守署門者見盜入宅門呵之不止追之勿及入內室而滅質明太守侍婉得一子及長竟傾其家人咸知爲盜之索債云

縣丞某需次江蘇委署泰賢丞丞分防四團鎮時前官以疾歿靈柩尙在署某攜眷假館城隍廟是年邑被水蠲賑並舉府檄某查木鎖被災戶口値方伯亦有委員至而人者素相得某遂留之同居日事酣飲唱曲而委其事於胥役鄉董團保遂得因緣爲奸漁利冒濫交作貧民反不霑實惠未幾某夫婦相繼無疾暴卒委員某回省銷差不一月亦卒某丞年未强仕素無大過忽罹此慘報人疑其攜眷屬居神廟致以褻瀆干神怒然觀於委員某之死而知冥譴之在此不在彼也

道光庚寅年江北大荒有司以賑撫請戶口稍多撫軍疑之因飭蘇藩司於州縣佐雜中選廉幹者十員往會地方官覆查與斯役者頗極一時之選顧皆承撫軍意務爲刻覈澤不偏霑節省帑金巨萬時惟鄭君祖經與某某所查獨寬以是忤撫軍意不得保而以精覈蒙上賞者七人次年七人者相繼無疾卒而鄭君以前海運勞自南匯丞擢尹江都一子以孝廉入中書某某亦俱無恙

昭文主簿李君强幹有爲而熱中躁進念主簿冷官無由拔擢惟獲鄰盜可以超遷不惜重貲購線追捕頗有所獲而都非首犯會有九斤王者爲浙省著名大盜李得其蹤蹟密稟

上憲給劄往越境擒歸一訊而伏置之法李以訪獲鄰省大
盜送部引見因赴省請咨暫寓逆旅有同官之需次者來告
貸李入房開篋取銀鎖緊不得開告貸者促之急李扭其鎖
用力猛篋中物皆動搖鎖開有刀躍於地李怒頓足腰脫徒
跣踏於地狂叫而撲適王菊如少尉湯次省中與李最相得
亦在寓急趨視之則躍出之刀自足底穿入直透足背急拔
去血湧如泉因扶之上牀爲覓傷科至取藥敷之痛遽止雖
未能步履而飲食言笑如常王伴之至暮始歸次早往李寓
其家丁迎告云主人睡後神魂不安終夕喃喃不知作何語
王急入房視之李方倚枕坐見王至亦不動與之言多無倫
次疑其有病勸之歸日盍囘署調理數日再來蘇李瞋目曰

我浙江人應浙江拏我不應江蘇拏我今要我去還送我至
浙江李山東人而其音皆似嘉湖間人語知爲九斤王所附
王遂爲具舟送之歸昭文臨行猶謂王曰你要叫我囘去須
要送我到浙江王漫應之而令其家人扶掖升輿王視其開
船始返不三日而訃音至矣

會稽施某初爲廣東巡檢以屢獲洋盜越級超授知縣疊任
劇邑後以計典罷官其幼子素聰穎有千里駒之目施歸後
幼子忽患神癡終日向壁拜跪曰此案不關某事粵中公事
某皆不預聞終日喃喃惟此二語其父詢之輒瞋目曰都是
你害我的後竟以顛死施夫婦亦相繼歿一家星散

王伯陽司馬攝上海令屢鄉勇捕盜於海有周某父子驍勇
善鬬每出洋必有所獲一日報獲巨盜十二名人贓並獲司
馬大喜遽訊之供稱閩廣販私鹽船舟中有銀數千皆販鹽
所得而並無他贓王忿其不承嚴梏之三木雜施皆自伏爲
盜然其眞否不可得知也而周子以獲盜之次日因遺物於
出洋師船內欲往取鯖師船大不能入口進出皆用駁船渡
往周子駕駁船至師船側遣其勇躍而上既取物復躍而下
駁船忽爲橫風盪開失足落海急救之適值潮逆隨潮而下
并其尸不獲司馬猶未悟竟以巨盜定案解至省駢戮之而
司馬以緝捕精能予升階周鄉勇以守備拔補甫奉　旨不
三日司馬無疾暴卒卒時似有所見時人咸知此獄之冤而
無敢訟言者然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道光乙巳丙午間江南有劫犯戕官巨案盜犯久不獲上憲
懸重賞以購之會有報盜匿江北裏下河一帶者蘇撫臬委
一司馬一令往會地方官嚴拏訊辦未兩月報獲二十餘犯
嚴梏之皆俯首承服駢戮於市時論弗以爲允也然司馬及
令竟以獲盜功蒙上賞不二年令奉委署常州某邑受事僅
七日無疾暴卒卒時如有所見次年司馬題升徐守捧檄赴
任至袁浦無疾暴卒卒時亦如有所見而君皆年綿照仕相
繼暴卒且皆當赴任得意之時衆咸異之歸咎前案之不免
冤濫也

松江參軍某急欲得知縣有華亭令某與之善以己所獲盜
數名予之而爲乞獎上游以人數與保例未符參軍復出資

買得二盜以足其功遂給咨送部引見後得　旨以知縣用
甫至寓忽撲於地扶之起語多失倫似與人爭詈者中夜而
卒

陽湖主簿某君性貪酷初官婁縣簿有血迸師姑之號後調
任陽湖時欽犯莊午可在逃日久未獲某密探知莊潛住徽
州遽以白常州府奉飭往拏得之浥縣鄉間浥縣令欲居首
功以二百金爲賂遂讓之莊至蘇旋即正法未幾某晨起將
銜參忽睨空而詫曰莊午可來矣又曰入內矣遽逃入臥室
顧家人曰速擋住勿令入旋又頓足曰入室矣奈何遂逃入
牀中以手死握帳門狂呼求救移時氣竭聲嘶七竅流血而
死

武進令某爲南匯縣時值己酉庚子鴉片烟禁嚴吸食者死
地方官一月獲十五起者立予升階時裕謙巡撫江蘇督辦
嚴厲令迎合其意兩月間報獲百餘案裕大喜爲之請加同
知銜時以半年爲限限內無死法而所獲既多大半斃於獄
越數年令自武進調元和得卓異赴都引見駿駿有駕五馬
建雙熊之勢舟行至清江浦其家人在前艙聞令大言若等
有話好說勿動手時所坐爲常州花船船妓與令素有染疑
其相謔也繼復聞呼叱聲又言我輩尚不應死何忍置之死
地家人始異之同趨入視見令顏色沮喪作手撐足拒狀衆
人人始定曰幸汝等來不然殆矣問以何事又默不語或勸
之姑請病假折回蘇州不可明日遂渡黃至王家營行未兩
程病大作昏不知人所言皆與人爭憤時其子從行遂決計
奉之南歸晝夜遄行及常州之奔牛病已瀕危忽以兩手摳
其舌大叫而死

顏靜甫中丞初知山東平度州廉明慈惠有古循吏風其太
夫人就養於署每以仁愛訓其子乾隆某年五月中丞以事
晉省州境忽發大水漂沒廬舍無算鄉民逃竄入城者數萬
口而水愈漲盛城不沒者三版鄉民無所得食號哭之聲震
動天地官吏束手無可爲計太夫人聞之遽令發常平倉穀
以賑饑者幕中友不可曰是須申請待報後行且官不在署
誰敢擅動者太夫人聞之咈然曰常平穀本以備緩急今數
萬人嗷嗷待哺若必待報而行不皆成餓殍乎吾家頗殷實

若上司以擅動見責傾產尚足以償倘慮吾兒有異言老身
一人承之無預諸君事立命請教佐各官至親出告之各官
成吐舌不敢語太夫人怒曰公等無憂拖累果有事當令吾
兒獨任之公等但爲老身稽查監放可耳衆不得已遵命以
行一時歡聲雷動咸慶復生城中紳富感太夫人之德亦多
出米穀以助官之不及七日水始退穀已盡罄中丞於省中
得報急馳歸入署幕友輩以發粟事告中丞笑曰吾母所辦
極當速爲我具稿據實通稟我即專人回籍變產以便賠補
諸君無患也及稟上撫藩大駭遂以擅動倉穀飛章劾奏
純皇帝覽而嘉之　硃批汝爲封疆大吏有如此賢母良吏
不保舉而反參劾耶復降　旨以所動倉穀準作正項開銷

無庸賠補中丞既感　上恩益刻厲爲善及　上東巡中丞時已調濟南府　召見時猶細詢前事特賜太夫人扁額以寵異之後中丞屢蒙　簡擢官至黔撫子檢由部曹至直督孫伯燾由詞林至閩督姪孫以煥由中書出守現任東總河其餘內官詞林部曹外任監司郡守者甚衆皆太夫人積善所致也

歸安費公起家縣令官至臬司性公廉不受私謁既司憲柄遇事執法無所委曲老而無子致仕後自反仕宦數十年而清白一節何以得絕嗣報遂具疏城隍廟自訴是夕夢城隍神遣吏請去至則見神降階迎入坐定謂公曰頃見公訴詞頗悖悖故特請公至一決之公之不愛錢不徇情此心實可對天然公司憲有年平日所恃以尊　主庇民者何事願以賜教公曰無他惟事事照例辦耳神笑曰公之無子正坐此照例辦三字公愕然曰然則例不可用乎神曰不然公儒者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愚民無知誤陷法網若事事照例民何以堪且公總司憲柄能保州縣必無誤入耶況又自信太過案有近於疑似者公一蹴之已見其中豈無冤被戮撝之聖人罪疑惟輕之旨似不若此水至清則無魚此公所自作無怪天道之錯置也公默然頗自悔神復慰之曰公生平清公正直將來與余有同官之誼俎豆一方何藉子孫爲因復遣吏送之歸公寤後求子之念始息竟以姪爲嗣臨終見臥榻前似有報冤者叱問之則陳臬某省時有匪犯六人罪不至死而公執法以入之者公自知不起遂索衣冠服之而卒後相傳爲某郡城隍云

昔有張廉訪者陳臬河南每事執法嚴辦遇有勢力及富家郎尤不稍貸時嚴習教之禁有富人爲鄰家控其習教以圖不軌者廉訪聞其饒於財執而嚴梏之首府及觀察某公知其誣爲之力白於廉訪廉訪笑曰有是乎一白丁耳而能使觀察太守爲之盡力是漢武帝所謂郭解家固不貧者也竟文致入其罪富人死家屬戍邊一時稱冤後其孫某以主簿需次吾浙生三子某卒其少子與侍婢姦慮爲兩兄所禁酖殺之事露戮於市其後遂絕有知廉訪生平者皆謂清而過酷之報云

乾隆末有盜橫行江浙洋面奉　旨嚴拏爲崇明協鎭楊天相所獲提軍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制府衙制府某掣而貪憾提軍之獨奏也思有以中傷之會奉　旨交江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制府制府受之決欲翻案適揚州府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謁制府制府語以是案情有可疑太守遽曰緣營習氣多誣良邀功明公宜詳察之毋冤平民制府大悅卽以是案屬之時盜已得制府報遂揑稱係沿海良民以捕魚爲業爲天相所誣非刑栲責故誣服太守先入制府言信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制府立出盜於獄而劾提臣協臣請礮職治罪竟殺天相於海口提軍以縱庇屬員革爵遣戍軍台天相死之明日制府出行香將上轎忽叱從者曰

楊大老爺來若輩何以不傳稟遽反走若與客僧行者王花
廳初作拱揖狀口喃喃若與人爭繼復作相搏狀又以兩手
自批其頰頰盡腫頁久忽曰我不合得盜金置汝於死我該
死我償爾命又以手自批其髮復曰勿批我去我去遂以頭
觸廳柱腦漿盡出而死一時無不知爲天相索命逾年盜忽
至山東巡撫衙門投到歷供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
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惟揚州守竟以功名終蓋太守
素正直其審此獄也非有意迎合制府徒以任京職久稔聞
外省緣營遇事畏葸好誣良邀功遂以偏執之見致成冤獄
其過出無心故報應不及然功名卒不顯且天相死之歲即
生一子癡傻不馴幾敗其家太守與余家有年誼常見其自
城移知青陽一日赴鄉相驗肩輿行至中途輿夫忽聞官厲

聲訶叱初以爲瞋已也繼復喃喃似與人辯者語多不可曉
但聞疾呼曰我錯我錯我不應妄入汝等罪致汝等駢首就
戮言已寂然及至尖宿處停輿而官不出揭簾視之僵矣兩
手自搯其頸而死

蔡小霞先生屏藩陝右時屬令某以老疾乞休有挪庫項
三千金爲後任所揭時功令甚嚴挪數百金以上即籍沒監
追限滿無償罪至死令居官廉乞休後幾不名一錢又耿介
寡交游同寅中無可通緩急者惟靜聽嚴參束手待斃而已
蔡公聞而憐之翌日召令入屏人而謂之曰君所虧三千金
吾知君無力繳完可具一解批來當爲君摯批完案令愕然
曰不敢公笑曰非戲君也我憐君廉介且因公被累欲以應

得養廉爲君彌補然事非一日所能了故欲先擘批週免君
羈旅之累耳令出不意感極不能言頓首趨出次日卽具批
呈送公手自塡註收訖月日鈐印面歸之令具朝服入謝叩
首大言曰某荷公再造恩今生老矣圖報無從死後當乞生
公家以報大德遂歸後十餘年蔡公亦致政歸里晝坐廳事
朦朧間忽見某令朝服入謝無異曩昔公念是地非陝藩署
且令歸久矣何以得來正惶惑間某令徑趨入內公驚喚而
寤則內室報生公子矣公曰是再來人也當振吾家門名之
日振武字麟州未冠卽冠登丙申進士入詞館觀察
粵東有政聲屏藩開府指顧間事也
故湖南衡永道施觀察道生之父施公以鄉魁令奉天承德

縣縣有旱荒夏無麥秋無禾饑僅流離十宅而九是歲國有
大慶枋國者不欲以一隅偏災勞 宸 衷 虛留都卿尹咸順厥
旨公請賑之稟三申三駁且引甘肅冒賑案爲危詞以恫公
公愼恐盡發常平倉穀以賑餓者或止之公笑曰余擅動倉
穀不過籍沒監追限滿無償亦罪止一身耳余爲一邑主豈
惜以一身救萬民哉發竟遂以擅動倉穀自劾上官震怒飛
章題參竟以侵蝕擬大辟瘐死獄中時公夫人已先歿魏察
尚幼同僚無過問者流落遼瀋轉徙入都年十五六爲酒家
傭以自給一日有數客飲於酒家觀察聆其音爲承德人亦
效其語以相問答客驚曰子豈吾鄉人耶曰非也吾家江左
特生長君土故能效君語耳然則子何姓曰姓施客皆起立
稔思報大德知公已歿於獄聞公子流轉遼瀋分遣數十人
徧訪無迹昨邑廟住持夢公蒞任且示以公子所在故某等
得來都相訪遂爲之沐浴易新衣開正寢以舍之次日置酒
作樂更番上壽有官道長者是日亦至對衆曰某仝家八口
無恆產猝遇奇荒非先公不能生往歲先君見背時執某手
而言曰施公以救萬姓故嬰奇禍一家星散爾俸忝科名所
不能報施公者非吾子也某受命於今數年矣朝夕縈懷恨
難藉手今幸覩公子儀狀俊偉必能致身通顯繼先公未竟
之志請君等奉以歸異日公子功名事某請獨任之衆遂奉
以歸承德先是公歿後家人草草殯殮棄棺叢祠中至是承
德人亦爲擇地安葬又爲公建專祠置祭產覩察至之日適

祠宇落成衆咸奇之送奉公子居祠内衣食用度以一老者主之皆取之公中必豐必厚復爲延名師訓迪之然觀察幼即罹難時過後學無復神悟讀數年雖文義粗通而於舉子業茫如也道長聞之招之入都俾入方畧館充供事又爲之論昏世族並爲延譽公卿間竟以道長力得官旋從軍南楚奮發自厲不數年至太守薦升觀察乞歸閒今爲承德人矣

許玉年先生余伯母舅也博學工詩晝而性復伉爽無城府急人難如恐不及尤愛才見人有一善譽不容口以道光辛巳孝廉出宰甘肅之環邑調敦煌升安西州所蒞地皆處極邊其民多誠樸無内地刁健習先生治之以靜穆遇訟事即日判決無滯獄持己極廉暇則進其士之秀者爲之衡文校

藝又見其地多桑特於家鄉雇蠶婦往教之養蠶繅絲之法所至頗聲大作去則民咸尸祝之年甫五十以疾卒於安西官舍先是敦煌縣城隍廟道士某所爲多不法先生作令時驅之出境及去任道士復奢緣爲廟中住持不法如故一日道士晨起忽捲其行囊欲遁色甚倉皇或問之道士言昨晚睡後夢中聞殿上鼓吹呵殿出視之見新城隍到任威儀甚盛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煢煢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整方在旁窺伺忽聞堂上傳呼速擊某道士爲二役持鍊鎖至城隍前仰視之即前任縣官許太爺也厲聲叱曰汝經我驅逐出境既寃我去任潛回即應安分乃仍怙惡不悛今日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諦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

改理曲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召切齒之讎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謝謝以縱惡爲陰功彼枉死者不讎君而讎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囘手自撾曰吾所見左突吾所見左突就枕未安而殁

孫景溪先生諱衡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燬臭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恣色慫恿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理歸裝江行風刮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

公門懲勸錄卷下

次年果舉一子

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鞫實爲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嘶鳴帳微啟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鉤上有白髮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

宋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顯要人冥王詰責良久又藥黑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答因問

五洽律册39版

此並何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眞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尙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甯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申卽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三

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委卸强抑之尙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讎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顧此失彼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鞫卽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風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或假以告人歟以上見閱微草堂

包丈巽權余內姻少隸諸生筮仕後棄去挾冊韓衛遊豫章者十餘載二月杏花八月桂久度外置之道光丁亥客贛縣幕有盜數人前令已擬死包讀其繇而疑之告令復訊果良民爲捕役所誣將貰其罪營汛規脫處分阻令將爲所惑包引義力爭竟昭雪之明年戊子正初忽夢觀天榜有己名以春夢置之越兩月復夢見前榜傍有人曰天榜已定宜速歸醒仍置之越日忽令來促之赴試包訝曰君與巽權交有年巽權之棄舉業君宜稔之何忽爲此言令笑曰余非不知先生之久抱高尙憶疇昔之夜子夢若至文昌宮行香者有吏導余入廡下見牆頭掛長榜人名甚衆而各分省會吏告余曰此本科秋榜也余諦視所立處上書浙江省第一名馬姓而先生名在三十餘余亦念先生向不赴試安得中榜吏曰是因上年辦釋盜案天特報以一科余矍然而醒故敬來勸駕

包聞所言名數與己夢合意不能無動而猶狐疑令素精六壬復爲之卜得吉兆曰此占必中先生往返行資及半年脩脯余請獨任之何如包不得已遂束裝反然荒疏久不復能爲八股閱中三藝皆散行房官已棄不薦忽主試者以所薦無散行之文字必欲取以備格徧覓得包卷主試以爲音節入古竟取中名數與夢同而解元爲馬昱中包後大挑一等現爲閩中某縣

廣陵王中丞逸其名少孤貧爲刀筆以養母年二十補弟子員秋試連薦不售某年除夕夢二青衣喚之去至一官署極巍煥上坐者冠服如王者傍二朱衣吏執長榜以待王者儀判已吏傳呼王某上王循階堂下竊窺王者色甚厲擲一冊

令閱見上載己名下當由某科聯捷入詞林官至總督以刀筆孽倒除迨盡閱前竟王者柏案曰知未王叩首乞哀王者曰姑念汝事母頗孝宜速改行尙可還汝科名若始終怙惡當追汝命復命青衣引之出王私問王者爲何神曰文帝也所籤卽來年秋榜汝能改行爲善尙可入此榜中勿負帝君諄諄見訓苦心言已以手推之矍然而醒則一燈熒然鄰雞尙未鳴追憶所夢歷歷如見思欲改圖默念貧家無力爲善即不爲刀筆何以蓋宿愆沉思竟夕恍然曰刀筆可殺人獨不可救人乎若卽是道反行之宜可得神佑意旣定遂披衣起坐以待旦質明旣至文昌宮焚香默禱自是凡遇訟者至必委曲爲之排解理曲而欲訟者必力斥之惟理直而不能

自白者始爲之具詞無力者更傾身以助之行之期年學使者以冠軍儲於庠以是益力爲善鄰有少寡而得遺腹子者家小康族衆誣以不潔訟之官謂其孕非眞骨血恐異姓亂宗乞官斷令大歸婦之母家柔懦不敢出一言婦冤莫白惟朝夕哭以死自誓有鄰媼知之以語王王察知婦實貞潔乃詗至其母家爲之具詞令其母至官申訴婦兄弟有難色王以義憤激之始感動訴詞旣投王復聚同學與里之耆老將於月朔令尹謁廟宣講 聖諭時公言之或惕以事不干己王曰保節全孤事關名教皆讀書人所應爲非包漕攬訟有干例禁者比果得罪某請以一身任之衆嘉其義咸踴躍遂於朔日聚學舍俟令尹至宣講旣畢卽出公稟求閱令亦明

我田產愚父子祖孫愧無以報大德適聞帝君寵召故謹候於此王心知卽某氏之舅若夫也因曳之起老者復指少年謂王曰豚犬受君大恩知君尙無子嘗乞冥司卽令其爲君子以報王遜謝而別急覓青衣人亦不見徘徊歧路意殊惘惘忽見一皁衣人謂之曰汝尙未歸耶幸遇我不然殆矣遂攜之行甚迅瞬倏已見家門王叩皁衣者名氏笑曰同居有年胡弗相識固詢之則寤神也相偕入己室見其母妻相對作喜團一男子側臥牀上驚異間皁衣人從後推之頓覺己身與牀上者合爲一大呼而醒其母妻果皆在房王乃備述夢中所歷亟起焚香叩謝寤神自是益勉力爲善次年遂領解聯捷入詞館至大中丞領解之年得一子恍覩夢中少年

入室而生亦以科甲至大官

陝右某生學申韓術少時因引例不當誤入一人死罪恆惴惴每舉以語人懼陰報之不免也後就某縣聘同人多好說鬼者生以膽自詡謂果有惡鬼當手搏之同人思有以試其膽會將有公讌先期同人偕詣城外驛中不見一人惟於馬廐遇一鋤草夫面目枯瘠黑而長饒有鬼氣衆密議曰是可以試某生矣因以語其人且曰明日當令人引爾入伏榻下俟某睡後潛出揭帳以驚之爾能乎曰能能則當厚爾賚其人色然若甚喜者次日讌罷已二鼓生歸房即臥衆伏窗下潛伺之須臾其人自榻下出不即揭帳拊胸搏膺鬼氣森然衆咸疑之忽見其人踞某書案坐探懷出文書一角硃墨爛

然睨帳中人而笑衆益疑之其人驟起直撲臥榻揭帳而呼遙見生亦揭帳出相對良久其人攘臂而前生狂呼撲地衆大驚破門入救生氣已絕四覓其人不知去向詢諸驛中並無其人衆始悟爲冤鬼乘機索命云（以上見坐花誌果）

武林劉某博學通曉吏事其友官於閩聘劉爲幕賓時有富室因姦致死一良婦密將五百金囑劉曰果爲末減當更有酬劉卻之曰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乃欲以此脫罪乎亟白其友論罪如律劉在幕七年虛公參酌無一苛且情弊友敬信之其後家漸豐子孫科甲蟬聯至今稱盛

蘇州陸某少時隨師學判名見房科衙署字紙拋散甚多捐資辦字簍數十須於署內立字爐時時焚化灰送入江後入

闇夢神告曰汝有心惜字准予科名榜發果中楊詢性巧媚善揣人意以得其歡丹陽尹楊開性暴橫與詢最厚每事與謀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歎美而已開於盛暑中杖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已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與同罪數日二人先後皆以惡疾暴死

蘇州某書記遊幕湖北稍有蓄資歸里改業貿遷嘉慶十八年夏將之京師暮抵山東境下車忽撲夜半方甦急迴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爲僧信至家子來省視涕泣挽歸某泣曰勿多事若還俗無死所矣因言是日道中見二阜衣在車前俄頃即被攝去至一處堂上有巍坐者見某到拍案怒曰汝

在某縣敢妄殺人耶辯無之擲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擒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稟也某曰此誠某書但係刑名所撰當時亦疑其冤始末肯書後因東家逼迫發怒謂即有罪過余當之且爾不書終有人書也乃爲之書堂上顧左右拏某某來旋見捽二黑影至案前類濃烟籠罩者鬼卒持扇烟約略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呵問之聲呦呦然承伏如我所對仍令捽之去復顧左右曰渠雖非起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就戮戀館徇情不以去就爭之亦難恕宜何罪左右曰秋間付山東司可也遂叱之出正驚捏門見故友某困遽前事求拯救某曰大難惟速南返投空門託身或可免耳吾今安敢歸耶卒死於僧

明夏雲蒸入山東濟甯刺史蒞刺史年五十無子蒸五十餘
僅一子有血疾每與刺史歎曰我父子相依爲命而子血疾
壽必不永刺史曰我尙無子目下妾有孕醫曰右手脈大仍
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旱荒蒸勸刺史設法補救焦心勞思
凡一切事關賑濟次第舉行陋弊悉除饑民俱沾實惠救活
無算越三月刺史妾雙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
世言官與幕功過平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證久不
犯豈不是報刺史曰此猶未顯買一婢送之甫一年亦雙生
二子

徐太史立齋已亥狀元健庵庚戌榜眼彥和癸丑探花同胞
三及第從古未有也人稱世德之報其五世祖某公爲虞山

公門懲勸錄卷下

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公具疏草請賑濟文靖猶豫欲
簽之公屬卜者第日吉力請於朝全活數百萬人
無錫孫中丞永清平叔宮保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東布政
使胡文伯幕中値土司爭廕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
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尤衆公先具私稿
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從叛逆坐之胡
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請
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
安南諸大酋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
而據其國其臣鄭檢竊篡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
黎維祁叩關求內附時値文襄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苑標浙人老於幕識卓而性執凡事據理行每賓主意見不
合輒辭去年六旬幕遊陝百清澗縣有富宦打死佃戶宦賂
清澗令八百金標二百囑令和息完事標諫曰死者之冤不
伸問不過心令意不決標大聲曰我主賓受千金饒其罪恐
開王不愛千金饒我賓主罪也令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
卻其金富宦抵償標一日辭幕歸夢神語曰汝壽止六十有
五因卻金伸冤增一紀後果七十七無疾卒
姚升階山陰人幕遊十餘年無刻不以息事爲念偶罪一人
行坐飲食爲之不快眞仁人也子墟乾隆壬申舉人肅州
同告養歸時先生恭膺封典與德配白首相莊安養二十餘
年見長孫斌遊庠年八十餘無疾卒

王某盱江人也爲幕於長沙郡郡多溺女宰牛惡習王力勸禁止之一夕夢神示以聯曰功及人畜福報子孫後果如此言

乾隆末閩省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蓋鎭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司章奏者爲福州林某文筆頗雄敷陳詳盡奏入立授魁爲閩浙督使窮治其事成大獄跨年林赴部謁選見太傅朱文正公林太門下士於其來厲色待之曰魁某興大獄聞皆汝慫恿之信乎林力辯其無且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應末減若魁某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也無何魁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林選四川彭縣旋因事卒於邊外

嘗吏果報說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有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聞似二吏持簿對算其一日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沈思間其一日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爲誰亦不知爲誰銷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撲地而死人皆變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恆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恆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殁後三女皆爲娼其次女事發當杖或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則其家甚貧授徒餬口自考四等其徒曰此某師傅女宜從輕女受杖訖語搗母曰微我父

曾爲吏我今日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爲吏今日原不受杖
哉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困頓
嘗往來於周西擎何華峯家華峯本姓周或二君之族歟
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應試或以筆畫
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過遭吹索如題目
寫日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寫已字末筆偶鋒尖上出
卽以誤作已字貼尤抑鬱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
作過惡橫見阻抑數日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日
爾功名坎坷遽瀆明神徒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
吏也以爾狡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
指摘文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緞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
坐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曰字見貼者此官
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音爲殷
譯語諧聲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窮困孤嫠所
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已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以知
縣起服本歷奉三年零一月爾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
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移計應得別案處分比及辨白
坐原文錯誤已沈滯年餘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
鳴歟其他種種皆有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
爾宜委順無更嘵嘵儻其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
雞者可了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頗不能解緇袍黃冠
之語時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十
三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傅奕表不忠
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語
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讀家自詳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
坎壈以歿矣以上見閒微草堂

胡向山太守之封翁金山刑房吏也素行忠厚上下其手事
平生不屑爲値金山有盜案事主受傷致死捕獲首從三十
餘人時功令嚴劫盜傷人者無首從皆斬適翁承行此案見
彼三十餘人皆失業貧民不忍其駢首受戮乃以起意行劫
及下手致死二人擬斬餘皆擬軍流定案令疑其失之輕翁
力言案雖行劫然閱其供詞並非積賊卽其致傷事主亦係
肯爲民請命我豈獨無仁心耶遂從其言讞上果駁回另擬
翁復爲文頂詳三駁三頂中丞大怒嚴札申飭提案親訊又
飭令帶印至蘇勢將參劾令大懼以咨翁翁願隨侍至省且
日公如見撫憲請悉委之某幸而得釋公之福不釋某獨任
其責令遂帶翁同行至省大謁中丞翁候於轅外中丞責令
輕比詞色俱厲令頓首謝過中丞復曰若初任誰教若爲此
者令以刑房胡吏對中丞曰從汝來否對曰現在轅門外中
丞笑曰我固疑滑吏納賄舞文果不謬我當親訊之卽飭巡
捕官帶翁入中丞迎叱之曰若爲刑房吏不知劫盜傷事主

至死應無分首從皆斬耶翁叩頭對曰固知之然律雖如此其中輕重當有權衡中丞怒曰同一劫盜傷主分何輕重對曰公日律爲積年巨盜明火執械殺死事主者言耳若此案皆失業貧民迫於饑寒致罹法網事主之死由於推跌似當稍從寬典中丞厲聲曰汝得盜賄若子敢巧言爲之開脫不實言當用夾棍夾汝翁復叩首曰若謂下吏有意爲盜開脫下吏不敢辭罪至受賄舞文下吏素不屑爲不獨此等巨案即鬬毆細故下吏亦不敢昧此良心中丞驅笑曰既不受盜賄何所爲而力從輕比翁曰不敢說中丞固詢之對曰無他公門裏面好修行耳且大人獨不聞歐陽文忠有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憾乎中丞聞而異之因令近案諦視之

則善氣迎人望而知爲長者遂露顏問曰汝有幾子對曰有四子何業對曰長子令儀倖中上科舉人次三皆縣學生四本年蒙府尊拔取案首中丞肅然曰此汝公門義面修行之報也茲案吾從汝保全多命又爲汝子明年瓊林先兆矣遂命之出如詳定案誅二人餘皆全活令亦仍回本任向山太守次年果捷禮闈次三俱貢入太學登仕版四廩生至今書香未艾

乾隆間蘇省荒江陰令撫循無術民變揭竿爲亂令遽以謀叛聞巡撫某公聞變親至過常州費鶴汀中丞之祖方爲郡招房吏隨守出迎謁撫軍於舟次使費候於外久之撫軍送守出見費奇其貌詢守曰若何人守以招吏對時亂民之首

至光祿大夫振威將軍至今簪纓不絕

華亭戶書張明德奸巧善舞文貪緣爲漕胥既得志益肆行無忌鄉民之良懦者都橫遭吞噬與人有睚眦怨輒中以危法以故其同儕皆側足事之弗敢與抗有阜役陳大忠者性伉直獨勿爲之屈明德積不平思有以中傷之久之未得間壬寅春漕事將竣明德以糧串數百石囑大忠赴鄉催收折色時每石折收洋銀五圓六角大忠既行明德遂白官增其價至六圓三角及大忠回如前數收繳明德遏匿是尚缺三百餘圓得無汝中飽耶大忠艴然曰我行時祇五圓六角城中驟增價我安得知與之忿爭而散明德竟以大忠侵蝕告官官拘大忠責令賠補大忠抗不承遂下獄坐侵用官銀遣

成河南大忠有屋數楹田十餘畝盡賣之爲安家及行資已
留券矣明德聞之往告買主曰大忠侵虧國帑其產應變價
償官爾敢私售犯產當與同罪買主懼厚賂之而請計焉明
德故爲躊躇曰價已付乎曰未也曰未付尙可挽爾速取契
及買價來我爲爾呈官大忠來索價令其赴庫請領則爾無
患矣買主從之盡以價與明德大忠之遣戍也已預報家產
盡絕聞之怨憤而已竟不敢領價是冬大忠赴戍寄其妻子
於外家號痛出城哀動行路當是時大忠身負奇冤千里赴
戍一家星散自問還鄉無日抱恨終身而明德徒以大忠禮
貌微嫌旣入其罪復罄其資意氣驕橫自謂泰山磐石之安
更無有與之爲難者矣會豫河決口道阻遣戍者皆奉文還

本縣監俟水退再往大忠於癸卯二月十二日復反華亭監
未旬日而明德難作先是華邑兌丁費重民間折色遲緩漕
總先籌款墊給不足數則船先發而留丁以俟歷年遵辦無
少誤是年邑令劉公蒞任未久明德思有以挾制之預白官
新漕須俟簡費清始能開不信則日嗾運丁水手入署嘵索
令怒以責明德明德因服生鴉片至門房意謂以貧死圖賴
令必將活我而別籌款以給運丁漕艘旣開則官項可任意
侵蝕矣及與鬨者語鬨者見其鬚有生烟大駭白令令怒急
下明德獄未入獄門已昏瞶不能語凡服生鴉片者得涼水
即解急熱茶飲之立死大忠在獄聞明德將入喜極預儲熱
茶以俟見明德入迎謂之曰明德汝亦棄此乎手捧茶勸之
明德昏亂中遽飲之飲竟即撲地不移時死死後明德妻子
欲攜尸自監牆上出大忠與同監者不可曰必反我售產資
而與同監者千金乃可當明德在時恃其巧詐陵礫同類
類咸疾之大忠之事人尤不平及其死也莫不稱快至是竟
無有爲之解者其子費千二百金尸始得出蓋距大忠之反
僅十日而明德死死後兩月大忠復赴戍瀕行以已及明德
先後獲罪下獄始末屬人敘其事而鑱之版徧送四方以示
報施之巧焉

某甲充撫院吏生平無惡不作倚勢舞文官民俱畏之如虎
省會有清節堂以養廢之無歸者甲貪緣爲董事數年後其
經費多入私橐堂中婦幾無以存活又窺某庵尼少艾多資

誘姦之遂娶爲繼室凡官吏有微眚必多方逼索少不遂欲
卽中以危法每有彼累隕命者惡孽萬端不堪枚舉有子二
人頗長者見父所爲不善恆規諫之甲怒俱分居於外嘉慶
庚申春家遘回祿甲夫婦及一女與婢僕數人俱燼焉先是
其家有老僕婦年七十餘念佛好善常不義主人所爲一夕
於夢中見一人赤面緋袍如世所塑火神像大驚趨避之次
日以告主人且曰宜防火厄甲斥其妖妄驅之出別雇一婦
入門前三日亦被焚死其家每夕內外門必下鎖火發後家
人請開門以求救甲恐乘勢擄搶堅不允及官至命兵役撲
門入入則僕婦妻女俱已焚死惟甲倘存兵役梭之出甲忽
念有要案全卷在內樓上若失罪當戍時則櫥倒無恙復入

往取甫上樓風捲火直撲內室焚其梯吏號呼乞救衆環視無可下手未幾樓倒墮火中死次日檢之頭面四肢俱燼僅存中段儼如焦木報亦慘矣是火也僅焚某甲一家左右壁鄰均無恙其二子以分出均不及於難或曰其先世有隱德故報止其身云（以上見坐花誌果）

王藻潼川人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豬蹄十觡及歸詰之云送二十觡藻怒酷掠其婢婢誣服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意必鬻獄而得姑以婢事試之刑威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因題壁曰枷鎖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爲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棄家學道後賜號保合眞人

明上元縣阜頭李中美存心仁恕好行方便嘗曰公門好修行與刑房朱某相好勸朱曰本官親信你若不行方便是錯過了好機會朱歎曰我尙知汝一字不識竟能遵此我實心服二人遂聯爲子女咸相勉行善後朱之子年二十成進士李之孫年十八登鄉薦

黃鎬爲試官閱某卷點落夢一老嫗言其夫曾爲刑吏嘗活二罪因有此陰功故上帝敕吾孫當預總薦今其卷已落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案書後二場評論策果佳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平平也

姚時可爲獄吏有張邦昌之族弟某坐謀逆繫被逮與家屬同入獄中張囑姚曰吾自分必死有藏金在某室中君往取之煩爲密買毒藥俟命下卽與家屬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尙寬當爲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爲此計未晚後張竟以不與謀獲免深感姚全活之恩以百金餽之拒不受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子皆有才名廷堯一讓相繼登第廷昂一夔悉爲名士

梵公宋時爲邑卓隸邑令酷刑杖人見血流方止公用蔥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得金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亦爲感化梵公置卓隸不爲修煉山中仙去

何比千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吏每稟請邑令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後家居時有老嫗來避雨於懷中出一菜凡九百餘葉謂比千曰君家世有陰德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顯榮一如老嫗所言

張慶沐梁人爲省司獄矜慎自持每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屬曰人至犯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因有受枉者爲之緩詞請釋遇重囚就戮爲之茹齋一月一日妻病已殁復甦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

嘉善縣支立之父爲刑房有囚無辜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妻曰支公美意明日延至家汝以身事之彼或有意

則我可生也妻泣而從命及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夫意支
堅卻之終爲盡力保全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
德尙未有子吾有弱女願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
備禮聘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立子高孫祿皆貢爲博
學祿生大倫登第

徐熙爲成都吏運使李之純專掩骼埋齒積至千萬熙代效
勤勞歷久不倦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遇見冥官曰上帝
嘉李之繩德葬枯骨注籍顯宦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第
後李公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及第

豫章大荒新建縣一鄉民甚窘止存一水桶賣銀三分乃以
二分買米一分買砒將與妻子共一飽而死晩炊方熟會縣
差至門索丁錢饑求一飯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揣手
日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差悉傾其飯而埋之曰爾何
遽至此吾家尙有五斗穀可取來以延數日民感其意隨之
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官銀誤置其
中他救我死我安忍害之持金送還差曰吾亦貧人安得此
銀殆天以賜汝彼此固讓乃各分其半兩家由此致富

楊旬爲夔州府吏子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旬解赴
旬曰念旬爲書吏四十年家無餘資惟留下三箇壁囊乞取
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中錢
第三箇有萬餘小錢太守問故曰旬詣獄囚選有入輕爲重
者從死罪請改流罪卽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卽投一

魁皆案牘中所爲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祿不爽嘉既
魁以此言錄於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曹辦事得陶文襄
之舉歷官憲副子儼登第儔鄉舉儒名儒嘉壽至百歲

徐晞江陰人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
所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具道
夫意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由佐貳起家歷官兵部
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宵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動後主事
殁晞爲棺殮送歸後以功陞兵部尙書子納孫世英皆爲顯
宦

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救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
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

諸縣囚解府者必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遊見吏舍有光欠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看訖命張黃羅傘送歸卽略也後三元及第

顧芳宏治初年爲太倉吏與凡送迎官府停泊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爲盜所誣下獄芳令盜辨其冤遂得釋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歲女送芳爲妾芳固卻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芳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芳偶坐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猶識其貌使婢問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乎顧曰然夫人跪而拜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子賜復賴某

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側室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授禮部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

賜自懲鄧縣人初爲縣吏存心仁厚令好苛刻自懲常爲寬解不使令覺日久令大信任家甚貧因人無食者輒已食濟之令嘗怒笞一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於怒令爲寒顏生子守陳東部侍郎守陸吏部尚書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俱以名節居士今科第不絕

黃巖王思敏爲縣刑房有被盜誣指王心知其枉力言於令獲釋後以三考爲泰州判官歲大水巡方御史至筮其饑民冊求賑御史弗許欲抱冊投水御史急令人救之允所請後丁憂歸卜葬地見一處形勢甚美忽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恩人乎何以至此告以謀地故卽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荷再生之恩豈惜此一塊土乎遂遷葬焉孫濟中進士官參政會孫廷瞻官刑部尚書廷棟官翰林至今科第聯綿

萬歷戊戌狀元趙秉忠之父作邑吏有應襲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無以報請以女爲妾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指揮强之又曰使不得使不得後其子鄉薦赴會試途中有拜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是科果及第歸語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潘奎爲府吏慈心濟人太守嚴厲胥吏無敢啟口有土豪强暴誣陷多人賄諸役煅煉人莫敢辨一日審錄退堂奎伏地爲諸囚白冤並數土豪不法事甚詳守覆訊得實悉放諸囚捕豪下獄後奎於吏舍生子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產而念之曰有德者必昌後是潘奎家也潘果生子守月給粟周之其子卽尚書恩也

廣東藩司書吏張斐以公過爲藩司陳選所革後陳與太監韋眷訐奏眷誣選病死斐爲訟冤曰選本小吏詿誤觸法彼選革點實臣自取眷意臣必恨選厚賂嗾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引以爲證斐堅執不從榜掠終無異詞選病死斐爲訟冤曰

密訊拷掠彌月臣忍死繼天終無異日行等乃依傍巷語文致其罪遷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擾病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畢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如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爲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凡胥吏於官府去任後不免視若路人其偶彼責革者必摘其短而飛誣之小人隨時炎涼之態豈復有是非公論耶附錄此條爲書吏之忘德念怨者勸

隋大業中有京兆獄卒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棚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劉白然泰州人天祐中爲吏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語其妻妻曰我以弱質託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言訖剪之知感痛愍送於自然後竟不免戍役尋殁於陣是歲自然亦死後竟家驟產一駒在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郡守召自然妻子識認其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片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以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捶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亦慟恨而死

唐有一吏貸軍吏吳宗嗣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此吏衣白來潛入廄中俄而焉生白駒問其家吏正以是日死也駒長賣之適合所欠之數

陳貫爲三司副使惡一胥狡猾欲逐之胥家約以官滿日分無壞事貫亦竟善待之貫偶宴客付錢令辦胥明日攜十歲女賣於東華門揚言曰陳副使請客所需十未付一今不得已賣此女也因密結邏者使聞於內貫以此罷官後胥惡死滅門

潤州一監征官與胥共盜官錢而藏之胥家約以官滿日分半以歸胥僞許之既去官不與一錢監征官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於揚州胥得全貲遂富生子甚慧長喜讀書二十歲登第胥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生子甚慧長喜讀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竭其產挈家至京師其子復訓官南下漸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困無聊

亦死

廬陵法曹吏嘗幼一僧致死具獄上州時妻女在家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謂其妻曰語爾夫坍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妻女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僧後旬日吏遇僧於途遂死

黃鑑蘇州人其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家產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蘇人咸曰父事刀筆而子若此有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池州邵道爲稻阜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拳毆之行杖則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一後得異病手足容束偏體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宰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存而後氣絕

青浦有一貧民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道遺失同路一金姓拾得金爲縣差貧民苦求不還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將貧民毒毆貧民合家生計無出往城隍廟哭訴神前其夜金姓鄰人聞金家有鎖鍊聲則晨金不啟門開視則金已跪在牀下死矣銀猶在牀側

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薄遇貧困貴官辱之過急難則傾陷之生平所爲無一善狀五子一聾一啞一跛一瘖一兩手

反背飲食需人視戚朋友見宗臣皆以爲不祥不與爲禮晚年罷職困悴乞丐而死

湖廣盛某爲縣刑吏素性險惡人號黑心欲造樓堂圖張姓地基密令大盜誣張張死於獄妻將地售盛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如此吾卽張某也爾以無辜殺我圖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倒地七孔流血而死子費盡財產亦死

明張奉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之虐取民財官有其三已得其七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爲暴雷震死五藏如剖

華亭蠹吏陳某者貪財勒索嘗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爲大家人驚慘至寺問之大聞家人至急避僧榻下意若羞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

僧語大曰陳相公你家人去矣卽搖尾而出腹下垂一物狀若便袋上下有皮條周而繫腹隱隱可辨

真資深好爲人作狀藏機設穽輩連相結雖已兩悔而猶辜制之不得息後窮子無依怨家逐之行乞他境

順治九年江甯人劉某爲某衙門差役與其兄同往江北拘人拘到官審畢將本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放歸去犯與劉差云吾尙有一女可賣汝可爲我一行劉卽過江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從之隨賣女得二十金盡付之爲贖罪使用之費劉持金歸與其兄瓜分不與本犯交納本犯之妻以爲銀交官夫可計

日歸也候數日無音耗訖一族人來探因爲本犯備言其故本犯一慟而死旬日劉差寒熱交攻自言某人在東嶽告我即刻要審伏席哀號連稱該死又云以我慣說謊要鐵鈎鉤我舌頭須臾舌頭伸出數寸一嚼粉碎血肉淋漓而死（以上見公門修行錄）

僕隸果報說

烏魯木齊筆帖式某言有廝養名巴拉者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仆後某因事至孤穆第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

爲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爲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往日昌吉問何事曰賣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泄云

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奸賊敗露使無可蹤迹追捕也姚安公嘗見房師石門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淸合梁公潤堂家則自稱河南李定突公頗倚任之臨啟程時此人忽得異疾乃託姚安公暫留於家約痊時續往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以漸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作蠅頭字記所閱凡十七官

每官皆疏其陰事詳載某時某地某人與聞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譏斷案牘無一不備錄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凡上官竟弗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霍丈易書曰此輩依人門戶本爲舞弊而來譬彼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人善駕馭耳如喜其便捷委以耳目腹心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吾責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猶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雖此人日日橐筆亦何能爲哉

宋人詠蟹詩曰水淸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寓朱動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廚一死焉而已惟蟹則生投釜甑徐受蒸煮由初沸至熱至速亦逾數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趙公宏燮官直隸巡撫時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媪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豢養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羣纏根柢深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即稍有敗露亦衆口一音巧爲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擊肘使不如衆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罹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即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僦舉蟹投水且爲禮懺作功德時霜螯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老翁狡猶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紿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没

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奸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億僕婢媪者留此銅習適以自戕請君入甕此之謂歟

蔡季實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實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殮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妻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嫗昏夜之中窗外竊聽僅粗聞祕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為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即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

之復不返頃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屣倩則曰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實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為解事人也

吳興某大中丞之先世有為郡刑杖手者雖賤役而居心忠厚以濟人利物為念常謂同儕曰公門裏面好修行吾輩在公門中不為甚便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以是凡遇鄉民之訟有多為調解勸息其貧而理直者尤力護之每夕輒以刑杖置便桶中以小便可以去瘀生新後人雖杖至血肉狼藉不致糜爛時有鄧太守者嚴酷杖人不見血不止用是全活甚眾同儕化之亦多戢其貪戾翁幼即敏悟好讀

勸阜役不得用很刑閒時將眼前報應勸戒同事及諸差人等遇寒暑體恤禁囚凡方便事無不力行至六十八歲接長子放學院信方同里共四子二子皆顯官壽至九十三

浙江衢州吳某小有才嘉慶間入闈於各縣衙門司閽遇事則勒官受賄顛倒曲直彼則從中取利因而致富道光二年患癰症起坐需人妻與人通席捲家資而逃因此病愈重未數月凍餓而死

山東周小梅隨龍溪令派司班館凡犯人入館則勒索財物用緊小手鐐鎖於低溼之處夜則以長繩弔立令其不能坐臥後聞母訃回里行至山東界為盜所殺

周次立邑侯以勤宰丹徒時曾言鎮江某坊里甲昨報客寓

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見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猶執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伴小僮言昨日初到此向在某官處爲長隨以事逐出云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驗其身實係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冊羅列主人陰事多款余念此冊不可留是將興大獄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冊中多款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爲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傾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未泯而爲是歟余謂天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餘年余官吳門聞人言天立已

爲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眞人語殆不誣矣

輿夫張林武清人御大車爲業嘗由王家營載一舉子應禮部試一僕坐於車前將至臨城驛冒雨前行忽風雷暴至攝其僕擲於數十步外拔舉子一靴擲於車旁張林亦昏撲於地武之外少頃呼臀痛甚劇舉子下視之見其褲碎裂左臀刺去肉一條血淋漓不辨深淺其僕終不醒趨視則仰天而臥已刓心而死矣舉子爲之買棺復延醫治張林瘡愈而後又訴之於南莊五仙十七日五仙忽附乩亂突入署遍迴環繞行張林歸自是不敢出門有知其事者問之則解衣而示其股傷處長五寸餘深將及寸居然如溝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僕蓋罪大惡極故受此重罰張林之夷於左股殆亦有隱惡焉薄乎云爾雷公未必牽連無辜也

明醫周月窗有僕名德染病周診其脈將死因多與金遣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有賣妻償官債者哭甚哀問之答曰我俟妻去亦投水死德惻然即以所贈金與之空手歸家久而不死復返見周醫周驚曰汝尚在耶再診其脈平和有壽問其故德言前事周曰汝陰德動天五臟立變吾術不能知也錢益者某人僕也其主以謀鄰田不遂乃用陰謀取稗數斗令錢種其中錢思彼家一年耕力何忽誤之欲不種又恐主責心生一計將稗蒸熟種之主人往視屬實遂無語既而稗不生主人怪之而莫知其故後錢生一子名美中進士主人之子忽發狂言曰三十年前蒸稗事天賜錢以貴子其主當絕言畢死

賢倉皇卻走時有菜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入室以歸
詎意非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幼孩亦以痘殤而吳茂且患疫
相繼以殁矣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踵也其五十兩一
封又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牀底可
令曹璘押陸賢歸速取之衆闔然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
勿加刑小孩子喫飯且不知饑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我因
此事難明來一剖判也可打轎去多拜上大參公言畢曹乃
睡少間復作土語者云吾姓沈本縣人乃城隍西班頃南莊
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查此銀已換桑皮紙包巫往取之不可
遲今我弟兄們雖做城隍卑隸所好亦不過杯中而已曹遂
甦茫然不知所以衆述以告曹心竊不平乃挑燈作揭亦欲

訴之於神仍疑衆爲有意相詆也次早起欲謁廟後方領賢
歸取銀以白誣罔忽又伏枕呼曰吾乃城隍也爲昨事往拜
南莊道經此見曹璘方臥榻借他來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
賢偷去無辭曹璘並不知也即吳勤陳美御是一段因果前
三世陸賢是毛家了鬟而陳美乃斯役也毛家將銀十三兩
三錢置之桌上下廝盜去害了鬟逼打至十九歲了鬟身死
冤孽重一世變豬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
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樁孽報陳美孽輕今所受不過弔打吳
勤孽重倍受極刑即張端昌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
今不應失去銀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合其攜承若再
追賠則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從此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十一

各消怨恨可也又喚孫瑞陳天霖說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
差皁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
璘速取單來果於箱中取出兩據訴稱口述南莊之言並無
冤他言語隨令判官取筆消此一樁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
齋並兒女某某與他何干都寫在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
之牀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竊去三兩止存八十七
兩可速歸取之遲之又散矣總是因果中人幽冥之中纖毫
不爽陸賢自有報應今不必計較也至大參公乃忠直好官
祇因憂鬱致有此恙亦虧他平素持齋從今亦漸霍然矣又
囑付衆掾在公門中正好行方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
害了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有孫掾

因喪子請神問天死係何業緣後尙可得子否神告之云死
的那裏是你兒子乃是僧人轉劫耳你前生爲娼妓勾引此
僧姦宿耗其資財故有此報凡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將
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不難只是這點不壞便有
了言畢而去衆許酬謝神云我乃一縣之主豈詹詹爲飲食
之故因見你等至誠來此說一明白耳我今回縣矣曹乃醒
衆皆驚愕璘次日卽歸從牀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二封先開
視俱是堊塊曹益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忽見有紅衣人語云
但將去見盧老爺自然明白持至署啟封視之銀也較兌果
八十七兩事載大參公四照堂集彰彰可考丙午九月大參
公於維揚舟次曾面述之且言五仙之入署也余時因臥病

扃中門五仙云我與大參公品級平等須開中門豈可從角門進遂啟中門而入至縣城隍神則竟未啟中門得無即由角門而入耶

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氏與僕王安戚甯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甯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舍之而去安正色相拒甯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兒悍異常素與甯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劈門而進甯大呼有賊氏驚慌攜子出後門逃避甯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席捲而去次日甯即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

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乃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甯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傍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按院謀陞者賊首攜而去父子依然空手自歎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網軟猶不失爲小富翁回家哄甯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聞聞張屋有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戚甯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籙矣甯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委朋起獲贓物封存內衙張之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十五

挪縛四肢用麪杖通其私立死復賣其女爲娼一富戶家臨溪畔適上流有屍浮下和冒認屍親誣指富戶謀殺監禁獄中詐銀數百兩賄囑禁卒斃富戶於獄其子赴上控告和囑盜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崖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絕一幼尼頗有姿色和夜夜借宿强姦之尼不能拒焚香訴佛自縊師畏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詞狀和俱代爲說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滿積有千金挈家回籍和率無賴假云遠送至中途搶奪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筆據且微員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負屈投河妻孥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詭云請歸供養截爲數段賣銀入已一日和誕辰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擲盂瞋目大呼曰冤對

來矣量絕於地稍時作寡婦聲曰你强佔我母女又將我慘
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躍起取廚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
父子聲曰爾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
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修行被爾强
姦自縊我奉觀音菩薩法旨要爾抵命和連聲曰該抵用刀
截其鼻斷其左手五指又作典吏聲曰我與爾相交只說爾
是好人誰知爾包藏不良之心害我身死家亡今日相逢叫
爾一一現報和自用刀先剮四肢次屠腸次刎斷其首拋擲
零落慘過碎剮而死未一年家被火焚妻女不能自存報亦
極矣

育德堂外制

民國八年貴民校印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眞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

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傅疑作卒）爲始元（始元疑作元始）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然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容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

從臺諫即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資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暫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屬多士盈庭而一簪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羅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論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

既開諸路榷鋒鋡轉餉之規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遴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侃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侃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值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超師魯除知臨安府魯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魯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藉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魯舍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戍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旋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卷第一

宇文紹節侍讀京湖宣撫
吳摠落寶謨閣直學士
董安仁父贈官
王鈇知金州
王大節叙武節郎
陳邕降朝奉郎
程松澧州安置
董仲永贈節度使
廣德廣惠廟加封
襄陽惠澤等廟加封
史才復龍圖閣學士
百歲補官封號
丘密落端明殿學士
陳謙落寶謨閣待制
劉元鼎兼知光州
吳摠責團練副使
沔州信惠廟加封
李郁授團練使
范仲王知夔州
多慶贈開府
程渙降迪功郎
薛九齡授武德郎
不盡贈開府
趙淳江淮制置使
畢再遇兼知揚州
譚良顯降朝散郎
辛棄疾叙朝請大夫
許及之復銀青光祿大夫
希怔換右千牛衛將軍
黃璹周章降官
趙師嶓降太中大夫
顯忠襄忠廟封公
楊文昌授團練使
薛叔似落端明殿學士
李源封通應眞人
常祟贈武翼大夫
方信儒授奉議郎
楊谷授文州刺使
吳琯節度使致仕
婁蔡氏封郡夫人
普興授右千牛衛將軍
吳摠復官致仕
吳思忠贈節度使
葉濡閤門舍人

卷第二

王居安兼侍講
項安世降奉議郎
趙夢極權吏部侍郎
戴溪國子祭酒
葉時試右諫議大夫
王居安起居郎崇政殿說書
邵康太常少卿
俞亨宗提點坑冶
林大中吏部尚書
陳希點軍器監
陳降申林至正字
辛棄疾叙朝議大夫
項安世落直龍圖閣
黎炳龍叙漢林之望熊武閣門舍人
不應西外知宗
李好義贈節度使
陳邕降朝奉郎
李郁建康都練知廬州
陳邦傑敍武節大夫
趙善宣叙朝請大夫
劉百朋授武德郎
母王氏封太孺人
郭揚夏允言授遞刺
吳琯贈太尉
任堉金州副都統
陸峻授太中大夫
王楠授朝奉郎
田琳觀察俊致仕
葉顒叙朝散郎
朱不棄降迪功郎
許俊父贈官
董安禮知光州
夏震觀察使
趙善恭司農卿
梁季珌試吏部侍郎
需孝友御吏中丞
趙彥逾侍讀
錢仲彪軍器監
樓鑰翰林學士
趙善堅權戶部尚書
陳希點檢正曾從龍左司
劉彌正淮東提舉

李師尹知閤門事
張震考功郎中
黃景說再任張斗南廣西運判
楊大雅封承奉郎
游仲鴻夔路提刑范子長潼川提刑
楊震仲直閣致仕
畢再遇授觀察使
許弈起居郎
孫昭先浙東提刑李洪江西提刑
呂祖儉贈直秘閣
趙夢極給事中
曹莊太常丞邵朴國子監丞
趙彥櫛戶部郎中
范之柔國子監簿
余崇龜檢詳
薛極大理正
葉適授朝議大夫
彭州威祐廟加封
莫子純叙中大夫
藍師古授左武大夫
扈卞追復奉議郎
譚良顯叙朝奉大夫
自重授率府副率
曾靄降修職郎
李珏知紹興府
丘崈江淮制置大使
吳獵四川制置使
曾漸權工部侍郎
陳希點起居舍人
沈詵試刑部侍郎
潘涓太學博士
許沆太常博士
梁文恭軍器監簿
林淳厚授朝散郎
常楮宗正丞
武舜忠授遙國
馮拱贈武經大夫
鄭擢降奉議郎
潘師高授承宣使
王處久降武翼郎
朱士挺降奉議郎
陳唐卿授武翼郎

卷第三
衛涇參知政事
雷孝友參知政事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
林大中僉書樞密院
樓鑰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倪思權兵部尚書
章良能試禮部侍郎
史彌堅權兵部侍郎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黃嶠若殿中侍御史
余崇龜監察御史
宇文紹節授太中大夫
何異授中大夫
楊石觀察使知閤
楊谷觀察使
起善宣知臨安府
張榮贈遙郡團德使
婁機守吏部侍郎
趙希懌江西提刑
鄒應龍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
范仲壬知江陵府
劉甲授寶謨閣直學士
馮從順授四字夫人
楊從慧授二字夫人
衛從正授處夫人
何寅授郡夫人名提謹
陳咸授朝請大夫
辛棄疾待制致仕
趙希懌江西運判
余崇龜授朝請大夫
劉渠授朝奉大夫
趙師龍知鎮江府
李洪淮西總領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譙令憲宗正少卿
宇文紹彭大理少卿
王蘧贈通奉大夫
曾棗降朝請郎
李謙授武略大夫
范仲壬授武德郎
陳煥授武節郎
盧濤父母初封
陳淡授保義郎
顧根降宣義郎
曾靄降修職郎
陳唐卿授武翼郎

孟猷降朝散郎　李春等授官
陳澤導轉官　鞏斌授修武郎
卷第四
趙汝愚復觀文殿大學士　程驤贈通議大夫
王楠太府寺丞　薛極刑部員外郎
沈紡大理正鮑華大理丞　李孟傳福建提刑
程準知寧國府　李好義贈檢校少保
干震贈承務郎　曾炎知婺州
鄒應龍母封太恭人　周虎授文州刺史
史漸遠母封國太夫人　常孝友封贈三代及妻
黃度太常少卿　汪逵秘書少監
徐邦憲吏部員外郎

劉允濟太常簿管湛大理德
李孟傳江東提刑程準鄂建提刑
立太子文武臣封父母　趙彥逾授觀文殿學士
林仲虎知安慶府　王容父加封
王益之國博紹元剛太博　鄒昉國子錄
史彌堅知潭州　沈詵授太中大夫
曾漸贈中奉大夫　吳獵授朝劉大夫
孟導知嚴州　呂昭遠知堂德府
劉煒復集英殿修撰　眉州褒忠廟加封
丘壽雋籍田令　徐邦憲司封員外郎
李撰吏部郎中　陳剛大理司直
張興祖武學嚴　求揚祖司農寺簿
陳自強韶州安置　徐邦憲叙承議郎
曹叔遠鄭昉太學博士　林豫國子正李琪國子錄
傅伯成太府卿　趙師蓀復通奉大夫
林拱辰浙西提舉　岳建導贈官
趙彥珧降朝奉大夫　常楮宗正丞
陳葦授左武大夫　朱欽則降朝散大夫
趙彥衛湯巖起降官　耿良祐降從事郎
翟楫授保義郎　楊沆授修武郎
田祖周授武德郎
卷第五
趙彥逾授太中大夫　樓鑰授正議大夫
宇文紹節授通議大夫　倪思授太中大夫
章良能授朝散大夫　葉時授朝散大夫
黃疇若授朝散郎　許弈授奉議郎
陳希點授中奉大夫　王楠授朝請大夫
張大猷湖漸提舉　陳耆壽戶部員外郎
劉穎龍劉閎待制　曹莊秘書丞
陳武太府寺德　楊次山追贈三代及妻
任希夷知湖州　黎行之授宣教郎
曾晞刑部侍郎　李孝純開府致仕
劉崇之叙朝議大夫　葉翥贈少保
丁煜大理正留晉評事　皇子垍追封肅王
柯甲大理寺丞　黃中著作佐郎
劉元鼎授武簿郎　葉簣江東提刑

任抱珍 民89版

吳漢英太常丞邵袞大宗正丞

程覃覃器監簿（按本文題作監主簿）伯栩贈開府

黃景說知靜江府

楊濟潼川運判郭公燮提刑

張訢廣東運判庾德明提刑

朱皆工部郎中

毛宬將作監丞

張孝仲軍器監丞

王庭芝降奉議郎

袁桂授朝奉大夫

汪端中知宜州

趙夢極守給事中致仕

陳舜申校書郎

眞德秀留元剛正字

史次泰改奉議郎

張宗濤循文林郎

馮端方等轉官

韓休等轉官

張宗允等轉官（按本文題允作尹）

周弈等轉官

趙善防直閣致仕

卜涇葉葵授修職郎

劉紹祖授修職郎

任公壽雍逖轉官

育德堂外制目錄卷終

宇文紹節侍讀京湖宣撫

朕惟周宣中興之盛有若吉甫召虎之賢皆以近臣出總師旅厥有偉績提干聲詩君臣同休照映千載肆時法從往涖行臺昭示眷懷誕申渙渥具官某家傳忠孝志在事功恩信孚于江淮聲望聞于蠻貊朕方登之常伯責以遠猷載瞻襄漢之閫莫重宣威之寄俾陪經幄以寵其行全付上流盡護諸將朕之所以望卿者蓋吉甫召虎之事也卿其熟慮安危審知緩急顧念邦本推勞來安集之仁申飭邊防衛車馬器械之政以壯士氣以寢敵謀庶幾邊鄙晏清王國底定衆歸燕喜之祉稽首對揚之休朕將與卿同之顧不嗇歟尚既乃心以副倚屬

畢再遇兼知揚州

朕若稽列聖經理二邊簡求將帥之臣兼領侯藩之寄專其事任責以立功今得其人可任茲選具官某朴忠許國勇略濟時比提師干獨當一面士卒樂爲致死敵人憚其威名屹然長城寬我北顧朕既疇爾勤伐付以閫外之事矣廣陵謀帥就以畀之俾爾統率列城號令諸將激昂士氣以恢遠圖蓋中興韓張之功方以望爾爾其懋哉嗣有殊渥

吳撙落寶謨閣直學士

晉存趙衰之後傳者以爲美談漢族霍光之家君子蓋有餘憾眷時吳氏功在西陲雖逆睒猖狂自取夷滅而弈世勳伐未可弭忘質之僉言有其近屬具官某比由法從往涖价藩屬大憝之就誅瀝忱誠而引咎朕以其分雖叔姪意本異同曦方通外

境之謀陸梁隴蜀爾實佐元戎之任保扞江淮心素諒其無他罪固難於相及然而僉義之重爾豈通安法令之常朕不敢廢奪班聯於內閣徙名數於重湖爾其體國家之寬仁務全晚節教子孫以忠孝益勵後圖朕言惟公汝聽毋忽

譚良顧降朝散郎

朕嘉與使茂共濟事功凡士之有猷有爲者未嘗不覆護而保全之也爾論議慷慨志在驅馳閫自周行俾佐外閫而細行不謹見于臺評國有憲章朕弗敢廢勉圖來効以稱隆寬

董安仁父贈官

使相之崇國家所重乃眷爪牙之士式殫扞禦之勞追念其先遲誠有請肆茲從欲亦以示公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天稟英豪家傳忠勇久在戎伍屢書戰多施及後昆力能却敵而不自受賞期於貤恩朕惟孝子顯親之思固無或已明主報功之典寧有攸拘爰疏寵於九原俾昭儀於三事尚其不泯服此哀榮

辛棄疾敍朝請大夫

推賢達能士之素志失舉連坐固之舊章法勵必行情或可亮具官某夙懷氣槩自許功名後器使於累朝歷蕃宣於數路更事既久閱人亦多胡決擇之未精以薦揚而自累爰因霈宥浸敍前官觀過知仁朕豈追尤於既往惟善舉類卿其益謹於將來

王鉞知金州

朕簡求將帥之臣兼領侯藩之寄專其事任責以立功爾整我六師控于荊蜀令行卒伍氣攝夷蠻就畀虎符以臨千里惟恩威之兩得則軍民之相安勉圖爾庸嗣有殊渥

許及之復銀青光祿大夫

朕若稽列聖體貌大臣同寅協恭夙夜重弼諸之任記功忘過式昭眷注之懷錫以明綸孚于公聽具官某賦資英發抗志高明受知孝宗擢寄言責被遇文考簡在論思肆朕紹承丕柄用甫書勞於鼎鼐胡引咎於田廬茲舉彝章悉還崇秩人惟求舊朕方遐想於令猷國耳忘家爾尚勉思於忠報

王大節敍武節郎

昔在漢武駕馭將臣蓋有黜爲編民旋復收用者朕方思得熊羆之士以圖駿功亦豈以一眚終棄人哉爾率我六師臨事逗撓身在謫籍曾未期年朕念爾之材載加甄敍廢置之際孰非至公服此寬恩力圖報効

希恆換右千牛衛將軍

朕惟成周之治始於親親三復常棣之詩未嘗不想見其美也爾崇王諸孫知自脩飭列之環衛以奉內朝體予立愛之恩思爾爲善之樂

陳邕降朝奉郎

朕愛惜人材待之以恕苟罷於罰者未嘗不審其輕重也爾有志事功遠將使指逆臣始禍勢猶可爲而輕去司存豈得無罪不遠西復蓋庶幾焉貶爾兩階弗奪其任朕所以愛爾之意也勉充素志以稱隆寬

黃瓌周章降官

審謀於倉卒之際蹈義於危難之中朕所以望士大夫也閫將指西州服勤已久逆臣始禍勢猶可爲而昧於事幾輕去官守揆之以義可無罪乎尚體隆寬毋忘補過 卷內脫指作分符

程松澧州安置

大臣之任征伐耻孰過於棄師司寇之正典刑罪莫先於誤國有嚴成渙允協師言爾夙慕驅馳居懷慷慨謂其可用俾參有密之聯期以立功式畀宣威之寄惟時共事久蓄異謀曾莫察於幾微徒激成其釁隙比反形之已見顧憂責之孰尸縱未能親督三軍力明大義豈不可率先諸郡勉思令圖胡使僕以求生尚區區而苟利安受私遺佗取兵儲全汝一軀委予數路儻知退省寧不內慚朕以其嘗在邇聯姑徒輕典屬既伸於天討益洞見於人情彼孰無報國之心汝獨徇謀身之計不忠至此清議謂何謫以散官昭示無窮之戒處諸內地猶爲至厚之恩

趙師羣降太中大夫

迺積迺倉詠於周雅古人蓋以是觀國焉苟有弗虞其可佚罰具官某選於公姓服在大僚朕方謹粟入之藏嚴繕脩之令而爾適任天府屬役非人曾未踰時遽聞墊圮豈朕所以望於爾者乎尚體隆寬毋忘退省

董仲永贈節度使

名器之崇國家所重眷言近侍久事先朝追錫徽章蓋循舊典具官某恪恭匪懈謙下自將親逢高廟之中興夙預內廷之器使備宣忠力浸服顯榮雖不見其人已歲時之浸遠而有勞于國豈賄卹之可忘爰疏將鉞之榮以賁泉扃之邃尚時精爽克對寵靈

顯忠裒忠廟封公 趙立魏勝

爾昔提孤旅堅守山陽力挫敵鋒不顯其死廟食茲土且八十年猶能顯其神靈助我將士以成却敵之勳死而不亡朕所嘉

歎乃卽易名之舊載加封爵之新尙惠其民以相吾國勝改歷守山陽作保扞清河廟食莊士作廟于楚且八十年作踰四十年

廣德廣惠廟加封

朕對越百神以綏四海凡郡國之祀功利彰著者必崇其封爵厚其禮文某廟神廟食桐川歷歲彌久祠宇像設幾偪江南而四方之人奔走禱請無廑日也間因旱潦遣使致祈禡誠所通其應如響朕惟寵嘉之爰錫命書載新美號惟神益昭其德以惠元元則朕之報神豈有已哉

襄陽惠澤等廟加封

古之出師是類是禡所以承神休也爾廟食于襄而能顯其靈異成將士却敵之勳爰錫命書申衍稱號尙其嘉享終惠一方

百歲補官封號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朕對越天地惟老老之恩而爾壽過期頤鄉黨所敬婦人作流芳閨壺錫之一命式昭爾榮

史才復龍圖閣學士

朕昭示公道行之以寬故雖先朝任使之臣猶在清議擯排之域歷時旣久甄敍不忘具官某際會休辰驟登近弼胡然一眚逮此崇年朕惟高廟之體貌大臣務全終始兩朝之寵綏故老蹔間存亡矧曷被於寵恩宜稍從於牽復職崇遂閣賁及幽扃尙其有知服此寬涯

丘密落端明殿學士

朕選命儒臣晉參樞筦任安危之責旣蔽付於邊防審用捨之宜蓋旁咨於廷議具官某受材挺拔臨事疏通切名逮慕於古人閱閱獨先於諸老比由留鑰就建行臺登諸丞弼之聯畀以

江淮之寄正資籌畫以暢威靈顧弛張呼吸之幾係得失屈伸之勢然而意在堅守而愚將或輕於退歸謀在約和而強敵反滋於侵掠雖聞克捷寧補創殘載閱封章每深引咎屬人言之淆至匪朕志之敢私惟仲淹貽元昊之書固嘗貶任而罷籍失河西之壘亦以奪官是知祖宗臨御之規實本春秋責備之義肆鐫近職猶領眞祠以示至公以存容意大勳未集朕方姑務於息民來効可期卿尙勿忘於報國

薛叔似落端明殿學士

朕恢宏遠之規講脩攘之政博求時望分總邊防隆其事權期以績効用舍之際夫何敢輕具官某受知先朝夙有令聞簡在禁從蔚爲老成宣威上流朕所注意俾眡儀於政路且申舍於經帷以涖元戎以督諸將折衝樽俎蓋有賴焉而羽檄旁馳猶之鮮値究觀詩雅內愧周宣以卿素心追惟方召亦豈不爽然自失乎尙體至懷勉思後効

陳謙落寶謨閣待制

朕茂恢宏略注念上流乃建行臺並登時望用舍之際夫何敢輕具官某夙負材猷屢更器使比由將漕擢董軍儲驟馳具見於賢勞規畫每期於底績肆躋次對以貳元來而受任累旬邊烽未弭采諸羣議改畀眞祠復以臺評收還前渥至於財賦入出固有司存爰命計臣稽其實狀苟卿心之無愧則公論之自明尙體至懷勉思後効

楊文昌授團練使

朕惟立國之規世臣是重故於勳閥之裔苟有可稱則奬而進之如恐弗及具官某夙更任使恭靖自將易刺一州寘之邇列服勤滋久以疾祈閑朕念爾祖之功藏在盟府而諸孫嚮用惟汝一人序進戎閫豈曰例賞凡所爲寵綏爾者蓋以顯爾祖之世也尙攄忠報勉振家聲

劉元鼎兼知光州

朕思得熊羆之士宣力於邊兼撫軍民脩明紀律使卒乘競勸里閭安安以振國威以禦外患爾久淹戎伍材勇著聞禦侮淮嘯勞効浸見總屯營於溢浦分符竹於浮光合是二權夫豈輕畀尙體朕意勉圖爾庸

李源封通應眞人

自昔隱居之士生不用於世而歿能垂祐于民者蓋時有之今

育德堂外制

有司言爾惠及一方其應如鄉賓爰錫嘉號以發幽光尙宏爾休施于無斁

吳撝責陼練副使

三代盛時罪不相及秦漢而下始有連坐之刑惟我祖宗積累深厚上用仁政下無異心雖或柔於民彝自不逃於天討比其行法猶務寬平具官某生長勳家以能自見更踐中外茂著勤勞適猶子之干誅集近臣而議罪朕仰稽邦典俯酌人情念其二父之功宜蒙十世之宥坐鐫內職俾徙他邦而成命既行臺評未置黜畀散秩謫處岑陵會吾討叛之臣明汝輸忠之素復從優假聽卽便安操捨重輕一以公論朕豈容心於其間哉往服寬恩勉堅素履

常崇贈武翼大夫

武興之變西土震盪亦懷忠義之臣協心戮力迄行天討以靖一方爾遭變之初慷慨憤激飲恨以歿聞者傷之推汝之心儻未卽死豈不能身先士卒以殄凶渠乎追錫崇階以慰忠魄

沔州信惠廟加封

三綱五常之理具于顯幽故凡僭叛之逆非特人所共怒而神亦得以誅絕之惟本厥功其可忘報具某神廟食于沔惠及其民錫以王封閱歲滋久日者逆曦之變而土繹驕懷我忠臣激昂將士唱明大義以行天誅亦惟爾神去逆與順陰相默佑底于有成爰錫命書載衍嘉號惟神益顯威德以綏四方則朕之報神寧有已哉

方信孺授奉議郎

朕因敵求好申遣行人期于偃兵以臻安靜汝往宣使指不避

育德堂外制

其勞遷秩之恩豈嫌過厚勉訖爾事以對寵光

李郁授團練使

朕思得壯士以守四方蓋選擇之久矣而績用昭著不通披人比其還歸可無褒渥具官某爲國宿將獨當賊衝堅守一城屢膺捷奏氣懾邊境聲震淮壖朕用嘉之召對便殿論議慷慨精神尙彊擢正戎閫留寘環列豈特酬功於既往固將責効於方來益壯爾猷以稱朕意

楊谷授文州刺使

朕資威畧之良典賓閤之事乃惟宮城宿衛之重亦以屬之既懋賢勞懇辭共二肆茲從欲可後疏恩具官某性質通明儀度脩整出入禁闥周密自將壘組之華式昭眷任載披罷牘勉徇雅懷賞從其懇擢畀遙刺蓋聞光漢之盛籲長君少君不以富

貴驕人號稱長者惟汝伯仲並躋顯榮勉晞古人則朕以懌

范仲壬知夔州

朕念蜀道去朝廷遠多事之後謀帥爲難肆求忠實之臣以重蕃宣之寄爾名家之裔倜儻從右科儒雅自將抱負獨偉歷官中外厥聞藹然比登環衛之聯往司榷牧之事遭變倉卒守義不渝有臣若斯朕所嘉與惟古夔子之國地控荆襄其爲朕鎮撫兵民輯寧封部使德意孚于遠服姦宄弭于未然少訖外庸以須明陟

吳琯節度使致仕

朕永懷憲聖協濟中興勳在宗祧親與三朝之揖遜澤施族姓有開奕世之顯榮肆時猶子之良方任价藩之寄矜其抱疾許以乞身具官某賦質溫柔處心樂易習見父兄之貴不以驕人

浸親州縣之勞庶幾更事自升華於留務俾宣化於甸畿資汝慈祥布予德意胡遽懇於調適乃力丐於退休授鉞齊壇共修一門之盛垂車里第尉爲晚歲之光勉嗇精神以綏福履

多慶贈開府

昔在裕陵篤友介弟親睦之典施于累朝惟時叔父俄棄脩儗式示哀榮丕昭眷遇具官某謙以自牧寬而有容屬近行尊醻徇驕盈之習身端行治夙推信厚之風方躋廉按之華以壯藩維之勢胡然微疾竟殁元身錫以徽章儀視三公之貴分之茅土爵啓五等之先尚其有知服我休命

妻蔡氏封郡夫人

朕篤敘宗盟優崇近屬告終之際恩意有加寵綏之章先其內助具官妻某氏作配君子敬戒無違宜其室家允有常度肆頒

茂渥疏以郡封雖夫唱婦隨志弗諧於偕老而母慈子孝祉可衍於將來奈懋儀刑以綏壽考

程渙降迪功郎

爾職在捕盜而縱卒虐民其害甚於盜矣罷官削秩往省厥愆

善與授右千牛衛將軍

熙寧以來追崇濮邸擇其尊屬世襲王封而又推恩子姓列之環衛于以壯藩維之勢隆親睦之風爾謹恪自脩久更官使及茲改授品秩浸高其堅樂善之誠稱予篤叙之意

薛九齡授武德郎

逆曦之變震于一方吾士大夫於去留之際難乎其審處也爾分符偏郡意氣挺然撫集民夷則於討賊是可以無媿乎序進二階以旌爾志少須最課求副簡求

吳撝復官致仕

朕緬懷吳氏久捍西州兄弟協忠大小幾百餘戰子孫襲慶前後蓋八十年乃惟逆曦自干大義豈以一人之故忘其再世之勞具官某身事四朝年踰七秩當紹興之際已夙興於驅馳及乾道以來遂浸瞻於華近籍其耆舊簡在論思俄凶慝之駭聞引罪愆而歸死伊曦作孽於爾何尤顧未弭於人言姑少伸於國法諒銜深耻遽屬沉痾載披謝事之章可後念功之義還其職秩不離法從之班復乃邑封仍在通侯之籍往祗寵典尚衍脩齡

不豐贈聞府

若昔裕陵退崇濮邸世推尊屬以續王封存則隆親睦之恩歿則厚哀榮之典永惟宗老式舉邦彝具官某履行溫恭持心寬

厚夙更器使茂著勤勞身歷四朝及見中興之人物壽開九袠
允爲同姓之典刑自膺繼襲之榮久藉滂維之重云胡一疾曾
弗慭遺錫以徽章儀視三公之貴分以茅土爵登五等之先尙
其有知服我休命

吳思忠贈節度使

名器之崇國家所重咨言近侍久茂賢勞追賜徽章蓋循舊典
具官某靖共自飭黽順無違逮事高宗夙効走趍之力被遇文
考浸膺任使之隆肆朕繼臨察其忠謹俾晉司於內省仍峻極
于遰階及此告終可無疏渥錫之將鉞賁彼泉扃尙其有知來
對休寵

趙淳江淮制置使

疇邊閫之庸已峻躋於留務參殿巖之任爰寵畀於中權非得
肯德堂外制 卷一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其人曷稱茲選具官某賦資偉特蘊智沉雄自分領於六師亦
既踰於十稔獨當一面上流賴以無虞堅守孤城狂敵爲之遠
遁策勳居最注意爲深朕思振國威務明師律肆特加於隆委
俾茂展於宏規內總千廬昭示倚毗之意外護諸將式觀撫御
之方藉而襄漢之威名增我江淮之聲勢惟忠勇可以作士氣
惟精明可以酌事幾其益勵於壯猷庶迄收於全勝

葉崇閤門舍人

自我孝宗垂意右科之士今四十餘年間而人物由此塗出者
多矣爾射策于廷褒爲舉首往涖戎事勞効浸聞賓閤之聯夫
豈輕畀養之閑暇以充爾材尙其懋哉嗣有簡擢

卒乘疾叙朝議大夫

侍從之臣朕所望以汲引人物共濟事功然人之難知或至於
失舉而其心可察也具官某材高一世名在累朝方乍去於論
思固尙深於簡注乃以微累未復前階甄濬之常朕亦何吝爾
其勉思報國益務進賢毋懲創於一人而自沮其推轂之志斯
朕之所以望爾者尙念之哉

吳琯贈太尉

疏謝事之恩方寵加於將鉞舉飾終之典復峻極於武階匪時
戚晚之良曷稱邦彝之重具官某早躋榮顯浸効忠勞服在班
聯每謙恭而自牧寄之民社亦寬靜而無苛顧旅力之未愆宜
何恙之不已違披違奏良軫至懷錫盾雕戈有煥節旄之舊金
印紫綬載頒綸綍之新尙其不亡歆此殊渥

項安世落直龍圖閣

朕博延人物略短取長獎予保全若恐弗及至於用捨之異則
必有不得已者焉爾抗志不羣更事已熟比擢司於饒餉且兼
畀於蕃宣力捍上流竟却狂敵有嘉勞効登之列卿均逸未幾
復寄邊閫而抗章引疾非朕所以望於爾者臺評繼至歷指爾
瑕朕固愛爾之材冀收其用則起家而中廢予職而遷奪亦豈
朕初志哉材之難全自昔所歎勉加充養朕不汝忘

黎炳龍叔漢林之望熊武閤門舍人

朕惟孝宗儲材賓閤期待之意親於登瀛故比多闕員久而未
德所以重其選也爾炳爾之望爾式閩獨之秀發身右科爾叔
漢門地之優刻志儒業雖浸更於官使蓋未顯於猷爲明試以
言一朝並命朕之待爾等者厚矣各充爾素以稱所期

不應西外知宗

朕覩周詩至于麟趾竊有慕焉惟我祖宗本支蕃衍思俾振振

之美無愧於成周可無其人以訓迪之乎具官某性質坦平履行謹恪列于朝請率禮無違分正外宗儀刑可象肆茲易地屬任惟均夫以號令律人抑末也不令而從自脩其身始尙勉之哉

任堉金州副都統

擇將之方惟材是取而資格不與焉材可以爲將矣其秩之卑者或超進之所以隆事任示優寵也爾夙負勇略志在驅馳涖我戎行威愛兩得擢分邊閫以扞一方載稽舊章進階二等爾其奮身報國收折衝禦侮之勳酬爾之官亦豈拘資級哉

李好義贈節度使

遣戍役以衛中國方資禦侮之材聽鼓鼙而思將臣忍閔告終之問爰頒隆渥以表殊勳具官某天賦英豪家傳恭順義不汙

於僭逆思協濟於奇謀首唱三軍喁正鯨鯢之戮復全四郡悉空蛇豕之羣忠節深然威聲籍甚朕載加奬拔允賴驅馳乃參制閫之權仍委專城之寄豈云微疾遽奪脩齡功在旂常固垂芳於百世氣吞敵人諒遺憾於九原雖出節以追榮顧築壇之靡及尙時精爽監此哀榮

陸峻授太中大夫

朕寅紹不圖賴祖后保佑之德方隆至養期千萬年而遽隔慈顏悲慕無極顧所以謹終送往者朕弗能盡親也爰選重臣分典其任及茲竣事可後褒嘉具官某迪德有常宅心無競冠我法從爲時老成命以相攸必誠必信兆域之吉協于蓍龜乃規因山乃度甫藍迄于復土神靈妥安伊爾思忱相予篤孝遷秩之寵豈特旌勞蓋以示朕報親之誠無往而不稱也益殫猷告

式對眷知

陳邕降朝奉郎

節操隅廉有國之所甚重而學士大夫所當自砥厲也武興之變州縣吏有棄義而從逆者爾持使者之節適發無避朕方有嘉焉而宣威之臣遽疏爾過伊爾素志夫豈其然而言之既聞則不容無罰也抑古有訓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爾其念斯毋忘自警

王棓授朝奉郎

朕命大臣嚴守戰之備而亦不輕絕虜期以息民汝避于庶僚往宣使指進秩二等以重其行式佇成言還對褒擢

李郁建康都統知廬州

朕惟列聖垂意邊防率以將臣兼領重鎮若延州之任馬知節秦州之任曹琮事權不分績用昭著成規具在可舉而行具官某素抱朴忠每懷廉慨比以山陽之衆首當強敵之鋒信義既孚士知効死威聲大振敵以遁逃肆嗾爾庸擢畀閫寄總留都之王旅剖泚水之郡符撫臨列城號令諸將倚任滋重報稱惟艱爾其奮厲壯圖益脩先備全汝威愛協我軍民以弭窺伺之謀以收還定之効庶幾休聞無愧昔人

田琳觀察使致仕

朕申嚴師律妙選將臣資許國之忠式陵委寄徇乞身之請可後褒崇具官某識究孫吳志睠頗牧比擢司於王旅仍兼領於帥藩恩信素孚卒伍皆効其死威聲遠振敵人獨避其鋒方自竭於驅馳易遽榮於疾閔勞戎馬超畀廉車安邊境立功名想壯心之未艾專精神近醫藥尙還祉之可期

陳邦傑敘武節大夫

朕驅馳武士保扞邊陲賞罰之行主于平恕甯以功掩罪而不以罪廢功爾職在統戎臨陣避敵削官自效已曰寬恩今斬獲之多暴露之苦未足以贖爾罪也盡還故秩期以圖新毋怠省循庶幾報稱

葉甄敘朝散郎

中興以來邦賦之入于總司者居太半焉處其任者可不謹其事乎爾夙以材稱將指淮右而用度不節抵于譴何宥邊之恩甄敘以漸勉圖來效以稱隆寬

趙善宣敘朝請大夫

中興以來邦賦之入于總司者居太半焉處其任者可不謹其事乎爾還于宗盟將命全蜀而弛慢詔令稽誤軍儲名在丹書

甄敘有漸尚思循省以答寬恩

朱不棄降迪功郎

朕選任侍臣宣威襄漢凡在幕府宜效忠勞爾操行有虧豈容佚罰尚祗寬典毋怠省循

劉百朋授武德郎

爾服勤賓閤亦既有年肆賜爾能往涖戎伍增秩之寵厥有故常匪徒示恩勉思報稱

許俊父贈官

爾有子董戎力能挫敵第功宜賞自祈馳恩追賁九原尚其不泯

毋王氏封太孺人

惟爾有子力挫敵鋒避賞不居歸榮于爾尚紱眉壽以對寵章

董安禮知光州

朕簡求將帥之臣兼領侯藩之寄專其事任責以立功爾分總王師往扞淮服浮光闕守就畀虎符勉圖爾庸嗣有殊渥

郭揚夏允言授遙刺

朕選虎賁之士以衛周廬掌之信臣有嚴職守三歲校比可無寵褒具官某生於后家克自謹飭訓齊什伍咸精其能懋賞之恩不以常比略其階序擢刺一州循是而上之可以世爾家矣服我休命益脩厥官

韓仙胄毛居禮裴伸授官

朕選虎賁之士以衛周廬掌之信臣有服職守三歲授比可無寵褒爾生長勳家克自謹飭訓齊什伍咸精其能序進一階以昭懋賞服我休命益脩厥官

育德堂外制卷第一

王居安兼侍講

禮所以辨上下定是非別嫌明微移風易俗其繫於天下國家至重也朕方作新治道一正權綱故樂與賢士大夫切磋究之爾剛毅之資高明之識勇退難進厭聲譁然登之諫垣咨以經誼卿其爲朕明禮之原思所以止邪於未形者朕將虛已以聽舉而措之益攄乃忠以稱朕志

夏震觀察使

朕念邊事之未弭炊將材之難得眷言裨佐夙衛周廬嘉乃賢勞錫之茂渥具官某赤心許國偉略過人名譽聞於朝廷恩信孚於士卒回翔滋久氣概凜然屬時中權往臨外閫方暫資於

攝事已備見於宣勤察其忠忱良可倚仗朕惟熊羆之士保乂王家思見其人喜於得汝爰陟廉車之峻以增環列之華尚體隆知勉圖來効

項安世降奉議郎

朕茂建大中隱惡揚善凡有勞于國者不以人言而輕廢也爾往以材選經營上流而宣威之臣與中執法撫陳爾過朕疑於用舍之際蓋久而後決焉爾休于家而言者不置且謂爾縱下爲虐豈朕所望於儒者哉尚體隆寬毋忘自省

趙善悉司農卿

重內輕外自昔患之中興以來始以卿若郎出司餽餉蓋雖在外而視內爲重焉至于近歲或就陟從班則其任又加重矣隔公姓之英奮于科目晚簉班列不耀其華再領帥垣材猷始見

材之効雖古大司成之任何以過之勉述前修以符妙簡

電孝友御史中丞

朕嘉賴藎臣作新治道防微杜漸謹操威福之權明法直繩倚重紀綱之地肆精選任以鼂覩瞻具官某識照幾微志全剛毅黃鍾獨奏密回一氣之和砥柱中流力障百川之勢伊忠謀之協濟俾姦慝之不容望著搢紳勤存宗社爰晉司於封駁每明辨於是非屬獨坐之虛員酌僉言而申命升之勸誦侍我燕閒其糾逖於官邪以維持於國論式迓和平之福益培長久之基進有德朝廷尊孰不想聞於風采難任人蠻夷服應幾遠暢於威靈尚悉乃心以成朕志

葉時試右諫議大夫

御史三院之聯所以執憲奉法爭臣七人之選所以陳善責難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惟親任之有加匪端良而孰畀具官某清姿照物美德潤身自擢贊於臺綱每力扶於國論有懷必吐拳拳告之忠獨立不隨凜凜歲寒之操始終一致中外具孚朕方斥遠邪招徠衆正乃眷簡知之素最觀風采之新惟朝廷之輕重在用人惟生靈之戚休在出令卿其無隱朕所樂聞小往大來適陽剛之浸長諫行言聽應膏澤之下流勉及昌期茂擴宏蘊

趙彥逾侍讀

朕揆攬權綱講求政理達聰明目罪已正於四凶養老乞言禮首隆於九族眷時耆哲越在宗盟喜其遐歸資以自近具官某望先百辟德著菜朝夙高翼戴之勳未究經綸之業尹茲西土仁愛孚于民夷保彼東方信義行乎州里有嘉操守欽企典刑蓋由是而陞升爲益懋家傳以需簡拔

俞亨宗提點坑冶

泉貨之司兼幹數路察舉之職雖視他使者少異而事任爲重

矣非得其人詎可輕畀倘儒雅操尚聞于搢紳剖符南州政平訟理而杜門再歲泊然無營朕方振拔滯淹惟材是用起家之寵可獨後於汝乎往踐厥官興廢補弊遹觀績效嗣有褒陞

樓鑰翰林學士

周尊尚父天下喜其來歸漢召申公君子惜其不用朕作新庶政翕受羣材允懷簪筆之英可遂垂車之適起之東土處以北門具官某勞在三朝望隆一代博聞強識蔚然華國之文特立獨行卓爾過人之操恬退已成於高致經綸尚鬱於素懷屬當更化之初彌切貪賢之念載惟作命孰重代言將使老癏扶杖而往觀樂聞德意武夫捧涕而感激願赴功名資卿體要之辭達我精微之蘊以崇國體以協人心皇極建而邦其昌伊敷言之有屬播告修而民不變圖任之敢忘尚及斯時盡行所學

林大中吏部尚書

朕博求耆德協濟宏規念累朝長育之餘號爲多士考十載論思之舊能復幾人雖高止足之風敢後招延之禮具官某質涵粹美學造醇深陳善閉邪謹論聞于海宇砥節厲行清名重于搢紳豈惟寵辱之不移抑亦行藏之無愧遺榮滋久養望彌崇朕惟二老來歸周道始盛四皓不仕漢烈以卑爰採公言亟頒溫詔旌以浦輪之寵冠于荷橐之班道路有光朝廷增重斷斷無他技朕方欽企於猷謨藹多吉人卿尚咸思於勤相期予于治惟乃之休

趙善堅權戶部尚書

制國用之入出周實命於宰臣酌財物之盈虛唐浸分於使領惟元豐之定制任民部以責成匪得其人孰辦茲事具官某器

忱許國介然之守出于輩流朕察爾所存期以顯庸姑畀使節以觀外庸推爾之材其效可日月計也朝方急士朕豈汝遺

李師尹知閤門事

衛小國也王孫賈治軍旅仲叔圉治賓客聖人有取焉朕今以一臣更任二事由外而內用究其材具宜某生于將家早膺器使踐揚浸久陳力爲多日者堅守一城獨捍強敵課其功伐於今諸將不多見也寵以來歸復置邇列典我上閤推爾宜之夫軍國雖異容文武非殊致爾能處是二任而各適其宜則庶幾矣往祗官守以報隆知

李珏知紹興府

浙河之東越爲都會今地望之重視漢馮翊扶風矣而公私未裕朕甚患之比者就選監司以任運師蓋習知其利病休戚則

其政易達其民易孚也爾疏通之質幹敏之材服在周行蔚有休聞宣化夙勞於撫字詳刑式讜於平反爰升禹閤之華超畀輔藩之寄寵其講求實政宣布寬恩緩征斂以安民情節用度以紓郡計佇觀最課嘅下褒書

張震考功郎中

朕更化之始寤寐求材凡有別于朝而流落不偶者必審其望實進而用之爾謹厚飭躬惓惓雅飾吏周旋中外士論所推去國十年不求苟進畀加收召置之郎閣天用人聽言治道之要爾既爲朕陳之矣養其所可用盡其所當言朕乃以望爾焉勉哉毋怠

黃景說再任張斗南廣西運判 原任下疑私風 運判四字

朕念二廣遠於王畿元元戚休惟使者是視非中朝之彥朕所素知者孰與任其責乎爾景說寬厚之容臨民不擾爾斗南剛介之操修已有常簡在班行習聞德意或疇庸而因任或選表而褒陞雖地有東西時有久近光華所被則無間然其勉布於寬恩以仰符於隆委

楊大雅封承奉郎

壽考安榮人子之所願於其親也朕載脩宗祀推者者之恩而爾年過九齡逮于祿養進之京秩服我寵光

丘崇江淮制置大使

朕攬考中興之烈有嚴制閫之權或優畀大名任靡兼於他路或盡付方面地不領於留都眷言宥密之賢復寄保釐之重乃參前矩誕布明綸具官某一代偉人三朝宿望延登近弼親帥元戎爲憲萬邦材允侔於吉甫決勝千里智豈下於子房獨懷體國之忠首建弭兵之利行藏雖異中外具瞻朕正模臣蒙蔽之刑嘉元者久長之慮俾迪班於書殿亟申命於麟符瞻彼江淮號爲表裏列城棊布當如臂指之楊承諸將雲屯欲令首尾之相應非專統御曷究事功敢加使領之新期展規模之素惟敵情之未測抑民志之易搖方賴威名迄臻綏靖賦鴻鴈之安宅歌杕杜以勤歸噫伯益之興徂征陳班師振旅之義充國之國方略進保勝安邊之謀卿惟無愧於古人朕亦有辭于永世

游仲鴻夔路提刑范子長潼川提刑

朕博求蜀之秀士寘諸周行又使歸試民庸達朕德意於庶獄之任尤重其選爾仲鴻爾子長皆以操履藉有譽于朝或已駕使軺於焉申命或方紆郡組寵以超除爾其體欽恤之仁爲哀矜之念使萬里之外舉無冤民方圖保勞嗣有殊遲

楊震仲直閣致仕

守節伏義之臣國家所賴以長久也逆曦之變士大夫或靡而從之至于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者四蜀之廣獨爾一人而已然而曦之被誅曾不旋踵豈非忠節之著衆所聳聞固有以興起人心扶持名教乎崇階華職貴于九原英魄凜然庶其來監

吳獵四川制置使

朕緬懷四蜀邈在一方假宣威之權固特嚴於屏翰隆制閫之任尤尤賴於保釐乃輟近臣以綏遠俗具官某精忠許國偉略過人全付上流恩信孚於襄漢坐却強敵聲名震于國河擢與論思彌深眷倚適北陲之少定顧西土之多虞更藉仁賢往敷德意已下遄歸之詔樂聞入告之猷念行臺專總於邊防正資協濟而屬部久勞於兵事宜務綏懷伊職守之相須欲施爲之日進也閱時浸久肆命序遷朕方審更化之宜思弭兵之利

不悖孰堪此選無以踰卿尊之雜學士之聯畀以六十城之寄庶殫遠慮茂圖宏圖以大慰於人心以永紓於民力惟張詠之道節獨推安集之勤惟趙抃之清規克布中和之政勉睎前哲以契朕心

畢再遇授觀察使

朕脩明師律遴選將材疇其雋功畀以重任至于而時滋久聲望日孚則又奬而進之超于常序具官某膺揚之志賴湊之謀舊自偏裨効其忠赤堅守六合獨張吾軍江面帖然國威以振一時宿將未有能先之也不矜其勞益祗乃事恩意浹于萬旅號令孚于列城陟之廉車公論惟允昔季牧爲趙將匈奴不敢近邊伊闕之材可任斯責勉圖威績以企古人

曾漸權工部侍郎

萃英髦于三館久贊領袖之良分職守于六卿允藉羽儀之重有嘉偉德式契隆知具官某識造精微學原正大晁董公孫之對早擅修名莊騷太史之文固其餘事比由東觀普攝而垣審觀消長之機力致忠邪之辨惟今多士如爾幾人顧以引嫌于時改命輟我代言之選登諸宅事之官伊公道之日開適善人之類進庶殫遠慮共贊不圖宮宅苑囿之不增方躬行於儉約期曾德書之至閣獨深賴於論思尚采乃言永臻于佾

許奕起居郎

朕初嗣服親策多士于廷一時英材率在前列得人之盛朕甚嘉之曾未十年已收其用爾見聞博洽論書圖明秀出蚤峨遂冠天下紬書東觀涵負益深載筆右螭安詳不競朕又嘉爾德之日進也閱時浸久肆命序遷朕方審更化之宜思弭兵之利覽無他士舉以屬卿尚殫厥忠以須大用

陳希點超居舍人

朕一新綱紀臻庶政之和鑒建元良繄四海之望敷求重德之士游吾父子之間閑識度裕深行義修潔粹若白圭之無玷躋然喬木之後彫三入脩門獨推宿望彌綸省闥班列浸高諸大夫國人以爲未稱其德也記言右陛勸講東宮非爾孰宜之安危佖忽之原邪正是非之辨惟爾靜圖國所深知進以沃於朕心退以淑於吾子爾之任也尚其懋哉

孫昭先浙東提刑李洪江西推刑

浙河之東大江之右其士大夫彬彬然從事於文矣而其民迄利喜訟習俗未選詳刑之司其責爲重爾昭先豈弟之美奏最近藩召寘郎閣鬱然譽聞閑洪疏通之器夙著民庸賴在列卿

復勞千外兩路之寄分以畀之嚴毋過於苛寬毋流於弛達朕德意使民鄉方則予汝嘉邇有褒擢

呂祖儉贍直祕閣

自昔忠節之臣盡言無諱其愛君憂國發於至誠一身存亡蓋不暇計微斯人也綱常孰與立哉爾國之世臣克濟其美在朕初載擢貳周行屬時姦凶浸竊威福察微慮漸抗疏指陳可謂獨立而不回者矣朕慮已受人樂聞讜論而羣邪蒙蔽使爾流落以死朕有愧焉更化之初嗛加褒贈深然勁節千古有光昭示後來尚知興起

沈詵試刑部侍郎

舜命有德選必首於士師周用常人戒獨嚴於司寇咨時宿望寄以祥刑具官某剛毅近仁溫良能斷逐事赴功之志早著賢勞難進易退之風晚推特操比儀邇列務在登賢欣聞造膝之言灼見沃心之義歷指一時之極弊欲明天下之至公講貫已精條陳有序朕方期羣生之遠罪慮庶獄之失中資爾哀矜助予欽恤廣好生之德俾不犯于有司推式敬之誠庶以長于王國往祗休命益罄深衷

趙夢極給事中

出納王命地莫要於夕郎輔導儲闈職孰親於端尹合茲隆委命我耆儒具官某識邃而明氣和以勁告爾后于內獨素効於忠嘉從吾兒而游每深明於仁孝眷懷所屬譽望交歸乃登選部之崇仍寄銀臺之重朕惟喉衿之會授任宜專羽翼之切責成尤切儻倘勞於銓綜殆未稱於倚毗曾不淹時爲之申命惟兢業所以凝庶績惟元良所以正萬邦豈徒允賴於論思抑亦卒煩於調護季藩批敕式高清整之風孔霸授經尚想謙冲之美其攄素學以掩前聞

曹莊太常丞郎朴國子監丞

禮樂出於容臺教化原於胄序朕既登海內之望以典領之又擇英游俾贊其事爾莊溫良之德學業脩明爾朴剛直之資見聞博洽翔翔既久厥聲藹然分命爲丞並列清望爾其推禮樂之用審教化之方各脩厥官以稱朕移風易俗之意

趙彥橚戶部郎中

懷德維寧宗子懿城周家之所以長久也朕一新治道既延登宗老訪以經訓又擇其行謹厚者進而用之爾砥礪廉隅被服儒素固翔于外美聞日章召對便朝有言可采列之郎省人無異辭古所謂惟城之賢於爾見之矣益紓遠業以對殊知

潘涓太學博士

朕既正權綱大開言路凡士之納忠陳善者皆所欲聞也爾入對昕庭從容論奏察微慮遠條列甚明可謂能盡其言者矣橫經璧水選畀不輕益懋爾猷毋忘樂告

范之柔國子監簿

祖宗盛時公卿之世能守其家法以顯于今者不多見焉苟有其人朕所樂與爾光正之裔舊于儒科文雅自將風流未泯簿正之選胄序爲清振爾家聲朕將有考

許沆太常博士

儒者不言兵世以爲病然自昔建功立事亦鮮不出於儒者焉蓋惟深知書者能知兵也爾西州之秀學博識周佐我元戎邊防有序肆由璧水進之容臺內踐清華外參籌畫孰謂俎豆軍

旅而不相爲用乎式遄其歸以究爾業

余崇龜檢詳

士之不汲汲於求進者必能盡心於職業者也朕之用人常以是取之爾性行和平將以儒雅剖符名郡豈弟宜民久次郎曹安恬自守朕方並進人望以任樞機乃嗟爾材俾之裨贊尚堅素履式俟褒遷

梁文恭軍器監簿

朕患習俗之嗜進故於老成淳靜之士編有取焉爾博學多文不以自眩隱然譽處重于周行簿正之聯姑云序進益堅爾守嗣有褒陞

薛極大理正

古者獄辭之成正先聽之而後以告于大司寇則理官有正其來尚矣爾明習法令用以決科嘗澂是官蔽罪惟允分符近郡民譽日聞肆嗟爾能還之舊著爾其思古設官之義體朕恤刑之心毋怠于初以需明陟

林淳厚授朝散郎

自有事于邊凡吏之能效其力者無不賞也爾倅于房陵實描以文藝冠于諸儒簡在清華遂登顯用胡爲不謹以致人言引守事而能恤民厲士思患預防千里之人恃以無恐旌爾一秩尚益勉之

葉適授朝議大夫

朕簡拔儒英登之法從待遇之意超越庶僚而考績之常不敢略也具官某慮周物表識照幾先俯名播于一時偉業該于千載入儀邇列擁獻祥之忠出撫留都著宣之效方嗟庶政趣召顧引疾以祈閑會課當遷秩以元士尚資猷告毋有還心

常楮宗正丞

士之進于朝者至三丞爲高選矣非可用之材見於已試孰使稱其任乎爾夙抱器能通知世務雖承流二郡贊畫元戎而未究其用也昔丞外府復佐邊籌登之司宗俾將使指凡兩淮之利害其周訪而審察之歌四牡之詩朕方有待

彭州威祐廟加封

朕惟神之垂祐于民其感靈響應必有相與左右先後者焉惟爾七神同德協順以惠千里歷年滋多邇者叛蠻擾邊逆臣奸命賴神之力郡以底寧朕用嘉之並衍美號尚時顧享益宏爾休

武舜忠授遙團

將帥之士有功于邊比其丐歸可忘疏寵具官某分總王旅兼領郡符忠勇素聞恩信滋洽身先士伍力挫敵鋒宣勞既多以疾來諗超其命秩畀以戎團祗歷茂恩尚紱還祉

莫子純叙中大夫

朕愛惜人材待之以恕凡罷于罰者未有不次第甄叙也爾蚤以文藝冠于諸儒簡在清華遂登顯用胡爲不謹以致人言引咎杜門亦既累歲爰因霈澤盡復前官尚厲操修不汝遐棄

馮拱贈武經大夫

自邊事以來朕於將帥之臣未嘗不錄其勞而厚其卹也爾久涖戎伍材用著聞統我舟師亦既踰歲敵之不窺江面爾與有力焉矜其云亡超贈崇秩九原未泯服此哀榮

藍師古授左武大夫

朕篤兄弟之愛設講授之官比其終篇不忘第賞凡與於執事

者亦次及焉具官某列職內庭書勞官邸遷秩之寵厥有故常
惟予介弟方專志于學有日益之功爾之受寘豈一階而止哉

鄭擢降奉議郎

汝比以能選往涖邊城昧於事幾輕去官守削秩二等歸省于
家尚服寬恩勉思後効

扈卞追復奏議郎

爾在審官自底于罪而能奔走王事不愛其死還汝舊秩過賁
九原非苟爲恩亦以示勸

潘師商授承宣使

朕選虎賁之士以衛周廬掌之信臣有嚴職守三歲校比可無
寵褒爾戚畹舊身克自謹飭訓齊什伍咸精其能留務之崇畀
以遙領服我休命益脩厥官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譚良顯叙朝奉大夫

朕審功過之實明賞罰之宜不以過廢功而務以功掩過爾比
坐微累曾未幾時而吾宣威之臣第襄陽城守之績爾實與焉
亟復前階俾習莫府朕之施於爾者厚矣惟毋貳爾過益爾厥
功則予汝嘉嗣有褒擢

王處久降武翼郎

自遣戍北鄙以來朕念六師暴露于外歲時犒予每加厚焉至
於譏飭攸司毋使差忒則將臣之責也具官某司我步旅克著
忠勞豈其尚寬未免失察貶秩一等以肅官常爾其推實恩於
卒徒杜蔽欺於胥吏俾恩信孚洽號令精明于以鄙功庶幾補
過典疑是其字聽朕訓往惟欽哉

自重授奉府副率

衛涇參知政事

朕夙懷寅畏永念艱難任賢去邪已登一時之觀聽立經陳紀將隆千載之基圖深惟機務之繁式藉弼諧之重得諸已試命以序遷具官某學造深醇德涵渾厚處進退卷舒之際不易其方審往來消長之幾善藏其用比發揮於忠蘊遂屏絕於元凶正色憲臺朋姦破膽運籌樞筦強敵寢謀方推定國之規期底息民之福延登丞轄增重朝廷朕惟治忽之端安危所繫權綱既正有防微杜漸之思膏澤未孚有履薄臨深之懼匪資識慮曷究彌綸惟宰公可以杜覬覦惟賢惠可以蘇疲瘵庶輔成於治道以保固於人心噫殷肱良而庶事康允賴協恭之美陰陽和而萬民殖聿臻善治之祥勉悉乃誠對揚朕命

雷孝友參知政事

舜舉元凱有機契皐陶之並稱周任賢能有方召山甫之齊美念欲熙於庶績必允賴於衆賢爰采公言洊揚明命具官某賦資挺特制行剛方博古通今學每期於有用守文應變材不見其或偏自麟禁從之聯獨軫國家之慮姦朋既斥正路宏開伊灼見於忠忱宜亟登於弼亮擢由獨坐資以同寅朕方審酌化原勵精治道興滯補弊期百度之脩明保大定功俾羣生之休息雖成規之不紊顧實政之未敷其協贊於經綸庶廣宣於惠澤式臻嘉靖永保丕平噫無怠無荒所以代天工於不息惟和惟一所以成君德於日新勉賡大猷以收偉績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

林大中僉書樞密院

朕寅紹不基惕懷遠慮外小人內君子聿開交泰之祥澄中國撫四夷思致安強之効乃登耆艾以翊樞機具官某一代純儒屬莫如賓客之崇而累聖垂規率用疑丞之重示眷懷之特異加寵數以兼隆允藉圖回抑資調護噫伊陟之繼伊尹存警戒于商書召虎之似召公紀功名于周雅益攄素業追企古人

爲君臣千載之休期方昔陟於文昌亟延登於宥密惟儲闈列屬莫如賓客之崇而累聖垂規率用疑丞之重示眷懷之特異加寵數以兼隆允藉圖回抑資調護噫伊陟之繼伊尹存警戒于商書召虎之似召公紀功名于周雅益攄素業追企古人

陳倫賴英材收還大柄放佞邪之黨勳已著於宗祧成道德之威任宜參於帷幄誕敷明命式慰羣瞻具官某天稟忠純家傳問學迪予元子夙殫羽翼之勞爲國世臣克受腹心之寄肆密毗於威斷遂一正於紀綱天地清明人神悅懌永惟先正光輔皐陵偉成績之不忘喜象賢之有在豈特父子一門之盛事實

林大中僉書樞密院

朕寅紹不基惕懷遠慮外小人內君子聿開交泰之祥澄中國撫四夷思致安強之効乃登耆艾以翊樞機具官某一代純儒累朝重望德如衛武不忘磨琢之功清若伯夷可激懦貪之俗比作新於政治獨注想於典刑起自垂車首于持橐遄采縉紳之論俾參帷幄之籌伊烽燧之尚嚴矧瘝之未復載諏民瘼有惻予衷利在弭兵顧敵情之難保謀先固圉恐衆志之易偷自非益謹於內脩何以潛消於外侮方資精識共濟良開以期悃里之安以底干戈之戢噫任舊人而共政已不變於羣心倚元老之壯猶庶終敷於文德其據爾學以契朕知

樓鑰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天官之首六卿式禆邦治學士之爲內相實代王言載稽累聖之或規間以一賢而兼領惟特承於異眷思疊被於眞除匪得純惟曷追盛軌具官某存心正大育德中和究安危治忽之原有志當世審用捨行藏之義無愧古人濂勤操以不渝遏狂瀾

而獨立朕方斥遠朋比收用老成咨命安車趣還法從豈特發揮於翰墨固思咨訪於謀謨肆畴已試之能並畀久虛之任復資博雅以輔緝熙立太平之基方侈得賢之慶開業正之路尚推引類之忠克贊丕圖遄登大用

倪思權兵部尚書

朕廣延衆正共濟多慶禁暴戢兵任資閫於武部尊德樂道禮尤重於經筵登我舊人錫之新渥具官某遜文華國偉業濟時聲名早出於諸儒選拔已逾於二紀仕已之無喜愠孰企清規用舍之爲重輕咸推宿望屬姦險之得志恥緘默以容身力罄讜言獨全壯節比大明於黜陟方並用於忠良式佇來歸有嘉獻告乃進六官之長載陪五學之游惟誕敷文德之方猶資遠慮惟緝熙光明之益更賴博聞其體朕知勉攄爾蘊

章良能試禮部侍郎

備車馬備（疑當作修）器械寄已重於五兵和上下治神人任尤隆於三禮孰膺是選宜屬詞臣具官某識度閎深見聞博洽疏通知遠之學獨探遺經溫厚爾雅之文力追古作踐揚彌久望實交孚及再邁於班行乃亟聆於侍從適當更化實與代言寫朕腹心爭于號令爰正議曹之貳以增翰苑之華密侍經帷載參史筆並畀一時之清望允爲儒者之至榮任賢使能方勉圖於治效拾遺補過尚深賴於忠規祇服寵光益攄器業

史彌堅權兵部侍郎

寄彈壓之權位已崇於九列登論思之選任式重於六官嘉乃忠勤副于簡拔具官某粲資磊落蘊智精明父子傳家踵風流而克肖弟兄許國顯聞望以交輝比將指於日畿遂承流於天府淹經煩使具見賢勞材恢恢而有餘事多多而益辦朕惟司馬之職立武所關適茲多故之餘正藉十全之慮載彀弓矢方共冀於息民克詰戎兵當益嚴於固圉往攄長策以報殊知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贈朝請郎孝先可特贈太子少保

朕惟周之大夫廟祀三世蓋推其福祚之所由始以慰追遠之思矧吾大臣豈忘報本具官某故曾祖某美德懿行推重鄉閭厲志詩書獨安隱約發祥有子猶于儒科爰及曾孫遂登近輔即其收功之遠豈不足以見積慶之深乎考諸舊章追錫宮保服予茂渥發爾幽光

故曾祖母宜人陸氏可特贈咸寧郡夫人杜氏可特贈

高平郡夫人

朕廣錫類之義褒輔臣之先賁以寵章周于三世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窈窕之質婦德是宜執爨其年不逮偕老流慶云遠施及曾孫是生哲人爲我丞弼爰頒茂渥疏以郡封庶幾遺芳可詔來者（杜氏下改作婦德良士著聞門蓽蔴之恭紹老不懈）

故祖母碩人沈氏可特贈齊安郡夫人

故祖母碩人沈氏可特贈齊安郡夫人

朕登用良弼惟時名儒詩書起家資自其祖亦惟良配克相助之可無追崇以光閨壺具官某故祖母某氏柔順之德始終不

瑕愛篤于孫口授章句積慶既遠收報彌長非必其身親見之也封之大郡式慰永懷九原有知尚其來監

故父任朝奉大夫贈中奉大夫季敏可特贈太子少師

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凡士大夫之立身行道爲世顯人者未有不由於教忠之美也故既用其子必有以褒崇其父焉具官故某父某孝友著於家庭惠愛施於州縣及見其子揚名于朝而廉介不阿共厲風節抱志未究士論惜之朕方作新治功登用爾子一經之訓久而彌光秩以宮師顯于無斁

故母碩人章氏可特贈永嘉郡夫人

詩頌魯侯及于壽母今吾名臣致位近弼而母不逮養可無以慰其罔極之思哉具官故母碩人章氏嬪于德門動遵禮範勉夫以義教子以忠視其夫之靜退回翔曾不以介意也厥有賢子經明行脩左右朕躬顯聞天下載疏新渥追錫郡封其始自今不一而足

妻碩人黃氏可特封信安郡夫人

詩之鵲巢采蘩述夫人之德反覆詠歎若不能已于言內助之賢固人所樂道也具官某妻碩人某氏生自名門圖于禮則作配君子敬順無違惟予輔臣早有令聞而從容出處不失其宜警戒相成伊爾之助方以齊家之美達子治國之經受祉之多自今以始匹休偕老爾實宜之湯沐疏封惟禮之稱

黃疇若殿中侍御史

朕欽念永圖若稽前矩允惟言路之輕重實關治道之汙隆宜得端良以司風憲爾博雅好古直諒多聞奉拳拳許國之忠發爲議論挺挺濟時之志慮及幾微獨障頹波力排大義屬予更化

賴爾盡言其遂秉於臺綱且密陪於經幄惟邪正之當辨蓋治忽之攸分有虞之無遺賢尚謹防於讒說咸周之多吉士方深戒於險人勉體眷知益舒抱負

余崇龜監察御史

朕興起治功廣聞言路嘉與多士一新今圖肆求淳實之人以贊紀綱之地爾秉心無競制行有常夙懷挺拔之材不自表襮獨厲安恬之操見謂回翔久養望於郎潛甫陞華於樞屬越惟六察分正一臺適當綜核之時尤重糾繩之任環觀在列允屬斯賢惟有德之言能閉邪而陳善惟仁者之勇不吐剛而茹柔尚悉乃衷以承朕志

宇文紹節授太中大夫

十乘啓行夙重宣威之任三載考績載疏增秩之恩睠我近臣對于明命具官某材全文武學貫古今補過拾遺已三登於法從折衝禦侮方獨奇於行臺惟望實之素孚宜處聲之大振屬茲會課爰俾序陞計累日之勞蓋姑循於常法撫濟時之業尚有待於殊勳式行遄歸嗣頒褒渥

何異授中大夫

聯禁路之華綸懷舊德會吏詮之課載舉彝章爰錫明綸以昭茂渥具官某風姿凝遠操尚清脩簡在六卿風著論思之益寄之兩路咸推鎮撫之規雖自適於燕閒顯不忘於注想眷言雅望序進文階累日積勞豈近臣之所計三載考績亦有國之當先其體素知尚思忠告

楊石觀察使知閤

朕寘中宮之助篤外家之恩褒其手足之親俾親公台之貴施

及子姓非畀罷官匪予言茲惟義之稱具官某稟資通敏涖事恪勤出入禁廷夙有常度周旋上閤克謹多儀肆茲疏恩度越常比廉車之重畀以畀之蓋施之厚者其望之固深也昔漢明德后躬履儉約深戒滿盈宝于內外從化惟我賢后異世同符爾惟欽哉以成斯美

楊谷襄經使

朕歷觀前代之際皆重輔惟敦厚宗世有賢后風化之盛超于漢唐詩書所載典禮及外家共官其賦質和平特守恭謹時宮闈時漸多宣勤靡懈遵遠權榮退然下人朕心所知朝論惟穆茲田遙郡峻陟廉車而又父子聯榮弟兄並命朕之施於爾者不其厚乎富貴不驕古之至戒益堅素履毋替初心

趙善宣知臨安府

漢京兆之選記于九卿史冊所稱名宇咸望惟今天府率用從臣或者自郎闈特加屬任往往不一再歲遂陟論思固漢之遺意也爾秀出公族奮于儒術流近藩聲問日起蓋皆驅馳萬里出入六年權收餽餉咸稱其任亦足以見爾材矣比由家食召置丁曹閱日未幾寄以彈壓爾其審先後之序酌寬嚴之宜使都邑廓清甸畿蒙惠朕之褒爾豈特內閣之寓直哉往究爾材以須大用

張榮贈遙郡團練使

自邊陲有事以來熊羆之士或身先戎行以死報國朕側然愍之爾提兵夔門來援鄰境力戰禦敵不爲苟生橫階之崇遙團之重朕豈於汝吝哉九原有知服此殊渥

婁機守吏部侍郎

朕式敘人倫鞏崇國本師友之得英俊夙資讜教之忠老成之有典刑更賴切磋之美特頒茂渥以起舊人具官某識造高明量涵寬裕博物洽聞之學孰與齊驅懷道守義之心獨安平進民庸浸著物望彌孚自約史於石渠實授經於資善箴規匪懈裨益居多逮比建儲方嚴擇屬雖退休之自適顧簡注之不忘爰擢冠於貳卿俾晉參於顯職二疏勇去昔想聞卻道之先西皓來歸今復見衣冠之偉其祗隆眷勉繼前功

趙希懌江西提刑

朕遵累朝之典擇公族之良歷試外庸以隆屏翰其治行尤異者必褒而進之爾德度寬洪操尚端雅興處之美搢紳所惟選畀郡符千里蒙惠擢將使指列城鄉方乃疏延閣之榮就陟詳刑之寄封部惟舊光華一新勉布寬典以需嗣涯

鄒應龍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

朕惟天禧治平之盛有若安殊韓維之賢皆以西掖之臣兼領東宮之屬選掄至重眷遇加隆今得名儒可追盛事具官某清姿絕俗敏識造微冠倫魁能早顯聞於天下進德脩業獨思企於古人涵毓既深聲華蓄茂（疑是茂字）比在記言之地實參資善之游啓導有方勤勞無懈顧已孚於物望乃自列於民庸屬建元良廣延賓友豈無他士孰與舊人爰擢寄於絲綸且重資於羽翼號令文章之可述方觀潤色之功孝仁禮義之素明猶待漸摩之益體予妙簡攄爾深衷

范仲壬知江陵府

數易之與久任其利害不待較而明也然而地有輕重勢有緩

急擇材而任之亦安可以有拘乎爾通練之材剛介之節求諸
右列蓋無幾人擢帥夔門曾未數月朕豈不重於遽易哉亦惟
荆州襟帶江湖控引襄獨於今地勢所繫匪輕急於得人肆以
命爾順流東下可張吾軍撫綏一方以紓北顧益推素志式慰
殊知

劉甲授寶謨閣直學士

朕惟西州多故之後公私交病念之靡忘亦推二三從臣分任
蕃宣之寄達朕德意以安其民績用既彰褒崇可後具官某材
望推于當世風流本于故家服在禁塗有言可采付之外閫厥
聲遠聞惟古漢中爲今邊要徒膺卿重以寵顧憂再歲于茲列
城寧晏非朕所望於從臣者乎學士之聯蓋不輕畀勉迄爾効
式遄其歸

馮從順授四字夫人

朕率循舊憲並建婦官凡分任於掖廷皆簡求於懿質服勞既
久疏遲爲宜某氏性稟和平心存恭順守箴閫之戒律已有常
謹命令之司克勤無怠爰即啓封之舊藏加美號之新祇服寵
光毋渝職守

楊從慧授二字夫人

禁省之嚴莫先謹密婦官之長必擇温良載考賢勞誕敷寵涖
某氏稟姿婉孌履行柔嘉服在宮闈小心匪懈典我命令率職
無違爰寵異於美名俾兼司於列御其祇朕命毋替爾常

衛從正授國夫人

司命令之嚴有嘉率職淑宮闈之重可後疏榮某氏婉淑之資
謙和之美服在禁省見謂小心歷歲月以滋多積勤勞而靡懈
茲隆事任肇造國封其欽對於恩徽尚勉循於職守

何寅寅授郡夫人名從謹

婦官之職內治攸資雖曰序陞蓋由能選某氏夙稟淑質克謹
令儀役于宮闈實司筆札服勞滋久率職無逾爰肇啓於郡封
俾晉司於禁省往祇寵涯益懋忠勤

陳咸授朝請大夫

臨大節而不奪古之君子以爲難矣武興之變朕於蜀士得數
人焉可不深褒而亟進之乎爾攬轡觀風有澄清之志適罹迫
脅義不受汗棄官潔身以死自誓凜然全節對于古人朕既擢
爾爲郎付以重寄又增秩以寵嘉之益攄爾忠以需召用

辛棄疾待制致仕

予賜環之詔正切須材慕亟車之榮遽聞謝事勉從忱悃載錫
寵章具官某蘊識疏明臨機果毅功名自許早已負於奇材險
阻備嘗晚益堅於壯志事我烈祖逮于冲人畸其外補登之法
從顧歸休之未久曾眷注之不忘念孰贊於邊籌俾入承於密
旨胡然抱病亟此乞身即次對之舊班疏文階之新渥以崇體
貌以賁丘園無競維人方緬懷於故老勿藥有喜尚永介於壽
祺

趙希懌江西運判

部使者皆所以察吏治諏民瘼也漕輓之司其責尤重非考諸
已試胡可以輕畀乎爾宗姓之英儒雅醞藉司庾江右仁聲日
聞朕方畸爾庸畀以平反之寄而將漕虛任獨難其人僉曰汝
宜豈嫌改命惟一路之臧否休戚爾所素知事任既崇風采增
煥益授爾志以契朕懷

余崇龜授朝請大夫

朕念介弟方有志于學遴選良士俾與之游朝夕切磋底于日益書勞疏淮厥有舊章爾間學淵源見聞該洽天人性命之理講之熟矣從容指授開益爲多及此終篇可忘懋賞朕方嘗爾風憲期以經術見於有言其體咎知益據所蘊

劉榘授朝奉大夫

朕篤友介弟遴選良士以與之游講切之勞可忘懋賞爾學行兼美士論所推從容授經多所裨益肆稽故實序進文階體我眷懷勉輸忱報

趙師霖知鎮江府

自邊陲有事朕於沿江諸鎮未嘗不重其選也矧惟京口內蔽行都外控淮甸重兵所宿流徙所歸非位望之崇孰與領此具

官某宗盟之秀擢自皐陵夙著外庸遂登顯用三尹京邑再列文昌方事之殷惟材是任顧如卿者而可久於家食乎起之北門以護江面推折衝禦侮之略審勞來安集之宜勉既乃誠以符眷倚

李洪淮西總領

中興以來始以朝臣外司兵食其權任視他司不侔矣況方邊戍未解之際乎爾知慮疏明材猷強敏周旋中外茂著勤勞比由列卿將漕淮右亦既習知利害見于已行矣帥事之重命以起家疇其積庸俾貳外府轉輸之方急當酌其宜弊蠹之既除當杜其漸往宣美効還有褒書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贈太子少保孝先可贈太子太保

士以儒術立家雖其身不遇而傳之數葉彌久彌昌者亦可以見其人矣朕考大臣之世蓋於是有取焉具官某故曾祖某篤于詩書潛德不曜而決科有子世美有孫遂生哲人登于近弼報本反始於禮有稽宮保之崇命以序進尚時幽穹服此寵榮

故曾祖母成寧郡夫人陸氏可贈文安郡夫人

朕登用輔臣褒及先世推其積善本於閨門並錫寵章以慰追遠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作配君子躬履勤勞而降年不遐遺憾奄穹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爲時聞人弼我幾務曾未踰月再錫郡封尚綏爾神益嬰其報

故曾祖母高平郡夫人杜氏可贈蘄春郡夫人

朕登用輔臣褒及先世推其積善本於閨門並錫寵章以慰追遠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德門克相其夫敬戒無怠厥有良子以儒起家施及曾孫間于兩社曾未踰月再錫郡封尚綏爾神益嬰其報

故祖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傅閎可贈太子太傅

士大夫之以詩書遺其子孫者不爲少矣而行義傳家蓋罕見焉惟我大臣發祥自祖稽其行事宜有寵褒具官某故祖某明經決科積勞州縣而恥於苟進守志不阿傳之聞孫世有清節家道之所由盛豈偶然哉踰月于茲錫之再命庶幾百世追誦遺芳

故祖母齊安郡夫人沈氏可贈汝郡夫人

婦人之美至於能勉其夫淑其子者蓋已難矣若夫康寧壽考復推所以教子者而訓于孫則其積益深其報斯遠具官某故祖母某氏窈窕之質閑于婦儀柔靜自將不出閨壺而若夫若

子行義脩明顯于聞孫遂躋政地非積深而報遠者乎既啓郡封申以再命九原未泯尚其監斯

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師季敘可贈太子太師

朕擢用大臣崇其褫廟所以隆禮而廣恩也況於有勞可錄有德可稱者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陳力州縣惠及于民積階爲郎其資歷已深矣而獨安平進不撓于時父唱子從惟義之守雖天爵其謙有蘊未伸而誦爾子之賢者未有不推其所自也宮師之秩再命彌尊其始自今享于世世

故母永嘉郡夫人章氏可贈通義郡夫人

母子之愛無所終窮朕推恩輔臣必原其念母之心考諸經誼以隆贈典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行稱于閨門順承其夫不忘警戒曾未華髮有子顯名而訓飭丁寧不使其苟于進也萬鍾之養百兩之將今惟其時而顧弗及見子之思報其亦何有已乎啓封未幾進乎大郡惟禮之稱以慰永懷

妻信安郡夫人蓋氏可封和政郡夫人

召南之大夫勞於王事而勘之以義者乃其室家也矧吾輔臣懷忠腹節左右朕躬是豈非內助之所致歟具官某妻某氏嬪于德門夙謹婦道蘋藻之薦敬以不愉琴瑟之和久而無斁克相君子爲時名儒夙夜相成之功固非召南宅家可同日語也冠于命婦再啓郡封服我茂恩益充爾美

譙令憲宗正少卿

由漢以來任司宗者皆同姓也至于我朝別置大宗正司而卿貳始專用儒臣設官之義視前代加重矣爾迪德和平臨事詳緩上流奏最召賓郎闢三轉爲卿隱然弊處敬刑折獄克既厥

心朕方審閱人材不嫌歷試爰茲改命晉列清華不惟推親睦之恩成信厚之美而一代大典實與討論往對簡知益涵器業

宇文紹彭大理少卿

張釋之爲廷尉持平守法下無冤民考其論議乃貴長者而惡利口亦可以知其爲人矣爾問翔州縣克繼家聲遷自使軺來踐近列靖共爾位不祿其華容止退然其言如不出諸口非釋之所謂長者乎陟之九卿付以杲事片言折獄毅然不可奪者朕所以望爾也尚其勉之

王蘧彩鈔如此辦何字贈通奉大夫

朕博選老成延登侍從資其忠力共濟治功至於謝事之餘猶聞遺奏則必優以贈典貢于九原具官某業自家傳材爲世用久勞州縣茂著民庸晚筮班行遂司邦計典刑有在意氣未衰比報政於潛藩疏榮於次對勉從歸志尚企嘉猷胡不慭遺爲之永歎錫以四階之寵登于三品之崇尚克有知以綏爾後

曾棗降朝請郎

中興以來邦賦之入千四總司者居太半焉受其任者可不謹乎爾夙以能稱將命淮右而妄費無度達于朕聞奪爾三階是爲中典尚圖後効以蓋前非

李謙授武略大夫

朕選信實之臣典宮城之事比其歲滿必遷秩以寵之爾昔服厥官有勞未錄朕方擢之環列詳試爾能乃即舊章載疏新渥勉殫忠力毋負眷知

范仲壬授武德郎

忠節之臣國家所賴以爲重武興之變朕於蜀士僅得數人焉

可不謂之難乎爾夙負壯心適罹迫脅志在徇國義不顧身蓋
庶幾臨大節而不奪者朕方異爾連帥之寄又增秩以寵嘉之
益懋爾忠以稱知遇
陳煥授武節郎
朕博選右列之才置諸資閤詳試于外期以事功序進一階厥
惟常典爾游更器使夙有能聲剖符邊城責任方重往祇朕命
勉圖爾庸
盧濤父母初封
壽考安榮人子之所願於其親也爾夫婦偕及九齡逮于祿養
屬予宗祀推老老之恩並服寵光益綏遐祉
陳淡授保義郎
朕比命督府申遣行人爾服役其間不辭涉往進階二等亦何

咨焉
顧根降宣義郎
朕深軫民瘼譴核官邪凡逞欲以遺害者未嘗少貸也爾貳事
帥藩宜宣德意而冒于貨賄以玷事評削秩罷歸尚思懲艾
孟猷降朝散郎
朕博求人材詳試以事進退賞罰各適其宜爾懦雅好脩藹然
譽處比由推擇將漕淮壖方事之殷鼂飭無乏朕方嘉爾宣力
召賓周行乃惟行臺適有論奏肆俾鑣秩以示至公尚體朕懷
勉輸忠報
李春等授官
汝選在虎賁閱歲彌久超異勇爵往即戎官益宣爾勞以報恩
寵

蔡幼學　行之

趙汝愚復觀文殿大學士

朕慨念宗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爲悅夙高輔翼之勳質鬼神而無疑可後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具官某節挺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晉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遽反眞遊承文考與子之慈對越天地相冲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奮庸允資篤棐嗟權臣之娟疾挾讒說以震驚謫處偏州簒踰中壽雖喪從於甄甍編年錄原闕據編年錄校補質於蔽蒙惟人心不可以厚誣故公論作編年錄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貤泉扃孚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載編年錄作編年代周勃

（缺作千古）之光華哉嗚子姓之良僉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師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人適殊於存沒尚惟英魄式監至懷

程驥贈通議大夫

朕量材而授任稱位以疏恩禁近之臣尤所注意生則隆其體貌歿則申以哀榮具官某器秀西州揚名上國慈祥之德見于民庸篤厚之風孚于士論幔自蠭頭之直往分閫外之權方賴藩宣乃縈疾疢陟之次對詐以歸休胡遽奪於脩齡忍悁觀於遺奏追梁命秩加貤泉扃倘其不亡監此休渥

王柟太府寺丞

自漢以劉敬成和親之約則使者之能否繫國體之重輕其來

良將遽沒元身追崇之恩豈嫌於厚具官某賦資果毅秉志剛堅堂堂許國之忠挺挺濟時之略唱明大義手殄逆臣克震先聲坐却強敵遂還四郡以靖一方朕嘉乃勳勞倚爲藩翰豈特折衝於蜀漢固將決勝於關河而降年弗遐抱恨永已授鉞之寵寧足以旣朕恩哉越錫憫章視儀亞保英魂未泯庶其監之

史彌遂母封國太夫人

于震贈承務郎

自權臣擅開兵釁而以峻刑箝天下之口傰以言獲譴奄及淪亡非朕意也追錫京秩用慰沉冥庶幾孤忠昭于不朽

曾炎知婺州

昔漢宣帝始親萬幾選二千石之良則以政平訟理之効循吏之盛信史稱之朕更化云初於焉取則具官某恭儉惟德惇愼無華儒雅之風家傳有自宣平之政民樂攸歸自去禁塗久安

家食肆稽興論起畀銅符惟婺女之墟吾殷胘郡宿弊既久財力未紓資我近臣繼任其事撫摩撙節庶幾少瘳至於治著効聞入補公卿之闕厥有常典朕豈汝遺

鄒應龍母封太恭人

朕肇正元良施澤海宇自升朝以上皆得榮其親焉具官某母某氏德著閨門行應圖史厥有賢子顯聞于時方登論思以輔儲極而衛及見盛事首被寵褒凡吾從臣其得同此慶者鮮矣尚祗顯渥益介壽祺

周虎授文州刺史

朕惟孝廟注意右科激厲作成如恐不及是以人物輩出燁然有聞朕親拔其尤付以重寄勳勞既著褒陟可稽具官某舊自諸生志存許國選官省閫遂與驅馳惟歷陽當兩淮之衝爲留都之蔽而能率厲將士力挫敵鋒江面帖然威聲遠震逮茲再歲敵以寢謀擾刺一州公論惟允昔唐之武鄂實得子儀功蓋當時名垂不朽其勉充於爾志以追企於斯人

史彌遂母封國太夫人

朕肇正元良衍無疆之曆博施海宇推錫類之仁矧時大臣厥有壽母載加榮遇用錫寵章具官某所生母某氏冲懿之資和平之美篤生賢于爲時聞人殷胘朕躬羽翼儲極既丕受於多祉且親際於亨期曾不踰時洊頒三命以協邦家之慶以隆母子之權永介脩齡式需嗣渥

宙孝友封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不仕新可特贈太子少保

大夫祀三廟古之制也朕登任輔臣推本世系寵褒其光以明

報本追遠之義蓋於古有合焉具官某故曾祖某素履躬行惟重鄉黨而不見於用識者惜之慶鍾曾孫是生人傑顯聞四海爲朕股胘原所自來非積德之致乎追錫宮保資本舊章尚使幽光昭于無斁

故曾祖母毛氏可贈和義郡夫人

故曾祖母毛氏可贈感義郡夫人

古之立廟皆祔以其配其所由來遠矣朕取此義之（之字疑衍又疑之下）

一（股字）追賁輔臣之光燕及閨門並崇三世具官某故曾祖某氏和順之德宜其家人孰嘗其年不逮偕老（後毛氏改作毓良士躬履勤勞懿行）

令（後終）惟一積慶之遠顯于曾孫忠勞既多遂參大政載稽邦典疏以郡封庶幾眷寘盭此休渥

故祖贈中故大夫就可贈太子少傅

朕惟士之立家傳至數葉久爾彌大者其積善毓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具官某故祖某行義之美見於鄉評不求顯知自安隱約一經遺子始大其聞啓于生孫偉然特立更踐中外遂登政塗報本之思可無褒典命之儲傅以顯遺芳

故祖母令人蔡氏可贈永嘉郡夫人

朕載考經誼廣恩錫類以褒吾大臣之祖而又及其內助使之於國家者未有不資助於閫壺也具官某妻某氏女德協子國匹休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夙閑婦儀允有常度篤於訓子以起其家爰及聞孫爲時哲士朕方登諸四輔資以有爲錫爾郡封厥有彝典九原未泯尚其享之

故父任左朝故郎贈通議大夫爭可贈太子少師

士之以儒起家兩世決科者亦既罕見矣至于好德尚義退然無營約於其身以裕其子若可不謂之難乎具官某故父具官

某舊于詩書策名當世而遲回州縣見謂安恬平生所懷曾未究其用也厥有賢子經行著聞斥除朋邪爲我良弼雖爾身之不遇其收報不已多乎貿諸舊典秩以宮師尚克有知猶足自慰

故母碩人鷹氏可贈齊安郡夫人碩人張氏可贈信安郡夫人令人胡氏可贈咸安郡夫人

朕登用輔臣崇其禰廟以顯教忠之報凡在內助皆與享焉具官某故母鷹氏婣于德門克謹婦道而降年不永抱恨九原善慶所鍾顯于賢子功在宗社磐在薦紳不有寵章曷慰追遠封之大郡於禮爲宜尚綏爾神益昌其祚

故妻令人葉氏可贈清化郡夫人

偕老之美古人重之有以淑女作配君子同勤約矣而不同顯榮撰諸人心可無追錫具官某故妻某氏柔淑之德順子弱姑貿素之風宜其家室而象服弗被魚軒弗乘惟吾輔臣蓋有遠憾爰疏茂渥璽啓郡封尚克歆承以慰冥漠

妻令人李氏可封高平郡夫人

朕惟詩人陳賢妃正女夙夜相成之道蓋深致意焉故凡有立於國家者未有不資助於閫壺也具官某妻某氏女德協子國史婦功著于頻繁申以敬共不忘警戒克相君子顯名於時爲國蓋臣是登近輔視詩人之所美亦何愧乎疏封大邦惟禮之稱全爾懿美嗣有寵光

黃度太常少卿

昔我仁祖篤任忠良凡諒爭之臣陳義而去閱時未久輒復召還朕更化以來庶幾斯志爾氣全剛大識造精微向登言責之微慮遠如爾者幾人哉家食累年養德彌粹清勁之節對于古人逮此來歸皓然華髮朕仰稽仁祖重有愧焉惟禮之教化也微而史之勸懲也遠非我舊德誰其任之勉據素懷以副虛佇

汪達祕書少監

朕永念多歲事新庶政儒有德之用舍繫斯文之重輕嘻咨老成並加收召庶幾人心興起國體尊崇爾天稟端良家傳行義博學篤志歲晚不渝可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者矣易追難進風節凜然來對昕朝論議剴切有臣如此豈不足以重斯文乎擢貳曲臺改命册府與史官之筆削明一代之勸懲朕之用卿蓋自茲始其推所學以對殊知

徐邦憲吏部員外郎

自權臣擅朝以言爲諱至於妄啓邊隙動搖人心一時士大夫能爲朕誦言其非者蓋寡矣爾奏最近郡召對便朝憂兵禍之易滋慮國本之未建惓惓納忠之意豈特鳳鳴朝陽而已哉朋邪蔽欺擯爾于外今以餽餉賢勞著聞朕既收還大權茂攄遠慮以爾前日所論見於施行肆升郎省之聯俾與宮僚之選朕志攸屬人望具孚益嘉嘉猷以須大用

劉允濟太常簿管湛大理薄

簿正於九寺未爲高選然士之回翔州縣者進列於朝蓋由是始其可以不重哉爾允濟天稟之高立身無玷爾湛家聲之茂臨事有方惟禮與刑國之所重茲庸分命列屬其間各修厥官以副朕選掄之意

李孟傳江東提刑程準福建提刑

朕考論卿大夫之世取其嗣德濟美有材可稱者而詳試之用惟其宜豈嫌改命爾孟傳爾準皆以名臣之子嘗列於朝任以外庸允有民譽詳刑宣化渙渥方新而孟傳以私自言重違其志肆俾易地而以準代之惟孟傳之剛方可以振風采惟準之寬厚可以謹平反勉適厥中則爲稱職

立太子文武臣封父母

朕正元良之位垂長久之基慶始宮庭澤施海宇自升朝以上皆得榮其親焉爾壽老康寧連于祿養服我恩渥益恭爾家

趙彥逾授觀文殿學士

參書殿之華夙昭儀於丞輔侍經帷之邃方注意於老成有嘉族屬之良載陟班聯之峻誕揚明命昭示至懷具官某器量閎深風姿凝遠忠存許國勤已著於鼎彝義不徇時望益崇于袞

爲屬權臣之屏去喜耆德之來歸奉我燕閒攄而蘊抱豈特曰資於講習固將有賴於典刑俾益爲多褒隆可後惟仁祖之任丁度田況若哲宗之用孫固馮京莫不職在延恩列于勸誦蓋眷留舊弼雖具有於成規而延訪宗臣乃遐無於前比允爲異數式表殊知噫上親貴仁朕敢或忘於典學責難陳善爾其毋忘於格心遠企昔人以永終譽

林仲虎知安慶府

淮甸之西舒爲望郡自有涖事雖無鋒鏑之害而科調亦繁矣宜得良吏以紓其民爾奮于右庠以材自見出入滋久有勞可書選環衛之聯往任撫摩之寄嗣絲保障古人謹之尚悉乃心以宣德意

王容父加封

朕輩正元良施澤海宇凡通籍于朝者皆得榮其親也而況於嘗在論思之選者乎具官某父具官某履行溫恭隱德不曜發祥有子顯聞于時而壽考康寧克受多祉際會盛事與被寵章凡吾從臣得此同慶者亦鮮矣其祗茂渥益蕃爾家

王益之國博留元剛太博

朕博選髦士列諸師儒非獨資其範模訓迪後進抑亦養望青德以爲顯用之階爾益之性行溫良爾元剛器度凝遠皆以文學重于搢紳造膝納忠有言可采充爾之志其可以大受乎博士之官姑云序進益昌遠業以副所期

鄒昉國子錄

教胄子之官始于有虞備于成周今沿革雖不同爾疑是而字其意未有異也爾夙爲諸生藹然譽聞回翔州縣亦既有年列職其

間士論惟協往脩乃事以稱選掄

史彌堅知潭州

連帥之寄統率列城其責非他有司比也大江之右重湖之南任無重輕而期有先後易地而授亦惟其宜具官某以許國之心蘊傳家之業利器容於槃錯精明燭於細微而能持以謙恭飾以愾雅顧方疇庸天府服采夏官而引嫌假藩瓜時未及非急於用材之意也長沙謀帥爲朕疾驅敷恩惠以撫善良明威信以戢姦慝宿弊於既往弭後患於未然勉著外庸式符眷倚

沈詵授太中大夫

六卿分職之重允藉典刑三載考績之常具存法守載頒成湜以示至公具官某賦質不羣持心近厚夙更器使獨隆靜退之風再與論思每體忠嘉之蘊方委成于民部適會課于吏銓序進文階增華法從夙夜匪懈固素簡於朕懷日月爲功諒未酬於爾志益思勘相以對眷知

曾漸贈中奉大夫

引疾乞身勉徇乘車之志輸忠報國忍聞易簀之言矧方在於盛年曾未永舒於素蘊永懷雅望用錫惇章具官某精識過人清標遺俗踐履淳實在孔門十哲之間論議開明出漢廷諸老之右比與代言之選有嘉陳善之誠擢置貳卿僅踰挾日朕方博延衆正率勵羣工欣舊德之偕來歎英材之遽逝追崇四秩以寶九原賈誼早終顧孰詢於得失馬周不壽徒思見於儀刑尚想令名克垂永世

吳獵授朝請大夫

惟爾父方以德望威名爲國重臣折衝于外而爾器業之美得於家庭擢寘周行司我籍事亦以見朕好賢之意施及其子也

往祇脊閣益充爾能

徐邦憲司封員外郎

古之教世子設官多矣而未有不專其任也今雖兼官顧可以期會簿書奪其從容開導之益乎爾經術通明論議堅正選由郎省勸講儲闈輔翼之功於爾有賴去繁就簡雖官聯不殊而屬任加重矣其體朕意永毓爾忠

李撲吏部郎中

朕垂意人材博采詳試內外遠近務適其平所以昭示至公期於責實爾稟資溫厚臨事疏明比佐理官折獄惟允驅馳蜀道宣力有年朕固不以遠外而汝忘也召登郎省越在銓曹其悉厥心以贊而長朕將有考焉

陳剛大理司直

詩不云乎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儒者之事固無分於彼此也爾夙以學行推于搢紳白首入朝抗志無撓教刑之屬雖若不侔而據經決疑亦君子所盡心者勉脩乃職以俟明揚

張輿祖武學諭

朕數月之間招延蜀士且十餘人猶患其來之不亟也爾文學之美稱于一方命名有年乃今至止坂蜀士在班行之少而得爾焉亦足喜矣分職右學往其懋哉

求揚祖司農寺簿

朕采諸薦論以登天下之材苟以能稱者無不錄也爾久勞州縣美譽日聞進列于朝克勤乃事農屯之重列屬其間勉充爾材以稱簡拔

陳自強韶州安置

宋由之爲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遲聯雖二咎之並彰固羣臣之同疾姑從貶逐猶示涵容具官某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曜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第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棄於朝綱復助聞於邊隙肆爲蒙蔽馴致驛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願輸忠愛爾獨徇營身之計專事貪婪賄賂交干廟堂請託遍于州縣于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覽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伸人言咨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謫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舒于輿議以敷告于多方噫設廉恥以遏臣朕固素降於禮貌去仁義而懷利爾惟自抵於譴何往省前愆毋重後悔

徐邦憲叙承議郎

朕懲干戈之禍思藥石之言分別正邪昭示懲勸布諸天下使明朕心爾抱負忠純發以剛毅方姦謀之始啓獨首論其非及邊釁之將成復深陳其害請建國本以弭兵端見進慮微極於剴切使爾言遂用所利豈淺淺哉言路詆誣加爾以罰士論之鬱兩歲于茲乃今來歸悉還故秩且以近臣之疏特追讒者之官予奪之間公道彰著尚殫忠告朕將有行

曹叔遠郊祀太學博士

博士古官也自我朝尚經術崇教化而其任始加重焉苟非英髦孰與此選爾叔遠見聞之博抗志不羣爾昉文采之優操行無闕其爲朕講明經誼以迪諸生使菁莪樂育之風復見今日則爲稱爾職矣尚思勉之

林豫國子正李琪國子錄

近歲儒林之官率選於掌故蓋養其資望而後進之示不輕也爾豫爾琪皆以美質多文稱于士友其學進而未止翔翔既久命以同升往祇厥官益懋爾業

傅伯成太府卿

列寺長貳不必並置也若夫財賦之司謹出入察盈虛于以裕民足國則亦豈一人之所獨任乎爾奮身儒科世濟其美久更器使蔚有材名蓋嘗貳于九卿往司鉤事矣詳刑甸服制闔海邦威惠不偏聲聞日起長我外府大用之階尚既乃心以脩厥職

趙師瀞復通奉大夫

朕加惠羣臣記功忘過有不得已而宣諸罰者甄敘之恩惟恐後也況於久在法從方任近藩者乎具官某夙以材猷涖更事任積其勞伐登與論思出入險夷壯志不改起鎮京口治譽日聞茲略去於小瑕俾復還於崇秩勉思忠報遄有褒書

林拱辰浙西提舉

朕選拔能士詳試外庸或寄以鎮撫之權或付以諏詢之事職守雖異倚任實均爾志意堅強論議慷慨頃自班列往守邊城警邊方聞整暇自若朕察其可用擢登郎閣遂躋禹閣之華俾涖介藩之重而近畿將指復難其人越審厥宜於焉改命聽辭駕道以成爾謙朕之用材顧豈以彼此爲間哉其體睠知一新風采

岳建等贈官

自有事于邊熊羆之士以死報國朕惻然愍之爾久服戎行晉列將校遇敵力戰不爲荷生追錫累階恩延于世忠魂未泯服此哀榮

趙彥珙降朝奉大夫

蜀士之計偕者沿流郡所當優假也爾分符秭歸縱吏爲虐士不堪其辱爲豈朕所以招來俊茂之意哉奪爾一官以警來者

常楮宗正丞

士之進于朝者至三丞爲高選矣非可用之材見於已試孰使稱其任乎爾夙抱器能通知世務雖承流二郡贊畫元戎而未究其用也晉丞外府復佐邊籌登之司宗俾將使指凡兩淮之利害其周訪而審察之歌四牡之詩朕方有待

陳革授左武大夫

朕愴祖后之上賓譴皁陵之歸祔喬親信命以相攸厥既宣勞可忘懋賞具官某持身謙順涖事周詳更任使以浸多守幸共而靡懈貳我法從度于因山兆域之良龜筮胥協迄茲復土神靈妥安爰載考於舊章俾序升於葬秩尚祇隆渥益勵忠勤

朱欽則降朝散大夫

邊陲未寧糧餉是急方任吾事者不可以非虔也爾以列卿之舊起鎮近藩轉輸愆期豈朕所望姑從薄罰以警庶邦勉飭官常尚期來效

趙彥衛湯巖起降官

守貳之臣朕所望以協濟郡事也爾等各徇私意棄我憲章聽訟紛紛然自罹于罰朕審別輕重異其去留往服寬恩毋忘循省

耿良商降從事郎

獄吾所甚重也汝爲邑尉會殺人之獄面驗視失實使得以出

入其辭奪之二階以懲不恪

翟愷授保義郎

汝役于逆曦而能引義苦諫幾至殺身旌汝二階益思自勉

楊沆授修武郎

爾給事宮省宣勞有年以疾祈閑勉從所請志賦以祠廩秩于銓曹祗服寵光益思自力

田祖周授武德郎

爾世祿邊蕃以扞西土義不從逆効順于朝朕惟寵嘉之進階三等錫以多儀其服恩榮益隆報稱

趙彥逾授太中大夫

朕延進羣英講明六藝惟三百篇之義久矣潛心積十五載之勤於焉卒業晚乃親賢之重冠于講誦之聯爰考彝章誕敷成渙具官某材推當世學慕古人身事四朝已勳勞之茂著年開八裘猶氣志之不衰比喜還歸彌深陵倚朕惟累聖之盛親近儒生中興以來登崇公姓然未有以宗盟之耆老奉經幄之清閒均禮輔臣通班秘殿敞自朕意軼于前聞矧茲職秩之繼升亶謂恩榮之特異噫緝熙光明之益朕方竊企於周成切磋琢琢之規卿尚勉追於衛武欽承體貌式究忠忱

樓鑰授正議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識窮千古學貫羣書在朕初元嘗侍經幄切磋之益念之未始忘也起諸謝事冠于論思充養日深德望彌重從容勸誦密啓忠嘉資而仁義之言輔我緝熙之學肆稽彝典序進崇階朕方尊所聞行所知以庶幾於高明光大之美所賴於卿者豈有已哉尚悉乃心以成朕德

章良能授朝散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學兼博約識貫精粗炳然華國之文允矣濟時之器擢登宗伯入侍邇英按古鑒今有勳有勑雅頌之旨發揮爲多爰考彝章序進崇秩朕方夙夜敬止緝熙光明推至誠與賢之心期日靖四方之効勉輔朕德益輸乃忠

葉時授朝散大夫

朕儒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學窮奧識造高明徧儀言責之司備罄忠嘉之蘊紀綱以振風采日新久侍金華從容啓導以三百五篇之義反復勸戒惓惓焉爰考彝章序進崇秩朕方夙夜敬止緝

熙光明推至誠與賢之心則日靖四方之効勉輔朕德益輸乃忠

黃畸若授朝散郎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賦資挺特燭理融明紀綱振于一臺風采聞于四海凡所建白悉中事幾侍我邇英罷規匪懈雅頌之旨發揮爲多爰考彝章序進階秩朕方夙夜敬止緝熙光明推至誠與賢之心期日靖四方之効勉輔朕德益輸乃忠

許弁授奉議郎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

忘懋賞爾天資爽拔學術通明如川方增進修不怠侍我螭陛期月于茲獻替之忠亦聞其梗概矣一官序進厥惟舊章朕方思戢干戈資爾專對佇歌四牡以勞爾來將所以寵嘉爾者豈有既哉

陳希點授中奉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爾天資凝重論議正平回翔有年泊然自守右螭載筆物望所歸詩之所謂吉人如爾是矣一官序進厥惟舊章朕方愛爾之賢資以自近又俾發明經學以輔儲闈將所以寵嘉爾者豈有既哉

王棣授朝請大夫

朕念兵之爲吾民病故謹選行人持書鄰境期於繼好爾一再將命浸得其情勞爾之來進階三等益祗乃事以稱朕心

張大猷湖南推舉

倉卒有事之際任在民社而慮及國家蓄固朕所嘉與也爾比分郡符實控荆蜀方逆曦以兵塞巫峽而爾能預爲之防肆嚆厥勞擢將俊指往宣德意以稱寵褒

陳耆壽戶部員外郎

朕博取良大夫之世進之周行又使詳試于外養其賢望以爲大用之階爾儒雅自將克守家法民庸既著擢登郎曹而出乘使軺驅馳最久肆稽僉論還諸舊班朕之試爾亦既詳矣勉脩職業以俟褒遷

劉穎龍圖閣待制

朕作新治功疇咨舊德超諸既老以重朝廷其有引疾陳情憫勞以事則必隆其恩禮永我眷懷雖不強其來亦不使之遽退也具官某材優一世名在累朝既茂著於民庸亦日隆於人望惟朕初載登之論思閱時未多浩然歸志家食滋久勇于挂冠朕之於卿每念其用之未盡也屬時更化咸命遄歸胡恙未平倘茲堅臥逸以珍臺之祿冠于次對之班雖徇懇忱豈忘注想庶幾勿藥終爲朕來

曹莊祕書丞

三丞均之爲清望也石渠東觀萃天下之賢後並游其間則丞之選爲尤重爾質涵粹美學有師承儒林之官四翔幾徧稽古禮文之事亦既與於議論矣肆茲申命列于英曹其體簡知懋充器業

陳武太府寺簿

朕收召羣材取諸公論凡士之易退難進有聞于時者不遐遺也爾向以學行之美列官廖庠遠去累年安於處約僅脫選調往佐偏州一時搢紳皆歎其不偶也簿正外府顯用之階尚疾其驅以對來渥

楊次山追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贈太師追封衛王舜元追封鄧王

古之大夫皆祀三世蓋推報本之義以原其福祚所由興矧后家之親使相之貴可無申錫以顯流芳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孝悌稱於閨門寬厚推於鄉黨貽慶于後有耀有光是生曾孫相我內治施及同氣昚佐台司自流遡源豈一朝一夕之致哉卽其王封進之大國奕然三廟協美聯芳以詔後人其世世享

故曾祖母楚國夫人王氏贈陳國夫人

朕永賴中宮輔成內治褒其同氣燕及前人並崇三世之徽章允謂一時之盛典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珩璜協度圖史流芳積善於閨壺之中收報於曾孫之遠至于魚軒象服追賁泉扃重翟褕衣踳蔼藻則其燮祥所自豈偶然哉侑于眞王登之大國惟禮之稱尚其享之

故祖贈太師追封鄧王全追封魏王

士有隱德不仕私淑其躬而集慶于孫克享廟食父前子後三世同尊者是豈獨無以致然與具官某故祖具官某行修于家譽孚于衆而退然自守不祿其華及茲再傳其門遂大師垣之位王社之封朕既以椒房之故海敬褒淫矣於焉申命亦惟舊章九原有知庶幾來監

故祖母魯國夫人解氏贈鄧國夫人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古人推本之義於是見焉然則祖妣之以孫貴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祖母某氏理家以勤處身以儉蓋夙脩於婦職亦克謹於母儀積慶流光萃于賢后既疏茂渥胙以國封肆其聞孫仕列使相載稽故典申貢幽扃于以廣恩亦義之稱

故父任保義郎贈太師追封慶王漸追封秦王

自我賢后正位中宮爰考舊章追崇禰廟亦既錫之王爵陟子師垣矣今其嗣子參華鼎司罔極之懷可無申命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性資溫厚履行和平善積於己而不求聞知業修於官而自安卑約抱志弗究論者惜之有衍其祥是生淑女贈典逮于祖考蓄祉施于孫曾雖任姒之家何以尚此其承朕渥永綏

故母越國夫人趙氏贈漢國夫人

魯有壽母詩人頌之以爲美談今吾使相之臣母不逮養可無休渥以慰孝思具官某故母某氏珩璜協度圖史流芳順申以敬共施於其家克有常度降年弗永遺憾九原鍾愛之深顯于今日女儀宸極男視鼎司洊錫愍章累封大國懿魂未泯其克欽承

故繼母越國夫人孫氏贈漢國夫人

朕推恩后家崇其禰廟以顯種德積慶之報凡在內助皆與享焉具官某故母某氏來嬪德門實爲繼室躬履巽順備極勤勞承尊撫卑協于內則而降年弗永遺憾九原鍾愛之深顯于今日女儀宸極男親鼎司洊錫愍章累封大國懿魂未泯其克欽

故繼母越國夫人張氏贈漢國夫人

朕惟中宮追念母氏思有以慰其罔極之懷亦既錫之慇章封以大國矣乃今申命厥有故常具官某故母某氏窈窕之資和平之美相其君子終始無違婦道母儀姆黨所敬是生賁女配德姜任朕每誦周南至歸寧父母之章未嘗不爲之愴然也因其子貴載畀新封精爽如存寵光是服

故妻成國夫人衛氏贈蔡國夫人順固夫人郭氏贈衛國夫人劉氏贈邢國夫人

偕老之美詩人蓋樂道焉有以淑女克相其夫同隱約於先而不同顯榮於後可無追錫以慰永懷具官某故妻某氏德配珩璜敬存蘋藻躬履勤儉以宜其家而翟茀非乘副笄弗被肆時君子登使相之崇而弗及見也乃疏新渥晉畀名邦用賁幽扃尚其來享

任希夷知湖州

朕審擇良吏分任侯藩使之休養元元以銷歎息愁恨之聲吳興股肱郡固不以輕畀也爾舊自儒生嘗書縣最材行之美推于周行承流此邦無以易汝往宣美政以稱朕懷

黎行之授宣教郎

武興之變爾能奮不顧身詰責逆曉爲陳大義亦可以爲難矣拔之選調通籍審官勉堅素懷益充遠業

曾噚刑部侍郎

朕深惟累聖遠監百王崇仁義公恕之規法若畫一致忠愛哀矜之意民自不冤宜得儒臣以司枭事具官某處心近厚秉德有常籍甚家聲想風流之未通藹然士譽嘉涵負之彌深比持橐於禁塗肆分符於名郡甫聆奏最乃遽蒞閑朕方非進老成一新治理爰正貳卿之位乃參太史之聯惟成憲之具存顧羣情之未格欲推欽恤允賴明清三又然後制刑蓋前王之所重片言可以折獄亦君子之所難尚悉乃誠以期予治

李孝純開府致仕

授鉞齊壇已極武階之峻垂車里第爰發參台路之華恩素厚於親親位宜隆於貴貴惟固之典非朕敢私具官某賦貢和平持身恪謹將門襲慶獨懷謙抑之恩戚畹聯芳彌謹滿盈之戒自陟元戎之重遄加尉府之崇率禮無違小心匪懈朕永懷長樂載篤外家方允賴於輸忠胡遽祈於謝事勉從雅志申錫寵章大纛高牙有煥節旄之舊繡裳赤舄聿瞻物采之新往對光榮益綏福祉

劉崇之叙朝議大夫

朕操八柄以馭羣臣凡謹何之重輕牽後之遲速必稽諸公論察其事情不使其或過也爾夙懷氣槩志在驅馳總帥西州有勞可紀武興之變四路震慴爾之去官雖於義有婉然視夫領元戎之寄者豈不大相絕奪爾三官姑仲國典今行臺條爾本末徹于朕聞揆事原情國爲可亮亟從甄濬復何疑焉堅素心以期後効

葉翥贈少保

任參四輔夙資勤相之忠位陟三孤載舉追崇之典誕敷明命以示永懷具官某厚德有容通材無滯久司邦計周知財貨之源流屢奏民庸洞究閭閻之疾苦越予初載咨爾老成冠諸筆

豪之聯委以樞機之寄雖名遂而身退願崇宿而意新列職紫宸表寵光之特異放懷綠野想神采之未衰胡不慭遺爲之慨歟乃惟亞保允謂貳公爰疏告第之恩以顯傳家之美噫出入中外孰如四紀之賢勞終始哀榮亦曰一時之殊遇尚其精爽克對休嘉

丁煜大理正詔音評事

折獄議刑之任非習知其事者不可以嘗試也爾煜爾音皆以銓決科嘗列于理官之屬肆頒新渥俾復舊聯尚其欽哉以稱甄拔

皇子垍追封蕭王

慶衍本支甫協熊占之吉愛隆襁褓俄興蹋躅之嗟顧脩短之何追尚哀榮之有託肆頒愍冊以寓悲思故皇子某秀出天潢祥開帝武宗桃垂祐方欣彌月之不遲家國同休共冀降年之有永胡未周於歲律遽永閟於泉扃慨想英靈尤懷傷惻爰稽舊典載酌僉言錫盾雕戈煥節旄於兩鎮繼衰赤寫均禮秩於三公爵以眞王胙之成國以厚飾終之義以明慈幼之恩尚其有知服此休命

柯甲大理寺丞

寺監之有丞均也而任之重輕少異矣爾甲翔州縣浸踐班行再轉爲丞越在匠監顧事之簡豈足以舒爾材乎往佐理官庶幾自見其脩乃職以達朕仁

黃中著作佐郎

祖宗之盛以科第進人然必其器業之優行誼之美則馴至大用人無異辭爾射策廷先于多士養德厲操望實浸孚一時薦紳皆惜爾之去而喜其復來也則朕之進爾豈直以科第哉

姑踐舊官以俟簡拔

劉元鼎授武節郎

師旅之餘頑民挾黨肆暴爲吾赤子害往往州縣莫敢誰何爾統我六師兼領邊郡能設方略誅其渠魁威令既伸一方按堵旌之三秩以顯雋功其對寵光益思報効

葉簣江東提刑

內而列卿外而部使者蓋人材出入之途而考績責實之地也爾家聲之盛吏道之優比由郎開將指近甸臨事惟讋折獄以寬肆疇爾能還之近著而久安平進復卽外庸大江之東其俗親浙右無異也寓直邃閣以寵其行益既乃心亦豈久外

吳漢英太常丞邵袞大宗正丞

周禮樂之任屬諸春官而辨三族之親疏亦掌之小宗伯事關於教化孰非王道之所重乎爾漢英儒雅老成爾袞詳練謹飭更踐中外蔚然有聞分命爲丞各揚其職合敬同愛之美睦宗敘族之恩蓋於爾有資焉欽哉毋忽

程覃軍器監主簿

詩之稱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士之能世其美者國所嘉賴也爾伯仲競爽不替家聲嘗佐大藩爰有朝蹟簿正之列姑以次遷益懋猷爲以需器使

伯栩贈開府

昔在裕陵追崇藝祖世推筦屬以繼王封存則隆親睦之恩亡則厚哀榮之典永懷宗老式舉邦彝具官某稟資溫良持身恭謹本支八世蓋聿行之獨高壽考九齡伊典刑之有在自膺繼

襲允賴藩維方精神之倚強宜福蘇之未安胡縈微疾遽殞元身錫以徽章俄祇三司之貴胖之茅土爵居五等之先尚克歆承以慰冥漠

黃景說知靜江府

朕念廣右去朝廷遠吏可玩法徇私不善撫民夷易以貽患思得廉正寬靜之士以鎮臨之爾州縣積勞班行平進遠將使指民疇日聞朕用嘉之寵以因任屬茲謀帥輟爾而西爾其審覓嚴之中考利害之實宣吾德意治於遐方益振其聲則予以懌

楊濟滝川運判郭公燮提刑

自有事于邊蒭民益困朕爲之惻然興懷是以謹選循良付之使事撫摩矜恤庶幾有瘳爾濟儒雅之風譽在三館爾公燮豈弟之政惠在兩州采諸僉言並劣一節司存雖異封部則同其協爾忠以承朕志

張訢廣東運判廖德明提刑

朕患州縣之吏不知養民力重民命也矧遠而嶺外微良使者孰與革此弊乎爾訢通練之才方將隆指爾德明介直之操數宦旁州遠民之利病咸休譖之詳矣或就陟將漕或擢寄祥刑其思覓恤之方以稱朕不忘遠之意

朱皆工部郎中

朕甚重尚書郎之選雖嘗試外庶亦必有列于朝循序以進其起家而命者蓋鮮矣爾名相之孫老於世故三紆郡組民便安之而自逸眞祠歲月滋久以爾不汲汲於進也可復難爾之進乎乘其來歸對此殊渥

毛宬將作監丞

朕累月以來收召耆舊蓋略徧矣而博詢兼取猶恐或遺爾身事三朝名聞多士間翊中外二紀于茲奏最南州退安家食推求舊之意亦豈容遺爾哉來即故班嗣有新渥

張孝仲軍器監丞

二監最號事簡自長而下雖闕勿補可也顧儲材之地亦奚可省員乎爾器業之優夙有與聞驅馳蜀道淡見民庶戎監爲永薦用之始往即乃事勉充爾材

王庭芝降奉議郎

二千石之任朕所望以潔己奉公牧養元元也爾發身儒雅素官于朝往守近藩亦且再歲胡不自飭以貽臺評貶秩罷歸毋忘退省

袁桂授朝奉大夫

武興之變於出處去就之際可以觀人矣爾懷組家食義不受汗勇于挂冠士論所重增秩之命于以示褒勉充素懷益昌遠業

汪端中知宜州

朕深念遠民思得習知其土俗者以惠養之爾從事桂林能贊其帥肆因薦論就畀郡符勉布寬恩毋以遠外爲間

趙夢極守裕事中致仕

廣招徠之路方並進於諸賢隆止足之風顧孰留於一著重違雅操爰錫寵章具官某質德在躬冲襟容物持心平易率由君子之中遇事激昂允有仁人之勇自膺簡拔浸著猷爲游吾父人亦咸期其大用胡然一疾遽及案旬雖曲示於眷懷曾莫罔

於歸志乃瞻常比鼎進崇階乘車而傳子孫諒永彰於令聞散金而娛故舊徒緬想於海規尙尙精神以霑福履

陳舜申校書郎

三館儲材之地不容計日月也而遷進之遲速亦必視資歷之淺深爾學富材優菁華最來官鑒水遂陟蓬山半歲于斯寵以序進其充爾素以對館知

眞德秀詔元剛正字

朕惟祖宗重三館之選廣延俊秀養成其材以爲數十年之用得士之盛朕嘉慕之爾德秀過人之資論議英發爾元剛傳家之業識慮深長明試以言並輸忠讜盛年壯志其進未量益懋厥修以副朕期待之意

史次秦改奉議郎

士不幸遭時之變而去就之際凜然不奪志者可以爲賢矣爾爲郡文學力拒逆曦之招炳炳昭昭記爾和平之質通敏之材登于郎曹寄以天府蓋駸駸鄉審官勉充素懷益昌遠業

張宗濤循文林郎

崇陵復土既有年矣而朕之思慕未忘也爾以下僚嘗服其役書勞受賞朕何吝焉

馮端方等轉官

朕永懷祖后歸祔阜陵爰命漕臣分董其事爾與于奔走宣力爲多普之一階示不忘報

韓休等轉官

朕永懷祖后歸祔阜陵爰咨環列之臣往涖因山之役爾與于奔走能服其勞寵以一階示不忘報

張宗尹等轉官

朕違壽慈之養悲慕無窮爰命侍臣典司喪禮爾與于執事能服其勞增秩之恩夫豈汝吝

周奕等轉官

朕永懷壽慈既襄大事遠日之卜汝實司之寵以一階尙思忠報

劉紹祖授修職郎

朕永懷壽慈敬襄大事首命法從往按因山爾與于驅馳服勞不忘一階之寵亦何吝焉

趙善防直閣致仕

朕博選宗英歷試中外其或用之未盡引疾乞身必有褒嘉以昭眹記爾和平之質通敏之材登于郎曹寄以天府蓋駸駸鄉意有未足焉遂閣之聯命以序進勉祗茂渥尙衍脩齡

任公壽雍邸轉官

用矣而浩然勇去異節南州均逸未幾力祈謝事於朕用爾之敢騎犯邊人情畏汎汝服在郡慕而能守職不去以宣其勞遷秩示褒益思自奮

卜渭葉棨授修職郎

朕違壽慈之養悲慕無窮日月有時既襄大事汝以小吏與服其勞增秩之恩朕豈汝吝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爲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傳良亦爲賦魁一時師弟雄視場屋莫不歆羨

溫州經籍志八蔡氏幼學育德堂外制集八卷佚內制集三卷佚案蔡文懿內外制今久失傳宋宰輔編年錄二十載嘉定元年趙汝愚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及嘉定二年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兩制蓋從外制集采入也

舊藏影宋鈔本育德堂外制五卷目錄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云八卷有集字與此不同今案影鈔本目錄五卷末注云原有裂補痕迹則不知何時書價得此殘帙以爲孤本

割去五卷以下之目錄俾符本文是書宋以後無他刻本此影鈔本每葉八行每行十八字每卷首尾皆有影樓印記其在卷首者曰毛扆之印曰斧季曰永嘉蔡昭祖宗文印目錄首葉亦皆有之其在第三第五兩卷末葉者曰毛扆字斧季別號省庵曰叔鄭復人曰中吳毛斧季圖書記曰毛姓秘玩曰永嘉蔡氏文懿世家曰與清堂是殆可爲原書曾藏蔡氏本家及汲古毛氏之證而士禮居所刊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則又未錄此書也溫州經籍志稱宋宰輔編年錄曾采錄其嘉定元年二年趙史兩制訾椒舊藏編年錄鈔本對勘之趙制見第四卷文字與編年錄稍有異同而史制五卷以上無之當在以下某卷中此足確證是書之爲殘帙也（編年錄二十有隙自強韶州安置實詞案亦出蔡氏見本書詞末註明某

育德堂外制 跋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第四卷）又書前後無一序跋疑蔡氏原又有內制三卷如當時內外制爲合刊本序或在內制之前而外制既佚其後數卷雖有跋尾固無能復見爾蔡氏文望雄於一時所著春秋解國朝編年政要國朝實錄列傳舉要皇朝宰輔拜罷錄續百官公卿表續百官表質疑備忘育德堂集文懿公集而垣集等書（見溫州經籍志）皆佚無傳然則是書雖非全帙彌足珍矣民國十八年八月黃羣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５４
作者＝
页数＝７１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